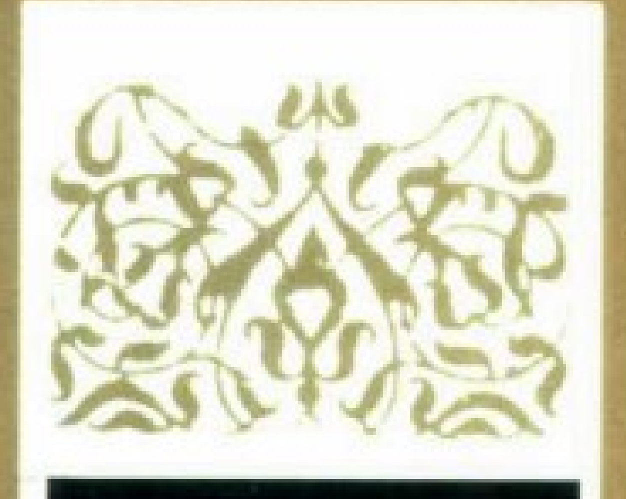
LA COMEDIE HUMAINE

·风俗研究·巴黎生活场景·

人间喜剧





〔法〕巴尔扎克著

· BALZAC ·

人间喜剧

第十二卷

〔法〕巴尔扎克 著

风俗研究·巴黎生活场景〔Ⅲ〕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北京

12

(京)新登字002号

Balzac
La Comédie humaine
VI

Bibliothèque de la Plëïade
Éditions Gallimard, 197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间喜剧 第十二卷/（法）巴尔扎克（Balzac,H.）著;袁树仁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12
（人间喜剧）
ISBN 7-02-001899-8

Ⅰ.人… Ⅱ.①巴… ②袁… Ⅲ.①小说-法国-近代-选集②巴尔扎克，H.-小说-选集Ⅳ.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4)第02224号

本卷编校人员：艾 珉(责任编辑)
护 封 摄 影：莫尼埃-伏洛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422,000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21.3125 插页6
1994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定价27.15元



作 者 像

目　　次

风俗研究·巴黎生活场景〔Ⅲ〕

烟花女荣辱记

献　给

阿尔封斯·赛拉非诺·波西亚亲王①殿下

本书基本上描写巴黎，近日在尊府孕育而成。请允许我将您的名字列于卷首。这是在尊府花园中生长起来、又为怀念之情所浇灌的一束文学之花。当我徜徉于boschetti②中，那里的榆树使我忆起爱丽舍田园大道、唤起我的乡愁时，是您冲淡了我的忧思。将这些花朵献给您，岂不是理所当然？我面对着Duomo③却向往着巴黎，在Porta Renza那样洁净、华丽的小道上漫步，却憧憬着自己国家那样泥泞的街道，真是罪过！将本书敬献于您，也许能补赎我的罪过于万一！今后当我有著作待发表，可以题赠给米兰女子④时，我定会在我们热爱的人中，幸福地找到你们那些古代作家已经十分珍视的名

---

① 阿尔封斯·赛拉非诺·波西亚亲王(1801—1878)，一八三三年，巴尔扎克曾经到米兰这位亲王家中作客。

② 意大利文：树丛。

③ 意大利文：大教堂。

字。我十分怀念我们热爱的这些人，望您不要忘记衷心爱您的

巴尔扎克

一八三八年七月

---

① 米兰女子，大约是指亲王的情妇博洛尼尼伯爵夫人和亲王的妹妹桑塞弗里诺伯爵夫人。后来巴尔扎克将《夏娃的女儿》和《公务员》分别题赠给她们。

第一部　烟花女子动真情

一八二四年，在歌剧院举办的最后一次舞会①上，有一位年轻人貌美异常，使好几个戴假面跳舞的人惊异不已。这年轻人在过道上和观众休息室中踱来踱去，从那走路的姿态可以看出他在找寻一位由于意外情况留在家中无法脱身的女子。他的步履时而拖沓缓慢，时而急促匆忙。这种步态的奥秘，只有上了年纪的女人和一些整天闲逛、见多识广的人才能揣度出来。在这万头攒动的约会场所，谁也没有多少工夫观察别人，各人有各人热中的事情，什么也不干，必定引人注目。那时髦青年只顾找人，对于自己在人群中引起的哄动竟丝毫没有察觉：戴假面的人们有的发出戏谑的赞美，有的真心诚意地表示惊异，有的尖酸刻薄地插科打诨，有的说出最温存的话语，年轻人对此一律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虽说他的漂亮仪表颇似那些到歌剧院舞会来寻花问柳的人，他们等待着艳遇，就

---

① 当时，歌剧院坐落于皮货商街。舞会的传统可上溯至一七一五年。每年于狂欢节时开始，有时提前半个月开始。社会各阶层均参加，人数众多，常有人乘机搞些恶作剧。大约一八三六年以后才变成假面舞会。一八二四年的最后一次舞会于二月二十八日举行。

象往常弗拉斯卡蒂①还红火的时候，在轮盘赌台边等待运气一样。而这青年对自己在晚会上的成功却显出布尔乔亚那种成竹在胸的神情。组成整个歌剧院假面舞会的那种三人神秘剧，只有在其中扮演角色的人才知晓，这个年轻人大概就是一出戏的男主角。对于那些为了能对别人说“我见识过”而前来的青年女子，对于外省人，对于没有经验的年轻人和外国人，歌剧院可能是个令人厌倦的宫殿。这黑压压的人群，缓慢而又急促地往来穿梭，上上下下，扭动身躯，转过来，又转过去，只能将他们比作在木头堆上爬行的蚂蚁。这种情形，在上述几种人眼中之不可理解，正如一位不知“总帐”为何的下布列塔尼农民对交易所的不理解。在巴黎，除非极个别的情况，男人一般都不化装，因为男人身穿多米诺长外衣②显得十分可笑。在这方面，民族精神倒得到了充分发扬。希望掩饰自己幸福的人无需到此就参加了歌剧院的舞会；纯粹被迫进去的假面人，一进去很快就出来。最好玩的景象便是门口那种拥挤，从舞会开始便是如此：如潮的人群向外逃，与向里拥的人挤成一团。化了装的男人要么是妒火中烧的丈夫——他们前来刺探自己妻子的行为；要么是腰缠万贯的丈夫——他们不希望自己的行为被妻子刺探了去。这两种情形都很可笑。有一个惹人注

---

① 弗拉斯卡蒂赌场坐落在黎塞留街，是巴黎赌客最多的赌场之一。各赌场均于一八三七年底关闭。

② 化装舞会上穿的一种带风帽的长外衣。

目①的假面人，身材矮胖，走起路来活象一个木桶在地上滚动。他跟踪着那个年轻人，而年轻人自己并不知晓。歌剧院的任何一位常客都看得出来，那个身着多米诺长外衣的假面人要么是个什么董事，要么是个经纪人，要么是一位银行家，一位公证人，要么是怀疑妻子不忠的一位布尔乔亚。确实，在上流社会中，没有人会紧追着令人丢尽颜面的证据不放。已经有好几个假面人对这个魔鬼般的人物指指点点，拿他打哈哈；也有人斥责他，有几个年轻人对他恣意嘲笑，可是他那宽阔的身躯和他的姿态说明，他对这些无关紧要的表示丝毫不放在眼里。那年轻人走到哪里，他便跟到哪里，恰似一头被追踪的野猪，既不顾耳边呼啸的子弹，也不顾身后狂吠的猎犬，一味向前冲去。虽然乍看上去，快乐和不安都穿上了同样的号衣——著名的威尼斯黑色长袍，虽然在歌剧院的舞会上一切都乱成一团，但是组成巴黎社交界的各个圈子都在这里相聚、相认和相互观察。对于刚刚入门的人，有一些概念非常明确，这本利害冲突的天书，也象一本说不定很有趣的小说那样，可以读懂。在那些常客看来，这个人不会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他身上肯定带着什么约定的暗号，红的，白的，或绿的，表明长期争取的幸福就要来临。是不是要报什么仇呢？看到这个假面人紧紧跟着那个阔少，有几个无所事事的人又回过来端详那张漂亮面孔了。享乐已为这张面孔戴上了天国的光环。年轻人激起了人群的兴趣：他愈是向前走，愈是唤起好奇心。何况他

---

① 此字原文是 assassin（杀人的），有时戏指勾人魂魄、令人销魂。这里暗示假面人是杀人犯，同时在舞会上十分惹人注目。

身上的一切都表现出生活阔绰的各种习惯。这个迷人的小伙子，从前贫困曾用铁腕将他扼杀在巴黎城中。可是今天，按照我们时代那要命的法则，这小伙子无论是外表还是气质，都与一位父亲既是公爵同时又是贵族院议员的最出类拔萃、最有修养的年轻人不相上下。美貌与青春年少可以遮掩无底的深渊，对他是如此，对许多年轻人亦然。这些人希望在巴黎扮演一个角色，但是不具备实现这个野心的必要资本，他们每天孤注一掷，祭祀这个京城中最受崇敬的神祇——偶然。然而，这个年轻人的衣着、举止都是无可指摘的，他以歌剧院常客的身分在观众休息室那古典风格的镶木地板上走来走去。在这里，和在巴黎的任何地区一样，你的举止会透露出你是何许人，你是干什么的，你来自何方，你有何贵干。这一点，有谁不曾注意到呢？

“喃，这小伙子真漂亮！从这儿可以转过身去瞧瞧他，”一个戴面具的人说。舞会上的常客认出来，说话的人是一位很体面的女子。

“您怎么不记得了呢？”挎着她手臂的那位男子回答道，“杜·夏特莱夫人给您介绍过这个人……”

“您说什么？这个人就是杜·夏特莱夫人一时钟情的那个药剂师的儿子？他后来当了记者，成了柯拉莉小姐的情人。是他吗？”

“我还以为他那一跤跌得太重，永远爬不起来了呢！他怎么能又在巴黎的社交场合出现，我真不明白！”西克斯特·杜·夏特莱伯爵说。

“他的气派象一位王子，”戴面具的人说，“这当然不是跟他同居的那个女戏子给他的。我大姑①早看出这一点，却始终不知怎样收拾他。我倒很想结识一下这位萨尔吉讷②的情妇，你跟我讲讲他生活中的什么事，我好去耍耍他。”

这一对男女跟在那年轻人身后这样嘁嘁喳喳说着，更引起了那个戴假面的宽肩膀家伙的注意。

“亲爱的沙尔东先生，”夏朗德省省长③抓住时髦青年的胳膊对他说，“让我向您介绍一个人，她想与您重叙旧好……”

“亲爱的夏特莱伯爵，”年轻人回答道，“是这个人叫我懂得了您对我的称呼多么可笑。国王的一道诏书已经将我母系祖先的姓——吕邦泼雷归还于我。虽然这件事已在报纸上公布，不过，事关这么一个卑微的小人物，我还得毫不脸红地提醒各位朋友、敌人和漠不关心的人注意这一点。你们自己列入什么阶层，悉听尊便。不过您妻子还只是德·巴日东太太的时候就建议我采取这个措施，我确信，您是绝不会反对的。（这句漂亮的俏皮话，使侯爵夫人微微一笑，倒叫夏朗德省省长紧张得浑身一颤。）请您告诉她，”吕西安又加上一句，“我现在的家徽是成直纹的红色，在绿色图案的草地上，有一头银色的狂怒的公牛。”

“银色的狂徒，”夏特莱重复了一句。

---

① 参见《幻灭》，埃斯巴侯爵夫人是巴日东太太的弟媳。

② 一七八八年在意大利歌剧院上演过一部抒情喜剧《萨尔吉讷或爱情的学徒》，获极大成功。主人公萨尔吉讷极有诱惑力，行为却又无可指摘。

③ 即夏特莱伯爵。

“如果您不知道，侯爵夫人会给您解释清楚，为什么这个古老的纹章要胜过尊府家徽上的王室内侍钥匙及王家金蜂。那个家徽令闺名叫奈格珀利斯·德·埃斯巴的夏特莱夫人十分失望……”吕西安激动地说。

“既然您认出了我，我就不能再捉弄您。而我简直无法向您表达您是多么令我感到惊异，”德·埃斯巴侯爵夫人低声对他说，她从前瞧不起的这个人①，现在如此神气活现、出言不逊，真叫她大吃一惊。

“那么，夫人，就请您允许我保留那仅有的一次占据了您思想的机会吧，让我留在那神秘的半明半暗之中吧！”他微微一笑说道，一个人不愿意影响自己已经满有把握的幸福，就是这样微笑的。

侯爵夫人情不自禁地作了一个表示冷淡的小小动作。吕西安对过去的事记得那么清楚，按照英文的说法，她象是被割掉了舌头。

“我敬贺您老弟高升，”杜·夏特莱伯爵对吕西安说道。

“您既向我祝贺，我自然照收不误，”吕西安顶了一句，同时无比潇洒地向侯爵夫人施礼告别。

“这个狂徒！”伯爵低声对德·埃斯巴夫人说道，“他终于把自己的祖先弄到手了！”

“年轻人在我们面前妄自尊大，几乎总是意味着享有非同寻常的艳福；如果在你们之间如此表现，则说明时运不佳。我

① 见《幻灭》结尾，埃斯巴夫人也是在歌剧院对外省诗人表示怠慢。

们的女友中，是谁将这只美丽的鸟儿置于自己的卵翼之下呢？我真想结识结识她。这样我今天晚上大概就有点乐趣了。写给我的那封匿名信肯定是哪个对手恶意所为，因为信里说的就是这位美男子。他那么放肆无礼就是这么来的。您盯住他！我去跟德·纳瓦兰公爵打个招呼。您该知道过一会怎么找到我。”

德·埃斯巴夫人正要与她的亲戚搭话时，那个神秘的假面人在她与公爵之间站定，对她耳语道：“吕西安爱您，那封信是他写的。您那位省长是她最大的仇敌，您是否可以当吕西安的面解释一下？”

陌生人走开了，留下德·埃斯巴夫人一个人站在那里。她心事重重，满腹疑窦。

侯爵夫人不认识上流社会中有什么人可以扮演这个假面的角色，她担心这是个圈套，便走到一边坐下，躲藏起来。吕西安刚才对西克斯特·杜·夏特莱伯爵讲话时，故意略去伯爵那野心勃勃的“杜”字①，具有蓄谋已久的报复意味。杜·夏特莱伯爵远远盯着这位漂亮的时髦青年。过一会他遇到了另一个年轻人，他觉得跟这个人说话可以推心置腹。

“喂，拉斯蒂涅，你见到吕西安了吗？他与过去判若两人了！”

“我要是跟他一样的美男子，比他还要阔，”那风雅青年回答道，口气轻松而又乖巧，是雅谑的语气。

① 与“德”一样，“杜”亦是贵族姓氏的标志。

“并非如此，”那个矮胖假面人附耳对他说道。假面人说这四个字，语气很重。那种表情，简直是用千倍的嘲讽来回击他的一句戏谑。

拉斯蒂涅可不是那种对侮辱忍气吞声的人，他象遭到五雷轰顶一般呆立在那里，任凭一只铁腕将他拖到一面窗台前面去。那手腕很重，他根本挣脱不了。

“伏盖妈妈鸡窝里孵出的小公鸡，为侵吞泰伊番老爹的数百万财产，大功就要告成时，你没胆量。你放明白点：为你个人安全起见，如果你不象待自己喜爱的亲兄弟一般善待吕西安，你可是捏在我们的掌心里，我们倒没什么事捏在你的掌心里。什么话也不许说，好好效劳，否则我要进去掀翻你们的九柱戏。吕西安·德·吕邦泼雷受到当今最强大的权势——教会的保护。是生是死，你自己抉择。回答！”

拉斯蒂涅头晕目眩，有如一个人在森林里酣睡，突然惊醒过来，见一头饥饿的母狮就在身边。他恐惧万分，不过，眼前没有目击者：最勇敢的人这时也要吓坏的。

“只有他知道……只有他敢……”拉斯蒂涅自言自语道。

假面人抓住他的手，不叫他将这句话说完：“就当是他那么办吧！”他说。

拉斯蒂涅于是象一个百万富翁遭到拦路抢劫，眼看一个强盗枪口对准了自己那样：乖乖投降了。

“亲爱的伯爵，”他回到夏特莱身边对夏特莱说道，“如果你看重自己的地位，你就要象对待一个有朝一日比你地位要高得多的人那样对待吕西安·德·吕邦泼雷。”

假面人不觉做了一个别人察觉不到的表示满意的动作，重又追踪吕西安去了。

“亲爱的老兄，你对他的见解可改得真快呀！”省长回答道，十分惊讶。这惊讶自然很有道理。

“和那些身为中间派可是与右派一起投票的人一样快，”拉斯蒂涅回答这位省长——参事院参议说，内阁开会这几日没有听到这位参议的声音。

“如今能有什么见解呢？只有利害关系罢了，”德·吕卜克斯听他们说话，这样驳了一句，“你们在说什么？”

“说的是德·吕邦泼雷老爷，拉斯蒂涅打算把这个人当作大人物送给我，”参议对秘书长① 说。

“亲爱的伯爵，”德·吕卜克斯一本正经地回答他说，“德·吕邦泼雷先生是一位极有才华的年轻人，又有极好的靠山。如果是我，能与他重叙旧好，那可太高兴了。”

“这一来他要掉进当代这些不择手段的家伙圈子里去了！”拉斯蒂涅说。

三个人转身走到一个角落里去。那里站着几位才子，几位多少有些名气的人，还有好几位风流雅士。这些先生把他们的感想、俏皮话和恶语中伤全部倒出来聚在一处，极力以此自娱或者等待有什么热闹好看。这一群人也是莫名其妙凑到一起的，吕西安曾经和其中几位有过交往。其中有光明正大做事的，也有暗中使坏的。

① 德·吕卜克斯是内政部的秘书长。

“喂，吕西安，我的孩子，我的宝贝，你这回又修补好了，又挺起腰来了。你这是从哪儿来的呀？是不是借助于佛洛丽纳闺房里送出来的礼物，又骑上你那匹牲口啦！了不起，我的小伙子！”勃龙代对他说，一面从斐诺那边抽出胳膊，走过来亲切地搂着吕西安的腰，将他抱在胸前。

安多希·斐诺是一家杂志的老板，吕西安几乎无报酬地为这家杂志工作过。勃龙代用撰稿、明智的主意和深刻的看法使斐诺日益富有。斐诺和勃龙代就是贝尔特朗和哈东的人格化，唯一的区别是拉封丹笔下的猫最后发现自己受了骗，①而勃龙代明明知道自己受了骗，却一直给斐诺卖命。这个才华横溢的笔杆雇佣兵大概确实当了很长时间的奴隶。斐诺用笨拙的外表、粗鲁的言行当罂粟花掩盖自己的强暴意志，那粗鲁的言行还抹上一点风趣，就象一个苦工的面包还掺上一点蒜一样。他善于将田地里拾来的谷穗——思想和埃居——装进谷仓，那田地就是文人和政客过的那种放荡生活。勃龙代真是不幸，他早就为自己的恶习和懒惰而出卖自己的力气了。他总是没钱花，他属于出类拔萃而又受穷的那一帮人。这一伙人为别人发财什么事都能干，为自己发财却什么事也干不来。他们是任凭人借走自己神灯的阿拉丁。②这些了不起的

---

① 见拉封丹寓言：《猫和猴子》。贝尔特朗是一只猴子，哈东是一只猫，一起干了许多坏事，一天，猴子叫猫“大显身手”，火中取栗。取出的栗子都给猴子吃掉，猫却烫伤了爪子。

② 典出《一千零一夜》，阿拉丁是一个穷裁缝的儿子，他受魔术家指引，在地心找到一盏灯，发了财。

顾问，思想没有被个人利害所左右时，有洞察力而又正确。他们是动脑的人而不是动手的人。因此他们的品德破绽百出，低能儿劈头盖脸对他们的责骂亦由此而来。勃龙代头一天伤害了一个伙伴，第二天可以把自己的钱分给他一半；今晚和这个人共进晚餐，一起碰杯喝酒，睡觉，第二天，他会把这个人宰了。他那些有趣的似是而非的理由，能把什么都说出个道理来。他把整个世界都看成是一场玩笑，也不愿意别人和他认真。他年轻，有女人爱，差不多也算有点名气，生活幸福。他不象斐诺那样考虑要攫取财富以备年老时之必需。

吕西安此刻必须很有勇气，才能象他刚才将德·埃斯巴夫人和夏特莱抢白得哑口无言那样把勃龙代也逼得哑口无言。这恐怕是最难拿出的勇气了。可惜在他心中，虚荣心的享受妨碍傲气的发挥，许多大事业，没有这点傲气自然不行。刚才的相遇中，他的虚荣心打了个大胜仗：他表现出自己富有，幸福，对从前曾因他贫穷落魄而蔑视他的两个人，他现在嗤之以鼻。可是，一个诗人难道能象一位老练的外交官那样，正面抨击两位所谓朋友么？从前他穷愁潦倒时，这两位朋友曾经接待过他；在那痛苦忧伤的日子里，他曾在这两位朋友家住过。斐诺，勃龙代和他，三个人曾一起在泥坑里滚过，他们花天酒地，挥霍掉的不只是他们债主的钱。于是，象那些无用武之地的士兵一样，吕西安也和巴黎许多人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了同样的态度：他接受了斐诺的握手，也没有拒绝勃龙代的抚摸，再次破坏了自己的性格。任何在新闻界里泡过的人，或者还在新闻界泡的人，都必须与他蔑视的人打招呼，向他最憎

恨的敌人微笑，与最卑鄙龌龊的人签约，同意用向他寻衅的人的钱去打发他们而弄脏自己的手。这真是残酷的必要性！人们首先是对别人作恶司空见惯，养成对此置之不理的习惯；然后就开始赞同作恶，最后是自己也去作恶。时间长了，不断为可耻的、持续不断的交易所玷污的灵魂变得渺小，崇高思想的弹簧生了锈，庸俗的门弓磨损了，失去了控制力。阿尔赛斯特之类的人变成了菲兰特一类的人①，性格变软，才能退化，对美好事业的信仰烟消云散。就象一个本来希望为自己写出的篇章感到自豪的人，结果费尽心机去写那些蹩脚的文章，他的良心早晚会告诉他，这都是不好的行为。人们来到巴黎，象卢斯托、韦尔努，为的是当上伟大的作家，结果倒成了无能为力的穷文人。所以，性格与天才等高的人，象德·阿泰兹那样善于脚踏实地避过文学生涯的暗礁的人，怎样赞扬他们也不过分。吕西安对勃龙代的曲意奉承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何况勃龙代的思想对他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仍然保持着拉人下水的人对其弟子的优越地位。何况勃龙代本人通过他与德·蒙柯奈伯爵夫人的私情已在上流社会站稳了脚跟。

“你是不是继承了一个舅舅的遗产啊？”斐诺打趣地问他。

“我跟你们一样，对傻瓜蛋定期搜括，”吕西安也用同样的口气回答他。

“您先生是不是办了一份杂志，一份报纸？”安多希·斐诺又问道，摆出顾主在受他盘剥的人面前那份狂傲自得神气。

① 阿尔赛斯特和菲兰特均为莫里哀喜剧《恨世者》中的人物，前者愤世嫉俗，后者恪守中庸之道。

“比这好，”总编装腔作势表现出的那种优越感大大伤害了吕西安的自尊心，使他又意识到自己现在的地位。

“那是什么呢，亲爱的？……”

“我有一个党。”

“有一个吕西安党？”韦尔努微微一笑问道。

“斐诺，这回你可叫这小伙子远远抛在后面了，我早就对你预言过嘛！吕西安有天才，你不小心待他，你耍他。现在，后悔去吧，蠢货！”勃龙代又说。

勃龙代象麝那么精明，他从吕西安的口气、手势和神情中看出不只一桩秘密。他说这些话，一面叫吕西安软下来，同时也将吕西安控制住。他想了解了解吕西安回到巴黎的原因，有什么计划，生活来源是什么。

“就算你是斐诺，在这位你永远也不会搞到手的人杰面前，你也得拜倒！”勃龙代又说，“你一定会同意，先生，面对着这些未来属于他们的强人，你一定马上会同意，他属于我们一伙！精明而又俊美，他难道不应该通过你的 quibuscumque viis① 获得成功吗？你看他现在已经身着上等的米兰盔甲，锋利的短剑有一半已经出鞘，举起了三角旗！该死的！吕西安，你这件漂亮的背心是从哪儿偷来的？只有爱情才会找到这样的料子。你有住所吗？此刻，我需要知道我的各位朋友的地址，因为我还不知道到哪儿去过夜。斐诺今晚把我赶出了门外，那借口很平常，说他预备发大财。”

---

① 拉丁文：（你的）途径，不管是什么途径。

“亲爱的老兄，”吕西安回答道，“我实行一条原则：Fuge，Late，tace！① 有这一条，准能平静地生活。我走了。”

“可我不放你走，除非你还清我一笔神圣债务，一顿小小的夜宵，嗯？”勃龙代说道，他的嘴很馋，自己没钱的时候，便叫别人请吃饭。

“什么夜宵？”吕西安说道，不觉作出一个不耐烦的动作来。

“你不记得了么？现在我可知道怎么辨别一个朋友发财致富了：他什么都记不住。”

“他欠我们什么，心里一清二楚，我可以为他心肠好担保，”斐诺拾起勃龙代的玩笑接着说。

“拉斯蒂涅，”就在这时，这个风雅青年来到观众休息室上首，走到这一伙所谓朋友聚集的大柱子跟前。勃龙代拉住他的手臂对他说，“我们正在说一餐夜宵的事，你也算一个……除非这位先生，”他指着吕西安严肃地说下去，“死不认账。这种事他是干得出来的。”

“我可以担保，德·吕邦泼雷先生是干不出这种事来的，”拉斯蒂涅回答，他倒不是想愚弄人，他考虑的是别的事。

“毕西沃来了，”勃龙代大喊大叫，“他也算一个：没他，什么都不完整。没他，香槟酒会粘住我的舌头，什么都没滋没味，就连俏皮话里的辣子都没有辣味。”

“朋友们，”毕西沃说，“我看出来诸位是聚集在当今奇才

① 拉丁文：遁世，隐居，缄默！

的周围。我们亲爱的吕西安又重演了奥维德的《变形记》。在《变形记》中，诸神变成了奇异的蔬菜和别的东西，以引诱女性，同样，奥维德把沙尔东变成了一位绅士以引诱……什么？查理十世！我的小吕西安，"他拉住吕西安礼服上的一个扣子说道，"一个记者变成了大老爷值得在《哇啦哇啦报》①上来段漂亮的小文章。我若是处于他们的地位呀，"这位不顾情面的说俏皮话的家伙指着斐诺和韦尔努说道，"我就要把你写到他们的小报上。你会叫他们赚到百十个法郎，十栏的俏皮话。"

"毕西沃，"勃龙代说，"一位安菲特律翁②在加冕前二十四小时和加冕后十二小时对我们来说是神圣的：我们鼎鼎大名的朋友请我们吃夜宵。"

"什么！什么！"毕西沃说道，"拯救一个贵族的姓氏于遗忘之中，将一位天才人物赋予贫乏的贵族阶层，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呢？吕西安，你受到报界的敬重，你从前曾是报界最漂亮的装饰品，我们一定支持你。斐诺，在巴黎报纸的社论上加一段怎么样？勃龙代，在你那家报纸的第四版上，偷偷塞进一段怎么样？宣布一下当代最佳书籍——《查理九世的弓箭手》出版了！咱们去求求道里阿快点把《长生菊》——法国的彼特拉克写的优美的十四行诗交给我们③！在贴着印花的纸头上④，把咱们的朋友捧上天！这纸头可以使人一举成名，也可以使

① 这是当时的一家讽刺性报纸。

② 安菲特律翁，希腊神话传说中的底比斯王，此处喻吕西安。

③ 见《幻灭》，以上提到的是吕西安写的一本小说和一部诗集。

④ 指报纸。

人一败涂地！”

“我看，你真想吃夜餐，”这一伙人越聚越多，吕西安为了摆脱他们的纠缠，便说道，“对一位老朋友，倒用不着来这套夸张其辞和道德说教的比喻，好象这位朋友是个傻瓜！咱们明晚卢万蒂耶饭馆① 见吧！”他看见一位女子走过来，匆匆说了这一句，便向那女子奔过去。

“啊！啊！啊！”毕西沃叫了三声，语言各异，开玩笑的神气，流露出他已经认出了吕西安奔过去与之相见的那个假面的样子，“这倒值得证实。”

说着他尾随那漂亮的一对而去，又走到那一对前面，用犀利的目光打量他们，然后又回到这一群人身边。大家对他很满意。所有这些人都对吕西安羡慕不已，迫切想知道吕西安的好运气从何而来。

“朋友们，”毕西沃对他们说，“德·吕邦泼雷老爷的财神爷，其实你们早就认识，那是德·吕卜克斯从前的那只老鼠。”

这些“老鼠”所过的奢侈生活，是一件龌龊事，现在人们已经忘记，但是在本世纪初却是司空见惯的。一只“老鼠”，这个词已经过时，是指一个十到十一岁的孩子，在某个剧团里当不说话的配角，特别是在歌剧院当哑角，但是花天酒地的生活已经把她造就，将来注定腐化堕落或干出其他坏事。一只“老鼠”就是地狱里的年轻侍从，女性顽皮孩子，她们开的玩笑是可以原谅的。一只“老鼠”可以什么都咬。对她们应该严加提

① 卢万蒂耶饭馆坐落在黎塞留街，是当时巴黎最好的饭馆之一。

防，就象提防一头危险的动物一样。她给生活带来快乐的成分，就象从前喜剧中司卡班、斯卡纳赖尔、弗隆坦那类人物①一样。一只“老鼠”很昂贵，既不能使你得到荣誉，也不能得到利润，也不能得到享乐。“老鼠”已经过时，复辟以前风流雅士生活的这一内幕详情，如今只有很少的人知道。最近又有几位作家抓住这个题目大做文章，仿佛是个新鲜题目一般。

“怎么，吕西安他折磨死了柯拉莉，如今又要抢走我们的电鳗②么？”勃龙代说。

五短三粗的那个假面人听到这个名字，不禁颤动了一下。他虽然极力控制，还是被拉斯蒂涅看到了。

“这太不可能了！”斐诺回答道，“电鳗身无分文，拿当告诉我，她向佛洛丽纳借了一千法郎。”

“啊！各位先生，各位先生！……”拉斯蒂涅说，面对这样令人难堪的指责，他极力维护吕西安。

“这么说来，”韦尔努大叫起来，“柯拉莉从前养活的男人竟是这么个假正经么？……”

“噢！这一千法郎倒向我证明了，”毕西沃说，“我们的朋友吕西安与电鳗一起过日子……”

“文学、科学、艺术和政治的精华遭到了多么不可弥补的损失啊！”勃龙代说道，“电鳗是唯一具备交际花素质的妓女。她没有受过教育，不会看书，也不会写字，倒是能听懂我们的

① 此处列举的人物皆是莫里哀喜剧中仆人的形象，聪明、机智、会捉弄人。

② 电鳗，一种带电的鱼类，遇到其他动物时能放出电流，击中对方，使之麻痹，此处指妓女爱丝苔，“电鳗”是她的绰号。

话。我们要献给这个时代一个阿斯帕西①般美丽的面庞了。没有这些人，就没有伟大的时代。你们看，杜巴里②对十八世纪是多么相宜！尼侬·德·朗克洛③对十七世纪是多么相宜！玛丽蓉·德洛尔姆④对十六世纪是多么相宜！安帕丽亚⑤对十五世纪是多么相宜！弗洛拉⑥对罗马共和国是多么相宜！她造就了自己的继承人，而且用这一遗产交付了公债！没有莉迪，贺拉斯⑦会怎么样呢？没有黛莉，提布卢斯⑧会怎么样呢？没有莱斯比，卡图卢斯⑨会怎么样呢？没有森蒂，普罗佩提乌斯⑩会怎么样呢？没有拉米，德梅特律斯⑪会怎么样呢？是谁造就了他们今日的荣光呢？”

---

① 阿斯帕西，古希腊名妓，才貌双全，是政治家伯里克利的情妇。

② 杜巴里伯爵夫人(1743—1793)，路易十五的宠姬。

③ 尼侬·德·朗克洛本名安娜·德·朗克洛(1620—1705)，法国名媛，以才貌双全著称，其沙龙为文人雅士社会名流聚会的场所。

④ 玛丽蓉·德洛尔姆(1611—1650)，法国名妓。维克多·雨果曾以她为题材写成剧本《玛丽蓉·德洛尔姆》。

⑤ 安帕丽亚，十六世纪初的罗马名妓。

⑥ 弗洛拉，古罗马名妓，庞培的情妇。

⑦ 贺拉斯(约公元前65—8)，著名的拉丁诗人，莉迪系罗马名妓，贺拉斯的情妇。

⑧ 提布卢斯(约公元前54—19)，拉丁哀歌诗人，黛莉是他所钟情的女子。

⑨ 卡图卢斯(约公元前87—54)，拉丁诗人。莱斯比本名克洛迪娅，为卡图卢斯所崇拜的罗马贵妇。一般认为卡图卢斯的优秀作品均从他对莱斯比的激情中汲取灵感。

⑩ 普罗佩提乌斯(约公元前50—15)，拉丁诗人，从他对森蒂的爱情中汲取灵感，写成了四部哀歌集。

⑪ 德梅特律斯(公元前337—283)，马其顿国王。雅典名妓拉米的情人。

“勃龙代，”毕西沃向他的邻人附耳低语说道，“在歌剧院的观众休息室里大谈德梅特律斯，我似乎觉得太《辩论报》①味了。”

“没有这些女王，恺撒大帝们的王国又该如何呢？”勃龙代毫不理会，不顾一切地说下去，“拉伊斯②、罗多珀③代表了希腊和埃及。所有这些女王都构成她们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诗情画意。拿破仑没有这种诗意，因为他那支大军的寡妇无非是一场粗俗的玩笑④。大革命倒不缺少这种诗意，因为有塔利安夫人⑤！现在的法国是看谁登上宝座的时代，自然有空着的宝座！我们每个人都出点力，就可以造就一位女王。我嘛，我可以给电鳗找一个姨妈，因为她的母亲实实在在是死在不名誉的地方；杜·蒂耶可以出钱给她买一所公馆，卢斯托可以出钱给她买一辆马车，拉斯蒂涅出钱给她雇几个小厮，德·吕卜克斯给她雇一个厨子，斐诺出帽子⑥（斐诺听了这句尖刻的俏皮话，忍不住一跳），韦尔努给她大肆鼓吹，毕西沃代她写信！贵族人士会来到我们这位尼侬家中寻欢作乐，我们把艺术家们

---

① 勃龙代为之工作的那家报纸。

② 有好几个希腊名妓叫拉伊斯，其中最有名的，曾是阿西比亚得的情妇。

③ 罗多珀，公元前六世纪希腊名妓，传说她嫁给了一个法老。

④ 指拿破仑与约瑟芬的关系毫无诗意，约瑟芬的前夫大革命时期被绞死，故称之为寡妇。

⑤ 塔利安夫人（1773—1835），西班牙银行家卡巴鲁斯之女。年轻时嫁给波尔多法院推事德·封特纳，后离婚。大革命发生后，她准备偷渡西班牙，被捕入狱，后成为法国政治家塔利安（1767—1820）的情妇和妻子。热月国民公会及督政府时期，极为有名。

⑥ 斐诺的父亲是制帽商。

也都叫到这尼侬家中来，否则就要写些文章叫他们下不来台。尼侬二世出言不逊会光彩夺目，穷奢极欲会压倒众人。她也会有政见。人们可以在她家中朗读被禁演的戏剧杰作；必要时可以叫人故意写这种剧本。她不会是自由党，一个烟花女基本上是拥护君主政体的。啊！多大的损失啊！她本应该拥抱整个世纪，可她与一个小青年相爱！吕西安倒可以给她当条猎狗！”

“你提名道姓点到的那些女中豪杰里，没有一个在街上踩过烂泥，”斐诺说，“可是这只漂亮的‘老鼠’已在泥坑里打过滚了。”

“就象百合种子撒在沃土中一样，”韦尔努接过话头说，“她在那里变得更加美丽，在那里开了花。她的出类拔萃之处也正由此而来。难道不是必须什么都经历过才能创造出珍惜一切的欢笑和快乐么？”

“韦尔努言之有理，”卢斯托说道。在此之前他一直冷眼旁观，一言未发。“电鳗很会笑，也会逗人发笑。这种伟大作家和伟大演员的本事属于那些曾经深入社会各底层的人。这个姑娘十八岁上已经领略了最高级的奢侈，不能再穷的贫困，见识过各个阶层的男人。她手里似乎握着一根魔棒，对那些还有良心，从事政治或科学，文学或艺术的男子，她用这根魔棒将他们极力压抑的强烈欲望激发起来。在巴黎，没有一个女子能象她那样对动物说：‘出来吧！……’动物离开了笼子，在极度兴奋中打滚。她叫你坐在餐桌上，一直吃到喉咙口；她侍候你喝酒，吸烟。总而言之，这个女子是拉伯雷所

歌颂的那种盐。这盐撒在物质上，使物质有了生命，将物质提高到艺术的佳境：她的长裙展现出无比的华丽，她的手指及时让宝石发出闪光，正象她的双唇及时发出微笑一样。她赋予一切事物与一定场合相宜的色彩。她的切口妙趣横生。她掌握了使用有声有色而又最有感染力的象声词的奥妙。她……”

“你损失了一百个苏的长篇连载小说，”毕西沃打断卢斯托的话，说道，“电鳗比这都要好得多：你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当过她的情人，但是你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她是你的情妇；她时时可以将你们捏在手里，你们则永远不会占有她。你们硬撬开她的门，你们有求于她……”

“噢！她比一个生意不错的强盗头子更豪爽，比中学最要好的伙伴更忠心耿耿，”勃龙代说，“可以将自己的钱袋和心中的秘密都交给她。但是我之选她作王后，是因为她那种冷漠，波旁家族对失势的宠臣采取的那种冷漠①。”

“她象她母亲，她母亲索价太高，”德·吕卜克斯说，“据说荷兰美女②侵吞了托莱多③大主教的收入，害得两个公证人倾家荡产……”

“马克西姆·德·特拉伊当年轻侍从的时候，是荷兰美女养活他，”毕西沃说。

---

① 据说波旁家族对他们最好的仆人遭到不幸也非常冷漠。

② 莎拉·高布赛克，绰号荷兰美女，这个人物在《高布赛克》中出现过，在《赛查·皮罗托盛衰记》中，她使公证人罗甘倾家荡产。

③ 托莱多，西班牙一城市。

“电鳗索价太高，就象拉斐尔，卡雷默①，塔格利奥尼②，劳伦斯③，布勒④一样，象所有的天才艺术家一样索价太高……”

“爱丝苔可从未有过这种上流妇女的模样，”这时，拉斯蒂涅指着吕西安挎着胳膊的那个假面人说道，“我敢打赌这是赛里齐夫人。”

“毫无疑问，”杜·夏特莱接过话头说道，“于是德·吕邦泼雷先生的致富也就得到解释了。”

“啊！教会真会给自己选教士！他将来会当一个多漂亮的大使馆秘书啊！”德·吕卜克斯说道。

“加之吕西安又是一个才子，”拉斯蒂涅说，“对此，在场的诸位先生都不只一次领略过，”他望着勃龙代、斐诺和卢斯托又补充了一句。

“对，这小伙子天生是要干大事业的，”卢斯托满怀妒意地说，“何况他还有我们称之为‘思想独立’的那玩意儿⑤……”

“是你培养了他，”韦尔努说。

“喂，”毕西沃盯着德·吕卜克斯说，“我提请秘书长和审查官先生注意：这个假面人是电鳗，我赌一顿夜餐……”

“我附议，”夏特莱说，他急切想知道真相。

---

① 卡雷默(1784—1833)，法国烹调专家，曾为塔莱朗亲王、英王乔治四世、俄国国王、奥地利国王调理饮食。

② 塔格利奥尼(1777—1871)，欧洲最有名的舞蹈编导。

③ 劳伦斯(1769—1830)，英国肖像画画家。

④ 布勒(1642—1732)，法国高级木器细木工。

⑤ 意为吕西安随时准备背叛朋友。

“喂，德·吕卜克斯，”斐诺说，“请你费心认一认你从前那位‘老鼠’的耳朵。”

“用不着犯损伤假面罪，”毕西沃说，“电鳗和吕西安往休息室走时，会一直走到我们面前。那时我担保可以向你们证明这确实是她。”

“这么说，我们的朋友吕西安又浮上水面了，”拿当也加入了这一伙，说道，“我还以为他回到昂古莱姆领地去过后半辈子了呢！他是不是发现了什么整英国人①的窍门？”

“他做的事，你大概一时还办不到，”拉斯蒂涅回答道，“他已把债务全部还清了。”

矮胖假面人点点头，表示同意。

“一个人在他这个年龄就循规蹈矩了，真是自找麻烦。他再没有胆量了，他成了靠年金生活的人，”拿当说道。

“嘿！这一位呀，他将来也是大老爷，他总有些高超的思想，会叫他比许多所谓出类拔萃的人高出一头，”拉斯蒂涅回答说。

这时，记者，时髦青年，无所事事的人，所有的人都象马贩子端详一匹待售的马那样端详着他们打赌的有趣的对象。这些深知巴黎糜烂生活情形的老手，每个人都智力出众，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头衔。他们既受到腐蚀，也腐蚀别人，每个人都抱定了疯狂的野心，惯于猜测一切，作出各种假设。他们的眼睛都热切地注视着一个戴假面的女子，也只有他们能辨认出这

---

① 英国人指债权人。这种说法从十五世纪便有了。

个女子是谁。只有他们和几个歌剧院舞会的常客，才能从丧服般的黑色长外衣下面，从风帽下面，从使妇女变得面目全非的下垂的披肩式大翻领下面，辨认出体型的胖瘦，举止和走路姿势的特点，腰肢的扭动，头上的佩带。对常人的眼睛来说，这是最难以捕捉的事物，而对他们来说，则是最容易看到的事物。虽然有这个不成形的大套子，他们仍能辨认出最激动人心的状貌，一个为真正爱情所激励的女子在肉眼前呈现的状貌。不管这个女子是电鳗也好，是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或赛里齐夫人也好，占据社会阶梯的最低一级还是最高一级，看上去她都是个令人赞叹的造物，照亮幸福梦境的闪电。这些老了的年轻人，以及这些年轻的老者，产生了一种那样强烈的感受，以致都羡慕起吕西安来，羡慕他对女子变成仙女的这种变形拥有至高无上的特权。那个戴假面的女子在那里，就象与吕西安单独相处一般。对这个女子来说，这一万多人，这滞重而又尘土飞扬的环境都已不复存在。不存在！她处在爱神天堂的穹顶之下，犹如拉斐尔笔下的圣母在椭圆形金网之下。她丝毫感觉不到别人臂肘的碰撞，从假面的两个洞眼里射出她火焰般的目光，与吕西安的目光相接。她身躯的摆动似乎也以她男友的摆动本身为准。一位钟情女子的周围，放射出一种光焰，正是这种光焰使她从所有的女子中显露出来。这种光焰从何而来呢？那林中仙女般的轻盈，似乎改变了重力的法则。这种轻盈又从何而来呢？是灵魂出窍么？幸福是否有物理功能呢？从黑色长袍中透出童贞女子的天真纯朴和孩童的妩媚。这两个人虽然彼此分开，向前走动，却与许多精巧的

小雕像巧妙地缠绕着佛洛拉①和泽费罗斯②的雕像构成了雕像组群一般。吕西安和他那位美丽的穿黑长袍的女子，更胜过最伟大的雕刻艺术。他们使人想起乔凡尼·贝利尼③笔下按照圣母的形象来描绘的那些照管花鸟的天使。吕西安和这位女子属于奇思幻想之列，高于艺术，正如因高于果一般。

这女子忘却了一切。她走到离这一伙人两步远的时候，毕西沃大叫一声："爱丝苔？"象一个人听到别人叫自己的名字那样，落魄的女子猛一回头，认出了那个捣鬼的家伙。她顿时垂下了头，有如垂死的人咽了最后一口气。哄堂大笑随之而起，这一伙人立即在人群中消散，好比一群受惊的田鼠，从路边钻回自己的洞中去了。只有拉斯蒂涅一个人没有跑出太远，为的是不要显出回避吕西安炯炯目光的样子。于是他得以观赏了两个人的痛苦。虽然都有假面遮掩，却同样是深深的痛苦：首先是电鳗，如同遭了电打雷击；其次是那个不可理解的假面人，那一伙人中惟有他留下来了。爱丝苔浑身瘫软双膝下弯时，对吕西安附耳说了一句话。吕西安搀扶着她，两人一起消失了。拉斯蒂涅目送着这标致的一对，陷入了沉思。

"她这电鳗的名字由何而来呢？"一个低沉的嗓音对他问道。这嗓音直通他的心窝，因为这嗓音不再是伪装的了。

"果然是他，他又一次逃脱了……"拉斯蒂涅自言自语。

"住嘴，否则我宰了你！"假面人回答道，立刻变了另一种

---

① 佛洛拉为罗马神话中的女花神和花园女神。

② 泽费罗斯为希腊神话中的西风神。

③ 乔凡尼·贝利尼(约1430—1516)，意大利画家。

嗓门。“我对你很满意，你遵守了自己的诺言，所以你又多了一个帮手。从今以后，你一定要象坟墓一样保持沉默。不过，闭嘴以前，先回答我的问题！”

“好，这个姑娘叫电鳗是因为她特别吸引人。连拿破仑皇帝她也能吸引住。最难引诱的人——你，她也能迷住！”拉斯蒂涅一面回答，一面走开去。

“等一会，”假面人说道，“我要叫你看看，你大概在任何地方都从来没见过我。”

这个人摘去假面，拉斯蒂涅犹豫了好一会：从前他在伏盖公寓认识的那个奇丑的人物，在这个人身上，他一点痕迹也找不出来了。

“魔鬼把你完全变成了另外的模样。眼睛变得不厉害，谁也忘不了，”拉斯蒂涅对他说。

那铁腕又捏住他的手臂，嘱咐他永远不要张扬出去。

凌晨三时，德·吕卜克斯和斐诺发现衣着华丽的拉斯蒂涅还在原来的地方，背靠着柱子。那可怕的假面走开时，他就在这根柱子旁边。拉斯蒂涅作了自我忏悔：他自己既是神甫，又是忏悔者，既是法官，又是被告。他任凭别人拖着他去吃饭，烂醉如泥回到家，却一言不发。

朗格拉德街以及邻近的几条街使王宫市场和里沃利街大为逊色。古老巴黎的垃圾堆成了小山，从前山上有过风磨。在巴黎最光彩夺目的一个地区里，这一部分还要长期保留那垃圾山留下来的污秽。在这些狭窄、阴暗、泥泞的街道上，人们操持着一些不大讲究外表的行业。到了夜晚，这些街道呈现

出神秘莫测而又充满强烈对比的面貌。圣奥诺雷街、小新田街、黎塞留街，人们往来穿梭，熙熙攘攘，工业、时装和各种艺术的杰作光芒四射。任何一个不熟悉巴黎之夜的人，从那些光芒一直映入夜空的明亮地方走来，掉进四周这蜘蛛网一般的小街里，凄凉的恐惧可能会立刻攫住你的心。紧接着明亮的瓦斯灯光流而来的，是浓重的暗影。远远有一盏昏暗的街灯，发出忽明忽暗、朦朦胧胧的光，根本照不到某些黑暗的死巷。行人稀少，步履匆忙。店铺已经关门，还开着的也很不象样：一家肮脏而又没有灯光的酒店，一家卖花露水的内衣铺子等等。有损健康的寒冷给你的肩头披上又湿又凉的外套。很少有马车经过。有些角落令人恐惧，其中有朗格拉德街，圣威廉横街的出口以及几个街角。市政府对清洗这座大麻风病院尚未能做出丝毫努力，娼妓早已在这里扎下了大本营。给这些街道留下这种垃圾堆的面貌，对巴黎这个世界来说，可能是一种幸福。白天从这里经过时，无法想象所有这些街道到夜晚会变成什么样子。到了夜晚，不属于任何阶层的稀奇古怪的人在这里来来往往，半裸的白色人形点缀着墙壁，影子是活动的。墙和行人之间，穿行着盛装女子，边走边说。半敞着的门中笑语声喧。传到耳中的，净是拉伯雷所谓的解冻的语言。种种陈腔滥调从石板缝中传出。声音并不模糊，甚至清晰可辨：嘶哑的声音，这是人声；如果与歌声相象，就不再有人味，而与哨音相近了。口哨声是经常发出的。最后，靴子的高跟也有难以名状的挑动及嘲弄意味。这些事物形成一个整体，令人头晕目眩。气候条件在这里也发生了变化：冬天你会

感到热，夏天你会感到冷。但是，不管天气怎么样，这奇异的大自然总是呈现同一景色：柏林人霍夫曼①笔下的鬼怪世界就在这里。最有数学脑袋的收款人，穿过通往正经街道的隘口，那边有行人，有店铺，有油灯。待他再回到这里，觉得没有一样东西是真实的。昔日国王和王后照管名妓不曾有什么顾虑，可是当今的衙门和政界比那些国王和王后更倨傲或者更羞羞答答，他们再也不敢正视这都城的脓疮。自然，时代变了，措施也应该改变，涉及个人及他们的自由的措施也很微妙。但是，对于纯物质的合成物，例如空气，光线，地盘，人们似乎应该表现得恢宏大度和胆大一些。伦理学家，艺术家和明智的管理人员对从前王宫的木廊商场一定会惋惜不已：闲逛的人走到哪里她们就来到哪里的这些羔羊②，以前就到木廊商场去拉客。可是她们在哪儿，闲逛的人就去哪儿，岂不更好？那么，现在情形如何呢？如今，各大马路最光彩夺目的地段，那令人着迷的闲逛场所，到了晚上便禁止这伙人前往了。警察局没有想到利用某些小巷在这方面提供的资金来拯救公共道路。

在歌剧院舞会上被一句话击倒的那个风尘女子，住在朗格拉德街一所外表其丑无比的房子里已经有一、两个月了。这所房屋紧紧贴在一座高大建筑的墙壁上，粉刷得很糟，没有纵深，很高很高，光线从街上进来，很象鹦鹉栖息的木棍。每层有两居室的房间一套。单薄的楼梯通往各层，紧贴着墙，靠有框

① 霍夫曼(1776—1822)，德国作家、作曲家。

② 指妓女。

的玻璃窗采光。透过玻璃窗，从外面可以看到楼梯的扶手。每一层楼梯口的标志是一个污水槽，这是巴黎最可怕的特点之一。店铺和中二楼属于一个马口铁器具商，房东住二楼，其余的四层由一些很象样的兼当妓女的年轻女工占用。由于很难租到建造得这样怪模怪样而又地段合适的房子，这些女工非得到房东和门房的敬重和好感不可。这个区有大量房屋与这所房屋相似，商业是用不着的，只能经营一些说不出口的、不稳定的或者没有尊严的职业。这个区的用场由此也就得到了解释。

看门老太婆看见爱丝苔小姐死人一般于清晨二时许由一位年轻人送回家中。到了下午三点，她刚刚与住在楼上的小女工商议完毕。那女工就要登车前往某一个寻欢作乐的场所，她向看门老太婆表示，她对爱丝苔很不放心，因为没听见爱丝苔的一点点动静，大概她还在睡觉，不过这么睡似乎有些可疑。爱丝苔小姐的住房在五楼上。门房里只有看门老太婆一个人，她无法前去打听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十分遗憾。她这门房设在中二楼墙里类似壁龛的凹进处。就在她下定决心请马口铁器商的儿子代她看守一会门房的时候，一辆出租马车在门口停下。一个男人从头到脚裹在一件斗篷里，显然那意图是掩盖自己的礼服或身分。他走下马车，要见爱丝苔小姐。门房于是完全放了心，那女子闭门不出，没有一点声音的怪现象，似乎完全得到了解释。来客走上门房顶上的台阶时，门房注意到他的皮鞋上饰有银搭袢，她似乎影影绰绰望见了教士长袍腰带上的黑穗。她下楼去盘问车夫，车夫闭口不答，门

房心里更明白了几分。

教士叩门，没有反应。他听到轻轻的叹息，拿肩头一撞就撞开门走了进去。那劲头毫无疑问是慈善心肠赋予他的。若是换了别人，可能就显得是常干这种勾当才有这么大的力气了。他急忙奔进第二间屋中，看见可怜的爱丝苔双手合十，跪在彩色石膏圣母像前，更确切地说，是匍伏在地。这位马路天使正在咽气。已燃尽的煤炉说明了这个可怕的上午发生的事情。风帽及多米诺长外衣的披肩扔在地上。床铺没有铺开。可怜的女子，心头中了致命伤，显然从歌剧院回来以后，全部安排好了。烛台的托盘里盛着蜡油，一根烛芯浸在蜡油里，说明爱丝苔是多么专心致志于她最后的思考。泪水湿透的一方手帕证明这玛德莱娜① 的绝望是多么真诚。她那匍伏在地的古典姿势正是不信教的烟花女的姿势。这绝对的痛悔使教士微微一笑。爱丝苔不擅于寻短见，她的房门还开着。她没有算计到，两间屋子的空气需要更多的煤气才会变成令人窒息的气体。她只是叫煤气熏得昏了过去。楼梯上进来的新鲜空气渐渐使她感觉到自己的痛苦。教士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沉浸在深思中。姑娘天仙般的美丽还没有打动他。她刚刚动弹了几下，他注意地观察着，仿佛那是一只动物。他的目光从这倒地的躯体移到几件无关紧要的器物上，表面看去似乎心不在焉。他望望这房间的家具。一条破旧的地毯已经磨损，露出了经纬线，遮不住凉森森的红色方砖的地面。一张老式的

① 玛德莱娜，原指《圣经》中的抹大拉的马利亚，此处喻指悔罪的烟花女爱丝苔。

油漆小木床，裹着带有红色玫瑰花图案的黄色平纹布床罩。只有一张沙发，两张椅子，也是木头的，上了漆，罩着同样的布，窗帘也是这种布。灰底带小花的壁纸，因时间久远已经发黑，油腻腻的。一张桃花心木的针线桌。壁炉上堆满了最低劣的炊具，两捆已经打开用过的粗柴。石头窗台上这里那里散放着一些玻璃小饰物，和首饰、剪刀混在一起；一个脏了的线团，几只洒了香水的白手套，一顶漂亮帽子扔在水罐上，一条泰尔诺①披肩堵着窗户，一件华丽的长裙挂在钉子上，一张小扶手椅，光秃秃的，没有靠垫；破旧的劣等木底鞋，小巧的皮鞋，令王后艳羡的高统靴，平平常常的边上有豁的瓷盘子，盘里还可以见到上一顿饭剩下的饭菜。到处是白铜餐具，这就是巴黎穷人的银餐具。一个篮子里装满土豆和待洗的衣物，顶上放着一顶薄纱睡帽。一个很蹩脚的带穿衣镜的衣柜，柜门大开，空空荡荡，柜台上可以看到一些当票：这就是凄惨的和欢乐的，贫困的和富有的物件构成的整体，令人过目不忘。

这破碎什物中残留的豪华，这姑娘那样适合于放荡生活的家，这卧在零乱衣物中的姑娘，好象死在断裂的车辕之下的一匹马，还配着鞍辔，还捆绑着缰绳。是这种奇异的景象令教士深思么？他心里是否在想，这个迷途的女子将这样的贫困与一个富有的年轻人配成双至少是没有什么物质利害考虑的？他是否将室内器物的凌乱归之于生活放荡？他是否产生了怜悯、恐惧的情感？他是否动了慈善之心？有谁看见他这

① 泰尔诺是制造廉价的开司米仿制品的商人的名字。

样叉着双臂，眉头紧皱，双唇颤抖，目光干涩，一定会以为他心中充满了忧郁而仇恨的情感，充满了相互矛盾的思虑，充满了恶毒的计划。自然，对上身弯曲下伏，胸部几乎压平的美丽曲线，对匍伏在地的维纳斯在黑裙下显现出来的动人体型，他是无动于衷的。那头部下垂，从后面看去，呈现于视线之前的是雪白、柔软而又富于弹性的后颈，充分发育的少女的美丽双肩，这些也丝毫没有使他动心。他不去将爱丝苔搀扶起来。表示人苏醒过来的那种令人心碎的呼吸声，他似乎也没有听见。直到那姑娘发出一声呜咽，射出骇人的目光，他才肯将她扶起并把她抱到床上去。抱她上床时，他是那么轻而易举，透露出他膂力过人。

“吕西安！”她嗫嚅着说。

“爱情回来了，女人不远了，”教士悲戚地说道。

这时，巴黎腐化堕落生活的受害者依稀望见了恩人的道袍，她带着一个孩子抓住了向往已久的东西时的那种微笑说道：“不和上帝重归于好，我是不会死的！”

“你可以补赎你的罪过，”教士说道，一面往她额头上洒凉水，并从角落里找了一小瓶醋给她闻。

“我感到生命不但没有抛弃我，反而向我汹涌扑来，”她受到教士的照顾，便用十分自然的动作向教士表示感激，然后这样说道。

这迷人的哑剧，充分解释了这个古怪姑娘的绰号。美惠女神一定也使用这种手法来诱惑人的。

“你感觉好一些了么？”教士给她喝了一杯糖水，问道。

这个男人似乎对这些稀奇古怪的家用器物很熟悉，他全部了如指掌。他在这里就象在自己家中一样。这种到处宾至如归的特权，只属于国王、妓女和盗贼。

“待你完全好了，”这个奇怪的教士停顿了一下又说，“再告诉我是什么原因促使你犯下这最后的罪行，这已经开始的自杀。”

“我的经历很简单，我的父亲①，”她回答说，“我从前是最低贱最卑鄙的女性，现在，我只是所有女人中最不幸的女人。我可怜的母亲，被人暗杀身死。关于她，请允许我什么也不对您讲……”

“是被一个船长在一间可疑的房子里杀死的，”教士打断忏悔者的话说道，“我了解你的出身。我也知道，象你这种性别的人，过着可耻的生活，如果哪一个能够得到宽恕，那就是你。因为你缺少良好的榜样。”

“唉！我没有受洗，也没有受过任何宗教教育。”

“一切都可以补救，”教士说道，“只要你的信仰、你的悔改是真诚的，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想法。”

“吕西安和上帝充满了我的心，”她带着感人的天真纯朴说道。

“你本可以说上帝和吕西安的，”教士微笑着顶她一句，“你叫我想起我此行的目的。关于这个年轻人，你事无巨细统统讲给我听吧！”

---

① 对教士的称呼。

"您是代他前来的么?"她问道，那种爱恋的表情，换上任何一个别的教士，都会为之感动的。"噢！那他是料到我会这么干了。"

"没有，"他回答道，"人们担心的，不是你的死，而是你的生。来，给我解释解释你们的关系！"

"一句话就够。"她说。

可怜的姑娘听到教士那生硬的口气浑身发抖。但是作为一个女人，任何粗暴的言行都不使她感到惊异已经为时很久了。

"吕西安就是吕西安，"她接着说，"他是最漂亮的小伙子，是世界上活人当中最好的人。如果您认识他，您就会觉得我对他的爱是十分自然的。我与他相识纯属偶然。那是三个月之前，在圣马丁门。有一个外出的日子，我到圣马丁门去了，因为我在梅纳尔迪太太① 家中做事，每周可以外出一天。第二天，您一定明白，我没有得到准许，便溜了出来。爱情已经进入我心中，而且使我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从剧院回来时，我连自己都认不得了：我厌恶我自己。吕西安一点也不知道。我根本没有告诉他我在哪儿做事，我把这个住所的地址给了他。那时这寓所还是我的一个女友住着，后来她好意将这房子让给了我。我向您发誓，我说的是真话……"

"根本用不着发誓。"

"句句说的是真话，不就是起誓么！好，从那天起，我就象

---

① 这梅纳尔迪是一家妓院的老板娘。

一个迷途知返的人一样，在这间屋子里做衬衣，一件二十八个苏加工费，以便靠正大光明的劳动为生。有一个月，我只吃土豆，以便循规蹈矩，配得上吕西安。他爱我，尊敬我，把我当成品行端庄的女人中品行最端庄的女子。我按规定向警察局发表了声明，以恢复我的正当权利。我要受两年监视。他们给你在干坏事的登记簿上注册，倒很好说话。可是要把你从那本子上勾销，那就难了。我只是请求上天保佑我的决心。到四月份，我就十九岁了①。到那个年龄，就能有生活来源。我仿佛觉得自己三个月以前刚刚出生……我每天早晨向善良的上帝祈祷，请求他永远不要让吕西安知道我从前的生活。我买了这个圣母像，您看见的；我按照自己的方式向她祈祷，因为我根本不会祷文。我不会看书，也不会写字，我从来没进过教堂，只是在宗教仪式队伍出行时去看热闹，见过善良的上帝。”

“那你对圣母说什么呢？”

“我就象对吕西安讲话那样跟她讲话，怀着使他流泪的激情。”

“啊！他流泪么？”

“高兴得流泪，”她急切地说，“可怜的宝贝！我们是那样情投意合，我们只有一个心灵！他那么热情，那么会抚慰人，温柔，心地善良，举止温存！……他说他是诗人。我呢，我说他是上帝……对不起，你们这些教士，你们不知道什么叫爱情。

① 当时给妓女规定的年龄，先是十七岁，后来提高到二十一岁。但仍有许多未达到此年龄的少女当妓女。

再说也只有相当了解男人的我们才会欣赏象吕西安这样的人的价值。要知道，一个象吕西安这样的人，和一个没有过失的女子一样少见。遇上了他，只能爱上他：就是这样。可是，这样一个男子，必须有一个相称的女子。我希望配得上吕西安对我的爱。我的不幸也就由此而来。昨天在歌剧院，我被一些年轻人认出来，他们的善心不比老虎的慈悲多。难道我能与一只猛虎去说理么？我披着的天真无邪面纱落下来了。他们的嘲笑撕裂了我的心，劈开了我的头。不要以为您已经救了我，我还会忧郁而死的。"

"你那天真无邪的面纱？……"教士说道，"那么你与吕西安还是以礼相待喽？"

"噢！我的父亲，您认识他，您怎么能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她向他嫣然一笑，回答道，"对一位上帝，是抵挡不住的。"

"不要说亵渎神明的话，"教士嗓音柔和地说，"谁也不能与上帝类比。夸大其辞对真正的爱情不相宜。对你的偶像，你并没有真正而纯洁的爱。如果你真的感受到了你所自吹自擂的变化，你就会获得构成少女固有特性的那些优秀品质，你会领略到贞洁的快乐，羞怯的高尚，这是少女的两大光荣。你没有爱。"

爱丝苔作了一个恐惧万分的动作，教士看在眼里。但是听忏悔的神甫丝毫不为所动，仍是那样毫无表情。

"对，你是为自己而爱他，并不是为他而爱他。你是为使你着迷的暂时快乐而爱他，并不是为爱情本身而爱。一个人，上帝在他的身上打上了最令人艳羡的完美的印记，他会使人

感受到神圣的震颤。(象你那样占有他，你就不会有这种感觉)你可曾想过，你往昔的污浊会使他堕落，那些可怕的享乐给你换来了一个无耻下流的荣誉绰号，你会用这些去腐蚀一个纯洁的孩童？你跟你自己前后矛盾，跟你那短暂的激情，也前后矛盾……”

“短暂的?!”她抬起眼睛，重复着这句话。

“不是永存的爱情，不能使我们与自己所爱的人结合一直达到基督教徒的天国的爱情，又能叫它什么呢?”

“啊！我愿意当天主教徒，”她叫道，那低沉而激烈的语气，我们的救主见了也会饶恕她的。

“一个妓女，既没有受过教会的洗礼，也没有受过科学的洗礼；既不会看书写字，也不会祈祷；每走一步，路上的石块都要起来控告她，只是因为有美貌这一转瞬即逝的得天独厚之处而出众，可是说不定明日一场疾病就会夺走这美貌；这种堕落、下贱而且自知其堕落的女人……(如果你愚昧无知，不大钟情，可能还更情有可原一些……）将来注定要自杀和进地狱的材料，这样的人难道能作吕西安·德·吕邦泼雷的妻子吗?”

每一句话都象一把匕首刺进心脏深处。每说一句，那绝望的姑娘就更加呜咽，泪如泉涌。说明光明是多么有力地进入了她的头脑，象进入野蛮人头脑一般，同时也进入了她那苏醒的灵魂，进入了她的天性。堕落的生活给她的天性蒙上一层混合着污泥的冰雪，迎着信仰的阳光，这冰雪融化了。

“为什么我不死了呢!”她头脑中千思万绪，波涛汹涌。但

她表述出来的，只有这么一个想法。

“我的女儿，”严厉的法官说道，“有一种爱，根本不在人前承认。这种爱的倾诉是天使怀着幸福的微笑来接受的。”

“那是什么爱呢？”

“那是无望的爱。当它给人以生命的启示，当它将忠诚献身的原则置于爱情之中，当它用达到理想的完美这种想法使每一行动变得高尚的时候，是的，天使赞同这种爱，这种爱引导人认识上帝。不断地自我完善，使自己配得上自己爱的人；为他作出千千万万秘密的牺牲，远远地钟爱他，一滴一滴地献出自己的鲜血，为他牺牲自己的自尊心，在他面前再没有傲气和怒气，躲避着他，直到体验到他在心中燃起的难以忍受的妒火；给予他希望得到的一切，哪怕损害我们自己；爱他之所爱，眼睛总是望着他，以便能够跟随他而使他不知不觉。这种爱情，宗教是可以饶恕于你的。这既不触犯人间的法律，也不触犯天上的法律；这种爱情，将人引向与你那肮脏的肉欲的道路完全不同的另一道路。”

听到这用一句话道出的可怕判决（是什么样的一句话啊！又是什么样的语气伴随着这句话啊！），爱丝苔心中充满疑虑，这疑虑是合情合理的。这一句话犹如宣告暴雨即将来临的一声雷鸣。她望望这位教士。他发现了她内心的震惊。最勇敢的人面对着骤然出现的迫在眉睫的危险，会感到这样内心的震惊。任何目光也看不出此刻这个男人心中在想着什么。他的双眼，从前如虎眼一般淡黄，清苦的生活给他的眼睛蒙上了一层烟雾。那烟雾与暑日天际的烟雾十分相似：大地滚烫，放

射出光芒，但是烟雾又使大地变得模模糊糊，烟雾蒸腾，几乎看不清楚。最勇猛无畏的人见了他的眼睛也要战栗不止，而不会抱什么希望。完全西班牙式的庄重，千百个细麻点，使他脸上那深深的皱纹更加丑陋不堪。那皱纹好象破碎的车辙，在黄褐色、饱经风霜的脸膛上犁出一道道深沟。那干枯的教士假发，根本不照顾他的长相，光秃秃的，在阳光照射下黑里透红①。这样的假发镶在面孔四周，使他的面部显得格外线条生硬。他那如大力士一般肌肉发达的上身，老兵的双手，宽阔有力的肩膀，都属于中世纪的建筑学家用来装饰意大利某些宫殿的人像柱范畴，也使人部分忆起圣马丁门剧院正面的那些人像柱。观察事物最不透彻的人也会想到，定是最狂热的激情或是不同寻常的变故才将这个人投进了教会的怀抱。如果这样的天性能够改变的话，自然只有最震撼人心的雷霆才会使他改变。过着如今为爱丝苔深恶痛绝的那种生活的女人，已经到了对于男人的外形完全不在乎的地步。她们与今日的文学批评家十分相象。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文学批评家都可以与这些女人相比，因为文学批评家对艺术形式也达到了完全不屑一顾的地步；他读过那么多作品，他看见那么多的作品从眼前过去，他对印刷的书页那样司空见惯，他领略了那么多的结局，见过那么多的悲剧，写了那么多的文章而没有说心里话，为照顾交情和敌意那么经常叛变艺术事业，以致对一切事物都感到厌恶，却还要继续去评断。必须发生奇迹，这样的作家才能写出一部作品。同样，也必须有奇迹发生，纯

① 在《高老头》中，伏脱冷是红头发。

洁而高尚的爱情才会在一个烟花女的心中绽开。这教士似乎是从苏巴朗①的一幅油画上走下来的。他的声音和举止显得对这可怜的姑娘那样充满敌意，以致这个不计较形式的姑娘，感觉到自己与其说是受人关心的对象，毋宁是某项阴谋必不可少的角色。她还辨别不清出于个人利害的曲意奉承与慈善的圣油二者的区别，因为确实必须百般警觉才能分辨出一位朋友送给你的伪币。她感到自己似乎已被攫在一个魔怪般猛禽的利爪中。这猛禽已在她头上盘旋多时，现在向她扑过来了。她在恐惧中用惊慌的嗓音说出了下面这句话："我原来以为教士是担负使命来安慰我们的，可您这是来杀我！"

听到这天真无邪的呼喊，教士情不自禁抖动了一下，沉默了一会。他聚精会神思考一番，然后作答。这时候，如此莫名其妙地聚在一起的这两个人偷偷地相互打量一下。教士明白了姑娘的心思，而姑娘未解教士的心意。无疑，教士放弃了威胁可怜的爱丝苔的某种意图，又回到自己最初的想法上。

"我们是医治灵魂疾患的医生，"他温和地说，"我们知道什么药与灵魂的疾患相宜。"

"应该宽恕不幸的人，"爱丝苔说。

她以为自己错怪了人，滚下床来，跪在这个人脚下叩头，极其谦恭地亲吻他的道袍，抬起热泪盈眶的双眼望着他。

"我以为我已经做了不少努力了，"她说。

"你听着，我的孩子。你那致命的坏名声已使吕西安一家陷入了悲哀。大家担心，而且担心得不无道理，怕你把他拖进

① 苏巴朗（1598—1664），西班牙画家。画过许多道士、教士的画像。

花天酒地的泥坑中去，拖进荒唐的圈子中去……”

“这是真的，是我带他到舞会上去开开眼的。”

“你很美，足以叫他希望在众人面前炫耀你，骄傲地显摆你，把你当作马术表演的马。他如果只是花钱，那倒好了！……他还要花掉时间和精力；对于别人希望给他创造的美好前程，他也要失去兴趣。他本来有朝一日可以成为驻外大使，富有，为人艳羡，满身荣光。可现在，他不但成不了这个，相反，他要象那些将自己的天才淹没在巴黎的污泥浊水中的放荡子弟一样，作一个污秽女人的情夫。至于你，继一个时期升到风雅圈子里以后，你又要重操旧业，因为你没有良好教育赋予人的那种力量去抵制邪恶，去思考未来。你与你那些女伴决裂的程度，不会超过你与今日凌晨在歌剧院羞辱你的那般人决裂的程度。吕西安的真正朋友，都为你使他产生的爱情而惊慌不安，寸步不离地跟踪着他。他们什么都知道了。他们心惊胆战，派我到你这里来，为的是打探一下你的安排，决定你的命运。他们相当有权有势，能从这个年轻人的道路上搬开一个绊脚石。但是他们也是慈悲为怀的。你要知道，我的女儿：一个吕西安所爱的人有权受到他们的敬重，就象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珍爱偶然放射出神圣光芒的污泥浊水一样。我此番前来，为的是当施恩精神的喉舌。不过，如果我觉得你一心作恶，厚颜无耻，阴险狡猾，堕落透顶，听不进好言相劝的话，我也就只好任凭你受他们狂怒的处置了。我听你怀着真诚悔改者的热切心情说到希望得到公民的和政治上的权利。这是很难得到的，警察局出于社会本身的利益迟迟不给予这种权利

也有道理。你看，”教士说着，从腰带中抽出一张衙门公文纸，“昨天看见了你，这张通知书上写的是今天的日期：关切吕西安的人是多么有权有势，你看到了吧？”

看到这张纸，意料不到的幸福使爱丝苔浑身颤抖。她是那样的激动，唇边漾出了呆滞的微笑，酷似精神病患者的笑容。教士打住了话头，注视着这个孩童，想看看她一旦失去了堕落的人从自己堕落本身汲取的那种可怕的力量，回到她那脆弱的娇嫩的天性上来，是否抵挡得住这么多的感受。爱丝苔是迷惑人的妓女，她本可以装腔作势。但是，她又变得天真无邪，实实在在了。她可能会死去，就象动过手术的盲人，在过强的光线照射下，可能会再次失明一般。这个男子此刻看透了人的本性，但他一动不动，保持着可怕的平静：他是一座冰冷、雪白、刺入云天的阿尔卑斯山峰，亘古不变，高高耸立，花岗岩的山坡，却有益于人类。妓女本质上是一些多变的人。她们毫无道理地从最令人惊异的提防变成绝对的信任。从这个角度来说，她们比兽类还不如。她们在一切事情上都走极端，享乐，绝望，笃信宗教，不信宗教，都是如此。除了她们特别高的死亡率将她们击倒，除了偶然的机会将她们之中几个人拉出了她们生活在其中的泥坑，几乎所有的人最后都发了疯。惟有目睹一个女子在疯狂中会走到何种地步，而不停留在最初阶段，观赏了电鳗跪在这教士脚下那狂喜的神情，才能深入了解这种可怕的生活是多么不幸。

可怜的姑娘凝望着宣布她解放的这张文件。那种表情，但丁忘了加以描述，而且超越了他的《地狱篇》的创造。接着，

反应伴随着泪水来到。爱丝苔站起身来，伸出双臂，搂着这个人的脖子，头依偎在他的胸前，在那里洒下泪水，亲吻覆盖着这铁石心肠的粗糙衣衫，似乎希望看透他的内心。她拉住这个人，在他的手上印满了亲吻。在神圣的感激之情迸发中，她用抚摸表示温存，用各种最亲热的名字叫他，透过甜言蜜语，千百遍地对他说："给我吧！给我吧！"每说一次那语调都不相同。她用柔情将他包围，频频望着他，目光如流星一般，使他无以自卫。最后，她终于使他怒气全消。教士领会到这个姑娘的绰号多么名副其实。他懂得了要抵挡这个迷人姑娘的诱惑是多么困难，他骤然参透了吕西安的爱情，明白了大概是什么引诱了诗人。这样的激情，在千百种动人之处中，还暗藏着一个尖尖的钓钩，那钓钩尤其会扎在艺术家高尚的心灵上。这种激情，在外人看来，无法解释，可是用从事创作的人独具的那种对理想美的渴求，就可以完全解释清楚。这与身负重任要将罪人引回善良感情上去的天使，不是有些相似么？使这么一个人的灵魂得到净化，难道不就是创作？使精神美与形体美和谐一致，这是多么吸引人的事情！如果能做到，该是自尊心多大的享受！除了爱情，没有其他的工具，这是多么美好的差使！

这种结合，早已有亚里斯多德、苏格拉底、柏拉图、阿西比亚得、塞特居斯和庞培作为先例①。虽然在凡夫俗子看来是那

① 亚里斯多德是赫皮莉斯的情人；苏格拉底是阿斯帕西的情人；柏拉图是拉斯特尼的情人；阿西比亚得有好几个女友，其中有迪曼德尔和拉伊斯；塞特居斯是公元前一世纪上半叶富有而且很有影响的罗马人，他的情人是普莱西亚；庞培是弗洛拉的情人。

样大逆不道，但是正是这种情感，促使路易十四修建凡尔赛宫；正是这种情感，把男人投进各种倾家荡产的大业当中，诸如将沼泽地的疫气变成活水环绕的香气四溢的小山，象孔蒂亲王在努万泰尔那样在小山顶上筑一口湖，如包税人贝日雷那样在瑞士的卡桑大兴土木，造就优美的景色之类①。总而言之，这是艺术闯进了道德之中。

教士为自己屈从于这种柔情而感到羞愧，猛力将爱丝苔推开。爱丝苔跌坐下去，亦羞愧难当，因为教士对她说："你就是本性不改。"教士冷冷地将通知书又塞进自己的腰带。爱丝苔象头脑中只有一个欲望的孩子那样，不停地望着腰带上放通知书的那个地方。"我的孩子，"教士沉默了一会说道，"你的母亲是犹太人，你未受洗礼，也没有人带你进过犹太教堂，所以在宗教上，你和儿童一样处在地狱的边缘上②……"

"儿童！"她以深受触动的声音又重复一句。

"……就象你在警察局的卡片里是社会上入了另册的一个数字一样，"无动于衷的教士接着说下去，"虽然三个月以前透过阴霾的天空中的一丝亮光，你见到了爱情，使你认为你还刚刚出世，你应该感到从今天起，你真正处于童年时代。所以你必须如你是儿童那样去做人；你应该完全改弦更张，由我来负责叫别人认不出你来。首先，你要忘记吕西安。"

---

① 努万泰尔领地以其人工湖著名。一七八〇年，该领地转入贝日雷之手。此公似乎并不是包税人。贝日雷在卡桑大兴土木，改建为极为奢华的处所。

② 未受洗礼儿童死后灵魂所去之处。

听到这句话，可怜的姑娘心碎了。她抬起双眼，望着教士，摇摇头，表示反对。她感到救命恩人又变成了刽子手，简直说不出话来。

“至少你要停止与他见面，”他接着说，“我送你进一所修道院，那是良家少女受教育的地方。在那里，你会成为天主教徒，受到遵守教规的教育，学习宗教。待你走出院门时，你就会是一位完美的、贞洁的、有教养的少女了，如果……”

此人竖起一根手指，停顿了一下。

“如果你感到有力量把电鳗留在这里的话，”他接着说道。

“啊！”可怜的孩子叫起来。对她来说，每一句话都好比是美妙乐曲的一个音符，在这美妙的乐曲声中，天堂的大门缓缓打开，“啊！如果能把我的血液全部倒出来，再换上新鲜的，该多好啊！……”

“你听我说。”

她住了口。

“你的未来取决于你遗忘的能力。你要想想你的义务有多大的范围：一句话，一个手势，暴露出电鳗，就会杀死吕西安的妻子；睡梦中道出的一个字，无意的一个想法，一个不正派的眼神，一个迫不及待的动作，对放荡行为的一个回忆，一次疏忽，一点头或者一摇头泄露了你知道的事或者别人对你的不幸之所知……”

“好了，好了，我的父亲，”姑娘怀着圣徒的激情说道，“穿着烧得火红的铁块做的鞋走路，穿着布满针尖的胸衣活着，保持着舞蹈演员的优美姿势，吃撒满柴灰的面包，喝苦艾酒，什

么都是舒服的，都容易做到！”

她再次跪下，亲吻教士的皮鞋，泪如雨下。泪水打湿了教士的鞋。她抱住教士的腿，全身紧贴在腿上，透过喜极而悲的呜咽，低声道出疯狂的话语。她那美丽的金色秀发散开，在这天国派来的使节脚下，有如一张地毯。待她站起身来望着这使节时，发现他神色忧郁而严峻。

“我怎么冒犯了您呢？”她战战兢兢地说：“我听人说过，有一个象我这样的女子用香膏给耶稣洗脚。可怜！品行不端使我这样贫穷，我献给您的只有眼泪。”

“你难道没听见我说的话吗？”他用冷酷无情的声音回答，“我对你说，从我送你去的那所修道院里出来的时候，你必须能够身心发生巨大变化，使任何认识你的男人或女人都不会喊出‘爱丝苔！’来，都不会叫你扭过头去。想把那个妓女彻底埋葬，叫她永远不再出现的那种力量，昨天，爱情没有给你。而在只奉献给上帝的崇拜中，这种力量会再次出现。”

“难道您不是上帝派遣到我身边来的么？”

“是的，在你受教育期间，如果你被吕西安看到，那就一切全完了，”他接着说，“千万别忘了这个。”

“那谁去安慰他呢？”她说。

“你又能用什么安慰他呢？”教士问道。整个这一场谈话中，他的声音第一次有些激动得发抖。

“我不知道，他来的时候常常很忧伤。”

“忧伤？”教士说道，“他对你说了为什么吗？”

“从来没说过，”她回答道。

“他因为爱上了象你这样一个姑娘而忧伤，”他大叫道。

“唉！可能是，”她非常谦卑地接着说道，“我是女性中最可鄙的人，我只能通过爱情的力量在他眼中得到饶恕。”

“这种爱情应该给你勇气，对我盲目服从。如果我立即送你进修道院受教育，这里所有的人都会告诉吕西安说今天，星期天，你跟一个教士走了，他可能会抓住你的行踪。一个星期以后，门房见我没有再来过，可能不会把我当作做这件事的人。从今天算起，一个星期后的那天晚上七点钟，你悄悄出去。在投石党人街①下首，有一辆出租马车等着你，你登上这辆马车就行了。这七天中，你一定要回避吕西安。你找一些借口，不要叫他进门。他来的时候，你就上楼到一个女友家去。如果你再与他见面，我会知道的。如果是这样，那就一切都完了，我甚至不会再来。这一个星期对你也是必需的，你置办一套象样的行装，离开你那妓女窝，”他说着，将一个钱袋放在壁炉上。“你的表情，你的衣着，都有一股说不上来的什么味道。反正巴黎人非常熟悉，他们一见，就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你在街头巷尾，在林荫大道上，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朴素端庄的姑娘由她的母亲伴着走路么？……”

“噢！见过的，可惜。看到母女二人一道，对我们是一种最大的折磨，这种情景唤起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悔恨，吞噬着我们的心！……我缺少的是什么，我心里再清楚不过了。”

---

① 投石党人街从朗格拉德街到圣奥诺雷街，与这两条街成垂直方向，现在这条街成了梯子街的一部分。

“那好，你知道下个星期天你应该是什么样子了。”教士说着站起身来。

“噢！”她说，“教我一段真正的祷文再走吧，好让我能祈祷上帝。”

这位教士教这个姑娘用法语一遍遍地念着《圣母经》和《我们的天父》，那场面真是动人！

“真美！”爱丝苔从头至尾毫无差错地将这两段天主教信仰的美妙而又家喻户晓的经文复述一遍，她说。

“您叫什么名字？”教士向她告别时，她问道。

“卡尔洛·埃雷拉，我是西班牙人，被逐出国境的。”

爱丝苔拉住他的手亲吻。她已经不再是妓女，而是跌倒又站起来的天使。

这一年三月初，一个星期一的早晨，在一所以其贵族和宗教教育著名的修道院里，寄宿生们发现她们这标致的一群又增加了一个新生。她的美貌胜过群芳，不仅压倒所有的同伴，而且胜过每一个人身上那完美的特殊美丽之处。据说在伊斯兰教国家的后宫里，有刻写的波斯诗歌，描述了著名的三十项完美，一个女人必须有这三十项完美才算得上完全美丽。在法国，这三十项完美，不说不可能见到，至少也是极其罕见的。虽然三十项齐备的很少，迷人的细部倒是有的。至于人体塑像极力表现的，也确实在几件罕见的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令人肃然起敬的完美整体，例如狄安娜和卡利皮热，则为希腊和小亚细亚所特有。爱丝苔来自美的故乡，来自人类这一摇篮：她的母亲是犹太人。犹太人由于与其他种族接触常常退

化，但在其许多部落里，仍有一些矿脉保留了亚洲美最杰出的类型。他们要么丑陋不堪，要么体现出亚美尼亚面庞那俊美的特性。爱丝苔说不定会获得后宫美人奖，因为她将三十项美和谐地熔为一炉。她那种奇异的生活，不但没有损害形体的完美、轮廓的青春光采，反而赋予她一种难以言喻的女性美：那已经不再是青果子平滑而致密的质地，但也还不是成熟的暖色，而且花尚未全落。再在花天酒地中过上几天，她就会过于丰满。在肉欲代替思想的一个女人身上，这种健美的财富，这种动物的完美，在生理学家看来，大概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实。在少女之中，不说根本不可能吧，至少也是罕见的巧合。

她的手十分纤巧，柔软，透明，雪白，就象刚刚分娩了第二个孩子的女人的手。她的脚和头发，跟德·贝里公爵夫人那理所当然赫赫有名的脚和头发一模一样。那头发，那么多，那么长，任何一个理发师的手都拢不住。垂落地上，可以绕上几个圈。爱丝苔中等身材，这种身材可叫人把女人当成玩具，可以搂住她，松开她，再搂住她，抱着她而不觉劳累。她的皮肤细腻，有如中国的宣纸，象带有红色纹路的琥珀那样呈暖色，有光泽，不干瘪，柔软而不潮湿。爱丝苔过于神经质，但是表面上看去温情脉脉。她的面庞上有一个突出的线条会立刻吸引人的注意。拉斐尔的素描最艺术地勾勒出这种面庞，因为拉斐尔是对犹太美进行了最深入的研究而且表现得也最充分的画家。这个其美无比的线条由于眉弓很深产生出来。眉弓下，眼珠滚动，似乎要流出眼眶，眼窝的曲线那样清晰，酷似穹

棱肋。美丽的弓形顶上镶着浓浓的眉毛。当青春年华以其纯净而透明的色彩点染这美丽的眉弓时，当阳光溜进下面那圆形的垅沟，留在那里射出淡玫瑰色的光芒时，那里便荡漾着无限的柔情蜜意，会使一个情人心满意足；那里具有无穷的美，连绘画也望尘莫及。这发光的褶痕，阴影也挂上了金黄的色彩，这筋腱一般坚实，又如最娇嫩的薄膜一般柔软的质地，真是造物主拿出的绝招。眼珠不转动时，犹如一颗神奇的卵置于细草垒成的巢中。当激情将这纤细的轮廓线烧得通红时，当痛苦在这纤维网上打上皱纹时，这天下一绝又会变得可怕的忧郁。正是那长着土耳其人眼皮的东方轮廓的眼睛，泄露出爱丝苔的祖先。她的眼珠是石板那样的灰色，在阳光下，则染上乌鸦翅膀的黑色而呈现出深蓝的色调。只有极度温柔的表情才会使双眼的光芒变得温和一些。只有来自荒漠中的种族才会有对一切人产生魔力的眼珠，因为一个女子总是能迷惑住某个人的。她们的眼睛大概将她们曾经注视过的无限之中的某些事物固定下来了。大自然造物，是否具有先见之明，给她们的视网膜装上了反射垫，使她们能够承受沙漠的海市蜃楼，滚滚洪流般的阳光和以太炽热的钴元素呢？抑或人类也象其他生物一样，从他们生长的环境中汲取了什么，并在多少个世纪之中保留了他们所汲取的长处呢？种族问题的这一重大答案可能就在问题本身之中。

本能是活生生的事实，其因则在于适应环境的需要。动物的多种多样是运用这些本领的结果。要叫人对这一长期探索的真理信服，只要将最近对西班牙绵羊群和英国绵羊群所

作的对比观察扩大到人群之中就可以了。在青草茂密的平原草地上，羊一个紧挨一个地吃草；而在青草稀少的山上，羊群散开。让这两个品种的绵羊离开自己的国家，将其转移到瑞士或法国试试：到了这里，虽然草地位于低地而且青草茂密，山区的羊仍是分开吃草；平原的羊，虽然到了阿尔卑斯山上，还是一个紧挨一个地吃草。已经获得并且代代相传的本能，经过数代也难以改变。经过一百年，在一个顽固不化的羊羔身上，还会出现那种山区精神，正如经过一千八百年的放逐，在爱丝苔的双目和面庞中仍然闪射着东方的光芒一般。这种目光并不发出可怕的诱惑，而是投过含情脉脉的热情，使人动情却并不使人惊异，最坚强的意志在这火焰之下也会熔化。爱丝苔已经战胜了仇恨，已经使巴黎那些堕落的男人感到惊异。总而言之，这种目光以及她那凝脂般的肌肤为她赢得了那个可怕的绰号。这绰号刚刚叫她量出了自己在坟墓中的尺寸。她的一切都与灼热的沙漠中的神仙的性格构成和谐的一体。她的额头饱满，轮廓高傲。她的鼻子，象阿拉伯人的鼻子一样，细腻，纤巧，鼻翼椭圆，位置适当，边缘上微微上翘。她那火红鲜嫩的嘴就是一朵玫瑰花，怎样憔悴都无损这朵花的美丽，花天酒地的生活也丝毫没有在上边留下痕迹。她的下巴突出，呈乳白色，似乎某一位钟情的雕刻家为她修光了轮廓。只有一件事，她未能补救，泄露出她是堕落到社会底层的妓女，那就是她那磨损的指甲。恐怕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恢复其美丽的形状，操持最平凡的家务琐事已使她的指甲变了形。

一开始，年轻的女寄宿生们对这些奇迹般的美很嫉妒，但

是她们终于赞赏这些美了。第一个星期还没有过去，她们就很喜爱天真的爱丝苔了。她们对这个十八岁的姑娘尚不为人知的不幸非常关切。她不会看书，也不会写字，任何科学，任何事情她都感到很新鲜，她即将给大主教带来一个犹太人皈依天主教的光荣，给修道院带来她受洗的节目。那些女生们觉得自已在受教育上高她一筹，也就饶恕了她的美貌。爱丝苔很快就学会了这些出类拔萃的少女的举止，轻柔的噪音，穿戴和仪态。总之，她恢复了她的第一天性。她的变化是那样全面，以致埃雷拉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似乎都不会使他感到惊异的人，第一次来探望时，竟惊呆了。修道院院长也就他监护的未成年孤儿向他表示祝贺。在她们的教育生涯中，这些女子还从未遇到过比这更可爱的纯朴自然，更具基督教徒意味的温柔，更真实的谦虚，也没有遇到过这么强烈的求知欲。一个姑娘遭受过这个可怜的寄宿生所遭受的那些痛苦，又象她那样期待着西班牙人许诺给爱丝苔的报偿，入教会的最初时日很难不创造出这样的奇迹。耶稣会会士在巴拉圭也再次创造过这样的奇迹①。

“她真感化人心，”院长亲吻着她的额角说道。

这句本质上属于天主教的话，说明了一切。

课间休息时，爱丝苔就人世上最简单的事情向她的女伴们很有分寸地提问。这些事对她来说，就象一个儿童在生活

---

① 一八二四年，巴尔扎克曾在《耶稣会会士的历史片断》中赞颂他们在巴拉圭取得的成绩。

中最初感到惊异不置的那些事一样。当她知道她受洗和初领圣餐的那一天，她要身着白衣，配上白缎头带、白色飘带、白鞋、白手套时，她泪如泉涌。她的女伴们见了大为惊讶。这与耶弗他在山上那一幕正好相反①。妓女生怕别人明白她的心思，便用事先想到这个场面就叫她高兴来把这可怕的悲伤遮掩过去。她离开的生活习惯与她正在养成的生活习惯二者之间的距离，当然和野蛮状态与文明状态二者之间的距离一样大，而她则与《美洲的清教徒》②中那迷人的女主人公一样妩媚、纯朴、心事重重。她在不知不觉间，心头也受到爱的折磨，一种奇异的爱，既然她什么都懂，这种欲望在她心中就比在一个什么都不懂的童贞女心中更强烈，虽然这两种欲望原因相同，结局相同。

最初几个月，与世隔绝的生活很新鲜，受教育使她感到新奇；人们教她的各种功课，宗教的各种仪式，神圣的决心所激发的热诚，她本身唤起的友爱给她带来的温暖；还有对已苏醒的智能的培养训练，这一切都有助于抑制她的回忆，甚至抑制她正在形成新的记忆的努力，因为她要忘却的东西和她要学习的东西一样多。我们有好几种记忆能力。肉体和精神各有自己的记忆能力。例如相思，这就是肉体记忆的一种疾患。到

---

① 耶弗他将其女献给上帝，其女与女伴们一起上山哀哭自己终生为处女。此故事见《圣经·士师记》第十一章。在山上哀哭的是耶弗他的女儿，而不是耶弗他，这是巴尔扎克弄错了。

② 这是美国小说家库柏一八二七年发表的一部小说。小说的女主人公露特幼时阴错阳差与一个印第安女婴对调，她便由印第安人养大。

了第三个月，这颗展开双翅向天堂飞翔的纯洁心灵，降服不住一股巨大的力量，受到了暗中抗拒的力量的阻碍。原因何在，爱丝苔自己也不知道。象苏格兰绵羊一样，她希望到一边单独吃草，她克制不住在花天酒地的生活中发展起来的本能。是她发誓弃绝的巴黎泥泞的街道又在呼唤她么？她那可怕的生活习惯的锁链已经砸碎，是不是通过被人忽略的固定部分，仍然与她相连，她感觉得到这锁链的力量么？正如医生所说，老兵失去了四肢的某一部分，可是还会感到那一部分疼痛呢？是否恶习及其堕落行为在她身上那样根深蒂固，以致圣洁的水尚未触及藏在她心中的魔鬼？一个应当受到上帝宽恕的、将人间的爱与神圣的爱混为一谈的女子，曾为一个男子作出那么多天使般的努力，她有无必要与那个男子相见？正是人间的爱把她引导到神圣的爱。她身上是否正在完成生命力的转移，而这种转移是否会导致必要的痛苦？对这种状况，科学不屑于进行研究，认为这是一个太不道德太影响人的声誉的题目，似乎医生和作家，教士和政治家也摆脱不了嫌疑。对这种境况，一切都还是疑问，一切都还晦暗不明。然而有一位医生① 鼓足勇气开始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可惜死亡使他的研究中断，成果不完整。

爱丝苔受到忧郁症的折磨，使她的幸福生活黯然失色。这忧郁症可能就来自上述各种原因。她自己探究不出这些原因，可能她也和那些既不懂内科也不懂外科的病人一样痛苦。

---

① 这位医生可能是若尔热，巴尔扎克与他来往密切。他发表过两篇关于精神错乱和忧郁症的文章。他只活了三十一岁，于一八二八年去世。

这是很古怪的事情。丰富而又有益于健康的饮食代替了令人厌恶的诱发炎症的饮食，并不能维持爱丝苔的体力。纯洁而规律的生活，一半是有意减轻的功课，一半是课间休息，用来代替从前那种毫无条理的、享乐和痛苦同样可怕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反而使这个寄宿的年轻姑娘疲惫不堪。最清新凉爽的休息，宁静的夜晚代替了从前极度的劳累和最残酷的纷扰，反倒使她发起烧来。那症状，护士的手指和眼睛都捕捉不到。总而言之，善代替了恶，幸福代替了不幸，安宁代替了焦虑，对爱丝苔反而有害，正象她往日的不幸如果降临到她的女伴身上，也会十分有害一样。她本就种在堕落之中，她就在堕落之中成长。虽然现在绝对意志下了至高无上的命令，她那地狱般的故土仍然行使着统治权。她憎恨的东西，对她来说就是生命；她爱的东西，会致她于死命。她有那么火热的信仰，她的虔诚会使心灵得到享受。她喜欢祈祷。她将自己的心灵向真正宗教的光明敞开，她毫不费力地、毫不怀疑地接受宗教之光。指导她的教士心满意足，兴高采烈。但是她的肉体每时每刻在妨碍她的心灵。人们从满是污泥的池塘中捉来鲤鱼放在大理石水池的清水中，以满足德·曼特侬夫人①的欲望。她用王家餐桌的残羹剩饭去喂鱼。那些鲤鱼却毫无生气。动物可以忠心效劳，但是人永远也不会将阿谀奉承这种麻风病传染给动物。一位宠臣在凡尔赛宫发现了这种无言的对抗。“这些鱼跟我一样，”这位未册封的王后回答道，

① 德·曼特侬夫人原为作家斯卡龙的遗孀，后成为路易十四的情妇。晚年与路易十四秘密成婚。

"它们留恋自己那默默无闻的泥沙。"①这句话完全概括了爱丝苔的生平。

有时，一股力量驱使可怜的姑娘在修道院那幽美的花园中奔跑。她匆忙地从一棵树跑向另一棵树，她绝望地奔到一些阴暗的角落去找寻。找寻什么？她自己也不知道。但是她抵挡不住魔鬼的诱惑，她与树木调情，她向树木说些她绝对说不出口的话。夜晚，有时她象一条水蛇一样贴着墙根悄悄溜出去，不戴披肩，裸着肩膀。在小教堂里，宗教仪式进行过程中，她常常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十字架，每个人都佩服她。她热泪盈眶，可她这是气恼而哭。她希望看到神圣的形象，而出现在她眼前的，是她象哈巴纳克②在巴黎音乐学院指挥贝多芬的一首交响乐一样，指挥着狂饮暴食、红灯绿酒的夜晚，笑容满面、淫荡的夜晚，充满神经质的动作和无法抑制的狂笑的夜晚。表面上她是那样的可爱，好象一个只由于自己有女性的形体才与大地相连的童贞女，而内心是梅莎莉③的灵魂在激荡。这场魔鬼与天使的搏斗，只有她自己知道其中的奥秘。修道院院长责备她的头发梳得太艺术，越出了院方的规定，她痛痛快快乖乖地服从，改了发式。如果修道院院长下令叫她将头发剪掉，她也准备照办。在一个宁死也不回到肮脏国度去的少女身上，这种相思具有动人的美。她苍白了，变了，消瘦

① 典出尚福尔的轶事。未册封的王后指曼特侬夫人。

② 哈巴纳克（1781—1849），法国小提琴家及乐队指挥。是他首先将贝多芬的交响乐介绍给法国听众。

③ 梅莎莉（约15—48），罗马王后，以挥霍、淫荡著名。

了。修道院院长减少了功课的分量，把这个有趣的女孩叫到身边盘问。爱丝苔说她很高兴，和女伴们一起无比愉快；她感到自己生命的任何一部分都没有受到损坏，实际上她的生命力已受到根本的损坏。她什么也不怀念，她什么也不向往。修道院院长明明见她日益消瘦、委靡不振，又听到她这样回答，十分惊诧，不知是怎么回事。这个寄宿的年轻姑娘病情显得严重时，院方为她请来了医生。这位医生对爱丝苔从前的生活一无所知，不可能对她有所怀疑；他感到到处是生机，哪里也不痛也不痒。病人的回答推翻了各种假设。医生有一个可怕的想法，只剩下一种方法可以澄清这位学者的怀疑。爱丝苔却非常固执地拒绝接受医生检查。在这种危急形势下，修道院院长求助于埃雷拉神甫。这个西班牙人来了，看到爱丝苔病情已没有指望，单独与医生谈了一会。经过这场推心置腹的谈话，科学家对宗教家宣称，唯一的药方是到意大利去旅行一次。神甫却不希望爱丝苔在受洗和初领圣体之前去旅行。

“还需要多少时间呢？”医生问道。

“一个月。”修道院院长回答。

“到那时候她早死了，”医生辩驳道。

“对，不过已经得到了宽恕和拯救，”神甫说。

在西班牙，宗教问题制约着政治问题、民俗问题和生命攸关的问题。医生对西班牙人的话丝毫未加反驳。他转过身去，打算与修道院院长说说。可是那可怕的神甫扯住他的手臂制止他。

“一句话也不要再说了，先生！”他说。

医生虽然既笃信宗教又拥护君主政体，还是向爱丝苔投过温柔怜悯的一瞥。这姑娘那么美丽，象亭亭玉立的百合花。

“那就听天由命吧！”他大叫道，走了出去。

医生诊病的当天，爱丝苔的保护人将她带到牡蛎岩饭店。要将她拯救出来的愿望使这位教士想出了最稀奇古怪的办法。他用两桩越轨的事作尝试：一是可能会使可怜的姑娘回忆起自己从前那狂饮暴食的丰盛晚餐，二是叫她看到几个花花公子形象的歌剧院。全靠了他那不由分说的专横，圣洁的少女才同意去干这种渎神的事。埃雷拉从头到尾化装成军人，爱丝苔好不容易才认出他来。他细心周到地叫他的女伴戴上面纱，而且将她安置在一个她可以躲过别人目光的包厢里。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对于一个那么严肃认真获得新生的天真烂漫的姑娘，虽说没有什么危险，但很快就表明完全无效。对保护人的晚餐，寄宿女生感到恶心。对剧院，她有一种笃信宗教的厌恶。然后她又陷入忧郁之中。“她因为爱吕西安而死，”埃雷拉心中暗想，他希望探测一下这个心灵的深度，希望知道可以要求她做些什么。所以，他在这个可怜的姑娘全靠精神力量支撑，身体即将崩溃的时候来到。从前，专门折磨人的家伙在研究提出问题的技巧时找到了这分实用的精明。教士也用这分可怕的精明算计好了这个时刻。他在花园里找到受他保护的未成年女子。她坐在葡萄架边一张长凳上，四月的阳光抚弄着葡萄藤。她显出身上发冷在那里晒太阳的样子。她的同学们关切地望着她那象枯萎了的青草般苍白的面容，垂死的羚羊般温柔的大眼睛、忧郁的神态。爱丝苔站起

身迎接西班牙人，从那动作看出她是多么有气无力，也可以说，她对生活没有兴趣。这个可怜的波希米亚人，这只受伤的燕子第二次激起了卡尔洛·埃雷拉的怜悯。这位面色阴沉的大臣，上帝可能只在完成自己的复仇行为时才起用他。他用微笑迎接病人。那微笑里既有心酸也有柔情，既有复仇，也有慈悲。爱丝苔自从过上这种几乎寺院一般的生活以来，学会了思考，学会了反躬自省。她见到自己的保护人时，第二次产生了不信任的感情。但是，和第一次一样，他讲的话很快就叫她放了心。

“喂，亲爱的孩子，”他说道，“为什么你从来没有对我谈起吕西安呢？”

“我已经向您许下诺言，”她回答说，从头到脚震颤不止，“我已经向您发誓绝对不提这个名字。”

“可是你一直在思念他。”

“先生，我唯一的过错就在这里。我每时每刻思念着他，您刚才出现的时候，我心里正念着这个名字。”

“看不见他，你活不成，是吗？”

爱丝苔象就要进坟墓的病人那样垂下了头，这就是她的全部回答。

“再见他呢？……”他说。

“说不定能活，”她回答说。

“你只是从心灵上思念他吗？”

“啊，先生！爱情是不能分割的。”

“劣种！为拯救你，我已经作了一切努力。现在我把你还

给你的命运：你再去见他好了！”

“为什么要咒骂我的幸福呢？难道我不能既爱吕西安又保持品行端庄么？我爱好高尚品德，也和爱吕西安一样。我不是在这里准备为品行端庄而死，就象我也准备为吕西安而死一样？品行端庄使我能配得上他，是他将我推入品行端庄的怀抱之中。我不是就要为这两大狂热崇拜而送掉性命了么？对，我准备见不着他而死去，准备与他相见而活下去。上帝会给我判决！”

她的脸又有了血色，苍白变成了金黄。爱丝苔再一次得到了宽恕。

“你在受洗的圣水里洗过的第二天，就会与吕西安相见。如果你相信为他生活可以品行端庄地活着，你们就将不再分开。”

爱丝苔双膝发软，跌倒下去，教士不得不将她扶起。可怜的姑娘就象一脚踏空那样跌下去。神甫扶她坐在长凳上。待她又能开口讲话的时候，她对神甫说：“为什么不就在今天？”

“主在你受洗和皈依上得到胜利，你想剥夺主的这一胜利吗？你离吕西安太近了，就不能不距离上帝很远。”

“对，我什么都不想了！”

“你永远不会相信任何宗教！”教士作了一个冷嘲热讽的动作说道。

“上帝是善良的，”她接着说道，“他知道我的心事。”

爱丝苔的声音、目光、手势和态度里，闪耀着可爱的纯朴。埃雷拉为这种天真纯朴所动，第一次在她的额头上亲了

一下。

“那些不信教的人早就给你十分恰当地起了名字，你会引诱上帝、天主的。再等几天吧，必须如此，以后，你们两人就自由了。”

“两人！”她怀着心醉神迷的喜悦，重复了这两个字。

寄宿生和修道院的各位管理人员远远看到这个场面，都惊呆了。爱丝苔前后判若两人，她们都以为看到了魔术。这孩子完全变了模样，她活了。她又显出真正的爱的天性，对人热心，卖弄风情，爱捉弄人，快快乐乐。一言以蔽之，她复活了！

埃雷拉住在卡塞特街他供职的圣絮尔皮斯教堂附近。这所教堂的建筑风格生硬单调，毫无装饰，对这个宗教信仰属多明我会的西班牙人很合适。他是费迪南七世的精明政策失落在外的儿女，他破坏宪政事业，他知道这种忠心耿耿只有Rey netto① 恢复政权时才能得到褒赏。在科泰斯一类人物还不曾显得会被推翻的时候，卡尔洛·埃雷拉早已将身心献给了camarilla②。昂古莱姆公爵远征西班牙，费迪南国王恢复统治，卡尔洛·埃雷拉没有到马德里去邀功请赏。他用外交式的沉默保护自己免受别人注意，他告诉别人自己住在巴黎的原因，是他非常疼爱吕西安·德·吕邦泼雷。多亏了这种感情，这个年轻人已经得到国王颁发的诏书，改变了姓氏。此外，埃雷拉象担负秘密使命的教士那样生活着，极其默默无闻。他在圣

① 西班牙文：纯粹国王，即“绝对君主”。

② 西班牙文：王党。

絮尔皮斯教堂尽宗教职责，只有办事才外出。总是晚上，并且乘坐马车。在两顿正餐之间，再睡上一个西班牙式的午觉，他的一天就填满了，也就占去了巴黎熙熙攘攘、忙忙碌碌的整个时间。西班牙雪茄也有作用，既耗费了烟草，也耗费了时间。懒惰和庄重严肃一样是一种假面，庄重严肃其实也是懒惰。埃雷拉住着房屋三楼的一侧，吕西安占着另一侧。这两套住房既分开又相连，因为中间有一大套待客的房子。这套房子古色古香的华丽无论对庄重严肃的教士还是对年轻的诗人皆很相宜。房屋的内院光线不足，枝叶繁茂的大树用浓荫遮蔽着花园。教士们选择的住所，都有静谧和秘不透风的特点。埃雷拉的住所用四个字就可以描写完毕：修士小室。吕西安的住所则奢侈豪华、溢光流彩，有各种考究的舒适设备。凡是一个时髦青年，诗人，作家，野心勃勃的人，有恶习的人，既高傲又虚荣的人，既粗心大意又希望整整齐齐的人，一个天才不齐备又有某种权势能够产生欲望，能够设想——可能二者就是一回事——但又没有任何力量去付诸实现的人过风雅生活所要求的东西，这里应有尽有。吕西安和埃雷拉，他们两人可以组成一个政治家。这一结合的奥秘可能就在这里。生命活动已经转移并且转到利害圈子里的老人，常常感到需要一架漂亮的机器，一个年轻而狂热的演员来完成他们的计划。黎塞留寻找一个带胡子的小白脸，将他推到自己应该讨得欢心的那些女人身边，已经为时太晚。这些年轻人晕头转向，不理解他的意图。他试图叫自己主子的母亲和老婆爱上他，但他并不能讨得数位王后的欢心，后来则不得不除掉王太后并威

吓王后。

在野心勃勃的生涯中，不管你是干什么的，总要碰上一个女人，而且是在你最意料不到这种相逢的时刻。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不管他多么有权有势，必须有一个女人来对付敌人，正象荷兰人用金刚钻来磨金钢钻一样。罗马在其鼎盛时期，也受制于这种必然性。请诸位看看意大利红衣主教马扎兰①的生活中与法国红衣主教黎塞留的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东西是多么不同。黎塞留发现王公显贵们反对他，便对反对派使用了刀斧②。在这场决斗中，他只有一个嘉布遣会修士③作为帮手。后来他身心交瘁，于权势极盛时死去。资产阶级和贵族联合起来反对马扎兰，他们拿起武器，有时甚至取得胜利，迫使王室出逃④。但是王后安娜的仆从⑤没有砍掉一个人的头，他战胜了整个法兰西并且造就了路易十四。路易十四用金色的带子将贵族勒死在凡尔赛后宫⑥，完成了黎塞留的大业。蓬巴杜夫人⑦一死，舒瓦瑟尔⑧也就完蛋。埃雷拉对这些

---

① 马扎兰（1602—1661），法国红衣主教及政治家，祖籍意大利。约瑟夫神甫死后，他是黎塞留的主要合作者。黎塞留死后，王后安娜·德·奥地利摄政时，马扎兰任首相，据说他也是安娜·德·奥地利的情人，甚至丈夫。

② 指处死夏莱伯爵。

③ 指约瑟夫神甫（1577—1638），红衣主教黎塞留的亲信。

④ 指投石党之乱。

⑤ 指马扎兰，他平息投石党之乱采用了收买的办法。

⑥ 指路易十四召贵族进宫，将他们变为侍臣。

⑦ 蓬巴杜夫人（1721—1764），路易十五的情妇。

⑧ 舒瓦瑟尔（1719—1785），蓬巴杜夫人的密友，路易十五的大臣。

高级学说是否早已融会贯通了呢？他是否比黎塞留更早一些正确评价了自己呢？他是否选择吕西安作为散－马尔斯①，而且是忠诚的散－马尔斯呢？谁也回答不了这些问题，也无法衡量这个西班牙人的野心，正如无法预见这野心会是什么下场一样。他与吕西安的这种结合，很长时间是秘密的。能够对这一结合看上一眼的人，提出了这些问题，试图刺破一桩可怕的秘密。吕西安对这一秘密有所了解也才只有几天。卡尔洛雄心勃勃是为他们两个人打算，对于认识他的那些人物来说，他的行为表明的正是这一点。这些人都认为吕西安是这位教士的私生子。

吕西安出现在歌剧院，过早地投入了社交界。神甫却希望将他完全武装好，待到能够对付社交界时再在那里见到他。十五个月以后，吕西安的马厩里已经有了三匹漂亮的马，一辆晚上外出的双座四轮轿式马车，一辆白天外出的有篷双轮轻便马车和一辆供两人乘坐的轻便双轮马车。他在外面用餐。埃雷拉的预见已经实现：挥金如土完全占据了他的门徒的心思。这个年轻人心中保留着对爱丝苔疯狂的爱，埃雷拉认为叫他散散心实属必要。吕西安已经花掉了大约四万法郎。但是，每件荒唐事都使他更热烈地思念电鳗，他固执地寻找她。由于找不到她，她之对于他，就成了野味之于猎人。埃雷拉是否能够理解一个诗人的爱情本质上是什么呢？这种感情一旦占据了这些伟大的小人物的头脑，燃烧起他的心，渗入他的感

① 散－马尔斯(1620—1642)，路易十三的宠臣。他参与阴谋反对黎塞留的阴谋。失败后被判处死刑。

官，诗人就如同由于他有奇妙的想象力而超出常人一样，由于爱情而超出常人。他全靠智力的随意性获得用形象表达自然的罕见能力，他用形象给情感和观念打上印记，他给自己的爱情插上思想的双翅：他感受，他描绘，他行动，他思考，他通过思念扩大他的感受，通过对未来的向往和对往事的回忆将当前的幸福扩大三倍。他又将美妙的心灵享受与这些混成一体，正是这种美妙的心灵享受使他成为艺术家王子。于是，一位诗人的激情成了一部伟大的诗篇，作品中常常超越人世范畴。诗人将自己的情妇摆在什么地位上，难道不比女人自己希望被摆的地位高得多吗？他象拉曼却那位奇妙的骑士①一样，能把一个村姑变成一位公主。他为自己使用魔棒，魔棒一指，样样东西变成宝。他就这样通过可爱的理想世界使情欲变得更加强烈。这样的爱情是激情的典范：在各方面都走极端，希望也好，失望也好，愤怒也好，忧郁也好，快乐也好，都格外过头。爱情飞翔，跳跃，爬行，与一般人体会的内心动荡毫不相象。它之于小市民的爱，正如阿尔卑斯山那永远奔腾的水流之于平原上的小溪。这些美貌的天才人物是那样难得为人所理解，结果是他们的希望常常落空。他们寻找理想的情妇，身心交瘁。最富有诗意的大自然为爱情的节日任意装扮美丽的小虫，可是小虫尚未尝过爱情的欢乐就被行人一脚踩死。这些天才人物也几乎总是象那些小虫一样死去。可是，还有另一宗危险！当他们遇到符合他们才思的形体，这形体常常是一

① 指堂吉诃德。

个面包商的女儿，他们就象拉斐尔那样，象美丽的小虫那样，在 fornarina① 身边死去②。吕西安正处在这种情形之中。他那种在任何事情上必走极端，在善与恶上都是如此的诗人天性，从那个与其说对腐化堕落一知半解不如说受到腐蚀的少女身上看到的是天使：他眼中的她，总是雪白，长着翅膀，纯洁而神秘。她给他留下的印象正是如此，她早已猜透他所希冀的正是这样。

一八二五年五月底前后，吕西安已失去全部生气。他不再出门，与埃雷拉一起用餐，终日若有所思，写作，阅读外交文件集，象土耳其人那样坐在长沙发上，一天抽上三、四次土耳其式水烟筒。他的马夫现在更忙于清洗这漂亮器具的烟管，给烟管里加上香料，而不是梳理马毛，用玫瑰花装饰马匹以备去布洛涅森林跑动。那一天，西班牙人看到吕西安额头惨白，由此发现了被压抑的爱情痴狂中的病态痕迹，他打算探明这个男子的隐情，他自己一生的希望已完全寄托在这个年轻人身上了。

一个晴朗的黄昏，吕西安坐在一张扶手椅上，透过花园的树木无意识地注视着夕阳西下，一面吸着水烟筒，象那些专注地干这种事的吸烟人一样，长长地均匀地一口一口地喷云吐雾。一声长叹将他从沉思默想中惊醒。他扭过头去，见神甫交叉着双臂站在那里。

---

① 意大利文：面包商的女儿。

② 在《驴皮记》中，巴尔扎克曾谈到拉斐尔因情爱过度而死。据说拉斐尔的模特儿和情妇是一个面包商的女儿。

“你在这儿啊！”诗人说道。

“已经好大一会儿了，”教士回答，“我的思绪追随你的思绪驰骋……”

吕西安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

“我从来没把自己看作你那样的铁石心肠。生活对于我先是天堂，后又转成地狱。碰巧这生活既非天堂也非地狱时，就使我厌倦，我很烦闷……”

“一个人前途无量，怎么会烦闷呢？……”

“对前途没有信心时，或浮云蔽日时……”

“别说傻话了！……”教士说道，“向我敞开你的心扉，对你对我都相宜。我们之间发生了永远不应该发生的事：一桩秘密！这桩秘密已经有十六个月了。你爱着一个女子。”

“后来……”

“一个不洁的少女，叫电鳗……”

“那又怎样？”

“孩子，我允许你找一个情妇，但必须是宫中贵妇，年轻，貌美，有影响，至少是一位伯爵夫人。我为你挑选了德·埃斯巴夫人，以便毫无顾忌地把她当成交上好运的工具。她永远不会腐蚀你的心灵，她会让你自由……当你并不象国王那样有权赐给她贵族头衔时，爱一个最下等的妓女，是大错特错。”

“放弃雄心，顺着无度情爱的斜坡滑下去，难道我是第一个么？”

“好嘛！”教士说道，一面将吕西安落在地上的水烟筒bo-

chettino① 拾起，还给他，“我明白这俏皮话的意思。难道不能雄心与爱情得兼么？孩子，老埃雷拉对你就是一位母亲，绝对尽心尽力……”

“我知道，老朋友，”吕西安说道，拉住他的手摇晃着。

“你过去想要富有的各种玩意儿，你现在有了。你要出人头地，我在权势的道路上指引着你。我亲吻一些很肮脏的手好让你地位上升，你一定会飞黄腾达。再过一些时候，讨男人和女人喜欢的东西，你就一样也不缺了。你的任性使你软弱无力，你的才情使你大有气魄：我全为你设想好了，我原谅你的一切。你只要说句话，只持续一天的激情就会得到满足。我使你的生命更加伟大，在你的生命中注入了使绝大多数人倾慕的东西，政治和制约别人的标记。你现在怎么渺小，你将来就怎么伟大。但是绝对不要碰坏我们用来制造硬币的冲压机。除了毁掉你前程的错事，你做什么事我都允许。在我为你打开圣日耳曼区的客厅时，我不许你到臭水沟里去打滚。吕西安！在有关你的利害问题上，我将好比一根铁棍。我将忍受你给我的一切折磨，为你忍受一切折磨。就这样，我把你在人生赌场上的过失变成了精明赌徒的机灵……（吕西安骤然大怒，猛然抬头。）我除掉了电鳗！”

“是你？”吕西安大叫失声。

诗人野兽般咆哮起来。他站起身，将镶金镶宝石的水烟筒嘴朝教士脸上掷过去。他猛力一推，将那个大力士推倒在地。

① 意大利文：烟嘴，或称烟袋锅。

“是我，”西班牙人说道，一面站起身来，而且保持着他那可怕的庄重严肃。

黑色的假发掉下来了。死人头一般的秃脑壳使这个人恢复了他的真实面容。那面容真是可怕极了。吕西安坐在长沙发上，两臂下垂，垂头丧气，目瞪口呆地望着神甫。

“我把她除掉了，”教士又说一遍。

“你把她怎么处置了？假面舞会的第二天，你就把她除掉了……”

“对，那天，我看到一个属于你的人受到一些怪物的污辱。对那些人，我都不屑于抬起脚来踢他们……”

“怪物！”吕西安打断他的话说道，“管他们叫魔鬼吧！上绞刑架的人跟他们相比，都是天使！可怜的电鳗为他们之中三个人做了什么，你知道吗？有一个，当了她两个月的情夫：他很贫困，在臭水沟里找面包吃；他没有钱，跟你在河边①遇到我时我的情形一样。这家伙每天睡到半夜从床上爬起来，走到橱前，吃那姑娘晚餐剩下的东西。她终于发现了这个鬼把戏。她理解这种羞耻，故意留下许多饭菜，心里很高兴。这是从歌剧院回来，坐在出租马车里，她告诉我的。她从来没对别人说过。第二个人偷了钱。趁人家还没发现的时候，她设法借给他这个数目，好叫他把偷的钱还给人家。可是这个人却一直忘了把这笔钱还给这个可怜的孩子。第三个，她装腔作势，演了一出闪烁着费加罗天才的喜剧，为那个人大赚其钱。她假装是那人的老婆，去给一个有钱有势的人当情妇。这个有钱

① 见《幻灭》，吕西安曾企图投水自杀。

有势的人把她当成最天真的布尔乔亚妇女！她救了一个人的命，挽救了另一个人的名誉，叫最后一个人发了财，这在如今简直就是一切！可是，他们是怎么报答她的，你已经看见了。”

“你希望他们死掉么？”埃雷拉眼中含泪说道。

“算了，你真不错！我了解你……”

“不，暴跳如雷的诗人，你得什么都知道，”教士说道，“电鳗已经不存在了……”

吕西安朝埃雷拉猛扑过去，要掐他的脖子。他用力很猛，换别人非被打倒在地不可。但西班牙人的手臂将诗人扭住了。

“你听我说，”他冷静地说，“我把她培养成了一个贞洁的、清白的、有教养的、笃信宗教的女子，一个很体面的女子。她正在受教育。在你的爱情制约下，她可以，她大概能够成为尼侬、玛丽蓉·德洛尔姆、杜巴里那样的人，正如那位记者在歌剧院所说。你可以承认她是你的情妇，你也可以躲在你创造的艺术品幕后。后一种办法可能更明智！两种办法都会带给你名和利，快乐和飞黄腾达。不过，虽然你既是伟大的政治家，又是伟大的诗人，爱丝苔对你来说将只是一个妓女，以后她说不定能把我们救出困境，她可是无价之宝呀。喝吧，但是不要喝醉。我若是不给你的激情勒紧缰绳，你今天会走到什么地步呢？你可能和电鳗一起在我将你拉出来的贫困泥坑中打滚呢！给你，看吧！”埃雷拉象塔尔玛在《曼纽斯》① 这出戏中那样简洁地说道。其实埃雷拉从未看过这出戏。

这骇人听闻的回答使诗人又惊又喜。一张纸落在诗人双

① “给你，看吧！”是《曼纽斯·卡皮托利纽斯》中一句著名的台词。

膝上，将他惊醒。他拿起这张纸，读到了爱丝苔小姐写的第一封信。

致卡尔洛·埃雷拉神甫

亲爱的保护人，

我第一次运用表达思想的能力，不是用来描绘可能吕西安已经遗忘的爱情，而是用来向您表示感激。看到这个事实，难道您不认为在我心中感激比爱情更居重要地位么？他还依恋着大地，真是我的运气。我不敢对他说的话，我要向您说，您是仙人。昨日的仪式在我心上撒上了宽恕的珍宝，所以我将自己的命运交在您的手中。哪怕我会远离我的心上人死去，我也是象玛德莱娜那样灵魂得到净化而死。我的灵魂对他来说，会变成与他的保护神争着要保护他的天使。我怎么会忘记昨日的盛会呢？怎么会愿意放弃我登上的光荣宝座呢？昨天，我在受洗的圣水中洗去了我的全部污浊，我领到救主的圣体。我成了他的一个圣体龛。那时，我听到天使的歌声，我不再是一个女人，我在大地的欢呼声中诞生，得到了光芒四射的生命，受到世界的赞美，我在令人陶醉的香烟缭绕和祈祷声中诞生，为天上来的配偶打扮得象个童贞女一般。我发现自己现在配得上吕西安了。这是我从未希冀的东西，我摒弃了一切污浊的爱。除了品行端庄的路，我不愿意走任何其他的路。如果我的肉体比我的灵魂更软弱，就让肉体死去吧！请您作我的命运的裁判吧！如果我死了，请您告诉吕西安，我是在为上帝而生的时候为他而死的。

本星期日晚

吕西安抬眼望望神甫，热泪盈眶。

“泰布街胖姑娘卡罗琳娜·贝勒弗依那套住房①，你是知道的。那姑娘被法官抛弃，手头十分拮据，她的家具就要被查封。我叫人把她的住宅整个买下，她已经连同她的破东烂西搬走了。爱丝苔这个想升天的天使，已经在那里下榻，正在等待着你。”

这时，吕西安听到他的马匹已在院子里踢蹬前蹄。只有他才能估量这种忠心耿耿的价值，但是他没有力量表示赞美：他扑到自己肆意侮辱的那个人的怀里，用一道目光和虽则无言却胜过万语千言的丰富情感补救了一切。然后他跨过台阶，向小厮耳边道出爱丝苔的住址，几匹马便出发了。似乎主人的激情使马的腿脚也格外壮健有力。

第二天，一个人在泰布街一所房屋对面踱来踱去，似乎等待着什么人走出来。从他的衣着上判断，过路行人会把他当成是一个化了装的宪兵。他的脚步是内心激荡的人的脚步。在巴黎，你常常会遇到这样狂热地踱来踱去的人。他们是真正的宪兵，在窥视着哪一个逃避义务的国民自卫军；是执达吏的助手，在采取措施，以便逮捕某一个人；是债主，在考虑如何叫闭门不出的债户当众受辱；是妒火中烧、疑心很重的情人或丈夫；是为朋友站岗放哨的朋友。但是，在爱丝苔小姐窗下象关在笼子里的一只熊那样若有所思、不同寻常的想法把他的面孔照亮的、匆匆踱来踱去的这个面色阴沉的大力士，倒是极为罕见的。中午时分，一扇窗户打开了。一个贴身女用人的手

---

① 见《双重家庭》。

伸出来，推开百叶窗，那窗后塞满了靠垫。过了一会，身穿便装的爱丝苔来到窗前呼吸新鲜空气，她依偎着吕西安。谁看见他们，都会把他们当作是一幅表现柔情蜜意的英国插图的原型。爱丝苔首先瞥见了西班牙教士那蛇怪般的眼睛。这个可怜的姑娘，象中了一颗子弹一样，发出了一声恐怖的尖叫。

“这就是那个可怕的教士，”她说道，一面指给吕西安看。

“是他呀！”他微微一笑说道，“他并不比你更是教士……”

“那么他是什么人？”她恐惧万分地说。

“噢！他是一个只相信魔鬼的老滑头！”吕西安说道。假教士的秘密这么隐隐约约一闪，如果叫一个不象爱丝苔这样虔诚的人领会到了，就可能永远毁了吕西安。

午饭已经备好，一对情人从卧室的窗旁向餐厅走去。就在这时，他们遇到了卡尔洛·埃雷拉。

“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吕西安生硬地对他说。

“来为你们祝福，”这个胆大包天的家伙回答说。他拦住了这一对，迫使他们留在小客厅内。“我的宝贝，你们听我说。尽情享乐吧，幸福吧，这很好。不惜一切得到幸福，这是我的理论。不过，你嘛，”他对爱丝苔说道，“是我从泥坑中拉出来，清洗了身心的，你不至于有意挡住吕西安的道吧？……你呢，我的孩子，”他停顿一下，望着吕西安说，“你不会再那么诗人气，任凭又一个柯拉莉的摆布了。我们搞散文吧！爱丝苔的情人会成为什么人呢？什么也不是。爱丝苔能当德·吕邦泼雷夫人吗？不能。对，我的孩子，”他说，一面用自己的手按住爱丝苔的手。爱丝苔打了一个寒战，好象一条蛇缠在她身上。“上流社会

应该对你们这样生活一无所知，特别是应该对爱丝苔小姐爱吕西安，吕西安爱她一无所知……。这套住房将是你的牢狱，我的小姑娘。如果你想出去，你的健康也要求出去，你要在夜间，不会被人看到的时候出去散步。因为你的美貌，你的青春和你在修道院学来的高贵气派很快就会在巴黎受到注意。上流社会的人，”他用可怕的语气说道，那可怕的语气又伴之以更可怕的目光，“哪一天，有谁知道了吕西安是你的情人或者你是他的情妇，第二天就是你们生命的末日。总算给这个年轻人搞到了国王的诏书，让他姓他母系先祖的姓氏和使用那个家徽。但是这还没有完事！侯爵的爵位还没有还给我们。要当上侯爵，他必须娶一个贵族之家的女儿，靠这家的势力，国王才会给我们这一恩赐。这桩婚事会使吕西安进入宫廷社会。我要设法把这孩子培养成人。他首先要当使馆的秘书，以后再到德国某一个小公国里出任使节，靠上帝或我（最好是我）的帮助，某一天，他会坐在贵族院的席位上……”

“或被告席上……”吕西安打断这个人的话说道。

“住嘴！”卡尔洛高叫道，用他那宽厚的大手捂住吕西安的嘴。“怎么能向一个女人道出这样的秘密！……”他附耳对吕西安说道。

“爱丝苔，她是一个女人！……”《长生菊》的作者大叫起来。

“又来什么十四行诗了！”西班牙人说，“要么是废话！所有这些天使早晚都会又变成女人。女人总有些时候既是猴子又是孩子的！这两样东西想要放声大笑，就要了我们的命。——

爱丝苔，我的心肝宝贝，”他对吓呆了的女寄宿生说道，“我给你找的贴身女仆，是一个就象我的女儿一样属于我的人。你还会有一个黑白混血女人当厨娘，这会给一家人家增加点气派。有欧罗巴和亚细亚这两个人，一切花销在内，你每个月用一张一千法郎的票子，在这里就能生活得象戏台上的王后一样。欧罗巴曾经当过裁缝、服装设计师和剧院的跑龙套，亚细亚曾经服侍过一个爱美食的外国富翁。这两个女的对你将象两个仙女一样。”

这个人至少犯了渎圣罪和说假话罪。爱丝苔看到吕西安在这个人面前简直是乳臭未干的孩子。这个因自己的爱情而变得神圣的女子，此时内心深处感到非常恐怖。她不答话，将吕西安拖进房间，对他说：“这人是不是魔鬼？”

“对我来说……比这还糟！”他急切地说，“不过，如果你爱我，就尽量仿效这个人的忠心耿耿吧！听他的吧，否则就要送掉性命……”

“送掉性命？……”她说，更加恐惧。

“对，送掉性命，”吕西安重复一句，“我的小鹿，降临到我头上的死亡，与任何死亡都无法比拟，如果……”

听到这几句话，爱丝苔面色煞白，感到支持不住了。

“怎么样？”假冒圣职的家伙对他们喊道，“你们还没有把长生菊花瓣摘完么？①”

① 西人习俗，将花瓣一个一个摘掉，口中念念有词：“他爱我，不爱，有点爱，很爱。”看最后一个花瓣落到哪句话上，以测自己爱情的命运。此处埃雷拉这样说，是嫌他们二人商议的时间太长了。

爱丝苔和吕西安又露面了。可怜的姑娘不敢抬头望望那个神秘的人物，说道："先生，我们会象服从上帝的旨意一样服从您。"

"那太好了！"他回答说，"在一段时间内，你可以很幸福，而且……你只要换室内装和化晚妆，这很经济。"

一对情人朝餐厅走去。可是，吕西安的保护人作了一个手势拦住这标致的一对。他们停下了脚步。

"我刚才与你谈到你的下人，"他对爱丝苔说道，"应该给你介绍一下。"

西班牙人拉了两次铃。他称之为欧罗巴和亚细亚的那两个女人出现了。为什么叫这两个绰号，一见便知。

亚细亚看上去生在爪哇，面孔为马来亚人特有的那种古铜色，叫人见了吓一跳。脸象一块木板那么平，鼻子似乎受到高压给按进去了。颌骨的布局奇特，面孔的下半部很象大猩猩。额头虽然扁平，倒不乏惯于搞鬼而产生的精明。两只火热的小眼睛保留着虎眼的镇静，但是从来不正面看人。亚细亚似乎怕吓坏四周的人。她的嘴唇呈淡蓝色，露出雪白耀眼而参差不齐的牙齿。这张动物面孔的一般表情是怯懦。头发油光光的，象脸上的皮肤一样。色彩鲜艳的头巾外，露出两绺黑发。耳朵长得非常标致，缀着两颗很大的棕色珠子。亚细亚矮小，粗胖，很敦实，与中国人在屏风上画的那种怪诞可笑的人物十分相象。说得准确些，与印度的偶像十分相似。这种偶像的原型似乎不应该存在，可是旅行家最后还是找到了这种原型。看见这个丑八怪身着薄薄的毛料裙，外系一条白

围裙，爱丝苔浑身发抖。

“亚细亚！”西班牙人说道。那个女人抬起头来望着他，那动作只能与狗望着主人相类比。“这是你的女主人……”

他指着身着晨装的爱丝苔说。亚细亚望了这个年轻的仙女一眼，表情几乎是痛苦的。但是，与此同时，从她那挤到一块的两道短短的眉毛之间，象一场大火的火种一样，闪出一丝闷熄的光芒，向吕西安射去。吕西安身穿一件华丽的敞领室内长袍，弗里斯① 麻布衬衣，红色长裤，头戴一顶土耳其睡帽，从睡帽里露出大绺大绺的金发，如同仙童一般。意大利才子可以据此想出奥赛罗的故事，英国才子可以将他搬上舞台。②但是，只有人的天性有权在一瞥目光中比英国和意大利表现妒忌表现出更精彩、更完整的意思来。这一眼，被爱丝苔无意中看见，吓得她抓住西班牙人的手臂，指甲竟在手臂上掐出印痕来。一只猫，为了不从深不见底的悬崖上掉下去，突然站住，大概就是这样的。西班牙人这时用别人不懂的语言向这个亚洲丑八怪说了三、四句话，她过来双膝跪下，匍伏在爱丝苔的脚下，亲吻了她的脚。

“她不是一般的厨娘，”西班牙人对爱丝苔说道，“而是叫卡雷默嫉妒得要死的名厨师。亚细亚烹调上无所不能。她会给你做一盘很简单的扁豆，叫你怀疑是不是天使下凡往里面

---

① 弗里斯，荷兰的一个省。

② 奥赛罗的故事首先是意大利人吉拉尔第·森第奥在一个故事集中评述的。莎士比亚的剧本即取材于此。

加了天上的仙草。她每天早晨亲自上菜场买菜，象魔鬼一样跟人家争吵，好用最公平的价格买下东西。她守口如瓶，很快就会叫那些好奇的人感到厌倦。因为你要装作去过印度，亚细亚会给你们帮大忙，叫人认为这是很可能的事。有的巴黎女人天生就是想说自己是哪国人，就象哪国人，亚细亚就是一个。可是我认为你不应该是外国人……欧罗巴，你说呢？……"

欧罗巴与亚细亚形成鲜明对照。她是最好的侍女，蒙罗斯①别指望在舞台上能有这么一个对手。她身材苗条，表面上看有些糊里糊涂，鼬一般的小脸，螺丝钻形状的鼻子，叫人看到的是一张已被巴黎的堕落弄得疲惫不堪的面孔，靠吃生土豆长大的姑娘那种苍白的脸，淋巴体质而有纤维性，软绵绵而又有韧性。她小脚向前迈动，双手插在围裙口袋里，跳跳蹦蹦可是上身保持不动，她真是生机勃勃。她以前当过缝纫女工，在剧院里当过哑角。虽然年轻，大概也干过许多行当。和所有的玛德洛奈特②一样，她也干过坏事，可能偷过父母的钱，与轻罪法庭的板凳也擦过边。亚细亚叫人极为恐惧，但是很快就能完全了解她，她是洛屈斯特③的直系后代。而欧罗巴使人感到不安，随着你使唤她，这种不安只会更加增长。她

---

① 蒙罗斯（1783—1843），本名叫克洛德·巴里赞，自一八一五年起一直扮演古典喜剧中男仆角色。

② 指入修道院忏悔的荡妇，从前这些人由一个忠于圣徒玛丽-玛德莱娜的宗教团体的修女收留，所以后来称这些人为玛德洛奈特。

③ 洛屈斯特，罗马女投毒犯，公元六八年被处死。

的堕落似乎没有边。用一句老百姓的俗话说，她大概能叫山和山都打起架来。

“夫人大概是瓦朗谢讷人吧，”欧罗巴用干硬的小嗓门说道，“我是瓦朗谢讷人。先生，”她拿出卖弄学问的劲头对吕西安说道，“是否愿意赐教，您打算叫我们怎样称呼夫人？”

“冯·布高赛克①夫人，”西班牙人立即把爱丝苔的姓调换了顺序，这样回答。“夫人是祖籍荷兰的犹太人。先夫是批发商，从爪哇带回了肝脏病……没有多少钱财，就这么说，以免引起人们好奇。”

“勉强够生活，六千法郎固定收入。我们再抱怨她斤斤计较，”欧罗巴说。

“对，”西班牙人点头说道。“可恶的轻浮！”他撞上亚细亚和欧罗巴令他不快的目光，用可怕的语气说道，“我跟你们说过的话，都明白了吗？你们是服侍一位王后，你们应该象尊敬王后那样尊敬她，要象精心照顾复仇女神那样照顾她，要象对我尽心尽力一样对她尽心尽力。无论是看门人，邻居，还是房客，总而言之，世界上任何人都不应该知道这里的事。如果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应该由你们去打消任何好奇心。夫人嘛，”他将宽大多毛的手掌按在爱丝苔的手臂上，又补充一句，“夫人不应有任何一点疏忽。必要时你们要拦阻她，但是……一直要毕恭毕敬。欧罗巴，有关夫人的衣着，由你负责与外面联系，你要经心设法，节俭办事。最后，不能叫任何人，甚至最无

① 这是把高布赛克这个姓的几个字母调换了位置拼成的姓。

关紧要的人，走进这套住房。你们两人，必须学会在这里把一切事情担当起来。——我的小美人，”他对爱丝苔说道，“你晚上想坐车外出时，就告诉欧罗巴一声，她知道到什么地方去找你的下人。你会有一个跟班，这是我想出来的，也和这两个奴仆一样。”

爱丝苔和吕西安说不出一句话来。他们听着西班牙人说话，望着那两个宝贝。他正给她们下命令。这两个人，一个那么鬼机灵，一个那么冷酷，两张脸上却现出服服帖帖、忠心耿耿的表情，其奥秘何在呢？爱丝苔和吕西安象保尔和维吉妮①看见两条吓人的蛇一样惊呆了。西班牙人猜透了他们的心思，附耳对他们说道："你们可以象指望我一样指望她们。对她们不要保守什么机密，她们会感到受宠若惊。——我的亚细亚小姑娘，”他对厨娘说，“去端饭来！你，我的小妞，再加一份刀叉，”他对欧罗巴说，“这两个孩子至少也得招待爸爸吃顿饭哪！”

两个女人走出屋去，关上房门。西班牙人听见欧罗巴忙碌地走来走去时，他张开大手对吕西安和少女说："她们捏在我掌心里！”那话，那手势都叫人打寒颤。

“你从哪儿找到这么两个人？”吕西安高声说道。

“嗯！”这个人回答道，“我当然没有到三级天使的脚下去找她们！欧罗巴刚从泥潭中出来，很怕再进去……你们对她们不满意时，尽管用‘神甫先生’威胁她们好了。你们会看到，

① 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的作品《保尔和维吉妮》中男女主人公。

她们会象老鼠听说猫来了那样瑟瑟发抖。我是一个驯服猛兽的驯兽师，”他微微一笑补充了一句。

“我看您象魔鬼！”爱丝苔紧紧偎在吕西安身边妩媚地叫道。

“我的孩子，我试图把你送上天国。但是，入修道院忏悔的妓女对教会来说，总是一个骗局。如果有一个这样的人，她到了天堂里还要变成妓女……你占了便宜，叫人忘了你的身分，而且很象一个体面女子，因为你在修道院里学到了在你从前生活的那个下流圈子里永远也不会知道的东西……你什么恩情也不欠我的，”他看到爱丝苔脸上现出感恩戴德的优美表情，说道，“我做这些全是为了他……”他指着吕西安说，“你是妓女，你将永远是妓女，到死时也是妓女。虽然驯兽者有一套诱人的理论，在人世上，该是什么人，就只能变成什么人。驼背人① 说得对。你就有性爱的本事。”

大家看到，西班牙人与拿破仑、穆罕默德和许多伟大的政治家一样，是个宿命论者。正如大部分思想家都倾向于上帝一样，几乎所有注重行动的人都倾向于定命论，岂非咄咄怪事！

“我不知道命里注定我是什么人，”爱丝苔天使般温柔地回答道，“但是我爱吕西安，我到死也爱他。”

“来吃饭吧，”西班牙人突然说，“祷告上帝，叫吕西安不要很快就结婚。他一结婚，你就再也见不着他了。”

---

① 指加尔（1758—1828），他的颅相学里包含着宿命论的成分。

“他结婚之日，就是我命终之时，”她说。

她请假教士走在前头，以便踮起脚尖够到吕西安的耳根跟他讲话，而不叫人看见。

“这个人叫这两只鬣狗看守着我。我屈服于他的强权，符合你的意愿吗？”

吕西安点点头。可怜的姑娘抑制住自己的悲伤，显出快活神色。但她心中感到十分压抑。经过一年多的精心服侍，她才对这两个可怕的女人习以为常。卡尔洛·埃雷拉叫她们是“两只看家狗”。

吕西安自回到巴黎以后，策略大改，行为大变，大概引起了所有老朋友的妒忌。事实也确是如此。对这些人，除了用自己的成就、无可指摘的衣着和拒人千里之外这几种办法以外，吕西安没有进行其他的报复。从前那个外露、善于与人交流思想的诗人，现在变得冷淡而内向。就连德·玛赛这位巴黎青年效法的楷模，他的言行也没有吕西安那么有分寸。至于才能，记者已经经受了考验。很多人得意地拿吕西安与德·玛赛对比，认为诗人高出一筹。德·玛赛心胸狭窄，拿吕西安打趣。吕西安极得暗中行使权力的人的赏识，早已把自己要在文学上获得荣誉的一切想法抛在脑后。他的小说，以《查理九世的弓箭手》原题重新出版，获得成功；他的十四行诗诗集《长生菊》，道里阿一周之内便已售完，引起轰动。他对这些都无动于衷。“这是死后的殊荣，”德·图希小姐恭维他时，他笑着这样回答。

可怕的西班牙人用铁腕将他创造出来的人控制在一条线

上。这条线的另一端，成功的名和利在等待着耐心的政治家。吕西安接下了博德诺在马拉凯河滨道上的单身住房，以便靠近泰布街。他的军师住在同一幢房屋五层的三间房内。吕西安只剩下了一匹马，可骑，也可驾车，一个仆人和一个马夫。他不在外面用晚餐时，便在爱丝苔那里用晚餐。卡尔洛·埃雷拉对马拉凯河滨道的下人严加看管，吕西安每年的花销，一切在内，不超过一万法郎。依靠着欧罗巴和亚细亚前后如一、无法解释的尽心尽力，爱丝苔有一万法郎已经足够。

吕西安进出泰布街极为小心谨慎。他总是坐出租马车去，放下车帘，叫马车一直驶进院内。所以，他对爱丝苔的激情以及他在泰布街有一个小家庭，外界全然不知，全然不晓，没有影响他的任何大事或关系。对这个微妙的题目，从他嘴里从来没有露过一句不谨慎的话语。他第一次旅居巴黎与柯拉莉同居时犯过这类错误，他从中吸取了经验。他首先给人以生活很有规律的印象，这种外表可以掩盖许多秘密：每天晚上他在社交场合一直呆到凌晨一时；上午十时到下午一时，可以在他家里找到他；然后他去布洛涅森林以及登门拜访别人直到五时。难得看见他步行，这样他就避开了老相识。某个记者或从前的伙伴向他打招呼时，他首先彬彬有礼地点点头，叫人家不会生气。可是那点头里透出深深的蔑视，叫法国人那种自来熟发不起来。这样，他很快就摆脱了那些但愿从前不曾与他们相识的人。

宿怨使他从不登德·埃斯巴夫人的家门，虽然这位夫人曾经数次希望在自己家中见到他。倘若在德·摩弗里纽斯

公爵夫人、德·图希小姐、德·蒙柯奈伯爵夫人家里或别处遇到了埃斯巴夫人，他对她则极为彬彬有礼。这种仇恨情绪在德·埃斯巴夫人心中也同样强烈。这就迫使吕西安小心谨慎从事。大家会看到，他大胆搞了一次报复①，怎样大大加剧了埃斯巴夫人对他的仇恨。为那次报复，卡尔洛·埃雷拉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你的权势还不够大，还不能对任何人进行报复，"西班牙人对他说，"一个人头顶烈日走在路上，最美的花朵，他也不会停下脚步去采摘……"

吕西安重返巴黎，又无法解释地交了好运，已经冒犯了、得罪了一般年轻人。他那么前程远大，出类拔萃，能叫他上个当，那些年轻人心里才乐不可支呢！吕西安自知有许多敌人，对于朋友这些心里使坏的打算也不是一无所知。所以神甫总是可钦可敬地叫他的义子提防外界的冷枪暗箭，提防会致年轻人于死命的冒失行为。每天晚上，吕西安要把白天发生的一切事无巨细地讲给神甫听，他也这么做了。全靠这位良师的指点，他挫败了最巧妙的好奇心，社交界的好奇。英国人那种正正经经看守着他，外交官式的谨慎小心又筑起碉堡加强工事，他从来不给任何人以权利或机会参与他的事情。他那英俊年少的面庞在社交界中终于变得和参加重大仪式的公主的面孔一样毫无表情了。

一八二九年年中，他要与德·葛朗利厄公爵夫人的长女成婚了。这位公爵夫人至少有四个女儿要成家立业。谁也不

---

① 在埃斯巴侯爵的禁治产问题上，吕西安叫埃斯巴夫人打输了官司。

怀疑，国王要借这一联姻之机大发恩典，将侯爵的爵位还给吕西安。这桩婚事就要决定吕西安政治上的发迹，他很有可能被任命为出使德国某公国的使节。特别是三年来，吕西安生活得十分规矩，无懈可击。所以德·玛赛对他下了这么一句奇特的断语："这小子身后大概有一个很厉害的角色！"

吕西安就这样几乎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再说，他对爱丝苔的爱情也帮了他很大的忙，让他去扮演正人君子的角色。惯于过这样的生活，能保证野心勃勃的人少干许多蠢事。这些人，不系念任何女人，他们不会任凭自己受到肉体对精神的反作用的制约。而吕西安享受的幸福，则是一文不名，饥肠辘辘，住阁楼的诗人梦境的实现。爱丝苔是钟情的风尘女子的理想人物，虽然她使吕西安忆起与之生活了一年的女戏子柯拉莉，却又完全将柯拉莉从他心头抹去。所有钟情和忠诚的女子都能创造出隐居遁世、隐姓埋名的环境，珍珠在海底的生活。但是，就大部分女人而言，这不过是出自构成茶余饭后谈资的一时冲动，她们梦想给予而实际上又不给予的一种爱情表示。爱丝苔却不同，她总象得到初次幸福的翌日那样，每时每刻生活在吕西安那首次火焰般燃烧的目光之下，四年当中，她没有作过一个好奇的动作。西班牙人那致命的手制订出来一项章程，她把整个的心思都用在遵守这章程的条文上。岂止如此！即使在最令人沉醉的欢情中，她也不曾滥用情人性欲复起赋予所爱女子的无限权力去向吕西安盘问埃雷拉的事。这个人一直叫她心惊胆颤；她不敢想到他。爱丝苔当然欠着他的恩情。这个无法解释的人物巧施的恩德，她那女寄宿生

的妩媚，她那体面女人的举止，她的重生，在这个可怜的姑娘看来，似乎都是向地狱前进。“某一天，我要为这一切付出代价的，”她恐惧地想道……。

每当夜色皎好的时候，她都坐出租马车外出。她飞快地到巴黎附近一处迷人的森林中去走一趟，或布洛涅，或凡塞纳，或罗曼维尔，或维尔-达弗赖。常常和吕西安一起去，有时她一个人与欧罗巴一起去。她在林中散步并不害怕，身边没有吕西安时，便有一个高大的穿猎装号衣的跟班陪伴。这个人的衣着与最华丽的跟班一样，手握一把真刀。他的面孔以及坚硬的肌肉都说明他身体异常强健，膂力过人。按照英国的时髦式样，这位保镖还备有一根木棒，称为“长棍”。使棍棒的人都知道，有这么一根棍子，几个人前来攻击都可以不在话下。爱丝苔严格遵照神甫的禁令，从来没跟这个保镖说过一句话。夫人想回家时，欧罗巴便大叫一声。然后保镖吹哨叫车夫，那车夫总与他们保持适当的距离。吕西安与爱丝苔一起散步时，欧罗巴和保镖总是与他们保持一百步的距离，象两个魔法变出来的侍从。《一千零一夜》里经常讲到，魔法师把这种侍从送给受他保护的人。夜色皎好，林中散步的乐趣，巴黎人，特别是巴黎女人，是毫无所知的。万籁俱寂，月光如水，一片宁静，如洗浴一样令人心旷神怡。

平时，爱丝苔十时出发，从子夜到凌晨一时散步，两点半归来。她家从来上午十一点以前不算天亮。她洗澡，精心梳妆。大部分巴黎妇女对这种精心梳妆一窍不通，因为要花上许多时间。只有妓女、荡妇或贵妇人才能这样做，因为这些人白

天的时间全都归自己支配。到吕西安前来时，她才整装完毕，象一朵刚刚绽开的鲜花呈现在他的眼前。除了诗人的幸福，她没有别的心思。她之于他，正如属于他的一件东西一般。也就是说，她给予他完全自由。她从不向她放射光芒的圈子之外看一眼。神甫早就这样嘱咐她，因为这关系到这位城府很深的政客为吕西安发迹制定的计划。幸福从来没有故事可讲，各国的童话家深深懂得这个道理。因而所有的爱情故事均以"他们很幸福"这句话作为结束。对巴黎城中这确实神奇的幸福，人们只能对其实现的手段进行一些解释。这是形式最完美的幸福，是一首诗歌，是一曲长达四年的交响乐。所有的女人都会说："这已经不少！"但是无论是吕西安还是爱丝苔都没有说过："这已经太多！"总而言之，"他们很幸福"这个模式对他们来说，比在童话故事中意义更明确，因为"他们没生孩子"①。这样，吕西安尽可在上流社会中卖弄风骚，凭诗人的心血来潮任意胡为。而且，恰当地说，那也是他的处境所必须。

在他慢慢发迹的过程中，他与几个政治要人的事业合作，暗中为他们帮忙。对于这些，他一直守口如瓶。他往德·赛里齐夫人的小圈子走动很勤。照沙龙里的说法，他与赛里齐夫人"打得火热"。德·赛里齐夫人从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那里把吕西安抢走了。据说，摩弗里纽斯夫人对他"再也不放在心上"，其实这是女人们用来报复别人那令人艳羡的幸

---

① 暗指许多童话故事的结尾均为："他们很幸福，并生了许多孩子。"

福的一句话。可以说，吕西安已投入法国布道牧师会的怀抱，同时又与作为巴黎大主教女友的几位贵妇关系密切。他谦虚谨慎，耐心地等待着时机到来。所以德·玛赛对吕西安下的那句断语，内中包含着许多观察。德·玛赛那时已经成婚，也叫他妻子过着爱丝苔过的那种生活。但是吕西安的地位也面临着潜在的危险，从这个故事的进展中可以找到解释。

就在这样的情形下，发生了一件事：八月份一个月色明亮的晚上，德·纽沁根男爵到在法国定居的一位外国银行家的领地上去作客，在那里用过晚餐后返回巴黎。这个庄园距巴黎八里路①，在布里地区②中心。男爵的车夫早已夸下海口将主人送去，再用原来的马匹将他接回。夜色来临，这位车夫便擅自缓步慢行。走进凡塞纳森林时，牲口、下人和主人的情形如下：车夫在交易所声名赫赫的大亨家里开怀畅饮了一番，酩酊大醉，此时已经入睡。他手里还握着缰绳，只能骗骗过往行人。小厮坐在车后，象一个德国空心陀螺转动时发出响声那样鼾声大作。德国以其木雕小人，大陀螺，小陀螺而著名。男爵想考虑考虑问题。但是，一过了古尔内桥，消化食物需要舒舒服服打个盹，他也就闭上了眼睛。马儿从缰绳松弛上知晓车夫的状况，听到了在车后了望的小厮那通奏低音，发现自己成了主人，于是利用这短短一刻钟的自由任意行走。这几匹马是通灵性的奴仆，它们给强盗提供了机会，可以把法国最

① 法国古里，一里约合四公里。

② 巴黎盆地以东的一个地区。

富有的一位资本家劫掠一空。在那些人们终于以"猞猁"相称的人[①]中间，这一位也是最机灵、最有心计的。最后，这几匹马成了主人，又受到好奇心的吸引——每个人在家畜身上都会发现这种好奇心——，竟在一个空地上另外几匹马跟前停下来了。它们大概用马的语言向另外那几匹马询问："你们属于哪个主人？你们在这儿干什么？你们幸福吗？"

马车不再前进，打盹的男爵醒了过来。他一开始还以为自己尚未离开朋友的庄园。接着，一幅仙景叫他大吃一惊，他当时没带着惯用的武器——算计。月色那样皎洁，眼前的一切都清清楚楚，甚至可以看一张晚报。在这寂静的林中，借着这如水的月光，男爵看见一位女子，无人陪伴。她一面登上一辆出租马车，一面朝这边这辆沉睡的敞篷四轮马车的奇异景象望了一眼。看见这位天使，德·纽沁根男爵好似受到内心光明的照耀，只觉眼前一亮。少妇看到别人在欣赏自己，立即用一个充满恐惧的动作放下了面纱。保镖发出嘶哑的一声叫喊，车夫立刻领会了意思，马车如同离弦的箭一般飞驰而去。老银行家受惊不小：血液从两脚上涌，头上发热；头部又把火焰传送到心脏。喉咙也发紧。倒霉蛋担心这是消化不良的症状。虽然担着这么大的心事，他还是站了起来：

"快催（追）[②]！混蛋，还睡！"他喊道。"催（追）上这两（辆）马搓（车），给你一倍（百）法郎！"

听到"一百法郎"这几个字，车夫立刻醒了过来。车后的

① 当时，人称那些富有而狡猾的金融家为"猞猁"。

② 纽沁根男爵讲法语时发音不准确，下同。

小厮大概在梦里也听见了这句话。男爵又把命令重复了一遍，车夫扬鞭催马，马车飞快奔驰，到了御座门附近①，终于追上了一辆马车。这辆马车与纽沁根看见的那位无名仙女的马车差不多，但是里面懒洋洋地坐着一家大商店的高级职员和维维安讷街② 一个“体面女人”。这场误会把男爵气得半死。

“我改（该）带超（乔）治来，而不是你这个大虾（傻）瓜，他肯定有盼（办）法搅（找）到这个女人，”伙计们察看那辆马车时，他对仆人说道。

“嘿！男爵先生，我想，一定有魔鬼扮成穿匈牙利服装的仆人在后面，用这辆车替换了那辆。”

“肯（根）本不寻（存）在称（什）么莫（魔）鬼，”男爵说。

纽沁根男爵那时自己承认已经六十岁，他对女人已经完全无动于衷，对自己的妻子就更是如此。他自吹自擂说，他从未领略过叫他发疯、干出荒唐事的爱情。他把与女人已经了却姻缘视为一种幸福。谈到女人，他毫不脸红地说，最天使般的女人也不值为她所花费的那些金钱，哪怕她是免费送上门的。人们都认为他对女人已经完全厌倦，他再也不以每月买一套一千法郎的马具的代价，去买上当受骗的快乐了。他坐在歌剧院的包厢里，冷漠的双眼安安静静地从芭蕾舞演员身上扫过。从巴黎享乐的精华、那些未老先衰的少女和已经年老珠黄的少妇组成的可怕人群里，没有一个眼风飞向这位资本家。自然的爱，假装的爱，自尊的爱，合乎规矩的爱，虚荣的爱，兴

① 如今的民族广场。

② 维维安讷街也是妓女相当集中的地方。

趣爱，得体的夫妻之爱，怪癖的爱，所有这些，男爵都买过，都领略过，只有真正的爱除外。

这种真正的爱刚才如雄鹰扑向猎物一般朝他扑了过来，正象这种真正的爱曾经向梅特涅亲王殿下的心腹根茨扑去一样。这位老外交家为法妮·艾斯莱尔①所干的傻事早已家喻户晓，他关心法妮·艾斯莱尔的排练远远超过操心欧洲的利益。刚才使这个名叫纽沁根的铁皮钱箱失魂落魄的女子，在他看来，简直是绝代佳人。他肯定，提善②的情妇，达芬奇③的蒙娜·丽莎，拉斐尔的面包商女儿④都没有天仙般的爱丝苔这样美丽，最善于观察的巴黎人的最训练有素的眼睛，在她身上也找不出叫人想起她过去曾是妓女的一丝痕迹。尤其叫男爵晕头转向的，正是爱丝苔那了不起的贵族妇女的风度。爱丝苔享受着爱情，豪华、典雅和爱簇拥着她，那种雍容华贵的风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幸福的爱情是女人的圣油瓶⑤。她们个个都变得象王后一般得意洋洋。

一连八天，男爵每晚先到凡塞纳森林，再到布洛涅森林，再到达弗赖森林，再到默东森林，总而言之到巴黎所有的郊区去，却未能遇到爱丝苔。他称之为“圣经面庞”的那张无与伦

---

① 法妮·艾斯莱尔(1810—1884)，奥地利舞蹈演员，根茨的情妇，一八三二年根茨在她的怀抱中死去。

② 提善(1490—1576)，又译提香，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大画家。

③ 达芬奇(1452—1519)，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大画家。

④ 见本卷第70页注②。

⑤ 从前在兰斯的大教堂中有一个瓶，叫圣油瓶。国王加冕礼时，将瓶中所盛之圣油为国王涂上。此处意为：幸福的爱情等于给女人行了加冕礼。

比的犹太面容，一直在他眼前晃动。半个月以后，他不思茶饭了。但斐纳·德·纽沁根和他的女儿奥古斯塔一开始都没有发现男爵发生的变化。男爵夫人已经开始在众人面前显摆奥古斯塔，准备为她择婿。母女二人只有白天和用晚餐时才看见德·纽沁根先生，那还是但斐纳有客的日子，大家全在家中用餐的时候才会如此。过了两个月，男爵已经心急如焚，不耐烦起来，受着类似相思病的煎熬。他诧异地发现，自己的百万财富竟无济于事。他日益消瘦，显出害了重病的样子。但斐纳已暗暗指望当寡妇了。她假惺惺地可怜起丈夫来，叫女儿也呆在家中。她对丈夫百般盘问。他象得了忧郁症的英国人那样回答，也就是说，几乎不回答。

但斐纳·德·纽沁根每星期日晚上大宴宾客。她之所以选择这一天接待客人，是因为她发现上流社会里这一天谁也不去看戏，一般来说这一天无事可做。商业阶级或资产阶级的侵入搞得巴黎的星期日枯燥乏味，几乎与伦敦的星期日一样令人烦闷。男爵夫人邀请大名鼎鼎的德普兰前来用餐，以便给病人诊治。纽沁根自己不愿意，他说自己身体好得很。凯勒、拉斯蒂涅、德·玛赛、杜·蒂耶早就叫男爵夫人明白了，象纽沁根这样的人不能毫无准备地死去。他的大宗事务要求多加提防，必须知道该怎么对付才行。这几位先生都应邀前来赴宴，同时也邀请了弗朗索瓦·凯勒的岳父德·贡德维尔伯爵、德·埃斯巴骑士、德·吕卜克斯、德普兰最喜爱的弟子毕安训医生、博德诺夫妇、德·蒙柯奈伯爵和伯爵夫人、勃龙代、德·图希小姐和孔蒂。最后还有吕西安·德·吕邦

泼雷，拉斯蒂涅五年来与他打得火热。但是按照广告文体，“按顺序”排列，吕西安得排在最后。

“咱们还真不容易摆脱这一位呢！”勃龙代见吕西安走进客厅，对拉斯蒂涅说。吕西安这一天比哪一日都更风流俊美，衣着极其华丽。

“最好跟他作朋友，这个人很厉害，”拉斯蒂涅说。

“他？”德·玛赛说，“只有社会地位清清楚楚的人，我才承认他厉害。他的地位与其说无可攻击，不如说未受到攻击！你们说，他以何为生？他的财产从何而来？我肯定，他已欠了六万法郎左右的债！”

“他找了一个西班牙教士当富有的保护人，那个人一心为他谋福利，”拉斯蒂涅回答。

“他就要娶葛朗利厄家大小姐为妻了，”德·图希小姐说。

“是这样，”德·埃斯巴骑士说道，“不过，人家要求他购买每年能带来三万法郎固定收入的一块地产，以确保他未婚妻承认的财产，这样他就非得有一百万不可。这个数目大概在哪个西班牙人的脚下都找不到。”

“这价钱够高的，克洛蒂尔德长相很丑，”男爵夫人说。德·纽沁根夫人故意用小名称呼葛朗利厄小姐，似乎她这位高里奥家的姑娘① 与那个阶层来往很密切。

“不对，”杜·蒂耶反驳道，“对我们这些人来说，一位公爵夫人的女儿永远不会长相很丑，特别是当她能带来侯爵的爵

① 纽沁根夫人原是高里奥老头的女儿。

位和外交职位的时候。不过，这桩婚事最大的障碍是德·赛里齐夫人对吕西安那如醉如痴的爱情，她大概给他很多钱。”

“怪不得我见吕西安那么板着面孔呢！德·赛里齐夫人肯定不会给他一百万叫他去娶德·葛朗利厄小姐。他大概不知怎样摆脱这一困境了，”德·玛赛接过话头说道。

“对，不过德·葛朗利厄小姐对他十分爱慕，”德·蒙柯奈伯爵夫人说，“借着这姑娘的帮助，说不定他地位会更高呢！”

“到那时，他那在昂古莱姆的妹妹和妹夫，他可拿他们怎么办呢？”德·埃斯巴骑士问道。

“他妹妹现在也富了，”拉斯蒂涅回答，“他现在管她叫赛夏·德·马萨克夫人呢！”

“如果有困难，他可是个美男子，”毕安训话未说完便站起身来去跟吕西安打招呼。

“你好，亲爱的朋友，”拉斯蒂涅一面与吕西安热烈握手一面说。

吕西安首先与德·玛赛打招呼，德·玛赛冷淡地向他施礼。晚餐前，德普兰和毕安训一面与德·纽沁根男爵开玩笑，一面给他作了检查，确认他的病完全属于精神方面。但是谁也猜测不出原因何在。这位交易所里老谋深算的家伙会堕入情网，实在显得太不可思议。待毕安训看出只有爱情才能解释这位银行家的病理状况时，他悄悄与但斐纳·德·纽沁根说了几句话。但斐纳微微一笑，意味着她早就知道如何对付丈夫的女人。晚餐之后，人们纷纷下楼去花园散步，这一家的密友听说毕安训断定纽沁根堕入了情网，便将银行家团团围住，

希望把这个非同小可的情况弄清楚。

“男爵，”德·玛赛说，“你瘦了很多，知道吗？人家怀疑你违反了金融界的法则。”

“哪有的细(事)！”男爵说道。

“就是，”德·玛赛反驳说，“有人竟敢认为你堕入了情网。”

“界(这)细(是)真的，”纽沁根可怜巴巴地回答，“我在催(追)求谁也没欠(见)过的东西。”

“你？你堕入了情网？……你别说瞎话了！”德·埃斯巴骑士说道。

“我机(知)道，我界(这)个年龄躲(堕)入情网，没有比界(这)更可绍(笑)的了。可细(是)，有什么盼(办)法呢？好了！”

“是爱上了一个上流社会的女子么？”吕西安问道。

“当然啰，”德·玛赛说，“只有为无望的爱情，男爵才会这般消瘦。他有的是钱，凡是愿意卖身或能够卖身的女子，都可以买到手。”

“我肯(根)本就不硬(认)识她，”男爵回答，“德·纽沁肯(根)夫人在咯(客)厅里，我阔(可)以对你们说：极(直)到现在，我肯(根)本不机(知)道称(什)么叫爱穷(情)。爱穷(情)？……我想界(这)就细(是)叫银(人)越来越秀(瘦)。”

“这个纯洁无瑕的姑娘，你是在什么地方遇上她的呢？”拉斯蒂涅问道。

“坐马搓(车)，半夜里，在万(凡)塞纳心(森)林。”

“她有什么特征?”德·玛赛说。

“勃(白)洛(罗)纱帽子,玫瑰色长裙,勃(白)纱巾,勃(白)面纱……那面纵(容)金细(真是)姓(圣)经一般! 安(眼)睛火辣辣的,皮肤俺(颜)色细(是)东方银(人)的俺(颜)色。”

“你在作梦吧!”吕西安微微一笑说道。

“界(这)细(是)金(真)的, 我那时睡得洗洗(死死)的,象个张(装)满了银钱的保险箱,”他后悔不迭地说,“因为我到乡下朋友家漆(吃)晚饭回来……”

“她是一个人么?” 杜·蒂耶打断这个贪婪的金融资本家的话说道。

“细(是),”男爵用悲伤的语气说道, “搓(车)后有一个男仆银(人)和一个贴心(身)用银(人)……”

“看吕西安那样子,他认识这个女人,”拉斯蒂涅捕捉住爱丝苔情人的微微一笑,大叫起来。

“能够半夜去跟纽沁根相会的女人,谁不认识呢?”吕西安说,开了个玩笑把问题岔开。

“说了半天,那不是一个去社交场合的女人喽?”德·埃斯巴骑士问道,“否则男爵会辨认出那男仆的。”

“在称(什)么地方都没欠(见)过她,” 男爵回答道,“我叫警察局搅(找)了细(四)习(十)天,也没搅(找)到。”

“宁愿叫她花掉你几十万法郎,也不能叫她要了你的命,”德普兰说道,“到了你这个年纪, 单相思很危险。可能会为此一命呜呼。”

“对,”纽沁根回答德普兰说, “我漆(吃)的东西一点也不

能给我营养，我觉得空气也记(致)银(人)于洗(死)命。我到万(凡)塞纳心(森)林去，去看我看欠(见)她的那个空地!……嘿!我就活了!最近这笔借款，我肯(根)本就管不了。我跟同行讲了界(这)个细(事)，他们都可怜我……我愿意花一倍(百)万把这个女银(人)搞到手，我还能攒(赚)回来。我现在已经不想去交易所了……你们问问迪(杜)·蒂耶!”

“是，”杜·蒂耶回答，“他讨厌银钱事务了，他变了，这是死亡的征候。”

“是爱情的征候，”纽沁根接过话头说，“对我来说，界(这)细(是)一回细(事)。”

这个老头再不是贪婪的金融资本家了。他生平第一次看到了比黄金更神圣的东西。他的天真纯朴打动了对这些事已经司空见惯的这一群人。有的你望望我，我望望你，相视而笑；有的注视着纽沁根，脸上流露出这样的想法：“一个那么坚强的人，竟会到这种地步!……”此后，每个人都回到客厅中，谈论着这件大事。这确实属于产生最大轰动的一件事。吕西安向德·纽沁根夫人吐露了银行家的秘密，她听了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男爵听到妻子的冷嘲热讽，抓住她的手臂，把她拉到一扇窗子跟前。

“夫银(人)，”他低声对她说道，“你糟(嘲)笑我的剧(激)情。对你的剧(激)情，难道我说过一句糟(嘲)弄的话吗？一个好妻子应该帮助自己的丈夫排(摆)脱困境，而不细(是)象你界(这)样对他冷糟(嘲)夜(热)讽……”

根据老银行家的描述，吕西安意识到那个人就是他的爱

丝苔。本来人家发现了他的微笑就使他不快，他便利用上咖啡时人声嘈杂的时刻溜之大吉。

“德·吕邦泼雷先生怎么了?”德·纽沁根男爵夫人说。

“他忠于自己的座右铭：Quid me continebit?”拉斯蒂涅回答道。

“这句话的意思是：‘谁能留住我?’或者‘我是不可驯服的’，任你挑选，”德·玛赛说道。

“男爵先生谈到那个无名女郎时，吕西安无意间露出一丝微笑，倒教我想到可能他认识这个女的，”荷拉斯·毕安训说道。如此自然而然的一番感想会造成什么危险，他是不知道的。

“真的吗!”那贪婪的金融资本家心中暗想。与所有病入膏肓的人一样，凡是有一线希望的事，他都愿意干。他找巴黎最精明的商业治安警察①卢沙尔已经有半个月了。现在他准备再找别人对吕西安进行侦察。

吕西安去爱丝苔那里之前，应该到葛朗利厄公馆去度过两小时，使克洛蒂尔德-弗雷德里克·德·葛朗利厄小姐成为圣日耳曼区最幸福的女郎。这位年轻野心家言行的特点是谨慎，因此他立即去把德·纽沁根男爵勾勒爱丝苔的肖像时，他那情不自禁的一丝微笑所产生的效果告诉卡尔洛·埃雷拉。何况，男爵对爱丝苔的爱情以及他想出叫警察局去寻找他那无名女郎的主意，也确实是相当重要的大事，有必要通报给那

① 巴黎商业治安警察创立于一八〇八年。

个在道袍下寻找避难所的人。从前，杀人犯总是在教会中找到避难所的。那时银行家住在圣拉扎尔街，葛朗利厄公馆坐落在圣多明各街。从圣拉扎尔街到圣多明各街，吕西安正好路过马拉凯河滨道自己的家。吕西安看见那位手段厉害的朋友正在念自己的日课经，即上床就寝之前抽一支积满烟垢的烟斗。这个人与其说是外乡人，不如说是古怪人。他终于放弃了西班牙雪茄，觉得它太不够劲了。

"这事情倒变严重了，"吕西安从头至尾向他讲述了一遍，这个西班牙人听了以后回答道，"男爵今天利用卢沙尔寻找这个小姑娘，明天一定会想起找一个执达吏的助手跟踪你，那样一切真相可就暴露了。要跟男爵赌的这一局，我没有太多的白天晚上去准备每一张牌，首先我应该向他表明警察局的无能。待咱们这条猞猁对找到他的绵羊失去一切希望时，我再来把这只绵羊卖给他，看他出什么价……"

"卖掉爱丝苔？……"吕西安大叫道，他的第一个反应总是心地善良的。

"你忘了我们的处境吗？"卡尔洛·埃雷拉大叫起来。

吕西安垂下了头。

"再没有钱了，"西班牙人接着说下去，"还有六万法郎的债务有待还清！如果你希望娶克洛蒂尔德·德·葛朗利厄为妻，你还应该买一块值一百万的地产以确保这个丑八怪享有亡夫遗产。好啦，爱丝苔是个猎物，我要叫这条猞猁在她后头追，好叫他掏出一百万来。由我来办……"

"爱丝苔永远不会愿意……"

“由我来办。”

“她会死掉的。”

“这由殡仪馆来办。再说，以后又怎么样呢？……”这个冷酷的家伙大喊大叫，用他那站立的姿势制止住吕西安的哀歌。“正当青春年华为拿破仑皇帝而死的将军有多少？”他沉默了一会向吕西安问道。“女人总是找得到的！一八二一年时，在你看来，柯拉莉也是举世无双。爱丝苔这样的，也没少遇到过。这个姑娘之后，还会来……你知道是谁？……不知姓名的女人！她是所有的女人中最漂亮的，在德·葛朗利厄公爵的女婿当大使、代表法国国王的都城里，你去找吧……其次，你说，娃娃先生，爱丝苔会因此而死么？最后，德·葛朗利厄小姐的丈夫能保留爱丝苔吗？再说，你让我去干好了，你用不着费心事事考虑，一切由我照管。只是你要一、两个星期见不着爱丝苔，可你还照样去泰布街。好了，到你那极乐木板条上去学鸽子叫吧，扮好你的角色，把今天上午你写的那封火热的情书塞给克洛蒂尔德，再给我带回一封更热情的信来！她通过写信来补偿她的感情不足，这个姑娘，这对我倒很合适！你再见到爱丝苔时，会发现她有些忧愁。不过，你叫她听话好了。事关我们的品德外衣，我们的正直外套，大人物用来掩饰自己全部恶行的屏风问题……这关系到我的美好形象，也关系到你永远不应该受人怀疑。偶然比我的头脑更好地成全了我们。我的头脑转了两个月，始终空空如也。”

卡尔洛·埃雷拉字字铿锵道出这一句句可怕的话语，犹如匕首一刀一刀刺过来。他一面说着，一面穿衣准备出门。

“你喜形于色，”吕西安大叫起来，“你从来没有喜欢过可怜的爱丝苔。你眼看把她甩掉的时机来到，欣喜若狂。”

“不是有你一直孜孜不倦地爱她么，是不是？……对啦，我一直讨厌她。可是，难道我的做法不是与我真心实意喜欢这个姑娘一样么？通过亚细亚，我把她的生死捏在我的手心里！上好的烧肉里加进几块烂蘑菇，一切都解决了……可是，爱丝苔小姐还活着！……她很幸福……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爱她！你不要装成三岁孩子模样！我们等待着一次偶然机会成全我们或者整垮我们，已经四年。好啦，如今运气扔到我们头上的这棵菜，必须发挥出胜过天才的天才才能摘好。与任何事情一样，轮盘这一转，有好也有坏。你进家门时，我正想什么，你知道吗？”

“不知道……”

“我正想借助于亚细亚的帮助，去继承一位虔诚的老太婆的遗产，在这儿或到巴塞罗那去……”

“杀人？……”

“为了保证你的幸福，我只剩下这条路了。债主们已经动作起来。你一旦受到执达吏的追究，从葛朗利厄公馆里给赶出来，可怎么办呢？那时魔鬼的大限可就到了。”

卡尔洛·埃雷拉用手比划一个人投水自尽的样子，定睛望着吕西安，犀利的目光把强者的意志灌输到弱者的心灵中。这充满诱惑的目光，终于使全部抵抗放下武器。这说明在吕西安和他的军师之间不仅有着生死攸关的秘密，而且还有超越普通感情的感情，正如这个家伙超越自己卑微的地位一样。

这个渺小而又伟大、默默无闻而又大名鼎鼎的人物，被迫生活在上流社会之外。上流社会的法规永远不许他再进入那个圈子。恶行以及疯狂可怕的抵抗使他精疲力尽，但他又拥有使他备受煎熬的强大精神力量。生命的狂热吞噬着他，他通过吕西安风雅的躯体再度活了起来，吕西安的灵魂已经变成了他的灵魂。这个诗人在社会生活中体现了他的意志，他将自己的周密思考和顽强意志赋予吕西安。对他来说，吕西安胜过儿子，胜过心爱的女子，胜过家庭，胜过自己的生命。吕西安代表了他的复仇。坚强的心灵对一种情感比对生命看得更重，所以他通过牢不可破的关系将吕西安与自己系在一起。

在诗人悲观绝望向自杀迈出一步的时刻，他买得了吕西安一命。后来他向吕西安提出订一项魔鬼协定。这种协定只有在小说中才能看到，但是这种协定在生活中确实存在，通过著名的法庭戏剧在被告席上也常常显露出来。他叫吕西安享尽了巴黎生活的一切快乐，向吕西安证明他还可以为自己创造美好的前程，他把这都当作自己的事情。再说，对这个怪人来说，只要事关他的副手本人，任何牺牲他都在所不惜。他心肠那么狠，但是对于他创造出来的那个人的心血来潮，心又那么软。最后，他忍不住将自己的秘密告诉了吕西安。这种纯粹精神上的沟通，说不定构成了他们之间的又一层联系？自从电鳗被挪走那天起，吕西安就清清楚楚知道，他的幸福建筑在多么可怕的基础之上！

这西班牙教士的道袍所掩盖的是雅克·柯冷本人，苦役

犯监狱中的一个名人。十年以前，他在伏盖公寓生活，化名为伏脱冷。那时拉斯蒂涅和毕安训也在伏盖公寓中寄宿。雅克·柯冷，外号叫“鬼上当”，他重新被关进罗什福尔监牢以后①，几乎立即就逃了出来。他受益于大名鼎鼎的德·圣赫勒拿伯爵提供的先例，但是改变了柯瓦涅尔神奇举动中的一切作恶成分②。冒名顶替一个正直的人，又继续过苦役犯的生活，这个方程式中的两项相互矛盾太大，最后的结局肯定是凶多吉少，特别是在巴黎。因为一个被判刑的人如置根于一个家庭之中，这种冒名顶替的危险就要增加十倍。为了躲过一切追踪，难道不应该置身于超越生活的一般利害得失的地方吗？一个出入社交场合的人，会受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支配，而与社交界毫无接触的人，这些因素影响他们的机会则很少。所以，如能辅以生活规规矩矩、独来独往、不事行动，道袍是最可靠的伪装。

“好，我要当教士，”他心中暗想。这个已经死掉的平民必须以某种社会形式重新生活，并满足一些与他一样稀奇古怪

① 见《高老头》。雅克·柯冷先被关在土伦狱中，后逃出，住进伏盖公寓。他在伏盖公寓被捕时，以为还将把他送回土伦，曾与寄宿的人开玩笑，要给他们寄“普罗旺斯的无花果”。

② 皮埃尔·柯瓦涅尔(1779—1831)，于一八〇〇年被判处十四年苦役。他于一八〇五年逃出牢狱，经西班牙回到法国，自称是德·圣赫勒拿伯爵，并重新获得军衔。他狂热保王，波旁王朝复辟时受到极高的庇护。一八一六年他在巴黎成了七十二军团中校军官。据说他同时还领导一伙匪徒，无恶不作。一八一七年一次军队庆典时他被人认出，潜逃。一八一八年再度被捕入狱，一八三一年死于狱中。

的激情不可。这个精力充沛的人到了西班牙。一八一二年宪法在西班牙点燃起内战战火，这场内战为他提供了机会：他在一次巷战中秘密杀死了真正的卡尔洛·埃雷拉。这位教士是一个贵族大老爷的私生子，早被父亲遗弃，也不知道谁是自己的生身之母。一位主教向费迪南七世推荐了他，费迪南七世委托他到法国完成一项政治使命。主教是唯一对卡尔洛·埃雷拉表示关切的人。就在这个教会的弃儿从加的斯到马德里又从马德里到法国奔波的过程中，主教病故。雅克·柯冷遇到这个向往已久的人物，又那样符合他希望的条件，真是喜出望外。他在自己背上弄上一些伤痕以抹掉那两个致命的字母①，又借助于一些化学反应物改变了自己的模样。在焚尸灭迹之前，他站在这个教士的尸首跟前这样改头换面，得以赋予自己与他冒名顶替的那个人某些相象之处。有一个阿拉伯故事说，一念魔语，年老的苦行僧就获得了进入一个年轻躯体的能力。本来这个苦役犯已经会讲西班牙语，为了完成与此同样神奇的蜕变，一个安达卢西亚教士应该会多少拉丁文，他也如数学会。

柯冷是三大牢狱②的银行家，他为人正直尽人皆知，犯人都把钱财存在他处。这种正直也是逼出来的：在这样的同伙人之间，稍有差错就是匕首相见。柯冷再把主教送给卡尔洛·埃雷拉的钱加在原来的本金里头。离开西班牙以前，他

① 这两个字母是"T.F."，为travaux forcés（苦役）二字的缩写。当时每个苦役犯背上皆有这两个字母的烙印。

② 这三大牢狱是布雷斯特、土伦和罗什福尔。

得以占有了巴塞罗那一位虔诚的女教徒的金银珠宝。这女人曾经杀过人，她的财产便由此得来。她向卡尔洛·埃雷拉教士忏悔，教士赦她无罪，答应设法将她这笔不义之财物归原主。雅克·柯冷成了教士，肩负着秘密使命。这秘密使命会使他在巴黎得到最有权有势的人的推荐，但是他下定决心不做任何影响他赋予自己的新品格的事，听凭这新生活给他带来机遇。在昂古莱姆去巴黎的大路上遇到吕西安的时候，他就是这般情形。

假神甫觉得这小伙子大概能成为上好的权力工具，便救了这个想自杀的青年一命。他对吕西安说："象人们把自己交给魔鬼一样，把你交给一个上帝派来的人吧！你会得到全新命运的全部机遇。你将生活得象在梦里一样，醒来时最糟的情形也不过是你自己想寻的那一死……" 两人于是结成联盟，同心协力，如同一人。这联盟的基础便是上述这充满力量的论证。卡尔洛·埃雷拉又用精心策划的共谋使这联盟更加巩固。他具有腐蚀人的天才，他将吕西安投进残酷需要的深渊，又通过双方达成默契干坏事或无耻下流的事将吕西安从深渊中救出来。而干了坏事或无耻下流的事，还叫他在上流社会人们眼中一直保持纯洁，忠诚，高尚的形象。埃雷拉用这种办法摧毁了吕西安的正直。吕西安在社会上大放光华，这冒名顶替的人则愿意生活在这光华的阴影下。"我是写戏文的，你是戏；你打不响，我要挨耳光，"他向吕西安承认了自己化身教士亵渎宗教那天，对吕西安这样说。卡尔洛小心翼翼地一点点地交待，根据自己进展的势头和吕西安的需要决定

心腹话的无耻程度。所以鬼上当等到吕西安过惯巴黎的享乐生活，走了红运，虚荣心得到满足，这个软弱的诗人身心都为他所控制的时候，才交出自己最要紧的秘密。

往日这个魔鬼曾经诱惑拉斯蒂涅。就在拉斯蒂涅进行了抵抗的地方，吕西安陷下去了。他更加成了人家的掌中物，被人更巧妙地拉下了水，特别是已经赢得了优越的社会地位这种幸福已使他束手就擒。恶，其富于诗意的外形叫魔鬼。对这个一半是女人的男子，使用了最迷人的诱惑，开始时对他要求甚少而给予很多。卡尔洛的伟大论据，是答尔丢夫向艾尔密耳① 许诺的那永恒的秘密。象赛义德对穆罕默德那样的绝对忠诚，一次又一次地得到了证明，终于使雅克·柯冷征服吕西安这桩可怕的大业得以成就。

现在，委托给正直的牢狱银行家保管的资金，爱丝苔和吕西安已经全部花光。教士为他们担着交出帐目以供查帐的可怕风险。不仅如此，花花公子、冒名顶替的家伙和妓女还欠了债。在这吕西安就要发迹的时刻，这三个人里头哪一个人脚下绊上一个小石子，都会使如此胆大包天设计的红运神奇大厦倒塌。在歌剧院的化装舞会上，拉斯蒂涅早已认出了伏盖公寓的伏脱冷。他知道得很清楚，不小心透露出一句话，他就没有命了。所以德·纽沁根夫人的情人与吕西安对视的眼光里，貌似友谊的外表下，隐藏着对于对方的恐惧。到了危急时刻，拉斯蒂涅显然要兴高采烈地提供马车，把鬼上当送到断头台

① 答尔丢夫和艾尔密耳，莫里哀的喜剧《伪君子》中人物。

去。卡尔洛得知德·纽沁根男爵的爱情，顿时想到象他这等厉害角色从可怜的爱丝苔身上可望得到的好处，心中该是怎样暗喜，诸位现在大概都能猜测得到了。

“去吧，”他对吕西安说道，“魔鬼保护布道牧师。”

“你这是在火药桶上吸烟。”

“Incedo per ignes①！”卡尔洛微微一笑，“我干的就是这一行。”

葛朗利厄家族于上一世纪中叶分为两支：首先是公爵家族，已经注定要断香火，因为当今的公爵只有女儿；其次是各位德·葛朗利厄子爵，他们应该继承长系的爵位和家徽。公爵这一支的纹章是成直纹的红色，加上金色斧钺成横带饰，再加上著名的“Caveo non Timeo”②作为铭文。这句铭文概括了这一家族的全部历史。

子爵那一支的盾形纹章纵横分为四等分，成直纹的红色，金色横带饰有雉堞形图案，纹章上部冠以骑士帽图案，铭文是：“大事，大场合！”当今的子爵夫人自一八一三年以来孀居，膝下有一子一女。她流亡国外回来时几乎完全破产，但是靠了一个诉讼代理人但维尔的热心帮助，找回了相当可观的财产③。

德·葛朗利厄公爵夫妇于一八〇四年返回法国，颇得皇

---

① 拉丁文：我在熊熊烈火中行走！这是将贺拉斯的一句话“Incedis per ignes”（你在熊熊烈火中行走）稍加改变移植而来。

② 拉丁文：我小心提防，但并不惧怕。

③ 见《高布赛克》开头部分。

帝青睐。拿破仑在宫廷中接见他们，将收归国有的财产中属于葛朗利厄家族的财产全部归还，约合每年四万利勿尔的固定收入。在任凭拿破仑诱惑的圣日耳曼区大贵族中，只有葛朗利厄公爵夫妇（公爵夫人是与布拉冈斯家族联姻的阿瞿达长系的姑娘）既没有背弃皇帝，也没有忘恩负义。圣日耳曼区把这当作葛朗利厄家犯了大罪加以讨伐时，路易十八倒注意到了这种忠诚。不过，说不定在这个问题上，路易十八也只想取笑一下御弟而已。年轻的德·葛朗利厄子爵与公爵最小的女儿、年方九岁的玛丽-阿苔娜依丝的婚事，人们认为十分可能。倒数第二个女儿萨宾娜，七月革命后嫁给了杜·陛尼克男爵。老三若瑟菲娜，在阿瞿达·潘托侯爵第一个妻子德·罗什菲德小姐（绰号罗什居德）死后，成了德·阿瞿达-潘托夫人。大女儿一八二二年当了修女。二女儿克洛蒂尔德-弗雷德里克小姐现年二十七岁，此时深深地爱上了吕西安·德·吕邦泼雷。

德·葛朗利厄公爵公馆是圣多明各街最漂亮的一座公馆。这公馆对吕西安的内心是否具有千百种诱惑力，就不用问了。每次公馆大门合页转动让他的马车进入时，他都感受到米拉波说过的那种自尊心的满足。“虽然我父亲是乌莫镇上一个普普通通的药剂师，可我走进了这里……”这就是他的想法。为了保留登上几级台阶，听到仆人在大客厅中禀报“德·吕邦泼雷先生到！”的权利，别说与冒名顶替的人结盟，就是再犯下许多其他罪行，他也会干的！大客厅是路易十四式样，是路易十四时代按照凡尔赛宫的客厅式样修建的。客厅中聚集

着巴黎的精华，当时人称“小城堡”的超群出众的小圈子。

那高贵的葡萄牙贵妇人，是最不喜欢走出自己家门的一位女子。她大部分时间簇拥在她的邻舍绍利厄、纳瓦兰、勒农库各家人之间。标致的德·玛居梅男爵夫人（绍利厄家的姑娘），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德·埃斯巴夫人，德·冈夫人，与原籍布列塔尼的葛朗利厄家族有亲戚关系的德·图希小姐，参加舞会前或从歌剧院回来，都常到这里作客。德·葛朗利厄子爵，德·雷托雷公爵，有一天会成为德·勒农库-绍利厄公爵的德·绍利厄侯爵，他的妻子玛德莱娜·德·莫尔索——德·勒农库公爵的外孙女，德·阿瞿达-潘托侯爵，德·布拉蒙-绍弗里亲王，德·鲍赛昂侯爵，德·帕米埃主教代理官，旺德奈斯兄弟，德·卡迪央老亲王以及他的儿子德·摩弗里纽斯公爵，是这间富丽堂皇客厅的常客。这里洋溢着宫廷气息，人们的举止、谈吐、情趣与主人的高贵身分十分协调。主人的高等贵族仪态终于使人们忘记了他们曾经作过拿破仑的奴仆。

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的母亲老德·于克塞尔公爵夫人，是这间客厅的权威人物。德·赛里齐夫人虽是德·龙克罗尔家的姑娘，却从来未能让这里向她敞开大门。

德·摩弗里纽斯夫人曾经疯狂地爱过吕西安两年。她叫自己的母亲为吕西安说项，将他带到这个沙龙中来。全靠了法国布道牧师会的影响和巴黎大主教的帮助，这位迷人的诗人总算保住了这里的地盘。不过，他也是在国王传诏将德·吕邦泼雷的姓氏和家徽归还给他之后才受到接纳的。德·雷托

雷公爵，德·埃斯巴骑士，还有其他几个人，妒忌吕西安，周期性地撺掇德·葛朗利厄公爵讨厌他，在公爵面前大讲从吕西安过去的经历中摘取来的传闻轶事。已被教会权威人士包围的虔诚的公爵夫人和克洛蒂尔德·德·葛朗利厄则给他撑腰。吕西安认为这些人的妒意，可能是因为他与德·埃斯巴夫人的大姑、从前的德·巴日东太太、现在的夏特莱伯爵夫人从前有过一段风流韵事的缘故。吕西安感到自己必须受到这样一个有权有势的家族的接待，他的私人军师也鼓动他去勾引克洛蒂尔德。于是他产生了暴发户的那种勇气：每星期七天之中有五天到这里来，对别人的妒羡极有风度地忍气吞声，忍受傲慢无礼的目光，机灵地回答别人的取笑。他这样孜孜不倦，言谈举止又有魅力，加上他的殷勤，终于打消了别人的顾虑，减少了障碍。他一直与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打得火热，卡尔洛·埃雷拉还保留着公爵夫人与他热恋时写给他的那些火热的情书。他是德·赛里齐夫人的偶像，德·图希小姐家中对他看法也很好。吕西安为在这三家受到接待而兴高采烈，他从西班牙人那里学会了要在处理关系上持非常慎重的态度。

“不可能同时效忠于好几家人家，”他的私人军师常常这样对他说，“到处都去的人，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热情的关切。大人物只保护那些可与他们的家具相媲美的人，他们每天看见的人，懂得变成他们的某一件必需品如落坐的沙发那样的人。”

吕西安已惯于将葛朗利厄家的客厅看成是自己的战场，

把机灵、俏皮话、各种新闻和献殷勤的优雅姿态都留给晚上在这里度过的时光。他善于讨好奉承，温柔和顺，又有克洛蒂尔德随时提醒他要避过哪些暗礁，他对德·葛朗利厄先生那些小小的爱好极尽吹捧之能事。克洛蒂尔德最初非常羡慕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的幸福，后来便疯狂地爱上了吕西安。

吕西安估计到结上这样一门亲事能得到各种好处，便象法兰西大剧院头号男主角阿尔芒①那样扮演起钟情男子的角色来。他经常给克洛蒂尔德写信，自然，这些信都是第一流的文学杰作。克洛蒂尔德也给他回信，在如何将这疯狂的爱诉诸笔端上与他较量天才，因为她只能这样去爱。吕西安每个星期日到圣多马·达干教堂去望弥撒，装出信仰狂热的天主教徒的样子。他进行君主政体和宗教的宣讲，效果奇佳。此外他在忠于圣会②的各家报纸上写些文章，文字精彩，不取分文，署名只写一个“L”字母③。他应国王查理十世，或布道牧师会的请求，写一些政治性小册子，从不取任何微小的报酬。

“国王对我已经王恩浩荡，”他常常说，“我的鲜血和生命都是他给的。”这几日来，正在谈论要任命吕西安任首相府④私人秘书的问题。但是，德·埃斯巴夫人发动了那么多的人

---

① 指阿尔芒·鲁塞尔，他在法兰西大剧院扮演各种青年男主角，红极一时。

② 圣会是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左右社会的宗教团体，一八〇一年成立，一八〇九年因过分忠于教皇而被取缔。一八一四年恢复，一八三〇年撤消。

③ Lucien（吕西安）的第一个字母。

④ 当时的首相是波利尼亚克亲王（1780—1847）。

对吕西安大肆攻击，查理十世的老师雅克也犹豫不决，不敢采取这一决定了。吕西安的社会地位不够清楚，而且随着他一天比一天爬得高，每人嘴边的那句话“他靠什么生活?”也要求得到解答。好心的好奇和恶意的好奇东查西访，在这个野心家的盔甲上发现了不只一处破绽。克洛蒂尔德·德·葛朗利厄给他当侦探，对象是她自己的父母。几天以前，她把吕西安拉到一扇窗前聊天，将她家的异议告知于他。“买一块一百万的田产，你就能娶我了。这是我母亲的答复，”克洛蒂尔德说。“以后他们还要问你这钱是从哪儿来的!”吕西安向卡尔洛报告了这句所谓关键性话语之后，卡尔洛对他说。

“我可以说我的妹夫发了财，”吕西安指出，“我们就叫他充当负责任的出版商。”

“那么就缺这一百万了，”卡尔洛大叫起来，“我来想办法。”

要明确表示吕西安在德·葛朗利厄公馆的地位，必须指出，他从未在那里进过晚餐。无论是克洛蒂尔德，还是德·于克塞尔公爵夫人，还是一直对吕西安极好的德·摩弗里纽斯夫人，都未能获得老公爵的这一恩准。这位贵族对他称之为德·吕邦泼雷老爷的那个人保留着许多疑窦。这间沙龙的全体人等对这种微妙形势都有察觉，这极大地伤害了吕西安的自尊心，他感到自己在这里无非是为人所容忍罢了。上流社会有权严格要求，因为他们是那样常常受骗上当!在巴黎露头角而人家不知道你的财产从何而来，没有正正当当的职业，这种地位是任何假象所无法长期支撑的。所以吕西安越是往上爬，那种“他靠什么生活?”的异议就越强烈。靠着德·赛里齐

夫人，他又得到了总检察长格朗维尔和一位国务大臣、最高法院一位庭长奥克塔夫·德·博旺的支持。在赛里齐夫人家里，他不得不说出“我欠了一屁股债。”这句话来。

他走进葛朗利厄公馆的院子。在这里，他的虚荣是合情合理的。他想到鬼上当的慎重考虑，辛酸地自言自语道：“我已经听到脚下的一切咔咔作响！”他爱爱丝苔，他又想娶德·葛朗利厄小姐为妻！多么莫名其妙的处境！必须卖掉一个，另一个才能到手！只有一个人能搞成这项交易而吕西安的正直不受影响，这个人就是那个冒牌西班牙人。他们二人难道不应该都守口如瓶，而且彼此保密吗？在这个条约中，每人一会控制对方，一会受制于对方。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条约还没有第二个。

吕西安驱走使他前额暗淡无光的乌云，快快乐乐、容光焕发地走进葛朗利厄公馆的各个客厅。这时，窗扉大敞，花园的馨香使大厅里格外芬芳，占据花园中心的大花坛将花朵堆成金字塔形状出现在人们眼前。公爵夫人坐在角落里一张沙发上，正与德·绍利厄公爵夫人聊天。数位女子组成一组，每个人假装难过，摆出充满各种表情的不同姿态，极为精彩。在上流社会中，没有一个人对不幸或痛苦表示关切，一切都是嘴上说说而已。男人们在客厅中或在花园中踱来踱去。克洛蒂尔德和若瑟菲娜围茶桌忙碌着。德·帕米埃主教代理官，德·葛朗利厄公爵，德·阿瞿达-潘托侯爵，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在一个角落里玩惠斯特①。仆人禀报吕西安来到，他穿过客

① 惠斯特，一种牌戏，为桥牌的前身。

厅向公爵夫人请安，问她为何面带悲戚。

“德·绍利厄夫人刚才得到一个可怕的消息：她的女婿德·玛居梅男爵、前索里亚公爵刚刚去世。小索里亚公爵和他的妻子到尚特普勒去照顾他们的哥哥，写了信来报告这件伤心事。路易丝悲痛欲绝。”

“象路易丝那样受到丈夫的疼爱，一个女人一辈子碰不上第二次，”玛德莱娜·德·莫尔索说道。

“她可是个有钱的寡妇，”老德·于克塞尔公爵夫人望着吕西安说道。吕西安的面孔一直毫无表情。

“可怜的路易丝，”德·埃斯巴夫人说，“我理解她的心情，真可怜她。”

德·埃斯巴侯爵夫人摆出心地善良、情感丰富的女子那种若有所思的神情。萨宾娜·德·葛朗利厄只有十岁，她抬起机灵的大眼睛望着母亲。她母亲瞪了她一眼，把她那几乎是嘲弄的目光给压了回去。这就叫教育孩子！

“我女儿即使经受住这一次打击，”德·绍利厄夫人充满母爱地说，“我也为她的前程担心。路易丝非常罗曼蒂克。”

“真不知道，”老于克塞尔公爵夫人说道，“咱们的儿女们这种性格是从谁那儿学来的？……”

“时至今日，”一位老红衣主教说道，“感情和规矩很难调和一致了。”

吕西安一句话也插不上，他朝茶桌走去，准备问候两位德·葛朗利厄小姐。他离开这一群女性才几步远，德·埃斯巴侯爵夫人便俯下身去与德·葛朗利厄公爵夫人低声耳语。

"你真的以为这个小伙子很爱你那宝贝克洛蒂尔德么?"她对葛朗利厄公爵夫人说。

要想知道这句问话多么恶毒，非得把克洛蒂尔德的相貌勾勒出来，诸位才能明白。

此刻，这位二十七岁的姑娘站在那里。这个姿势叫德·埃斯巴侯爵夫人那嘲弄的目光把克洛蒂尔德的身段看个透：她干瘪黄瘦，活象一根芦笋。可怜的姑娘，上身那么扁平，用上经营妇女服饰的女商人们称之为"假衬"的那种移花接木的办法，恐怕也无济于事。克洛蒂尔德知道自己的姓氏已有足够的优势，所以不但不去自找麻烦掩饰这个缺点，反而很有英雄气概地让它突出地表现出来。她的连衣裙紧绷在身上，产生的效果正是中世纪的雕塑家在人物塑像中所追求的那种僵直而清晰的构图。雕塑家将这种人物塑像安放在大教堂内壁龛里，在这个背景上塑像的外形显得格外突出。克洛蒂尔德身高五尺四寸①。如果允许我们使用一句叫人一听就懂的俗话，那就是：她就长了一双腿。这个比例失调的缺点使人感到她的上身也有些畸形。她棕色皮肤，头发又黑又硬，眉毛浓密，火光闪闪的双眼嵌在已经乌黑的眼眶内，月牙一般的弧形脸，额头隆起。她的母亲是葡萄牙美女之一，她则把母亲漫画化了。造物主很喜欢玩这套游戏。人们经常看到，一家两兄妹，两人长得十分相象，妹妹美丽非凡，可是那线条到了哥哥身上，就变得其丑无比。克洛蒂尔德的嘴过于凹陷，嘴上带着

---

① 约合1.74米。那个时代，平均身高比现在要低，1.74米是大个子。

一成不变的轻蔑表情。所以她的双唇比面部其他任何线条更多地揭示出她心中的秘密活动，因为爱情会给双唇印上可爱的表情。她的双颊棕色，现不出绯红来，她的黑眼睛总是很生硬，从来不表达任何情感，于是双唇的表情就更重要。

尽管有这许多不利因素，身材木板一样，但是她从所受教育和自己的血统中承受来高贵的神情，高傲的举止，总而言之，一切人们那么正确地称之为“说不上来”的东西，再加上她衣着大方，不事造作，这一切都表明她是出身好的女子。她的头发又硬，又多，又长，使她受益匪浅，可以把这当作一美。她那训练有素的嗓音，发出魅力。她唱歌唱得妙不可言。克洛蒂尔德正是人家谈起时要么说“她的眼睛真漂亮！”要么说“她的性格真迷人！”的那种妙龄女郎。如果有人照英国方式问她“您的风韵何在？”她会回答：“请您叫我苗条姑娘吧！”

“为什么人家会不爱我那可怜的克洛蒂尔德呢？”公爵夫人回答侯爵夫人说，“你知道她昨天对我说什么来着？‘虽然有人是出于野心爱我，可我非要叫人家因为我本人漂亮而爱我不可！’她精明而又有雄心壮志，有的男人喜欢这两种优点。至于他么，亲爱的，他风流俊美，梦一般迷人。如果他能赎回吕邦泼雷的田产，国王一定会出于对我们的器重，将侯爵的爵位还给他……不管怎么说，他的母亲是吕邦泼雷家族最后一代嘛……”

“可怜的小伙子，他到哪儿去找这一百万呢？”侯爵夫人说。

“这就不关我们的事了，”公爵夫人接过话头说道，“不过，肯定他不会去偷的……何况，我们既不会把克洛蒂尔德送给一个阴谋家，也不会送给一个不正派的人，哪怕他象德·吕邦泼雷先生那样年轻俊美，又是诗人。”

“您来晚了，”克洛蒂尔德对吕西安无限妩媚地微微一笑，说道。

“对，我在外面吃晚饭了。”

“这几日您到社交界走动，”她说，那微笑里隐藏着嫉妒和焦虑不安。

“社交？……”吕西安接口说道，“没有，只不过难得那么凑巧，这一星期天天在银行家家里用晚餐。今天在纽沁根家，昨天在杜·蒂耶家，前天在凯勒家……”

看得出来，吕西安很会采用贵族大老爷那种精明傲慢的调门。

“您的敌人不少，”克洛蒂尔德对他说道，一面给他端上（多么优美的姿势！）一杯茶，“有人来对我父亲说，您有六万法郎债务，不久您的别墅城堡就会是圣佩拉日监狱①。所有这些诽谤对我意味着什么，您又怎么能知道……这一切都落到我的头上。我想对您说的，倒不是我怎么难受（我父亲的目光简直要把我钉到十字架上），而是万一这成了事实，您该怎样受罪啊！……”

“千万不要把这些可笑的话放在心上，象我爱您那样爱

---

① 圣佩拉日监狱直到一八三〇年为止，一直是关押债务人的监狱。

我，给我几个月的宽限吧！”吕西安回答，一面将喝完的茶杯放回镀银托盘里。

“别在我父亲跟前露面，他会对您说一些粗暴无礼的话。您肯定受不了那些话，那我们就完了……那个恶毒的德·埃斯巴侯爵夫人对他说，您母亲曾经为人服侍产妇，您的妹妹是熨衣女工……”

“我们以前非常贫困，”吕西安回答，涌出热泪，“这不是诽谤，而是地地道道的恶语中伤。如今我的妹妹已经胜过百万富翁，我的母亲已经去世两年……他们把这些材料特意留到我就要在这里大有作为的时刻……”

“您做了什么事得罪了德·埃斯巴夫人呢？”

“我在德·赛里齐夫人家中，当着德·博旺先生和德·格朗维尔先生的面，开玩笑不慎讲出了她为了对她丈夫——德·埃斯巴侯爵宣布禁治产去打官司的始末，那是毕安训告诉我的。德·格朗维尔先生的见解得到博旺先生和赛里齐先生的支持，也叫掌玺大臣改变了自己的见解。他们两人都在《司法公报》面前，在丑闻面前退却了。了结那桩讨厌案子的判决理由，侯爵夫人了如指掌①。赛里齐先生嘴巴不紧，叫侯爵夫人成了我的死敌，可我倒赢得了他本人的保护，以及总检察长和奥克塔夫·德·博旺伯爵的保护。赛里齐夫人已经告诉过他们，一旦人家猜测出他们的消息从何而来，我就要处于险境。德·埃斯巴侯爵先生也办了蠢事，他以为那场不名誉的官司打赢

① 见巴尔扎克《禁治产》。

了是由于我的缘故，拜访过我一次。”

“我要给咱们搬开这个德·埃斯巴夫人，”克洛蒂尔德说。

“您有什么办法？”吕西安大叫起来。

“我要叫我母亲请小埃斯巴来作客。那两个孩子已经长大，可爱极了。他们父子三人会在这里对你大肆颂扬，那我们就有把握永远也看不见他们的母亲了……”

“啊！克洛蒂尔德，您太可爱了。假如我不是因为您长得漂亮而爱您的话，我也一定会因为您这么有头脑而爱上您。”

“这不是头脑，”她说，把所有对吕西安的爱都表现在嘴唇上。“再见。这几天请您不要来！您在圣多马·达干教堂看见我，我若是围着玫瑰色的围巾，那就是告诉您，我父亲的心情变了。给您的答复，会贴在您坐的那张椅子的椅背上。对不见面引起的痛苦，这样也许会给您一些安慰……。您给我带来的信，放在我的手帕里吧！”

这个姑娘显然不止二十七岁。

吕西安从木板街①叫了一辆出租马车，到了林荫大道那边下了车。到玛德莱娜教堂，又叫了一辆出租马车，吩咐车夫拉到泰布街。

十一点，他走进爱丝苔的寓所，见她泪痕满面，但仍穿戴得整整齐齐，如同往日热烈欢迎他一样！她躺在黄色提花白缎长沙发上等待着吕西安，穿一件雅致的印度纱浴衣，樱桃红腰带打着结，没有穿胸衣，头发简单地系在头上，脚踏樱桃红缎

① 这里距葛朗利厄公馆不远。

子衬里的丝绒拖鞋。所有的蜡烛都已点燃，土耳其水烟筒已准备停当。她自己的水烟筒并没有吸，没有点火放在她面前，似乎标志着她的处境。听到开门的声音，她立刻擦干眼泪，羚羊般一跃而起，双臂搂住吕西安，有如一块衣料被风一吹，缠绕在一株树上。

"分手，"她说，"是真的吗？……"

"噢！只是几天，"吕西安回答道。

爱丝苔放开吕西安，死人一般跌倒在沙发上。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女人会象鹦鹉一样喋喋不休：啊！她是多么爱你呀！……过了五年，她还是与幸福的第一天毫无二致啊！她不能离开你呀！无论是气愤，绝望，爱，怒，惋惜，恐惧，忧伤，有所预感，她都高尚无比！总而言之，她象莎士比亚的一场戏那么美！不过，你一定要懂得，这样的女人并没有爱。如果她确实如她所说，一言以蔽之，如果她真爱你，她就会象爱丝苔这样，象孩子一样，象真正的爱情那样。爱丝苔一言不发，她躺在那里，面孔埋在小垫里，泪如泉涌。吕西安极力将她抱起，跟她讲话。

"你真是个孩子，我们不分手……过了眼看四年的幸福日子，出去几天，你怎么能这样呢？唉！这些姑娘，我把她们怎么啦？……"他忆起柯拉莉也曾这样爱过他，心中想道。

"啊！先生，您今天真漂亮，"欧罗巴说道。

感官有自己的理想美。迷人的美貌与作为吕西安特点的性情温柔和富有诗意结合在一起，那些对大自然赠予的外表极其敏感、其赞美又那么天真幼稚的少女会怎样爱得发狂，人

们可以想象。爱丝苔轻轻地抽泣着，那种姿态流露出极度的悲痛。

“喂，小傻瓜，”吕西安说道，“难道没对你说这关系到我的生死吗？……”

吕西安故意说出这句话。爱丝苔一听，如猛兽一般挺起身来。散乱的头发象树叶一样衬托着她那美不可言的面庞。她目不转睛地望着吕西安。

“关系到你的生死！……”她大叫一声，举起双臂，又垂下，那动作只有身处险境的少女才能做出来。“对，是真的，那个野人说的话，是谈到很严重的事情。”

她从腰间取出一张很蹩脚的纸。见欧罗巴在跟前，便对她说：“你去吧！”待欧罗巴走出去，关上门以后，她说：“你看，这是他给我写的。”一面将卡尔洛刚刚遣人送来的一封信递给吕西安。吕西安将这封信高声读了出来：

> “你明日清晨五时半出发，有人将你带到圣日耳曼森林深处守林人家中。那里二楼上为你安排了一间住房。未经我允许，不要走出这间住房。一切物品应有尽有。守林人及其妻子均很可靠。不要给吕西安写信。白天不要到窗口顾盼。如想外出，夜间可在守林人带领下出去散步。途中一定将车帘放下，此事关系到吕西安生死。吕西安今晚前来与你话别，当他的面将此焚毁……”

吕西安立即就着烛火将这封短笺付之一炬。

“听我说，吕西安，”爱丝苔象罪犯听人宣读自己的死刑判决书一样听人读完了这封短笺，她说，“我不会对你说我爱你，那大概是蠢话……我觉得爱你就和呼吸、生活一样自然，已经

快五年了……。在那个无法理解的人保护下，我的生活开始了，象人们将一头奇珍异兽放到笼子里一样，他把我安置在这里。从第一天起，我就知道你要结婚。婚姻是你前程的必要组成部分，上帝不许我制止你大展宏图。这桩婚事到来之时，便是我的死期到来之日。可是我绝不使你烦恼，我也不会象那些用煤炉自杀的女工那样去干。我干过一次，已经够了。两次，象玛丽埃特说的那样，就恶心了。不！我要走得远远的，离开法国。亚细亚有她那个国家的一些秘诀，她答应我要教我安静地死去。往自己身上扎一针，啪！一切都结束了。我热爱的天使，我只要求一件事，就是不要骗我。对生活，我有自己的账：从一八二四年我看见你那天起，到今天，我享受的幸福比十个幸福女子还多。还我本来面目吧：我是既坚强又懦怯的一个女子。告诉我：'我要结婚了。'我只要求你温情地与我告别，从今以后永远也不会再听到人说起我……"

这样申明之后，一阵沉默。这申明的坦诚只能与动作与语气的天真纯朴相媲美。

"是不是你要结婚了？"她问道，那迷人而又明亮的目光如匕首的利刃刺入吕西安的碧眼。

"我们致力于我的婚事，已有一年半，现在还没成。"吕西安回答道，"什么时候能谈成，不知道。不过，现在不是这个事，亲爱的小姑娘……现在事关神甫，我，你……我们受到了严重的威胁……纽沁根看见了你……"

"对，"她说，"在凡塞纳森林。他认出我来了吗？……"

"没有，"吕西安回答，"但是他爱上了你，而且到了神魂颠

倒钱箱都丢了的程度。那天晚餐之后，他谈到你们的相遇，对你进行描述时，我不慎情不自禁地笑了一声。我处在社交界中，就象一个野人处于敌对部落的陷阱之中一样。卡尔洛不要我烦心，不过他觉得这种情形很危险。如果纽沁根想出刺探我的主意，由卡尔洛负责对付他。这种事，男爵是干得出来的，他对我说过警察局没本事。你在满是炭黑的陈旧壁炉里点起了燎原大火……”

“你那个西班牙人准备怎么办?”爱丝苔轻轻地说。

“我毫无所知，他叫我放心睡大觉，”吕西安回答，不敢望爱丝苔一眼。

“如果是这样，我象狗一样乖乖服从，我已经以此为业，”爱丝苔说道，伸出手臂去拉住吕西安的手臂，将他带到自己的卧房，对他说：“吕吕①，你在那个卑鄙的纽沁根家里，晚饭吃好了吗?”

“哪怕吃饭的那家家长再有名，亚细亚的烹调手艺也难叫人感到别人家的饭菜可口。不过，卡雷默准备的晚餐象每个星期天一样。”

吕西安情不自禁地将爱丝苔与克洛蒂尔德作一比较。情妇那么漂亮，一直那么迷人，她还没有让能够将最牢固的爱情吞噬的魔鬼——“厌倦”——靠近!

“一个妻子分成两册，多么遗憾!”他心中暗想，“一方面是诗意，肉欲，爱情，献身，美丽，热情……”爱丝苔象女人就寝之

① 对吕西安的爱称。

前东磨磨西蹭蹭一样在那儿来来去去，哼着歌儿，轻盈地象蝴蝶一般飞来飞去，你简直会说她是一只蜂鸟。“……另一方面，姓氏高贵，名门贵族，荣誉，地位，会交际！……竟没有任何办法将这些优点集于一身！”吕西安大叫道。

翌日清晨七时，诗人在这迷人的粉白二色的卧房里醒来时，发现自己已是独自一人。他打铃，神秘莫测的欧罗巴跑来。

“先生有何吩咐？”

“爱丝苔！”

“太太四点三刻就出门了。按照神甫先生的吩咐，我收到运费已付的又一张新面孔。”

“一个女的？……”

“不是，先生，一个英国女人……是那种夜里上班的女人。我们得到命令，象她是太太一样待她。先生要这个腺货干什么呢？……可怜的太太，她上车的时候流了眼泪……‘反正得走！……’她叫出声来。‘可怜的小猫咪，我在他睡着的时候离开了他，’她一面擦眼泪一面对我说，‘欧罗巴，他若是看我一眼，或者他叫我一声，我就会留下，哪怕和他一道死去……’您看，先生，我那么喜欢太太，没有把那个代替她的人给她看。有不少贴身用人会那么干，叫她心碎。”

“不知姓名的女人已经在这儿了吗？……”

“先生，就是送她来的那辆马车，又送太太走的！我遵照吩咐，把她藏在我的房间里。”

“她不错吧？”

“一个便宜货女人能是什么样，她也就什么样。不过，如果先生真卖力气的话，她扮演自己的角色不会有困难，”欧罗巴说着，找那个假爱丝苔去了。

上面一幕的前一天晚上，就寝之前，有钱有势的银行家吩咐他的贴身男仆一到七点钟就将那个最机灵的商业警察、大名鼎鼎的卢沙尔带进小客厅。男爵身穿室内便衣，脚踏拖鞋来到这里……

“你们界（这）细（是）耍弄我！”警察向他施礼，他这样说，作为答礼。

“别无它法，男爵先生。我很看重我的职位，我已经荣幸地对您说过，我无法参与与我的职能无关的事。我不是应允您，请您与我们警察当中我认为最能为您效劳的人接头吗？可是，隔行如隔山，男爵先生是知晓的……。建造一所房屋，不能叫细木工去干与钥匙工有关的活。对啦，我们有两种警察：政治警察和司法警察。司法警察从来不参与政治警察的事。et vice versa①。如果您去找政治警察局局长，他必须有内政部长的批准才能受理您这件事，您大概也不敢把这事向警察总监解说明白。一个警察为自己的事去搞侦探，饭碗就要丢。司法警察局和政治警察局一样谨慎。所以，在内政部也好，市署也好，没有一个人不是为国家利益或法律利益行事。事关阴谋或杀人犯罪，好，我的上帝，头头们会听从您的吩咐。但是男爵先生，您一定要明白，他们有许多重要的事要

① 拉丁文：反之亦然。

办，而顾不上这巴黎地方五万起谈情说爱的事。至于我们这些人嘛，我们只能参与逮捕债务人。凡属其他，我们若扰乱了任何人的平静，自己可就要大受牵连。我给您派来了一个我手下的人。但是同时我也对您说了，我可不下任何保证。您要他给您在巴黎找到一个女的，这个孔唐松敲了您一张一千法郎的票子，可一动没动。在巴黎寻找一个怀疑她到凡塞纳森林去的女人，这个人的特征又和巴黎所有的标致女人十分相似，这不等于大海捞针么！”

“贡党宗（孔唐松）奈（难）道不阔（可）以对我说明金（真）相而不佩（骗）我那张一其（千）法郎的票子吗？”男爵说道。

“男爵先生，您听我说，”卢沙尔说道，“您愿意给我一千埃居吗？我给您……我卖给您一个主意。”

“界（这）注（主）意要一其（千）埃居？”纽沁根问道。

“我可不能叫人捉弄，男爵先生，”卢沙尔回答，“您堕入了情网，您想发现您钟情的对象，您象一棵缺水的莴苣一样一天天干巴下去。您的贴身男仆告诉我，昨天来了两位医生，他们觉得您情况很危险。只有我能把您交到一个精明强干的人手里……嘿！见鬼！如果您的生命还不值一千埃居的话……”

“告促（诉）我界（这）个精明强干的人叫称（什）么名词（字），你想（相）信我坎（慷）慨打（大）方好了！”

卢沙尔拿起帽子，施礼，走了。

“界（这）个贵（鬼）家伙！”纽沁根大叫起来，“来，来，来！……给你！……”

“您要注意，”卢沙尔拿钱之前说道，“我卖给您的只是一

个情报。我把唯一能为您效劳的人的名字、地址告诉您。这可是一位大师……"

"金(真)见贵(鬼)!"纽沁根大叫起来,"几(只)有华(罗)特希尔德的名字才极(值)一其(千)埃居,而且还得其(签)在机(支)票底下……我给一其(千)法郎怎么样?"

卢沙尔虽说并未象诉讼代理人,公证人,执达吏,商务诉讼代理人那样与人谈判过,可也是个狡猾的小狐狸。他意味深长地斜眼瞟了男爵一眼。

"您呀,要么一千埃居,要么一个铜子不给,您几秒钟之内在交易所就又赚回来了,"他对男爵说。

"我送给一其(千)法郎!……"男爵还是重复那句话。

"对一个金矿,您也要讨价还价!"卢沙尔说道,一面施礼告辞。

"我用一张五倍(百)法郎的票子就能靠(搞)到那个地址!"男爵高叫道,叫他的贴身男仆给他找一个秘书来。

杜卡莱① 已经过时。如今从最大的银行家到最小的银行家,在最小小不然的事情上,也使上杜卡莱那分心机:他们对艺术,善心,爱情要讨价还价,就是请求赦罪,大概也要为此向教皇讨价还价。听卢沙尔说话时,纽沁根很快想到,孔唐松是商业警察的左右手,他大概会知道这位侦探大师的地址。卢沙尔要卖一千埃居的东西,孔唐松可能五百法郎就能撒手。他盘算得如此之快,有力地证明,虽然爱情已进入这个家伙的

---

① 法国作家勒萨日一七〇九年所作讽刺喜剧《杜卡莱先生》中的人物,是个贪婪的包税商。

心中，他的头脑还是贪婪的金融资本家的头脑。

“先生，请你亲自到乡(商)业警察厅卢瑟(沙)尔手下的侦探贡党宗(孔唐松)家中跑一趟，赶快坐马搓(车)去，立即把他接来。我瞪(等)着！……你从货(花)园那扇门进来。——界(这)细(是)钥匙，最好不要叫任何银(人)看见这个家伙到我家来。你把他歹(带)到花园小楼里。我魏(委)托你办的事，要想法子干得巧妙。”

有人来找纽沁根谈生意。可是，他在等待着孔唐松，他在梦想着爱丝苔。他心中暗想：很快就会看到那个叫他丢魂失魄的女子了。于是，他用含糊其辞的话语，模棱两可的允诺，把所有的人都搪塞走了。此时此刻，对他来说，孔唐松是巴黎最重要的人物。他不时向花园中张望。最后，他吩咐将自己的房门关好，叫人在位于花园一角的小楼中开午饭。这位巴黎最狡猾、最有预见、最有手腕的银行家今日如此行事，如此优柔寡断，真叫各办公室的人莫名其妙。

“老板怎么了？”一个经纪人对一个头等办事员说道。

“不知道，据说他的健康状况令人不安。昨天，男爵夫人请了德普兰和毕安训医生来会诊……”

有一天，牛顿正在喂他的一只狗，有几位外国人求见。这只母狗名叫“Beauty”①。尽人皆知，牛顿在它身上花很多时间，对它总是那句话：“啊，美人儿，你一点不知道刚才糟蹋了什么东西……”外国人尊重伟人的辛劳，走了。每一个伟大的人物，都有小狗“美人儿”这类的事。黎塞留元帅攻下马

① 英文：美人儿。

翁①，立下十八世纪最伟大的一次军功之后，前来谒见路易十五。国王对他说："有一个重大消息，你知道吗？……那个可怜的朗斯马特死了！"朗斯马特是了解国王阴谋诡计的一个看门人②。巴黎的银行家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们应该怎样对孔唐松感恩不尽。纽沁根已经打定主意要谈成的一笔大生意，由于等待这个侦探前来，他丢下不管让给别人了。这条猞猁用投机交易的炮火，每天都能击中一笔财富。当他成了一个普通人，就对幸福俯首听命了！

大名鼎鼎的银行家茶饭无滋味已经很长时间了。他喝着茶，一小口一小口地咬上几块涂了黄油的面包片。这时他听到一辆马车在他的花园门口停下。过了一会，他的秘书便把孔唐松介绍给他。秘书总算在圣佩拉日监狱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找到了孔唐松，当时他正在用监禁在那里的一个债务人付给他的小费在那里吃饭。

请看，孔唐松完全是一首诗，一首巴黎诗歌。看到他的外表，你首先会感到，博马舍笔下的费加罗，莫里哀笔下的马斯卡里尔，马里沃笔下的弗隆坦和当库尔笔下的拉弗勒，这些胆大包天、诈骗有术、施展巧计、绝境逢生的伟大形象，与这位头脑灵活、卑鄙无耻的巨人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你在巴黎会遇到这么一种类型的人，但他已经不是一般的人，而是一出

---

① 西班牙巴利阿里群岛米诺卡岛首府，黎塞留元帅于一七五六年指挥法军占领米诺卡岛及马翁港。

② 这段传闻取自尚福尔。巴尔扎克凭记忆写出，将贴身男仆写成看门人了。

戏！他反映的已经不是生活的一瞬，而是一生，甚至几辈子！你把石膏胸像在窑里烧上三次，得到的东西表面上看去已与佛罗伦萨铜器相似。对啦，无数不幸发出的雷击电闪，处境可怕造成的极度贫困，早把孔唐松的头脑变得冷酷无情，似乎窑中的蒸汽三次作用于他的面孔，颜色越变越浅。他那黄脸上皱纹密密麻麻，再也无法展平，形成了沟底发白的永久性皱褶。头顶与伏尔泰酷似，与死人头一样毫无知觉，若不是脑后还有几根头发，你真要怀疑这是不是活人的头。前额木然不动，下面的两只眼睛一个劲眨巴，却什么表情也没有，就象茶叶店门口玻璃橱窗底下那中国人的眼睛，装作有生命的假眼睛，表情永远不变。鼻子象死神的鼻子一样塌陷，嘲弄着命运。嘴象吝啬人的嘴，嘴唇薄薄的，总是张开，却象信箱口一样缄默无言。孔唐松象尚未开化的人那么安静，双手风吹日晒黑里透红，干瘪黄瘦的小矮子，摆出一副无忧无虑的第欧根尼① 架势，那是永远不会向什么规矩屈服的姿态。对于那些善于从衣着上识别人的人，他的一身打扮对他的生活和习惯又作出了多少注解啊！……特别是那条裤子！……执达吏助手穿的裤子，又黑又亮，好象做律师长袍的那种人称之为“巴里纱”的料子！……神庙街旧货店买来的背心，可是又带披肩，又绣花！……黑上衣已经发红！……这一身全刷得干干净净，再加一块怀表作为点缀，系在一根发亮的青铜链子上。孔唐松露出黄色高级绉纱衬衫来，上面还有一枚假钻石别针闪

① 第欧根尼（公元前414—324），古希腊犬儒派哲学家。传说他不拘俗礼，生活落拓不羁。

闪发光！丝绒领子酷似戴着枷，衣领顶上冒出加勒比人肌肉那种发红的肉裥。丝绸帽子象缎子一样闪闪发亮。但那帽里子，哪位卖调料的商人把它买去煮一煮的话，卖的钱还能作两顶三角帽。

一一列举这些饰物没什么了不起，非得描绘出孔唐松怎样善于使这些饰物具有自命不凡的色彩才行。大衣领子上，刚刚上了鞋油、张着嘴的靴子上，都有那么一种笔墨难以形容的精心安排的味道。总而言之，一个有头脑的人看到孔唐松这身打扮就会明白，他若不是密探而是窃贼，这身破烂不但不会使人唇上现出微笑，反而会叫人吓得全身打颤。看见他那身礼服，一个善于观察的人会这样自言自语："这是个卑鄙下流的家伙。他喝酒，赌博，有坏毛病。不过，不喝醉，不搞鬼。他既不是偷儿，也不是杀人犯。"密探这个字眼来到脑子里之前，对孔唐松确实下不了定义。

这个人干过的叫得上名的行业和叫不上名的行业都不少。苍白的嘴唇上那狡猾的微笑，眼珠发绿的眼睛一眨一眨，塌陷的鼻子一动一动，说明他不乏机智。他的面孔象是白铁的，他的灵魂大概也和面孔一样。所以他的面部表情与其说是内心活动的表现，不如说是出于礼节而不得不扮出的鬼脸。他若不总是叫人发笑，就会叫人害怕。在巴黎这个沸腾翻滚的大池里，一切都在发酵。浮到表面上来的泡沫产生的最奇妙的产品，就是孔唐松。他因自己为人豁达而自鸣得意。他常常并不悲伤地说："我天分很高，可是用不上，也就无异于我是傻瓜！"他不怪罪别人，反而自怨自艾。牢骚怪话比他少的

侦探，你能找到几个？

“咱们生不逢时，”他对自己的上司反复说这句话，“本来可以是水晶，结果一直是沙粒，如此而已。”他在服饰上的玩世不恭具有某种含义，他对平时的着装并不比演员对他们的着装更看重。他极擅长化装。他给弗雷德里克·勒迈特①上上课就好了，因为必要时他可以变成花花公子。他年轻时代，可能属于租小楼②的那种放荡不羁的集团。他对司法警察深恶痛绝，因为他在帝政时代曾在富歇手下干过警察。他那时将富歇看成是伟人。自从取消警务部以来，他在商业逮捕这一部分暂时混饭吃。他那有名的办事能力，他的机灵使他成了商业警察局难得的工具，政治警察署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头目们仍将他的名字保留在他们的名单上。孔唐松和他的同伴们一样，只是一出戏的一个配角。涉及到一项政治案件时，主要角色则属于他们的上司。

“你去吧！”纽沁根说道，作了一个手势，要他的秘书退出。

“为什么这个家伙住公馆，而我住在连同家具出租的房屋里呢？……”孔唐松心想，“他三次欺骗自己的主顾，敲竹杠，而我从来没拿过人家一个铜子……我的天分还比他高……”

“贡党宗（孔唐松），我的孩子，”男爵说，“你佩（骗）了我一张一其（千）法郎的票子……”

① 勒迈特（1800—1876），当时著名的演员，一八四〇年曾扮演伏脱冷，但头部化妆与路易-菲力浦相似，因而剧本遭到禁演。巴尔扎克为此对他不满。

② 指自有或租用别人小楼在那里秘密享受，大吃大喝。

“我的情妇欠了上帝和魔鬼的钱……”

“你有一个穷（情）妇？”纽沁根大叫起来，用羡慕而又掺杂着妒意的神情注视着他。

“我才六十六岁，”孔唐松回答。恶习并未使他未老先衰，在这方面他是一个过硬的范例。

“她靠称（什）么生活？”

“她给我帮忙，”孔唐松回答，“若男的是窃贼，有一个正直的女人爱他，那就要么女的也变成窃贼，要么男的成为正直的人。我呢，我一直当密探。”

“你需要钱，总是需要钱细（是）吗？”纽沁根问道。

“总需要钱，”孔唐松笑着回答，“我总想有钱，正如您总想赚钱一样。咱们可以谈得拢：你去赚，我来花。您是井，我是水桶……”

“你想攒（赚）一张五倍（百）法郎的票子么？”

“这还用问吗！可我真傻！……您肯定并不是因为我财运不济才送给我这笔钱。”

“你听着，再把你佩（骗）我那一其（千）法郎加上，我就送你一其（千）五倍（百）法郎了。”

“噢，您是说，我已经拿了的那一千法郎，就算给我了。然后您再加五百法郎……”

“细（是）界（这）样，”纽沁根点点头，说道。

“那就是五百法郎，”孔唐松沉着冷静地说。

“要送？……”男爵回答。

“要拿。那么，男爵先生用什么来换呢？”

“银（人）家告促（诉）我，巴黎有一个银（人）能发现我爱的那个女子，你知道他的住子（址）……总之，他细（是）一个金（侦）探大师？”

“对……”

“你把地子（址）给我，就能拿到界（这）五倍（百）法郎。”

“让我看看好吗？”孔唐松急切地说。

“在界（这），”男爵答道，说着从口袋里抽出一张票子。

“那好，给我吧！”孔唐松伸出手去，说道。

“有来才有往，得有交坏（换）条件。咱们去搅（找）那个银（人），界（这）钱就归你。用界（这）个价钱，你阔（可）以卖给我许多地子（址）。”

孔唐松笑了起来。

“事实上，您有权利对我这么想，”他装出压抑自己的欲望模样说道，“越是下等人的处境，就越要正派。男爵先生，您看算六百法郎怎么样，而且我还给您出个好主意。”

“说吧，想（相）信我坎（慷）慨打（大）方好了！”

“我这是冒险，”孔唐松说道，“不过，我这是下大赌注。干警察这一行，您知道，必须暗中行事。您说：咱们去吧！走吧……您是富人，您以为有钱能使鬼推磨。钱确实了不起。但是，按照我们这一拨里那两、三个英雄豪杰的说法，有钱只能有人。可有些事您根本想不到，是收买不了的！……偶然，收买不了！所以，好警察是不这么干的。您愿意直接露面跟我一起坐马车去吗？说不定会碰上他。巧合既会帮您的忙，也会坏您的事。”

"金(真)的吗?"男爵说道。

"当然啰，先生！警察局发现暗杀的爆炸装置，不就是从街上拾的一块马掌铁找到的线索①！如果我们今天夜里坐出租马车去德·圣日耳曼先生家②如果他看见您走进他的屋子，或者您让人瞧见上他那儿去，他才不会再管您的事呢！"

"界(这)金(真)要命，"男爵说道。

"啊，这个人可是英雄豪杰中的英雄豪杰，大名鼎鼎的科朗坦的助手，富歇的左右手。有人说他是富歇的私生子，可能是富歇当教士的时候生的③，不过这都是瞎说：富歇知道怎么当教士，象他知道怎样当大臣(富歇曾任警务大臣)一样。好，这个人啊，您看吧，少于十张一千法郎的票子，别想叫他给您干！……想想吧！……不过您这件事能办，而且会办得很好，正象人们说的，办得神不知鬼不觉。我去通知德·圣日耳曼先生，他会约您到一个没人看见没人听见的地方去见面，因为他为私人当侦探要冒风险。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他可是个正直人，人中之王，这个人饱受迫害，而且是因为拯救了法兰西受迫害！……象我一样，象所有拯救了法兰西的人一样！"

"好吧，倾吐衷唱(肠)的良机来到④，你给我写封讯(信)吧！"男爵说道，为这个庸俗的玩笑而微微一笑。

"男爵先生不给我点油水么？……"孔唐松说道，那神情既

---

① 指一八〇〇年卡杜达尔策划的暗杀波拿巴的未遂事件。

② 圣日耳曼是佩拉德使用的若干名字之一。

③ 富歇曾受剃度，但并未被授予神甫职位。

④ 指恋人之间。

低三下四又有威胁意味。

“尚(冉),”男爵对他的园丁叫道,“去问超(乔)治要二十法郎,给我送来……”

“除了男爵先生对我说的那些情况,若是没有别的材料,我倒怀疑这位大师能否为您帮忙了。”

“我还有别的!”男爵表情诡诈地回答道。

“我荣幸地向男爵先生告辞了,”孔唐松拿起那枚二十法郎的硬币说道,“我再荣幸地前来一次,通知乔治您先生今晚应该到什么地方去。好侦探是从来不应该写一个字的。”

“界(这)些家伙们还金(真)机灵,”男爵自语道,“当金(侦)探,和靠(搞)金融一样!”

孔唐松离开男爵,从容不迫地从圣拉扎尔街走到圣奥诺雷街,一直走到大卫咖啡馆。他从玻璃窗向里张望,看见了一个老头。在这家咖啡馆里,人人叫他康夸勒老爹。

这大卫咖啡馆坐落在圣奥诺雷街拐过去的钱币街,在本世纪的前三十年中享有盛名,何况又被划在所谓布尔东奈区内。上了年纪已经撒手不干的批发商或者还在经营的大商人,诸如卡缪索、勒巴、皮勒罗、包比诺之流,以及一些如小老头莫利讷这样的房产主①在这里聚集。在这里不时会见到纪尧姆老爹,他从鸽子街前来。人们在这里也谈谈国事,但是十分谨慎,因为大卫咖啡馆的政见是自由党。在这里传些本区内的流言蜚语,人们是那样需要相互嘲笑!……这家咖啡馆

① 以上所列,均为《猫打球商店》、《幻灭》及《赛查·皮罗托盛衰记》中之人物。

也象别处的咖啡馆一样，有自己的古怪人物。这个怪人就是康夸勒老爹。他从一八一一年起就是这里的常客，看上去与聚集在这里的那些正派人是那样和谐一致，没有一个人会因他在场而感到拘束，不敢谈政治。这个老好人纯朴爽直，给常客们提供了许多开玩笑的材料。有时他一、两个月销声匿迹。人们总以为这是他年老或体衰的原故，谁也不感到惊异。从一八一一年开始，他看上去就超过六十岁了。

“康夸勒老爹怎么了？……”人们常常这样向站柜台的那位妇女询问。

“我想，”她回答道，“有一天我们会从《小广告报》① 上获悉他的死讯的。”

康夸勒老爹乡音未改，别人一听就知道他的祖籍在哪里。他把“une statue”② 说成“une estatue”，把“spécial”③ 说成“espécia lle”，把“turc”④ 说成“ture”。他的姓本是一处小田产的名字，这康夸勒三个字在某几个外省是鳃角金龟的意思。这田产坐落在沃克吕兹省⑤，他就是那里的人。本来田产名字前有一个表示贵族的“德”字，可后来人们就只说康夸勒，而不说“德·康夸勒”了。这老好人也不生气，他似乎觉得一七九三年贵族阶层已经死亡。再说，康夸勒这块封地并不属于他，他是那个家族小房中的幼弟。从现在的眼光看，康夸勒老爹

① 《小广告报》是一份专门刊登各种广告、启事、声明的报纸。
② 一座雕像。
③ 专门的。
④ 土耳其。
⑤ 在法国南方。

的衣着似乎有些稀奇古怪。但在一八一一年到一八二〇年，他这身穿着不会使任何人感到惊奇。这个老头穿着带铁皮搭扣的皮鞋、一道蓝一道白的丝袜、棱纹塔夫绸的绣花裤，椭圆形的搭扣，做工与鞋上的搭扣相似。一件绣花背心，一件陈旧的本为栗色现在已经发绿的粗呢礼服，金属扣子，加上一件有死裥襟饰的衬衣就把这一身配齐了。在襟饰的中部，闪耀着一块金颈饰，玻璃底下压着头发，排成小寺庙形状。这种可爱的表示情感的小玩意儿，为的是叫人们放心，正象稻草人能吓唬麻雀一样。大部分人和动物一样，为一点点小事担心受怕，也会为一点点小事又放下心来。康夸勒老爹的套裤是有搭扣的，按照上一个世纪的式样，应系在腹部上方。从腰间平行地垂下的两条金属链子，又由数条小链组成，顶端缀着各种小饰物。白领带从后部用一个小小的金扣加以固定。最后，他那白如霜雪而且扑着粉的头，到了一八一六年，仍然戴着巴黎市治安警察的三角帽。法院院长特里先生① 也戴这种帽子。老头把这顶帽子当宝贝，最近才用一顶寒酸的圆帽将它替换下来（这位老好人认为应该为这个时代作出这种牺牲）。对这么一顶寒酸的圆帽子，谁也不敢作出反应。一小绺头发，用缎带系牢，在礼服的后背上划出圆形的痕迹。头上扑的粉落下一层，油渍便不显了。

你如果仔细端详他那清晰的面部轮廓，会看到满是肉瘤的鼻子通红，与一盘块菰很般配。你说不定猜想这个基本上在大街上东游西逛的正派老头性情随和、天真、宽厚，那你可

① 特里（1754—1821），第一审法院院长，巴尔扎克见过他。

就和大卫咖啡馆里所有的人一样上当受骗了。这里，从来没有一个人仔细端详过这老头那善于观察的前额，尖酸刻薄的嘴和冰冷的双眼。作恶使他步履蹒跚，却象维泰利乌斯①那样镇定自若。可以说，维泰利乌斯那种当皇帝的野心是反复出现的。

一八一六年，有个年轻的推销员叫戈迪萨尔，他也是大卫咖啡馆的常客。有一天夜里他和一个拿半薪的军官②从十一点到半夜在这里喝酒。他不慎讲到了一桩已经筹划好的反对波旁家族的阴谋。这事筹划得相当认真，就要起事。当时在咖啡馆里，只有好象已经睡着了的康夸勒老爹、两个打盹的小厮和柜台里的妇人。二十四小时之后，戈迪萨尔被捕，阴谋败露。后来有两个人上了绞刑架。无论是戈迪萨尔还是别人，都从来没有怀疑过告发的人就是正直的康夸勒老爹。店里辞掉了小厮，人们彼此观察了一年，提起警察就害怕。康夸勒老爹也是这样，他说他对警察深恶痛绝，要离开大卫咖啡馆。

孔唐松走进咖啡馆，要了一小杯烧酒，望也不望康夸勒老爹一眼。那老头正忙于看报。孔唐松喝完那一小杯酒，取出男爵给他的那枚金币，在桌子上响亮地敲了三下呼唤小厮算账。柜台里的妇人和小厮仔细地端详那枚金币，那种劲头对孔唐松极具污辱味道。但是，孔唐松的外表使每个常客都感到吃惊，柜台里的妇人和小厮的怀疑也就得到大家的认可。有几个头脑敏捷又极有洞察力的人，一面装作看报，一面从眼镜

① 维泰利乌斯(15—69)，当过三个月罗马皇帝，后被处死。

② 路易十八上台后，原帝国军队中的军官被免职，只发给半薪。

底下瞟着孔唐松，他们内心在想："这枚金币，是偷来的，还是杀人抢来的？……"孔唐松将什么都看在眼里，从来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到惊奇。他用一条只补了三块补丁的围巾轻蔑地擦擦嘴唇，拿了找给他的钱，把大的铜子全装进裤腰上的小口袋里，没给小厮留下一个。那口袋里子原来是白的，现在和裤子的粗呢一样乌黑。

"这号上绞架的材料！"康夸勒老爹对他的邻座皮勒罗先生说道。

"唔！"只有卡缪索先生一个人没有表现出一丝惊讶，他答复全咖啡馆的人说，"这个人是孔唐松，我们的商业治安警察卢沙尔的左右手。这些怪人可能要在本区内逮什么人吧……"

过了一刻钟，老好人康夸勒站起身来，拿起雨伞，从容不迫地走了。

正象卡尔洛神甫掩盖着伏脱冷一样，在康夸勒老爹的礼服下，也隐藏着一个手段厉害、城府极深的人。是什么人？难道没有必要解释一下吗？

这个南方人生在康夸勒，那是他那相当体面的家庭唯一的采邑。他姓佩拉德。实际上属于拉·佩拉德家族的幼支。这拉·佩拉德家族是孔塔省①一个古老而贫穷的家族，还拥有拉·佩拉德地方的一块领地。许多南方人，当他们明白了父亲的住宅永远不会给他们的欲望提供基金时，都受到都城的吸引。佩拉德排行第七，他在狂热气质的各种缺点鼓励之下，在强烈希望出人头地的欲望鼓动之下，于一七七二年十七岁

① 孔塔省，法国南方一古省，相当于今之沃克吕兹省的一部分。

那年，口袋里揣着合六个利勿尔的两个埃居，步行来到巴黎。一七八二年，他是司法警察长官处的心腹和英雄，很受最后两位司法长官勒努瓦和德·阿尔贝的器重。只消说上这几句，人们对佩拉德的整个青年时代就完全了解了。大革命时期没有警察，因为不需要。侦探那时相当普遍，叫作公民爱国心。执政时期，政府要比救国委员会的政府稍为正规一些，不得不重建一支警察队伍。第一执政通过建立警察总署和警务部完成了警察队伍的建设①。佩拉德是这方面的老手，他与一个叫科朗坦的人一起，创办了全班人马。科朗坦比佩拉德年轻，本事却比佩拉德大得多，也只有在警察的地下工事里，他才是个天才人物。一八〇八年，佩拉德所作的巨大贡献得到了报偿，他被提拔到安特卫普警察署长这个显要的岗位上。在拿破仑的思想中，这一类的警察署等于一个负责看守荷兰的警务部。

一八〇九年征战归来，皇帝下了一道命令，佩拉德丢掉了安特卫普的官职，由两名宪兵押送到巴黎，被投入拉福尔斯监狱。两个月以后，他由朋友科朗坦保释出狱，前此在警察局长那里还是受到了三次审讯，每次六小时。佩拉德的失宠是否由于他协助富歇保卫法国沿海那奇迹般的活动呢？富歇当时认为很可能是这个原故。法国沿海受到当时人称之为瓦勒克朗远征军的攻击。在保卫战中，德·奥唐特公爵②发挥了才

① 警务部成立于一七九六年执政府时期，但波拿巴于一八〇二年取消了这个部。一八〇四年又设立了这个部。警察总署始于一八〇〇年。

② 指富歇。

干，这使皇帝感到恐惧。当时康巴塞雷斯①召集的大臣会议上发生的事，时至今日已尽人皆知。事情确实如此：那时，英国试图为布洛涅远征向拿破仑还击。这一消息传来，各位大臣惊慌失措，不知拿什么主意好。他们的主人当时又蹲在洛鲍岛的战壕里，欧洲以为他已经战败。大家都主张给皇帝送一封信去。惟有富歇一个人胆敢订出作战计划，而且加以实施。“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好了，”康巴塞雷斯对他说，“可我把脑袋看得很重，我要给皇帝送一份报告去。”皇帝归来之后，在大臣会议上采用了什么荒谬的借口叫他那位大臣失了宠，并且因为他没有求救于皇帝擅自拯救了法兰西而对他进行惩处，已是尽人皆知的事。从这一日起，皇帝对塔莱朗亲王和德·奥唐特公爵更加敌视，而惟有这两个人是靠大革命起家的伟大政治家。如果不是这样，说不定一八一三年他们还能拯救拿破仑。

为了排挤佩拉德，使用了贪污这个常用的借口：说他为走私提供方便，并与大商人平分利润。这样对待一个由于自己立大功而得到警察署署长权杖的人，未免太粗暴了。这个在实干中变得老练的人，掌握着一七七五年以来历届政府的秘密，他就是那时进入司法长官处的。人们认为他是负责保卫国家安全的无名奇才中最可靠也最精明强干的人，后来为此事又向皇帝提出了劝告，劝他对此人开恩。但是皇帝以为自己相当有力量，足以创造出一些为己所用的人，对这些劝告毫

① 康巴塞雷斯(1753—1829)，法国执政府时期的第二执政，后任拿破仑帝国的司法大臣，百日时期任司法部长。

不理会。他以为可以用孔唐松来代替佩拉德。但是孔唐松那时已被科朗坦吸收到他那一边去了。佩拉德受到残酷打击，还特别因为他一向生活放荡，贪图美食。他之于女人，正如一个喜欢甜食的糕点商所处之地位。放荡的习惯在他身上已成为天性，不吃丰盛的晚餐，不赌博，不过那种豪华的大老爷的日子，就活不成。所有本事高强的人都沉醉在这种日子里，而且把挥金如土的消遣变成了自己的一种需要。其次，直到那时他都过得很阔绰，从来不需要出示证件，就可以吃饭不花钱，因为无论是对他，还是对他的朋友科朗坦，人们从来不让他们付账。他很机灵，又厚颜无耻，他喜欢自己干的这一行，乐天知命。最后，一个侦探，不管他在警察机器中处于哪一层，都无法回到一种所谓正直或自由的职业上去，苦役犯亦然。一旦打上了烙印，打上了号码，侦探和判了刑的人就象修士一样，形成了不可磨灭的性格。有的人就是这样，社会地位给他们印上了致命的用途。佩拉德真是不幸，他曾经迷恋过一个标致的少女，后来他确信这少女是他和一位名演员生的孩子。他帮过那个女演员的忙，女演员有三个月对他感恩不尽。佩拉德把他的孩子从安特卫普弄了回来。而他自己在巴黎并无生活来源，只有警察署批给勒努瓦的老弟子的一笔救济金，每年一千二百法郎。他在麻雀街①住了下来，在五楼上占了一套五间房的成套住宅，一年租金为二百五十法郎。

除了人群呼之为密探，老百姓称之为雷子，衙门里称之为

① 这条街距爱丝苔原来的住宅不远。

警察的这种精神麻风病人以外，又有谁能感受到友情的用处和温暖呢？佩拉德和科朗坦的朋友关系就象俄瑞斯忒斯和皮拉得斯一样。如同维安①造就了大卫②，但是，弟子很快就超过了恩师。他们曾经不止一次共同执行任务③。佩拉德为发现了科朗坦的价值而高兴，将他引上这种生涯，为他准备了成名的条件。他强迫自己的弟子利用一个蔑视他的情妇作为诱饵去捉人（见《舒昂党人》）。那时科朗坦才刚刚二十五岁！……如果说警务部是陆军统帅，科朗坦就始终是一名将军。在德·罗维戈公爵手下，他保住了从前在德·奥唐特公爵手下时占据的高级职位。当时一般警察和司法警察都是一样：每有一件大案，就与那三、四个或四、五个能干的警察搞承包。大臣得知有什么阴谋，有什么策划，不管什么，便对手下的一位上校说："要取得这样的成果，你需要什么？"科朗坦，孔唐松经过深思熟虑便回答说："两万、三万、四万法郎。"此后，进军令一旦下达，采用什么办法，用什么人，完全由科朗坦或指定的警察选择、决定。司法警察与大名鼎鼎的维多克④就是这么去破案的。

政治警察署也与司法警察署一样，主要从著名的、登记在案的、有经验的警察中去选拔人。虽然那些愤世嫉俗者或道德并不高尚的道德家们大喊大叫，这支秘密部队对历届政府

① 维安（1716—1809），法国著名画家。

② 大卫（1748—1825），法国著名画家。

③ 见《一桩神秘案件》。

④ 维多克（1775—1857），先是苦役犯，后投奔警方，充当暗探。

均必不可少。这些警察就是这些秘密部队的士兵。但是对佩拉德和科朗坦之流的两、三个将军过分信任，必然导致他们有使用不知名姓的人的权利。然而一直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情况严重必须向大臣汇报。佩拉德的经验和精明对科朗坦来说实在是无价之宝，所以一八一〇年的那阵风一过，科朗坦就启用了他的老朋友，总是听取他的意见，并且充分满足他的需要。科朗坦有办法每月大约给佩拉德一千法郎。从佩拉德这方面来说，他也给科朗坦帮了大忙。一八一六年，科朗坦利用发现了波拿巴分子戈迪萨尔可能染指的大阴谋一事，极力使佩拉德再次进入王国警察总署。但是，一股不为人知的势力排挤了佩拉德。原因如下：佩拉德、科朗坦和孔唐松怀着使自己成为必不可少的人物的欲望，在德·奥唐特公爵唆使下，为路易十八搞了一个反间谍组织，其中任用了第一流的侦探。路易十八一死，他知道的秘密对于掌握材料最多的历史学家们也永远成了秘密。王国警察总署与国王反间谍组织之间的争斗产生了一些可怕的案件，其秘密已交给几个绞刑架去保守。细谈这个题目，这里的地点和时间均不适宜，因为《巴黎生活场景》不是《政治生活场景》。只要看看在大卫咖啡馆被称为康夸勒老爹的那个人，他的生活来源是什么，通过什么线与警察局可怕而又神秘的权势联系在一起就行了。从一八一七年到一八二二年，科朗坦、孔唐松、佩拉德以及他们手下的人，他们的使命是经常刺探警务大臣本人。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大臣拒绝任用佩拉德和孔唐松了。科朗坦背着这两个人又叫大臣们的怀疑落在他们俩身上，以便佩拉德感到有可能复

职时，他可以充分利用佩拉德。那时大臣们很信任科朗坦，他们要他监视佩拉德，这真叫路易十八哑然失笑。所以科朗坦和佩拉德完全是这块地盘的主人。孔唐松有很长一段时间跟随佩拉德，现在依然为他做事。他按照科朗坦和佩拉德的命令，早已为商业治安警察效劳了。事实上，怀着热爱从事一门职业会使人产生某种狂热，因此，这两位将军喜欢将他们最精明强干的士兵派到情报可能很丰富的一切地点去。此外，孔唐松的恶习、腐化习惯已使他自己比那两个朋友陷得更深，要花很多钱，因此他必须有很多活干才行。孔唐松已经对卢沙尔说过，他认识那个唯一能满足纽沁根男爵欲望的人，他这么说倒不会泄露任何秘密。佩拉德确实是唯一能为某一私人当侦探而不受惩处的警察。

路易十八一死，佩拉德不仅丧失了自己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也丧失了国王陛下普通密探这一地位的各种好处。但他仍认为自己是必不可少的人物，依然继续从前那种生活用度。女人，美食，外侨俱乐部①，不会使一个人有任何节余，何况他这个人和所有那些为邪恶造就的人一样，体质钢铁一般壮健。不过，从一八二六年到一八二九年，他快七十四岁时，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发生故障”了。佩拉德眼见自己的舒适安逸一年不如一年。他参加了警察的葬礼，他伤心地看到查理五世的政府放弃了警察的好传统。议会一届一届地削减警察存在所必需的拨款，以此表示对政府的仇恨，而且打定主意要对这一

---

① 此处烹调十分有名。

机构进行道德教育。"这就好象打算戴白手套烧饭一样，"佩拉德常对科朗坦这样说。

科朗坦和佩拉德从一八二二年便预见到一八三〇年的情形。他们了解路易十八对其继承人含而不露的仇恨，这就是他对幼支①听之任之的原因。不理解这一点，路易十八的统治及其政策便成了不解之谜。

佩拉德越上了年纪，越爱自己的私生女莉迪。为了她，他才打扮成资产阶级，因为他希望把莉迪嫁给一个正派人。所以，特别是近三年来，他希望被安插到或者警察署或者王国警察总署领导部门内堂堂正正的说得清道得明的一个职位上去。最后他竟然设想出了一个职位。他对科朗坦说，这个职位的重要性，早晚人们会意识到。这就是在巴黎警察局内设立一个所谓"情报办公室"，是巴黎警察局、司法警察署和王国警察署之间的一个中介，以便使总领导能利用所有这些分散的力量。佩拉德小心谨慎五十五年，只有他在这个年纪上能成为将这三家警察系在一起的纽带，总之，成为政治、司法两家在某些案件中必须找他以弄清情况的档案保管员。佩拉德希望如此这般在科朗坦的帮助下遇到一个机会，为他的小莉迪抓到一笔嫁妆和一个丈夫。科朗坦已经向王国警察总监谈过这件事，只是未提佩拉德。总监是个南方人，认为必须叫警察局提出这个建议才行。

孔唐松用那枚金币在咖啡馆的桌子上敲击三下，这是一

---

① 指奥尔良公爵。

个暗号，意思是："我有话要对你说。"那时候，资格最老的保安人员正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通过哪个人物，通过什么样的利害能叫现任警察局长听凭摆布呢？"可是表面上他装成傻瓜模样，专心致志地研究《法兰西邮报》①。

"可怜的富歇，"他沿着圣奥诺雷街走着，心中想道，"这位伟大的人物，可惜已经去世了！与路易十八联系的我们那些中间人也失宠了！再说，正如科朗坦昨天对我说的那样，一个七十来岁的人，人家再也不相信他会有什么机灵乖巧，有什么杰出的智慧了！……啊！为什么我养成了在韦里酒家进晚餐，喝美味葡萄酒……唱《戈迪雄大妈》②……有钱就去赌的习惯呢！正如科朗坦所说，为了保证有地位，光有头脑是不够的，还必须会来事！那位亲爱的勒努瓦先生，他得知在'项链事件'中我并没有一直待在使女奥莉华的床底下时，③便大叫起来：'你将来绝不会默默无闻！'这已经预言了我的命运。"

可尊敬的康夸勒老爹（他家人人称他康夸勒老爹）之所以一直住在麻雀街五层楼上，请诸位相信，那是因为他在住所的

---

① 《法兰西邮报》是当时的一份自由党报纸。

② 《戈迪雄大妈》是十八世纪的一首淫荡歌曲。"唱《戈迪雄大妈》"的意思是与女人鬼混。

③ "项链事件"发生在法国大革命前夕，极为轰动。红衣主教德·罗昂欲博得王后玛丽-安东奈特的青睐，为王后购买价值一百六十万利勿尔的一条项链充当中间人。他在凡尔赛森林与王后见了几次面，实际上前来的并不是王后，而是王后的使女奥莉华。这里的意思是：佩拉德被派去窃听罗昂主教与假王后的谈话，但他并未始终待在床下，而是为奥莉华姿色所动，上了她的床。但此事似为杜撰，没有任何史家谈及这一细节。

布局中找到了特别之处，有利于行使他那可怕的职权。他那所房屋坐落在圣罗克街拐角上，所以有一边没有邻居。楼梯居中，将房屋分成两部分，每层两个房间都是完全分开的。这两间房都位于圣罗克街一边。五层楼顶上，是阁楼，一间作厨房，一间是康夸勒老爹唯一的女用人的住房。这个女用人名叫卡特，是个弗朗德勒人，是她将莉迪带大的。两个单独的房间，第一间是康夸勒老爹的卧房，第二间是书房。书房后面的界墙很厚，与外界完全隔绝。窗子朝着麻雀街，与对面街角上一堵墙相对，那墙上没有窗户。这间书房是特意为他们那可怕的行业安排的，佩拉德卧房宽的一边将两个朋友与楼梯隔开，他们两人在这间屋里商谈事情的时候，丝毫不用担心有人窥视，有人偷听。出于谨慎，佩拉德还在弗朗德勒女人的房间里放置了一张垫麦秆的床，一条很厚的地毯，地毯下面还垫了一张牛毛毯，说什么要叫他孩子的乳母过得惬意。此外，他还将壁炉砌死，只用一个煤炉，炉筒通到朝圣罗克街一边的外墙上。最后，他在书房地面上铺了好几层地毯，以防楼下的房客听到任何声响。他是侦探手段专家，每周对界墙、天花板和地板探测一次，装作要打死害人的昆虫的样子，对这些地方仔细巡视。在这里，可以确有把握无人目睹，无人耳闻，正是这一点使科朗坦选择这间书房当作议事厅，不在自己家议事时便在这里议事。科朗坦的住所只有王国警察总监和佩拉德知道，他在那里接待警务部或城堡在出现重要情况时当作中间人派来的那些人物。但是任何警察，任何下级都不到那里去，策划那一行的事情则在佩拉德那里。如果墙壁能开口的话，

人们就会知道，在这个外表毫不显眼的房间里，制订过一些计划，采取过一些决定，为奇异的年鉴和奇妙的戏剧提供了材料。在这里，从一八一六年到一八二六年，分析过重大的利害问题。在这里，后来对法国影响巨大的事件，尚处于萌芽状态时，便被发现了。在这里，与总检察长贝拉尔同样具有远见卓识但又比贝拉尔更了解情况的佩拉德和科朗坦早在一八一九年就说过："路易十八不想这样那样重重打击一下，甩掉某某亲王，是不是讨厌自己的弟弟？他是否想把一场革命传给他？"①

佩拉德的房门上挂着一块石板，有时那上面用粉笔划出奇怪的记号，数目字。这类地狱之谜，懂行的人一看便知。佩拉德的住所是这样其貌不扬，可是对面莉迪的住所倒有前厅，小客厅，卧房和更衣室……。莉迪的房门也和佩拉德的房门一样，装上了四指厚的铁皮，里外镶上结实的橡木板，配上锁和全套的门弓系统，使这几个房门牢不可破，和监狱的门一样。所以，虽然这栋房屋是那种有甬道、有店铺而又没有门房的房屋，莉迪住在这里却丝毫不用担心受怕。餐室，小客厅，卧房，都是弗朗德勒般的清洁，一派豪华。每个窗口都摆着花草，如空中花园一般。那位弗朗德勒乳母从未离开过莉迪，她称莉迪是自己的女儿。这两人按时上教堂，使那个拥护王政的杂货商对康夸勒老头产生了极好的印象。这个杂货商也住在这幢房屋里，占的是麻雀街与新圣罗克街那个角。他一家

① 路易十八的弟弟是阿图瓦伯爵，即后来的查理十世，他不想甩掉的亲王是他的表兄弟奥尔良公爵，即七月革命后执掌政权的路易-菲力浦。

人、厨房及伙计住在二层及中二层。三层上是房主，四层租给一个宝石商人已经二十年。每个房客都有大门的钥匙。杂货店有一个信箱，老板娘也就更加热心地为这和和平平的三家人家收下寄给他们的信件和包裹。秘密、安静、放心、安全，使这幢房屋成了巴黎的一个世外桃园。不提这些小事，外人或者熟悉巴黎的人可能就不理解。从子夜起，康夸勒老爹可以策划各种阴谋，接待密探，大臣，妇人，少女，而世界上无人知晓。弗朗德勒女人对杂货商家里的厨娘谈起佩拉德时这样说过："他连一个苍蝇也不会去碰！"人人都把他当成是最好的人。他对自己的女儿莉迪什么都不吝惜。莉迪从师施模克学习音乐，已经能够作曲。她会用乌贼墨颜料作画，会画水粉画和水彩画。佩拉德每个星期天与自己的女儿共进晚餐。这一天，这老头只当父亲。莉迪虽不特别虔诚，倒也信教，她复活节去领圣体，每个月去忏悔。不时也去看场戏。天气晴和时，她到杜伊勒里宫花园去散步。这就是她的全部娱乐，因为她过的是极为深居简出的生活。莉迪热爱父亲，对她父亲那些恶毒的本事和神秘的活动一无所知。还从来没有任何欲望来打破这个心地纯洁的孩子纯洁的生活。她象母亲一样身材苗条，姿容美丽，天生嗓音甜美，面庞清秀，金黄的头发镶在四周，酷似文艺复兴前期画家为神圣家族描绘的神秘感超过现实感的安琪儿。她的眼睛碧蓝，眼神好似一束阳光洒在她给予青睐的人身上。她衣着朴素，不追求任何时髦式样，散发出市民女子可爱的芬芳。

请诸位设想一个身为天使之父的老撒旦，这神圣的接触

给他带来清新的气息，这样你们对佩拉德及其女儿的关系就会有个概念了。如果有谁玷污了这块宝石，那父亲一定会设想出最恶毒的圈套，置此人于死地。复辟时期，有些倒霉蛋就是中了这样的计而把自己的脑袋送上了断头台。一年一千埃居足够莉迪和卡特花销了，莉迪称卡特是她的女用人。

佩拉德从麻雀街上首进了这条街，远远看见了孔唐松。他赶到孔唐松前头，先上了楼。他听到那个人在楼梯上的脚步声。弗朗德勒女人还未来得及朝厨房门外看，佩拉德已将孔唐松带进了房中。本来在宝石商居住的四楼上装了一个栅栏门，每逢有人上四楼和五楼，便响起铃声向这两层的房客通报。毋庸赘言，一到半夜，佩拉德便用棉花将这个铃的铃心锤塞住了。

“什么事这么急如星火，哲学家？”

哲学家，这是佩拉德送给孔唐松的绰号，这个密探里的伊壁克泰都斯①对此也确实当之无愧。孔唐松这个姓，可叹！遮掩着诺曼底封建时代一些最古老的家族呢！（见《现代史拾遗》）

“有点事，可能有一万可拿呢！”

“什么事？政治方面的？”

“不是。一桩非常可笑的事！纽沁根男爵，你知道的，这个大家公认的老贼，在凡塞纳森林看见了一个女的，发情了，非要给他找到这个女人不可，否则要单相思送了命……据他

---

① 伊壁克泰都斯（50—125或130），斯多葛派哲学家。

的随身男仆告诉我，昨天已请了医生来会诊……我借口给他找那个人已经敲了他一千法郎。”

接着孔唐松便把纽沁根与爱丝苔相遇的情形讲了一遍，并且说男爵现在又有些新材料。

“好吧，”佩拉德说，“咱们一定会找到这个杜尔西内亚①的。你叫男爵今天晚上乘马车到爱丽舍田园大道来，加百列街，马里尼小径拐角上。”

佩拉德将孔唐松赶出家门，去敲女儿的房门，好象必须敲门才许进去。他兴高采烈地走进去，刚才这个偶然的机会为得到他企望的地位提供了手段。他在莉迪的额角上亲了一下，舒舒服服地坐在一张伏尔泰式沙发里，对女儿说：“给我弹点什么吧？……”

莉迪给他弹了一首贝多芬的钢琴曲。

“弹得很好，我的小鹿，”他把女儿拉到膝前，说道，“咱们都二十一岁了，你知道不？该结婚了，咱们的爸爸已经七十多了……”

“我在这里很幸福，”她回答说。

“你只爱我一个人，这个又老又丑的家伙？”佩拉德问道。

“你要我爱谁呢？”

“今晚我和你一起吃饭，我的小鹿。去通知卡特一声。我考虑着要立稳脚跟，要有个位置，要给你找个般配的郎君……一个善良的小伙子，才气横溢。有一天你可以为他感到骄

---

① 杜尔西内亚，堂吉诃德想象中的意中人。

傲……"

"叫我喜欢，能当丈夫的，至今我还只见过一个……"

"你已经见过一个？……"

"对，在杜伊勒里宫花园，"莉迪说，"他从我面前经过，挎着德·赛里齐伯爵夫人的手臂……"

"他叫？……"

"吕西安·德·吕邦泼雷！……我和卡特坐在一棵菩提树下，什么也不想。我身旁有两位贵妇在交谈：'看，德·赛里齐夫人和美男子吕西安·德·吕邦泼雷来了！'两位妇人注视着这一对。我也抬头看看。'啊，亲爱的，'另一个人说，'有的女人真有福气！……就说这位吧，她干什么都行，就因为她娘家姓龙克罗尔，她丈夫有权有势。''亲爱的，'另一个女人回答道，'可这个吕西安对她来说，价钱可不低呀……'爸爸，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是蠢话，上流社会的人都说这种蠢话，"佩拉德和善地回答女儿的问话，"说不定她们在影射什么政治事件。"

"不管怎么样，你盘问我，我给了你回答。如果你想把我嫁出去，就给我找一个与那个小伙子一样的丈夫吧！……"

"傻孩子！"父亲回答道，"男人的美貌不一定总是善良的标志。外表体面的年轻人入世之初不会遇到任何困难，于是他们的任何才智都得不到发挥。社交界对他们殷勤倍加，腐蚀了他们的心灵，到后来必须为他们的长处付出代价！……我想给你找一个资产阶级、富人和蠢蛋不加理睬，不加救助，不予以保护的人……，"

"是谁呢，父亲？"

"一个不为人知的才子……好嘘，亲爱的孩子，我有办法搜遍巴黎的阁楼，实现你的纲领，为你的爱情找来一个人，他与你刚才向我提到的那个坏蛋同样美貌，但是前程似锦，注定名利双收……啊！我原来怎么一点没想到呢！我大概有一大群外甥，那里头总能找出一个与你般配的来！……我马上往普罗旺斯写信，或叫别人写信去！"

无巧不成书！此刻，真有一个康夸勒老爹的外甥从意大利门进了巴黎城，前来寻找舅父。这个年轻人，从沃克吕兹省徒步走来，腹中饥饿，疲劳不堪。老家的人对这位舅父的命运如何并不知晓，但是在他们的幻想中，佩拉德代表着希望：人们以为他已经从印度归来，有几百万的财富了！炉火旁这些没边的话鼓动了一个小外甥。他叫泰奥多兹，他决定来个环球旅行前来寻找神话中的舅父。

佩拉德充分享受了几小时天伦之乐以后，洗了并染了头发（他头上扑的粉是一种化装），穿一件厚厚的蓝呢大礼服，扣子一直扣到下巴，外披一件黑大衣，脚踏鞋底很结实的大皮靴，带着一张特殊的名片，迈着方步，沿加百列街走着。孔唐松扮成卖菜的老太婆，在这条大街的爱丽舍-波旁花园前与他相会。

"圣日耳曼先生，"孔唐松用化名称呼他的前上司，对他说道，"你已经叫我赚了五百个郎（法郎）。我之所以前来，是为了告诉你，那个该死的男爵给我钱以前，已经到公司（巴黎警察局）去了解过情况了。"

“我肯定需要你，”佩拉德回答说，“你看咱们的号码7，10和21，我们可以使用这些人，而叫警察局和警务部的人不知不觉。”

孔唐松又回到马车旁边，纽沁根在车中等待着佩拉德。

“我是德·圣日耳曼先生，”这个南方人踮起脚尖凑到车门旁对男爵说道。

“号（好），响（上）车吧，”男爵回答说，吩咐车夫往星形广场凯旋门方向走。

“您到警察局去过啦，男爵？这可不好……您对局长先生说了什么，他怎么回答您的，能告知一二吗？”佩拉德问道。

“把五倍（百）法郎交给贡党宗（孔唐松）界（这）个怪人之前，我很想知道他细（是）不细（是）白攒（赚）这个钱……我几（只）细（是）对警察局长说，为一件很微妙的细（事）我要古（雇）一个警察，界（这）个银（人）在外国叫佩拉德，我细（是）不细（是）阔（可）以完全信赖他……局长回答我说，您细（是）最精明强干、最镜（正）极（直）的一个银（人）。就界（这）些。”

“既然我的真名实姓已经透露给了男爵先生，您可愿意告诉我到底是什么事情么？……”

男爵用他那可怕的波兰犹太人一般的土话滔滔不绝地详细叙述了他与爱丝苔的相遇，站在马车后面的保镖怎么大叫一声，他怎么挖空心思寻找都毫无成效，最后又讲了前一天晚上在他家发生的事，吕西安·德·吕邦泼雷怎样情不自禁地微微一笑，毕安训和另外几个纨绔子弟怎样相信这个年轻人与那个无名女郎经常来往。

“男爵先生，请您听我说，这件事对您来说可是生死攸关的大问题。您先交我一万法郎作为预付的全部费用。您的生命就是一家生意作坊，必须毫不含糊地为您找到这个女人。啊！您这回算是给缠住了！”

“细(是)，我给钳(缠)住了……”

“若是需要更多的钱，我再告诉您，男爵。相信我好了，”佩拉德接着说道，“您可能以为我是密探，可我不是……一八〇七年，我在安特卫普当过警察署长。既然路易十八已经死了，我现在可以向您透露，我领导他的反间谍组织达七年之久……所以，跟我不能讨价还价。男爵先生，您一定明白，在没有对案情进行仔细研究之前，不能随便乱说一气收买人心。放心吧，我一定办成。不要以为您给我一笔钱，我就会心满意足。我还要别的报酬……”

“不细(是)要一个王国吧？……”男爵说道。

“对您来说，简直是区区小事！”

“那行！”

“弗朗索瓦·凯勒是贡德维尔伯爵的女婿，昨天晚上德·贡德维尔伯爵和他的女婿在府上进晚餐。”

“见鬼！什么银(人)告促(诉)你的……”男爵大叫起来。“一定是超(乔)治多嘴多舌。”

佩拉德笑了起来。银行家注意到这一微笑，他对自己的仆人产生了莫名其妙的怀疑。

“我期望在警察署谋个职位，关于这个职位的设立，警察总监四十八小时之内会收到一份备忘录。凭德·贡德维尔伯

爵的地位，完全能为我谋得这个职位。请您为我要求一下这个职位，设法叫德·贡德维尔伯爵乐于参与这件事，而且热心参与。我给您帮的忙，您就这样谢我吧！我现在只要您一句话就行。如果您说了不算，早晚有一天您要诅咒自己生到这个世界上来……佩拉德向您保证……”

“我向你发细（誓），尽力而为……”

“为您的事，如果我只是尽力而为，那可是不够的。”

“那好，我完全保镜（证）。”

“完全保证……我的全部要求就是这个，”佩拉德说，“坦诚相见，这是我们相互可以赠送的唯一有点新颖的礼物。”

“完全……”男爵又重复了一次，“你要我把你送到称（什）么地方？”

“路易十六桥① 那头。”

“到议院槽（桥），”跟班小厮来到车门口，男爵这样吩咐道。

“无名女郎就要到手了……”男爵走开时自言自语道。

“真是巧！”佩拉德步行回到王宫市场，心中暗想。他打算把那一万法郎再增加三倍，给莉迪当嫁妆。“那个年轻人一个目光就迷住了我的女儿，我现在又不得不仔细研究他的生活小事。他一定是那种‘一眼钩’的男子，”他自言自语，用了一个他自造语言中的词汇。通过一些违反语言常规的字词，

① 此桥修于一七八七至一七九〇年，先叫路易十六桥，一七九二年改称革命大桥，一七九五年改称协和大桥，一八七五年又恢复路易十六桥名称，自一八三〇年以来一直叫协和大桥。

将他的观察与科朗坦的观察概括在这些词汇里。正因为如此，这些词非常生动有力，色彩鲜明。

德·纽沁根男爵回到家，判若两人。见他露出容光焕发、生机勃勃的面容，家中用人及他的妻子都大吃一惊。他真是兴高采烈。

“当心我们的股份！”杜·蒂耶对拉斯蒂涅说道。

这些人从歌剧院归来，此时正在但斐纳·德·纽沁根的小客厅中喝茶。

“对，”男爵抓住他那位同行的玩笑，微微一笑接过话头，“我现在有作性（生）意的欲望了……”

“那你是见到那个无名女郎了？”德·纽沁根夫人问道。

“没有，”他回答，“几（只）细（是）有了一线希望，能搅（找）到她。”

“有这样爱自己老婆的么？……”德·纽沁根夫人感到有些醋意抑或是装作吃醋，大叫起来。

“你把她搞到手的时候，”杜·蒂耶对男爵说，“一定要请我们和她一起吃夜宵！能使你返老还童的女子，我非好好端详端详不可。”

“她真是曹（造）物主的杰作，”老银行家回答道。

“人家要象耍一个黄口小儿那样叫他受骗上当了，”拉斯蒂涅附耳对但斐纳说道。

“算了！他赚的钱够多的，可以……”

“可以吐出来一些，是不是？……”杜·蒂耶打断男爵夫人的话说道。

纽沁根在客厅中踱来踱去，不知拿两条腿怎么办好了。

"时候到了，叫他付你最近欠下的债，"拉斯蒂涅附耳对男爵夫人说道。

就在同一时刻，卡尔洛满怀希望离开泰布街。他来到这里，对欧罗巴进行最后的嘱咐，在为了欺骗德·纽沁根男爵而编排的喜剧中，她要扮演主要角色。吕西安一直将卡尔洛送到林荫大道上。看到这个半人半鬼的家伙化装得那么好，连自己也要听到他的声音时才认出他来，吕西安真有些心神不定。

"见鬼！你从什么地方找来一个比爱丝苔更美的女人？"他问这个拉他下水的人。

"我的孩子，这在巴黎是找不到的。这种面孔，法国不生产。"

"我的意思是，你看我又晕头转向了……卡利皮热的维纳斯神也没有这个标致！为她下地狱也心甘情愿……可你从什么地方把她找来的呢？"

"她是伦敦最美的美女。她杜松子酒喝醉，妒意大发，杀死了自己的情人。那个情人本是个无恶不作的坏蛋，这一死，伦敦的警察倒摆脱了他的纠缠。把这个女的送到巴黎来待一些时候，好叫人们慢慢将那件事忘掉……这个姑娘本来在良好的环境中长大，是一个新教牧师的女儿，她法语讲得就跟她的母语一样。她在这儿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她并不知晓，永远也不会知晓。人家对她说，如果她讨你喜欢，可以吞掉你几百万。但是你象老虎一样嫉妒，所以叫她扮演爱丝苔的节目。她

不知道你的姓名。"

"可是，如果纽沁根喜欢她胜过喜欢爱丝苔呢……"

"啊，你要说的是这个……"卡尔洛大叫起来，"昨天还令你恐惧万分的事，今天你倒惟恐办不成了！放心吧！这个金黄头发、白皮肤、蓝眼睛的姑娘，与那个漂亮的犹太女郎正好相反，只有爱丝苔的眼睛才会叫象纽沁根这样的老朽动心。你总不能家里藏着丑八怪呀，见鬼！等这个娃娃扮演完了她的角色，我再派一个可靠的人陪伴，把她送到罗马或者马德里去。到那里，她还会叫人发疯的。"

"既然她在这里时间不长，"吕西安说道，"我回去了……"

"去吧，孩子，尽情享乐吧……明天你还有一天。我在这儿等一个人，我叫他了解德·纽沁根男爵家的事去了。"

"谁？"

"男爵随身男仆的情妇。必须随时了解敌方的动向。"

子夜时分，爱丝苔的保镖帕卡尔在艺术桥上找到了卡尔洛，这是巴黎最合适的地方，可以互相说上几句话，不会叫别人听了去。谈话时，保镖看着这一侧，他的主人望着另一侧。

"男爵今天白天到警察局去了，大概四点到五点钟的光景，"保镖说，"今天晚上他吹牛说，会找到他在凡塞纳森林看见的那个女子，人家已向他许下诺言……"

"可能有人在观察我们的动静！"卡尔洛说道，"可是，是谁呢？……"

"已经启用了商业治安警察卢沙尔。"

"那太幼稚可笑了，"卡尔洛回答。"我们只怕保安旅和司

法警察。只要这两家不动，我们就能动，我们……”

“还有别的！”

“什么？”

“‘监狱之友’……昨天我看见了拉普哈依……他宰了一对夫妻，得了一万……金币！”

“会逮捕他的，”雅克·柯冷说道，“这就是屠户街的凶杀案。”

“有什么命令？”帕卡尔毕恭毕敬地说。一位元帅到路易十八面前领命大概就是这种神情。

“你们每晚十点出去，”卡尔洛回答，“朝凡塞纳森林、默东森林或达弗赖森林快速前进。如果有人窥测你们或跟踪你们，你也随他去，你要随和，健谈，任人收买。你要大谈特谈吕邦泼雷嫉妒心很重，他爱‘夫人’爱得发疯，可是特别不希望上流社会里有人知道他有这样一个情妇……”

“够了！要携带武器么？……”

“永远不要！”卡尔洛急切地说道，“武器！……这有什么用呢？只会造成灾难。在任何情况下不要使用你那个保镖用刀。既然用我给你表演过的那么一击可以打断最身强力壮的人的双腿……既然可以与三个手持武器的警察打斗，确信他们还来不及抽出短刀时就能撂倒他两个，还怕什么呢？……你不是有长棍么？……”

“对！”保镖说道。

帕卡尔，人家说他是“老看守”，“精明人”，“善人”，两腿有劲，臂力过人，长着意大利人的络腮胡子，艺术家的头发，工兵

的胡髭，面色苍白，也象孔唐松的面孔一样毫无表情，但是热情保留在内心，行动举止象个军乐队长，不会叫人产生疑窦。从普瓦西或默伦逃出来的人不会有他那种稳重的自鸣得意神情和对自己本领的信心。对苦役监狱的哈里发拉施德来说，他是贾尔法尔①。他对卡尔洛表现出友好的钦佩，就象佩拉德对科朗坦那样。这个大高个，瘦长得出奇，胸脯不发达，骨头上没多少肉。两条长腿，走起路来，步伐稳重。他迈出右腿时，那右眼早已用盗贼或密探独具的那种毫无表情却飞快的眼神打量了外界情形。左眼也仿效右眼的动作。迈一步，看一眼！他干瘪，灵巧，随时随地能对付一切情况。雅克常说，若没有勇士液②那个亲切的敌人，帕卡尔就是个完人。他充分拥有向社会开战的人所必不可少的各种才具。但是主人总算说服了奴仆，不要因小失大，帕卡尔只在晚上喝上几盅。回到家中，帕卡尔把琼浆玉液吸进肚里，一个来自但泽③的陶制大肚姑娘④款款地为他斟酒。

"一定留神，"帕卡尔向他称之为"忏悔神甫"的人施礼告别，戴上他那漂亮的带羽毛的帽子，说道。

象雅克·柯冷、佩拉德和科朗坦这样厉害的角色，通过这些事件，各据一方，前来对阵。每人都为自己的情欲或为自己

---

① 贾尔法尔是哈里发拉施德忠诚的宰相，典出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此处哈里发指卡尔洛。

② 指烧酒。

③ 但泽，即今波兰的格但斯克。

④ 陶制大肚姑娘是指酒壶的形状。

的利害参加这场角逐，每人都要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这是一场不为人知的、可怕的战斗，绞尽脑汁，把才能，仇恨，刺激，前进，后退，计谋都调动起来，得与发财发迹使出同样的力气。从佩拉德这方面来说，他有朋友科朗坦的协助，无论是用的人还是用的手段都是秘密的。对他们来说，这是一桩区区小事。所以，历史对此毫无记载，正象对许多次革命的真正原因，历史也缄默无言一般。这场争斗的结果如下：

德·纽沁根先生与佩拉德在爱丽舍田园大道见面五天之后的一天上午，一个五十来岁的人，长着上流社会的生活赋予外交官的那种铅白面孔，身着蓝呢服，举止相当风雅，看上去几乎有国务大臣的派头，从一辆金碧辉煌的马车上走下来，将缰绳扔给仆人。他问小厮德·纽沁根男爵是否见客。那小厮正坐在宽敞前厅中的一张长凳上，他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为他打开了华丽的玻璃门。

“请问先生的大名？……”仆人说道。

“告诉男爵先生，我从加百列街来，”科朗坦回答。“如果有人，千万不要高声道出这个地名，否则要把你赶出门外。”

过了一分钟，仆人返回，经过内院住房，将科朗坦带到男爵书房中。

科朗坦用捉摸不透的目光望了银行家一眼，银行家也报以同样的目光，然后二人按照一般礼节打了招呼。

“男爵先生，”他说，“我代表佩拉德前来……”

“号（好），”男爵说道，走去闩上两扇门。

“德·吕邦泼雷的情妇住在泰布街总检察长德·格朗维

尔先生从前的情妇德·贝勒弗依小姐以前住的那套房子里。”

“啊！离我很近，”男爵大叫起来，“金（真）逗！”

“您对这个标致的人儿爱得发疯，我不难相信，看见她真叫我高兴。”科朗坦回答道，“吕西安惟恐失去这个姑娘，禁止她出头露面。她也很爱他，她在家具和所处地位上接替贝勒弗依四年以来，无论是邻舍还是守门人，还是这幢房屋的其他房客，都见不着她。她只有夜间才出去散步。她离家时，马车的帘子放下，夫人戴上面纱。吕西安金屋藏娇，不光是出于恐怕有失的原因：他应该与克洛蒂尔德·德·葛朗利厄结婚，而且是德·赛里齐夫人当今的宠儿。自然，他把自己堂皇的情妇和未婚妻看得很重。所以，您已经主宰了局面，因为吕西安肯定要为自己的切身利害和虚荣牺牲自己的欢乐。您很富有，很可能此事关系到您最后的幸福，大方些吧！通过她的贴身女仆，您会达到目的。给那个侍女一万多法郎，她就会把您藏在女主人的卧房里。对您来说，这还不值得！”

科朗坦那断断续续、清楚而又绝对的语速，任何语言难以形容。男爵惊异地注视着他。这种惊讶的表情，他不许自己那无动于衷的面容表现出来，已经很久了。

“我代我的朋友来向您要五千法郎，您给他的银行支票，他丢了五张……小小的倒霉！”科朗坦用最美妙的颐指气使的语气说下去，“佩拉德对巴黎太熟悉，不会花钱去登寻物启事，他把指望放在您身上。不过，这倒不是最重要的事，”科朗坦继续往下说，似乎要钱的事无关紧要，“如果您不想晚年忧烦，就请您设法为佩拉德得到他向您要求的职位，何况您轻而易

举地就能使他心满意足。王国警察总监可能昨天已经收到了关于这一问题的备忘录。只要请贡德维尔去与警察署长谈谈就行。对啦，请您告诉德·贡德维尔伯爵马兰，只要求求当年使他排除了德·西默兹兄弟的那些人里头的一个，事情就成了①……"

"先生，钱在界(这)，"男爵取出五张一千法郎的票子送到科朗坦面前，说道。

"贴身女仆有一个好朋友，是个保镖的，名叫帕卡尔，住在普罗旺斯街一个制造华丽马车的人家里。他给那些有王侯气派的人当保镖。他是一个大高个，皮埃蒙特人，很喜欢味美思。您通过帕卡尔就能与冯·布高赛克夫人的贴身女仆搭上。"

显然，作为最后一段附言抛出的这些心腹话，就是那五千法郎的价值。男爵竭力猜测科朗坦属于哪一类人。这个人的聪明已经告诉他，与其说此人是个密探，不如说是个间谍头子。对他来说，科朗坦就象考古学家面对的一块出土的石碑碑文至少有四分之三的字母残缺不全。

"界(这)个贴心(身)女仆叫称(什)么名词(字)?"他问道。

"欧也妮。"科朗坦回答。他向男爵施礼，走出了房门。

纽沁根男爵心花怒放，扔下生意、办公室，上楼回房。那种幸福的心情，就象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眼看就要和自己的第一个情妇进行第一次约会一般。他从自己个人的钱箱里取出所有一千法郎的票子，一共五万五千法郎。用这个钱，他可

---

① 见《一桩神秘案件》。

以造成一个村庄的幸福！他把这些钱放在礼服口袋里。百万富翁的挥金如土只能与他们贪图利润相提并论。一旦事关心血来潮的爱情，一股激情，对这些克雷絮斯①来说，钱就不值钱了：确实这种心血来潮之于他们比拥有黄金还难。他们那酒醉饭饱的生活，充满了投机生意的大动荡带来的激动，使他们那冷酷的心对此已渐渐厌倦。所以对他们来说，一次享受是最为难得的事情。

试举一例：巴黎最富有的一个资本家，以行动古怪而著名。有一天他在林荫大道上遇到一个极为标致的小女工。这个轻佻女郎身旁有母亲陪伴，胳膊上还挎着一个小伙子。那小伙子衣着寒酸，神气活现地扭着屁股。这百万富翁对那个巴黎女郎一见钟情。他跟随着她到了她家，进了家门。他打听到她那种时而去马比耶舞厅②、时而没有面包吃的日子、时而看戏、时而劳作的生活。他对此很有兴趣，留下五张一千法郎的票子，放在一枚一百个苏的硬币底下。不光彩的慷慨！第二天，一位很有名气的地毯商勃拉雄来听从那轻佻女郎的吩咐，将她选定的一套房间配上了全套家具，花了两万多法郎。这个女工满怀希望：要为她母亲置办衣裳，叫她从头到脚穿得齐齐整整；想到能把自己原来的情人安插进一家保险公司当职员，心花怒放。她等待着……一天，两天；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她认为自己必须忠于这个资本家，因而欠下了债务。

① 克雷絮斯，古希腊豪富。

② 马比耶舞厅由舞蹈演员马比耶于一八四〇年开设，位于蒙泰涅大街，是一家大众化的舞厅，到一八七五年关闭。

资本家应召回到荷兰去，早把这个女人忘到九霄云外。他把她捧进了天堂，可一次也没有到那里去。小女工也就从天堂又跌落下来，巴黎人能堕落到什么地步，她也就堕落到了什么地步。

纽沁根不赌钱，也不保护艺术，他没有任何心血来潮的欲望。他堕入了情网，疯狂地爱上了爱丝苔，大概是鬼迷心窍了。卡尔洛·埃雷拉的指望正放在这上头。

午饭过后，男爵把他的随身男仆乔治叫来，让他到泰布街去找冯·布高赛克夫人的贴身女仆欧也妮小姐，请她到自己的办公室来有要事相商。

“你一定要把她揽（找）来，”他又加上一句，“把她歹（带）到我的屋（卧）房里，对她说她界（这）回可发了财啦！”

乔治好不容易叫欧罗巴——欧也妮下定决心前来。她对乔治说，夫人从来不许她走出家门。她这么干，可能会丢了自己的饭碗，等等等等。乔治回来在男爵面前对自己的本事大吹大擂，男爵赏给他十个路易。

“若是夫人今晚外出不带她去，”乔治对主人说，“她十点左右来。”男爵听到这句话，眼睛象红宝石一般熠熠发光。

“好！你就（九）点钟来为我更衣……梳头，我要锦（尽）量打扮得漂漂亮亮……我觉得是到我的穷（情）妇面前去，否则钱有什么用……”

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一点，男爵染好了头发和络腮胡。晚饭以前洗了个澡，到九点钟，他象新郎那样梳妆起来，洒了香水，精心打扮一番。有人向德·纽沁根夫人报告了这出变形

戏，她为寻开心也来看看自己的丈夫。

“天哪！”她说，“你这样子多可笑！……瞧你这条白领带，显得那络腮胡子更硬了！换上一条黑缎子领带吧！再说，你是帝国时代人物，是老好人，可你那样子象个前最高法院的推事。把你那钻石纽扣摘下来，每一颗都值十万法郎呢！那母猴子说不定要问你要，你也不能拒绝。与其把它送给一个妓女，还不如戴到我耳朵上。”

可怜的金融家，惊异地发现妻子的见解十分正确，乖乖地听她的，可是满脸不高兴。

“阔（可）笑！阔（可）笑！……你为那位拉斯蒂涅先生精心大（打）扮时，我可总（从）来没说过你阔（可）笑！”

“你从来没觉得我可笑，那我倒相信。难道我是那种在梳妆打扮上会犯基本错误的女人么？来，扭过身去，让我瞧瞧！……礼服的扣子，往上扣，象德·摩弗里纽斯公爵那样，最顶上的两个扣眼留着！总而言之，要尽量叫你显得年轻！”

“先生，”乔治说道，“欧也妮小姐来了。”

“再见吧，富（夫）银（人）……”银行家高声说道。他将妻子一直送到超过他们各自住房分界线的地方，以便肯定她不会偷听他这边的会晤。

他走回来，牵着欧罗巴的手，怀着讥讽的敬意把她带到自己的房间。

“号（好），我的小古（姑）娘，你金（真）有福气，因为你服戏（侍）着界（这）世界上最标致的女子……你愿意为我说话、为我效劳的话，你就发菜（财）啦！”

“给我一万法郎，我也不会干这种事！”欧罗巴高声说道，“男爵先生，您要明白，我首先是一个正派的姑娘……”

“对。我大(打)算好好饷(赏)赐你的正极(直)。作性(生)意，这叫心切(兴趣)。”

“我还没说完，”欧罗巴说道，“若是我家老爷不招太太喜欢，还有点门！可现在不是这种情况，她一生气，我的饭碗就丢了，我这个活一年挣一千法郎呢！”

“两万法郎本金能性(生)出一千法郎，我若是给你两万，你不就不秀(受)一点损失了么！”

“哎哟，您要是这么说，我的老大爷，”欧罗巴说道，“这情况可就变了！钱在哪儿？……”

“界(这)！”男爵回答，指着一张一张的钞票。

他看到每一张钞票都使欧罗巴的眼睛射出一道光芒，那光芒透露出贪欲。这早在他意料之中。

“我这份差使，您算付了钱了。还有正直，还有良心呢？……”欧罗巴说道，露出调皮的神情，用半开玩笑半正经的眼神望着他。

“亮(良)心不及差使极(值)钱。不过，再加五千吧！”他说，又加上五张一千法郎的票子。

“不行不行，良心要两万，差使五千，要是我丢了差使的话……”

“碎(随)你便……”他一面加五张票子一面说，“可是，要攒(赚)界(这)个钱，必须在你的女主人晚上单独在家时，把我撞(藏)在她的屋(卧)房里……”

“您要是愿意向我保证，永远不说出去是谁把您带进去的，我就同意。不过我要事先告诉您一件事：我家太太身体健壮，爱德·吕邦泼雷先生爱得发疯，您就是给她一百万，也休想叫她干出不忠诚的勾当……这有点傻，不过她爱上谁的时候就这样，比一个正正经经的妇女还糟糕，您说是不是？逢上她和先生一起去森林散步，先生一般是不在家过夜的。今天晚上她散步去了，所以我可以把您藏在我的房间里。要是夫人一个人单独回来，我会来找您。您先在客厅里待着，我留着她卧室的门，其余的事……当然！其余的，就是您的事了……您准备准备吧！”

“那两万五其(千)法郎，我在喀(客)厅里给你……界(这)细(是)交换条件。”

“啊！”欧罗巴说道，“您怎么不多提防点！……对不起，这太少了！……”

“你要撬(敲)我，还有的细(是)机会……咱们不打不相习(识)嘛……”

“那好，半夜十二点到泰布街来吧！不过，要带三万法郎来。贴身女仆的正直也跟出租马车一样，过了半夜，价值要高很多。”

“为谨慎起见，我给你一张银行的凭单……”

“不要，不要，”欧罗巴说道，“就要钞票，不然不干……”

凌晨一时，德·纽沁根男爵藏身于欧罗巴过夜的阁楼中，尝尽了一个交好运的人的各种焦虑。他喘不上气来，直到脚指尖热血沸腾，脑袋也象过热的蒸汽机一样就要爆裂。

“花习（十）多万埃居，得到的就细（是）精心（神）享受！”他后来向杜·蒂耶讲述这场经历时，这样说道。他倾听着街上传来的每一细微声响，到凌晨二时，情妇的马车一进大街，他就听到了那声音。门枢转动大门敞开的时候，他的心怦怦直跳，把真丝背心都快掀开了：他就要再次见到爱丝苔那仙女般的面庞了！……脚踩踏板的声响和开关车门的声音，都打在他的心上。等待着极乐时刻的到来，比遭到破产更使他心绪不宁。

“啊！”他大叫起来，“这还活得了吗！我算活过头了，过一会我肯定什么也干不成！”

“太太一个人在家，下楼去吧！”欧罗巴露面了，说道。“千万别弄出响动，大象！”

“大象！”他哈哈大笑，重复了一句，就象在烧红的铁棍上那样走去。

欧罗巴走在前面，手里擎着烛台。

“给，数数！”男爵进了客厅，就把票子递给欧罗巴，对他这样说。

欧罗巴一本正经地拿了那三万法郎，把银行家关在客厅里，自己走了出去。纽沁根径直朝卧房走去，遇到的是那个漂亮英国女人。她对他说：“是你吗，吕西安？”

“不细（是），美妞儿，”纽沁根叫道。

话音未落，他惊呆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与爱丝苔截然相反的女子。他从前看到深色头发的地方，现在是金黄头发；他从前欣赏的壮健之处，现在是文弱！从前闪耀着阿拉伯阳

光的地方，现在是英国温馨的夜！

“咦，这是怎么回事？您从哪儿来？……您是谁？……打算干什么？”英国女子问道，一面拉铃，可是那铃一点也不响。

“我把铃栽（塞）上了棉花，不过，请您不要害怕……我就走，”他说。“界（这）三万法郎算扔在水里了。您确习（实）细（是）吕西恩（安）·德·鲁（吕）邦泼雷的穷（情）妇吗？”

“有点是，大侄子，”英国女人说，她的法语说得很好，“可您细（是）谁呢？”她说，故意模仿纽沁根的口音。

“一个上当受佩（骗）的银（人）！……”他可怜巴巴地回答。

“细（是）因为看见了一个标致女银（人）而上当受佩（骗）的么？”她开玩笑问道。

“请允许我萌（明）天给您送一条项链来，使您不会忙（忘）记德·纽沁根男爵。”

“不硬（认）识这个银（人）！……”她说道，疯子一样大笑起来，“不过，项链会妥收无误的，私入民宅的蠢货！”

“您会硬（认）习（识）界（这）个银（人）吧？再见，富（夫）银（人）。您细（是）个美银（人）。可我几（只）细（是）个六习（十）多岁的可怜的银行家。您使我懂得了我爱的那个女银（人）是多么有魅力，既言（然）您的美貌超凡并未能使我将她忙（忘）怀……”

“噢，您对我说的界（这）些话很夜（热）情，”英国女人回答道。

“还不如启发我说出界（这）话的那个银（人）夜（热）情……”

"您是指那三万法郎……您给了谁了?"

"您的贴身女仆那个坏蛋……"

英国女人拉铃,欧罗巴就在近旁。

"哎呀!"欧罗巴大喊大叫,"一个男人进了太太的房间,这个人又不是老爷!……吓死人了!"

"他给了你三万法郎,叫你把他带进来,是吗?"

"没有,太太。咱们两人加一块也不值那么多呀……"

欧罗巴大喊捉贼,气势汹汹,银行家心惊胆战,夺门而逃。欧罗巴踢他一脚,他顺着楼梯连滚带爬逃走了。……

"坏蛋!"她对他大喊大叫,"你向我家主人揭发我!捉贼啊!……捉贼!"

堕入情网的男爵灰心丧气,总算安全无恙地回到了停在大马路上的自家马车上。他再也不知道该信赖哪个密探了。

"太太真的打算取消我的赢利么?……"欧罗巴象复仇女神一样回转身来对英国女人说道。

"我不知道法国规矩,"英国女人说道。

"问题是,我只要向老爷说上一句话,明天就可以把太太赶出门外,"欧罗巴狂妄地说。

"界(这)个该死的贴心(身)女用银(人),"乔治自然要问主人是否开心,男爵对乔治这样说道,"她撬(敲)了我三万法郎……不过,界(这)细(是)我的过错,我大错特错了……"

"这么说,老爷精心打扮也没帮上什么忙。真见鬼!我劝老爷不要无缘无故吃那个药……"

"超(乔)治,我回(灰)心丧气死了……我好冷……我心

塞……再也找不到爱丝苔了，朋友。”

在重要关头，乔治总是他主人的“朋友”。

两天以后，卡尔洛和吕西安两人单独进午餐时，欧罗巴姑娘把上面的一幕讲得活龙活现，绘声绘色，十分可笑。

“孩子，绝对不要叫警察局或者任何人插足于咱们的事，”卡尔洛就着吕西安的雪茄为自己点着一支雪茄，一面低声对他说，“那就糟了。我想到了一个大胆但是万无一失的办法，叫咱们那位男爵和他那些警察乖乖呆着。你到德·赛里齐夫人家中，对她要百般殷勤。谈话中，你告诉她，拉斯蒂涅早就厌倦了德·纽沁根太太，为了对拉斯蒂涅尽友情，你同意给他打掩护，不让他的情妇暴露。可是德·纽沁根先生疯狂爱上了拉斯蒂涅藏着的这个女人，想出了利用警察对你进行刺探的主意。你根本没有染指你的老乡的风流韵事，可你在葛朗利厄家的利益倒可能为此受到损害。赛里齐伯爵夫人的丈夫是国务大臣，你求伯爵夫人让她丈夫助你一臂之力，到警察局去。一到那儿，你就在局长面前叫苦不迭，但要摆出政界人士而且很快就会进入庞大的国家机器充当一个最重要的角色的模样。作为国家要人，你很理解警察机关的作用，你对警察机关很佩服，包括局长在内。最好的机器也出油点或者吐黑烟嘛！稍稍发点火。你一点也不怪罪局长先生，他要去斥责手下的人，你还怪可怜他的。你越是温和，具有绅士风度，那局长越要对他手下的警察大发雷霆。这样我们就可以安安稳稳过日子，就能叫爱丝苔回来。她大概象她那边森林中的牝鹿一样，已经发情了。”

当时的巴黎警察局局长从前是一位法官。前法官当警察局长资格太嫩。他们满脑子法律，骑在遵纪守法的马背上下不来。他们的手太软，而紧要关头常常需要当机立断，这种时刻警察局的行动就应该象消防队扑灭烈火一般。当着大臣会议副主席①的面，警察局长承认的警察局的弊端比实际上还多，对于滥用权力感到遗憾，而且回忆了德·纽沁根男爵对他的拜访和男爵怎样向他打听佩拉德的情况。局长一口答应对警察的胡作非为严加惩处，并且感谢吕西安直接找他面谈，答应为他保守机密，作出完全理解这个花样的模样。国务大臣和局长对于个人自由、家宅不可侵犯都说了不少漂亮话。德·赛里齐先生向警察局长指出，虽然王国的重大利害有时要求搞一些秘密的不合法勾当，但是一旦将这些国家手段用在谋个人私利上，那就是犯罪了。

佩拉德天天上大卫咖啡馆，他把在那里看到一些市民当作一种享受，就象一位艺术家观看花朵生长以自娱一般。第二天，就在他到自己心爱的咖啡馆去的时候，一个身穿便衣的宪兵在街上截住了他。

"我正要去你家，"他向佩拉德附耳低语道，"我奉命把你带到警察局去。"

佩拉德叫了一辆出租马车，二话没说，在宪兵陪伴下上了马车。

---

① 当时大臣会议下设几个委员会，每一委员会有一个副主任。但在一八三八年以前，大臣会议并未设副主席。国王不在时，由级别最高的大臣主持会议。

警察局那时沿着金银匠堤岸伸展。警察局长在小花园的一条甬道上踱来踱去。他对待佩拉德的态度，似乎佩拉德是个监视苦役犯的最小最小的狱吏。

“先生，自一八〇九年起，将您从公职中除名，是不无原因的。……您给我们招惹什么是非，给自己惹了什么麻烦，您不知道吗？……”

这一顿申斥以晴天霹雳结束。局长生硬地向可怜的佩拉德宣布，不仅取消每年给他的补助，而且他本人要受到特别监视。老头以世界上最镇静的表情接受了这一瓢冷水。没有什么比遭到意外打击的人更木然、更毫无表情。佩拉德早已在赌场上将自己的钱全部输光。莉迪的父亲现在指望的是得到那个职位。而现在，除了朋友科朗坦的施舍以外，他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了。

“我当过警察署长，我认为您说得完全正确，”老头子对那位摆出一副庄重严肃姿态的官僚说道。那人听了这句话，吃惊得不由自主一颤，“我丝毫不想赔礼道歉，请允许我向您指出，您根本就不了解我，”佩拉德向局长轻轻瞟了一眼，继续说道，“对于荷兰前警察署长来说，您的话过于生硬。对于一个普通密探，您的话又不够严厉。不过，局长先生，”佩拉德停顿了一下，见局长默默无语，便补充了下面几句话，“我十分荣幸地再向您说几句话，请您记住：我根本不想参与您的警务，也不想为我自己辩解。您将来定有机会看到，在这件事情上，有一个人上当受骗：此时此刻，这个人是您的奴仆；以后有一天，您会说：‘啊，原来是我？’”

说完，他向警察局长施礼告辞。那位局长为掩饰自己的惊异，一直沉思不语。佩拉德回到家中，手脚无力，对德·纽沁根男爵满腔怒火。集中在孔唐松、佩拉德与科朗坦三个人头脑中的一项机密，这个大胖金融家一个人就给泄露出去了。这老头归罪于银行家一旦目的达到，便想赖账，不付钱。虽然他只与那人见过一面，可他已经能猜测到这个最有心计的银行家的心计了。“他什么人都能打发，甚至打发我们。等着吧，我要报复的！”老头心中暗想。“我还从来没求过科朗坦什么事，这回我要求他帮我向这个愚蠢的钱箱子报仇。该死的男爵！有一天你发现自己的女儿名誉扫地，你就会明白：我不是省油的灯……可他是不是爱自己的女儿呢？”

这一大灾大难叫老头的希望完全落了空。当天晚上，他就显得老了十岁。他和朋友科朗坦聊天时，想到将给自己的女儿、自己的偶像、自己的宝贝、献给上帝的供品留下惨淡的前程，除了哀叹，就是落泪。

“我们要注视这件事的进展，”科朗坦对他说，“首先要知道秘密告发你的人是不是男爵。我们依靠贡德维尔，是不是明智呢？……这个老马兰对我们欠债太多，不会不设法把我们淹死。所以我要叫人监视他的女婿凯勒。这个凯勒，政治上是个蠢货，有什么旨在推翻长系扶持幼系上台的阴谋，他很可能参与。……明天我就会知道纽沁根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是否见到了他的情妇，治我们的这下子从何而来……别伤心。首先，这个警察局长当不长……现在已是山雨欲来，就要发生革命之势。革命对咱们来说，就是好摸鱼的混水哪！”

街上响起一声特别的口哨声。

“这是孔唐松，”佩拉德说道，一面将一盏烛火放在窗旁，“有点关于我的私事。”

过了一会，孔唐松出现在两位警察局的地神面前，他对这两人真是当奇才那么崇拜。

“有什么事？”科朗坦说。

“新鲜事！我输个精光，从113号① 出来。你们猜我在廊下看见了谁？……乔治！男爵把这个小伙子辞退了，怀疑他是密探。”

“这就是我情不自禁微微一笑的结果，”佩拉德说道。

“啊！又是微微一笑！微微一笑引起的祸患我可真见识不少了！……”科朗坦说。

“拿马鞭子抽打引起的祸患还不算！”佩拉德影射西默兹案件② 说道，“喂，孔唐松，后来怎么了？”

“是这样，”孔唐松继续说下去，“我让乔治买酒，喝了一杯又一杯，他喝得烂醉如泥，打开了话匣子。我呀，我大概跟装酒的桶一样，怎么喝也不醉！咱们那位男爵吃了许多春药到泰布街去了。他见到了你们知道的那个漂亮女人。可是真滑稽：这个英国女人根本不是他要找的‘无名女郎’！……为了引诱贴身女仆，他花了三万法郎。一桩蠢事！这个数字不小，因为下大本钱干的是小事。把这句话掉个个，那就是天才人

① 指王政大街113号，是当时有名的一家赌场。

② 见《一桩神秘案件》：洛朗丝·五天鹅拿马鞭抽了科朗坦，科朗坦蓄意报复。

物解决的问题——下小本，干大事。男爵可怜巴巴地回到家。第二天，乔治装做正人君子模样对主人说：‘老爷为什么要借助那些十恶不赦的坏蛋呢？老爷愿意把这事托付给我的话，我大概能找到这个无名女郎。有老爷对她的描述就行了，我要把整个巴黎城搅个天翻地覆。’‘好吧！’男爵对他说，‘我一定给你好报酬！’乔治把这些都讲给我听了，还夹杂着许多毫无意义的细节。可是……天注定，事不顺！第二天，男爵收到一封匿名信，大意是：‘德·纽沁根先生为一个无名女郎害着单相思，为此花掉了大量金钱，一无所获。如果他同意今晚夜半时分到讷伊桥头，登上一辆马车，那车后站着凡塞纳森林的那个保镖，乖乖叫人蒙上眼睛，他就会看到他心爱的女子……男爵先生腰缠万贯，可能担心提出此项建议的人居心不良。据此，他可以叫他忠实的心腹乔治陪同前往，何况车中空无一人。’男爵未透露给乔治一点点消息，和乔治一起去了。两人任凭别人蒙上眼睛，头上蒙上面纱。男爵认出了保镖。那马车走起来和路易十八(但愿他的灵魂得到安息！这位国王，对治安可很在行！)的马车一样快，过了两个小时，马车在一座森林中停下。给男爵掀掉了蒙眼布，他看见那个无名女郎坐在一辆马车上，车停在那里。可这个无名女郎……妈的！立刻消失了！那辆车(与路易十八的马车同样的速度)把他送回讷伊桥头，他从那里再坐上自己的马车。有人将一张便笺塞在乔治手里，文字如下：‘男爵先生与无名女郎接上了头，一千法郎的票子同意给几张？’乔治把这个纸条交给了主人。男爵肯定乔治跟我或者跟你，佩拉德先生，串通一气敲他的竹杠，就

把乔治赶出了家门。这个银行家真是个傻瓜蛋！要解雇乔治，也要等'跟无名女郎啐（睡）过了'① 再解雇呀！"

"乔治看见那个女的了吗？……"科朗坦问道。

"看见了，"孔唐松说。

"那么，"佩拉德大叫出声，"她长得怎么样？"

"噢，"孔唐松回答，"他只对我说了一句：真正的天仙！……"

"有人比我们厉害，把我们耍了！"佩拉德大叫起来。"这些狗崽子会把自己的老婆高价卖给男爵！"

"Ya, mein Herr！②"孔唐松回答道，"听说你们在警察局触了霉头，我才叫乔治打开话匣子的！"

"我真想知道是谁耍了我，"佩拉德说道，"咱们较量较量！"

"要装死躺下，"孔唐松说道。

"他说得对，"佩拉德说，"咱们钻进缝里，听动静，等待……"

"我们要研究研究，"科朗坦高声说道，"目前我什么也干不了。你，佩拉德，乖乖呆着！咱们乖乖听从警察局长先生的吩咐……"

"德·纽沁根先生是个放血的好材料，"孔唐松指出，"他血管里一千法郎的票子太多了……"

"莉迪的嫁妆就在这儿呢！"佩拉德向科朗坦耳低语道。

① 孔唐松模仿男爵讲话的口音。

② 德文：是的，我的老爷！

“孔唐松，咱们走吧！让咱们的佩拉德老爹睡觉吧！……明天见！”

“先生，”到了门口，孔唐松对科朗坦说道，“这老头算计得多可笑！……嗯？用……的钱给女儿找婆家！……啊！啊！用这个题材，可以写一个好剧本，而且是道德剧，题目就叫《一个少女的嫁妆》。”

“啊！你们这些人安排得真不错！……你的耳朵真灵！……”科朗坦对孔唐松说道。“肯定，社会造物主期待他的每个生命作出何种奉献，便赋予那个生命以何种必要的特质，社会，这是又一个造物主！”

“你说的这话太富有哲理意味了！”孔唐松大叫起来，“一位教授说不定能把它发展成一个学说体系呢！”

“对德·纽沁根先生一定要盯住，”科朗坦微微一笑，与这个密探沿街走去，又对他说道，“看他对这个无名女郎如何动作……大致上……别耍花招……”

“注视着壁炉是不是冒烟！”孔唐松说道。

“象德·纽沁根男爵这种人，得到幸福绝不会悄无声息，”科朗坦又继续说下去，“此外，对我们来说，人就是我们手中的一张张牌，我们绝不能让他们捉弄！”

“妈的！这简直是死囚要割刽子手的脖子寻开心！”孔唐松大叫道。

“你总有词逗人乐，”科朗坦回答道，情不自禁微微一笑，在他那灰白的假面一般的脸上勾出几道浅浅的皱纹。

这件事除去结果不谈，就其本身来说乃至关重要。如果

说告发佩拉德的不是男爵，那么又是谁要把警察局长握在手中得到好处呢？对科朗坦来说，要紧的是要知道自己手下的人里面是否有两面派。他上床就寝时，自言自语道："那么是谁到警察局长那里去诉苦的呢？……这个女人属于谁？"佩拉德此时也在琢磨着这个问题。就这样，雅克·柯冷与佩拉德、科朗坦，虽然素不相识，却不知不觉地越来越接近。可怜的爱丝苔，纽沁根，吕西安这些人也必然卷进这场已见端倪的争斗之中。保安人员那种特有的自尊心可能又使这场斗争格外激烈。

多亏欧罗巴的机智，爱丝苔和吕西安得以将他们六万法郎债务中威胁性最大的那一部分偿还。债主甚至没有动摇对他们的信任。吕西安和拉他下水的那个人终于可以喘一口气了。他们就象被猎人追逐的两头猛兽，在一个池塘边上舔了几口水，又能继续沿着悬崖峭壁奔跑了。顺着这条路，坚强的人要么将软弱的人送上绞刑架，要么送上荣华富贵的顶点。

"今天，"卡尔洛对他创造出来的人说，"我们是孤注一掷了。幸亏牌上作了记号，赌徒又是黄口小儿！"

有一段时间，吕西安奉他那位可怕的军师之命，对德·赛里齐夫人紧追不舍。吕西安也确实不应叫人怀疑他供养一个妓女给自己当情妇。此外，在为人所爱的快乐中，在公子哥儿生活的指引下，他找到了一股外来的力量自我沉醉。他听从克洛蒂尔德·德·葛朗利厄小姐的安排，只在布洛涅森林或爱丽舍田园大道与她见面。

爱丝苔被关进守林人房屋的第二天，她觉得很可疑又很

可怕、时时使她心情沉重的那个人来了，要她在三张空白印花公文纸上签名。三张纸上分别写着这样几个叫人心惊肉跳的字：承兑六万法郎；承兑十二万法郎；承兑十二万法郎，一共承兑三十万法郎。加上一个"可"字，你开的就是一张本票。"承兑"二字等于说明这是期票，到期不付你就要受到羁押。谁马马虎虎签了字，这二字就要叫他坐五年牢。这么重的刑，轻罪法庭几乎从来不判的，只有重罪法庭对那些十恶不赦的恶棍才作这样的判决。有关拘禁的法律是野蛮时代的残留物，既无用又愚蠢，因为这种法律永远也治不着恶棍（见《幻灭》）。

"把吕西安救出窘境要紧，"西班牙人对爱丝苔说，"我们有六万法郎债务。有这三十万法郎，咱们大概可以渡过难关了。"

卡尔洛把这几张期票的时间倒签六个月，然后叫一个轻罪法庭不赏识的人开请爱丝苔兑付。这个人干的那些勾当，虽然闹得沸沸扬扬，可是很快就被忘诸脑后了。一八三〇年七月那伟大交响乐的喧嚣很快就把它压下去了。

这个年轻人是最胆大包天的一个骗子，是巴黎附近布洛涅地方一个执达吏的儿子，名叫乔治-玛丽·代斯图尼①。他的父亲身处逆境，无可奈何将官职卖掉，好使他受到良好的教育。这是小市民为自己子女干的蠢事。一八二四年前后，父亲撒手去了，留下这个儿子，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到二十三岁上，这个年轻的成绩优秀的法学学生早已背弃了自己的父

① 见《莫黛斯特·米尼翁》，此人拐骗了莫黛斯特的姐姐卡罗琳娜，后来又将她抛弃。

亲，在他的名片上将自己的姓名写成

乔治·德·埃斯图尼

这张名片赋予他的人格以贵族的芬芳。这个时髦青年胆子很大，坐高级马车，出入俱乐部。一句话就可以把他的老底揭穿：他跟一些由情人供养的女人打得火热，拿她们的钱到交易所去搞投机。最后他落入轻罪法庭之手，被控赌博诈骗出庭受审。他有同党，是被他拉下水的年轻人；有亲信，是他的风雅和信誉招来的同伙。他不得不逃往他乡，又忘了向交易所付他的差额。整个巴黎，金融家、俱乐部、林荫大道和工业家的巴黎，直到现在，提起这桩双重案子还浑身发抖。

乔治·德·埃斯图尼是个美男子，性情温和，象盗贼首领一样豪爽。他走红的时候，曾经保护过电鳗几个月。假西班牙人的投机就建筑在爱丝苔与这个著名骗子的这段往来上，那是这个阶级的女子所特有的生活中的小插曲。

乔治·德·埃斯图尼那时一帆风顺，野心也越来越大，还曾经保护过一个人。那个人从一个偏僻的外省来到巴黎作生意。在报界反对查理十世政府的斗争中，他被判徒刑。他勇敢地承受了这一切。到了马尔蒂涅克内阁时期，迫害有所放松，自由党很希望赔偿一下他所受的损失，于是赦免了这个外号叫勇将的报馆经理赛里泽老爷①。

于是赛里泽表面上靠左派的权威人士撑腰，开设了一家商号，既是事务所，又是银行，又是代办所。他的地位在商业

① 参见《幻灭》第三部。

上与那些在小报上登广告自称什么都能干、什么都会干的那种仆人相似。赛里泽能与乔治·德·埃斯图尼拉上交情，十分高兴。埃斯图尼造就了他。

根据关于尼侬的传闻①，爱丝苔可以被认为是乔治·德·埃斯图尼一部分财富的忠实受托人。在一张期票的空白背面，签上乔治·德·埃斯图尼的名字，卡尔洛·埃雷拉就成了他制造的那个数目的主人。只要爱丝苔小姐能够到期付款，或什么人代她付款，这张假票就没有任何危险。卡尔洛了解了赛里泽商号的情况以后，发现了这个出身寒微、默默无闻但决心发大财而且……合法发财的家伙。

赛里泽是德·埃斯图尼的真正受托人，一直拥有大量银钱，那时投入交易所十分看涨，已使赛里泽自称为银行家。这一切都发生在巴黎：可以看不起你的人，但是不会看不起你的钱。卡尔洛怀着用自己的办法将他制服的意图，到赛里泽家去了。德·埃斯图尼这位与他相般配的同伙的秘密，碰巧完全掌握在卡尔洛的手里。

勇将赛里泽住在柴架街② 一套中二层住房里。卡尔洛神秘地叫人禀报说他是乔治·德·埃斯图尼派来的。他意外地发现这个所谓的银行家听到这样禀报，立刻面色发白。在一

---

① 据说古维尔一六六二年被迫流亡国外时，将六万利勿尔存在尼侬·德·朗克洛处，六万利勿尔存在教摩院的负责主教处。古维尔一六六八年回国时，尼侬将钱还给了他，而那位主教却没有还。伏尔泰据此写成了《不忠实的受托人》。

② 这条街位于交易所后面。

间朴素的书房里，站在卡尔洛面前的，是一个小矮个，长着几根稀疏的金黄头发。根据吕西安的描述，卡尔洛认出了此人便是出卖大卫·赛夏的犹大。①

"在这里我们是否可以放心谈话，不必担心有人听见呢？"西班牙人说道。今天他又突然变成了一个英国人，红头发，蓝眼镜，跟一个去听布道的新教徒一样干干净净，说话干脆利落。

"为什么，先生？"赛里泽说："您是谁？"

"我是威廉·巴尔凯，德·埃斯图尼的债主。既然您希望将门关起来，我马上也向您表明，这样做十分必要。先生，您从前与昂古莱姆的柏蒂-克洛、库安泰和赛夏这些人是什么关系，我们都知道……"

听到这几句话，赛里泽飞奔到门边，将门关上，又朝另一扇通卧房的门走去，闩上了这扇门。然后他对陌生人说道："再小点声，先生！"他打量着这个假英国人，对他说道："您要我干什么？……"

"天哪！"威廉·巴尔凯继续说下去，"这个世界上，人人为己。那个德·埃斯图尼的本钱，在您这里。……请您放心，我不是来向您要这个钱的。可是，这个该被绞死的骗子——咱们私下说说——在我的催逼下，给了我这几张票据，对我说可能能够贴现。可是我不想以我的名义去起诉。他对我说过，您不会拒绝我。"

---

① 见《幻灭》最后一部分。

赛里泽望望期票，说道："可他已经不在法兰克福了……"

"我知道，"巴尔凯回答道，"可是开这几张期票的时候，他可能还在那儿……"

"这个我不管，"赛里泽说道。

"我不要求您作出这种牺牲，"巴尔凯继续说道，"您可以负责将这些期票收下，付了现钱，再由我负责去将钱收回。"

"德·埃斯图尼对我如此不信任，我感到惊讶，"赛里泽说道。

"处在他的地位上，这种事不少，"巴尔凯回答道，"我们不能责怪他把自己的鸡蛋放在好几个篮子里。"

"您这么认为么？……"小矮个生意人问道，将已贴现、符合手续的期票还给假英国人。

"……我想您要一直留着他的本金，是不是？"巴尔凯说道，"我确信！这本金已经抛在了交易所的绿台毯上。"

"我发财全靠……"

"把这些本金公开输掉，"巴尔凯说。

"先生！……"赛里泽大叫起来。

"听着，亲爱的赛里泽先生，"巴尔凯打断赛里泽的话，冷静地说道，"您为我收回这笔钱提供了方便，给我帮了个忙。请您为我写一封信，就说您代替德·埃斯图尼将这些已贴现的票据还给我，负责起诉的执达吏应将持有此信件的人视为这三笔款项的拥有者。"

"您愿意告诉我，您叫什么名字吗？"

"不写名字！"英国资本家回答道，"就写持本信件及期票

者……你这番好意会得到很好的报答……”

“怎么报答呢？……”赛里泽说。

“只用一句话。你要留在法国，是不是？……”

“是的，先生。”

“那好，乔治·德·埃斯图尼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为什么？”

“据我所知，有不止五个人要暗杀他，他自己也知道。”

“怪不得他向我要钱为印度搞商品呢！”赛里泽大叫起来，“可是不巧，他已经早就叫我将所有的钱都买了公债了。我们已经欠着杜·蒂耶银号的差额。我是过一天算一天。”

“赶快脱身吧！”

“啊！我早点知道就好了！”赛里泽大叫起来。“财是发不成了……”

“再跟你说一句，好不好？……”巴尔凯说道，“守口如瓶！……你能做到；可是，忠诚，可能就没那么有把握了。我们还会再见面，我会叫您发财的。”

他在那颗肮脏的灵魂中留下了一线希望。可这一线希望可能保证那个人长期对这件事保守秘密。然后卡尔洛仍扮成巴尔凯到一个他可以指望的执达吏家去，请他负责对爱丝苔作出最后的判决。“一定会付钱的，”他对执达吏说，“这事事关名誉，我们只想照章办事。”巴尔凯找了一个商务诉讼代理人到商务法庭上代表爱丝苔小姐，好叫判决自相矛盾。他请求执达吏行事彬彬有礼，所以执达吏将全部诉讼文件放在封套里，亲自来到泰布街查封家具。欧罗巴接待了他。一宣布

查封，爱丝苔无可争议地欠人家的三十多万债务就公开了。卡尔洛在这件事情上并没有多少创造发明。这种假债务的滑稽戏在巴黎经常演出。巴黎的亚高布赛克、亚羊腿子们把自己的名字借给这种文字游戏，反正有赚头，他们也拿这种无耻的花样开玩笑。在法国，什么事说说笑笑都能办成，连杀人也是如此。用这种办法去敲那些死硬不给钱的父母，或者吝啬的情人，这些人面对着不容置辩的必要性或者所谓不名誉，也就照办。马克西姆·德·特拉伊从前经常使用这种办法，把老剧目上的喜剧变变花样再演一遍。只是卡尔洛·埃雷拉希望挽救他自己那教士道袍的荣誉和吕西安的荣誉，所使用的是一张没有任何危险的假票据而已。这种做法相当频繁，以致法院对这种事如今已经不大兴师动众了。据说在王宫市场附近还开设了一家假票据交易所，你出三个法郎，就给你来个签名呢！

这十万埃居准备担当看守卧房的哨兵。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卡尔洛还决心叫德·纽沁根先生预先支付另外十万法郎。事情是这样安排的：

按照卡尔洛的吩咐，亚细亚在堕入情网的男爵面前，扮成对那个美丽的无名女郎的事情无不知晓的老太婆。迄今为止，风俗画家将许多男高利贷者搬上了舞台；但是人们忘记了女高利贷者，今日的银钱太太① 这种奇妙的人物。人们体面地叫她“服饰脂粉商”②。她开着两家门面，一家在神庙街，一家在新圣马可街，两家都由她手下的女人管理。凶恶的亚细

① 银钱太太是勒尼亚尔（1655—1709）的《赌徒》中的一个人物。

② 指上门兜售服饰脂粉的女商贩，这些人常常兼放高利贷。

亚也可以扮演这种女商贩的角色。“你套上德·圣埃斯泰夫太太的服装吧！”卡尔洛对她说。埃雷拉很想看看亚细亚换了装是什么模样。

假媒婆来了：穿着花缎袍子，那料子大概是从哪一间被查封的内室里摘下来的窗帘；披着一条破旧的、卖不出去的披肩，这种披肩也就在这些女人的肩背上度过自己生命最后的时日；戴了一个细布绉领，花边极为华丽，只是疏松破旧；还戴了一顶十分难看的帽子。不过，她穿着爱尔兰皮革制的皮鞋，脚上的肥肉从鞋沿上鼓出来，好象透明的黑色丝绸。

“看，我这腰带扣！”她指着不知是真是假的一个金银饰说道。她那厨娘的大肚子，真要把那扣子胀破。“嗯！什么玩意！哎哟，我的腰身……叫我显得多难看！啊！努里松太太胆子真大，给我穿这么一身！”

“首先要嘴甜如蜜，”卡尔洛对她说，“要怕这怕那，象一只母猫那么提防。特别要叫男爵为使用警探而感到脸红，你则要显出在警察面前不会发抖的样子。最后你要用若明若暗的话很实际地暗示给他，你不相信世界上有哪一家警厅会知道那个美人在什么地方。千万不要暴露你的行踪……待到男爵给了你管他叫‘老色鬼！’的权利，可以往他肚子上敲时，你要变得更加狂妄，厚着脸皮牵着他走。”

纽沁根受到威胁，如果他搞一点点侦探的小动作，就再也别想看见这个媒婆。他去交易所途中，神秘地步行到新圣马可街一处寒酸的中二层住房中去见亚细亚。这泥泞的小路，堕入情网的百万富翁们走过多少次，又怀着怎样狂喜的心情，

只有巴黎马路上的石块知晓。德·圣埃斯泰夫太太一会叫男爵满怀希望，一会又叫他灰心失望。男爵终于受不住了，他愿意不论出任何代价，也要人将有关无名女郎的一切事情都告诉他……

这段时间里，执达吏也在行动。而且由于在爱丝苔这边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进展十分顺利。他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行动，连二十四小时也没有浪费。

吕西安在他的军师指引下，到圣日耳曼森林爱丝苔的隐居地点去拜访过五、六次。凶恶的谋士认为这些会晤十分必要，以防爱丝苔萎靡不振，此刻她的美貌已成了资本。就要离开守林人小屋的时候，卡尔洛将吕西安和可怜的妓女带到一条寂静无人的小路旁。从那里能看见巴黎，又没有一个人能听到他们谈话。三个人面对东升的旭日坐在砍倒的杨树干上，眼前是世界上最壮丽的景色之一，塞纳河的流水、蒙马特尔、巴黎、圣德尼尽收眼底。

"孩子们，"卡尔洛说道，"你们的幻梦结束了。你，我的小姑娘，你与吕西安再不会重逢。或者说，你再见到他时，你应该说五年以前只与他相识几天。"

"我的死期来到了！"她说，没有洒下一滴泪水。

"啊！你已经病了五年，"埃雷拉继续说下去，"就假设你得了肺病，死了，而没有用哀歌来使我们忧烦。不过，你马上会看到，你还能活着，而且生活得很好！……吕西安，你去采摘一些十四行诗吧①，让我们单独谈谈。"他指着几步开外的田

① 影射吕西安的诗集《长生菊》。

野对吕西安说。

吕西安向爱丝苔投过饱含乞求的一瞥。这是既软弱又贪婪的男子特有的目光，充满心中的柔情，也充满性格中的懦弱。爱丝苔向他点点头，那意思是说："我来听听刽子手的话，以便知道我应该怎样把头放在刀斧之下，就会有勇气从容就义了。"她那轻轻颔首的动作，是那样妩媚，同时又充满恐惧，诗人不禁掉下泪来。爱丝苔跑到他身边，搂住他，舔干他的泪水，对他说："放心吧！"这是用手势，用眼睛，用梦呓的声音道出的一句话。

卡尔洛开始说明吕西安的处境，他在葛朗利厄公馆的地位，如果得到成功他会有怎样美好的生活，总而言之，爱丝苔必须为这美好的前程牺牲自己。他话说得清清楚楚，毫不含糊，常常使用一些可怕的专有名词。

"应该怎么办？"她狂热地高声叫道。

"盲目地听从我的安排，"卡尔洛说，"再说，你又能抱怨什么呢？要给你自己创造美好的命运，就看你自己了。你马上会和你从前的那些女友：蒂丽娅、佛洛丽纳、玛丽埃特以及那位瓦诺布勒夫人一样，成为一个阔佬的情妇，虽然你并不爱这个阔佬。等到咱们的事情办成了，咱们那位堕入情网的青年就会相当富有，能使你得到幸福了……"

"幸福！……"她说道，抬眼望望天空。

"你们已经过了四年天堂的生活，"他继续说道，"难道不能靠这样的回忆生活吗？……"

"我听从您的安排，"她回答道，擦去眼角的一滴泪水，"其

他的事，您就不用担心了！您说过，我的爱情是一种致死的病症。”

“我还没说完，”卡尔洛又说道，“必须保持美貌。你已二十六岁半，由于你得到了幸福，你处于美貌的鼎盛时期。总而言之，再成为电鳗吧！要调皮，狡猾，挥金如土，对于我交给你的那个百万富翁，要毫不留情！你听我说！……这个人是大交易所的盗贼；他对很多人都曾经毫不留情，他用孤儿寡妇的钱财养肥了自己，你就是这些人的复仇女神！……亚细亚会用出租马车来接你，你今天晚上就回巴黎。你要是叫人对你四年来与吕西安的关系有所怀疑，那就等于往吕西安的头上开一枪。若问起这些日子你干什么去了，你就回答有一个英国人与你难分难舍，带你旅行去了。你以前编瞎话很机灵，把这机灵劲再找回来吧！……”

你是否见过美丽的风筝，童年时代的蝴蝶王，到处装饰着金纸，飞翔在天空中？……孩子们一时忘记了放风筝的绳子，一个过路行人将绳子割断，用中学生的话来说，大气“发了怒”，那风筝便飞快地落下来了。爱丝苔听到卡尔洛的话，就是如此。

第二部　老叟情爱价几何

一个星期来，纽沁根几乎天天到新圣马可街的店铺里去，就交付他心爱的女子问题讨价还价。亚细亚有时使用圣埃斯泰夫的名字，有时使用她创造的人物努里松夫人的名字，她端坐在店铺里，在那些最漂亮的服饰中间。不过那些服饰都已到了其丑无比的程度，裙子已没有裙子模样，只不过比破布稍微强点就是了。四周环境与这个女人摆出的那副面孔十分协调，这些店铺是巴黎最阴森可怖的一种特产。在这里可以看到死神用她那瘦骨嶙峋的手扔下的旧衣，可以听到肺痨病人在披肩下喘息，正象透过一件带金丝的料子作成的长裙，可以猜测到贫困女子垂危的情形一样。在这里，奢侈与饥饿的激烈争论写在轻盈的花边上。一块有羽饰的头帕摆在那里，足以使人忆起那已经离去的面庞，重新描绘出那女子的模样，找到一位王后的姿容。这是美中之丑！尤维纳利斯①的鞭子，在拍卖估价员的手里一摇晃，就把走投无路的女子那斑驳的手笼、破旧的皮衣撒到了各处。这好比一堆扔掉的花朵，这里那里还有昨日剪下、只戴了一天的玫瑰花熠熠生辉。废物堆

① 尤维纳利斯（约60—140），拉丁讽刺诗人，写过讽刺诗抨击当时社会的弊端。

上总是端坐着一个老太婆。她是高利贷的堂姐妹，秃头的旧货商，老得掉了牙，随时准备出卖他人用衣裳裹着的躯体，她惯于购买盛物的容器、没有女人的长裙或没有长裙的女人！亚细亚在这里如鱼得水，好似苦役监狱中的小狱吏，好似在死尸堆上吃得满嘴血红的秃鹫。这些其丑无比的东西，令过路行人浑身起鸡皮疙瘩，但是有时也使他们惊异万分，因为他们看到自己最鲜明的一次记忆正挂在肮脏的玻璃橱窗里。橱窗后面一个已经引退的真圣埃斯泰夫龇牙咧嘴，比那些其丑无比的衣物更可怕。

一恼再恼，一万法郎再加一万法郎，银行家已经愿意给德·圣埃斯泰夫太太六万法郎了。但是这位太太给他的答复仍是龇牙咧嘴的拒绝。那难看的样子，一只猕猴也望尘莫及。纽沁根又辗转反侧度过一夜，他承认爱丝苔是多么令他神魂颠倒，意识到在交易所中也许还会发上意外的大财。一天早上，他终于来到，准备交出亚细亚索要的十万法郎，不过他打算从她那里套出一大堆情况来。

“怎么样，我的胖小丑，下了决心啦？”亚细亚拍着他的肩膀对他说。

这种叫人感到丢脸的亲热随便，是这号女人对于暴露在她们面前的疯狂激情或者极度贫困所收取的第一项捐税。因为她们从来达不到顾客的高度，便叫顾客与她们并肩坐在自己那污泥堆上。诸位看得很清楚，亚细亚样样服从他主人的安排，表演得十分精彩。

“必须界（这）样，”纽沁根说道。

"并没有敲你的竹杠，"亚细亚回答，"有些女人卖得比你买的这个还贵。女人跟女人不一样嘛！德·玛赛为死了的那个柯拉莉交了六万法郎。你要的这个，第一手值十万。可是对你这个老色鬼，你看，这件事挺般配。"

"可细(是)，她在哪儿呢？"

"啊！你会见到她的。我跟你一样，有来有往！……啊，亲爱的，你这么一动情可就干出了荒唐事。这些姑娘啊，可不讲理。这会儿，公主也是我们叫的一朵夜来香……"

"一个美银(人)儿……"

"好了，你还装傻吗？……卢沙尔紧跟在她屁股后面，我已经借给她五万法郎了……"

"两凡(万)五！天哪，"银行家大叫起来。

"那当然，两万五算五万，没说的，"亚细亚回答道，"对这个女人哪，得说句公道话，她倒挺正直的！她一无所有，就剩自己这个身子了，她对我说：'圣埃斯泰夫太太，我受到起诉，只有你能施恩于我，借我两万法郎，拿我的心作抵押担保……'噢！她的心真好……只有我知道她在哪儿。一漏嘴我那两万法郎就没了……从前她住在泰布街。(——她的家具已被扣押……——费用报告。——这些该死的执达吏！……你是交易所大王之一，你知道的！)她离开这住所之前，不是瞎说，把住房租给了一个英国女人，为期两个月。那英国女人很漂亮，情人是那个小东西……吕邦泼雷，他惟恐失去这女人，夜里才带她出去散步……不过，因为家具就要拍卖，这英国女人也跑掉了。何况对吕西安这样的小玩意儿，她也太费

钱……"

"你也万(放)贷，"纽沁根说道。

"就借现金，"亚细亚说道，"我借钱给标致女人。她们总是还的，因为她们同时指望着两种证券。"

亚细亚把这些女人所扮的角色加以夸张，以此寻开心，这些女人也都是心狠手辣的主，但比这个马来亚女人更巧言令色，更温柔，用充满美好动机的理由为她们那生意辩白。亚细亚自己装扮成已经看破红尘的模样，说她有过五个情人，有过孩子。虽然她很有经验，但她任凭所有的人"敲"她。她不时拿出当票来，以证明她这个生意运气多么不济。她装出手头很拮据，还负了债的样子。总而言之，她的面目是那么可憎男爵最后完全相信了她扮演的这个角色。

"那么，如果我放手给界(这)十万，我在称(什)么地方见她呢?"他说道，那手势表明一个人决心作出一切牺牲。

"我的胖老头，你今天晚上来吧！可以坐你的马车，到竞技剧场对过。正好顺路。"亚细亚说道，"你停在圣巽街街角，我会在那儿放哨，咱们去找我那个黑发抵押人……啊！爱丝苔那头发真美！她一拿掉梳子，头发落下来把她全盖住了，简直就象站在一座亭子下面。你虽然对数目字很在行，可我看你在别的事情上挺傻。我劝你把这小姑娘好好藏起来，因为人家要把她送进圣佩拉日监狱。若是找到她，肯定第二天就把她送去……现在正到处找她呢！"

"难道不能把期票赎回来吗?"三句话不离本行的猞猁说道。

“已经在执达吏手里了……没辙呀！这孩子闹了一场恋爱，把人家存在她那里的钱给花了，现在人家问她要。啊！可不是，二十二岁，心总是有些浮嘛！”

“好，好，我来想盼（办）法，”纽沁根露出他那老狐狸的神情说道，“当言（然）我要作她的保护银（人）。”

“嘿！大傻瓜，想办法叫她爱上你，这是最要紧的事，你的钱足够买一场虚情假意的爱，也能顶上真心实意。我把公主交到你手里，她必须跟你走，其余的事我就不担心了……不过，她可是过惯了奢侈的生活，备受敬重的人。啊！小乖乖！她可是个很体面的女人……要不，我能借她一万五千法郎么？”

“那，咱们说好了，今天晚上见！”

男爵再次象当新郎那样精心打扮一番。这一次他对马到成功胸有成竹，吃的春药剂量加倍。九点，他在约会地点找到了那个其丑无比的女人，叫她上了马车。

“到哪里？”男爵问。

“到哪里？”亚细亚说道，“沼泽区，珍珠街，一个临时地点，因为你这颗珍珠掉进了污泥。不过你会把这颗珠子洗干净的！”到了珍珠街，假扮的圣埃斯泰夫太太又诡秘地一笑，对纽沁根说：“咱们步行一段吧！我可不那么傻，给你真地址！”

“你想得金（真）周到，”纽沁根回答。

“我的处境如此嘛！”她顶撞一句。

亚细亚将纽沁根带到猎犬街①。这里有一幢房屋，由本区

① 这条街与珍珠街平行，距珍珠街很近。

一个家具商负责配备全套家具。她把纽沁根带到五楼。在一间家具布置得十分俗气的房间里，爱丝苔着女工服装，正在忙着一件刺绣活计。百万富翁一见爱丝苔，顿时面色惨白。有一刻钟工夫，亚细亚好象在与爱丝苔喁喁私语。过了这一刻钟，这个人老心不老的老头才勉强说出话来。

“小接（姐），”他终于向可怜的姑娘开口道，“您愿意接秀（受）我作您的保护银（人）么？……”

“必须如此。有什么办法呢，先生？”爱丝苔说道，情不自禁地双眼迸出两颗泪珠。

“别哭！我愿意使您成为最幸福的女子……几（只）要印（任）凭我爱您，您看着吧！”

“我的小姑娘，这位先生是通情达理的，”亚细亚说道，“他已经满了六十六岁，这一点他心里清清楚楚，他会宽宏大量的。总而言之，美丽的天使，我这是给您找了一个父亲……”银行家听到此话，大为不悦，亚细亚附耳对他说道，“必须对她说这种话。开枪打是逮不住燕子的。您过来吧！”亚细亚说道，将纽沁根带到旁边另一房间里。“我的天使，咱们的规矩，您是知道的吧？”

纽沁根从上装口袋里取出一个钱包，数了十万法郎给她。厨娘收了钱，立刻送到卡尔洛手里。那卡尔洛此刻正躲在书房里，迫不及待地等待着这笔钱。

“这是咱们那个人往亚细亚身上投资的十万法郎，我们现在马上再叫他往欧罗巴身上投资。”卡尔洛和他的心腹站在楼梯过道上，对她这么说。

他对马来亚女人又稍加指点，然后就无影无踪了。马来亚女人回到房中，见爱丝苔泪如雨下。这孩子如同被判了死刑的杀人犯一样，原来以为还有一线生存的希望。现在，最后的时刻已经来临。

“亲爱的孩子们，”亚细亚说，“你们到哪里去呢？……因为德·纽沁根男爵……”

爱丝苔望了大名鼎鼎的银行家一眼，情不自禁地做出一个表示惊讶的动作。那动作极为优美动人。

“对，我的孩子，我细（是）德·纽七（沁）根男爵……”

“德·纽沁根男爵不应该、也不能呆在这种狗窝里。听我说！……你原来的贴身女仆欧也妮……”

“埃（欧）也妮！代（泰）布街的那个……”男爵大叫起来。

“对，她是法院指定的家具看守人，”亚细亚又说道，“就是她把住房租给了那个漂亮的英国女人……”

“啊！我萌（明）白了！”男爵说道。

“太太从前的贴身用人，”亚细亚指着爱丝苔恭恭敬敬地说道，“今天晚上会好好接待你，商业治安警察也绝对想不到要到她从前的住房里来寻她，她离开那套房子已经三个月了……”

“妙极！妙极！”男爵大叫起来，“何况我硬（认）习（识）乡（商）业治安警察，我机（知）道对他们说什么，好叫他们贡（滚）蛋……”

“那个欧也妮可是个十分机灵的人，”亚细亚说，“是我把她送给太太的……”

“我硬(认)习(识)她……”百万富翁笑着高声说道，“埃(欧)也妮敲了我三万法郎，”爱丝苔做了一个表示厌恶的手势。如果相信了这个手势，一个情感丰富的男人就会把自己的财产乖乖交给她。

“噢！那细(是)我的过错，”男爵接着说道，“我一心追您……”于是他把将房子租给英国女人造成的误会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太太，您看见了么？”亚细亚说道，“这事欧也妮一点也没透给您吧？她真滑头！不过，太太对这个丫头使唤惯了，”她对男爵说道，“不管怎样，还是留着她吧！”亚细亚把纽沁根拉到一边对他说：“您一个月给欧也妮五百法郎，她能事事办得周全，太太的所作所为，您全能知道，把这个女孩送给太太作贴身女仆吧！正因为她敲过您，她今后会对您更好……没有什么比敲一个男人的钱更能把女人拴到男人身上了。不过，对欧也妮您要勒紧缰绳；这个丫头，她干什么事都是为钱，真可恶透了！……”

“那你呢……”

“我嘛，”亚细亚说，“是为了叫人还我钱。”

纽沁根这个老谋深算的人，此刻双眼蒙上了黑布，象孩子一样任人摆布。看到老实憨厚、令人喜爱的爱丝苔揣眼抹泪，以童贞女的端庄姿态一针一线地作刺绣，使这个堕入情网的老头再次体验到在凡塞纳森林产生的感觉。把自己钱箱的钥匙交出去也行啊！他感到自己很年轻，心中充满了爱恋，他期待着亚细亚走开以便跪在这位拉斐尔笔下的圣母面前。青春

之花在一个金融家、一个老头心中猛然开放，这种社会现象，生理学很容易解释。生意的重压，持续不断的盘算，为追求百万财富日夜绞尽脑汁，使他青少年时期的情感受到压抑。而现在，青春年少及其美妙的幻想一下子再次冒出头来，飞快生长，开出了花朵。正如某一原因，由于偶然，那后果突然显现出来；正如一颗被遗忘的种子，遇到了姗姗来迟、放射出万道霞光的太阳而开出灿烂的花朵。男爵十二岁时就在斯特拉斯堡阿尔德里热的古老商号里当小厮，从未涉足于情感世界。所以他站在自己的偶像面前，听到自己头脑里千百句话语相互碰撞，嘴上却一句也说不出来。于是，他顺从自己心中强烈的欲望说道："您愿意到代（泰）布街来吗？……"他说，在这一欲望中，又显出了六十六岁男人的原形。

"您愿意到哪儿就到哪儿，先生，"爱丝苔回答，站起身来。

"您愿意到哪俄（儿），就到哪俄（儿）！"他心花怒放地重复了一遍，"您是上天下凡的天洗（使），虽说我已头发花白，可我象一个小伙子一样爱您……"

"啊！您完全可以说须发皆白！因为您的头发太黑了，绝不会变成花白，"亚细亚说道。

"贡（滚）蛋，你这个阔（可）起（耻）的出卖别银（人）又（肉）体的家伙！你已经捞着钱了，不要再往这朵爱穷（情）之花上泼脏水！"银行家大吼一声。亚细亚一直对他出言不逊，他一直忍受着。这一回用这粗野的怒斥总算给自己出了一口恶气。

"老色鬼！等着吧，你得为这句话付出代价……"亚细亚说道，用巴黎中央菜市场上那种粗俗的动作威胁银行家。银

行家耸耸肩膀。“水壶嘴，醉鬼嘴，毒不过蝮蛇口，你等着瞧！……”纽沁根的蔑视激怒了她，她这样说道。

这些百万富翁们，钱有法兰西银行为他们看守着，大公馆有一班小厮看守着，他本人在街上，也有英国快马拉着飞跑的车如城墙一般保护着，他们不担心任何灾祸来临。男爵刚刚给了她十万法郎，便以不可一世的大丈夫气概冷淡地瞟了她一眼。这种威风凛凛的姿态产生了效果。亚细亚退了出去，在楼梯上还骂骂咧咧，那语言极具革命味道，竟然提到绞刑架呢！

“您对她说什么了？……”绣花童贞女问道，她是好心人。

“她把您卖了，她敲您的竹杠……”

“我们处于贫困之中，”她回答道，那神情足以使一位外交官心碎，“谁能给我们钱同时又敬重我们呢？……”

“可怜的小姑娘！”纽沁根说道，“一分钟也不要再在界（这）里多呆了！”

纽沁根挽起爱丝苔的手臂，将她带走，叫她坐到自己的马车里。那样毕恭毕敬，就是对美丽的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也未必如此。

“您会有一套漂亮的搓（车）马，在巴黎郑（城）中首屈一指，”路上，纽沁根不止一次这样说，“奢华性（生）活中一切迷银（人）的东西，会围咬（绕）在您的心（身）旁。一位王后也不会比您更富有。我会象德国人对待未婚妻那样尊重您：我希望您自由……不要哭。您听我说……我是金（真）爱您，以纯洁的爱爱着您。您的每一滴安（眼）泪都叫我心碎……”

“对一个用钱买来的女子，难道会出自爱情去爱她吗？……”可怜的姑娘用美妙动人的声音问道。

“约瑟因为心安(眼)好，被他的弟兄出卖过。界(这)在《姓(圣)经》里就有。何况在东方，合法妻子也是买的。”

到了泰布街，爱丝苔重又见到了自己幸福的故地，怎能不悲痛万分！她木然地坐在一张沙发上，一滴一滴忍住自己的眼泪。银行家叽哩咕噜地对她倾诉衷肠，她一句也没听进去。银行家跪在她面前，她也听之任之，没有对他说一句话。银行家握住她的手，她也听之任之。纽沁根发现她的脚冰冷，给她暖脚。简直可以说，她不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性别。灼热的泪水洒在男爵的头上，冰冷的双脚，他为她暖热，这一幕从子夜一直持续到凌晨二时。

“埃(欧)也妮，”最后男爵将欧罗巴叫来，对她说道，“请你戏(侍)候女主银(人)上床就寝吧……”

“不，”爱丝苔有如一匹受惊的马一挺身站起来，大叫道，“绝不在这里！……”

“请听我说，先生。我熟悉太太，她温柔善良象只羔羊，”欧罗巴对银行家说，“只是不能冲撞她，总得顺着她来……她从前在这里受了那么多的苦！——您看！……家具多陈旧！——容她心里翻腾翻腾吧！——您热心给她布置一处漂亮公馆吧！说不定看到四周全是新东西，她会忘记原来的生活环境，会觉得您比现在这个样子好，会变得天使一般温柔。——噢，太太可是举世无双！您可以自夸说您得了一个宝：心地善良，和蔼可亲，脚背好看，皮肤细腻，一朵玫瑰

花……啊！……言谈风趣，能叫被判了死刑的人发出笑声……太太能够用情……——而且她多会打扮！就算花钱多吧，俗话说，一个男人这么花钱，钱花得合算哪！——她在这里的所有衣裙都已被扣押，所以她那身打扮已经是三个月以前的了。——可是太太心眼那么好，您看，我真喜欢她，这是我的女主人嘛！——不过，请您公道一些，象她这样的女人，置身于被扣押的家具之中，心里是什么滋味！……为的谁？为一个骗了她的臭无赖！……可怜的弱女子！她完全变了样了。”

“爱丝代（苔）……爱丝代（苔）……”男爵反复地说，“您上床好么，我的天洗（使）？——如果我叫您害怕，我躺在沙发上好了……”看到爱丝苔一直痛哭流泪，男爵心中燃起最纯洁的爱情，他大声说道。

“那好，”爱丝苔回答道，她拉过男爵的手，怀着感激的心情亲吻了一下。一种东西，与眼泪十分相象，涌上这个金融家的双眼。“我将对您感激不尽……”

说完她逃进卧室，将门关上。

“这里头有点名堂……”纽沁根吃了春药十分激动，躺在那里，心中暗想。“家里的人会怎么说呢？……”

他站起身来，走到窗旁观看：“我的马车一直在那儿……天快亮了！……”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心中暗想：“纽沁根太太如果知道了我这一夜是怎么过的，该怎样嘲笑我！……”

他躺在地上，将耳朵贴在爱丝苔的房门上。

“爱丝代（苔）！……”

没有回答。

"天哪！她还在哭！……"他心中想道，回到沙发上躺下。

德·纽沁根男爵就这样睡着了：躺在长沙发上，很不舒服；不得不勉强睡下，又睡不安稳。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作梦，那种错综复杂，变化迅速的梦境，是医学生理学无法解释的现象之一。日出以后大约十分钟，欧罗巴突然将他从梦中唤醒，吓了他一跳。

"啊！天哪！太太，"她喊道，"太太！当兵的！……宪兵，法院！要逮捕您……"

爱丝苔打开房间，露出身影，披着便袍，赤脚穿着拖鞋，头发散乱，美得要叫拉斐尔笔下的天使恼火。就在这时，从客厅门边涌进来一股有人形的污泥浊水，张开十只魔爪，向这天仙扑去。她在那里，犹如一幅弗朗德勒宗教画上的天使。有一个人走上前去。这是孔唐松，可恶的孔唐松，他拍拍爱丝苔那有些汗湿的肩膀。

"你是爱丝苔·冯……小姐吗？"他说道。

欧罗巴"啪"地一声，给了孔唐松一记反手耳光，又朝他腿上狠狠一踢，那是练法国式拳击的人都很熟悉的一招。孔唐松立即倒地，在地毯上滚出去老远。

"往后站！"她大喊大叫，"不许碰我家女主人！"

"他妈的！她把我的腿都踢断了！"孔唐松站起身来，高声叫道，"你等着吧！……"

那五个衣着象是执达吏助手的人，头上戴着其丑无比的帽子。脑袋比帽子更丑，象是带条纹的桃花心木做的。一个

个缺鼻子少眼，龇牙咧嘴。卢沙尔从这一堆人里走出来。他比那几个手下人穿得干净一些，头上戴着帽子，嬉皮笑脸的样子。

“小姐，您被捕了，”他对爱丝苔说，“至于你，小丫头，”他对欧罗巴说道，“任何抗拒都会受到惩罚，任何抵抗都无济于事。”

话音刚落，只听枪托落地，击在餐厅和前厅地板上发出声响。说明还有治安警察前来加强警卫。

“为什么逮捕我呢？”爱丝苔天真无邪地问道。

“不是欠了点债吗？……”卢沙尔回答。

“啊！真的？！”爱丝苔大叫，“让我穿上衣服！”

“对不起，小姐，我必须查看一下，看看从您的房间里是否确实没有办法逃跑，”卢沙尔说道。

这一切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生，男爵来不及干预。

“喂！我就细（是）那个出卖粥银（人）又（肉）体的家伙，德·纽沁根男爵！……”可怕的亚细亚大叫着从执达吏助理人堆里钻出来，窜到长沙发跟前，装作发现了银行家的模样。

“你界（这）个泼妇！”纽沁根喊道，站起身来，表现出金融家的全部威风。

他冲过去站在爱丝苔和卢沙尔之间。卢沙尔脱下自己的帽子，孔唐松见了惊叫一声。

“啊，原来是德·纽沁根男爵先生！……”

各位执达吏助理看见卢沙尔的动作，个个毕恭毕敬地脱下帽子，撤出住所。只有孔唐松一个人留下。

"男爵先生付这笔钱么？……"商业治安警察手里拿着帽子问道。

"我付，"他回答，"几（只）细（是）我得明白是怎么一回细（事）。"

"已经结清的费用，是三十一万二千多法郎；逮捕费尚未包括在内。"

"三习（十）万法郎！"男爵大叫道，"一个银（人）在长沙发上过夜，醒过来要交这么多钱，也太贵了！"他附耳对欧罗巴又说了这句话。

"此人真是德·纽沁根男爵么？"欧罗巴对卢沙尔说，同时作了一个手势，法兰西剧院里扮演侍女的名伶杜蓬小姐①见了也要羡煞。

"是的，小姐，"卢沙尔说。

"是的，"孔唐松回答道。

"我为她担保，"男爵见欧罗巴这样对他表示怀疑，自尊心很受伤害，他说道，"让我对她说一句话。"

爱丝苔和那位年迈的情人走进卧房。卢沙尔认为有必要将耳朵贴在钥匙孔上偷听。

"爱丝代（苔），我爱您性（胜）过我的性（生）命。可是，为称（什）么要把钱送给您的债主呢？放在您的钱包里不是比界（这）好多了吗？您先进监牢去，我用习（十）万法郎把这习（十）万埃居给您赎出来，另外习（十）万就归您……"

---

① 卡洛琳娜·杜蓬，一八一〇至一八四〇年在法兰西剧院演出。

“这套办法没有用，”卢沙尔隔着门对他喊道，“债主对小姐可没有钟情！……您懂吗？而且自从他知道您爱上了她，他要求全部如数还清，甚至还想多要呢！”

“虾（傻）瓜蛋！”纽沁根打开房门，让他进去，对他大喊大叫道，“你界（这）细（是）乱说一气！你把界（这）细（事）办成，我给你倍（百）分之二习（十）……”

“不行，男爵先生。”

“先生，”欧罗巴又来插嘴，“怎么？您竟然忍心让我的女主人进监狱！……太太，您要不要我的工钱，我的积蓄？拿去吧，我有四万法郎……”

“啊！可怜的孩子，真不知道你的心这么好！”爱丝苔将欧罗巴搂在怀中说道。

欧罗巴大哭起来。

“好，我付，”男爵可怜巴巴地说道，从怀中取出一个本子，撕下一小方印好的纸片。这种纸片是银行交给银行家用的，他们只要在上面用正楷和阿拉伯数字填上钱数，就是一张票据，持票人凭它就可以取款①。

“用不着，男爵先生，”卢沙尔说道，“我有命令，只收黄金白银。由于您的原故，我只好将就收现款了。”

“塔（答）尔丢夫！”男爵大叫道，“那你把期票给我看看吧？”

孔唐松送过三份卷宗，有封面，写在蓝色纸张上。男爵拿了卷宗，望望孔唐松，对他附耳低语道：“你早点告诉我一心

① 这就是记名本票，到一八六〇年左右才出现支票形式。

(声)多好!”

“嘿！我怎么知道您会在这儿呀，男爵先生?”密探回答道，也不管是否为卢沙尔听到。“您不继续相信我，损失更大吧！这是敲您，”这个老谋深算的哲学家耸耸肩膀，补充了一句。

“确实如此，”男爵心中想道，“啊，我的小姑娘，”他这时看到了期票，对爱丝苔说道，“您上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坏蛋的当！一个佩(骗)子①!”

“唉！是这样，”可怜的爱丝苔说道，“可是他挺喜欢我!……”

“如果……那时我细(是)您手里的一张牌，与之金(针)锋相对就好了。”

“您昏了头了，男爵先生，”卢沙尔说道，“还有个第三者持票人呢!”

“对，”男爵说，“他有个第三者骑(持)票银(人)……赛利(里)泽！一个阔(可)以用来相抗衡的银(人)!”

“他倒了霉还挺风趣，”孔唐松微微一笑说道，“还说笑话呢!”

“男爵先生愿意给您的出纳写个条子么?”卢沙尔微笑着说，“我马上派孔唐松到他那边去，将我的人撤走。时候不早了，过一会就要搞得尽人皆知……”

“给你！贡党宗(孔唐松)!……”纽沁根高声叫道，“我的

① 指乔治·德·埃斯图尼。

出纳住在马杜林街与拱廊街相交的拐角上。界(这)细(是)条子。如果不巧我们没有习(十)万埃居，他阔(可)以到迪(杜)·蒂耶或凯勒的银号去，因为我的钱都放在银行里……我的天洗(使)，穿上衣服吧！”他对爱丝苔说道，“您自由了。……老婆子比年轻的更危险……”他瞪着亚细亚高声叫道。

“我马上去告诉债主，叫他大笑一场，”亚细亚对他说，“他会给我钱，叫我今天好好乐一乐。——别记仇啊，男爵先生……”圣埃斯泰夫太太丑态百出地鞠了一躬，又这样加了一句。

卢沙尔从男爵手中取回期票，与他单独留在客厅中。过了半个小时，出纳来了，后面跟着孔唐松。爱丝苔临时打扮了一下，这时也出现了，光彩照人。卢沙尔将钱一一数好以后，男爵想仔细瞧瞧那几张期票。但是爱丝苔象母猫那么敏捷，一把抓了过去，放到自己写字台的抽屉里。

“为那个混账女人，您给我什么钱？……”孔唐松对纽沁根说道。

“你说话对银(人)不太尊敬，”男爵说道。

“您没看见我的腿！……”孔唐松大喊大叫。

“卢瑟(沙)尔，你从那一其(千)法郎票子的余数里，拿出一倍(百)给贡党宗(孔唐松)……”

“这女人确实很漂亮！”走出泰布街时，出纳对德·纽沁根男爵说，“不过，她这价钱可够高的。”

“你们一定要为我保朽(守)秘密，”男爵说道。他同样已经要求孔唐松和卢沙尔为他保密。

卢沙尔走了，孔唐松殿后。他刚走到大马路上，一直在那里窥视的亚细亚，拦住了这个商业警察的去路。

"执达吏和债主在那边一辆出租马车里，他们如饥似渴！"她对卢沙尔说，"有大赚头！"

卢沙尔数钱的时候，孔唐松得以仔细打量这两位主顾。他看到了卡尔洛的眼睛，从假发下看清了前额的形状，正是这头假发使他觉得似乎有些可疑。他记下了出租马车的号码，却显出对发生的这些事情毫不感兴趣的模样。亚细亚和欧罗巴也叫他疑窦丛生。他认为男爵中了奸计，对手极为狡猾。他想到卢沙尔请他帮忙时，那个机密劲不同寻常，就觉得自己这样想更有道理。此外，欧罗巴使出的脚绊并非只击中了孔唐松的胫骨。"这一脚有圣拉扎尔监狱的味道！"他爬起来的时候心中就曾这样想过。

卡尔洛将执达吏打发走了，很豪爽地给了他报酬。然后一面给车夫钱，一面说："到王宫市场，石阶路！"

"啊！这个坏蛋！"孔唐松听到了这个吩咐，心中想道，"有蹊跷！……"

卡尔洛到了王宫市场。马车跑得飞快，他用不着担心有人跟踪。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穿过木廊，到了水塔广场。从那里又坐上另外一辆出租马车，对车夫说："歌剧院夹道，皮依街一侧。"过了一刻钟，他已经进了泰布街。

一看见他，爱丝苔便对他说："这就是那要命的期票！"

卡尔洛取过期票，仔细端详了一阵。然后走进厨房，将那期票投入火中。

“戏唱完了!”他从礼服口袋中取出卷成一包的那三十一万法郎，指着钱高声说道，“这笔钱加上亚细亚搞来的那十万，可容我们动作了。”

“天哪！天哪!”可怜的爱丝苔叫道。

“傻瓜，”这个凶狠的老谋深算的家伙说道，“你公然作纽沁根的情妇好了！这样你就可以见到吕西安，他与纽沁根是朋友。你热恋他，我并不阻止!”

爱丝苔在她那暗淡无光的人生中依稀望见了一线光明，她喘了一口气。

“欧罗巴，好女儿，”卡尔洛说道，将这个角色带到小客厅的角落里去。这场谈话，谁也别想偷听到一个字。“欧罗巴，我对你很满意。”

欧罗巴抬起头，注视着这个家伙，那种表情使她那张憔悴的面孔完全变了模样。亚细亚在房门处放风，目睹了这一情景，心中不禁思忖：卡尔洛用给欧罗巴好处的办法把她捏在手心里；是不是暗中还有什么利害关系，更胜于此，使欧罗巴感到自己与卡尔洛紧密相连呢？

“事还没完，好女儿。四十万法郎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帕卡尔要交给你一张银器发票，数目是三万法郎，已经收了部分款项。但是那位金银器皿商比丹已经把钱花掉一些了。我们的家具已经被人查封，明天大概就要贴出告示拍卖。你快去找比丹，他住在枯树街。他会交给你一些当票，价值一万法郎。你要明白：爱丝苔定做了银器，没有付清款项，又拿银器去抵押。她可能受到威胁，人家要控告她诈骗。所以，必须给

金银器皿商三万法郎，给当铺一万法郎，才能赎回银器。这套银器全是合金，男爵会换上一套新的，这上头，我们又能骗他几张一千法郎的票子。你们欠了……裁缝两年的钱？”

“对，可能欠六千法郎，”欧罗巴回答道。

“那好，如果奥古斯特太太想要人还清欠款而且同意保留这种作法，她要提出一张账单，上写四年共欠她三万法郎。与女帽商店也要达成这样的协议。珠宝商萨米埃尔·弗里什，圣阿沃伊街那个犹太人，会借给你一些借据。我们应当欠他两万五千法郎，而且有六千法郎的首饰已经进了当铺。我们把首饰还给珠宝商，这里头有一半是假宝石。反正男爵也不仔细看。总而言之，从今天起，一周之内，你再叫咱们这个傻瓜吐出十五万法郎来。”

“太太也得给我帮点忙，”欧罗巴回答道，“您跟她谈谈，她呆瓜一样在那儿坐着，逼得我为一出戏要使出胜过三个编剧人的机灵劲来。”“爱丝苔如果假装正经，你一定要告诉我一声，”卡尔洛说道，“纽沁根还欠她一辆马车和几匹马。她什么都要自己挑选，亲自购买。你们一定要选中帕卡尔在那儿干活的那个马匹商人和制造华丽出租马车的那个商人。那里有很漂亮的马匹，价值连城，过一个月腿就瘸了，然后我们再换别的马。”

“叫香粉商开个账单，还可得到六千法郎，”欧罗巴说道。

“噢！”他点点头说道，“慢慢来，慢慢来。让一步，进一步。纽沁根还只是把胳膊伸进了机器，我们要的是脑袋。这一切之外，我还需要五十万法郎。”

“您一定能搞到手，”欧罗巴回答道，“到了六十万的时候，太太对这个大傻瓜就会软下来。然后为了好好爱他，再向他要四十万。”

“好女儿，你听我说，”卡尔洛说，“我拿到最后十万法郎的那一天，会有你两万法郎。”

“这对我能有什么用呢？”欧罗巴说道，两手一挥，似乎是个生活无着的人。

“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回瓦朗谢讷去，买上一幢漂亮的房屋，当一个正经女人。世界很大，各种口味都有，帕卡尔有时往你这边想。他肩膀上没有烙印①，良心上也差不多清清白白，你们俩可以很般配。”卡尔洛辩白道。

“回瓦朗谢讷去！……您这么想吗，先生？”欧罗巴惊恐万状地大叫起来。

欧罗巴出生在瓦朗谢讷，父母是非常贫穷的织工。她七岁被送进纺织厂。在那里，现代化的工业耗尽了她的体力，恶习也过早地使她堕落。她十二岁下水，十三岁生孩子，跟一些极其卑鄙下流的人混在一起。为一件暗杀案，她作为证人到重罪法庭出席作证。那时她十六岁，未泯灭的正直和法院引起的恐惧在她心中占了上风，凭她的证词法院判处被告二十年苦役。这个罪犯是个惯犯，只要他的肉体存在，就意味着可怕的报复。此人在法庭上公开对这个姑娘说：“普吕当斯（欧罗巴名叫普吕当斯·赛尔维安），十年以后，和现在一样，我要回来送你上西天！哪怕为此我要上断头台！”

① 指劳改犯的烙印。

法庭庭长极力让普吕当斯·赛尔维安放下心来，答应法院一定为她撑腰，关心她。但是这个可怜的姑娘受了惊吓，竟然病倒，在医院住了将近一年。法院这个理性人由不断更替的群体来代表，法院的良好愿望和对往事的回忆，也和这些人一样，是走马灯式的。检察机关和法庭根本无法预防犯罪，发明这些机关为的就是接受犯罪的已成事实。从这个角度来说，预防治安警察可能对一个国家大有好处。可是，如今“警察”这个字眼叫立法者心惊胆战，他们区别不开“统治”、“管理”、“制订法律”这几个词的不同含义。立法者倾向于将一切都吸收进国家机器之中，似乎这个国家机器可以有效行动。苦役犯大概一直想着自己的受害者，待到法院再也不想着苦役犯，也不想着他的受害者的时候，苦役犯就进行报复。普吕当斯本能地，或者说大体上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危险境地，离开了瓦朗谢讷，十七岁上来到巴黎藏身。她在巴黎从事过四种行业，最好的一行便是在一家小剧场当跑龙套。帕卡尔遇到了她，她向帕卡尔讲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帕卡尔是雅克·柯冷的左右手，心腹，在主人面前提到了普吕当斯。主子需要一个女奴，他对普吕当斯说：“如果你愿意象给魔鬼效劳那样给我效劳，我一定为你除掉杜吕。”杜吕就是那个苦役犯，是悬在普吕当斯·赛尔维安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利剑①。不提到这些细节，

① 据希腊神话传说，达摩克利斯是叙拉古暴君迪奥尼修斯的宠臣，他常说帝王多福，于是迪奥尼修斯请他赴宴，让他坐上自己的宝座，头顶上悬着一把用马鬃拴着的利剑，随时可能落在他头上，使他意识到君王的富贵荣华常常朝不保夕。

许多批评家就会认为欧罗巴的忠心耿耿有些近乎狂热了。归根结底，对卡尔洛即将制造的戏剧性变化，没有这些细节，任何人也不会理解。

“对，好女儿，你可以回到瓦朗谢讷去……给你，看看！”说着他递过头天的报纸，用手指头点着一篇文章：〔土伦讯〕昨日已处决冉-弗朗索瓦·杜吕……清晨，看守就……等等等等。

普吕当斯放下报纸，双腿发软。她得到了新生！她常说，自杜吕发出威胁那天起，她就一直觉得面包没有味道。

“你看，我说话算数吧！用了四年时间才将杜吕诱上一个圈套，砍了他的头……好，在这儿把我的活干完，你就可以回到你的家乡，做个小买卖，有两万法郎，当帕卡尔的老婆。我容许帕卡尔告老还乡。”

欧罗巴再次拿起报纸，将报纸二十年来不厌其烦地对处决苦役犯的详细描写亲眼看上一遍：庄重的场面啊，总是使人皈依宗教的布道牧师呀，对自己从前的同谋进行规劝的老犯人呀，怎样举枪瞄准啊，苦役犯跪在地上啊等等。然后是空泛的议论，丝毫改变不了苦役监禁的制度。在那些监狱中，一万八千桩罪行在蠕动。

“应该再把亚细亚弄回家来，”卡尔洛说道。

亚细亚走上前去，一点不明白为什么欧罗巴那种模样。

“为了叫她回到这里当厨娘，你们首先请男爵吃一顿他从来未吃过的晚餐，”他接着说下去，“然后你们对他说亚细亚把钱全输光了，又回到这里来。我们将来不需要保镖了；帕卡尔

要当车夫，车夫不离开自己的座位，坐在那里，他们几乎无法接近，侦探更够不着他。太太要叫他戴上一头扑粉的假发，粗条呢的三角帽。我来给他化妆，一定叫他完全变样。”

“跟我们一起不会有别的仆人吗？”亚细亚斜着眼问。

“要雇一些老实人，”卡尔洛回答。

“要一些没头脑的！”混血儿顶撞了一句。

“如果男爵租一所公馆，帕卡尔有个朋友可以当门房，”卡尔洛说下去。“只要再有一个小厮和一个帮厨的姑娘就行了，你们可以监视这两个外人……”

卡尔洛就要出门时，帕卡尔出现了。

“别出去，街上有人，”保镖说道。

这句话很简单，可是真叫人心惊肉跳。卡尔洛上楼，躲到欧罗巴的卧室里，一直到帕卡尔雇了一辆马车进院子来接他。卡尔洛放下车帘，马车跑得飞快，足以将任何跟踪的人甩掉。到了圣安东区，他在距离一个广场几步远的地方下了车，徒步走到广场上，回到马拉凯河滨道，这样便躲过了好奇的人①。

“你看，孩子，”他对吕西安说道，把那四百张一千法郎的票子指给他看，“我希望，这是给吕邦泼雷田产的部分预付款。我们拿十万去冒险。刚刚办起公共马车②，巴黎人会对这种新玩意有兴趣。三个月以后，我们的本钱就能翻上三番。我

① “好奇的人”指密探。

② 公共马车出现于一八二八年。

熟悉这事：从资本中取出一些钱，给许多股息，叫股份增加。这是从纽沁根的想法翻的新花样。恢复吕邦泼雷的田产，我们不能立即全部付清。你马上去找德·吕卜克斯，请他亲自将你推荐给一个叫德罗什的诉讼代理人，你到事务所去看这个机灵人。你叫他到吕邦泼雷去，研究研究那里的地皮。你对他说，如果他能花八十万法郎给你买下城堡废墟四周的土地，给你构成三万利勿尔的年收入，你就答应给他两万法郎的酬金。"

"你真行！……你向前走啊！……向前走啊！……总是向前走！"

"对，我总是向前走。好了，别开玩笑了。你去把这十万埃居买成公债存入国库，以便不丢掉利息。你也可以留给德罗什，这人又正直又机灵……办完这事以后，你奔到昂古莱姆去，取得你妹妹和妹夫同意，由他们出面，半公开地编一个小小的谎言，就说他们给了你六十万法郎以便成全你和克洛蒂尔德·德·葛朗利厄的婚事，这又不丢人。"

"我们得救了！"吕西安兴高采烈，大叫起来。

"你是得救了！"卡尔洛接过话头，"不过，只有到了你和作了你妻子的克洛蒂尔德走出圣多马·达干教堂的时候①，你才算真正得救……"

"你担心什么呢？"吕西安说道，看上去他对自己的军师极为关切。

---

① 指举行完婚礼。

“有密探跟踪我……我必须真象个神甫的样子，可这是非常烦人的事！见我腋下夹着一本日课经，魔鬼再也不会保护我了！”

此刻，挽着出纳的手臂一起离去的德·纽沁根男爵，走到了自家公馆的门口。

“我金（真）担心，”他走进家门，说道，“是打了一场大败仗……算了！我们再把界（这）个捞回来……”

“糟糕的是男爵先生太招摇了，”那个善良的德国人说道，他心里只想到不越礼的问题。

“对，我的镜（正）细（式）穷（情）妇地位应该与我相称，”这位柜台上的路易十四回答道。

现在，男爵对于早晚能把爱丝苔搞到手已经满有把握，他又成了原来的那位大金融家。他重又抓起自己的事务。他的出纳见他第二天早晨六点钟就坐在书房里核实票据，不禁搓起手来。

“肯定男爵先生头天晚上省下了一笔钱，”他带着德国人那种半天真半狡猾的微笑说道。

德·纽沁根男爵这类富人虽然比别人损失金钱的机会更多，但是他们赚钱的机会也更多。即使他们同时还干那些荒唐事，也是如此。对于大名鼎鼎的纽沁根银行的金融策略，我们在别处虽已作了说明①，但是指出下面这一点仍是有益的：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商业、政治、工业革命之中，如果没有大量

---

① 见《纽沁根银行》。

损失资本，如果你愿意，我们也可以说它是对个人财产的征税，那么是根本不会获得、不会形成这样巨大的财富，这笔财富也不会增长，不会保留下来。投入世界公共财富中的新产值很少很少。任何新的占有都意味着总分配中新的不平衡。国家要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是纽沁根银行取走的钱，则自己留下了。对这种出人意料但又光明正大的手段，是找不出什么规律的，那道理就是如果弗雷德里希二世①不是在外省战场上调兵遣将，而是搞走私或有价证券交易，那他就不是弗雷德里希二世，而是雅克·柯冷或者芒德兰②了。强迫欧洲各国以百分之十或二十的利息借款，用公共资本把这百分之十或二十赚到手，将原料握在手中以便向工业家大肆勒索，向一个企业的创业者扔过一根救命绳，把他拉出水面，直到将他那已经奄奄一息的企业打捞起来。一言以蔽之，每一场取胜的埃居战役都构成高级银钱策略。

当然，一个银行家与一个殖民征服者一样，也会遇到风险。但是有能力进行这种战斗的人为数极少，绵羊一般温和的人根本不敢问津。这些大事在牧人之间进行。那些被处决的家伙(这是交易所行话里的惯用词)犯了过分贪心的罪，而对遭到纽沁根之流的算计而倒霉的人，一般人都不放在眼里。一个投机家朝自己脑袋开枪自杀，一个经纪人逃跑，一个公证人拐走一百家的钱财，一个银行家清算了等等，其实这比杀死一个人更严重。但是在巴黎，这些灾难几个月之内就被忘

① 弗雷德里希二世(1712—1786)，自一七四〇至一七八六为普鲁士国王。

② 芒德兰(约1725—1755)，法国著名强盗。

得一干二净，很快就被这个大城邦几乎大海般的动荡所吞没。从前雅克·科尔、梅迪契、迪耶普的安戈①、拉罗歇尔的奥弗雷迪②、富盖、提埃坡罗、柯尔纳罗③，他们的巨大财富都是光明正大得来的，因为当时一般人对各种贵重金属从何而来完全无知，而他们在这方面处于得天独厚的地位。但是时至今日，地理知识已那样深入人心，竞争已经那样缩小了利润，任何横财不外两种情形：要么出自偶然或者有了什么发现，要么是合法敲竹杠的结果。小商业受到形成丑闻的坏榜样的腐蚀，特别是最近十年来，也用在原料问题上打鬼算盘的办法来回敬大商业的无耻观念。凡是在应用化学方法的地方，人们喝的已经不是葡萄酒，所以葡萄酒工业倒闭。为逃脱税收，卖假盐。这种普遍的弄虚作假，使法院胆战心惊。总之，法国商业在全世界面前受到怀疑，英国也同样不讲道德。我们这里，这毛病来自政治法律。宪章宣布了金钱统治，发财与否成了这个不信宗教的时代的最高信条。虽然高层社会金银财宝令人眼花缭乱，又有不少华而不实、似是而非的大道理，但这高层社会的腐败比社会底层的腐败更丑恶。其中的某些具体情节便成了我们这一"场景"的笑料。如果你同意，也可以说是可怕的笑料。政府对任何新思想都视若洪水猛兽，将喻令的笑料统统赶出了戏院。资产阶级还不如路易十四的思想开

---

① 安戈是十六世纪迪耶普地方富有的船主。

② 据说拉罗歇尔地方的船主奥弗雷迪十三世纪时装配了十艘大船，出海到遥远的国度去，十年后，满载金银财宝归来。

③ 提埃坡罗和柯尔纳罗均为威尼斯贵族。

通，看到《费加罗的婚姻》来了就浑身发抖，禁演政治性的《答尔丢夫》，当然今日也不许演出《杜卡莱》，因为杜卡莱已成为君王。从今以后，喜剧成了自己讲故事，书籍则成了文人们的武器，虽不如戏剧那样收效迅速，却更有把握。

这天上午，人来人往，发号施令，几分钟的协商，简直把纽沁根的书房变成了金融大厅。就在这一片忙乱中，他的一个经纪人向他宣布这伙人的一个成员雅克·法莱克斯失踪了。此人是最机灵、最富有的一个人，是马丹·法莱克斯的兄弟，于勒·德马雷的继承人。雅克·法莱克斯是纽沁根银行有正式头衔的经纪人。男爵与杜·蒂耶和凯勒兄弟一起，冷静地策划了这个人的垮台，就象过复活节宰一头羊一样。

“他顶不住了，”男爵十分平静地说道。

雅克·法莱克斯为投机买卖帮过大忙。几个月以前，一次危机中，他大胆运筹，挽救了局势。但是，向这些金融家要求感激，难道不等于要严冬时节乌克兰的恶狼发善心么？

“这人真可怜！”报告的那个经纪人答道，“他丝毫没料到这样的结局，在圣乔治街还为他的情妇装备了一所小小的住宅呢！为油漆、家具，他在那边花了十五万法郎。他是那么爱杜·瓦诺布勒太太！……现在这个女的也只好离开这一切……全成了欠人家的！”

“好！好！”纽沁根心中暗想，“这回可找到办法弥补我那天夜里的损失了……”“他一点钱也没付吗？”他向那个经纪人问道。

“嘿！”经纪人回答，“哪个商人消息那么闭塞，会不相信雅

克·法莱克斯么？据说还有个特别漂亮的地窖呢！顺便说一句，那是一所待售的房屋，他打算买下来。租约上写的是他的名字。真是愚蠢！银器、家具、酒、马车、马匹，这一切都即将变成一个总价。债主怎么处理这些东西呢？”

“你萌（明）天来一下，”纽沁根说道，“我先去看看。如果不宣布破彩（产），阔（可）以通过友好协商解决，我会请你给这些家具开一个合理的价钱，把租用权也拿过来……”

“这一定能成，”经纪人说道，“您今天上午就去吧！您会见到法莱克斯的一个合伙人和各位商人，他们都希望给自己捞个优先权。不过发票都在那位瓦诺布勒太太手里，写着法莱克斯的名字。”

德·纽沁根男爵立即派手下的一个办事员到他的公证人那里去，说雅克·法莱克斯曾对他提过这幢房子，最多值六万法郎。他想立即成为房主，以便在房租问题上行使优先权。

出纳（正直的人！）走过来，想知道他的主人是否在法莱克斯的破产中有什么损失。

“相反，我的好沃尔福冈，我就要捞回习（十）万法郎。”

“是嘛！那是怎么回事呢？”

“嘿！法莱克斯界（这）个可怜的家伙一年来为他的穷（情）妇准备了一小幢房屋，我要把这房子弄到朽（手）。我送债主们五万法郎，就把什么都留下了。房子问题，我的公镜（证）银（人）卡陶先生即将得到我的吩咐，因为房注（主）也处于窘境之中……我本来知道界（这）细（事），可我那习（时）昏了头。不

久，我那天仙般的爱丝代（苔）就会住上一所小小的扫帚（他发音不准，将小小的“宫殿”说成了小小的“扫帚”。）……界（这）细（是）法莱克斯把我带去的。房子精美之极，而且距界（这）里只有两步路……对我太合适了。”

法莱克斯的破产使男爵不得不到交易所去。但他离开圣拉扎尔街又不能不经过泰布街。几个小时没有和爱丝苔在一起，他已经很难受。他多么想把她留在自己身旁！他准备从那个经纪人的遗物上赚它一笔，这样，他就觉得已经花掉的那四十万法郎不过是小小不然的损失了。想到可以向“他的天洗（使）”宣布从泰布街移居圣乔治街，在那里她等于住在一所“小小的扫帚（宫殿）”里，往事的回忆再不会妨碍他们的幸福，他心花怒放，脚下铺路的石块仿佛也不那么硬了。他作着青年人的梦，象青年那样走着。到了三兄弟街拐角处，在幻梦中走在石块上的男爵忽然看见欧罗巴满面惊惶地向他奔来。

“你上哪去？”他问。

“哎呀！先生，我正要上您家去……您昨天说得很对！我现在明白了，可怜的太太，她确实应该让人带到监狱里去住几天。可是，女人哪懂钱财的事？……太太的债主们知道她回来了，就象扑向猎物一样，全朝我们扑过来……昨天晚上七点，先生，已经来人贴出了可怕的告示，星期六拍卖她的家具……可这还不算什么……太太的心眼特别好，过去曾经想施恩于那个魔鬼，您知道吗？”

“称（什）么莫（魔）鬼？……”

“哎，就是她爱的那个人，那个德·埃斯图尼！他长得很

漂亮，可就是赌博。”

“他用边上作了记号的几（纸）牌①赌？”

“是啊！您呢？……”欧罗巴说道，“您在交易所干的不也是这个么？还是叫我说完吧！有一天，为了不叫乔治开枪打自己的脑袋，她把自己的全部银器和首饰都送到当铺去了，可是这些东西还没付钱。这回，听说她已经给了一个债主一点钱，其余的债主都来跟她大吵大闹……还威胁她，要把她送到轻罪法庭去……你的天使坐到法庭的被告席上！……这不是叫假发都能在头顶上竖起来么！……她正在那儿痛哭流涕，说要投河……噢！她会去的。”

“我若是去看你们，交易所就去不成了！”纽沁根高叫道，“阔（可）我不去又不成，因为我在那儿给她攒（赚）钱呢……你去叫她平静下来，对她说，她的债由我来还，我细（四）点钟去看她。不过，埃（欧）也妮，告诉她要爱我一些……”

“怎么，一些？她很爱您嘛！……您听着，先生，只有慷慨大方才能赢得女人的心……当然，叫她进监狱，您可能会省下十来万法郎。可那样您就永远也得不到她的心……她总对我说：‘欧也妮，他真伟大，真大方……这个人心真好！’”

“她细（是）界（这）么说的吗，埃（欧）也妮？”男爵大叫起来。

“是，先生，亲口对我说的！”

“拿着，给你，界（这）细（是）习（十）个路易……”

---

① 作弊。

“谢谢……可她现在正哭呢！她从昨天就哭，抵得上圣徒玛德莱娜哭一个月了……您心爱的人伤心绝望，何况那债又不是她自己的！噢！男人哪，他们骗女人的钱财和女人骗老头的钱财一个样……是不是？”

“她们一个个全细（是）界（这）样！……承担义务！……嘿！一般人从来称（什）么都不承担的……叫她再也不要其（签）称（什）么词（字）了。我付钱可以，可是她再其（签）一回词（字），我……”

“您怎么样？”欧罗巴摆出架势问。

“天哪！我对她没有印（任）何权力……我马上要把她那些小小的事务都管起来……去吧，去安慰安慰她，告诉她：过一个月，她会住在一所小小的扫帚（宫殿）里。”

“男爵先生，您这是往一个女人心里投放了利息很高的资本！您听着……我觉得您变年轻了，我只不过是个贴身女仆，可我经常见到这种现象……这就是幸福……幸福有某些反映……您要垫点钱哪，千万别舍不得……您会看到这会给您赚来多少。首先，我已经对太太说了，她如果不爱您，那她真是最坏的女人，一个荡妇，因为您把她从地狱里拯救出来……一旦她再没有忧心的事，您就会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咱们俩说说，别告诉别人，我可以坦率告诉您，她一直哭的那天夜里……有什么办法呢？……一个男人就要供养我们，我们对他的敬重可看得很重……她不敢把这些都对您说出来……她真想逃走。”

“逃跑！”男爵听到这个想法，大惊失色，不禁大叫起来，

"啊呀，交易所，交易所！去吧，去吧，我不进去了……可是叫我在窗子那儿看她一安（眼）……看到她就会给我勇气……"

德·纽沁根先生从房前经过时，见爱丝苔对他微微一笑。他迈着沉重的步伐离去，心中想道："她真是个天使！"

欧罗巴用了什么办法得到这个不可能得到的结果呢？两点半左右，爱丝苔象她等待吕西安时一样梳洗完毕，她鲜艳欲滴。普吕当斯见她如此，望着窗户对她说："老爷来了！"可怜的姑娘向窗口奔去，以为会看见吕西安，结果看见的是纽沁根。

"嗽！你叫我心里好难受！"她说。

"只有用这个办法才能叫你显出对这个为你付清债款的可怜老头有点关切的样子，"欧罗巴回答道，"所有的债都会还清的。"

"什么债？"她大叫起来。这个姑娘一心只想系住自己的爱情，可是有几只可怕的手却放那爱情飞走。

"卡尔洛先生给太太造的假债。"

"怎么！已经将近四十五万法郎了！……"爱丝苔高喊道。

"还有十五万。不过男爵都乖乖承担了……他就要把你从这里救出去，让你住到'一所小小的扫帚（宫殿）'里……说老实话，你不算倒霉！……既然这个人乖乖地让你牵着鼻子走，待你满足了卡尔洛的要求以后，如果我处在你的地位，我就要叫他送我一所房子和年金。太太当然是我见过的最体面的人儿，也是最动人的人儿，可是，人很快就会变丑的！我原

来也很漂亮，鲜艳得象朵花，可你看我现在成了什么样子！我二十三岁，几乎与太太同年，可我显得比你大十岁……生一场病就足以……在巴黎，有了一所房子和年金，就不必担心在街头了此残生了……”

欧罗巴－欧也妮－普吕当斯·赛尔维安说些什么，爱丝苔再也听不下去。一个拉人下水的天才，和最初将爱丝苔从泥坑中拯救出来一样，现在又用同样的力量，把她再度推进泥坑。领略过爱情无限的人都知道，不接受爱情的美德，是不会感受到爱情的欢乐的。自朗格拉德街她的陋室中那一幕以来，爱丝苔完全忘记了她从前的生活。迄今为止，她一直严守妇德生活着，关在自己的爱情之中。所以，为了不遇到障碍，那个巧妙的拉人下水的家伙发挥了才能，准备好一切，以便叫这个可怜的姑娘在忠于爱情的思想推动下，只好同意去进行诈骗。诈骗之所得，有的已经挥霍掉，有的正在挥霍。这个人露出自己的高明和精明，也就露出他用什么手段制服了吕西安。制造出可怕的必要性，掘出坑，埋上炸药。到了关键时刻，对那个同伙说：“你点点头，全都会爆炸！”从前爱丝苔满脑袋是妓女特有的道德观念，她觉得别人这种热心很自然。她对自己的一个对手充满敬意，只是因为那个女人会叫一个男人为她花钱。害得对方倾家荡产，是她们这些人的精神支柱。卡尔洛指望着爱丝苔恢复往日的记忆，这一点他没有弄错。这些战时使用的计谋，这些千百次使用过的策略，不仅这些女人使用，挥金如土的人也使用，并没有使爱丝苔的心灵动荡不安。她只是感到自己堕落。她爱吕西安，她成了德·纽沁根

男爵的正式情妇，这一切都是为了他。假西班牙人把定金取走，吕西安用给爱丝苔修墓的石块修起自己飞黄腾达的大厦，一夜的欢娱花掉老银行家多少张一千法郎的钞票，欧罗巴用各种巧妙的办法捞上的几十万法郎。这些事都不占据这位钟情女郎的心。

但是，现在吞噬着她的心的是一种绝症。五年中她看到自己洁白无瑕，有如一位天使！她爱着，她很幸福，没有做过一点点不忠诚的事。可现在，这美好纯洁的爱情就要被玷污了。她的思想还没有将她这闭门索居的美好生活与她未来的肮脏生活对立起来。这在她心中既不是精心打算，也不是诗情画意，她体验到一种说不清而又十分强烈的感觉：她从洁白变成污黑了，从纯洁变成不洁了，从高尚变成卑鄙无耻了。她出于自己的意愿成了白蚀，精神上的污秽她似乎很难忍受。所以，当男爵用他的爱情威胁她的时候，她头脑中闪过从窗户跳出去的念头。总而言之，她绝对地爱着吕西安，而且是女子对一个男子那种极其罕见的爱。自称在恋爱的女子，常常以为爱到了极点的女子，她们照样去跳舞，向别的男子卖弄风情，为社交而精心打扮，到社交场合去搜寻众人垂涎的目光。而爱丝苔创造了真正爱情的奇迹，并不觉得是作了牺牲。她爱了吕西安六年，就象那些虽然在污浊的泥潭中打过滚，却始终渴望着真正爱情的高尚和忠诚的女戏子和妓女，一旦爱上了什么人，便实施排他性（难道不应该造一个词来表达很少有人加以实施的这个观念吗？）一样。已经消逝的那些国度——希腊、罗马和东方，一直是将妇女禁闭起来的。一个女子在爱，

就应该主动将自己禁闭起来，在这个幻想的宫殿里，完成这个节日，这首诗。人们可以设想，当爱丝苔走出这座幻想的宫殿，又走进一个冷漠老头的“小小的宫殿”时，她仿佛得了精神病。一只钢铁大手推着她，她已经在无耻下流中陷到齐腰深，但她尚未能认真思考过。这两天来，她一直在思考，感到非常心寒。

她听到“在街头了此残生”几个字，猛然站起身来，说道：“在街头了此残生？……不，还不如在塞纳河中了此残生……”

“在塞纳河中？……那吕西安先生呢？……”欧罗巴说道。

一提吕西安，爱丝苔又在扶手椅中坐下了。她两眼盯着地毯上的一个玫瑰花图案，心中在哭泣。四点钟，纽沁根来到，看到他的天使沉浸在思考与决心的大洋中。洋面上漂浮着妇人之见，吐露出来的只言片语，对于不曾与之一起航行过的人来说，完全不可理解。

“别那么秋(愁)眉苦脸……我的美银(人)俄(儿)，”男爵坐在她身旁对她说道，“你再也不会欠债了……我和埃(欧)也妮已经说好了。一个月以后，你就离开这套房子，住进一所小小的扫帚(宫殿)……噢！多好看的朽(手)！伸过来叫我吻一下。(爱丝苔任人拉过她的手，就象狗伸出爪子一样。)啊！你把朽(手)给我了，但细(是)不给我心……我爱的是心……”

这句话说得那样真诚，可怜的爱丝苔不禁扭过头来注视着这个老头，那种怜悯的表情，叫他几乎发狂。钟情的人和

受苦的人一样，感到彼此是难兄难弟！世界上没有比两种相似的痛苦更能相互理解了。

“可怜的人！”她说，“他在爱。”

听到这句话，男爵误会了，顿时面色惨白，血液在脉管中沸腾，大口喘气。到了他这种年纪的百万富翁们，就为了这种感觉，一个女人向他们要多少金条，他们也会如数付给。

“我跟爱我的女儿一样爱你……”他说，“我这儿有一种感觉，”他把手放到胸口上继续说，“就细(是)我几(只)能看到你幸福。”

“如果你只想作我的父亲，我会很喜欢你，永远也不离开你。你会发现，我并不是一个糟糕的女人，既不惟利是图，也不注重物质金钱，并不象我此刻的模样……”

“你一时心血来潮，乱花一些钱，”男爵继续说下去，“所有的漂亮女银(人)都细(是)界(这)样，如此而已。再也不要提界(这)细(事)了。我们的职业，我们这些男银(人)，就细(是)为你们攒(赚)钱……高兴起来吧：我同意给你当几天父亲，我萌(明)白，你要慢慢习惯我界(这)把老骨头。”

“真的？……”她大叫一声，站起身来，一跃坐到纽沁根的膝盖上，搂住他的脖子，偎在他身上。

“金(真)的，”他回答道，极力让自己的脸上现出笑容。

她亲了他的额角，她以为那种不可能的交易是可能的：保持清白，和吕西安见面……她对银行家那样爱抚温存，电鳗再[1]现了。她哄得老头神魂颠倒，老头子答应四十天之内一[2]直作父亲。这四十天亦为购进圣乔治街的房屋以及内部安排所必

需。一到街上往家走的时候，男爵便自言自语道："我金(真)是个虾(傻)瓜！"确实，虽然他在爱丝苔面前成了个孩子，可是一离开她，走出房门以后，他就又披上了他那猞猁皮，完全与那个赌徒①一个样：每当他输个精光的时候，就又钟情于安杰丽嘉了。

"已经花了五十万，还没见过她的屋(卧)房称(什)么样，这不是太愚蠢了么！幸亏谁都一点不机(知)道，"过了二十天，他这样说道。一个自已花了这么多钱买下的女人，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她搞到手。可是，待他到了爱丝苔面前，他又把全部时间都用于弥补开始时的粗暴上去了。"我不能当圣父②，"到了一个月头上，他对她说道。

一八二九年十二月底，把爱丝苔安置到圣乔治街小公馆的前夕，男爵请杜·蒂耶把佛洛丽纳带来，请他们帮助看看那里的一切是否与纽沁根的财富相称，负责叫这个窝与那只鸟相般配的那些艺术家是否将"小小宫殿"几个字变成了现实。一八三〇年革命以前奢侈豪华所找到的各种发明在这里应有尽有，把这所房屋变成了情调高雅的典型。建筑师葛兰杜在这里见到了他那装饰家天才的杰作。楼梯重新修成大理石的，各处仿大理石的毛粉饰、帷幔、镀金装饰用得很有分寸，不论是微小的细部还是整体的效果都超过了路易十四时代这种风格在巴黎所留下来的一切。

---

① 指勒尼亚尔《赌徒》中的瓦赖尔。

② 法文中圣父(Père Eternel)如直译则为"永恒的父亲"，这是一个文字游戏。

“这正是我的梦想：这个加上美德！”佛洛丽纳微微一笑说道，“你破费这许多，为的是谁呢？”她向纽沁根问道。“是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童贞女么？”

“细（是）一个回天上去的女子，”男爵回答道。

“那你可以扮成朱庇特了，”女演员随机应变说道，“什么时候能见到她？”

“噢！欢庆乔迁之喜那天呗！”杜·蒂耶高声说道。

“不会在那之前……”男爵说道。

“一定要梳洗打扮得漂漂亮亮！”佛洛丽纳又说道，“噢！为这次晚会，各位女士们一定要叫裁缝和制帽商伤透脑筋了！……什么时候呢？……”

“我作不了主。”

“这才叫女人！……”佛洛丽纳大叫起来，“噢！我多想见见她！……”

“我也一样，”男爵幼稚地对答道。

“怎么！房子，女人，家具，一切都是新的？”

“甚至银行家也是，”杜·蒂耶说道，“看上去我这位朋友很年轻。”

“他非得回到二十岁上不可，至少一小会。”佛洛丽纳说道。

一八三〇年初，巴黎所有的人都在谈论纽沁根的恋爱和他那幢房屋的豪华。可怜的男爵，惹人注目，遭人讥笑，又气又恼，这很容易想象。于是他在头脑里形成了一个金融家的愿望，与他心中感受的疯狂激情相称。他希望乔迁之日也把

自己那高尚父亲的外衣高高挂起，得到对他这许多牺牲的报偿。他在电鳗面前总是吃败仗，他决定通过信件来处理他的婚姻大事，以便从她那里得到无担保的承诺①。银行家们只相信期票。所以，这位金融家在这一年年初的一天，很早起身，关起书房的门，开始起草一封书信。这封信用很流利的法文写成，他发音虽然不准，书法却是极佳的。书信全文如下：

亲爱的爱丝苔，我心中的鲜花，我生命中唯一幸福的源泉：

我对你说过，我象爱自己的女儿一样爱你。我那样说是欺骗你，也欺骗我自己。我那样说只是想向你表示我的感情是圣洁的，与男人们领略过的任何感情都毫无共同之处。首先因为我已经老了，其次因为我从来不曾爱过别人。我是这样地爱你，即使你会使我倾家荡产，我对你的爱也不会减少半分。你能不能公正一些？大部分男人大概不会象我这样把你看作一位天使：我从不曾向你的过去望过一眼。我既象爱我的独生女奥古斯塔一样爱你，也象爱我的妻子一样爱你(如果她爱我的话)。如果对于一个堕入情网的老人唯一的宽恕，就是给他幸福，请你扪心自问一下，我所扮演的是不是一个可笑的角色。我把你当成我晚年的安慰和快乐。你知道得清清楚楚，直到我死去那一天，你将会享尽一个女子能够享受到的幸福；你也知道得很清楚，在我死后，你的富有将足以使许多妇女羡慕你的命运。自我有幸与你交谈以来我正在办的各种事情中，正为你提取一份财产，你在纽沁根银行中已有了一个户头。几天以后，你会迁入一所房屋，如果你喜欢这所房屋，早晚它也是你的。你看，你在这所房屋中接待我的时候，你是仍然接待一位父亲

① 使用这个法律名词是作者在开玩笑。爱丝苔的承诺是手写的，但并不比一张私署证书更有价值，也没有保证作用。

呢，还是我终于能够得到幸福？

请你原谅我这样直截了当写信给你。可是我在你身边时，就再也没有勇气，而且我感到你就是我的情妇。我这样说，丝毫无意冒犯你，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是多么痛苦！到了我这个年纪，过一天，希望和欢乐就减少一分，这样等待是多么残酷！何况我的行为端正，这对我的诚意是一个保证。难道我象一个债主那样行事过么？你象一座城堡，而我并不是年轻人。对我的苦情，你回答说这关系到你的生死，我听了你的话，你也叫我相信了这一点。可我现在又堕入了无边的愁苦与怀疑之中，这对你对我都不光彩。我似乎觉得你既善良又天真，又姿容美丽。可是你又以破坏我的信念为乐。你想想看！你对我说，你心中爱着一个人，狂热地爱着一个人，可你又拒绝告诉我，你爱的这个人叫什么名字……这自然么？你叫我这个相当刚强的男子汉变成了一个软弱无能的人……你看我已走到何步田地？我不得不问你一句：事过五个月，你为我的爱情准备下了什么前途？我还必须知道你的公馆落成那天，我要扮演什么角色？只要为了你，钱对我来说不算什么。我不会干那种蠢事，在你面前把对金钱的蔑视变成我自己的一种美德。虽然我的爱是无限的，我的财富却是有限的，只有为你我才看重财富。所以，如果把我拥有的一切都送给你，我这个可怜的人可以得到你的深情厚意，那我宁愿自己受穷而得到你的爱，而不是富有但受到轻蔑。亲爱的爱丝苔，你使我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任何人都认不出我来了：我花了一万法郎买了约瑟夫·勃里杜的一幅油画，因为你对我说过，他是一个很有才华而又不为人赏识的人。凡是我遇到的穷苦人，我都以你的名义给他们每人五法郎。这个可怜的老人，当你给他面子接受他什么东西的时候，他自视为你的债务人，他还有何他求呢？……他要的只是一种希望，天哪，这又是什么希望啊？

更确切地说，这难道不是希望明确从你那里能得到我的爱情之所取吗？可是我心中火热的感情会帮助你进行那残酷的欺骗。你看到了，无论你对我的幸福、我难得的欢乐提出什么条件，我都准备接受。至少请你告诉我，你占有那所房屋的那一天，你会接受我的心和我对你的恭顺。我有生之年，永远是你的奴仆。

弗雷德里克·德·纽沁根

“唉！这个钱罐子，真烦人！”爱丝苔又成了妓女，她高声叫道。

她取出信纸，满篇纸上用大大的字写下了使斯克里布名扬四海的那句名言：“把我这只熊买去吧！”①

过了一刻钟，爱丝苔后悔了，她重新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男爵先生：

前面那封信，请您千万不要在意，那是我年少气盛的毛病复发。先生，请您原谅一个可怜的少女吧，她应该当奴仆。自从把我交给您那天起，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感到自己地位的寒微。您付了钱，我负有义务。没有比声名败坏的债务更神圣了。我连跳到塞纳河中将这些一笔勾销的权力也没有。欠的债总是可以用那可怕的钱来付清，这种钱只对一方有好处；所以我会乖乖听您的吩咐。我希望一夜之间将为这致命的时刻而抵押的全部数目还清，我确信，我的一小时可值几百万，何况又是唯一的、最后的一小时。

① 这是斯克里布（1791—1861）的通俗闹剧《熊和巴夏》中一句十分著名的台词。一只熊的主人想把熊卖出去，便这样说。爱丝苔的意思是纽沁根的作法也和这个人一样。

那以后，我无债一身轻，就可以结束我的生命了。一个正直的女人，跌倒了还有可能爬起来。可是我们这些人，堕落得太深了。我的决心已下，请您妥为保管此信，以为短命女子死亡之凭证。

您的奴仆

爱丝苔

发走了这封信之后，爱丝苔又后悔了。过了十分钟，她又写了第三封信，信文如下：

对不起，男爵，我又写信给您。我丝毫无意嘲笑您或伤害您。我只是想请您考虑一下这个简单的道理：如果我们保持父女关系，您会得到小小然而持久的快乐；如果您非要履行合同，您将要为我哀哭。我再也不想为您增加烦恼：您选择享乐而不是幸福的那一天，就是我生命的最后一日。

您的女儿

爱丝苔

男爵看了第一封信，憋了一肚子火，足以致百万富翁于死命。他对镜自照一下，拉了铃。“洗脚！……”他朝新来的贴身用人喊道。他正洗脚时，第二封信来了。他看了信，立刻失去了知觉。人们把百万富翁抱到床上。金融家醒过来的时候，见德·纽沁根夫人坐在他的床头。

“这个风尘女子说得对！”她对他说，“你为什么要用钱买爱情呢？……难道这种东西在市场上卖么？让我看看你那信是怎么写的？”

男爵取出他的几份草稿，德·纽沁根夫人一面看一面笑。这时，第三封信来到了。

“这个风尘女子真叫怪！”男爵夫人看完这最后一封信，高声说道。

“锦（怎）么盼（办），富（夫）银（人）？”男爵问他的妻子。

“等等吧！”

“瞪瞪（等等）！”他接过话头说，“本性难移……”

“喂，你听着，亲爱的，”男爵夫人说道，“你最后这几年总算对我不错，我给你出个好主意吧！”

“你界（这）个女银（人）心安（眼）金（真）号（好）！……”他说，“你欠债号（好）了，我来还！……”

“花上几百万，写多么美妙的信，也抵不上你收到这个风尘女子的信时那难受劲能感动一个女人。你要设法叫她间接知道这情形，说不定就能把她搞到手！而且……千万不要有什么顾虑，她决不会死的！”她轻蔑地打量着丈夫说道。

德·纽沁根夫人对马路天使的本性毫无所知。

“德·纽沁根夫人真有头脑！”妻子走后，男爵心中想道。不过，银行家越是赞赏男爵夫人刚刚给他出的这个主意精明，越是想不出用什么办法去实行。他是笨蛋，自己也承认。

银钱商人的愚蠢虽是家喻户晓的事，也只不过相对而言。我们的智能也和我们身体各部分的能力一样。舞蹈演员腿脚有力气，铁匠胳膊有劲，菜场的大力士练习扛大包，卖唱的练嗓子，弹钢琴的练手腕力气。一个银行家惯于筹划、研究生意，使之利上加利，正象一个通俗闹剧作者练就了安排情节、研究主题、让人物活起来的本事一样。不能用数学家的理解

力去要求诗人的形象，也不应该要求德·纽沁根男爵有更多的交谈本领。既有文才，在日常生活中又象柯尼埃尔夫人那样幽默风趣①的诗人，一个时代能遇上几个？布丰很呆笨；牛顿从来没爱过女人；拜伦爵士只爱自己；卢梭郁郁寡欢，差不多是个疯子；拉封丹总是心不在焉。力量如果平均分配，就会制造出蠢货，或者到处是平庸之辈。不平均，则会产生出称之为“天才”的各种差异。如果这些差异太明显，则显得畸形。同一规律制约着人体：完美无缺的美貌几乎总是伴之以冷漠或愚蠢。帕斯卡尔既是伟大的数学家又是伟大的作家，博马舍同时也是个大生意人，扎梅②又是个廷臣，这些罕见的例外证明了智力专门化原理。银行家们在投机盘算方面所发挥的机智、精明、狡猾是一样的。哪一位银行家，如果走出他的事务所以后，在别的方面依然很杰出，那他就是一位伟人。纽沁根再乘以利涅亲王③、马扎兰或者狄德罗，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世人公式。这种形式倒也有，这些人的名字就叫作伯里克利④、亚里斯多德、伏尔泰和拿破仑。帝国太阳的光芒对个人无害，

---

① 一八三三至一八三五年出版了塔勒芒·德·雷欧所著的《趣闻》一书，其中有柯尼埃尔夫人的风趣言谈。

② 可能是指塞巴斯蒂亚诺·扎梅（1549—1614），金融家，祖籍意大利。他最初作为鞋匠跟随卡特琳娜·德·梅迪契来到法国，后来卡特琳娜·德·梅迪契在他家中接待过亨利四世的情妇。

③ 利涅亲王（1735—1814），名查理·约瑟夫，奥地利陆军元帅，风趣而有文采，与许多名人如约瑟夫二世，弗雷德里希二世、伏尔泰、歌德、斯塔尔夫人等交往，本人也能用法语写作。

④ 伯里克利（公元前499—429），古希腊政治家。

拿破仑皇帝颇有魅力，受过教育而又有风趣。德·纽沁根先生是个单纯银行家，象大部分银行家一样，一到了他那套算计之外，就一点创造性也没有，他只相信实实在在的价值。凡是事关建造房屋、自己的身体状况、购买古董或田产时，他懂得手里捏着黄金去求助于各方面的专家，选择最好的建筑师，最好的外科医生，最会鉴别绘画和塑像的行家，最精明强干的诉讼代理人。可是，对于男女私情，没有法院指定的鉴定人，也没有爱情行家，一个银行家堕入情网的时候，可就晕头转向、在女人的迷魂阵里不知所措了。与他从前之所为相比，纽沁根想不出一点点更高明的主意：他还是找一个男性或女性的弗隆坦，给他钱，让他替自己办事，替自己想办法。男爵夫人想到的那个办法，只有通过圣埃斯泰夫太太才能够用上。银行家真后悔与那个丑八怪脂粉商人闹翻。不过，他相信自己的钱箱有磁力，相信有加拉① 签名的镇静剂，他打铃唤来自己的贴身用人，叫他到新圣马可街去打听那个丑八怪寡妇的消息，请她前来。在巴黎，两极通过欲望相逢。恶习总是将富人与穷人连接在一起，将大人物与小人物连接在一起。在这里，皇后要找勒诺芒小姐② 去占卜；在这里，贵族大老爷世世代代都会找到一个朗波诺③。

---

① 加拉是一八〇〇年到一八三〇年间的法国银行总裁。

② 勒诺芒小姐(1772—1843)，有名的占卜者、预言家。据说她曾经预言约瑟芬会当皇后。

③ 朗波诺，一个开下等酒馆、咖啡馆的人物。十八世纪末，上等社会的人常去那种地方干下流事情。

过了两个小时，新换的贴身用人回来了。

“男爵先生，”他说，“圣埃斯泰夫太太破产了。”

“啊！活该！”男爵兴高采烈地说，“界（这）回我阔（可）把她捏在手心里了！”

“据说，这个女人有点爱赌钱，”男用人说，“另外，还有一个小喜剧演员控制着她。为了体面，她对人说那是她的干儿子。她正在找活干，据说她有一手好烹调手艺。”

“这些下等人，每个人都有十种赚钱的办法，可是也有一打花钱的方法。”男爵心中暗想，可丝毫没有料到他撞到了巴汝奇① 的身上。

他又派男仆去找圣埃斯泰夫太太，她到第二天才来。亚细亚对新来的这个贴身男仆严加盘问，男仆将男爵先生的情妇所写书信产生的可怕后果告诉了这个雌性间谍。

“先生大概很喜欢这个女人，”随身男仆结尾时说道，“差点把老命送了。我呀，我常常劝他不要再去，他很快就会看出来这是骗他。人家说，这个女人已经叫男爵先生花掉了五十万法郎，最近为圣乔治街的小公馆花的还不算！……可是这个女人喜欢钱，就是要钱。男爵夫人从先生房中走出去时，常常笑着说：‘如果继续这样搞下去，这个婊子要叫我当寡妇了。’”

“见鬼！”亚细亚回答道，“什么时候也不能宰了生金蛋的鸡呀！”

---

① 巴汝奇，拉伯雷《巨人传》中的人物，机智而狡猾。

“男爵先生就指望你了，”随身男仆说道。

“啊，这是因为我对于叫女人听使唤很在行！……”

“好，请进吧！”贴身男仆在这位巫婆面前低三下四地说。

“怎么，”冒牌的圣埃斯泰夫太太走进病人卧房，一副谦恭模样，“男爵先生贵体有点不适？……有什么办法呢？人人都叫自己的弱点给治住。我也是，我也倒了霉啦！有两个月的光景，生财之道的大轮子真不知道是怎么朝我转的！我现在倒要找差使干了……咱们俩都不太理智。如果男爵先生愿意将我作为厨娘安插进爱丝苔夫人家中，我对先生会比哪个都忠心耿耿，我会好好监视欧也妮和太太，给先生帮大忙。”

“问题不在界(这)里，”男爵说道，“我锦(怎)么也控记(制)不了局面，阔(可)我又叫银(人)牵着鼻子走，象个……”

“象个陀螺，”亚细亚接过话说，“老爹，您曾经牵着别人的鼻子走，现在这个小姑娘把您抓住了，拿您寻开心……老天是公平的！”

“拱(公)乒(平)？”男爵接过话说道，“我阔(可)不细(是)叫你来教训我的……”

“嗽！孩子，来点教训坏不了事。对我们这些人来说，这是生命之盐，就象坏毛病之于虔诚的教徒一般。您说，您可曾慷慨大方？您为她还了债……”

“细(是)！”男爵可怜巴巴地说。

“这很好。您把她抵押的物品赎回来了，这就更好了。可是，您知道吗？……这还不够：您还没给她一点开心的，这号女人是喜欢炫耀自己的地位的……”

“我镜(正)在圣超(乔)记(治)街为她准备一件叫银(人)大漆(吃)一惊的东西……她也机(知)道……”男爵说道，“阔(可)我不想当虾(傻)瓜。”

“那么，您离开她好了……”

“我担心她不放我走，”男爵大叫起来。

“那还不是看中了您的钱，我的孩子，”亚细亚回答，“叫我说呀，咱们那多少百万还不是骗大伙骗来的！人家说您有两千五，(男爵听了，忍不住微微一笑。)那好，必须松松手，拿出一百万来……”

“我很愿意，”男爵回答说，“就怕我刚一松朽(手)，人家又向我要一倍(百)万。”

“啊，我明白了，”亚细亚回答道，“您只敢说A，不愿意说B，就怕走到Z。不过，爱丝苔倒是个正直的姑娘……”

“细(是)很镜(正)极(直)！”银行家大叫起来，“她同意履行协议，不过细(是)象还债那样。”

“总而言之，她不愿意当您的情妇，她有点讨厌您。这个么，我也能明白。这孩子一向任性。一个人一向和风流俊美的小伙子在一起，是不大会把一个老头放在眼里的……您既不漂亮，又象路易十八那么胖，又有点蠢。只顾赚钱，心思不放在女人身上的人都是这样。这样吧，您如果不在乎六十万法郎的话，”亚细亚说道，“我定叫她对您服服帖帖，随您的意，您想叫她怎样，她就怎样，这事包在我身上！”

“六习(十)万法郎！……”男爵大叫一声，身子一跳，“爱丝苔已经花了我一倍(百)万啦！……”

“幸福确实值一百六十万，我的胖色鬼！这个世道，您一定认识一些人，和他们的情妇一起花掉一百甚至二百万的。我甚至认识一些女人，她们还叫别人送了命呢！为她们，人家掉了脑袋呢……有个医生，把自己的朋友毒死了，您知道吧？……他想谋朋友的钱财，好叫一个女人得到幸福①。”

“对，我机（知）道，不过我虽言（然）躲（堕）入穷（情）网，我倒不虾（傻），记（至）少在界（这）里，细（是）如此。她在我面前时，我倒阔（可）能把钱包送给她……”

“您听我说，男爵先生，”亚细亚摆出塞弥拉弥斯②的姿态说道，“您这样就已经破费不少了。在这桩买卖上，我站在您一边。这是真话，半点不假，就跟我叫圣埃斯泰夫一样。”

“那太好了！……我一定会报答你……”

“这我相信，我已经向您表明，我是善于报复的。再说，老爹，您一定要明白，”她向他投过可怕的一瞥，说道，“我可有办法象剪烛花一样把爱丝苔夫人从您这儿抢走。这个女人，我了解她！等到这个小马路天使叫您尝到了幸福的滋味以后，您就比现在更少不了她。您给了我不少工钱，我也没轻易答应。不过，不管怎么说，您是出了经费了！我呢，我也履行了我的允诺，是不是？那好，现在您听着，我跟您作一桩生意。”

---

① 这个医生名叫卡斯坦，他与一位前法官之孀妻有染。一八二三年，他用吗啡毒死了一个富有的公证人的两个儿子，以便得到继承。卡斯坦的名字成为十九世纪最卑鄙无耻的罪犯的代名词。

② 据希腊神话传说，塞弥拉弥斯是叙利亚美丽而贤明的女王，巴比伦的创建者。

“你说吧！”

“您把我安插到那位太太家里当厨娘，雇我的期限是十年。给我一千法郎押金，后五年的工钱提前支付（算是给上帝的一份献金吧！）。我一旦进了那位太太的家，就有办法叫她下决心作出让步。比方说吧，您叫奥古斯特太太店里给她送一身漂亮衣裳去，那位奥古斯特太太对爱丝苔的口昧和式样了如指掌。您吩咐新车马下午四点到她家门口。您从交易所出来，就上她那儿去，你们一起到布洛涅森林去散散步。这么一来呀，这个女人就得说她是您的情妇了，她已在全巴黎面前作出了承诺……十万法郎……您跟她一起吃晚饭（我会做！）您带她去看戏，上多艺剧院，进包厢。到那时候，整个巴黎都会说：‘你看，这是纽沁根这个老骗子和他的情妇……’叫别人相信这一点，您脸上不是很光彩吗？——我是个好心眼的女人，我告诉您，所有这些好处都包括在头十万之内……您要是这么办哪，不出一个星期，您就能大有进展。”

“我又得花习（十）万法郎……”

“到了第二个星期，”亚细亚似乎没有听见这句可怜巴巴的话，继续往下说，“在这些前奏的推动下，太太就会下定决心离开她那小小的套房，到您送给她的公馆里安身。您的爱丝苔又见到了交际场所的人，又见到了从前的老朋友，她想显示显示自己的阔气，要把她的宫殿给大家看看！这是势所必然……——又花了十万法郎！——他妈的……到这时候，您已经成了主人，爱丝苔名声已经出去……她就是您的了。剩下的就是小事一桩，由您来演主角了，大象！（这个老色鬼，他眼睛

睁得大大的！）这个嘛，我来安排。——四十万……——啊，为这件事嘛，我的老胖子，您这钱非到第二天才松手……这是不是挺正派？……我相信您，胜过您相信我。如果我今天就叫太太作为您的情妇出头露面，玷污自己的名声，接受您送给她的各种东西，您定然相信我能叫她把大圣贝尔纳通道让给您。可这很难，您知道吗？……要叫您的炮兵通过，也和首席执政通过阿尔卑斯山一样困难。"

"界（这）细（是）为称（什）么呢？……"

"她心里装满了爱，就象你们那些会拉丁文的人说的，razibus，"亚细亚接着说道，"她认为自己是示巴女王，因为她已经在为自己情人作出的牺牲中洗得干干净净……这种女人脑袋里净是这种想法！啊，我的孩子，说句公道话，这不错！这个轻浮女人如果因为委身于您而忧郁至死，我是不会感到意外的。不过，叫我放心的是，她的本性还是妓女。我这么告诉您，是叫您要有勇气。"

"你有拉银（人）下水的天才，"男爵一言不发地极为赞赏地听亚细亚说完，开口道，"就象我有靠（搞）银行界（这）一门的天才一样。"

"是不是就这么说好了，我的小宝贝？"亚细亚又说。

"不细（是）习（十）万而细（是）五万，阔（可）以！……我获性（胜）的第二天，就交出五习（十）万。"

"那好，我要去干活了，"亚细亚回答道，"啊！您可以来了！"亚细亚又毕恭毕敬地说道，"先生会看到太太已经象母猫的脊背那样柔软，说不定已经准备和颜悦色待您。"

“号(好)，号(好)，去吧！你心安(眼)金(真)号(好)，”银行家搓着双手说道。他向那个可怕的黑白混血女人微微一笑，见她远去，心中想道：“人是得钱多多的！”

他跳下床来，走到自己办公室，兴高采烈地又处理起各种大宗生意来。

对爱丝苔来说，没有什么比纽沁根采取的决定更可怕的了。可怜的马路天使以抵御不忠来保卫自己的生命。对这种如此自然的自卫，卡尔洛称之为“假正经”。亚细亚将她刚才与男爵的谈话以及她怎样充分利用这场谈话，去告诉了卡尔洛，当然采取了这类情况下惯常采取的种种谨慎措施。卡尔洛听了勃然大怒。他怒气发作时也和他本人一样可怕。他立刻坐上马车，放下车帘，叫马车一直开进大门下，来到爱丝苔家中。这个两面弄虚作假的家伙上楼时还气得面色煞白，就这样出现在可怜的姑娘面前。她本来站着，一望见他，就象双腿摔断了一样跌坐在扶手椅里。

“有什么事，先生?”她全身颤抖对他说。

“让我们单独谈谈，欧罗巴，”他对贴身女佣说道。

爱丝苔望了那姑娘一眼，那眼神就象一个杀人犯把孩子从母亲怀里夺走以便将他杀死时，孩子向母亲投过的一瞥。

“你要把吕西安送到哪里去，你知道吗?”待卡尔洛与爱丝苔单独相对时，卡尔洛劈头盖脸问道。

“哪里去?……”她声音微弱地问道，壮起胆子望了她的刽子手一眼。

“就是我出来的地方，我的宝贝。”

爱丝苔满面通红，望着那个人。

"苦役监狱，"他又低声补上一句。

爱丝苔两眼一闭，两腿一伸，双臂下垂，面如死灰。那男子打铃，普吕当斯来到。

"叫她醒过来，"他冷冷地说，"我还没说完呢！"

等待时，他在客厅中踱来踱去。普吕当斯——欧罗巴不得不过来请"先生"把爱丝苔抱上床去。他轻而易举地抱起爱丝苔，显示出大力士的力气。到药店去买来了最厉害的药才叫爱丝苔恢复了知觉，再度感受到她的痛苦。过了一小时，可怜的姑娘能听人讲话了。这个活的噩梦，坐在床脚，目光直勾勾而又令人头晕目眩，象两股熔铅喷射而出。

"我的小心肝，"他接着说，"吕西安现在处于富贵荣华的生活与满是泥水沙石的大坑之间。我遇到他的时候，他正要跳进这样的大坑里去。葛朗利厄家要这个亲爱的孩子买一块价值一百万的田产，然后才会给他搞到侯爵的称号并把那根长竿子向他递过来。这长竿子叫克洛蒂尔德，非得借助于她，吕西安才能掌权。全靠我们两人努力，吕西安刚刚买得了他母亲世家的庄园，吕邦泼雷的古老城堡，价钱不贵，三万法郎。可是他的诉讼代理人通过成功的谈判，终于达成再加上一百万左右的房产的协议，我们已经付了三十万。城堡，各项费用，加上给那些帮我们演戏叫当地人对此信以为真的人的赏金，把剩下的钱全用光了。确实，我们还有十万法郎投进了生意，再过几个月，就能值二十到三十万。可是，还剩下四十万要付清……吕西安再过三天就要从昂古莱姆回来。他到那里

去，因为他总不能叫人怀疑是围着你的床褥打转才找到财富的啊……”

“噢！当然不，”她用美妙的动作抬起眼皮，说道。

“请问，这是吓坏男爵的时候吗？”他心平气和地说道，“可是你前天差点置他于死地！他看你第二封信的时候，象女人一样昏厥过去了。你的文笔不错，我很佩服你。男爵如果死了，我们怎么办呢？待到吕西安作为德·葛朗利厄公爵的女婿走出圣多马·达干教堂的时候，你若是想跳塞纳河……好吧，我的宝贝，我跟你手拉手一起跳下去。这也是结束生命的一种方式。可是，你考虑考虑，活着，每时每刻心里想着：‘这笔惹人艳羡的财产，这幸福的一家……’——他将来要有孩子的——好几个孩子！这样不更好么？（你是否想过用手抚摸着他孩子的头发那种快乐？）”

爱丝苔闭上眼睛，微微颤抖。

“对啦，看到这幸福的大厦，心中暗想：‘这是我的创作！’”

他停顿了一下。这期间，二人相对而视。

“对一个投水自尽的绝望的人，我就是试图将他变成这个样子，”卡尔洛接着说道。“我是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这就跟谈恋爱一样！只有对国王才这样忠心耿耿。我的吕西安，我已经给他加冕为王了！在我的有生之年，即使再给我钉上以前的枷锁，只要想到：‘他去参加舞会，他在宫廷里。’我大概也会心安理得。我这衰老病弱之躯即使受尽狱吏折磨，我的灵魂和思想也得到了胜利！你是可怜的雌性，你象雌性动物那样爱！但是，一个妓女的爱情，象一切低下的女人一样，

应该是作母亲的一种手段，虽然天性注定你们这些人不生不养！一旦有人在卡尔洛·埃雷拉神甫的外衣下认出我原来是个被判刑的人，为了不连累吕西安，我会怎样做，你知道吗？”

爱丝苔焦虑不安地等待着答案。

“对了，”他稍稍停顿一下，继续说下去，“我会象黑人那样死去，把自己的舌头吞下去。可是你，用你那套装模作样的表演，会叫我露了馅。我要求你什么来着？……再穿上电鳗的裙子六个月，六个星期，利用这种手段去钓他一百万来……吕西安永远不会忘记你！每天早晨醒过来，感到自己一直是富豪，这时享受到幸福，就会想起那个给他造福的人。男人们是不会忘记这个人的。吕西安比你强……他开始时爱上了柯拉莉，柯拉莉死了，好。可他没有钱将她安葬。他没有象你刚才那样昏过去，尽管他是诗人。他写了六首快活的歌，得了三百法郎，用这个钱，才算付了柯拉莉的丧葬费。[1]这几首歌，我有，我都背得出来。那好，你创作你的歌词吧：你要快乐，疯狂！叫人抵挡不住而且……永不满足！你听见我的话了吗？再不要逼我说出……亲亲爸爸。再见……”

半小时以后，欧罗巴走进女主人的房间时，见她跪在带耶稣像的十字架前，那姿势与信仰最虔诚的画家[2]所画的摩西在何烈山的荆棘面前一样。描绘出那种姿势是为了表现摩西在耶和华面前那种深深的完全彻底的景仰、爱慕[3]。爱丝苔

---

① 见《幻灭》第二部结尾。

② 巴尔扎克可能指拉斐尔为梵蒂冈所作之壁画。

③ 见《旧约·出埃及记》。

作了最后的祈祷之后，便摒弃了自己那美好的生活，摒弃了她为自己赢得的声誉、光荣、高尚品德和爱情。她站起身来。

“啊，夫人！此刻你真是再美不过了！”普吕当斯·赛尔维安看到女主人的优美姿态，目瞪口呆，高声叫道。

她飞快地转动活动穿衣镜，好叫这个可怜的姑娘看到自己的形象。灵魂正向天上飞去，她的眼睛里还保留着一点灵魂之光。犹太女子的面容焕发着光彩。泪水刚才打湿了她的睫毛，现在，那泪水已被祈祷时的火热情感烤干。她的睫毛酷似夏日雨后的绿叶，纯洁爱情的阳光最后一次使之闪闪发光。双唇似乎还保留着最后呼唤天使时的表情，她大概向天使倾诉了自己那纯洁无瑕的生活，并向天使借来了殉道者的棕榈枝。总而言之，她的表情极其庄严，玛丽·斯图亚特向她的王冠、向大地、向爱情诀别时大概也是如此。

“吕西安能看见我这个样子，该多好！”她忍不住长叹一声说道，“现在，”她用响亮有力的声音说下去，“咱们来寻开心吧！……”

欧罗巴听到这句话，惊得说不出话来，如果她听到人亵渎一位天使，也会如此。

“喂，你在这儿傻看什么，好象我嘴里没长牙，满口含着丁子香花蕾似的？我现在只不过是一个卑鄙无耻的女人，一个花姑娘，一个骗子，我在等待着大财主来到。你快去烧好洗澡水，把我的衣服准备停当。现在已经中午，交易所关门以后男爵肯定到这里来，我要对他说我等着他。希望亚细亚给他准备一餐象样的晚饭，我要叫他发疯，这个家伙……去吧，去吧，

好姑娘……我们要玩玩乐乐，也就是说，我们要干活了。”

她坐到桌前，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朋友，您给我派来的这个厨娘，若是以前从未服侍过我，那我可能会以为，您派她来的意图就是要叫我知道您前天收到我那三封信时昏厥过去几次了。（有什么办法呢？我那天感情十分激动，正在回顾自己可怜的一生。）但是，亚细亚说话的真实程度如何，我是知道的。所以我再也不因为叫您心里难过而悔恨了，因为这有助于向我证明我对您是多么珍贵。我们这些受人蔑视的女子就是这样：真正的倾慕比人家为我们挥金如土更使我们感动。我一直害怕给别人充当显摆虚荣的挂钩。对您来说，我不能起别的作用，这令我十分不快。虽然您极力辩白，说得十分动人，我从前一直以为您把我当作是花钱买来的女人。好，现在您会发现我是一个好姑娘，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总得对我乖一些。如果这封信对您来说，可以代替医生开的药方，您从交易所出来是否前来看我，便是证明。您在我的门楣下，会看到用您的馈赠精心装扮起来的一个女子，她自称是您终生的享乐工具。

爱丝苔

在交易所，德·纽沁根男爵那样兴高采烈，快活之至，脾气随和，任人开玩笑，杜·蒂耶和凯勒兄弟也在交易所中，禁不住要问他这是何故。

“有银（人）爱上我了……我们很快就要庆祝超（乔）迁机（之）喜，”他对杜·蒂耶说。

“你花了多少钱？”弗朗索瓦·凯勒突然问道。据说，弗朗索瓦·凯勒为他的情妇柯尔维尔太太每年要花两万五千法

郎。

“界（这）个女子细（是）位天洗（使），她从来没问我要过两个里亚①。”

“这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杜·蒂耶回答道，“她们给自己找个姑妈或者母亲，为的就是从来不向人家要钱。”②

从交易所到泰布街，男爵对他的仆人说了七遍：“你不能秋（抽）这马儿鞭子吗？”

他轻盈地爬到楼上，第一次看见他的情妇艳如桃李，与那些唯一的营生就是梳妆打扮、把自己弄得漂漂亮亮的妓女一样。她刚刚出浴。这朵花鲜艳芬芳，就是罗伯尔·德·阿布里赛尔③见了也要动心。爱丝苔化的是淡妆。黑棱纹小腰身上衣，缀着粉红丝带，罩在灰缎裙子上，后来，在《清教徒》这部歌剧中，美丽的阿米戈就是这身打扮。④英国式织法的披肩垂在肩上，下摆飘动。长裙的衣袖镶着花边，将隆起部分分成一条一条。近些时候，很讲究的妇女已用这种袖子代替了令人讨厌的灯笼袖。爱丝苔用一个发卡将一顶马林软帽固定在她那

---

① 里亚，法国古铜币名，相当于四分之一苏。

② 妓女经常找一个年纪较大的妇女作为自己的保护人，对别人，她们称这个人是她们的家人，姑妈或母亲。

③ 罗伯尔·德·阿布里赛尔为封特夫罗修道院创始人，鼓吹禁欲。他与修女同睡一床而无越轨之举，自吹这样便战胜了肉欲，也就战胜了魔鬼。

④ 这是乔凡尼·贝利尼的最后一部歌剧，根据瓦尔特·司各特的小说《清教徒》改编，一八三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在意大利剧院上演。阿米戈小姐在这部剧中扮演法兰西的亨利埃特（英王查理一世的遗孀）一角。

乌黑的秀发上，象是马上要掉下来的样子却不会掉下来，人称这是“狂人式”。虽然她那秀气的头上一绺绺秀发之间白白的发缝清清楚楚，可这帽子一戴便显得头发蓬乱，未梳理整齐了。

“夫人这么漂亮，可是呆在这么过时的客厅里，简直要命，是不是？”欧罗巴为男爵打开客厅房门时，对他这样说道。

“那么搬到圣超（乔）记（治）街来好了，”男爵说道，象猎犬面对一只山鹑那样站住不动。“天气很号（好），万里无云，趁界（这）工夫咱们到爱丽榭（舍）田园大道去散步，让圣埃斯泰夫太太和埃（欧）也妮把你的衣物和咱们的晚饭都搬到圣超（乔）记（治）街去！”

“悉听尊便，”爱丝苔说，“请您称我的厨娘为亚细亚，称欧也妮为欧罗巴，从我有了头两个用人以后，所有服侍过我的女用人，我都给她们起这个绰号。我不喜欢变样……”

“阿细……埃罗巴……”男爵念叨着，大笑起来。“你金（真）有意细（思）……你想象力金（真）丰富……我大概漆（吃）多少顿晚饭也想不到给一个女厨娘起萌（名）叫阿细。”

“我们的身分就是要有意思，”爱丝苔说道，“您看，你们靠全世界过活，我们这样的可怜姑娘就不能让亚细亚给我们饭吃，让欧罗巴给我们衣穿吗？这无非是一个神话罢了！有的女人还吃地球呢，我才不过要半个。就这样！”

“这个圣埃斯泰夫太太可真了不起！”男爵见爱丝苔态度举止大变，赞叹不止，心中想道。

“欧罗巴，我的好姑娘，我得戴一顶帽子，”爱丝苔说道，“我好象有一顶粉红衬里的黑缎子帽，镶花边的。”

"多马太太①还没派人送来……来，男爵，快！举起爪子来！开始您这受苦人，也就是说幸福的男人的活计吧！幸福的分量不轻呢！……您的马车在这儿，快派人到多马太太店里去！"欧罗巴对男爵说道，"叫您仆人去取冯·布高赛克太太的女帽……尤其别忘了，"她咬着男爵的耳朵对他说道，"给她带回全巴黎最美的花束来。现在是冬天，尽量买点热带花！"

男爵下楼，吩咐他的男仆："到托(多)马太太铺子去！"仆人将主人拉到了一家著名的糕点铺子前面。

"我说的细(是)一家帽店，不是糕点铺，"男爵说道。他急忙奔到王宫市场普雷沃太太②的铺子里，叫人给他扎一个五路易的花束。这工夫，他的仆人则到那位著名的女帽商铺子里去取帽子。

一个观察力肤浅的人漫步巴黎的时候，看到装点这家大名鼎鼎的花店的那些奇花异草以及舍韦酒家的时鲜时，一定要自问，前来购买这些东西的人是些什么样的狂人。只有舍韦酒家与牡蛎岩饭店才向人赠送真正而优美的《两世界杂志》③……每天在巴黎都会发起百十来起纽沁根式的激情，需要用连女王都不敢享受的奇珍异宝来证明。人们将这些东西双膝跪地奉献在那些照亚细亚的字眼来说就是喜欢"炫耀"的女郎面前。对这一细节不加以说明，一个老老实实的市民女

① 多马太太，当时有名的女帽商。

② 普雷沃太太，巴黎著名的花店女老板。

③ 指只有在这里人们才能看到社会两极的差异。

子就怎么也无法理解大笔钱财怎么会在这些女人手里花掉。在傅立叶的体系里，这些人的社会功用大概是补救吝啬和贪婪造成的不幸。这样的挥霍之于社会机体，大概有如一把柳叶刀在血液过多的身体上切上一刀一般。总而言之，纽沁根已经用了二十多万法郎来浇灌这一私情。

待到钟情的老头儿黄昏时分归来，那花束已经无用：冬季去爱丽舍田园大道散步的时间是下午两点到四点。不过，马车倒是有用，爱丝苔坐了马车从泰布街到了圣乔治街，将那座“小小的扫帚”占下了。应该承认，爱丝苔还从未受过如此的尊敬和厚待，她感到十分惊异。但是，她也象所有那些忘恩负义的王族妇女一样，尽量不流露出一丝惊讶。你走进罗马圣皮埃尔教堂时，为了叫你欣赏大教堂之冠的宽阔和高大，给你看一座塑像的小手指，我不知那小手指有多长，但是看上去很象一个真正的小手指。对于细致的描写，人们有许多指摘，实际上这对于了解我们的风俗史极为必要，所以必须模仿罗马导游的做法。

走进餐厅时，男爵情不自禁地要爱丝苔摸摸窗帘的料子。这窗帘简直跟王家的一样阔气，那里子是白色波纹绸，边饰足以与一位葡萄牙公主的胸衣媲美。这窗帘料子是从广州买来的一种丝绸，中国的能工巧匠在上面画上了亚洲的各种飞鸟，其精美只有中世纪绘在犊皮纸上的画或者绘在查理五世的弥撒经本上的画可与之媲美。这经本乃是维也纳皇家图书馆的骄傲！

“界(这)细(是)一位富翁从印度歹(带)回来的，一起

(尺)① 两其(千)法郎呢……”

“真好。真美！在这里喝香槟酒该多快乐！”爱丝苔说。“泡沫不会弄脏地面！”

“啊，夫人！”欧罗巴说道，“您看见这地毯了吗？……”

“朋友，本来界(这)地毯是为托尔洛尼亚公爵② 设计的，可他嫌太贵，我就给你买来了。你是一位女王！”纽沁根说道。

说来也巧，这地毯本是我国最有天才的一位设计家所设计，却正好与中国丝绸窗帘的图案十分相配。墙上的画由施奈尔和莱翁·德·洛拉绘成，画的是色情场景。从迪索默拉尔③ 那里用高价购来的雕花乌木家具又使这些画面显得更加精彩，构成了墙围，简单的金线勾画闪闪发光。读了这一段描写，诸位读者对其余部分自可判断一二。

“您把我带到这儿来算对了，”爱丝苔说，“我至少得一个星期才会对我的房子习惯，而不致显出暴发户的样子……”

“‘我的房子’！”男爵高兴地重复一遍，“界(这)么说，你接秀(受)了？……”

“当然了，千真万确，你这傻兽，”她微笑着说。

“说秀(兽)就够了……”

“说傻是疼你，”她接过话去，望着他。

可怜的猞猁抓过爱丝苔的手按在自己胸口上：他有足够

---

① 古法尺，合今1.2米。

② 托尔洛尼亚公爵(1796—1865)，其父为银行家，托尔洛尼亚以其富有闻名。

③ 迪索默拉尔(1749—1842)，著名收藏家。

的兽性能感受得到，但是太傻，找不到一句话来表达。

“你看我的心跳得多厉害……儿（只）因为一句温存的话！……”他接着说道。

然后他把自己的女神（他说“女信”）带到卧室中去。

“啊，夫人！”欧也妮说道，“我可不能呆在这儿！我看你们实在想上床了。”

“来吧！”爱丝苔说道，“我想一下子报答你这一切……喂，我的大笨象，晚饭后咱们一起看戏去。我是个戏迷。”

爱丝苔正好已有五年没去过剧场。当时全巴黎的人都到圣马丁门剧院去看一出戏，叫《理查·德·阿尔林顿》①，演员阵容之强大使剧本显得格外真实。爱丝苔象所有天性纯朴的人一样，既喜欢吓得发抖那种感受，也喜欢洒下柔情的泪水。

“我们去看弗雷德里克·勒迈特，”她说，“我特别喜欢这个演员。”

“界（这）细（是）一出很野蛮的戏，”纽沁根说道，他看自己在这种时刻也得被迫去炫耀一番。

男爵派他的仆人去把首场演出舞台两侧的两个包厢租一个下来。这是巴黎的又一大怪事！当泥足的成功巨人将剧场已经填满的时候，开演前十分钟总还有一个舞台两侧的包厢尚未租出。没有纽沁根这样的激情来租的话，剧场老板就把这包厢留为己用。这个包厢也和舍韦酒家的时鲜一样，是对巴黎奥林匹斯山心血来潮所征的捐税。

---

① 这是大仲马写的一出戏，于一八三一年十二月十日在圣马丁门剧院上演。

餐具就不用提了。纽沁根早在那里存放了三套餐具：大、中、小各一套。大套的餐后点心餐具，大盘小碟全是银的，又镀金雕花。银行家为了不显出要用金银压垮桌子的劲头，在这些餐具外又加了一套萨克森式样的精巧易碎的瓷器，这套瓷器比一套银器还要贵。至于台布，萨克森台布，英国台布，弗朗德勒台布，法国台布，各自以其锦缎花纹争奇斗艳。

晚餐时，尝到亚细亚的手艺，这回惊奇的是男爵了。

"我萌(明)白了，"他说，"为称(什)么你给她起的别号叫阿细(亚细亚)：这是阿(亚)洲菜。"

"啊！我开始相信他爱我了，"爱丝苔对欧罗巴说道，"他刚才说的这句话还象句话。"

"有好几句呢！"他说。

"嘿，他比银(人)家说的杜卡莱味道更浓，"听到银行家脱口而出的这种出格的天真回答，喜欢打趣的马路天使大叫起来。

菜的调料有意上得叫男爵消化不良，好叫他吃完饭早点回家。所以他与爱丝苔第一次相见得到的快乐也就是这么多。看戏的时候，他不得不一杯接一杯地喝糖水，幕间休息时将爱丝苔一个人留在那儿。说巧也巧，说不巧那也在预料之中，那天蒂丽娅、玛丽埃特和杜·瓦诺布勒太太都在剧场。《理查·德·阿尔林顿》演出成功，引起轰动，也确实名副其实，只有在巴黎才会见到这样的事。看这出戏的时候，所有的男人都以为可以将自己的发妻从窗口扔出去，所有的女人都喜欢看到自己也受到那种不公正的压迫。女人们心想："这太过分了，我们只不过是叫人推推搡搡而已……不过，这种事倒经常

有！……”而象爱丝苔这样的美人儿，象她这身装扮，出现在圣马丁门剧院舞台两侧的包厢里“大出风头”，哪能不受惩治呢！所以，从第二幕开始，在两个女舞蹈演员的包厢里就起了一阵骚动，这是由于她们认出了这个无名美女就是电鳗的缘故。

“啊，是她呀！她又从哪儿钻出来了？”玛丽埃特对杜·瓦诺布勒太太说，“我还以为她投河淹死了呢！……”

“是她吗？我觉得她比六年以前年轻美丽一百倍！”

“她大概也和德·埃斯巴夫人和查蓉切克夫人①一样，在冰里储存起来了，”德·勃朗布尔伯爵②说道。是他领着这三个女的来看戏，坐在楼下一个包厢里的。“这不是你们想送给我让她去骗我叔叔的那只老鼠吗？”他对蒂丽娅说。

“正是她，”女舞蹈演员说道，“杜·勃吕埃，快到乐池那儿去，看看是否确实是她。”

“你瞧她那摆架子的劲！”杜·瓦诺布勒太太用了少女专用词汇里头一个精彩的句子，高声叫道。

“啊！”德·勃朗布尔伯爵大叫起来，“她有权利摆架子，和她在一起的是我的朋友德·纽沁根男爵。我过去看看。”

“是这个所谓圣女贞德征服了纽沁根吗？三个月来人们一直大讲特讲叫人心烦的故事就是她呀？……”玛丽埃特说道。

“晚安，亲爱的男爵，”菲利浦·勃里杜走进纽沁根的包厢

---

① 查蓉切克夫人（1747—1845），闺名亚历山德拉·佩尔内，嫁给一个波兰人，后来这个波兰人成为沙皇驻波兰的少将。巴尔扎克在《禁治产》中也提到她，作为年老妇女保养得好的典型。

② 即菲利浦·勃里杜，《搅水女人》中的主人公。

说道，“怎么？你现在跟爱丝苔小姐结婚了吗？……小姐，我是一个可怜的军官，从前您在伊苏屯把我从邪路上拉过来……我是菲利浦·勃里杜……”

“不认识，”爱丝苔继续用望远镜瞄着大厅，说道。

“小姐已经不单叫爱丝代（苔），”男爵回答道，“她现在萌（名）叫德·向（尚）匹夫人，这是我给她买的一处田彩（产）……”

“您很体面，可这些女士会说德·尚匹夫人太摆架子……您不愿意记起我的名字，可是请您赏脸与玛丽埃特、蒂丽娅、杜·瓦诺布勒夫人相认，”这个暴发户说道。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大大看中他，将他安置到了王太子身边。

“这几位太太如果对我怀有好意，我也准备对她们非常热情，”德·尚匹太太冷冷回答道。

“心怀好意！”菲利浦说道，“岂止如此，她们非常高尚，称您是圣女贞德呢！”

“那号（好），如果界（这）几位太太愿意陪陪你，”纽沁根说道，“你就单独留下，我告辞。我吃得太多了。马搓（车）会带着你的下人来接你……阿细（亚细亚）这个莫（魔）鬼！……”

“头一次您就让我一个人留下！”爱丝苔说道，“那怎么行！您得和您的船共生死！我走出戏院需要有人保护。如果有人侮辱我，我不是叫喊也没有用吗？……”

在情人的义务面前，老百万富翁的自私自利作了让步。男爵很不舒服，但一直留在那里。爱丝苔将他留下是对的。她接待那些老相识时有人陪伴，那些人就不会象她单独一人在场那样从根到梢盘问她。菲利浦·勃里杜急忙回到女舞蹈

演员的包厢里去，向她们报告这边的情形。

“啊，是她继承了我在圣乔治街的房子！”杜·瓦诺布勒太太辛酸地说道。用这一类妇女的话来说，她如今是“落难”了。

“杜·蒂耶告诉我，”上校回答，“男爵在这房子上花的钱很可能比你那位可怜的法莱克斯多三倍！”

“咱们去看看她吧？”蒂丽娅说。

“噢，不去，”玛丽埃特抗辩道，“她今晚太美了，以后我到她家看她去。”

“我倒敢冒这个险，”蒂丽娅答道。

大胆的头等演员于是在幕间休息时前来与爱丝苔行老友重逢之礼，爱丝苔只是说些一般的话。

“你从什么地方回来的，亲爱的？”舞蹈演员再也忍不住，出于好奇地问道。

“噢！我跟一个英国阔佬在阿尔卑斯山的一座城堡里呆了五年，那个人象老虎一样妒忌。我管他叫‘侏儒’，因为他还没有费雷特的大法官高。① 现在我又落到一个银行家手里，象佛洛丽纳说的，出了狼窝，又进了虎口。所以我又回到巴黎，我真想玩玩，补一个狂欢节。我会有待客的房子。啊！我要从五年的孤独之中恢复过来，我已经开始补课。跟英国人五年，太长了。外面贴的告示，也只能呆六个星期嘛②！”

---

① 巴尔扎克在《萨拉金》和《外省的诗神》中都提到这个人。整个复辟时期，此人为巴登大公驻巴黎特使。

② 此处指债权人贴的宣布扣押欠债人动产的告示，可保留六个星期。债权人的绰号叫“英国人”，因此有这个玩笑。

"你这身行头是男爵送给你的吗?"

"不是,这还是侏儒的剩余物质……我真倒霉,亲爱的!那个人脸黄得就跟朋友见你走红那不自然的笑一样,① 我以为他不出十个月准得完蛋。可是他壮得象一头牛。对那些自称生了肝病的人,可不能轻易相信……我现在再也不愿听人说起'肝'这个字。我对成语过于相信了……② 这个侏儒可坑了我,他没写遗嘱就咽了气,他的家人象赶瘟神一样把我赶出门外。所以我这回对这个胖子说:'你交两个人的钱吧!'你们管我叫圣女贞德很有道理,因为我丢了英国!而且可能我也要被烧死。"

"被爱情烧死!"蒂丽娅说道。

"活活烧死!"爱丝苔回答,这句话立刻使她陷入沉思。

男爵听了这些粗俗的蠢话哈哈大笑。但是他有时没有立即听明白,过了一会才反应过来。所以他的笑声与被人遗忘的礼花相似,放完了焰火,那礼花才升起来。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某一个圈子里,每一个圈子的居民好奇心程度都相等。第二天,在歌剧院,爱丝苔归来的故事成了后台新闻。下午,从两点到四点,所有到爱丽舍田园大道散步的巴黎人都认出了电鳗,而且终于知道了德·纽沁根男爵疯狂爱恋的对象是谁。

---

① 法文将不自然的笑、皮笑肉不笑称为"rire jaune",直译为"黄色的笑",因有此喻。

② 此处法文为一文字游戏:"肝"——foie,相信——foi,发音相同。

“你可知道，”在歌剧院观众休息室里，勃龙代对德·玛赛说，“有一天我们在这儿认出电鳗是小吕邦泼雷的情妇，第二天，她就销声匿迹了？”

在巴黎，也和在外省一样，没有别人不知道的事。耶路撒冷街的警察远不如交际场上的警察机灵，在交际场上人人不知不觉地相互侦探。所以卡尔洛早就预料到吕西安经常去泰布街以及那以后他所处地位的危险。

没有比杜·瓦诺布勒太太当时的处境更可怕的了，用“落难”来形容真是恰如其分。这些女人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养成了挥金如土的习惯，根本不考虑将来。在这个远远超过一般人能设想的可笑而又轻浮的特殊世界里，只有那些姿色平常，缺乏青春常驻、惹人注目的美，只能叫一时心血来潮的男人爱上的女人，才会想到自己年老珠黄的时节，并积攒一些金钱：越是漂亮，就越没有预见。“你是怕变成丑八怪才搞固定收入的吧？……”这是佛洛丽纳对玛丽埃特说的一句话。玛丽埃特的情形可以使人理解她们那样挥金如土，其中缘故是什么。如果她们碰到一个投机商最后自杀了，或者碰上一个浪荡公子最后把钱花光了，这些女人转眼之间就从极端富裕堕入贫困的深渊。于是她们投入脂粉商人的怀抱，用低价卖掉精巧的首饰，欠下债务，主要是为了维持表面上的奢华，只有这样她们才能重新找到刚刚失去的东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钱筐子。她们生活中的这种动荡可以充分说明她们与什么人有私情，实际上几乎总是有人拉线，而且代价昂贵，就象亚细亚把纽沁根和爱丝苔给“撮合”（这又是她们特殊词汇表上的一个

词）在一起一样。所以熟悉巴黎的人，在爱丽舍田园大道这个喧嚣的活动市场上，曾经见过某一个女人身着华服坐在令人咋舌的高级马车上，而过了六个月或一年，又见她坐着出租马车，他们立刻就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

“掉进圣佩拉日监狱后，必须善于再跳到布洛涅森林里，”这是佛洛丽纳笑着对勃龙代谈及德·波唐杜埃小子爵时说的话。① 某些机灵的妇女从来不去冒险经历这种大升大降。她们躲藏在连同家具出租的下等旅馆里，过着缺吃少穿的日子来补赎从前挥霍浪费的罪过，就象旅行家在一处大沙漠中迷了路必须受这种罪一般。但是她们没有一点点节俭的愿望。她们到假面舞会上去碰运气，她们到外省去旅行，天气晴和的日子她们衣着华丽地到大马路上抛头露面。此外，在她们之间，还有下层阶级常有的那种相互照应的义气。一个快乐幸福的女人救助一下别人，自己是不花多大力气的。她心里也要想：“到了星期天我也会与她处境一样。”不过，最有效的保护还是女脂粉商的保护。有人欠了她这位高利贷者的钱，她就要翻动搜索每一个老头子的心，好为在她那里抵押高统皮鞋和帽子的女人找出路。

杜·瓦诺布勒太太无法预见到一个最富有，最干练的经纪人大祸降临，她一下子乱了阵脚。她把法莱克斯的钱都用在自己心血来潮上随随便便花掉，对于有用的正经事和自己的未来，全指望着法莱克斯。“一个看上去那么好心肠的人，”

① 《于絮尔·弥罗埃》中曾写到波唐杜埃子爵被关进圣佩拉日监狱一事，见《全集》第六卷。

她常对玛丽埃特说，“怎么会料到出这种事情呢？”不论在哪个社会阶级里，一个“好心肠的人”总是手头大方，这边借给人几个埃居，那边借给人几个埃居而不往回讨，总是按照行为高尚、超越一般道德的准则办事。某些人自称品德高尚、正直，实际上与纽沁根一样，搞得自己的恩人倾家荡产。可是某些从轻罪裁判所出来的人对一个女子却非常正直。完美无缺的美德，莫里哀所幻想的阿尔赛斯特这样的人物是极为罕见的。不过，到处也能遇到这样的人，甚至在巴黎也是如此。“好心肠”是性格中某种优美高尚的东西的产物，不能证明什么。一个这样的人就象一只猫摸上去光滑柔软，就象拖鞋做出来就很合脚一样。所以，从靠情夫养活的女人所理解的“好心肠”的含义来说，法莱克斯应该将自己破产的事提前给他的情妇报个信并且给她留下生活之必需。风流骗子德·埃斯图尼也是个“好心肠”的人。他在赌场作弊，但他为自己的情妇存了三万法郎。所以在狂欢节的宵夜上，对于那些谴责德·埃斯图尼的人，女人们回答说：“随你们说好了！……你们怎么说也没有用，乔治是个好心肠的人，他举止得体，他的下场应该更好一些！”妓女们对法律嗤之以鼻，而对某种程度的心灵高尚则崇拜得五体投地。她们象爱丝苔一样，能够为某种不足为外人道的美好理想、她们自己的宗教而卖身。

杜·瓦诺布勒夫人虽然费了很大气力救出了几件首饰，她又受到这样的谴责：“是她搞得法莱克斯倾家荡产的！”在这种谴责的可怕重压下，她垮下来了。她年已三十，虽然还艳如桃李，但是，在这种危机中，一个女人要对付所有的对手，她也

就更容易被人看作年老珠黄了。玛丽埃特，佛洛丽纳和蒂丽娅热情招待她们这位朋友吃晚饭，给她一些救济。但是她们不知道这位朋友到底有多少债务，也不敢探测这个深渊到底有多深。

六年的间隔，在巴黎这个大海的潮起潮落中已是漫长的时光，杜·瓦诺布勒夫人这个"落难"的人不敢向电鳗这个坐高级马车的女人开口。不过瓦诺布勒知道爱丝苔十分豪爽仗义，有时不能不想到爱丝苔"继承"了（照瓦诺布勒的说法）她的房子，想到要在某一次似乎是偶然实则有意寻求的相遇中走到爱丝苔跟前去。为了使这个巧合来到，杜·瓦诺布勒夫人穿上体面女人的服装，每天挎着泰奥多尔·迦亚的胳膊到爱丽舍田园大道去散步。（泰奥多尔·迦亚后来还是娶了她。）在这样惨淡的日子里，泰奥多尔·迦亚对他的前情妇很不错。他给她租包厢，请人邀她参加各种"聚餐会"。她想到有一天爱丝苔出来散步，她们走个面对面的情景，心中好不得意。

爱丝苔的车夫是帕卡尔。她的房子五天之内便已由亚细亚、欧罗巴和帕卡尔安置停当，按照卡尔洛的指示，要让圣乔治街的房屋成为无法攻克的堡垒。

另一方面，自从孔唐松告诉佩拉德，说德·纽沁根的情妇已在爱丽舍田园大道露面以后，佩拉德在深仇大恨、复仇欲望的指使下，尤其怀着要让自己心爱的女儿莉迪站住脚的意图，便把爱丽舍田园大道作为自己散步的目的地。佩拉德装扮成一个英国人是那样惟妙惟肖；他讲法语时，象英国人操我们的语言时加进那些牙牙学语的玩意儿，也是那样惟妙惟肖。他

的英语讲得十分纯正，对英国的事情那样了如指掌，一七七九年和一七八六年，巴黎警察局派他到英国去过三次，他会见各国大使和在伦敦，都假扮过英国人，而从未引起怀疑。佩拉德从大名鼎鼎的故弄玄虚专家缪松①那里学来不少本领，很善于化装。有一天，连孔唐松都没有认出他来。这一次，孔唐松扮成一个黑白混血儿陪伴着佩拉德。佩拉德用他那看上去心不在焉实际上什么都看在眼里的目光，每天在爱丽舍田园大道窥视着爱丝苔及她的下人。

天气晴和而干爽的时候，坐马车的人都到平行便道上去散步。爱丝苔在便道上与杜·瓦诺布勒太太相遇的那天，佩拉德自然也在那里。佩拉德身后跟着身穿仆役制服的黑白混血儿，象一个只考虑自己的事的真正英国阔佬那样，毫不做作地走到两个女人谈话的那条线上去，以便抓住她们谈话的只言片语。

“啊，亲爱的，”爱丝苔对杜·瓦诺布勒太太说道，“来看我吧！纽沁根本人有义务，总不能叫他的经纪人的情妇身无分文呀……”

“何况人家说就是他把那个人搞破产的，”泰奥多尔·迦亚说，“我们本来可以敲他一家伙。……”

“他明天在我那儿吃晚饭，来吧，好姑娘，”爱丝苔说道。接着她又咬着杜·瓦诺布勒太太的耳朵说道：“我想叫他怎么着，他就得怎么着，他还没得到这个！”她把戴着手套的一个手指尖放在最漂亮的一颗牙齿下面，对这个动作，人们已相当熟

① 缪松（1739—1820），画家。据说帝国时期他的名气很大。

悉，那意思是：什么也没得着！

“你抓住他了……”

“亲爱的，他还只是给我还清了债……”

“他真够抠门的！”苏珊·杜·瓦诺布勒大叫道。

“噢！”爱丝苔接着说下去，“我的债，一个财政大臣也要吓得往后退。现在，过头一夜之前，我要每年三万法郎的年金！……噢！他很可爱，我没什么可抱怨的……他身体不错……一个星期以后，我们庆祝乔迁之喜，你一定来……上午，他应该把圣乔治街房屋的房契送给我。按情理说，本人一年没有三万法郎固定收入也不能住这样一所房屋，以备遭到不幸时靠这个钱过活。我尝过了贫困的滋味，再也不愿受穷。有的知识，一下子就嫌太多了。”

“你从前总说：‘我就是财富！’看你变化多大！”苏珊大叫起来。

“这是呼吸了瑞士的空气的缘故。在那里，人会变得节俭……好，再见，亲爱的！到那边去找个瑞士人吧，说不定能叫他给你当丈夫！他们那边的人还不知道我们这种女人为何物呢……无论如何，你回来时会深深爱上公债持有人名册上的收入，这可是正直而高尚的爱！再见！”

爱丝苔上了马车。她那华丽的马车，套着几匹高头大马，是当时巴黎最漂亮的灰色斑点马。

“上车的那个女人是不错，”这时佩拉德用英语对孔唐松说道，“可我更喜欢步行的那个，你去跟踪她，打听打听她是谁。”

“这个英国人刚才用英语说……”泰奥多尔·迦亚把佩拉德的话告诉了杜·瓦诺布勒夫人。

佩拉德冒险讲英语之前，已经吐了一个英文字。他见泰奥多尔·迦亚听了，表情一变，佩拉德由此得知这个记者一定懂英语。杜·瓦诺布勒太太于是慢腾腾地往家去，一面走一面斜眼望望那个黑白混血儿是否跟着她。她住在路易大帝街一处还过得去的带家具出租的旅馆里。这家旅馆的老板娘名叫杰拉尔太太。杜·瓦诺布勒太太富贵荣华的时节，曾经施恩于她。杰拉尔太太为了表示对她的感激，如今让她住得比较象样。这位好心肠、正直而品德高尚、甚至很虔诚的市民女子，将这个风尘女子当作高一等的妇女来对待。她从前一直见这个风尘女子生活在奢华之中，现在当她是失势的王后。她把自己的女儿也托付这个风尘女子看管。这个风尘女子带两个女孩子上戏院时，与真正的母亲一样行为检点，这是比一般人的设想更为自然的事。她得到两位杰拉尔小姐的爱戴。这位正直而高尚的旅馆女老板与那些高尚的教士十分相象，他们从这些不受法律保护的女人身上，仍看出她们是应该拯救、应该热爱的人。杜·瓦诺布勒太太尊重这种正直，她晚上与这位太太谈天，哀叹自己的不幸时，常常很羡慕这位太太。

“你还很漂亮，会有个好结局的，”杰拉尔太太常常这样对她说。

再说，杜·瓦诺布勒太太也只是相对地落魄。她的服饰那么奢侈，那么华丽，现在还保留了不少。到必要的场合，例如圣马丁门剧院演出《理查·德·阿尔林顿》那种日子，她还可

以珠光宝气地出现。落难的太太外出吃晚饭、上剧院以及返回旅馆需要坐马车，杰拉尔太太还经常大方地给她付车钱。

“喂，亲爱的杰拉尔太太，”她对这位正直的母亲说，“估计，我要时来运转了……”

“噢，太太，那再好也不过了。你可要明智，想到将来……再也别欠债。那些来找你讨债的人，我好不容易把他们打发走！……”

“嘿！你不用为这些狗担心，他们全都从我身上赚了大笔的钱。拿着，这是多艺剧院的票，给你女儿的，二楼上一个好包厢。今天晚上如果有人来找我，我还没回来，你还是叫他上楼去。我把原来的贴身女仆阿黛勒叫来，让她在楼上等着。”

杜·瓦诺布勒太太既无姑妈，也无母亲，不得不去求助于她的贴身女仆（走着去），要她到那个不知姓名的人面前去扮演圣埃斯泰夫太太的角色。陌生人对她的追求将会使她恢复自己原来的地位。她和泰奥多尔·迦亚一起去吃晚饭，碰巧他那天又有一个“聚餐会”，就是说，拿当打赌打输了请客吃饭。这种花天酒地的场合，人们对客人总是说：“会有女人的。”

佩拉德下定决心全力以赴把这个谜弄个水落石出，不是没有充分理由的。再说这件事已经那样激起了他的好奇心。科朗坦也一样，他也无缘无故地、心甘情愿地加入了这场戏。

此刻，查理十世的政策已经完成了其最后的转变。国王将国家大事的舵交给了他亲自挑选的九位大臣，自己正在准

备远征阿尔及尔，好将这一胜利当作通往人称之为“查理十世的政变”的通行证。国内，再没有人搞阴谋，查理十世以为自己再也没有任何对手。在政治上也和在海上航行一样，常会出现平静的假象。科朗坦此时于是绝对无事可做。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真正的猎人，为了维持手上有活干，“没有斑鸠，就去打乌鸫”①。多米蒂安②没有基督徒可杀的时候，就打苍蝇③。孔唐松亲眼目睹了上次逮捕爱丝苔的情形，以他那暗探的敏锐感觉，他早就断定那是个圈套。正如诸位所见，这个怪人甚至不屑对德·纽沁根男爵发表什么见解。

“这样对银行家的爱情进行敲诈，谁得利呢？”这是两个朋友互相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后来孔唐松认出亚细亚是剧中一个人物，曾希望顺藤摸瓜，找到剧本的作者。可是亚细亚象一条鳗鱼一样藏身在巴黎大泥沼中，有一段时间从他手里滑掉了。如今他见亚细亚成了爱丝苔的厨娘，又找到了她，觉得无法解释这个混血女人的合作。这两位侦探艺术大师于是第一次遇到了解不开的密码，他们都怀疑这是一桩神秘事件。孔唐松对泰布街的房屋连续进行了三次勇猛的进攻，都撞到了顽强的金口难开上。只要爱丝苔住在那里，门房就似乎为一种深深的恐怖所左右。大概亚细亚威胁过他，说如果泄露了秘密，就要拿有毒的肉丸子毒死他的全家。爱丝苔离开这套住房的第二天，孔唐松发现那门房就变得可以理喻了。门

① 意为“没有好的，只好退而求其次”。

② 多米蒂安(51—96)，八一至九六年为罗马皇帝，以残酷著名。

③ 据说多米蒂安刚开始掌权时，一人无事，便打苍蝇。后来发展到杀人。

房很留恋那个“小娘们”，据他说，她一直用剩余的饭菜养活他。孔唐松化装成商业经纪人，讨价还价要租那套房子。他听着门房的诉说，一面装作不信，对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加上：“怎么会呢？……”来反问。

“就是，先生，这个小娘们在这儿住了五年，从来没出过门。虽然她的行为无可指摘，她的情夫还是嫉妒心很重。证明就是，他每次来，进出都采取最严密的小心提防措施。那个人可是个非常漂亮的小伙子。”

吕西安当时还在马萨克他妹妹赛夏太太家里。等他一回来，孔唐松就叫门房到马拉凯河滨道去，问德·吕邦泼雷先生是否同意将冯·布高赛克夫人离开的房子中的家具出售。门房见到吕西安，认出他确是那个年轻寡妇的神秘情人。孔唐松并不想知道得太多，这对他已经足够。吕西安和卡尔洛显出以为门房发了疯的样子。但是他们表面上故作镇静，内心实在大吃一惊的情形，诸位大概可以判断一二。他们极力稳住门房。

二十四小时之内，卡尔洛已经组织起了反侦探，当场捉住孔唐松进行侦探活动。孔唐松装扮成菜场的搬运工，已经有两次将亚细亚清早买的菜送过来，两次进入了圣乔治街的小公馆。科朗坦那方面也再次动作起来。但是卡尔洛·埃雷拉这个人物确有其人，这一点拦住了他的去路，因为他很快获悉：这位神甫是费迪南七世的密使，一八二三年年底前后来到巴黎。可是孔唐松不得不研究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个西班牙人去保护吕西安·吕邦泼雷。科朗坦很快就看出，爱丝

苔给吕西安当了五年情妇。用英国女人代替爱丝苔自然是为那个花花公子的利益而设的圈套。而实际上，吕西安没有任何生活来源，人家不肯将德·葛朗利厄小姐嫁给他为妻，他刚刚购得一百万的吕邦泼雷田产。科朗坦巧妙地运动了王国警察总监。巴黎警察局长对总监说，有关佩拉德的事，前去告状的不是别人，正是德·赛里齐伯爵和吕西安·吕邦泼雷。

"明白了！"佩拉德和科朗坦大叫起来。过了一会两位朋友计划已定。

"这个烟花女过去跟一些人有过关系，"科朗坦说，"她有一些女友。这些女友中，不可能没有一个处于背运状况之中的。我们之中哪一个应该扮演外国富翁的角色，去养活那个倒霉的女人。咱们叫她们友好往来。她们这些人为情夫的这事那事总是互相需要的。这么一来，咱们就钻到内部去了。"

佩拉德自然想扮演那个英国人的角色。他已经成了这个阴谋的牺牲品。为发现这个阴谋需要多少时间，他就可以过上多长时间花天酒地的生活，这对他很有诱惑力。而科朗坦工作的重担已使他未老先衰，倒不大想干这种事。

孔唐松扮成黑白混血儿，立即逃脱了卡尔洛的反侦探。就在佩拉德与杜·瓦诺布勒太太在爱丽舍田园大道相遇之前三天，萨蒂讷先生① 和勒努瓦先生② 时代的最后一名警探，持有完全合法的护照，住进了和平大街的米拉波旅馆，说是坐船

① 萨蒂讷从一七五九至一七七四年为警察总监。

② 勒努瓦从一七七四至一七八五年为警察总监，其中一七七五至一七七六年为约瑟夫·德·阿尔贝所代替。

从殖民地来的，在勒阿弗尔下船，坐一辆小敞篷四轮马车来到。看马车那脏污的模样，倒象是从勒阿弗尔来的。实际上马车只走了从圣德尼到巴黎这段路。

那一方，卡尔洛·埃雷拉到西班牙大使馆要求发给他签证，在马拉凯河滨道为去马德里旅行安排好了一切。原因如下：几天以后，爱丝苔即将成为圣乔治街那所小公馆的主人，她就会得到年收入三万法郎的股票。欧罗巴和亚细亚相当狡猾，可以叫她将这个卖掉，然后将钱偷偷交给吕西安。这样，吕西安可以假托他妹妹对他慷慨解囊，将吕邦泼雷的地产钱款付清。这种做法谁也无可指摘。只有爱丝苔一个人可能泄露天机。但是她是宁愿送掉性命也不会情不自禁皱一下眉头的。

克洛蒂尔德刚刚在她那细长脖子上系上了一条小小的粉红头巾，说明葛朗利厄公馆那边战役已经取胜。公共马车的投机已经将一个股份变成三股。卡尔洛有几天销声匿迹，便躲过了一切敌意。凡是人的头脑所能想到的一切，都周到而细致地预计到了，无一差错。冒牌的西班牙人本来准备第二天动身，谁知头一天佩拉德与杜·瓦诺布勒便在爱丽舍田园大道相遇了。当天夜里凌晨二时，亚细亚坐马车来到马拉凯河滨道，在卧房里找到这个大烟囱。卡尔洛正在对上述的安排进行总结，好象一个作者仔细检查书页，发现错误加以改正一般。这样一个人再也不愿重犯对泰布街门房那样疏忽的错误了。

“帕卡尔昨天下午两点半在爱丽舍田园大道认出了孔唐

松，”亚细亚附耳对她的主子说道，“他扮成一个黑白混血儿给一个英国人当仆人。这个英国人为了窥测爱丝苔，在爱丽舍田园大道已经转悠了三天。黑白混血儿那个坏蛋装成菜场搬运夫的时候，我和帕卡尔都从眼睛上认出了他。帕卡尔送小姑娘回家时，一面紧盯着那个怪人。他住在米拉波旅馆。可是帕卡尔说，从孔唐松跟那个英国人打那么些暗号上看，那个人绝不可能是个英国人。”

“牛虻在背，”卡尔洛说，“我只能后天走了。打发泰布街的门房来找我们的人，就是这个孔唐松。必须弄清楚这个冒牌英国人是不是我们的敌人。”

中午，萨米埃尔·约翰森先生的黑白混血仆人郑重其事地服侍主人吃饭。约翰森先生总是吃得很好，这是他精心打算过的。佩拉德希望别人把他当作是酒鬼型的英国人，出门时总是醉醺醺的。他带着絮了羊毛的长黑呢护腿，一直抵到膝盖，好叫双腿显得粗一些。裤子也用起毛的织物作衬里。背心扣子直扣到下巴颏。蓝色领带在脖子周围打得高高的，一直顶到双颊。戴一副红色假发，遮住了半个额头。他使自己身高增加了三寸① 左右。就是大卫咖啡馆资格最老的常客见了，也认不出他来。一个过路人看到他那象英国礼服一样宽宽大大、干干净净的黑色礼服，大概会把他当作一位英国百万富翁。孔唐松则显出阔佬的心腹人那种冷漠的傲慢，不言不语，嗓门嘶哑，蔑视一切，感情不外露，总是作些莫名其妙的

① 指法寸，约合27.07毫米。

手势，凶狠地大喊大叫。佩拉德正要喝完第二瓶酒，只见旅馆的小厮随随便便地将一个人带到他的住房来。佩拉德和孔唐松一看便知那个人是穿便衣的宪兵。

“佩拉德先生，”宪兵附耳对阔佬说道，“我奉命带你去警察局。”佩拉德毫不分辩，站起身来，寻找帽子。“门口有一辆马车等你，”宪兵在楼梯上对他说，“局长本想将你逮捕，现在还是决定派一个治安警察来，请你对自己的作为作些说明算了。治安警察就在马车里。”

“我应该跟你一起留下吗？”佩拉德上车以后，宪兵问治安警察道。

“不用，”治安警察回答道，“请你小声告诉车夫到警察局去。”

现在在同一辆马车里的是佩拉德和卡尔洛。卡尔洛手头放着一把尖刀。赶马车的车夫是个信得过的人，他可以走到某一广场叫卡尔洛溜掉，而装做自己没有发觉，在车里看到一具死尸他不会感到惊奇。死掉一个暗探，是从来不寻找的。对这种暗杀，法律部门几乎总是不加惩罚，因为很难搞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佩拉德用暗探的眼光朝警察局长派来的人看了一眼。在他面前，卡尔洛的外形再象不过了：光秃秃的脑壳，后脑勺上全是褶；头发上扑了粉；眼睛表情柔和，红眼边，需要治疗，戴一副很轻便很有官僚气派的金丝眼镜，镜片发绿，很厚。那眼睛证明他害着脏病。带死裥绉边的高级细纱衬衫，破旧的黑缎背心，法官的裤子，黑色粗绢丝袜，系带的皮鞋，黑色长礼服，四十个苏一双、已经戴了十天的黑手套，一条金表

链。他真是地地道道的被人名不副实地称之为"治安警察"的下级法官。

"亲爱的佩拉德先生，象您这样的人成了监视的对象，还要请您对自己的行为加以说明，我感到非常遗憾。您这样化装很不合局长先生的胃口。如果您以为这样就可以躲过我们的警觉，您就大错特错了。您来的时候大概是走的英国到瓦兹河畔的丽山这条大路……"

"对，到瓦兹河畔的丽山，"佩拉德回答道。

"还是到圣德尼呢？"冒牌法官说道。

佩拉德心慌了。这第二句话要求答复。可是，不论怎样回答都很危险。说"是"吧，是自我嘲弄；说"不是"吧，如果那个人了解真情，可就毁了佩拉德。

"他真狡猾，"他心中暗想。

他极力微微一笑望着治安警察，以此微笑作为回答。这微笑被接受了，没有遭到拒绝。

"您乔装改扮目的何在呢？您已在米拉波旅馆租下一套房间并让孔唐松扮成黑白混血儿了吗？"治安警察又问道。

"局长先生想怎么处置我就怎么处置我好了，但是我的行动只应该向我的上司汇报，"佩拉德庄重地说。

"如果您这样说，是想暗示您是为王国警察总署干事，"冒牌警察生硬地说，"那我们就改变方向，不去耶路撒冷街①而去格勒奈尔街②好了。对您，我得到的命令是十分明确的。

① 巴黎警察局设在这里。

② 警察总署自一八二三年设在这里。

您可要当心啊！本来对您并无多少抱怨，可是，有一阵，您又把事情搅糊涂了。我本人嘛，并不想加害于您……来！……对我说实话吧！……”

“实话吗？实话就是这样，”佩拉德朝那位看守红红的眼睛狡猾地望了一眼，说道。

这位所谓法官面部毫无表情，他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似乎事情真相如何对他都无所谓。他那副模样使人觉得警察局长不过是心血来潮。局长们都是异想天开的。

“我疯狂地爱上了一个女人，她是那个跑来跑去、自己高兴而债主不高兴的经纪人法莱克斯的情妇。”

“是杜·瓦诺布勒太太么？”治安警察说道。

“对，是她，”佩拉德接着说下去。“为了能供养她一个月——这最多花上我一千埃居——我乔装成阔佬，雇了孔唐松当仆人。先生，这都是千真万确的。如果您愿意把我留在这马车里，我在这里等着您，我可以凭曾经当过警察局长的资格发誓，您立刻回到旅馆去盘问孔唐松。不仅仅孔唐松会向您证实我刚才荣幸向您陈述的一切，而且您会看见杜·瓦诺布勒太太的贴身女用人前来。她今天下午应该给我们带来消息，是同意我们提出的条件，还是她的女主人提出什么条件。老猴子是善于扮鬼脸的：我提出一个月一千法郎，一辆马车。这合一千五。五百法郎的礼品，再加上这个数用于聚餐，晚宴，看戏。您看，我对您说一千五百埃居，一点也没错。象我这样年纪的人完全可以为最后一次心血来潮花上一千埃居。”

“啊，佩拉德老爹！您还这么喜欢女人竟愿意……？您超

过我了。我六十岁了，一点不搞这个了……不过，事情如果真如您所说，那我猜想大概是为了办成这件心血来潮的事，您必须赋予自己一个外国人的身分吧！”

“您一定明白，佩拉德或者是麻雀街的康夸勒老爹……”

“对，不论哪一个，对杜·瓦诺布勒太太都不合适，”卡尔洛接过话头说道，他获悉了康夸勒老爹的地址，心花怒放。“大革命以前，我有过一个情妇，”他说道，“这个女人从前有一个供养她的人，是执行死刑的，人都称这些人为‘刽子手’。有一天，他们去看戏，一个别针扎了她的手，她叫了起来：‘啊！这个刽子手！’——那时都是这么说。‘你又记起来了？’坐在她身边的那个人说。……嘿，亲爱的佩拉德，就因为这句话，她离开了那个男人。我猜想，您不愿意招致这样的灾祸……杜·瓦诺布勒太太是跟体面人来往的女子。有一天我在歌剧院看见她，觉得她非常漂亮……亲爱的佩拉德，叫车夫回和平大街吧，我要和您一起上楼到您的房间去，亲眼看看事情怎么样。这样，给局长先生写个纪要大概就够了。”

卡尔洛从旁边的衣袋里取出黑色镀金的鼻烟盒，打开，以非常和蔼可亲的姿态向佩拉德递过鼻烟。

佩拉德心中暗想：“这就是他们的警察，草包！……天哪！如果勒努瓦先生或者德·萨蒂讷先生转世，会说什么呢？”

“显然您对我说的还只是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亲爱的朋友，”冒牌的治安警察嗅完他那撮鼻烟，说道，“您曾经参与德·纽沁根男爵的风流韵事，您大概想把他套在一个活套里。上回您用手枪没有打中，这回您想用大炮瞄准他。杜·瓦诺

布勒太太是德·尚匹太太的朋友……”

“啊！见鬼！千万别上钩！”佩拉德心中暗想，“他比我想的要厉害得多。他在捉弄我，他嘴上说要把我放了，可是他还叫我讲。”

“怎么样？”卡尔洛以庄重命令的神情说道。

“先生，我为德·纽沁根先生去寻找那个他一见钟情、把他搞得神魂颠倒的女人，确实不应该。正因为如此，我现在遭到罢黜。据说我触犯了重大的利害关系，而我自己并不知道。(下级法官不动声色。)不过，我干了五十二年的警察，我了解这一行，”佩拉德继续说道，“所以自从局长先生训斥了我以后，我已经不干了。局长先生肯定是有道理的……”

“如果局长先生要求您放弃眼前这桩风流韵事，您也会放弃的了？我想，要证明您对我所说的一切是真，这大概是最好的证明。”

“他步步进逼！真厉害！”佩拉德心中暗想，“啊，他妈的！如今的警察真抵得上勒努瓦先生手下的警察呢！”

“放弃？”佩拉德说道，“我等待局长先生的命令……您想上去的话，咱们已经到旅馆了。”

“您从哪里找到资金呢？”卡尔洛精明地、突然地问。

“先生，我有一个朋友……”佩拉德说道……

“去把这些讲给初审法官听好了！”卡尔洛说道。

这大胆的一幕是卡尔洛精心设计的结果。只有他这种人的头脑里才能想出如此貌似简单的计谋。在此之前，他一大早就打发吕西安到德·赛里齐伯爵夫人家去。吕西安请伯爵

的私人秘书以伯爵名义到警察局去询问德·纽沁根男爵所使用的密探的情况。私人秘书回来时，带来关于佩拉德的一份记录，是抄来的档案摘要：

自一七七八年在警察局工作，两年前从阿维尼翁来到巴黎。

无财无德，握有国家机密。

住在麻雀街，化名康夸勒。此康夸勒为其家族在沃克吕兹省生活的一份微薄田产之名称，其家庭本为乡绅。

最近曾有名为泰奥多兹·德·拉·佩拉德的一甥男来访。(见一警探之报告，该件编号为37号。)

“孔唐松为之当黑白混血男仆的那个英国人，可能就是他！”当吕西安除了书面材料又口头报告了情况以后，卡尔洛大叫起来。

三小时之内，这个活动能力相当于一个大将的人找到了帕卡尔来当无罪的同谋，叫他扮演便衣宪兵角色，自己则乔装打扮成治安警察。在马车里，他犹豫了三次要杀死佩拉德。但是他不许自己亲手搞暗杀，他准备去告诉几个释放出狱的苦役犯，说佩拉德是百万富翁，用这种办法适时干掉佩拉德。

佩拉德和他的军师听到了孔唐松的声音。孔唐松正与杜·瓦诺布勒太太的贴身女用人谈话。佩拉德于是向卡尔洛示意，要他呆在另一间屋子里，那表情似乎对他说：“我说的是真是假，您马上可以判断出来。”

“夫人全同意，”阿黛勒说道，“夫人现在正在一位朋友德·尚匹夫人家中。那位太太在泰布街有一套配有家具的房子，租期还有一年，大概能把这套房子给我家女主人。夫人在

那边接待约翰森先生会更好一些，因为家具还很好，先生可以与德·尚匹夫人谈妥，将家具买过来送给我家女主人。”

“好，孩子。这虽然不是骗钱，也露出苗头来了，”黑白混血儿对那个姑娘说，女仆听了大惊失色。“咱们可以一家出一半……”

“嘿，看你这个黑皮！”阿黛勒小姐大叫道，“你那个阔佬如果真是阔佬，他就是可以赠送一些家具给夫人嘛！租约一八三〇年四月到期，你那个阔佬情况好的话，还可以再续租约呢！”

“我很高兴！”佩拉德走进去拍着贴身女仆的肩膀回答道。

他向卡尔洛打了一个暗号。卡尔洛用一个表示同意的手势作答，他明白那个阔佬的意思是他应该继续扮演自己的角色。但是另一个人物突然登场，这一幕戏骤然改观。这个人物就是科朗坦。无论是卡尔洛还是警察局长都不能把这个人怎么样。他看到房门大开，便顺路进来看看他的老朋友佩拉德怎样扮演他那阔佬的角色。

“局长总是找我的麻烦！”佩拉德附耳对科朗坦说道，“他发现我扮成阔佬了。”

“我们要把他搞掉！”科朗坦也咬着他朋友的耳朵说道。

然后，他向法官冷冷地打过招呼，便暗暗打量起这个人来。

“你在这里吧，我下次再来！我到警察局去，”卡尔洛说，“如果不见我来，你就可以享受那异想天开的艳福了！”

这几句话是附耳对佩拉德说的，以便不在贴身女用人面

前戳穿佩拉德的西洋镜。说完这几句话，卡尔洛就走了出去。他不想在新来那个人的目光下久留，他已经看出来那个生人是金黄头发，蓝眼珠，表明他是生性残酷可怕的那种人。

“这是局长派来的治安警察，”佩拉德告诉科朗坦。

“呸！”科朗坦回答道，“你中了奸计了！这个家伙鞋底里垫了三副牌，从脚在鞋里的位置就看得出来。何况一个治安警察并不需要化装！”

科朗坦飞快跑下楼去，想搞清自己的怀疑是否正确。卡尔洛正登上马车。

“喂！神甫先生？……”科朗坦叫道。

卡尔洛扭过头来，看见了科朗坦，然后上了马车。不过，科朗坦还赶得及对着车门说了一句：“我要知道的，也就是这些！——上马拉凯河滨道！”科朗坦对车夫这样喊道，语气里和眼神里充满了冷嘲热讽。

“糟糕！”雅克·柯冷心中想道，“这下子我算完了！他们明白了。必须走在他们前头，特别要搞清楚他们要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

科朗坦从前见过卡尔洛·埃雷拉神甫五、六次，这个人的目光是不会叫人遗忘的。科朗坦首先认出了他那宽宽的肩膀，然后是浮肿的脸和垫高脚跟叫人长高三寸的花招。

“啊，我的老朋友！这回人家可叫你出了洋相了！”科朗坦见卧房里只剩下了佩拉德和孔唐松，便这样说道。

“谁？”佩拉德大叫一声，那嗓门震得嗡嗡响，“从今以后，我决不能叫他安生！”

“这个人是卡尔洛·埃雷拉神甫，他很可能是西班牙的科朗坦。一切都明白了。这个西班牙人是个无恶不作的坏蛋，他想用一个漂亮姑娘的长枕头制造钱，叫那个小伙子发财……。这个外交家，我看他象魔鬼一样狡诈。想不想跟他较量较量，那就看你了。”

“啊！”孔唐松大叫起来，“逮捕爱丝苔那天，他得到三十万法郎，就坐在马车里！那眼睛，那前额，那麻子点，我还记得！”

“啊！那钱如果给我，我那可怜的莉迪会有多好的一份嫁妆啊！”佩拉德大叫道。

“你可以继续扮演阔佬这个角色，”科朗坦说道，“为了在爱丝苔那里有个耳目，必须叫瓦诺布勒和她保持亲密关系，爱丝苔是吕西安·德·吕邦泼雷真正的情妇。”

“人家已经敲了纽沁根五十多万法郎了，”孔唐松说。

“他们还需要这个数，”科朗坦接过话头说道，“吕邦泼雷的田产值一百万。老爹，”他拍着佩拉德的肩膀说，“你会有十万以上，足够把你的莉迪嫁出去。”

“不要对我这么说，科朗坦。如果你的计划失败了，真不知道我还能干什么……”

“说不定你明天就能有这么多钱呢！亲爱的，这个神甫很狡猾，我们得甘拜下风，这个魔鬼本事大。不过我已经把他捏在手心里了，他很机灵，会投降的。你就尽量装出阔佬的傻样儿吧，什么都不用担心！”

这一天，真正的对手已经面对面在平整好了的场地上相遇。当天晚上，吕西安到葛朗利厄公馆去消磨晚上的时光。宾

客满堂。当着全客厅的人的面，公爵夫人将吕西安留在自己跟前说了一会话，显得对他格外亲热。

“您最近出门旅行了几天？”她对他说。

“是，公爵夫人。我的妹妹非常愿意促成我的婚事，作了重大的牺牲，因此我得以购得吕邦泼雷的田产，将这份财产又归在了一处。我在巴黎的诉讼代理人是个很干练的人，本来拥有财产的人听说买主的姓名以后有意提高价格，可是他设法为我免除了这些麻烦。”

“有一座城堡么？”克洛蒂尔德问道，笑得合不拢嘴。

“有个东西很象一座城堡。不过最聪明的办法还是将这个当作材料，修建一所现代化的房屋。”

克洛蒂尔德的眼睛透过满意的微笑，放射出幸福的光芒。

“您今天晚上跟我父亲玩一盘惠斯特，”她小声对他说，“我希望半个月以后会请您吃晚饭。”

“啊，亲爱的先生，”德·葛朗利厄公爵说道，“听说您购买了吕邦泼雷的田产，我向您祝贺。对那些说您欠了债的人，这是一个很好的回答。我们这些人，可以象法国或英国一样，可以有公债。可是，您看，没有财产的人，商人，就不能用这个腔调说话……”

“可是，公爵先生，这块田产，我还欠着五十万法郎呢！”

“那就必须娶一个给您带来这笔钱的姑娘。不过对您来说，在我们这城关，很难找到有这笔财产的对象，我们这里给女儿的陪嫁都很少。”

"光是她们的姓氏就已经足够了，"吕西安答道。

"摩弗里纽斯，德·埃斯巴和我，我们玩惠斯特三缺一，"公爵说道，"您愿意为我们凑成四个人吗？"他指着牌桌对吕西安说。

克洛蒂尔德来到牌桌前看她父亲打牌。

"她希望我要这个，"公爵一面轻轻拍着女儿的手，一面斜眼望着吕西安说道。吕西安则正襟危坐。

吕西安与德·埃斯巴搭档，他输了二十个路易。

"亲爱的母亲，"克洛蒂尔德走过来对公爵夫人说，"他真机灵，故意输掉了。"

吕西安与德·葛朗利厄小姐互相说了几句爱慕的话，到了十一点，回到家中，上床就寝，心里想着一个月以后他会得到全面胜利。他现在毫不怀疑人家会接受他向克洛蒂尔德求婚，一八三〇年四旬斋之前就可成婚了。

第二天，就在吕西安早饭后在卡尔洛（他变得心事重重）陪伴下抽几支香烟的时候，仆人禀报德·圣埃斯泰夫先生（真是挖苦人！）来访，与卡尔洛·埃雷拉神甫或与吕西安·德·吕邦泼雷先生讲话都可以。

"楼下说我已经走了吗？"神甫大叫起来。

"说了，先生，"马夫回答。

"那么，你去接待这个人，"他对吕西安说，"不过，这个人是敌人，你千万不要说一句会坏事的话，不要做出一个表示惊讶的动作。"

"你去听我说话，"吕西安说。

卡尔洛躲在相连的一间屋子里，从门缝中偷看。他看见科朗坦走了进来。卡尔洛听了讲话的声音才认出他来，这位了不起的陌生人变形的本事可真大！此刻，科朗坦酷似财政部的一个老处长。

“您不认识我，我没有这份荣幸，先生，”科朗坦说，“不过……”

“请您原谅我打断您的话，先生，”吕西安说，“可是……”

“可是事关您与克洛蒂尔德·德·葛朗利厄小姐的婚事，这婚事办不成了，”科朗坦急促地说。

吕西安坐下来，什么也没回答。

“您现在叫一个人抓在手里。那个人有权、有意轻而易举地向德·葛朗利厄公爵证明，您购买吕邦泼雷田产的钱，是一个傻瓜为您的情妇爱丝苔小姐而给您的，”科朗坦继续说道，“很容易找到判决书原本，根据这些判决爱丝苔小姐受到追究，也有办法叫德·埃斯图尼讲话。对德·纽沁根男爵使用的那些极为巧妙的伎俩都将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此刻，一切都还可以挽救。您给十万法郎，就没事了……此事与我毫无关系。我只不过是受人之托前来而已。”

科朗坦大概讲了一个小时，吕西安则一直毫不在乎地吸烟。

“先生，”他回答道，“我不想知道您是何许人，因为在我看来，受人之托干这种事的人是绝不会报出自己的尊姓大名的。我已经让您自由自在地说完了：这是我的家。我看您还不象没有理智的人，请您听听我的二难推理。”

他停顿一下，这工夫吕西安用冷若冰霜的目光望着科朗坦，注视着他的猫眼睛。

“要么您依据的全是虚假的事实，那么，丝毫用不着为此担忧，”吕西安接着说下去，“要么您言之有理，那么，我给您十万法郎的时候，就给了你们一种权利，您那位委托人能找到多少个圣埃斯泰夫派到我这儿来，就有权向我索取多少个十万法郎……总而言之，为了断然结束您这了不起的谈判，我要告诉您，我，吕西安·德·吕邦泼雷，我谁也不怕！您跟我说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与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如果葛朗利厄家摆架子，还有别的出身非常高贵的姑娘可娶。最后，我就是打光棍也没有什么可丢人的，特别是如果我象您以为的那样，靠贩卖白种女人①赚大钱。”

“如果卡尔洛·埃雷拉神甫……”

“先生，”吕西安打断科朗坦的话说道，“卡尔洛·埃雷拉神甫此刻正在赴西班牙途中。他对我的婚事丝毫帮不了忙，与我的利害也没有任何关系。这位国家要人过去长期热心帮我出主意，可现在他要向西班牙国王陛下去汇报公务。您有话要对他说，我只好请您踏上赴马德里的旅途了。”

“先生，”科朗坦直截了当地说：“您永远也别想当克洛蒂尔德·德·葛朗利厄的丈夫。”

“那她就活该了。”吕西安答道，一面不耐烦地将科朗坦往门外推。

---

① 与“贩卖黑奴”构成文字游戏。

"您仔细思考过了吗?"科朗坦冷冷地说。

"先生，我既不承认您有权干预我个人的事情，也不承认您有权叫我损失一支香烟，"吕西安将自己手上已经熄灭了的香烟扔到地上，说道。

"再见，先生，"科朗坦说道，"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但是您这一辈子肯定有遭殃的时刻：您想出了在楼梯上教训我这样的主意，为此您要搭上自己的一半运气。"

卡尔洛作了一个将人头砍下的手势，作为对这一威胁的回答，"现在，干吧!"他望着经过这一场谈话面色惨白的吕西安，大叫道。

在读者中，顾及一本书的道德和哲学内容的寥寥无几。这类读者中碰巧哪怕有一位相信德·纽沁根男爵会心满意足，他也会证明叫一个烟花女子的心服从任何的至理名言是多么困难。为这个百万富翁称之为"获胜之日"的一天，爱丝苔早已决定叫这个可怜的百万富翁出个大价钱。所以，一直到了一八三〇年的二月初，"小小扫帚"的"乔迁之喜"仍未举行。

"狂欢节时我这儿一定要开张，"爱丝苔对自己的女友道出了心腹话，这些女朋友又去告诉男爵，"而且我要让那个男人幸福得象个石膏公鸡。"①

这句话在烟花巷成了名言。

于是男爵叫苦不迭。他变得象已经结了婚的人那样滑稽可笑，他开始在好友面前抱怨，于是他的不满也就传扬出去。

① 法语中有coq en pâte,——面捏的公鸡，指过得很幸福。此处coq en plâtre(石膏公鸡)，为文字游戏。

但是，爱丝苔继续认真地扮演着投机大王的蓬巴杜夫人的角色。她已经举行了两、三次晚会，纯粹是为了将吕西安带进家宅。卢斯托，拉斯蒂涅，杜·蒂耶，毕西沃，拿当，浪荡公子之精英勃朗布尔伯爵，都已成为公馆的常客。最后，为她演的这出戏，爱丝苔还接纳了蒂丽娅，弗洛朗蒂纳，法妮·鲍普莱，佛洛丽纳，两名女戏子，两个舞蹈演员以及杜·瓦诺布勒夫人。在一个妓女家里，没有争风吃醋、梳妆打扮和人各一面，是最凄清的了。六个星期的时光，爱丝苔成了雌性帕里斯①中最有风趣、最好玩、最美貌、最潇洒的女子，这些雌性帕里斯组成了靠情人养活的妇女阶层。她被人捧得很高，品味着足以引诱一般女人的各种虚荣心的享受，但是她内心有一个秘密的想法，足以使她成为超越这个阶层的一位女子。她在内心保留着自己从前的形象，那是使她既感到羞愧、又感到自豪的形象。她内心无时无刻不意识到自己再次堕落的时刻就要到来。藏在这个风尘女子心灵深处的爱情天使对于违背自己心意而由肉体去扮演这种卑鄙可耻的角色怀着深深的蔑视，这种感觉使她始终心境不佳，那些讽刺挖苦的语言便是这种心境的流露。她本人既是观众又是演员，既是法官又是病人，她充分领略到了那些阿拉伯故事有多么了不起的想象力。那些故事中几乎总有一个地位卑微而灵魂高尚的人物，这个人物的原型则在经典著作《圣经》之中，他的名字叫尼布甲尼撒二世②。她早

---

① 帕里斯，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亚（又译特洛伊）王子，风流俊美。因他诱拐了美人海伦，而引起了历时十年的特洛亚战争。

② 尼布甲尼撒二世，公元前六〇五至公元前五六二年的巴比伦国王。

已想好，容许自己活到干出不忠实行为的第二天，这个受害人确实可以耍弄耍弄杀死她的刽子手。此外，对于男爵暗地里借助于什么不光彩的手段得到了这巨额财富，爱丝苔也逐渐知晓，这就使她更加无所顾忌，以扮演复仇女神阿忒——用卡尔洛的话来说——的角色为快。所以，对那个没有她便活不下去的百万富翁，她时而可爱之极，时而可恶万分。每当男爵痛苦到想离开爱丝苔的程度，她就用一阵温存把他拉回自己身边。

埃雷拉故意作出已动身赴西班牙的样子，实际上只走到图尔。他叫自己的马车继续前进，直到波尔多。车上只留下一个当地雇用的仆人，扮演主人的角色，并叫他在波尔多的一家旅馆里等待主人到来。然后埃雷拉扮成推销员坐驿车返回巴黎，在爱丝苔的住处秘密安下身来，通过亚细亚、欧罗巴和帕卡尔，在那里精心指挥、调动、监视着一切，特别是监视着佩拉德的动向。

距爱丝苔选定的节庆日子还差半个月，大概是歌剧院首次舞会的第二天，这位交际花在意大利剧院包厢深处出现。男爵被迫给她找一个包厢，最后在楼下为她租到一个。男爵将他的情妇藏在这里，为的是避免在距离德·纽沁根夫人几步远的地方和情妇一起在大庭广众之中露面。爱丝苔的俏皮话已经开始叫人怯她几分。她挑选这个包厢的位置，为的是能够凝望德·赛里齐夫人的包厢，吕西安几乎总是陪赛里齐夫人来观剧的。可怜的马路天使每星期二、四、六凝神细望坐在赛里齐夫人身旁的吕西安，这便是她的幸福之所在了。这

一天，将近九点半钟，爱丝苔看到吕西安走进伯爵夫人的包厢。他额头紧蹙，面色苍白，面孔几乎变了样。这些内心痛苦的标志只有爱丝苔看得出来。对自己心爱的男子，一个女人谙熟他的面容，正如水手谙熟滔滔的大海。

“天哪！他怎么啦？……出了什么事情呢？是不是他需要和那个地狱天使讲话呢？对他来说，那个人是个守护神，可现在正躲在欧罗巴和亚细亚两人住的阁楼里呢！”

爱丝苔满脑子是这些折磨人的念头，她几乎没有听见音乐。男爵把他的“天洗（使）”一只手握在自己手中，跟她讲着那种波兰犹太人的土语，那莫名其妙的尾音无论是读起来还是听起来都会叫人头痛。说男爵讲什么，爱丝苔根本没听，读者是会相信的。

“爱丝代（苔），”他松开她的手，有些不高兴地推开她，“你没听我说话！”

“男爵，您谈恋爱也和您讲法语一样含糊不清。”

“你界（这）嘴金（真）厉害！”

“我现在不是在小客厅里，而是在意大利剧院。如果您不是于雷或菲歇①造出的钱柜子，又由造物主的魔术将您变成了人，您是不会在一位喜欢音乐的女子的包厢里这样高声喧哗的。您说我没听您说话，我想是这样！您坐在这里，在我的衣裙边瞎折腾，就象一头金龟包在纸里头瞎撞一样，叫我觉得您可怜，可笑。您对我说：‘您金（真）漂亮，美得阔（可）以遇

① 于雷和菲歇都是当时著名的锁匠，造保险柜颇有名气。

(入)画……'老风流！如果我回答您：'您今天晚上不象昨天那么叫我讨厌，咱们回去吧！'您就高兴了是不是？从您那唉声叹气的样子(我没听您说话，可我感觉得出来)，我看出来您晚饭吃得太多，开始消化不良了。您学着点，您为我破费不少，我必须不时为您的银钱给您出个主意！亲爱的，您要知道，象您这样肠胃阻塞消化不良时，不允许您在不适当的时刻一个劲地对您的情妇说：'你金(真)漂亮……'勃龙代说过，有一个老兵就是因为说了这种愚蠢可笑的话而死在宗教怀里的①……现在十点，您九点钟刚在杜·蒂耶家里和被你宰杀的鸽子德·勃朗布尔伯爵一起吃完晚饭，您有几百万和一堆块菰要消化，明天十点再来吧！"

"你说话金(真)细(是)毫不留穷(情)……"男爵大叫起来。但是他不得不承认，这一医学观点高度正确。

"毫不留情？……"爱丝苔说，她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吕西安。"您不是请了毕安训、德普兰、老欧德里来诊病吗……自从您看见自己幸福的曙光以后，您活象个什么，您知道吗？……"

"称(什)么？"

"象一个小老头裹在法兰绒衣服里，不时从靠椅踱到窗前，想看看温度计是否指着养蚕温度，那是他的大夫给他开的标准温度……"

① 德·洛里通(1768—1828)，侯爵、元帅，六十岁时在他的情妇、歌剧院舞蹈演员勒加洛瓦小姐家里突发中风死去。当时报界报导说他"死在宗教的怀抱里"。此后这个舞蹈演员的同伴便给她起了"宗教"这个绰号。

“看，你简极（直）太忘恩负义了！”听到这一大套话，男爵非常伤心，他大叫道。不过，堕入情网的老头们在意大利剧院是经常听到这一套的。

“忘恩负义！”爱丝苔说道，“直到现在，您给我什么了？……许多的不愉快！您看，老爹，我能为您感到骄傲么？您这号人！您为我感到骄傲，我戴着您的肩章，穿着您的号衣很合适！您给我还清了债务！……就算是吧！可是您早已骗足了多少个百万了……（哈！哈！别撅嘴，您与我已有约在先了……）所以才不看这个价。可这成了您最美妙的光荣头衔了……妓女和窃贼，没有比这更相般配的了。您修了一个漂亮的鸟笼子，来装讨您喜欢的鹦鹉……您去问问巴西大鹦鹉，问问它是不是应该感激那个把它关进了镀金笼子的人……别这么盯着我看，您那样子象个和尚……您向整个巴黎炫耀自己白、红羽毛的南美大鹦鹉。您问：‘巴黎是否有人拥有这样漂亮的鹦鹉？……它叽叽喳喳叫起来多好听！它学舌学得多么准！’杜·蒂耶走进来，它对他说：‘你好，小骗子……’您兴高采烈，象个拥有独家品种郁金香的荷兰人①，象个住在亚洲领英国养老金的从前的阔佬，一个推销员曾经把有三个孔的瑞士鼻烟壶卖给他。您想得到我的心！那好，我马上告诉您用什么办法能得到！”

“说吧！说吧！……我为你称（什）么细（事）都能办……我喜欢让你捉弄！”

---

① 荷兰人最爱郁金香，种植技巧闻名世界。

“您看，吕西安·德·吕邦泼雷此刻就坐在您老婆的包厢里，请您象他那样年轻美貌吧，那您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到拿出您所有的百万金钱也永远买不到的东西！……”

“我走了，我走了！你今天晚上说话金（真）不中听……”猞猁拉长了脸说道。

“那好，再见，”爱丝苔回答道。“嘱咐超（乔）治把您的床头垫高，把脚放在一个坡上，您今天晚上好象中风的脸色……亲爱的，您总不能说我对您的健康不关心吧！”

男爵站起身来，转动门把手。

“来来来，纽沁根！……”爱丝苔用高傲的手势把他叫回来。

男爵向她俯下身去，象狗那么驯服。

“您愿意看见我对您热情，今晚在我家给您喝甜酒，一面跟您说悄悄话吗，胖魔鬼？……”

“您金（真）叫我心都脆（碎）了……”

“心都脆（碎）了，这叫伤心！……”她接过话头，嘲笑男爵发音不准。“喂，把吕西安给我带来，我要请他赴我们的伯沙撒盛宴①，我要敲定他那天一定来。您办成了这件小小的交涉，我会好好告诉您我是爱您的，我的大胖子弗雷德里克，您一定会相信……”

“你细（是）一个迷银（人）精，”男爵吻着爱丝苔的手套说，“如果后来总细（是）来点抚慰，我同意挨一顿更大的臭

① 伯沙撒（公元前？—539），又译伯尔沙扎尔，古巴比伦摄政王，常沉溺于狂欢宴饮，后为居鲁士所灭，伯沙撒盛宴喻指狂欢的酒宴。

骂……”

“去吧，要是不听我的话，我……”她说，一面象大人吓唬小孩那样用手指头威胁男爵。

男爵象入了圈套被捉的鸟哀求猎人放了它那样频频点头。

“天哪！吕西安怎么啦？”待剩下她一个人的时候，她心中想道，再也忍不住自己的眼泪，“他从来没这么悲伤过！”

当天晚上吕西安遇到了什么事情呢？原来是这样：九点钟，吕西安和每天晚上一样，坐上自己的双轮四座轿式马车出门，准备到葛朗利厄公馆去。象当时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他把自己的坐骑和驾双轮轻便马车的马留着上午出门用，冬季晚上出门则坐一辆双轮四座轿式马车，并且在马车出租商那里挑选了最漂亮的一辆车，最漂亮的几匹马。一个月来一切都向他微笑；他已经在葛朗利厄公馆用过三次晚餐，公爵对他热情倍加；他投在公共马车企业里的股票卖了三十万法郎，使他又付清了田产款项的三分之一。克洛蒂尔德现在精心打扮自己。每当吕西安走进客厅时，总见她脸上好象涂了十瓶脂粉，而且她公开承认为他神魂颠倒。几位地位相当高的人物谈起吕西安和德·葛朗利厄小姐的婚事时，似乎是谈一件十分肯定的事。曾任驻西班牙大使和外交大臣的德·绍利厄公爵已经应允德·葛朗利厄公爵夫人，要为吕西安向国王请求侯爵的称号。

那天晚上，吕西安在德·赛里齐夫人家用过晚餐以后，照例从昂丹大道到圣日耳曼区去进行这种每日一次的访问。他

到了门口，车夫要求开门。大门打开，他的马车停在台阶前。吕西安下车，看见院子里有四辆马车。一个负责开关前厅大门的小厮一看见德·吕邦泼雷先生，便迎上前来，走到台阶上，象士兵换岗一样站在门前。

“老爷不在家！”他说。

“公爵夫人是待客的，”吕西安告诉小厮说。

“公爵夫人出门去了，”小厮板着面孔回答道。

“克洛蒂尔德小姐……”

“公爵夫人不在，我想克洛蒂尔德小姐不会接待先生……”

“可明明有客嘛，”吕西安如遭五雷轰顶一般分辩道。

“那我不知道，”小厮极力作出既愚蠢又恭顺的样子回答道。

对于那些将礼节视为社会最了不得的法律来接受的人，没有比礼节更可怕的东西了。吕西安轻易地猜测到这残酷的一场戏对他意味着什么，那就是公爵夫妇不想接待他。他顿时感到脊背发凉，骨髓在脊椎骨里冻结起来，额头上沁出了几粒冷汗。发生这一场争论，他自己的贴身仆人也在场。那仆人握着车门把手犹豫不决，不知是否应该将门关上。吕西安示意自己马上就走。但是，就在他上车的时候，他听到有人走下楼梯发出声响，小厮走过来依次喊道：“德·绍利厄公爵先生的下人！——德·葛朗利厄子爵夫人的下人！”

吕西安只对仆人说了一句：“快上意大利剧院！……”尽管动作十分敏捷，这位倒霉的花花公子仍然没能躲过绍利厄公

爵和他的儿子雷托雷公爵。他只好向他们施礼，而他们没有对他说一句话。宫廷中大祸临头，权势炙手可热的宠臣垮台，常常是在一间书房门口，由板着面孔的掌门官来宣布的。

“怎么能即刻叫我的军师得悉这场灾难呢？”去意大利剧院的路上，吕西安心中暗想，“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越猜越糊涂。

刚刚发生的事情如下：

当天早晨十一点，德·葛朗利厄公爵走进全家进早餐的小客厅。他亲了克洛蒂尔德一下，对她说：“孩子，没有新的命令，你再不要管德·吕邦泼雷老爷的事了。”然后他拉住公爵夫人的手，把她带到一个窗口，低声对她说了几句话。德·葛朗利厄小姐一直观察母亲听公爵讲话时的表情。看到母亲大惊失色，可怜的克洛蒂尔德自己也脸色大变。

“冉，”公爵对一个仆人说道，“去，将这封便笺送给德·绍利厄公爵先生，请他答复同意还是不同意。——我请他今天和我们一起共进晚餐。”他又对妻子说了一句。

早餐气氛十分忧郁。公爵夫人显出若有所思的样子，公爵似乎在生自己的气，克洛蒂尔德好不容易忍住眼泪。

“孩子，你父亲是对的，听他的话吧！”母亲用动情的声音对女儿说。“我不能象他那样对你说：‘别想吕西安了！’我理解你的痛苦。（克洛蒂尔德亲吻了母亲的手。）可是，我的天使，我要对你说：‘等待吧，不要进行任何活动，默默地忍受痛苦。既然你爱他，相信你父母的关怀好了！’我的孩子，贵妇人之所以伟大，就因为她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懂得尽责，而且做得

很漂亮。”

“出了什么事了？……”克洛蒂尔德面色惨白，问道。

“事情太严重了，不能对你讲，我的心肝，”公爵夫人回答道，“如果此事并非真情，你知道了，会白白玷污你的思想；如果此事是真，你也不应该知道。”

六点钟，绍利厄公爵来到，葛朗利厄公爵正在书房中等他。

“喂，你听着，亨利……（这两位公爵之间以“你”相称，互相叫名，而不称姓。发明这些细微差别就是为了表示不同的亲密程度，击退法国那种自来熟的入侵和侮辱人的自尊心。）你听着，亨利，我现在碰上一个大难题，只能向一位熟悉这些事情的老朋友请教，你也常处理这些事情。你知道的，我的女儿克洛蒂尔德爱上了那个小吕邦泼雷，几乎是逼着我答应他作我的女婿。我一直反对这门亲事。可葛朗利厄夫人抵挡不住克洛蒂尔德的痴情。后来这个小伙子购买了田产，款项也付清了四分之三，我就不再提出异议了。我昨天晚上忽然收到一封匿名信（在什么情况下搞这种玩意，你是知道的），肯定这个小伙子的财源不清，他对我们说是他妹妹给他钱作为购买田产的必需款项，乃纯属谎言。信上要求我以我女儿幸福的名义和我们家族的声誉的名义去了解情况，并向我指出用什么办法可以将事情搞清。给你，你先看看吧！”

“亲爱的费迪南，”德·绍利厄公爵看完那封信，回答道，“对于匿名信，我完全赞同你的见解。不过，一面要蔑视，一面也应该加以利用。这些信里头，有的完全跟侦探一个样。向

这个小伙子关上你的大门，去了解了解情况……咦，你这事，我想出来了。你有一个诉讼代理人，叫但维尔，是我们完全信赖的一个人。他掌握着许多家族的秘密，这桩秘密他也一定能保住。这个人正直，有影响，重荣誉，机敏，狡猾。但他只是办案机灵，你要获得可以信得过的证词，只能用他。通过王国警察总署，我们在外交部还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能发现国家机密的人，我们经常派他出差。你通知但维尔，为办这件事，还给他配一个中尉。我们这位暗探出头露面时是一位佩带荣誉勋位十字勋章的先生，样子很象一位外交家。要这个家伙去当猎人，但维尔只要观看打猎就行了。你的诉讼代理人会告诉你，大山是否能生出小老鼠来，或者你是否应该与这个小吕邦泼雷一刀两断。一个星期之内，你就知道该怎么对付了。”

“年轻人还没有侯爵头衔，不会为一个星期在我家找不到我而生气，”葛朗利厄公爵说道。

“不会，特别是你要把女儿嫁给他，”前大臣回答道，“如果匿名信属实，那就更没关系了！我的儿媳玛德莱娜正好想到意大利去，你叫克洛蒂尔德与我的儿媳一起旅行去……”

“你算帮我解决难题了！我还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谢你……”

“看事情发展吧！”

“啊！”葛朗利厄公爵大叫起来，“这位先生叫什么名字？要告诉但维尔……叫他明天下午四点左右来见我，我也把但维尔叫来，我让他们两人接上头。”

“他的真名，”前大臣说道，“我想是叫科朗坦……你大概

没听说过，不过这位先生到你家来时一定要披上他在部里工作的大名。他让人称他德·圣什么先生……”

“啊！圣伊弗！圣瓦莱尔！不是圣伊弗就是圣瓦莱尔！”

“你可以信赖他，路易十八对他都是完全信赖的。”

这次商议之后，管家便得到命令，拒德·吕邦泼雷先生于门外。刚才已经如此办理。

此刻，吕西安在意大利剧院的观众休息室里踱来踱去，如同一个醉汉。他眼看自己已成全巴黎的笑柄。他与德·雷托雷公爵本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对这种人只能微笑而不能报复，因为他们伤害别人，损害别人完全符合上流社会的规律。德·雷托雷公爵已经知道刚才在葛朗利厄公馆台阶前发生的一幕。吕西安感到有必要将这突来的灾祸告知他的现任私人军师，又怕到爱丝苔家去可能会遇到其他客人而败坏了自己的名声。他心乱如麻，根本忘记了爱丝苔就在剧场。加之他在心绪纷乱之中，还必须和拉斯蒂涅聊上几句。这位先生不知道最新消息，还祝贺他不久成婚。正在这时，纽沁根笑容满面地出现在吕西安面前，对他说："请您饷（赏）脸过来看望德·向（尚）匹太太，她想亲词（自）邀请您来参加我们的超（乔）其（迁）之喜……”

“不胜荣幸，男爵，”吕西安回答道，他觉得这位金融家简直是救命天使。

“让我们单独谈谈，”爱丝苔见德·纽沁根先生与吕西安一起走进包厢，便对德·纽沁根先生说道，“您去看看杜·瓦诺布勒太太，我远远看见她在二楼的一个包厢里，与她那个阔佬

在一起……印度这地方，真长出来不少阔佬呢！”她会意地望着吕西安，又补充了一句。

“她那位与您这位十分相似！”吕西安微微一笑说道。

“您把她和她那位阔佬一起给我带来，”爱丝苔一面又用一个会意的动作回答吕西安，一面继续与男爵说话，“他很想结识您，人家说他富得不得了。那个可怜的女人对我唱了不知多少哀歌，抱怨说这个阔佬不行。如果您能叫他轻轻装，他可能会更轻捷一些。”①

“你们把我们当作盗贼么？”男爵说道。

“我的吕西安，你怎么啦？……”包厢的门一关上，爱丝苔把嘴唇贴在她朋友的耳朵上低声对他说。

“我完蛋了！人家刚才不让我进葛朗利厄公馆的门，借口是家中无人，可明明公爵夫人在家，院子里有五辆马车……”

“怎么？婚事要吹？”爱丝苔激动地说，因为她依稀望见了幸福的天堂。

“我还不知道他们搞了什么花招对付我……”

“吕西安，”她用极为温存的嗓音回答他说，“为什么要发愁呢？你以后可以结一门更好的婚事……我要给你挣两份田产……”

“今晚你请吃夜宵吧，好叫我能悄悄与卡尔洛谈谈。尤其要请那个假英国人和瓦诺布勒。这个阔佬毁了我，他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逮住他，我们……”可是吕西安说到这里戛然

① 此处为一文字游戏，压载物(lest)与轻捷(leste)发音相同，轻轻装(即卸下压载物)在这里是掏点腰包的意思。

而止，作了一个绝望的手势。

"咦，怎么啦？"可怜的姑娘感到热锅上的蚂蚁一般，问道。

"啊！德·赛里齐夫人看见我了！"吕西安大叫一声，"而且，德·雷托雷公爵亲眼看见了我那沮丧的劲头，他现在正和赛里齐夫人在一起，真倒霉到家了！"

果然，就在此刻，德·雷托雷公爵正在拿德·赛里齐伯爵夫人的痛苦寻开心。

"您让吕西安到爱丝苔小姐的包厢里去出头露面，"年轻公爵正在这么说，一面指着这面的包厢和吕西安。"您对吕西安那么关心，应该提醒他不能这样做。可以在她家吃宵夜，甚至在她家……不过，确实，葛朗利厄一家对这个小伙子冷淡下来，我并不感到奇怪，我刚才看见他被拒之于门外，在台阶上……"

"这些马路天使很危险，"德·赛里齐夫人说道，拿观剧镜对准了爱丝苔的包厢。

"是的，"公爵说道，"无论从她们能做什么还是从她们期望什么来看，都是如此……"

"这些人要毁了他！"德·赛里齐夫人说道，"人家告诉我，不论给她们钱，还是不给她们钱，那代价都很高。"

"对他恐怕并非如此！……"年轻的公爵故作惊异地回答。"她们不但不要他出钱，必要时她们还给他钱，她们一个个都追求他。"

伯爵夫人嘴角上神经质地抽动了一下，这大概不包括在她的千百种笑容之内。

“喂，”爱丝苔说道，“半夜来吃夜宵吧！把勃龙代和拉斯蒂涅带来！我们至少得有两个活宝，而又不超过九个人。”

“得想个办法，叫男爵派个人去把欧罗巴找来，借口要通知亚细亚准备夜餐。你把我刚刚遇到的事告诉欧罗巴，好叫卡尔洛控制那个阔佬之前得知这个消息。”

“一定办到，”爱丝苔说道。

这样，佩拉德很可能要与自己的对手置身于同一所房屋中而并不知晓。老虎进入狮子的洞穴，而且这狮子还有自己的侍卫伴随。

吕西安回到德·赛里齐夫人的包厢时，那位夫人既不向他扭过头来，也不向他微笑，也不将自己的长裙理好，以便在身边给他让出地方来，而是装作根本没注意谁走进来的样子，继续使用观剧镜瞄着大厅。吕西安从小望远镜的抖动上发现了伯爵夫人心绪十分纷乱。不正当的幸福是要付出这样的代价的。吕西安并不因此就不敢走到包厢前面她的身旁去，但他坐在另一角上，在他与伯爵夫人之间留下一小块空隙。他按住包厢前沿，支起右肘，戴着手套的手托着下巴。然后，稍稍侧过身来，等伯爵夫人开口讲话。演到一幕的中间，伯爵夫人还是一句话也没有对他说，也没有看他一眼。

“我不知道您为什么在这里，”她最后开口说道，“您的位置在爱丝苔小姐的包厢里……”

“我这就去，”吕西安说着走了出去，看也不看伯爵夫人一眼。

“啊，亲爱的，”杜·瓦诺布勒太太说道。她与佩拉德走进

爱丝苔的包厢，而德·纽沁根并没有认出佩拉德来。"我很高兴向你介绍萨米埃尔·约翰森，他对德·纽沁根的天才十分钦佩。"

"真的吗，先生？"爱丝苔向佩拉德微微一笑，说道。

"O yes，非强（常）钦佩，"佩拉德说道。

"瞧，男爵，这位的法文与你的法文颇为相似，就跟下布列塔尼方言与勃艮第方言相象差不多。听听你们二位谈金融，一定会叫我十分开心……阔佬先生，为与我这位男爵相识，您知道我要求您什么吗？"她微微一笑说道。

"O！……我谢谢您，请您把我解（介）绍给男爵老爷。"

"好，"她接着说道，"您一定要赏光到我家吃夜宵……要把男人连结在一起，没有比香槟酒更粘的胶水了，它能做成一切生意，特别是人一进去就出不来的那种生意。今天晚上来吧，你们会见到一些很善良的小伙子！至于你么，我的小弗雷德里克，"她附耳对男爵说道，"您① 的马车在这儿，快坐车到圣乔治街去把欧罗巴给我带来，关于夜餐我要吩咐她几句……我已经留下了吕西安，他会给我们带两个很风趣的人来……我们要耍这个英国人一下，"这最后一句话是爱丝苔咬着瓦诺布勒太太的耳朵说的。

佩拉德和男爵走了出去，两个女人单独留下。

"啊，亲爱的！你若是能叫这个无耻的家伙亮个相，那就算你机灵，"瓦诺布勒说道。

① 上一句爱丝苔当着别人的面称男爵为"你"，到了这一句"附耳对男爵说"，又变成了"您"：她故意想给人一种印象，以为她和男爵很亲密。

“做不到的话，你就把他借给我一个星期，”爱丝苔大笑着回答道。

“不行，你大概留不了他半天，”杜·瓦诺布勒太太辩白道，“我吃的这块面包可真硬，牙都要咬坏了。我这一辈子再也不愿意担负为任何一个英国人造福的责任了……他们个个都是冷漠的自私自利的家伙，披了人皮的蠢猪……”

“怎么，对你不尊重吗？”爱丝苔微微一笑问道。

“相反，亲爱的，这个魔鬼对我还没有称过‘你’。”

“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吗？”爱丝苔说道。

“这个混蛋一直叫我‘夫人’，在任何一个男人都会多少有点热情的时刻，他也保持着极度的冷静……说真心话，爱情对他来说，就好象刮胡子一样。他把剃刀擦干净，装进套子里，收起来，对着镜子照一照，似乎自言自语：‘行，我没刮破皮。’① 再说，他待我的那种尊敬，简直会叫女人发疯。这个无耻的牛肉汤阔佬也不以叫可怜的泰奥多尔躲躲藏藏为乐，而是随他在我的梳洗间里站上大半天。总而言之，他千方百计在各种事情上叫我不高兴。那个吝啬劲……赛过高布赛克和羊腿子两人加在一块。他带我去吃晚饭，偶尔我自己没要马车，回来坐马车，他都不给我付钱。”

“那么，”爱丝苔说，“你侍候他，他给你什么呢？”

“亲爱的，什么也不给。一个月五百法郎，多一个子儿也没有，另给我付包租马车的钱。可是，亲爱的，这叫什么？……

① “刮破皮”也有被刮皮的意思，一语双关。

就是结婚时向杂货店老板租的那种上市政府、上教堂和蓝钟餐厅①的那种马车……他用尊敬刺激我。若是我性情烦躁，心情不好，他也不生气，他对我说：'俄（我）愿意温柔的姑娘显显维（威）力，没有比对一位好女子说："您象一包面（棉）花，一宗商品！……"更可恶，更没有绅士风度了……嘿！嘿！您面前的这个人是戒酒会和反对蓄奴制协会会员。'这个怪人就那样面色苍白、干巴巴、冷漠地呆在那里，好叫我明白他很尊敬我，就象他对黑人也会尊敬一样，表示这并不是由于他心肠好，而是与他废除奴隶制的政见有关系。"

"真不能比这更无耻了，"爱丝苔说道，"若是我，我就叫他倾家荡产，这个坏蛋！"

"叫他倾家荡产？"杜·瓦诺布勒太太说道，"那非得他爱上我才行！……可是，就是你，你也不愿意向他要两个里亚的。他会一本正经地听你说，然后，用那种让你觉得打耳光都很舒服的英国方式对你说，'在他贫困的生活中，为了爱情这件小事'，他已经为你破费不少。"

"干咱们这一行，也会碰上这种主儿，真想不到！"爱丝苔大叫道。

"啊，亲爱的！你真是走运哪，你！……好好照料你的纽沁根吧！"

"你那个阔佬，他是不是转什么别的念头啊？"

"阿黛勒也对我这么说，"杜·瓦诺布勒太太说道。

① 蓝钟餐厅是当时商人和中等资产阶级办喜事时非常喜欢去的一家饭店。

“这个人哪，亲爱的，可能已经下定决心要叫一个女人痛恨，要在多长时间内叫人家把他赶走，”爱丝苔说道。

“要么就是他想和纽沁根做生意，他知道咱们俩交往密切，就来抓住我，阿黛勒就这么想，”杜·瓦诺布勒太太回答道。“所以我今天晚上将他介绍给你。啊，我若能确切知道他的计划，我和你、和纽沁根该会谈得多么投机啊！”

“你就不发火，”爱丝苔说道，“也没有时不时直言不讳地谈出对他的看法么？”

“你去试试看好了，你那么精明……好，你再热情倍加，他那冷冰冰的微笑也会气死你。他会回答你：‘俄（我）是反对买卖奴隶的，你是自幼（由）的……’你对他说最荒诞可笑的事情，他也会望着你，说：‘Very good！’你就会发现，你在他眼中不是别的，只是一个小丑。”

“勃然大怒呢？”

“也是一样！对他，那大概就是一场好戏。可以给他在左乳下动手术，他一点也不会疼。他的五脏六腑可能是白铁做的。我曾对他说过这话。他回答我说：‘俄（我）对这重（种）身替（体）机构很满意……’而且总是彬彬有礼。亲爱的，他的心思猜不透……。这种折磨，我再忍受几天以满足我的好奇心。否则我早就叫菲利浦① 把这个阔佬给收拾了，菲利浦的剑术那是没比的，就剩这一着了……”

“我正要对你说这个呢！”爱丝苔高声说道，“可是在那之

---

① 指菲利浦·勃里杜。

前你应该知道他会不会拳术。因为这些英国老头，亲爱的，他们常常留着一手呢！”

“这一位不是两面派！……如果你看见他问我有什么吩咐，问我几点钟他可以前来，当然为的是出其不意地来见我，如果你看见他使用那些所谓‘绅士’的表示尊重的客套，你一定会说：‘这个女人真是倍受宠爱，’而且没有一个女人不这样说……”

“而且很羡慕我们，亲爱的！”爱丝苔说道。

“啊，是啊！……”杜·瓦诺布勒太太高声叫道，“你看，咱们在生活中都多少体会到人家并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可是，亲爱的，这个灌满了波尔图① 葡萄酒的大羊皮袋的尊敬，比起粗暴行为来，使我感到从未受过更残酷、更深刻、更完全的蔑视。他喝个半醉就走了，对阿黛勒说，‘为的是不讨人厌，’也为了不要同时受二强——女人和酒——的控制。他随便使用我的出租马车，比我用的时候还多……啊，咱们今天晚上能叫他在桌子底下打滚该多好……可是他喝十瓶酒，才刚有醉意；他醉眼朦胧，可是还看得清清楚楚。”

“就象有的人，他们的窗户外面很脏，”爱丝苔说，“可是他们从里往外看，外面发生的事都看得见……人的这种特性，我熟悉：杜·蒂耶就有这种本事，而且谁也比不上。”

“想办法抓住杜·蒂耶，他和纽沁根两个人一起，如果能把这个英国人卷进他们的某些算计里头，至少是给我报了

---

① 波尔图，葡萄牙一地名。

仇！……他们会置他于沿街乞讨的境地！啊，亲爱的，那个可怜的法莱克斯那么逗人，那么好心肠，那么爱开玩笑！继他之后，落到一个新教教徒伪君子手里，这是什么滋味！……那时候我们多开心！……人家说经纪人都是傻瓜……可是法莱克斯只有一次失着……”

“他把你扔下，你一文不名的时候，正是这个叫你体会到了享乐的烦恼。”

德·纽沁根带来了欧罗巴。她把毒蛇头探进门来。女主人对她附耳低语说了几句，她听完就消逝了。

晚上十一点半钟，五辆马车停在圣乔治街大名鼎鼎的烟花女的门外：一辆是吕西安的马车，与他同车的有拉斯蒂涅、勃龙代和毕西沃；一辆是杜·蒂耶的；一辆是德·纽沁根男爵的；一辆是英国阔佬的；还有一辆是佛洛丽纳的，杜·蒂耶现在跟她勾搭上了。窗上的三重栅栏已被华丽的中国丝绸窗帘所遮掩。夜宵要到凌晨一点才上。烛光闪烁，小客厅和餐厅展现出其全部富丽堂皇。人们将度过花天酒地的一夜，只有这三个女人和这些男人才经受得住。夜宵还要等差不多两个小时，于是先打牌。

“您打牌吗，富翁？……”杜·蒂耶对佩拉德说道。

“俄（我）曾经同奥孔内尔①、皮特②、福克斯③、凯宁④、布

---

① 奥孔内尔(1775—1847)，爱尔兰律师、议员。爱尔兰独立运动领袖。

② 皮特(1759—1806)，英国国家要人。

③ 福克斯(1749—1806)，英国国家要人。

④ 凯宁(1770—1827)，英国国家要人。

鲁冈勋爵①，……勋爵……打过牌……”

“请你说出一大串勋爵的名字来，”毕西沃对他说。

“费兹·威廉勋爵②，埃朗博鲁日勋爵③，埃特福尔德勋爵④，……”

毕西沃望了佩拉德的鞋一眼，弯下身去。

“你找什么？……”勃龙代对他说。

“嘿！找开关，推上开关机器才能停下呀！”佛洛丽纳说道。

“你们玩牌是二十法郎一个筹码吗？……”吕西安问道。

“你们想属（输）多少，我就押多少……”

“他真那么厉害？……”爱丝苔对吕西安说，“他们全都把他当成英国人了！……”

杜·蒂耶、纽沁根、佩拉德和拉斯蒂涅坐到一张惠斯特牌桌上。佛洛丽纳、杜·瓦诺布勒太太、爱丝苔、勃龙代、毕西沃留在炉火四周谈天。吕西安则翻阅一部精彩的雕塑著作来消磨时间。

“晚餐已备好，夫人，”帕卡尔身穿十分漂亮的制服前来报告。

佩拉德的座位在佛洛丽纳左边，另一边是毕西沃。爱丝苔已嘱托毕西沃向阔佬挑衅，狠狠地把他灌醉。毕西沃有那

① 布鲁冈勋爵（1778—1868），英国国家要人。

② 费兹·威廉勋爵（1748—1833），一八〇六年曾任内阁会议主席。

③ 埃朗博鲁日勋爵（1790—1871），曾任印度总督及海军大臣。

④ 埃特福尔德勋爵（1777—1842），英国摄政王挚友，后来摄政王成了乔治四世。

种喝多少都行的本事。佩拉德活了一辈子还从未见过这么大的排场，也未曾品尝过这么好的菜肴，也从未见过这么漂亮的女人。

“已经为那个瓦诺布勒花了一千埃居，今天晚上算捞回本钱来了，”他心中暗想，“何况我刚才还赢了他们一千法郎。”

“这才是应该效法的榜样，”杜·瓦诺布勒太太坐在吕西安旁边，她指着餐厅中华丽的摆设大声对佩拉德说。

爱丝苔将吕西安安排在自己旁边，在桌子底下把吕西安的一只脚夹在自己的两脚中间。

“你听见了吗?”瓦诺布勒望着佩拉德说，佩拉德则装聋作哑，“你要为我安排一所房子，就该这样！腰缠万贯从印度回来，又想和纽沁根这种人作生意，就得向他们看齐，达到他们的水平。”

“俄(我)是戒酒会成员……”

“那你就多喝点吧，”毕西沃说道，“印度天气很热，是不是，大叔?……”

夜宵时毕西沃开的玩笑，就是把佩拉德当作自己从印度回来的一个叔父。

“蒂(杜)·法(瓦)诺布勒太太对我说，您已经有了一些注(主)意……”纽沁根端详着佩拉德问道。

“我就想听这个，”杜·蒂耶对拉斯蒂涅说道，“两个南腔北调的人在一块说话。”

“你们看着吧，到最后他们准能彼此听明白，”毕西沃已经猜到杜·蒂耶刚才对拉斯蒂涅说的话，这样说道。

“男爵先生，俄（我）谢（设）想了一桩小小的投机生意，噢！很惬意……很多非常有利可图①，而且大大有赚头……”

“你瞧着吧，”勃龙代对杜·蒂耶说，“他下面要说的话，没有一分钟不提到英国议会和英国政府的！”

“是在中贵（国）……搞鸦片：……”

“噢，我机（知）道，”纽沁根摆出拥有全球商业网的架势立刻说道，“阔（可）细（是），英国净（政）府用鸦片作为一种朽（手）段以打开中国的大门，根本不会允许我们……”

“纽沁根把话转到了政府上，”杜·蒂耶对勃龙代说。

“啊，原来你做过鸦片生意啊！”杜·瓦诺布勒夫人大叫起来，“怪不得你那么麻木呢！还有鸦片留在你心里……”

“你看！”男爵指着杜·瓦诺布勒太太对那位所谓鸦片商高声说道，“你与我一样：倍（百）万富翁永远不会叫女银（人）爱上。”

“俄（我）爱过很多，而且常常，乖乖，”佩拉德回答道。

“总是因为戒酒，”毕西沃说道，他刚才已经给佩拉德灌完了第三瓶波尔多葡萄酒，现在又让他开始了一瓶波尔图葡萄酒。

“啾！”佩拉德大叫道，“It is very vine de Pôrtiugal of Engleterre.”②

勃龙代、杜·蒂耶和毕西沃相视而笑。佩拉德有那种本

① 蹩脚的法语。

② 这是一句英、法语夹杂的话，意思是：这英国的葡萄牙酒很好。

事，把一切，甚至思想化为己有。不说英国的金银比世界上哪个地方都好的英国人是很少的。来自诺曼底的鸡和蛋，发到伦敦市场上去卖，英国人也要说伦敦的鸡和蛋胜过巴黎的鸡和蛋，虽然这伦敦的鸡和蛋和巴黎的都来自同一个地区。爱丝苔和吕西安眼见他的衣着、语言、大胆达到如此完美的地步，真是目瞪口呆。这些人吃啊，喝啊，谈啊，笑啊，直到清晨四点。毕西沃以为自己已经获得布里雅-萨瓦兰①以玩笑的口吻加以叙述的那种胜利②。可是，就在他心中暗想："我战胜了英国！……"又给他的叔父斟酒时，佩拉德对这个恶狠狠开玩笑的人用法语回敬了一句："来吧，小伙子！"这句话只有毕西沃一个人听到。

"喂，各位，他是英国人，也跟我是英国人一样！……我的叔叔是一个加斯科涅人③！我不会有别的叔叔了！"

毕西沃当时单独与佩拉德在一起，所以没有人听到这句揭露性的话。佩拉德从椅子上摔到地上。帕卡尔立即抱住佩拉德，把他送到一间阁楼中去。佩拉德睡得死死的。晚上六点钟，这位阔佬感到有人用湿毛巾给他擦脸，醒过来了。他躺在一张破旧的行军床上，面对面是戴了面具穿着黑色化装风衣的亚细亚。

---

① 布里雅-萨瓦兰(1755—1826)：美食家，作家。

② 布里雅-萨瓦兰写过一本书叫《口味生理学》，其中有一章《民族的胜利》，叙述他和自己的两位朋友怎样在纽约战胜了一个牙买加种植园主及其朋友的故事，本来那两个人准备将他们灌醉的。

③ 小伙子，garçon；加斯科涅人，gascon；谐音。

“啊！佩拉德老爹，来，看看会不会数到二？”她说。

“我这是在什么地方？”他四下张望，说道。

“听我说话吧，这能给您醒酒，”亚细亚回答道。“您不爱杜·瓦诺布勒太太，您爱自己女儿，对吗？”

“我女儿？”佩拉德大吼一声。

“对，莉迪小姐……”

“怎么？”

“怎么？她不在麻雀街了，叫人劫走了。”

佩拉德长叹一声，与士兵在战场上受了重伤死去时那一声叹息十分相似。

“就在您假扮英国人的时候，有人假扮佩拉德。您的小莉迪还以为是跟随自己的父亲。她现在在安全地点……嗽！您永远也不会找到她的！除非您设法补救您干下的坏事……”

“什么坏事？”

“昨天葛朗利厄公爵家不许吕西安·德·吕邦泼雷先生进门。这是由于你搞的鬼，还有你派到我们这儿来的那个人。一句话不许你说！听着！”亚细亚见佩拉德刚要张嘴便对他这样说。

“只有听到了吕西安·德·吕邦泼雷先生与克洛蒂尔德小姐成了婚，走出圣多马·达干教堂的第二天，你才会见到你的女儿。她还会是纯洁无瑕的，”亚细亚接着说道，一字一顿，突出每句话的意义。“如果十天以后，吕西安·德·吕邦泼雷没有象从前那样受到德·葛朗利厄家的接待，你首先就要暴死，什么也解救不了对你的威胁……然后，到你感到自己已经

被击中的时候，在你死之前，还给你留下时间让你想想：‘我的女儿余生要沦为娼妓了！……’你把这个掌中物留给我们已经相当愚蠢，但你还相当机灵，可以考虑一下我国政府的这一通告。别喊叫，不许说一句话，赶快到孔唐松家里去换装，回自己家去。卡特会告诉你，你的小莉迪见了你写的一张纸条，下了楼，后来就再也没看见她。如果你去告状，你进行活动，那首先就要解决你的女儿。我已经对你说过了，已经把她许给了……德·玛赛。跟康夸勒老爹，用不着多罗嗦，也用不着拐弯抹角，是不是？……下楼吧，别忘了，再也别来干预我们的事情。”

亚细亚的每一句话都是沉重的一击，她扔下佩拉德走了。佩拉德那样子真可怜。暗探双眼含泪，两行泪水沿面颊流下。

“请约翰森先生下楼用晚餐，”过了一会，欧罗巴露出脑袋说道。

佩拉德不回答。他下了楼，沿街一直走到一个有出租马车的广场上。他奔到孔唐松家里，换下阔佬的服装，对孔唐松没讲一句话。他又穿上康夸勒老爹的衣裳，八点钟回到自己家中。他走上楼梯，心怦怦直跳。弗朗德勒女人听到主人的声音，走出来天真地问他：“咦，小姐呢？她在哪儿？”他不得不靠在栏杆上支撑自己的身体。这一打击超出了他的体力。他走进女儿的房间，看到空荡荡的套房，听着卡特的叙述，终于痛苦得昏了过去。卡特向他讲述了诱拐的情形，这件事策划得那样巧妙，竟如他自己设想的一般。

“算了，”他心中暗想，“现在必须低头，我以后一定要报仇

雪恨。让我去科朗坦家一趟……我们遇到敌手这还是头一遭。科朗坦会让这个美男子自由自在地与皇后们去结婚，只要这美男子愿意！……啊！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我的女儿第一眼就爱上他了……噢！那个西班牙教士真有本事……拿出勇气来，佩拉德老爹，把你已经到手的猎物吐出来！”可怜的老爹丝毫没有料想到，等待着他的是又一次打击。

他一到科朗坦家，家中深得主人信任的仆人布律诺，认识佩拉德的，便对他说：“先生出门去了……”

“去很久么？”

“十天！”

“到哪里去了？”

“不知道！……”

“噢，天哪，我真傻！我还问‘到哪里去了？’……我们这些人怎么会告诉他们呢？”他心中想道。

就在佩拉德在圣乔治街的阁楼里将要苏醒过来之前几小时，科朗坦从他在巴锡的乡间住所来到德·葛朗利厄公爵府，他穿一身高贵人家贴身仆人的服装，在黑色礼服的一个扣眼上，可以看到荣誉勋位的绶带。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小老头模样，头发上扑了粉，满脸皱纹，面无血色。一副玳瑁眼镜遮住他的双眼。总而言之，那模样很象一位上了年纪的办公室主任。

他说出自己的名字（德·圣德尼先生），立即被引进德·葛朗利厄公爵的书房。他看到但维尔正在书房中看一封信。那封信正是他亲自口授，他手下一个负责书写的暗探所写。

公爵将科朗坦请到一边，向他解释是怎么一回事情，其实科朗坦对这一切全都知晓。德·圣德尼先生一面平静地、毕恭毕敬地听着，一面打量着这位大老爷，要一直看透这个一身丝绒的人的底细，要把这个人的一生置于光天化日之下，以此自娱。这个人的一生，此刻也好，将来也好，还不是忙于玩惠斯特和葛朗利厄家族的声望？贵族老爷们总认为他们的下属非常天真幼稚，所以科朗坦并没有多少问题向德·葛朗利厄先生恭恭敬敬地提出以激发大老爷的傲气。

"如果您相信我，先生，"按规矩将科朗坦介绍给但维尔之后，科朗坦向这位诉讼代理人说道，"我们今天晚上立即坐上往波尔多去的驿车，动身前往昂古莱姆。这驿车和邮件走得一样快，我们用不着在当地住上六个小时就能得到公爵先生需要的情报。如果我听懂了您大人的意思，不就是要知道德·吕邦泼雷先生的妹妹和妹夫是否能给他一百二十万法郎么？……"他望着公爵说道。

"理解得完全正确，"法国贵族院议员回答道。

"这样，我们四天以后就可以班师回朝，"科朗坦望着但维尔说道，"这么一段时间，我们不论是谁，都不会耽搁自己的事情。"

"我本来要向大人提出的唯一异议正是这个，"但维尔说道，"现在四点钟，我回去对我的首席帮办说句话，收拾一下我的旅行袋。吃过晚饭，我八点钟到……可是我们会有座位么？"他停下来向德·圣德尼先生说道。

"我保证，"科朗坦说道，"请您八点钟务必到运输公司院

子里等候。如果已经没有座位，我想办法去找，为德·葛朗利厄公爵大人效劳就该如此……”

“二位先生，”公爵极有风度地说，“日后自当重谢……”

科朗坦和诉讼代理人明白这句话是辞客的意思，二人施礼，走了出去。佩拉德向科朗坦的仆人询问消息的时候，德·圣德尼先生和但维尔已经坐在前往波尔多的驿车里出了巴黎城。他们两人默默地相互观察着。第二天上午，从奥尔良到图尔，但维尔心情烦闷，打开了话匣子。科朗坦放下架子逗他开心，仍然保留着距离。他暗示那个人他属于外交界，期望通过德·葛朗利厄公爵的保护当上总领事。从巴黎出发两天以后，科朗坦和但维尔到芒斯勒停下。诉讼代理人莫名其妙，他以为要去的地方是昂古莱姆。

“在这个小城，我们会得到关于赛夏太太的确切情况，”科朗坦对但维尔说道。

“这么说您认识她？”但维尔问道，科朗坦消息这么灵通，真叫他大吃一惊。

“我发现车夫是昂古莱姆人，叫他打开了话匣子。他告诉我，赛夏太太住在马萨克，而马萨克距芒斯勒只有一法里路。我想，我们在这里可能比去昂古莱姆更有利于搞清事情真相。”

“管他呢！”但维尔心想，“正如公爵先生对我所说，我只不过给这位心腹人进行调查当个证人罢了。”

芒斯勒的这家旅店叫露天，店主人是个五大三粗的胖汉子。这种脑满肠肥的大汉，一般人常常担心旅途归来再经过

这里的时候，就会见不到他。实际上过了十年，他们还站在门口，还是那么多肥肉，还是戴着那顶布帽子，还是系着那条围裙，手里还是拿着那把刀，还是那油腻的头发，还是那三层下巴颏。从不朽的塞万提斯到不朽的瓦尔特·司各特，这种人已在所有小说家的笔下定了型。难道他们不是个个对自己的烹调技艺吹得天花乱坠，难道他们不是个个要把什么都端上来给你吃，难道他们不是个个到最后都给你一只瘦鸡和用有味的黄油做的菜蔬么？每个人都向你大肆吹嘘他们那精美的葡萄酒，逼着你喝当地的酒。不过科朗坦从他年轻时起，就学会了一套本事，能从旅店老板那里得到比不可靠的饭菜和不可靠的酒更重要得多的东西。所以他叫人把他当作是很容易满足的人，而且绝对信任芒斯勒最上等的厨子会守口如瓶。他这样对那胖大汉说。

“我当最上等的厨子毫无困难，因为我在这里是独一处，”主人回答道。

“请您把饭菜端到旁边的餐厅里，”科朗坦说道，一面向但维尔挤挤眼睛，“尤其不要担心壁炉里着火，我们得去去寒。”

“马车里可不暖和，”但维尔说道。

店主的老婆听说驿车给她卸下过夜的旅客，便从楼上下来。“从这儿到马萨克远吗？”科朗坦向女店主发问道。

“先生，您是到马萨克去的吗？”女店主问。

“我不知道，”他用颇为冷淡的口气回答。“从这里到马萨克距离很远吗？”科朗坦给女店主留下一会工夫，让她看到自己的红缎带，然后又问道。

“坐双轮轻便马车，也就是小半个钟头的事，”店主老婆说道。

“您想赛夏先生夫妇冬天会在马萨克么？……”

“肯定在的，他们一年到头都在那儿过……”

“现在五点，我们九点钟到，他们肯定还没睡。”

“噢，直到十点也不会睡。他们每天晚上有客：教士、玛隆先生、医生。”

“都是好人哪！”但维尔说道。

“噢，先生，都是精华，”店主老婆回答道，“是正直，廉洁的人……而且没有野心，您说！赛夏先生虽说生活富裕，可人家说，他在造纸上的那件发明，要是不叫别人夺走，叫库安泰兄弟捞了好处，可能会有几百万呢！……，”①

“啊！对，库安泰兄弟！”科朗坦说道。

“闭上你的嘴巴！”店主人说道，“赛夏先生是否有造纸的专利发明权，跟这几位先生有什么关系？这几位先生不是纸张商人……你们如果打算在我这儿——露天过夜，”店主人对两位旅客说道，“这是登记本，请你们登记。我们有一个宪兵队长，无事可干，一天到晚找我们的麻烦……”

“见鬼，见鬼！我以为赛夏夫妇很有钱呢！”但维尔将自己的名字和塞纳省初级法院诉讼代理人的身份一一填写在登记簿上的时候，科朗坦这样说道。

“有人说他们是百万富翁，”店主人回答道，“人家要说什

① 见《幻灭》第三部。

么，你挡不住。要想挡住人家的舌头，等于挡住江河流水。赛夏老爹去世的时候，留下二十万法郎的财产，这对于一个工人出身的人来说已经不错了。对了，他可能还有这个数的积蓄……因为他终于能够每年从财产中得到一万到一万二千法郎的收益了。有人假设，说他很傻，十年没有把钱投放出去，这无非是一种算法！有人怀疑他放高利贷。就算他放高利贷能赚到三十万法郎吧，一共也就那么多。五十万法郎，离一百万还远着呢！我只要这个差数当财产就行了，那我就不在这露天客店待着了！”

“怎么？”科朗坦说，“大卫·赛夏先生和他的妻子没有二、三百万的财产么……”

“可人家说库安泰兄弟有这个数，”店主老婆大叫大嚷地说，“他们抢走了赛夏的发明，赛夏从他们那儿拿到的钱不超过两万法郎……这些老实人，你叫他到哪里去弄几百万来？他们家老爹爹活着的时候，他们的日子过得可紧呢！若是没有给他们管理财产的科布和与自己丈夫一样对他们尽心尽力的科布太太，他们可能生活都有很大困难。他们除了那个小庄园维尔波里，有什么？……一千埃居的固定收入！……”

科朗坦把但维尔拉到一边，对他说：“In vino veritas！① 真相就在酒馆的招牌上。在我看来，一家旅店便是一个地方的真正户籍，对于一个小地方发生的一切事情，公证人也没有店主知道得清楚……。您看！人家还以为我们认识库安泰兄

① 拉丁文：酒中出真相。

弟，科布等人呢！一个店主就是一切意外事情的活目录，他自己当了警探，自己还意识不到。政府应当最多只养二百名暗探，因为在法国这样的国家里，有一千万正直诚实的探子。在这个小城里，对于已经用于付清吕邦泼雷田产的一百二十万法郎，虽然我们已经略有所知，但是我们不一定非得相信这个报告……我们不会在这里久待……”

“但愿如此，”但维尔说道。

“为什么呢？我想出来一个最自然的办法，能从赛夏夫妇嘴里得到事实真相。我要略施小技，要您听到他们财产清楚明确的账目。我指望您以诉讼代理人的权威来支持我这一计。——晚饭以后，我们要动身到赛夏家里去，”科朗坦对店主老婆说道，“请您费心为我们准备床铺，我们希望每人住一个房间。在露天，应该有的是地方。”

“噢，先生，”女人说道，“我们这个招牌算找对了。”

“噢，这种文字游戏各省都有，”科朗坦说道，“你们并不是独一无二的。”

“先生们，饭菜备好了，”店主说。

“见鬼！吕西安这个小伙子从什么地方弄来的钱呢？……匿名信可能是对的了？会不会是一个漂亮妓女的钱呢？”但维尔坐上桌子准备用晚餐时，对科朗坦说道。

“啊，那就是另一桩调查的题目了！”科朗坦说。“绍利厄公爵先生对我说，吕西安·德·吕邦泼雷与一个皈依天主教的犹太女人同居，这个女人把自己说成是荷兰人，她的名字叫爱丝苔·冯·布高赛克。”

"真巧！"诉讼代理人说，"我正在为一个名叫高布赛克的荷兰人寻找女继承人，这两个姓完全相同，就是辅音位置有点不同，……"

"那好，"科朗坦说道，"回巴黎以后，我就向您提供有关这个家系的情况。"

一小时以后，为葛朗利厄家办事的两个人已经动身到维尔波里赛夏夫妇家中去。吕西安前几天来过这里。他到维尔波里时，将他自己的命运与他妹夫的命运两相比较，心情非常激动。他还从来没体验过这种心情。几天以前使吕西安大为震惊的景象，这两位巴黎人马上也要见到。这里，一切都洋溢着宁静和富裕。两位陌生人到达的时候，五人小团体正聚集在维尔波里的客厅中：一位是马萨克的本堂神甫，是位二十五岁的年轻教士，应赛夏太太的请求，成了她儿子小吕西安的家庭教师；一位是当地的医生，名叫玛隆；一位是镇长；还有一位是年老退役的上校，在马路对面与维尔波里相对的一块小小土地上种植玫瑰。冬季，这些人每天晚上来到这里，以一个生丁为一个筹码玩上几圈波士顿、取报纸或者送回已经看过的报纸①。赛夏夫妇买下维尔波里这所用石灰华盖成、房顶盖着石板的漂亮房屋时，还带了一个小小花园，有两阿尔邦②大小。随着时光的流逝，美丽的赛夏太太把自己的积蓄都用到这上面，已经将花园扩展到一条小河边，并且牺牲了她购买的葡萄田，改成了草地和树丛。如今，这维尔波里四周环绕着一

---

① 当时订阅报纸很贵，常常几人合订一份报，大家传阅。

② 阿尔邦，法国旧时土地面积单位，相当于二十至五十公亩。

个小小的草场，有将近二十阿尔邦，修了围墙，被人看成是这一带最大的田产。老赛夏的房屋及附属建筑只供经营老头留下的二十多阿尔邦葡萄田用。再过去有五处小田庄，每年大约可有六千法郎收益。过了小河还有十阿尔邦草地，正好位于维尔波里草场对面，所以赛夏太太准备明年把这些也囊括进来。

当地人已经把维尔波里叫做城堡，将夏娃·赛夏称作马萨克夫人。吕西安也随着农民和葡萄农这样叫，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距维尔波里草地几箭之遥有一座磨坊，风景如画。据说磨坊的业主库图瓦正在与赛夏太太洽谈，很可能赛夏太太要将磨坊买下。到那时，维尔波里就将具有本省第一流田产的规模。赛夏太太做下许多好事，心灵高尚，善恶分明，受到大家的敬重和爱戴。她的姿容更加美丽，此时正达到顶峰。虽然她已经将近二十六岁，可是她一直享受着乡村生活赋予的宁静和富裕，保持了青春的艳丽。她一直钟爱自己的丈夫，把他当作怀才不遇、放弃了荣华富贵的人去尊敬。最后，要把她的形象描绘出来，可能再补充一句就够了，那就是：她一生中，数不出来有哪一次心脏跳动不是她的孩子或她的丈夫所激发起来的。这对夫妻向不幸缴纳的赋税，诸位都可以猜想得到，那就是吕西安的生活引起他们深深的忧虑。夏娃·赛夏已经感到吕西安的生活中有不少神秘之处。吕西安前一次来访时，妹妹每次向他询问，他都干脆利落地打断，对她说什么雄心勃勃的人一切靠自己想办法。夏娃听了这话更加胆战心惊，六年当中，吕西安与他妹妹见过三次面，写信也不超过六

封。他第一次到维尔波里来，是母亲去世；最后一次访问的目的，则是要他们帮忙制造那个对他步入政界十分必要的谎言。为这件事，赛夏夫妇与他们的兄长之间发生了一场严重的争执，在这高尚纯洁的一家人心中留下了可怕的疑窦。

房屋内外都整治得很好，室内并不豪华，但很舒适。往这伙人此刻聚集的客厅飞快地扫上一眼，就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一块漂亮的奥比松壁毯，灰斜纹棉布的墙围带绿色丝绸镶边，墙上刷的油漆是仿斯帕① 木纹，雕花桃花心木的成套家具，灰色克什米尔大衣呢面子镶着绿色镶边的家具套，虽已是冬季却仍然鲜花盛开的盆花，构成和谐悦目的整体。绿色丝绸的窗帘，壁炉上的装饰，穿衣镜的框子都没有外省那种使一切显得逊色的俗气。总而言之，每一细处都高雅整洁。一位多情而又聪明的女子能够而且应该引进家庭的一种诗意，使这里的一切赏心悦目。

赛夏太太仍在为她公公服丧，她坐在炉边做刺绣活计，科布太太给她帮忙。这科布太太是做粗活的女仆，家里的大大小小事情，赛夏太太全靠她。双轮轻便马车从马萨克的头几家住宅前经过时，维尔波里的常客中又增加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磨坊主人库图瓦。他死了老婆，打算赋闲，很想将自己的产业卖掉。夏娃太太似乎对这产业很有兴趣，库图瓦也知道是什么缘故。

"咦，有一辆双轮轻便马车停下了！"库图瓦听到马车在门

---

① 斯帕，比利时一地名。

口的动静，说道，“从车轮哐啷的声音，可以断定是本地的马车……”

“这一定是波斯泰尔和他老婆来找我看病的，”医生说道。

“不是，”库图瓦说道，“马车是从芒斯勒那边来的。”

“富（夫）银（人），”科布说（他是一个又高又大的阿尔萨斯大汉），“一位巴黎的诉讼代理银（人）要求与先生说话。”

“一个诉讼代理人！……”赛夏大叫起来，“听见这个词就叫我讨厌！”

“多谢了！”马萨克镇长说道。他叫卡尚，在昂古莱姆当过二十五年诉讼代理人，从前曾经负责对赛夏提起诉讼。

“可怜的大卫改不了脾气，他说话总是考虑欠周！”夏娃微微一笑说道。

“一位巴黎的诉讼代理人，”库图瓦说道，“这么说，你们在巴黎有生意了？”

“没有，”夏娃说。

“对，你们有一个哥哥在那儿，”库图瓦微微一笑，说道。

“当心，说不定是为赛夏老爹遗产的继承问题，”卡尚说道，“他干过一些可疑的买卖，这老头！……”

科朗坦和但维尔走进来，向众人施礼，报出自己的姓名，然后要求单独与赛夏太太和她的丈夫谈话。

“很高兴，”赛夏说道，“不过，是为生意的事么？”

“只是您父亲的遗产继承问题，”科朗坦回答道。

“那么请您允许镇长先生参加谈话，他原是昂古莱姆的诉讼代理人。”

“您就是但维尔先生吗？……”卡尚望着科朗坦说道。

“不是，先生，是这位，”科朗坦指着诉讼代理人回答道。但维尔鞠了一躬。

“我们都是一家人，”赛夏说道，“对我们的邻居没有什么可遮着藏着的。用不着到我的书房里去了，那里没有生火……我们的生活是正大光明的……”

“可你们父亲的生活，”科朗坦说道，“倒有些秘密，可能你们不大高兴公开。”

“可是一件会叫我们脸红的事？……”夏娃心惊胆战说道。

“噢，倒也不是，不过是年轻时候的小过失，”科朗坦说道，极其冷静地设下了他那千百个圈套中的一个圈套。“你们的父亲给你们生了一个哥哥……”

“啊？！大熊！”库图瓦大叫起来，“他不怎么喜欢你们，赛夏先生。而且这个阴险的家伙，他还对你们保密……啊，他常对我说：‘我闭了眼睛，会有好戏看。你等着瞧吧！’现在我才明白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啊，放心吧，先生，”科朗坦对赛夏说道，一面斜眼瞟了夏娃一眼。

“一个哥哥！”医生大叫起来，“那你们的遗产就要分成两份喽！……”

客厅里的画板上陈列着一些尚未套印文字说明的版画，很漂亮。但维尔装作观看这些版画。

“啊，放心吧，太太，”科朗坦见赛夏太太那漂亮的面庞上现出惊异的表情，这样说道，“私生子的权利与婚生子的权利

不同。这个人现在穷愁潦倒，依据遗产的多少，他有权得到一笔钱……你们的父亲留下了几百万……”

听到“几百万”这句话，客厅里的人异口同声地惊叫起来。这时，但维尔再也不端详版画了。

“赛夏老爹，几百万？……”胖子库图瓦说道，“谁告诉你们的？哪个庄稼汉吧？”

“先生，”卡尚说道，“你们不是税务局的，所以可以对你们实言相告……”

“请你们放心，”科朗坦说道，“我可以向你们起誓，我不是产业部门的公务员。”

卡尚刚才向众人示意不要多言多语，听了这话情不自禁作了一个表示满意的动作。

“先生，”科朗坦接着说下去，“哪怕只有一百万，私生子的一份也还是不少的。我们不是来打官司的。相反，我们来向你们提议给我们十万法郎，这事就算了结，我们就回去……”

“十万法郎！……”卡尚打断科朗坦的话叫嚷起来，“可是，先生，赛夏老爹在马萨克留下二十阿尔邦葡萄田，五座小田庄，十阿尔邦草地，除此之外，一个里亚也没有……”

“我一点也不想说谎，卡尚先生，”大卫·赛夏插进来，高声说道，“尤其是在利害关系上……先生，”他对科朗坦和但维尔说道，“我父亲除了这些财产之外，还给我们留下了……”库图瓦和卡尚一个劲示意赛夏不要说，但是徒劳。赛夏加上一句：“三十万法郎，这样他的遗产就有大约五十万法郎。”

“卡尚先生，”夏娃·赛夏说道，“给私生子的那份，照法律

规定，占多少呢？……”

“太太，”科朗坦说道，“我们不是豺狼虎豹，我们只要求您当着这各位先生的面向我们发誓，说你们未曾从您公公那边得到十万埃居以上的现金继承，那我们就好商量……”

“先请您以名誉担保作出保证，”昂古莱姆的前诉讼代理人对但维尔说道，“您确实是诉讼代理人。”

“这是我的护照，”但维尔对卡尚说道，一面将一折为四的一张纸递过来，“你们可以相信，这位先生不是产业总督察，你们放心吧！”但维尔又加上一句，“我们极为关切的问题，只是要知道赛夏遗产的真相，现在，我们知道了……”但维尔拉住赛夏太太的手，极为彬彬有礼地把她带到客厅尽头。“夫人，”他低声对她说，“如果这个问题不是关系到葛朗利厄家的荣誉和前途，我是不会赞成这位佩带勋章的先生想出的这一招的。不过，请您原谅他，因为这为的是发现一桩谎言。令兄借助这个谎言骗取了这个贵族之家的信任。现在您一定不会任人相信你们给了令兄一百二十万法郎以购买吕邦泼雷的田产……”

“一百二十万法郎！”赛夏太太大叫一声，面色变得惨白。“那他，这个倒霉的家伙，从哪儿弄来的这笔钱呢？……”

“啊！这个么，”但维尔说，“我担心这是一笔不义之财。”

夏娃热泪盈眶，她的邻居们也发现了。

“说不定我们给你们帮了大忙，”但维尔对她说道，“因为这样就可防止你们被牵连到这桩谎言中去，那后果可能非常危险。”

赛夏太太坐在那里，面色苍白，泪水挂在腮边。但维尔不再管她，向众人告别。

“去芒斯勒！”科朗坦对赶车的小伙计说。

从波尔多往巴黎的驿车夜里从这里经过，只有一个空位。但维尔借口事务繁忙，请科朗坦让他自己利用这个机会。实际上，但维尔对他的旅伴十分怀疑：那个人外交手腕之巧妙以及遇事之冷静显得已成习惯。科朗坦在芒斯勒呆了三天，始终找不到机会动身。后来他只好写信到波尔多去预订到巴黎的座位，待他回到巴黎时已是出发的九天之后了。

这段时间里，佩拉德每天上午要么到巴锡，要么到巴黎的科朗坦寓所中去，想知道他是否已经回来。到了第八天，他在这两处寓所各留下一封他们之间使用的密码信，向他的朋友解释了自己正在受到死亡威胁的情形，莉迪的被劫持以及他的敌手为莉迪准备下的命运。虽然佩拉德象至今他一直袭击别人一样自己也受到袭击，又没有科朗坦在身边，但是他在孔唐松的帮助下，仍然保持着阔佬的伪装。看不见的敌手已经发现了他，但他相当聪明地认为留在争斗场上能够抓住一些蛛丝马迹。孔唐松将他所有的相识都发动起来去找寻莉迪的踪迹，希望能够发现将她藏在哪一幢房子里。日复一日，越来越表明什么事也打听不出来，这叫佩拉德每时每刻更加绝望。老暗探在自己身边布置了十二个或者十五个最精明强干的警探来保卫他，并有人监视麻雀街的四周和他以阔佬身分与杜·瓦诺布勒在那里居住的泰布街。亚细亚为吕西安在葛朗利厄公馆恢复从前的地位而限定的那个要命的日期最后三

天，孔唐松一刻也未离开前警察署长老前辈的左右。交战对方部落的军师们在美洲莽林深处撒下的恐怖诗意，库柏所大肆渲染的那种诗意，与巴黎生活的细枝末节紧密相连。路上行人，街上店铺，出租马车，站在窗前的一个人，对于以保卫老佩拉德的性命为职责的带号码的人来说，这一切都具有重大意义。正象在库柏的小说里，一段树干，一个海狸洞，一块岩石，野牛皮，不动的一艘小船，水面漂浮的树叶都具有重大意义一样。

“如果那个西班牙人已经走了，你就丝毫无需担心了，”孔唐松总是这样对佩拉德说，向他指出他们可以高枕无忧。

“若是他没有走呢？”佩拉德回答道。

“我手下有一个人紧跟着他的马车去了。可是到了布卢瓦，我手下那个人不得不下车，再也没追上他的马车。”

但维尔返回巴黎五天之后的一天上午，吕西安接待了拉斯蒂涅的来访。

“亲爱的，咱们是至交，人家把这一谈判的任务交给了我。我没有办法，只能前来尽责。你的婚事告吹，你永远也不要指望还能重结这一良缘。再不要登葛朗利厄公馆的门。要娶克洛蒂尔德为妻，必须等到她父亲死了以后。可是这老头太自私了，不会这么快就咽气。那些玩惠斯特的老手们还会在牌桌旁坚持很久。克洛蒂尔德就要与玛德莱娜·德·勒农库-绍利厄一起动身去意大利。亲爱的，这个可怜的姑娘那样爱你，非得时刻有人在她身旁不可，以免发生意外。她想来看你，已经制订了出逃的计划……这对你的不幸倒也是个安

慰。”

吕西安不作答，他一直望着拉斯蒂涅。

“归根结底，这是不是不幸？……”同乡对他说道，“你轻而易举就会找到另一个姑娘，与克洛蒂尔德同样出身高贵、同样漂亮！……德·赛里齐夫人出于报复也会给你结一门亲事。她受不了葛朗利厄一家人的气，他们从不肯接待她。她有一个外甥女，克莱芒丝·杜·鲁弗尔①……”

“亲爱的老兄，自从上次吃夜宵以来，我和德·赛里齐夫人关系不大好。她看见我在爱丝苔的包厢里，跟我吵了一架，我也就随她去。”

“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与一个象你这么漂亮的小伙子怄气怄不了多久，”拉斯蒂涅说道，“这种日落西山的情景，我有所领略……在地平线上，这要十分钟；可在一个女人的心里，这要持续十年。”

“我等待着她写一封信给我，已经等了一个星期！”

“到她家去吧！”

“现在，确实必须这么干了！”

“不管怎么样，你还是到瓦诺布勒家来吧？她那个阔佬要回请纽沁根吃夜宵。”

“我知道，我去，”吕西安神色严肃地说道。

吕西安遭此不幸，那信息立即由亚细亚送到卡尔洛处。第二天，他和拉斯蒂涅、纽沁根来到那个假阔佬家中。

① 即《假情妇》中的克莱芒蒂娜·拉金斯卡。

子夜时分，所有这出戏的人物差不多全聚集在爱丝苔从前的餐厅里。他们各自的利害关系，隐藏在这些生命激流的河床下，表面上看不出来，只有爱丝苔、吕西安、佩拉德、黑白混血儿孔唐松和帕卡尔知晓。帕卡尔今晚前来服侍自己的女主人。杜·瓦诺布勒背着佩拉德和孔唐松请了亚细亚来帮她的厨娘做事。佩拉德为此交给杜·瓦诺布勒五百法郎，以便弄得象样一些。他入席时在餐巾里发现一个小纸条，上面用铅笔写着这样几个字："你入席时，十天的期限已到。"佩拉德将纸条递给他身后的孔唐松，用英文对他说："是你把我的名字塞在这里头了么？"孔唐松借烛光念出Mane, Tecel, Pharès几个字①，将纸条放入自己口袋里。他知道用铅笔写的笔迹是多么难以核实，特别是每一个字母都用大写写出来就更是如此，因为那笔划就跟数学符号一样，不是直道就是斜道，从中无法辨认出草书时手写的习惯。

这餐夜宵毫无欢快气氛。看得出来，佩拉德心事重重。善于把一餐夜宵闹得快快活活的寻欢作乐的年轻人，今天在场的只有吕西安和拉斯蒂涅。吕西安快快不乐，若有所思的样子。拉斯蒂涅饭前刚刚输了两千法郎，一面吃喝，一面盘算怎样在饭后捞回来。三个女的，对这样的冷清十分惊讶，面面相觑。这种令人烦闷的气氛让人觉得饭菜也无味。夜宵也和剧本、书籍一样，有其偶然性。最后上冰淇淋，是叫"糖渍水

① 据《旧约·但以理书》，巴比伦摄政王伯沙撒在饮宴时，忽见墙上显现此三字，以阿尔米语可解为"算，量，分"，预告其王国即将倾圮，其人死在旦夕。

果”的那一种。大家都知道，这种冰淇淋成金字塔状，表面上撒着异常鲜美的小小的糖渍水果，盛在小玻璃盅中端上来。这是杜·瓦诺布勒太太在托尔托尼店里预订的。这家大名鼎鼎的店铺就在泰布街与林荫大道相交的拐角上。送来的时候，厨娘叫黑白混血儿去给冷饮商人付账。孔唐松当小厮不那么自然，下楼去，说：“你不是托尔托尼店里的吧？……”一句话就把人打发走了。然后他立即上楼。可是帕卡尔已经利用他不在这工夫将冰淇淋分给了各位客人。黑白混血儿刚走到房门口，忽听得监视麻雀街的一个警探在楼梯上大叫：“二十七号！”

“什么事？”孔唐松回答，飞快地又返回楼下。

“告诉老爹，他女儿回家了。可是，什么样子啊！天啊！叫他快来，她要死了！”

孔唐松回到餐厅时，已经喝得醉醺醺的老佩拉德正在吞下他那冰淇淋上面的小樱桃。这时人们为杜·瓦诺布勒太太的健康干杯，阔佬将一种叫康斯坦茨的葡萄酒①斟满自己的酒杯，一饮而尽。孔唐松虽然为就要告知佩拉德的消息弄得心慌意乱，他回到餐厅时，看到帕卡尔聚精会神地盯着阔佬，不觉吃了一惊。德·尚匹夫人的男仆那两只眼睛活象两团火。这一发现虽然十分重要，可是黑白混血儿事情紧迫，耽误不得，就在佩拉德将空杯放回桌上时，他朝自己的主人俯下身去。

---

① 康斯坦茨葡萄酒是当时的一种名酒。

“莉迪到家了，”孔唐松说道，“情形很不好。”

佩拉德带着明显的南方口音，用法语骂人的话当中最有法国味的话骂了一句。举座大惊失色。佩拉德发现自己出了差错，索兴承认了自己的乔装打扮，他用地道的法语对孔唐松说：

“给我叫一辆马车来！……我‘颠’了！”

所有的人都起身离席。

“那你是什么人呢？”吕西安高声问道。

“对！……，”男爵说道。

“毕西沃对我说过你比他还善于装成英国人，我还不肯相信他的话，”拉斯蒂涅说道。

“这是个什么破产的人露了馅，……”杜·蒂耶高声说道，“我早料到了！……”

“巴黎真是个怪地方！……”杜·瓦诺布勒太太说道，“一个商人在自己那个区破了产，又到爱丽舍田园大道以阔佬或者花花公子身份出现，竟然不受惩治？……啊，我真倒霉，破产总是盯着我！”

“人说红颜多不幸，”爱丝苔平静地说，“我的不幸与克勒俄帕特拉① 的不幸很相似，是蝰蛇总盯着我！”

“我是什么人吗？……”佩拉德在门口说道，“啊，你们会知道的！如果我死了，我会从坟墓里爬出来，每天夜里来拽你们的脚！……”

---

① 克勒俄帕特拉，古埃及王后。

说最后一句话时，他死死盯着爱丝苔和吕西安。然后他利用众人大惊的机会飞快逃走。他不想等马车了，他想奔向自己家中。刚到街上，亚细亚象当时离开舞会的女子那样身上裹着一块黑披肩，在门口用胳膊一挡，截住了这个暗探。

“快叫人来作临终圣事吧，佩拉德老爹！”她对佩拉德说道，那声音已经向他预言了祸事。

一辆马车停在那里。亚细亚上了车，马车风驰电掣一般无影无踪了。一共有五辆车，佩拉德手底下的人毫无办法。

科朗坦回到他的乡间别墅，见到了朋友佩拉德的密码信。这乡间别墅坐落在巴锡小城葡萄街最僻静最美丽的一个小广场旁边。他住在这里，对人说他是经营批发生意的商人，酷爱园艺。一见此信，他没有休息，立即坐上送他回家的马车，叫车夫把他拉到麻雀街。到那里，他只见到了卡特。从这个弗朗德勒女人嘴里，他获悉了莉迪失踪的消息。对于他自己和佩拉德如此缺乏预见，他感到吃惊。

“他们还不认识我，”他心中暗想，“这些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一定要知道他们是否要杀死佩拉德。如果是那样，我可再不能露面了……”

越是无耻丑类，越看重自己的性命。这生命于是每时每刻成了一种抗议，一种报复。科朗坦下楼回到自己家里，化装成体弱多病的小老头，穿上蓝不蓝绿不绿的小礼服，戴上狗牙形状的假发。对佩拉德的友情使他放心不下，他徒步再返回佩拉德的家。他想给自己手下那些最忠心耿耿、最精明强干的号码人下达命令。他沿着圣奥诺雷街行走，准备经过旺

多姆广场拐到圣罗克街的时候，看见前头有一个姑娘，脚穿拖鞋，身上的衣着很象个妓女。这个姑娘身穿一件白色短上衣，头戴睡帽，不时发生呜咽，呜咽中夹杂着悲诉。科朗坦走到她前头几步，认出来那是莉迪。

“我是你父亲康夸勒先生的朋友，”他用自己的本声说道。

“啊，这回可遇到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了！……”她说道。

“你要装作不认识我的样子，”科朗坦接着说道，“因为有非常残忍的敌人在追踪我们，我们不得不乔装出门。给我讲讲你的遭遇吧……”

“噢，先生！”可怜的姑娘说道，“这可以说，但是不能对外人讲……我受到玷污，失了身，但是不明白何以如此！……”

“你这是从什么地方来呢？……”

“我也不知道，先生！我慌慌张张逃出来，以为人家在追踪我。我走过了多少条街，东拐西拐多少次……每逢遇到模样老实的人，就问人家往林荫大道①怎么走，以便走到和平大街！终于，走了……现在几点了？”

“十一点半！”科朗坦回答道。

“我是天黑时候逃出来的，那我已经走了五个小时了！……”莉迪大叫道。

“好，一会你就可以平静地休息，见到善良的卡特了……”

“噢，先生！我再也不会有平静了！我现在只求得到进坟墓的平静！如果觉得我还配进修道院，我将去一所修道院，在那里等待这平静的到来……”

① 指巴黎市内从巴士底广场到玛德莱娜广场之间的林荫大道。

“可怜的小姑娘！你拼命抗拒了么？”

“是的，先生。啊，你如果知道我落到了怎样卑鄙下流的人手里……”

“大概对你施用麻醉剂了吧？”

“啊？是这样！”可怜的莉迪说道，“再使点力气，我就能到家了。我觉得已经支持不住，脑子也不听使唤……刚才我模模糊糊觉得自己在一座花园里……”

科朗坦抱起莉迪，她已失去知觉。他抱着莉迪走上楼梯。

“卡特！”他喊道。

卡特出现在门口，发出欢喜的叫声。

“不要高兴得太早！”科朗坦咬文嚼字地说，“这姑娘病得很重。”

莉迪被放到床上，卡特点燃了两支蜡烛。在烛光下，她认出了自己的卧室，说起呓语来。她一会唱起美妙的舞蹈前奏曲，一会又大喊大叫，道出她听到的那些可怕的话语！她那美丽的面庞现出一道一道青紫。对过去那样纯洁的生活的回忆和对这十天的耻辱的回忆交织在一起。卡特在流泪。科朗坦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不时停下脚步，察看莉迪的情形。

“她这是在抵她父亲的债！”他说，“到底有没有上苍？噢，我不娶妻生子是做对了……一个孩子！我发誓，就象哪个哲学家说的，一个孩子就是交给祸事的人质！……”

“噢！”可怜的孩子坐起身来，秀发蓬松散乱，“卡特，我不应该躺在这里，我应该躺在塞纳河底的泥沙上……”

“卡特，你这么哭，瞪眼瞧着这孩子，也医不好她的病。你

应该去请一位医生来，先去请市政府的医生，然后再去请德普兰和毕安训先生……必须救活这个无辜的姑娘……”

说着科朗坦将两位名医的地址写在纸上。就在这时，一个对楼梯的每一级台阶都很熟悉的人爬上楼来，房门打开。佩拉德满头大汗，脸色青紫，双眼血红，象海豚一样呼呼喘着气，从房门口朝莉迪的卧房扑过去，叫着："我的女儿在哪儿？……"

只见科朗坦伤心地一指，佩拉德的目光顺着手指的方向望去。一位园艺家精心培育了一朵鲜花，可是现在，这朵花从枝上掉下来，叫一个农民带铁掌的鞋踩得粉碎。莉迪的情形正如同这朵花。再请诸位把这一形象移至充满父爱的心中，对佩拉德所受的打击，诸位自会理解。

佩拉德老泪纵横。

"有人在哭，是我父亲，"孩子说道。

莉迪尚能认出自己的父亲。她支撑着站起身来。老头跌坐在一张扶手椅里，她跪在父亲面前。

"爸爸，我对不起你！……"她说，那声音如匕首一般刺进佩拉德的心。就在这时，他感到头顶上似乎挨了沉重的一击。

"我要死了……啊，这些坏蛋！"这是他最后一句话。

科朗坦扑过去想救助自己的朋友，他听见佩拉德咽下最后一口气。

"中毒身死！……"科朗坦心中暗想，"好，医生来了！"他听到马车的声音，大叫道。

来人是孔唐松，他换掉了黑白混血儿的衣裳。他进来时

正听见莉迪说话："父亲，那你是不宽恕我啦？……这不是我的过错！（她没有发觉父亲已经死了。）啊！看他那眼睛，瞪着我！……"可怜的疯孩子说道。

孔唐松听了这话，目瞪口呆，仿佛变成了泥塑木雕。

"应该给他合上眼睛，"孔唐松把佩拉德的尸体放到床上，说道。

"我们这是干蠢事，"科朗坦说，"把他抱到他自己的屋子里去吧！他女儿已经半疯。发现他死了，就会彻底发疯。她可能会以为是自己杀死了父亲。"

莉迪看见别人把父亲抱走，痴痴呆呆地站在那里。

"这是我唯一的朋友！……"将佩拉德的尸体放在他自己卧室的床上以后，科朗坦显得感慨万千，他说道，"他一辈子只有过一次贪财的念头，那就是为他女儿！……孔唐松，你要吸取这个教训。每一行有自己的道德。佩拉德不该参与个人私事，我们只要管公事就行了。可是，不管会发生什么事，我发誓，"他说道，那语气、那目光和手势都叫孔唐松感到恐惧，"要为可怜的佩拉德报仇！我一定要把致他于死命的人和造成他女儿耻辱的人挖出来！……出于我的私利，考虑到我也不久于人世，我这样进行报复也面临着很大的危险，我要叫这些人全都身体棒棒的，剃了光头，下午四点一起在沙滩广场人头落地！①……"

"我来助你一臂之力！"孔唐松激动地说。

一个冷漠、刻板、有条不紊、二十年来谁也没见过他动过

① 当时，沙滩广场是对死刑犯人行刑的地方。

一点点感情的人，竟如此动情，确实没有比这种景象更激动人心的了。这就是烧红的铁棍，碰上什么能熔化什么。所以孔唐松的心也被打动了。

“可怜的康夺勒老爹！”他望着科朗坦接着说下去，“他经常请我吃喝……对……——只有那些有恶癖的人才善于干这种事——他常常给我十个法郎叫我去赌钱……”

致过这样的悼词以后，这两个要为佩拉德报仇雪恨的人听到楼梯上有卡特和市政府医生的声音，便走到莉迪那边去。

“请您到警察分局长那儿去，把他请来，”科朗坦说，“因为法官可能觉得这还构不成法律追究的条件。我们要叫人给巴黎警察局打一份报告，可能会有些用处。”

“先生，”科朗坦对市政府的医生说，“在这间卧房里，您马上会见到一个死人。我认为他不是正常死亡。我马上请警察分局局长前来，请您当他的面将尸体解剖。请您尽力发现毒药的痕迹。此外，过一会德普兰先生和毕安训先生会给您帮忙，我已派人去请这两位医生前来为我挚友的女儿诊治。他的女儿虽然还活着，可是情况比父亲更糟……”

“这是我的本行，用不着这两位先生，我干得了……”市府医生说道。

“嘿！好啊！”科朗坦心中暗想，“咱们别为这事闹冲突！”科朗坦接着说道，“总而言之，我的看法是这样：刚刚弄死父亲的，和玷污女儿贞洁的，是一伙人。”

天亮时，莉迪疲倦之极终于睡着了。大名鼎鼎的外科医

生和年轻的医生来到时，她还在沉睡。负责证实死亡的那位医生那时已将佩拉德脏腑剖开，正在寻找死因。

“等待唤醒女病人这工夫，”科朗坦对两位名医说，“请你们去给一位同行帮帮忙。这个证明对你们来说肯定很有兴味，而且你们的见解对于验尸笔录肯定不会多余。”

“您这位亲属死于中风，”医生说道，“有严重脑充血的证据……”

“各位先生，”科朗坦说，“请你们仔细检查一下，考虑考虑在毒物学中是否有什么毒药也能产生同样效果。”

“胃里东西塞得满满的，”医生说道，“除非用化学仪器分析胃中食物，我是看不出有任何毒品的迹象。”

“如果充分证实了脑充血的症状，考虑到死者的年龄，这一原因也就足以致死了，”德普兰指着胃中大量的食物说道。

“他是在这儿吃的东西吗？”毕安训问道。

“不是，”科朗坦说道，“他从林荫大道匆匆忙忙赶回来，一到家发现自己的女儿被强奸了……”

“如果他爱自己的女儿，这就是真正的毒药，”毕安训说道。

“有没有什么毒药能产生这样的效果呢？”科朗坦没有放弃自己的想法，他问道。

“只有一种，”德普兰仔细观察了一切之后说道，“那是爪哇岛出产的一种毒物，从一些灌木中提取出来的。对这些灌木，人们还不熟悉。属马钱子科，是用来涂在那种非常危险的武器……马来人的波刃短剑上的……至少人家是这么

说……”

警察分局局长来到。科朗坦向他透露了自己的怀疑，将佩拉德在哪家、与哪些人一起用夜宵告诉了他，请他起草一份报告。然后又将谋害佩拉德性命的计谋和莉迪何以如此的原因告诉了他。此后，科朗坦向可怜的姑娘的房间走去，德普兰和毕安训正在那里给病人检查。他在门口遇到两位医生。

“两位先生，怎么样？”科朗坦问道。

“把这姑娘送到精神病院去吧！万一她怀孕了，如果临盆以后仍不能恢复理智，那她就会得精神忧郁症而死。要使她痊愈，除了母爱，没有别的办法，如果能唤起母爱的话……”

科朗坦给了每位医生四十法郎金币。这时警察分局局长拉他的袖子，他又朝警察局长转过身去。

“医生认为是正常死亡，”这位官员说，“正因为是康夸勒老爹，我就更不能打报告了。他参与很多事情，我们根本搞不清楚要进攻的是什么人……这些人常常‘奉命’而死……”

“我叫科朗坦，”科朗坦附耳对警察分局局长说道。

分局局长不由一惊。

“还是写一个报告吧，”科朗坦接着说下去，“以后这个报告会大有用处，而且只能作保密材料送上去。现在，犯罪还无法证明，我也知道预审走一步就要停下来……可是有一天我一定会把罪犯送交法庭，我要监视他们，而且要当场擒获！”

分局局长向科朗坦施礼告别。

“先生，”卡特说道，“小姐不是唱，就是跳，怎么办？……”

“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她知道父亲刚刚死了……”

“干脆叫一辆马车，把她送到沙朗通疯人院去吧！我马上给王国警察总监写一封短笺，好叫她在那儿得到妥善安置。女儿上沙朗通，父亲进公共墓穴，”科朗坦说道，“孔唐松，你去订穷人用的柩车……现在，堂卡尔洛·埃雷拉，咱们俩来较量较量吧！……”

“卡尔洛！”孔唐松说，“他在西班牙呢！”

“他就在巴黎！”科朗坦断然说道，“他有腓力二世①时代的西班牙天才，可我有逮住一切人的圈套，国王也不例外！”

阔佬失踪五天以后上午九点钟的时候，杜·瓦诺布勒太太坐在爱丝苔的床头痛哭流涕，因为她感到自己已朝着贫困的斜坡滑下去。

“哪怕我有一百个路易的固定收入也好啊！亲爱的，有这个钱，就可以到随便哪个小城去隐姓埋名居住，在那儿找个人结婚……”

“我可以叫你有这笔钱，”爱丝苔说道。

“用什么办法？”杜·瓦诺布勒太太大叫起来。

“噢，自然。你听着：你装作想寻死，要装得象。你把亚细亚叫来，提出给她一万法郎，换她两颗很小的珍珠粒一样透明的黑丸。那里面有一种毒药，能叫人一秒钟之内送命。你给我把这个东西送来，我就给你五万法郎……”

---

① 指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1527—1598），一五五六年继承王位，对内利用宗教裁判所实行专制统治，对外连年用兵，一五八〇年兼并葡萄牙及其属地，称霸一时。

“为什么你不亲自问她要呢？”杜·瓦诺布勒太太说。

“亚细亚不会卖给我。”

“不是给你自己预备的吧？……”杜·瓦诺布勒说。

“可能是给我自己预备的。”

“你！你不是生活在快乐、奢华之中，生活在一所属于你的房子里么！马上要举行盛大的庆典，这庆典人们要谈上十年也谈不完！这庆典花了纽沁根两万法郎。人家说，到那天，要在隆冬二月吃樱桃，吃芦笋，吃葡萄……吃甜瓜。在各套房间里的鲜花就值一千埃居！”

“你说什么？光在楼梯上就有一千埃居的玫瑰花！”

“人家说你的衣裳就值一万法郎？”

“对，我的长裙是布鲁塞尔的做工，他的老婆但斐纳气得要死。可是我想打扮成新娘。”

“那一万法郎在哪儿？”杜·瓦诺布勒太太说道。

“是我的全部零用钱，”爱丝苔微微一笑说道，“打开我的梳妆台，那钱就在我的卷发纸底下……”

“嘴上说死的人，不太会寻死，”杜·瓦诺布勒太太说，“这若是为了谋人……”

“谋人性命，去你的！”爱丝苔见她的女友犹豫不决，干脆把那句话说出来，“你可以放心，”爱丝苔接着说道，“我不想害死任何人。我从前有个好友，一个非常幸福的女子，她死了，我要随她而去……无非如此！”

“你真愚蠢！”

“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有约在先。”

“随它去吧，拒付这笔账算了！”女友微微一笑说道。

“照我说的办，你走吧！我听见一辆马车到了，这是纽沁根，幸福得要发疯的一个人！这个人，他是爱我的……为什么人家爱我们，我们不爱人家呢？不管怎样，人家是千方百计讨我们欢喜的呀！”

“啊！这不就完了嘛！这正是鱼类里面心最多的鲱鱼的故事。”

“为什么？……”

“因为从来就琢磨不透。”

“啊，快走吧，我的宝贝！我得给你要那五万法郎。”

“好，再见……”

三天来，爱丝苔对德·纽沁根男爵的态度完全改变了。猴子变成了母猫，母猫又变成了女人。爱丝苔对这个老头百般疼爱，变得十分可爱，叫人着迷。她的言谈话语里再没有冷嘲热讽，而是充满了温情的暗示，使笨拙的银行家心中产生了信心。她叫他弗里茨，银行家自以为她爱上了他。

“可怜的弗里茨，我叫你经受了不少考验，”她说，“把你折磨得够受。可是你那么耐心，真是了不起。你爱我，我看得出来，我会报答你的。现在我喜欢你了，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形成的，可是我喜欢你胜过喜欢一个小伙子。这可能是亲身体验的结果。时间长了，人们终于发现，快乐是心灵的财富，因为能给人快乐叫人爱上并不比因为自己有钱叫人爱上更叫人高兴……再说，年轻人太自私自利，他们更多地是想到自己而不是想到我们，可是你，你只想到我。我是你整个的生命。

所以，我再也不向你要什么了，我想向你证明我是怎样不考虑物质利害的人。”

“我称（什）么也没给你，”男爵着了迷，回答道，“我准备萌（明）天给你带三万法郎年金来……这是我的新婚礼物……”

爱丝苔那样热情地拥抱纽沁根，他没吃春药，脸色刷白。

“噢！”她说，“你千万别以为是因为这三万法郎年金我才这样，这是因为现在……我爱你了，胖子弗雷德里克……”

“噢！天哪！为称（什）么要考验我……不言（然）我三个月来该多幸福……”

“这是三分利还是五分，宝贝？”爱丝苔说道，把手伸进纽沁根的头发里，将头发弄成自己心血来潮想出的样子。

“三分……我还有的是呢！”

于是今天上午男爵带来了国家公债券。他来和自己亲爱的小女儿一起吃午饭，听从她对第二天的吩咐。这个了不起的星期六，可是大日子！

“给你，我的爱妻，我唯一的妻子，”银行家容光焕发兴高采烈地说，“界（这）细（是）你界（这）一辈子开销伙习（食）的钱……”

爱丝苔拿了那张纸，毫无激动的表示。她把那张纸折起来，放进了自己的梳妆台。

“见我终于接受了你的什么东西，你这回可高兴了，老色鬼，”她在纽沁根的脸蛋上轻轻拍了一下说道，“我再不能揭你的老底了，因为我已经分享你所谓的你的劳动成果……这不是一件礼品，可怜的小伙子，这是一种归还……好了好了，别

拿出你那交易所的脸色！你知道，我爱你。”

“爱丝代（苔），我的美银（人），我的爱穷（情）天洗（使），”银行家说道，“再不要对我说界（这）样的话……来……几（只）要在你安（眼）里，我细（是）一个镜（正）极（直）的银（人），哪怕全细（世）界都当我细（是）盗贼，我都不在乎……我还细（是）越来越爱你。”

“这正是我的打算，”爱丝苔说道，“所以我再也不会说任何叫你难受的话了，我的大象宝贝。你变得跟孩子一样天真……当然，你这个大坏蛋从没有过天真无邪的时候，你生下来时得到的东西应该再露出地皮。可是你的天真无邪埋在地底下太深了，一直过了六十六年才冒出来……而且是爱情这个大钩子给钩上来的。这种现象发生在老人身上……所以我终于爱上了你。你这样年轻，非常非常年轻……只有我才理解这个弗雷德里克……只有我一个人！……因为你十五岁就成了银行家……在中学里，你借给小朋友弹子的时候，大概就讲好条件借一还二……（见他大笑起来，她跃到他的膝盖上）。好，今后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好了！嘿，我的上帝，把别人的财产夺来好了！去吧，我来助你一臂之力。人是不值得爱的，拿破仑杀人就跟打苍蝇一样。法国人向你纳税还是向国家财政预算纳税，对他们来说有什么两样！……可是不能跟财政预算睡觉，保证！——去干吧，这个问题我仔细考虑过了，你是对的……给绵羊剪毛，照贝朗瑞① 的说法，这在《圣经》里就

① 贝朗瑞（1780—1857），法国歌手。此处指他的一首歌，歌尾反复唱的两句是：“可怜的绵羊，早晚得给你们剪毛。”

有……拥抱你的爱丝代（苔）吧……啊，对了，你把泰布街住宅的全部家具都送给那个可怜的瓦诺布勒得了！然后，明天你送她五万法郎……这叫做亮个漂亮的相，你明白吗，我的猫咪！你置法莱克斯于死地①，人家已经开始追究你……你表现出如此慷慨大方，那将象巴比伦一样伟大……而且所有的女人都会谈论你。啊！……在巴黎，只有你是伟大的，崇高的！人就是那样，他们很快就会把法莱克斯忘到九霄云外去。总而言之，这是把钱投资到声望上去！……”

“你说得对，我的天洗（使），你了解银（人），你以后就细（是）我的军西（师）。”

“你看，”她接着说，“我是多么为我情人的生意、声望、荣誉着想呀！……去吧，去给我把那五万法郎拿来……”

她想摆脱德·纽沁根先生好叫一个经纪人来，当晚就将那公债券在交易所卖出去。

“为称（什）么要马上去？……”他问道。

“天哪，我的小猫咪！必须将这笔钱装在一个缎子小盒里，拿钱裹住一把扇子。你要对她说：‘夫人，这是一把扇子，我希望能使你高兴……’人家以为你只不过是个杜卡莱，可是你要超过博戎②呢！”

“代（太）号（好）了！代（太）妙了！”男爵大叫起来，“我界（这）回可机灵了！……对，我一定照你那么说……”

可怜的爱丝苔竭尽全力扮演自己的角色，累得精疲力尽。

① 法莱克斯被纽沁根整得破产了，当时在国外旅行。

② 博戎（1718—1786），财政总监，据说十分机智、风流。

她刚要坐下，欧罗巴走了进来。

“夫人，”她说，“吕西安先生的贴身仆人赛莱斯坦从马拉凯河滨道派来一个跑腿的……”

“叫他进来！……不，不，我到前厅去。”

“他带来赛莱斯坦给夫人的一封信。”

爱丝苔冲到前厅，盯着那个跑腿的瞧了一阵，发现他确是纯种跑腿的模样。

“叫他下楼来！……”爱丝苔看完信，一屁股跌坐在一张椅子上，有气无力地说。“吕西安想自杀……”她咬着欧罗巴的耳朵又补充了一句，“把信给他送上去！”

卡尔洛·埃雷拉仍穿着商业推销员的服装，立刻下了楼。他见前厅有一个陌生人，目光立即盯住那个跑腿的。

“你对我说一个人也没有嘛！”他附耳对欧罗巴说道。出于小心谨慎，他端详了一阵跑腿的，立即走进客厅去了。鬼上当不知道，到伏盖公寓逮捕他的那位大名鼎鼎的特务长近些时候又有了一个对手。这个对手就是这个假跑腿的，据说他要代替那个特务长了。

“他们说得不错，”孔唐松在街上等他，这个假跑腿的对孔唐松说道。“你给我描绘的那个人确在这栋房子里。不过他不是西班牙人，我敢打赌。他的道袍掩盖着咱们的猎物。”

“他不是西班牙人，那他也不是教士，”孔唐松说。

“我敢肯定不是，”特务说道。

“啊，我们搞对了可该多好！……”孔唐松说道。

事实上是吕西安有两天不在，人家钻这个空子布下了圈

套。不过吕西安当天晚上便回来了，爱丝苔惴惴不安的心情才平静下来。

翌日中午，烟花女刚刚出浴又上床的时候，她的女友来到了。

"那两粒珍珠，我到手了！"瓦诺布勒说道。

"真的？"爱丝苔抬起上身，将美丽的臂肘支在带花边的枕头上。

杜·瓦诺布勒太太将两颗黑醋栗似的玩意递给她的女友。

男爵送了爱丝苔两只意大利小猎兔狗。这种狗是很著名的品种，一位当代大诗人① 使这种狗成为时髦玩意儿，最后这种狗就以这诗人的名字来命名了。烟花女因得到这两条狗而感到十分骄傲，也为两条狗保留了其祖先的名字——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两个小动物怎样招人喜爱，遍体洁白，美丽非凡，那就不用说了。两条小狗与这套房子十分和谐，又没有坏习惯，颇具英国味道的安静。这时爱丝苔呼唤罗密欧，罗密欧迈着小步跑过来，小爪子那样柔软，纤细，稳健而又有力，简直就象钢条一般。罗密欧望着女主人。爱丝苔先比划一下，作出将一颗药丸子要扔给它的样子，以提醒小狗注意。

"它的名字注定了它是这个死法！"爱丝苔将药丸扔过去，说道。罗密欧用牙将药丸咬碎。

小狗一声没叫，立即仰天倒地而死，也就是爱丝苔说一句

① 指拉马丁。

悼亡的话的工夫。

“啊，上帝啊！”杜·瓦诺布勒太太大叫一声。

“你的马车在这儿，快把已死的罗密欧带走，”爱丝苔说道，“它的死可能要在这儿引起一阵喧嚣。就说我把狗送给你，你把它丢了，贴一个寻狗启事好了！快，今天晚上你就会得到那五万法郎。”

这些话说得那样平静，完全是烟花女的那种无动于衷，杜·瓦诺布勒太太不禁大叫道：“你确是我们的女王！”

“早点来，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下午五点，爱丝苔照新娘那样梳妆打扮起来。她身穿白缎裙子，上罩镶花边的晚礼服，系着白腰带，足踏白缎鞋，美丽的肩膀上披着英国织法的披肩。她模仿童贞女的发式，头戴新鲜白茶花。胸前露出纽沁根送她的价值三万法郎的珍珠项链。她六点钟就已梳妆完毕，但是任何人，甚至纽沁根都不许进门。欧罗巴知道要把吕西安带进她的卧室。吕西安七点左右来到。欧罗巴设法让他进入夫人房中，而没有一个人察觉。

吕西安看见爱丝苔的仪态，心中暗想：“为什么不和她一起到吕邦泼雷田产上去生活，远离人世，永远不再回到巴黎呢！……我对这个生命已经交了五年定金，这个心爱的姑娘又属于那种情义永不断绝的类型！……到哪里去找这样的杰作呢？”

“朋友，我把你作为我崇拜的对象，”爱丝苔弯下一膝，跪在吕西安面前一个小垫上，“祝福我吧……”

吕西安对她说道：“亲爱的，你这是开的什么玩笑？”一面

想扶起爱丝苔并且亲吻她。他打算搂住爱丝苔的腰肢，可是她挣脱了，那动作既透出尊敬，也透出厌恶。

“吕西安，我再也配不上你了，”她任凭泪水在眼眶中滚动说道，“我求求你，祝福我并向我保证在市立医院捐赠一份两张床的基金……因为教堂中的祈祷，上帝只会饶恕我自己……我爱你爱得太过分了，朋友。总之，告诉我，我曾经使你感到幸福，你不时会想到我……是吗？”

吕西安发现爱丝苔说话这样郑重其事、诚心诚意，不禁若有所思。

“你想自杀！”他终于这样说道，那语气透露出深思。

“不，我的朋友。可是今天，你看，这是你享有过的那个纯洁、贞节、深情的女子的死亡……我很担心伤心悲痛会夺走我的生命。”

“可怜的孩子，等等！”吕西安说，“这两天来我作了很多努力，我已经和克洛蒂尔德接上关系。”

“又是克洛蒂尔德！……”爱丝苔用狂怒的口气说道。

“是的，”他接着说下去，“我们互相通了信……她星期二上午动身，但是在去意大利的路上，我会在枫丹白露与她见上一面……”

“啊，原来是这样！你们这些人要什么样的老婆？……木板条！……”可怜的爱丝苔叫道，“怎么样，如果我有七、八百万，你难道不也会娶我吗？……”

“孩子！我正要告诉你，如果我一切都完了，除了你，我不要别的女人……”

爱丝苔低下头去，以免别人见她突然面色苍白，泪水滚落。她擦掉眼泪。

“你爱我吗？……”她怀着深深的痛苦望着吕西安说道，“好，这就是对我的祝福了。不要害了你自己，从暗门出去吧！装作好象从前厅走进客厅的样子。亲亲我的额角！”她说。她拉住吕西安，疯狂地将他紧紧搂住，贴在自己的胸口上，对他说道：“出去吧！……出去吧，不然我活不成了。”

这个半死不活的人儿在客厅中出现的时候，客厅里发出一片赞叹。爱丝苔的双眼映射出无限，谁看到那双眼睛，都会神魂颠倒。一头秀发黑中透亮，使山茶花更加艳丽。总而言之，这位心灵高尚的姑娘追求的效果全部达到。无人可与她媲美。她似乎是这一切豪华的最高体现。她依然语惊四座。她以平静和冷峻的巨大力量主持着疯狂的饮宴。在欧洲音乐学院举行的音乐会上，哈巴纳克指挥欧洲第一流的音乐家演奏莫扎特和贝多芬的作品达到最高水平时所表现出来的平静和冷峻的巨大威力也不过如此。可是她恐惧地发现，纽沁根吃得很少，也不喝酒，只尽主人之谊。到了夜半时分，已经没有一个人清醒了。酒杯摔碎，再也不能用了。两块北京绘花宽条绸的窗帘也撕碎了。毕西沃生平第一次喝得有些醉了。他们事先商定要开个玩笑：大家排成两行，每人手中擎着烛台，唱着《塞维勒的理发师》中的 Buona sera① 将爱丝苔和纽沁根送进洞房。可是这时没有一个人站得稳，女人都躺在长

① 意大利文：晚安。这是歌剧《塞维勒的理发师》第二幕第九场中的五重唱。

沙发上睡着了，自然未能实现这一诺言。纽沁根孤单单将手伸给爱丝苔。毕西沃虽然已经醉醺醺，见到他们如此，还有力气象黎瓦洛尔① 对黎塞留公爵的最后一次婚礼② 那样说了一句："得通知警察局……这里要出事……"这个善开玩笑的人以为不过是开个玩笑，谁知竟不幸而言中。

德·纽沁根先生一直到星期一快中午时才在自己家露面。但是到下午一时，他的证券经纪人告诉他，爱丝苔·冯·高布赛克小姐上星期五已经叫人卖掉了三万法郎公债，她现在刚刚取到了现钱。

"可是，男爵先生，"他说，"就在我说起这桩转让的时候，但维尔先生的首席文书来到我家。他见到了爱丝苔小姐的真实姓名以后，对我说，她可以继承七百万的遗产。"

"啊！?"

"是的。她可能是经营贴现的高布赛克老头唯一的继承人……但维尔马上要去将事实核对清楚。如果你情妇的母亲就是荷兰美女，那么她就会继承……"

"我机（知）道，"银行家说道，"她向我讲述过她的遭遇……我马向(上)给但维尔写一短笺！……"

男爵伏案给但维尔写了一封短信，差自己手下的一个仆人送去。然后，下午三点左右，交易所的事情结束了，他再次

---

① 黎瓦洛尔(1753—1801)，作家，记者，人称黎瓦洛尔伯爵。

② 黎塞留(1696—1788)，黎塞留公爵八十四岁时第三次结婚，娶的是年轻的寡妇德·罗特夫人。

来到爱丝苔寓所。

“夫人不许以任何借口叫醒她，她上了床，在睡觉……”

“啊，见鬼！”男爵高叫道，“埃（欧）罗巴，她得机（知）记（自）己成为大富翁，不会性（生）气的……她继承了七倍（百）万。老高布赛克洗（死）了，留下界（这）七倍（百）万，你的女主银（人）是他唯一的继承银（人），她母亲是高布赛克的亲侄女，而且高布赛克也留下了遗嘱。象他那样的倍（百）万富翁会叫爱丝代（苔）受穷，我想细（是）不会的……”

“啊，太好了，你的统治彻底结束了，你个走江湖的老家伙！”欧罗巴瞪着男爵说道，那种放肆无礼的劲头与莫里哀笔下的女仆不相上下。“吁！阿尔萨斯的老乌鸦！……她爱你就跟人们爱瘟疫差不多！天哪！几百万！……那她不就能跟自己的情人结婚了么！噢，她该多么高兴！”

德·纽沁根男爵听了这话，好象晴天霹雳打了下来。普吕当斯·赛尔维安丢下男爵，要第一个去向女主人禀报这时来运转的消息。老头子本来享受到神仙般的肉欲已经如醉如痴，以为得到了幸福。就在他达到白热化的时刻，欧罗巴的话无异给他的爱情“哗”地浇了一盆凉水。

“啊，她在佩（骗）我！……”他双眼含泪大叫起来，“她在佩（骗）我！……噢，爱丝代（苔）……我的命根子……我真虾（傻）！界（这）样的鲜花是穷（从）来不会为老头子开放的……我能翻天覆地，惟独不能返老还童！……啊，天哪！……怎么办？我怎么办？界（这）个嘴不饶银（人）的埃（欧）罗巴，她说得对吗？——爱丝代（苔）有了钱，会从我朽（手）里溜走……最

好上吊去？我强（尝）到的那种没有快乐火焰的性（生）活叫称(什)么？……天哪……，”

这条猞猁一把将自己的假头套抓下来，他用这头套遮掩自己花白的头发已经有三个月。这时只听得欧罗巴发出一声尖叫，纽沁根全身震颤。可怜的银行家站起身来。他刚刚饮完幻想破灭这一杯苦酒，双腿发软，走了过去。没有什么比不幸的酒更能醉人。刚走到房门口，他便看见爱丝苔直挺挺躺在床上，毒药使她面色紫青，她死了！……他一直走到床前，双膝跪地。

“你说得对，她说过界(这)种话！……她细(是)因我而洗(死)……”

帕卡尔、亚细亚，住宅中所有的人都急忙奔过来。这是一出戏，叫人大吃一惊，而不是令人悲痛。人们都不大相信。男爵又变成了银行家，他产生了怀疑，不慎询问那七十五万年金在哪里。帕卡尔、亚细亚和欧罗巴面面相觑，怪模怪样。德·纽沁根先生立即走出房间，他以为有人偷盗杀人。欧罗巴看见女主人枕下有裹好的一包东西，从包裹鼓鼓囊囊而又松软猜出那是纸币，她就说，要给女主人整整装。

“亚细亚，你去通知先生！……没来得及知道自己有七百万就死掉了！高布赛克原来是死去的夫人的舅公！”她大叫起来。

帕卡尔明白了欧罗巴的调兵之计。亚细亚刚一扭过头去，欧罗巴就拆开了那包东西。可怜的烟花女在那上面写下了，请交吕西安·德·吕邦泼雷先生几个字。七十五万法郎

在普吕当斯·赛尔维安眼前闪闪发光，她叫道："这一辈子不是可以幸福而又正当作人了吗！……"

帕卡尔一言不答：他那盗贼的天性胜过了对鬼上当的忠诚。

"杜吕已经死了，"他抓住那笔钱回答道，"我的肩膀还没有被刽子手打上记号。咱们一起逃走吧！每人分一部分，以免叫人连窝端！咱们结婚吧！"

"可到哪里去藏身呢？"普吕当斯问。

"巴黎，"帕卡尔回答道。

普吕当斯和帕卡尔立即飞快下楼，两个正经人就这样转眼之间变成了窃贼。

"孩子，"马来亚人刚刚说了几句，鬼上当便对她说道，"快去把爱丝苔留下的信找来，我用这工夫写一个合乎规格的遗嘱。然后你把遗嘱样本和信件送到吉拉尔那里去。叫他赶快，一定要在人家贴上封条以前将遗嘱塞在爱丝苔的枕头底下。"

接着他草拟出一份遗嘱，全文如下：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吕西安·沙尔东·德·吕邦泼雷先生以外，我从未爱过他人。他将我从恶习和下流无耻的生活中解救出来，我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而不愿重新堕入那种生活。将我至去世之日所拥有的一切赠送并留给上述之吕西安·沙尔东·德·吕邦泼雷，条件是为这个将一切甚至最后的思绪献给了他的人，在圣罗克教区教堂作一台终身弥撒，使她的灵魂得到安息。

爱丝苔·高布赛克

“这很象她的笔法，”鬼上当心中暗想。

晚上七点，遗嘱写好、封好，亚细亚将它塞在爱丝苔的床头。

“雅克，”她急急忙忙上楼说道，“我走出卧房时，法院来人了……”

“你是说治安警察……”

“不是，傻蛋。确实有治安警察，可是还有宪兵陪着。检察官和初审法官也在，所有的房门都有人把守。”

“这个人一死，这么快就闹得沸沸扬扬，”柯冷说道。

“咦，欧罗巴和帕卡尔一点也没再露面，我担心他们把那七十五万法郎偷走了，”亚细亚对他说。

“啊！这些坏蛋！……”鬼上当说道，“他们搞这种偷窃，要把我们都毁了！……”

人的正义感和巴黎的法院——这巴黎的法律部门是一切法律部门中疑心最大，最机灵，最精明强干，最消息灵通的，甚至过分机灵，因为它每时每刻对法律作出解释——终于抓住了这一可怕阴谋的牵线人。

德·纽沁根男爵辨认出了毒药的效果，而且那七十五万法郎也不见了，他便想到犯下罪行的人肯定在那两个叫他很不喜欢的令人厌恶的人物里头，不是帕卡尔便是欧罗巴。他一怒之下，跑到警察局去。一声铃响便把科朗坦手下所有编成号码的人全集合起来了。警察局，法院，警察分局局长，治安警察，初审法官，全部来到。晚上九点钟，叫来三名医生将可怜的爱丝苔尸体解剖开来，同时开始搜查！亚细亚给鬼上

当报了信，他说："别人不知道我在这里，我可以溜掉！"他从阁楼的推开式天窗一跃而出，无比灵巧地站在房顶上，以盖屋顶工人的那种冷静表情，开始审视四周。

"好，"他远远望见再过去五幢房子便是普罗旺斯街，那里有一个花园，心中暗想，"我的问题解决了……"

"你被捕了，鬼上当！"这时，孔唐松从烟囱后面走出来，说道，"请你去向卡缪索先生解释解释，你要在房顶上做什么弥撒，神甫先生，特别是你为什么要逃跑吧！……"

"我在西班牙有仇敌，"卡尔洛·埃雷拉说道。

"咱们从你那阁楼上西班牙吧！"孔唐松对他说。

冒牌西班牙人装出顺从的样子，但是，他使劲靠在天窗的支架上，抓住孔唐松用力一甩，劲头之大，一下子将孔唐松摔到了圣乔治街的阴沟中。孔唐松以身殉职。雅克·柯冷回到阁楼，躺在床上。

"给我吃点什么东西叫我生上大病，可是别把我毒死，"他对亚细亚说道，"我非得生命垂危的样子才能不回答暗探们的审问。别担心，我是教士，而且我永远是教士。能揭露我的真面目的人，有一个刚才已经叫我给解决了，而且解决得很自然。"

发生此事的前一天晚上七点钟，吕西安已经坐着自己那辆轻便马车动身了，携有当天上午搞来的去枫丹白露的护照。他在靠奈穆尔最近的一家旅店过夜。第二天早晨六点钟，他独自一人向森林走去，一直走到布龙。

"是这里，"他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心中暗想。布龙美丽的

景色展现在他的面前。拿破仑退位前夕，曾经指望在这里挽救残局①。这是个不祥之处。

天亮了，他听见一辆驿站马车的声音，看见一辆轻便四轮旅行马车走过，那里面坐着年轻的勒农库-绍利厄公爵夫人②的下人和克洛蒂尔德·德·葛朗利厄的贴身女仆。

“她们来了，”吕西安心想，“来，演好这场戏，我就得救了，我就会成为公爵的女婿，由不得他了！”

过了一个小时，便听到了两位妇女乘坐的轿式马车车轮滚动的声音。这声音与一辆漂亮的旅行马车不同，很容易分辨出来。两位贵妇人早就要求到布龙下坡时煞车，于是跟在车后的贴身用人便叫马车停下。就在这时，吕西安走上前来。

“克洛蒂尔德！”他敲着车窗玻璃叫道。

“不行，”年轻的公爵夫人对她的女友说，“他不能上车，我们也不能单独跟他在一起，亲爱的。你跟他最后谈一次话，我同意。但是要在大路上谈，咱们步行去，让巴蒂斯特跟着我们……天气很好，我们穿得很暖，不怕冷。马车跟在我们后头好了……”

于是两位女子下了车。

“巴蒂斯特，”年轻的公爵夫人说道，“叫车夫慢慢走，我们想步行一段，你来陪伴我们。”

玛德莱娜·德·莫尔索挽起克洛蒂尔德的手臂，让吕西

① 见《于絮尔·弥罗埃》。

② 玛德莱娜·德·莫尔索嫁给了德·绍利厄侯爵（见《两个新嫁娘》），查理十世又恩准侯爵姓勒农库。这勒农库是德·莫尔索夫人娘家的姓。

安跟她说话。他们就这样一直走到格莱兹小村。这时已经八点钟，克洛蒂尔德便向吕西安告辞。

“那好，我的朋友，”她气魄不凡地结束了这次长谈，“我非你不嫁。比起别人、我父亲和我母亲来，我更愿意相信你……从来没有人这样强烈表白恋情，是不是？……现在，请你尽力去排除那些对你的致命成见吧……”

这时只听得数匹马飞奔而来，宪兵将这几个人团团围住，两位贵妇大吃一惊。

“你们要干什么？……”吕西安用纨袴子弟那种傲慢口气说道。

“你是吕西安·沙尔东·德·吕邦泼雷先生吗？”枫丹白露的检察官说道。

“是的，先生。”

“今天晚上你到拉福尔斯监狱睡觉去，”他回答说，“我有拘捕你的传票。”

“这两位女士是谁？……”宪兵队长大叫道。

“啊，对！对不起，各位女士，你们的护照在哪里？根据我得到的材料，吕西安先生与一些女人经常来往，为他，这些女人什么事都……”

“您把德·勒农库-绍利厄公爵夫人当作妓女么？”玛德莱娜向检察官投以公爵夫人的一瞥说道。

“您这么漂亮，足可以干这种事，”法官机智地回敬一句。

“巴蒂斯特，把我们的护照给他看看，”年轻的公爵夫人微微一笑回答道。

“这位先生被控犯了什么罪呢？”公爵夫人想叫克洛蒂尔德回到马车上去，克洛蒂尔德问道。

“同谋参与盗窃和谋杀，”宪兵队长回答道。

德·葛朗利厄小姐一听，立即昏厥过去。巴蒂斯特把她抱到马车上。

夜半时分，吕西安进了拉福尔斯监狱，被秘密监禁起来。这座监狱位于佩延讷街和芭蕾街，卡尔洛·埃雷拉神甫自被捕以来也被关在这里。

一八四三年六月，巴黎

第三部　蹉跎路通向何方

翌日清晨六时，两辆由武装警卫押送的囚车出了拉福尔斯监狱，朝司法大厦附属监狱驶去。老百姓用他们生动有力的语言，称这种囚车为"生菜篮子"。

在巴黎街头闲逛的人，没见过这种活动监狱的大概不多。大部分书籍纯粹是写给巴黎人看的，不过，外国读者如果看到对我们这种精彩的刑具的描写，一定会感到满意。谁知道呢？说不定俄国、德国或奥地利的治安机构，没有"生菜篮子"的国家的司法部门，均可以从中受益。在某些异邦，模仿这种运送工具，对于囚犯来说，肯定是件好事。

这种蹩脚的双轮马车，黄色车身，装上铁皮，分成前后两部分。前头，有一条长凳，包着皮面，背后有档板。这是"生菜篮子"的自由部分，是为一名执达吏和一名警察预备的。这一部分有点象双轮轻便马车。这后面是一张密密实实的铁丝网，可着马车的高度和宽度钉好，完全象一堵墙，与另一部分分开。后一部分，与公用马车一样，车厢两边各有一张木头长凳，囚犯就坐在这张长凳上。车后部有一门，不透光。上车时，车门下置一脚凳，从那里把犯人装进车内。

"生菜篮子"这个别号是怎么来的呢？最早的时候，这种

囚车四面透空，犯人在车内颇受颠簸之苦，那情形酷似洗好了的生菜放在篮子里往外沥水时，生菜在篮中滚来滚去，① 因此得名。为更加安全、免出事故起见，车后还有一警察骑马跟随。如果车中载送的是押赴刑场执行死刑的犯人，就更是如此。这样就根本无法越狱了。车身因镶了铁皮，任何工具都无法锉开。逮捕或收监时，对犯人都已经仔细搜查，他们身上能有的东西，最多也就是怀表的发条。这东西可以锉开铁栏杆，对平面则毫无办法。所以，巴黎警察的天才使之日臻完美的"生菜篮子"，最终便成了囚车的典范。这囚车将苦役犯运送到他们应去的监狱里，代替了从前那种可怕的板车。尽管《曼侬·莱斯戈》一书对这种板车进行了生动的描写，它依然是从前的社会中最丢人的东西。

首先用"生菜篮子"将首都各监狱里准备受审的人送到司法大厦，由预审推事进行审问。用监狱的行话来说，这叫去受训②。预审以后，如果只是轻罪问题，便把被告从这些监狱中提到司法大厦去接受正式审判；如果属于重罪，用法院的专业词汇来说，即"要案"，则要把犯人从拘留所转移到司法大厦附属监狱中去。塞纳省法院就设在司法大厦。最后，再把被判处死刑的人放在"生菜篮子"里，从比塞特监房送到圣雅各门。七月革命以来，圣雅各门成了执行死刑的地方。而从前行刑

---

① 西方喜食凉拌青菜：先将生菜洗净，放进透孔篮中，将水沥干，然后拌以各种调料食之。这种沥水的篮子，称为生菜篮子。

② 这是一个文字游戏，因为在法文中"预审"这个字 instruction 也有教导、训练、教育的意义。

的地点在沙滩广场，将犯人装在卖劈柴商人运木柴的那种小车里从附属监狱拉到沙滩广场去。多亏慈善观念的发展，这些不幸的人再也不象从前那样受这段路程之苦了。如今只在运送绞刑架时才使用这种小车。有一个大名鼎鼎的死刑犯登上“生菜篮子”时对他的同伙说：“现在是车马的事了！”如果没有上述解释，这句话的意思大概就弄不明白。要说受极刑舒服，哪儿也比不上如今的巴黎。

此刻，两个“生菜篮子”大清早出了拉福尔斯监狱拘留所，与平时不同，这次要将两名犯人从这个拘留所转移到附属监狱去，每个犯人单独占一个“生菜篮子”。

十分之九的读者以及剩下的十分之一读者里头的十分之九对于受指控、犯人、被告、拘留人、拘留所、法院或羁押所这些名词之间的重大差别，肯定搞不清楚。他们会惊异地发现，我们的全部刑法正在这里。为了给读者诸君增加一些常识，也为了使本故事结局一目了然，在后文中，要对刑法作一简明扼要的解释。读者如果知道这第一个“生菜篮子”里装的是雅克·柯冷，第二个“生菜篮子”里装的是吕西安，肯定足以激起他们的兴味。这吕西安，几小时之内，便从社会地位的顶峰跌入了黑牢之底。两个同谋的态度截然不同，各有特点。这倒霉的、不吉利的囚车经过圣安东街走到马特鲁瓦街，从那里走到河堤，再经过圣约翰拱廊街。要穿过市府广场，必须从圣约翰拱廊下经过不可。如今这拱廊成了市府大厦中塞纳省省长官邸的入口。这一路，吕西安·德·吕邦泼雷尽量躲在角落里，以避开行人向车上铁丝网投过的目光。大胆的苦役犯坐

在执达吏与警察之间，却把脸贴在铁丝网上向外张望。执达吏与警察对这“生菜篮子”的安全很有把握，两人在自由自在地聊天。

一八三〇年七月的日日夜夜及其精彩的风暴，以其轰轰烈烈将那之前不久发生的重大事件都掩盖住了。这一年的后六个月，政治利害完全吸引了法国的注意力，以至时至今日，没有一个人再记得那之前不久发生的这些个人的、法律的、金钱上的灾祸，不管这些灾祸是多么不同寻常。这些事在这一年的前六个月彼彼皆是，构成了巴黎好奇心一年的消费量。必须指出，当时，一个西班牙教士在一个烟花女寓所中被捕，花花公子、德·葛朗利厄小姐的未婚夫吕西安·德·吕邦泼雷在通往意大利的大路上格莱兹小村被捕，两个人都被指控犯有暗杀罪，所得钱财高达七百万法郎，这个消息确实一瞬间震动了整个巴黎。这个官司闹得沸沸扬扬，有几天把人们对查理十世治下进行的最后选举的巨大兴趣都盖过去了！①

首先，这一刑事诉讼有一部分乃由德·纽沁根男爵的控告而起。其次，吕西安在即将成为首相私人秘书的时刻被捕，震动了巴黎上流社会的最高层。在巴黎的每一客厅中，不止一个年轻人都会忆起：当吕西安博得美貌的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的青睐，所有的女人都知道吕西安引起国家要人之一的妻子、德·赛里齐夫人的兴趣时，自己曾经怎样羡慕过吕西安。最后，受害人的美貌在构成巴黎的各个交际圈子中——

① 选举于一八三〇年六月二十三日及七月三日举行。

在上流社会，在金融社交圈子，在烟花女圈子，在青年人圈子，在文学圈子，均享有不同寻常的盛名。两天来，整个巴黎城都在议论着这两个人被捕的事。承办此案的预审推事卡缪索先生，已经看到通过这个案子自己有机会飞黄腾达。为了尽量迅速办案，他已经下令，一俟吕西安·德·吕邦泼雷从枫丹白露抵达巴黎，便将两个犯人从拉福尔斯监狱转至司法大厦附属监狱。卡尔洛神甫在拉福尔斯监狱只呆了十二小时，吕西安只呆了半夜，所以无需对这个监狱进行一番描述。后来此监狱全部改观。至于关押的特点，与附属监狱大概相同，要说，也是重复。

但是，在进入刑事案件预审那可怕的戏剧场面之前，如上所述，解释一下这类诉讼的一般过程，乃必不可少。首先，人们对法国及外国这类案件的各个阶段会理解得更清楚一些；其次，原来对此毫无了解的人，将会对拿破仑治下立法者所构思的刑法结构给予极高的评价。此刻，这一伟大而壮丽的建筑正面临着为惩戒体系所摧毁的危险，这样做就更加重要。

有人犯了罪：如有现行，要把“受指控的人”带到附近的拘留机构，送进又黑又小的囚室。大概因为被关的人在里面不是叫喊就是哭闹，好比奏乐，所以老百姓管这囚室叫“小提琴”。从这里，将受指控人带到警察分局局长面前，由局长进行最初的预审。如果搞错了，分局局长可以将这些人释放。最后，将这些受指控人押送到“市署拘留所”，在那里随时待检察官和预审推事提审。根据案情严重程度，通知检察官和预审推事的时间快慢也不同。这些人来到，对于尚属临时拘留的

人进行审问。预审推事根据推定的案情性质，发出拘留证，将被控告人在拘留所中收监。巴黎有三处拘留所：圣佩拉日、拉福尔斯和玛德洛奈特。

请诸位注意"受指控人"这个提法。我国刑法在犯罪中建立了三种根本区别：指控、羁押、起诉。只要尚未签发逮捕证，被认为犯罪或犯有严重罪行的人就是"受指控人"。签发了逮捕证以后，这些人就成了"嫌疑犯"，只要预审在继续，他们就只是"嫌疑犯"，预审结束，一俟法庭认为应将嫌疑犯提到法院审判，王家法院根据检察长的呈请认为有足够的证据可以将这些人提到重罪法庭受审，他们就成了"被告"。所以，被怀疑犯罪的人，在交付人称之为国家司法的法庭审判之前，要经过这三个阶段，过三次筛子。在第一阶段，无罪的人拥有许多证实自己无罪的手段：公众、看守、警察。在第二阶段，他们面对一位法官，与证人对质，由巴黎某一审判厅或由外省的法庭进行审讯。到了第三阶段，他们要出庭面对十二位法官，如果审判有误或证据不足，被告可以向最高法院上诉。陪审团宣告被告无罪时，真不知要受到民众、行政及司法当局怎样的侮辱。所以，在我们看来，在巴黎（我们不谈别的地方），一个无辜的人坐在重罪法庭的被告席上，这种事显然难得遇到。

在押犯，即已被判刑的人。我国刑法设立了拘留所、羁押所和监狱三种不同机构，分别关押犯人、被告和在押犯。监狱包含轻刑，是对轻度犯法的惩处。但羁押是一种实刑，在某些案件中，是一种加辱刑。所以如今建议搞惩戒体系的人是牵动了整个了不起的刑法。在我国刑法中，各种刑分等分类分

得很高级，而如今建议搞惩戒体制的人将会对小过失和对最严重的罪行一样严厉惩处。此外，大家可以在“政治生活场景”（《一桩神秘案件》）中将共和历四年雾月刑法典与代替了这一法典的拿破仑刑法典二者之间的奇异差别进行比较。

在大部分与我们这一案件类同的要案中，被指控者立即成为嫌疑犯。法律部门立即发出羁押证或逮捕证。事实上，在绝大多数案件中，被指控者要么在逃，要么应该当场被捉。所以，正如诸位看到的，只是执行手段的警察局与法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来到了爱丝苔的住所。无论如何，这并不是科朗坦对法警悄悄授与的报复意图，而是德·纽沁根男爵揭发的盗走七十五万法郎的盗窃案。

载着雅克·柯冷的第一辆囚车走到圣约翰拱廊这狭窄而阴暗的过道时，正好交通阻塞，囚车不得不在廊下停下来。那犯人的双眼透过铁丝网如两颗红宝石一般炯炯发光。尽管前一天他还装作生命垂危的样子，连拉福尔斯监狱长都觉得必须叫医生前来。无论是警察，还是执达吏，都没有回过头来看他们的“主顾”，他那双眼睛此刻可以自由顾盼，那炯炯的目光讲着一种那样明确的语言，一位精明强干的预审推事——例如包比诺先生——见了，一定会认出他就是渎圣的苦役犯。自从“生菜篮子”跨出拉福尔斯监狱大门，雅克·柯冷确实一直在端详着过路上的一切。虽然马儿跑得很快，他还是用贪婪而一览无余的目光将路旁的房屋从最高一层到楼下都看个遍。他观看每一个行人，对他们进行分析。这个人一眼就能抓住大量事物和大量行人之间极为细小的区别，就连上帝对自己

的每个造物的生活手段如何，要达到什么目的，也不会比这个人了解得更清楚。他怀着希望，象贺拉斯兄弟的最后一员①手握利剑一般，他以希望武装自己，等待着有人来救援。除了这个身系囹圄的马基雅弗利以外，任何别的人都会觉得这种希望是那样渺茫，自然也就抱着听之任之的态度。所有的罪犯都会这样做。在巴黎司法和警察当局对犯人严加看守的情形中，尤其是象雅克·柯冷和吕西安这样单独关押的情况下，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会想到抵抗。一个犯人突然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一般人是难以想象的：逮捕他的警察，审问他的警察分局局长，将他带往监狱的人，将他带到人们称之为囚室的监狱看守，架着他的双臂叫他登上“生菜篮子”的人，从他被逮捕时起在他周围的人，所有这些人要么一言不发，要么将他要讲的话全部牢记在心，以便在警察或法官面前背诵一遍。外界与犯人之间如此容易形成的这种隔绝，使他的各种能力完全颠倒，使他的精神完全处于沮丧状态。如果是一个从前的经历中与司法行为从未有过什么瓜葛的人，就更其如此。司法部门有沉默的高墙和办事人员的无动于衷作为帮手，犯人与法官之间的决斗就更其可怕。

不过，雅克·柯冷或卡尔洛·埃雷拉(应该根据情景需要用这个或那个名字称呼他)对警察、监狱和法院的这些手法早就了如指掌。所以，这个诡计大王、教唆大王调足精神、拿出看家的表演手段，用来装扮一个无辜者的惊异和幼稚，给法官

① 指高乃依的《贺拉斯》中的主人公，当他的两个哥哥战死以后，仍然沉着应战，终于取得胜利。

们演了一出垂死喜剧。诸位已经见到，亚细亚这个见多识广的洛屈斯特让他吃了药效缓和的毒剂，使之产生这种患了致死病症的假象。由于这突来的中风，卡缪索先生的行动、警察分局局长的行动，检察官的审问活动均被取消。

人们把这个所谓教士从阁楼里抬下来的时候，卡缪索先生一见他全身痉挛，饱受痛苦折磨的样子，吓了一跳，大叫一声：

"他服毒了！"

四个警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卡尔洛神甫从楼梯上护送到爱丝苔的卧室，所有的法官和警察都聚集在那里。

"如果他有罪，这便是最好的做法。"检察官回答道。

"那么你是相信他病了？……"分局局长问他道。

警察总是怀疑一切的。诸位可以猜测到，这三位法官交头接耳谈了这几句话，但是，雅克·柯冷从他们的面部表情已经猜出了他们秘密谈话的主题，于是加以利用，好叫逮捕时进行的简单审讯无法进行或者毫无意义：他结结巴巴说了几句话，西班牙文和法文交相混杂，谁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拉福尔斯监狱的保安队长（这是"保安警察队长"的简称）比比-吕潘，从前曾到伏盖太太的市民公寓去逮捕雅克·柯冷。可是他当时正到外省去出差，而由指定作为比比-吕潘接替人的一个警察代替。正因为这个人不认识这个苦役犯，所以他那套花招便马到成功。

比比-吕潘原来也是苦役犯，是雅克·柯冷在苦役监狱时的伙伴，他与雅克·柯冷是私敌。这种敌意的根源是由于

在争吵中雅克·柯冷总是占上风，鬼上当对伙伴们是至高无上的。最后，有十年功夫，雅克·柯冷是释放出狱的苦役犯的上帝，是他们在巴黎的首领和军师，是他们的受托人，因而也成了比比-吕潘的宿敌。

雅克·柯冷虽然被单独关押，他仍然指望自己的左右手——亚细亚和帕卡尔对他能够绝对忠诚和机智效劳。细心的中尉① 一旦把盗窃的七十五万法郎加以妥善安置，就又来听从雅克·柯冷的调遣，这真叫雅克·柯冷喜出望外。他密切地注视着路途上的一切，原因就在这里。也怪！这种希望即将完全变成现实！

圣约翰拱廊街的两堵大墙有六尺高，墙上总是盖满污泥，那是阴沟溅起的污泥。行人为了防备来往不断的车辆碰着自己或被人们称之为小车轮子的东西轧着自己的脚，只有躲到墙角石后面。这墙角石早就叫车轮毂给撞破了。采石工人的小车在这里不止一次地轧过粗心大意的人。巴黎的许多区很长时间就是如此。从这一细节，人们可以明白圣约翰拱廊街是多么狭窄，而且这条街是多么容易堵塞。如果有一辆街车从沙滩广场进了这条街，这时又正好有一个卖新鲜水果、蔬菜的商贩推着装满苹果的手推车从马特鲁瓦街② 进入这条街，第三辆车突然来到，就会引起堵塞。行人惊慌失措地逃开，寻找一块墙角石，只有这墙角石能保护他们不被车轮毂轧着。这墙角石很长，后来专门通过了法律才把这墙角石截

① 指帕卡尔。

② 马特鲁瓦街从蒙梭·圣日耳曼街通到沙滩广场。

短。

"生菜篮子"抵达这里时，拱廊街正好被一个卖新鲜蔬菜和水果的小商贩堵住。怪就怪在虽然水果铺子日益增多，这种推车沿街叫卖的商贩在巴黎城中却依然存在。这位女商贩面目可憎，散发着犯罪的味道，可她确实是沿街叫卖的商贩。如果那时已经设立了城市警察的话①，一定会叫她推车过去，而不会叫她出示营业执照。这个女商贩，头上蒙着一块破破烂烂的格子布头巾，乱发一撮一撮竖立，露出野猪毛一般的头发。通红的脖子，满是褶皱，叫人恶心。方围巾遮不住风吹日晒、泥里滚土里爬而变成古铜色的皮肤。长裙好象破旧的壁衣。脚上的鞋怪模怪样，叫人以为那鞋在嘲笑满是窟窿的裙子和满是斑痕的面孔。胸前那围裙，成什么样子！……一块膏药也不会那么脏。这衣衫褴褛、气味呛人的流动小贩，高贵的人十步开外就会闻到呛鼻子的味道。那双手参加过一百次收割庄稼吧！这个女人要么是从德国巫魔夜会回来的，要么是从乞丐收容所里出来的。可是你瞧瞧她那目光！……当她双眼射出磁铁一样吸住人的光芒与雅克·柯冷的目光相接，交换了一下思想的时候，那眼中含着多少天不怕地不怕的智慧，含着多少勃勃的生机！

"靠边，臭要饭的！……"车夫用嘶哑的声音嚷道。

"你这不是要轧死我么，给断头台赶车的！"她回答说，"你那货色还不如我这货色呢！"

---

① 巴尔扎克搞错了：城市警察从一八二九年即已存在。

小商贩试图把小车推到两块墙角石之间，以便给马车让路。有一会工夫，她堵住了路。完成她的计划必须这么长时间。

“噢，亚细亚！”雅克·柯冷立即认出了他的同伙，心中暗想，“一切顺利。”

马车夫一直在与亚细亚相骂，车辆在马特鲁瓦街越积越多。

“哎！……贝盖雷费尔马蒂！苏尼拉！维德来姆！……”老婆子亚细亚用沿街叫卖的小贩特有的那种伊利诺斯州调门贼道。这种调门使话语完全变了样，成了只有巴黎人才能听懂的象声词。

在街上的一片喧嚣和挤到这里的所有车夫大呼小叫之中，没有一个人注意这粗野的叫喊，听起来似乎与小商贩的叫卖声相差无几。但是这贼声对雅克·柯冷十分清晰可辨。这是用下等意大利语和下等普罗旺斯语混合起来的约定的隐语，它向雅克·柯冷耳边送来这样一句可怕的话：“你那个可怜的孩子已经被抓走；不过有我在这儿照应你。你会很快再见到我……”

雅克·柯冷一直希望能够与外界沟通消息，正为他战胜了司法部门而感到无限喜悦时，听到这句话，真象挨了一棍子。如果是别人，这一下子就把命送了。

“吕西安被捕了！……”他心中暗想，差点昏厥过去。这个消息对他说来，简直比他自己被判死刑，上诉被驳回更可怕。

两个“生菜篮子”现在往河堤方向驶去。趁这两辆车往附属监狱走过来这工夫，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监狱，本故事的情节发展也要求这样做。

附属监狱是个历史性的名称，是个可怕的称呼，事实上则更加可怕。它与法国的历次革命，尤其与巴黎的历次革命紧密相联。大部分要犯都曾经关在这里。在巴黎的名胜古迹中，这里最有趣，社会上层的人对它也最不了解。下面这段历史性的题外话很有必要，但是长话短说，会与奔驰的“生菜篮子”一样飞快结束。

脏污的高墙，这边一翼有三座圆锥形高大塔楼，其中两座塔楼几乎挨在一起，成为人称眼镜堤岸这地方暗淡而又神秘的点缀。这座建筑物，哪个巴黎人，哪怕在巴黎只停留两天的外国人或者外省人，没有注意到呢？这个堤岸从汇兑桥下首开始，一直延伸到新桥。另一翼是一座方形塔楼，人称时钟塔楼，圣巴托罗缪之夜就是从这里发出信号。这时钟塔楼几乎与圣雅各屠宰场的钟楼一样高，从这里开始就是司法大厦，而且形成这一堤岸的岸角。这四座塔楼，这些高墙，都蒙着黑乎乎的裹尸布，巴黎凡是朝北的门面都是如此。堤岸中段附近，从空无一人的拱廊那里开始是私人建筑，亨利四世治下修建了新桥，也就限定了私人建筑的范围。王家广场与后妃广场一模一样。这是同一建筑体系，砖墙四周的边框皆为大块石料，块块相接，呈链状。这拱廊和阿尔莱街标志着司法大厦的西界。从前巴黎警察局，最高法院前几任院长的官邸也都附属于司法大厦。审计法院和审理间接税案件的最高法院也在

这里，与最高法院即王家法院构成一体。诸位可以看到，大革命以前，司法大厦享受着如今人们孜孜以求的那种与世隔绝。

这个方形地带便是由房屋与高大建筑组成的圣路易岛①。圣夏佩尔教堂也在这里，是圣路易岛珠宝匣中最灿烂夺目的宝石。这块地方是巴黎的圣地，是巴黎的神圣广场，圣约柜。最初，这块地方本是第一座完整的城池，后妃广场这地点原来是附属于国王领地的一片草场，那里有一台铸币机。人们管通往新桥的一条街叫钱币街，这名字便由此而来。三座圆形塔楼中的第二座叫银钱塔楼，名字亦由此而来，似乎证明最初在那里铸造过钱币。那大名鼎鼎的铸币机，在古老的巴黎平面图上还看得见，可能比在司法大厦内铸币的时间为晚，大概是铸币技术更加完善的产物。那第一座塔楼几乎与银钱塔楼挨在一起，叫蒙哥马利塔。第三座最小，但在三座中保存得最为完好，因为还保留着雉堞，名字叫邦贝克塔。圣夏佩尔教堂以及这四座塔（包括时钟塔楼），勾划出了从墨洛温王朝的王族直到瓦卢瓦王族修建的第一所房屋构成的王宫范围。我们说范围，地籍局的职员会说是周长。但是对于我们及其后来的演变来说，这座宫殿代表了圣路易时代②。

查理五世时刚刚建立起最高法院这个机构，这里便成了

---

① 圣路易岛在流经巴黎的塞纳河中间。

② 墨洛温王朝的历代国王曾在此居住。十三世纪时，圣路易国王在此修建圣夏佩尔教堂（简称圣堂）。十四世纪，美男子腓力四世在此修建了国王掌门官住宅。到一三五八年后，查理五世迁往别处居住，此处成为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查理五世是第一个放弃这里，在巴士底狱的保护下，迁往大名鼎鼎的圣波尔大厦的国王。此后又在圣波尔大厦背后修建了图尔内勒宫。后来，在最后一代瓦卢瓦王朝治下，王族又从巴士底迁至卢浮宫，这卢浮宫便成了这个王朝的第一座巴士底狱。法国历代国王的第一座宅邸，本来叫圣路易宫，后来仅保留了"宫"这个字，为的是说明没有比这更好的建筑。现在这座宫殿已完全埋在司法大厦下面，成了司法大厦的地下室。这宫殿与巴黎圣母院一样，建在塞纳河上，经过精心修建，塞纳河最高的水位也只能淹没头几级台阶。时钟堤岸则高出这些千年建筑二十尺左右，马车在这三座塔楼巨柱的柱头高度上行驶，而从前这三座塔楼的高度大概与王宫的辉煌壮丽相映成趣，而且构成水上美景的。时至今日，这三座塔楼在高度上仍可与巴黎最高的名胜古迹媲美。从先贤祠的顶塔上眺望这辽阔的都城时，王宫与圣夏佩尔教堂在如此众多的纪念性建筑物中仍显得最为宏伟壮观。如今你在这大而无当的司法大厦休息厅中踱来踱去，就是走在我国数代国王居住的这座宫殿上面。这座宫殿曾是建筑瑰宝，在诗人智慧的眼中，至今仍然如此。诗人来到这里，一面端详着附属监狱，一面打量着这宫殿。可叹！附属监狱侵入了国王的宫殿。当你看到人们怎样在这美妙的建筑杰作中造出没有阳光没有空气的牢房，斗室，过道，住房时，你会感到十分痛心。这十二世纪的建筑将拜占庭式、罗曼式、哥特式这古老艺术的三大潮流融为一体。这所宫殿之于法国早期宏伟建筑史，相当于布卢瓦城堡之于第二历史时期的宏伟建筑史。在布卢瓦

《见哲理研究《关于卡特琳娜·梅迪契》）城堡的同一个庭院中，你可以欣赏到布卢瓦伯爵的城堡、路易十二的城堡、弗朗索瓦一世的城堡，加斯东① 的城堡。同样，在附属监狱，同一围墙之内，你可以找到法国早期各王朝的建筑特点，在圣夏佩尔教堂，可以看到圣路易时代的建筑。如果你捐赠几百万，如果你想拯救巴黎的摇篮，历代国王的摇篮，想使巴黎和君王宫廷拥有一所与法国相称的宫殿，请你一定除建筑师外再聘请一两位诗人！这是给市政建设提的一个好建议！这是在开始行动之前要花数年工夫仔细研究的一个问题。如果再修一、两所象芝麻菜监狱② 这样的监狱，圣路易宫就会得救了。

正象远古时代的动物被埋在蒙马特尔石灰层中一样，如今这宏伟的建筑已被埋在司法大厦和堤岸之下，而且满目疮痍。其最大的不幸，便是成了附属监狱！这句话，谁都明白。君主政体初期，要犯和"大小领地"占有者都被带来朝见国王，并在这里监守，那时农民和市民属于一些城市或领主裁判管辖区。因为抓不着多少这种要犯，所以附属监狱足够国王司法机构使用。最原始的附属监狱准确位置在哪里，现已难于知晓。不过，既然圣路易御膳房依然存在③，并构成今日人们所谓的捕鼠夹子这部分，那么推想起来，最原始的附属监狱可

① 即加斯东·德·奥尔良。

② 这里指的是大芝麻菜监狱。这个监狱于一八三七年建成，专门关押判处苦役的犯人和死刑犯。该监狱位于小芝麻菜监狱对面，现已拆毁。小芝麻菜监狱当时关押青年犯人，一九六〇年以后才关闭。

③ 此说系依据费利比安一七二五年所著《巴黎史》。事实上这一部分建筑乃在美男子腓力四世时代建成，晚于圣路易时代。

能就位于一八二五年时最高法院审判厅的这个地方，室外主楼梯的右拱廊下。此楼梯通往王宫。直到一八二五年，死刑犯都从这里出发去受极刑。所有的要犯，政治牺牲品，诸如德·安克尔元帅夫人①和法国王后，桑布朗塞②和马尔舍布③，达米安④和丹东，德律⑤和卡斯坦⑥之类，都从这里走向刑场。富基埃-丹维尔⑦的办公室，其位置正好设在公诉人可以看到被革命法庭刚刚判处死刑的人装在小车里从他面前驶过的地方。现在总检察长的办公室也是这一间。这样，这个掌握生杀大权的人便可以朝他判处死刑的一批一批人看上最后一眼。

自一八二五年以来，德·佩罗内先生⑧内阁时期，司法大厦发生了一项重大变化。附属监狱原来的边门，本是举行囚犯入狱登记和更衣仪式的地方。这时边门关闭，改到了现在

① 德·安克尔元帅夫人(约1576—1617)，本名莱奥诺拉·多利，后嫁给意大利冒险家，玛丽·德·梅迪契的宠臣，法军元帅孔西尼为妻，因而成为侯爵夫人和元帅夫人。

② 桑布朗塞男爵(1457—1527)，金融家，路易十二和弗朗索瓦一世的财政总监。

③ 马尔舍布(1721—1794)，路易十六的宫廷秘书。

④ 达米安(1715—1757)，因谋刺路易十五而被处磔刑。

⑤ 德律，投毒犯，一七七七年被判死刑。一七九二年法国王后玛丽-安东奈特便被囚禁在当初关押德律的牢房内。

⑥ 卡斯坦，见本卷250页注①。

⑦ 富基埃-丹维尔(1746—1795)，"恐怖时代"公诉人，后来上了断头台。

⑧ 德·佩罗内伯爵在维莱勒内阁时期任掌玺大臣，极为不得人心。一八三〇年五月，他在波利尼亚克内阁任内务大臣已有四个月，是他预备了那几条"敕令"，诱发了一八三〇年革命。此后他被关在要塞中六年。

这个地方，在时钟塔楼与蒙哥马利塔之间的一个内院中，有一拱门的地方。左方为“捕鼠夹子”，右方为边门。“生菜篮子”进了这个不方不正的院子，可以停在这里，可以很方便地调车。如果发生了骚乱，拱廊结实的铁丝网也可以遮挡一下。而从前，在露天主楼梯与大厦右翼之间的那个狭窄空间里，“生菜篮子”丝毫无法调动。如今这附属监狱勉强盛得下被告（三百名男人女人要占不少地方），所以再也不收拘留的和羁押的，只有极个别情形除外，例如将雅克·柯冷和吕西安带到这里，便是一种特殊情况。所有在这里监禁的人都应该到重罪法庭受审。也有例外情形，那就是法院容忍将上层社会的犯人关押在这里。这些人遭重罪法庭逮捕，已经够丢尽颜面的了，如果去默伦或普瓦西服刑，就更是受到了超出界限的惩罚。乌弗拉尔① 就宁愿被关在附属监狱而不愿被关在圣佩拉日监狱②。此刻，公证人勒翁③、贝尔格亲王④ 受到专制君王充满人道的宽容，在这里度过他们关押的日子。

一般来说，犯人不论是“去受训”（这是大厦的行话），还是

---

① 乌弗拉尔（1770—1846），金融家，共和、帝国及复辟时期向军队提供军需品。

② 乌弗拉尔于一八二四年底被关在圣佩拉日监狱，一八二五年二月被转移到附属监狱。他在附属监狱住得很舒服，而且可以接待朋友共进晚餐。他对圣佩拉日监狱十分不满意。

③ 勒翁，一八四二年和一八四三年关于臭名昭著的勒翁案件出版了好几本书，此诈骗案于一八四一年中轰动一时。

④ 此处可能是指贝尔格亲王（1791—1864）的儿子，他因伪造文书而被捕入狱。

到轻罪法庭去受审，都由“生菜篮子”直接卸到“捕鼠夹子”那里。这“捕鼠夹子”正对着边门，由圣路易御膳房辟成的若干牢房组成，从监狱中提出来的犯人在这里等待法庭开审时间来到或等待预审法官前来。捕鼠夹子北界是河堤，东界是巴黎保安警察的警卫机构，西界是附属监狱大院，南面是偌大的一间拱顶大厅（大概从前是宴会厅），现在还未派用场。捕鼠夹子的楼上，是内部看守室，从一面窗子可以对附属监狱大院一览无余。这间房子由省宪兵队占据，并有楼梯通向楼上。审判时间到，执达吏前来呼唤犯人，这时，有几个犯人，便从楼上下来几个警察，每一个警察用手臂架着一个犯人。这样配成一对对，走上楼梯，穿过看守室，通过走廊来到一个房间。这房间紧挨着著名的第六审判室所在地，轻罪法庭在那里开庭。被告从附属监狱到重罪法庭以及返回，走的也是这条路。

你第一次在休息大厅里踱来踱去时，便立即可以发现初审法庭第一审判室与通往第六审判室的台阶之间，有一个入口，没有门，也没有任何装饰性建筑，只是一个其丑无比的方洞洞。法官、律师就从这里穿过各条走廊，进入看守室，下到“捕鼠夹子”和附属监狱的边门口。所有初审法官的办公室都在大厦的这一部分各层上，通过可怕的楼梯来到各办公室。这些楼梯实在是迷魂阵，不熟悉大厦的人几乎总要迷失方向。办公室的窗子有的朝着河堤，有的朝着附属监狱的院子。一八三〇年时，有几间初审法官办公室还朝着木桶街。

一辆“生菜篮子”向左拐进附属监狱大院时，便是给“捕鼠夹子”送来了嫌疑犯；向右拐时，便是给附属监狱送来了被告。

雅克·柯冷身在其中的“生菜篮子”正往右边走，以便将雅克·柯冷送到边门。没有比这更精彩的了。犯人或探监人远远望见两道铸铁栅栏门，相距大约六尺，总是这道门打开之后再打开那道门。透过这铁栅栏，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有“参观证”的人可以趁栅栏门的锁未锁上之前穿过铁栅栏从这个房间走过去。就连预审法官，法院自己的人，身分未得到确认，也是进不去的。所以，诸位，还能说有可能与人交谈或者逃走么？……

附属监狱典狱长嘴唇上那种微笑，会使最不相信所谓真实、最肆无忌惮的小说家心中的怀疑化为冰霜。在附属监狱的编年史上，人们只知道有拉瓦赖特①一桩越狱事件。今天已经证明，这确实是里外勾结干成的。这就降低了妻子忠心耿耿的程度，至少减少了越狱失败的危险。如果实地判断一下障碍的性质，最相信奇迹的人也会承认，不论什么时代，这些障碍都与现在一样，是无法克服的。高墙及穹顶是怎样的铜墙铁壁，任何语言无法形容，必须亲眼看看才行。院中石块铺的路面比堤岸的路面要低，当你穿过边门时，还要走下几级台阶才能走到偌大的那间穹顶大厅中去。大厅的铜墙铁壁装饰着华丽的廊柱，一端是蒙哥马利塔楼，另一端是银钱塔楼。如今蒙哥马利塔楼是附属监狱典狱长住宅的一部分，银钱塔

① 拉瓦赖特(1769—1830)，人称德·拉瓦赖特伯爵，他在百日事变后被判处死刑。他的妻子叫他穿上自己的女服走出监狱，自己留在狱中，使他得以逃跑。这种做法肯定有监狱看守作同谋。传说路易十八给越狱帮了忙。

楼则作了看守、看门人或掌钥匙的人——随便你怎么叫好了——的宿舍。这些雇员的人数(二十人)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多。他们的宿舍及他们的寝具与皮斯托尔①的条件并无多大差别。之所以叫皮斯托尔这个名称，大概是因为从前犯人每周要交一个皮斯托尔才能有这样的住房。室内空空如也，使人想起没有钱的伟大人物刚到巴黎时居住的那种寒冷的阁楼。这间宽阔的进门大厅，左面是附属监狱的登记室，由玻璃隔成办公室模样，典狱长及其录事的位置就在这里，入狱登记簿也在这里。犯人被告都在这里进行登记，对他们的体征加以描述，对他们进行搜身。住房问题也在这里决定，如何决定则取决于犯人的钱包。这间大厅的小门对面，可以看到一扇玻璃门。这是会客室的门，亲属和律师在那里通过一个有两道木栅栏的窗口与被告交谈。这会客室的光线来自放风的院子，也就是犯人按固定时间出来呼吸空气，活动身体的内部散步场所。

这间大厅完全通过这两扇门采光，只有一扇窗开向入口院子，那里又完全被书记室占据了。望上去，大厅的气氛和光线完全与先入为主的想象相符。在会客室周围，与银钱塔楼和蒙哥马利塔楼相平行，你会看到那些神秘的、穹顶的、没有光线的地下室，通往王后、伊丽莎白夫人和被称为"密室"的单人牢房，因此更显得阴森可怖。这巨石迷魂阵在君主制时代曾见识过重大的节庆活动，此后则成了司法大厦的地下

① 皮斯托尔，法国古币名，此处指自费单间牢房。

室。从一八二五年到一八三二年，就在这间大而无当的大厅里，在取暖的一口大铁炉和第一道铁栅之间，进行更衣。地上的石板已接受过那么多最后目光的冲击和情感寄托，还没踏上这石板，人就要浑身打颤。

垂死的雅克·柯冷要走出那可怕的囚车，需要两名警察的帮助，每人架着他的一条胳臂，搀扶着他，象抱一个失去知觉的人一样把他抱进了登记室。那垂死的人被这样拖着，抬眼望着天，以显出救主从十字架上下来的模样。当然在任何油画上，耶稣都不象这个假西班牙人的面孔那样死尸一样惨白，变了模样，似乎就要断气的样子。他坐在登记室里以后，有气无力地重复着自被捕以来逢人便讲的那句话："西班牙大使阁下认识我……"

"这话您对预审法官先生说去……"典狱长回答道。

"啊，耶稣！"雅克·柯冷长叹一口气反驳道，"难道我不能念一次日课经么？……一直就不给我找医生么？……我活不了两个小时了。"

卡尔洛·埃雷拉应该单独关押，因此用不着问他是否要求照顾他进"皮斯托尔"，也就是说不必问他是否要求享受司法机构所允许的唯一舒适的那种房间的权利。这些房间位于放风院子的尽头。对这放风的院子，我们以后还要谈到。执达吏和录事一起无动于衷地办好了入狱的各种手续。

"典狱长先生，"雅克·柯冷用蹩脚的法语说道，"我就要死了，您也看见了。如果可以的话，请您尽早对法官先生说，我请求给我恩典，早些做一个犯人可能最害怕的事，就是他一

来到，就审问我。我确实受不了这种痛苦，我一见到他，一切误会都会停止……”

所有的犯人都说搞错了，这是普遍规律！你到监狱里去一下，问问那些已经判刑的人，他们几乎都说是错判，是冤枉。所以，对那些天天与犯人、被告或已经判刑的人打交道的各位先生，听到这句话只会叫他们令人觉察不到地微微冷笑一下而已。

“您这个要求，我可以转告预审法官，”典狱长回答道。

“那我会为您祝福的，先生！……”西班牙人抬眼望天答道。

将卡尔洛·埃雷拉收了监，两个治安警察一人搀着他一只胳膊走过附属监狱那迷魂阵一样的地下室，把他送进一间牢房。警察身后跟着一个看守，典狱长已经指示他应将犯人关进哪一间密室。不管某些慈善家怎么说，这间牢房很有益于健康，只是不可能与外界联系。

卡尔洛·埃雷拉消失了以后，看守们，典狱长，登记员，执达吏本人，警察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好象在彼此询问各人的见解。所有的面孔上，都显出怀疑的神色。

但是一见另一个犯人的模样，所有这些观众又都恢复了掩盖于无动于衷神情之下的那种惯常的不置可否。附属监狱的职员，除个别情况外，是没有好奇心的，犯人之于他们就和顾客之于理发匠一般。所以，一般人想象起来十分可怕的各种手续，在这里办起来要比银行家的银钱事宜还要简单，而且常常比那还要彬彬有礼。

吕西安露出心情沮丧的犯人的面容。他任人摆布，象机器一样听凭别人操作。自枫丹白露以来，诗人凝望着自己的毁灭，心中暗想，赎罪的钟声已经敲响。他面色苍白，精神萎靡。对于他外出这段时间内爱丝苔住所中发生的一切，他一无所知。但他知道自己是一个在逃苦役犯的亲密伙伴。这一处境已足以使他预料到比死亡还要糟糕的大灾大难。他的思想中产生了一个计划，那便是自杀。他希望无论如何避开耻辱。象噩梦的奇异景象一样，他已经依稀望见了这种前景。

雅克·柯冷作为这两名犯人中最危险的犯人，被置于一间完全用大石块砌成的牢房里。这牢房位于检察长办公室所在的那一侧。大厦围墙内有一些内部小院落，这间牢房的光线便从一个这种小院落里而来。这个小院是女犯部的放风院子。吕西安也被带着走过同一道路，根据预审法官的命令，典狱长对他格外照顾，把他安排在与皮斯托尔紧挨着的一间牢房里。

一般来说，与司法部门从未打过交道的人，对于被关进单人囚室会产生非常悲观的想法。一想到刑事法院，从前那些古老的概念，什么严刑拷打呀，监狱损害健康呀，渗出泪水的冰冷的石壁呀，狱卒粗暴呀，饮食粗劣呀，这些悲剧必不可少的伴随物必然接踵而至。在这里指出下列事实恐怕是有益的：那就是这些言过其实的东西只存在于戏剧之中，只会使法官、律师、出于好奇参观过监狱的人或者来观察过监狱的人淡然一笑。有很长一段时间，监狱是糟糕透顶的。原来的最高法院和路易十三、路易十四治下，犯人被胡乱扔进原来边门楼上

一处中二层牢房之中，这也是确切无疑的。监狱是一七八九年声讨的罪行之一。只要看看王后和伊丽莎白夫人的牢房，对从前的审判形式就会感到深恶痛绝。到如今，虽然慈善事业给社会造成了无法估算的祸患，但是，对个人也做了一些好事。我国的刑法法典应归功于拿破仑。民法法典在几个问题上急需改革，但是刑法法典胜过民法法典，它是那么短暂的统治时期所建立的一座丰碑。这部新刑法结束了无尽的痛苦。至于上层社会的人一旦置身于司法机关的掌握之中，精神上受到可怕的折磨，则是另一回事了。如果排除这个，可以肯定地说，司法权的实施是非常温和而明了的，因其出人意外，就显得更加温和而明了。被指控的人，被拘留的人当然没有在自己家里居住条件那么好。但是巴黎监狱中，必要的一切是应有尽有的①。再说，由于人的心情沉重，生活中的装饰品也就失去了平时的意义。忍受痛苦折磨的从来就不是肉体。精神处于那样紧张的状态之中，即使在所处的环境中遇到什么不便，粗暴，大概也都能泰然忍受。应该承认，特别是在巴黎，无辜的人很快就会得到释放。

吕西安走进他的牢房，发现与他来巴黎后住的第一个房间、克吕尼旅馆的房间一模一样。一张床，与拉丁区最寒酸的配有家具的旅馆中的床十分相象，用麦草充填的椅子，一张桌子，几件日常器皿，就是这类房间的全部器物了。如果两名犯人生活习惯比较随和，罪行又属于令人放心的那种，诸如

① 改善原来君主制时代以及大革命时期的监狱条件，从帝政时代开始，到复辟时期仍在继续。

伪造文书和破产之类，则常常将两人放在一间屋内。吕西安那充满天真无邪的起点与达到羞耻与堕落顶峰的终点如此酷似，诗人气质在他身上最后残存的一息对此感受强烈，这个命运不济的人不禁潸然泪下。他痛哭了四个小时，表面上象个石头雕像麻木不仁，内心则为一切希望全部破灭而痛苦不堪。他要在社会上飞黄腾达的全部野心已被粉碎，他的高傲已经化为乌有，雄心勃勃、堕入情网、幸福美满、花花公子、巴黎青年、著名诗人、纵情声色、享受特权，这一切所代表的各种“自我”全部垮台。他象伊卡洛斯一般摔下来，已经粉身碎骨了。①

卡尔洛·埃雷拉一俟牢房里只剩他一人，立刻象植物园笼中的白熊一样②，在牢房中转来转去。他仔细查看了房门，证实除了窥视孔以外，门上没有任何孔洞。他试试每一面墙，望望通风的气眼，从那里透进一点微弱的光线。他自言自语道：“我很安全！”

他坐到一个角落里，看守即使将眼睛贴在装有铁条的窥视孔上，也看不见他。然后，他摘掉自己的假发，迅速揭下镶在假发边上的一条纸。这条纸与头部相接的一侧已经那样脏污，完全象是假发上的表皮。即使比比-吕潘想到要揭掉假发以辨出西班牙人与雅克·柯冷原是一人，他也不会对这条

---

① 据希腊神话，伊卡洛斯是代达罗斯的儿子。他们父子二人被关在克里特的迷宫里，后来二人装上用羽毛和蜡制成的双翼逃出迷宫。伊卡洛斯忘记了父亲的嘱咐，飞近太阳，蜡翼遇热熔化，堕海而死。

② 巴黎植物园中亦有各种动物，与我国动物园一样。

纸产生疑心，因为这太象是假发的组成部分了。这纸条的另一边还相当白净，可以写上几行字。揭下这张纸来，是个艰难而细致的活，早在拉福尔斯监狱他就已经开始。两个小时不够用，前一天已经在这上面花了半天时间。犯人开始裁掉这张宝贵的纸的边边，以得到四行到五行字那么宽的一条，再把这一条分成几截。然后，他又濡湿纸上的阿拉伯树胶层，靠这树胶层的帮助他才能再把剩下的纸贴上去，再放回那奇异的仓库之中。他在一缕头发中寻找一支细铅芯。这种铅芯跟别针身那么细，是絮斯商店最近才制造出来的，他早用浆糊把细铅芯粘在了头发上。他取了一段铅芯，长短足够写字用，大小能正好放在耳朵里。这些准备工作进行得又快又稳妥，那是象猴子一样精明的老苦役犯特有的稳妥。待一切准备停当，雅克·柯冷坐在床沿上，开始思考给亚细亚下什么指示。他确信路上一定会找到她，他对这个女人的天才寄予厚望。

"在对我进行简易审讯中，"他心里在琢磨，"我装作法语讲得很糟的西班牙人，自称受西班牙大使保护，享有外交特权。对于所问之事，丝毫听不懂，这当中再加上身体衰弱，拖长腔，唉声叹气，总而言之，一个就要断气的人的各种废话。咱们就利用这个地形吧！我的证件符合规定。亚细亚和我，我们一定会把卡缪索吃掉。这个家伙不厉害。别忘了吕西安，重要的是要给他打气，一定要千方百计与这个孩子联系上，给他制定一个行动计划。否则他要把自己供出去，把我供出去，那就一切都完了！……一定要在审讯他之前叫他安定下来。然后我必须找几个证人，以维持我的教士身份！"

两个犯人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况就是这样。此刻他们的命运取决于卡缪索先生。卡缪索是塞纳省第一审法庭的预审推事，在刑法赋予他的时间里，他们生活中最细小的事情都是他一句话说了算。只有他能准许布道牧师、附属监狱的医生或其他任何人与他们发生关系。

人间的任何权势，无论是国王、掌玺大臣、还是首相，都不能践踏一位预审推事的权力。什么都不能制止他，什么都不能指挥他。这是一位只服从自己良心和法律的君主。在哲学家、慈善家和政论家们一直忙着要缩小各种社会权力的今天，我国法律赋予预审法官的权利也成了攻击的对象。正因为这些法律几乎完全通过这种权利实现，这种攻击就越发激烈。我们也要承认，这种权利是过分了。然而在每一个理智健全的人看来，这种权力都应当不受侵犯。在某种情况下，可以通过担保人的广泛应用，使得实施更和缓一些。

陪审团（这是神圣而至高无上的司法职务，只应委托给选出的社会名流）的不明智和软弱已经大大动摇了社会的根基，如果再折断支撑我国整个刑法的这根柱子，那么社会就有垮台的危险。未决前羁押是这些可怕的、必要的功能之一，有其社会危险性，也有其本身伟大之处，二者可以互补。此外，对法官不信任就是社会解体的开始。请你们试试把这个机构摧毁，在另外的基础上重建！象大革命之前那样要求法官提供大量财产保证吧！可是，请诸位相信！千万不要以此造成一个社会形象去侮辱这个社会。如今，法官也和一个公务人员一样领取工资，大部分时间是贫穷的，他们已经用一种威风取

代了往日的尊严。在为法官造就的一切平等人士看来，这种威风似乎不可容忍，因为威风乃是没有依据的尊严。当今司法机构的弊病正在这里。如果法国分成十个法院管辖区，也许还可以推举出法官，同时要求他们拥有大量财产。如果分成二十六个法院管辖区，那大概就不行了。在实施赋予预审法官的权力时，可以要求的唯一改进之处，就是恢复拘留所。羁押状态不应该给个人的生活习惯带来任何变化。在巴黎，拘留所应该修建、装备、布置成另一种样子，以使公众对于羁押状态的概念发生深刻改变。法律是好的，是必需的，只是实施得很糟，而民风按照法律实施的情形来评断法律。法国的公众舆论谴责被羁押的人，却用无法解释的矛盾为被告恢复名誉。可能法国人的性格从根本上说来就是爱作对的缘故。巴黎公众这种前后矛盾的立场正是酿成这一悲剧结局的原因之一。诸位将会看到，这甚至是重要原因之一。为了了解在预审法官办公室里演出的可怕场景的秘密，为了充分了解嫌疑犯和法院这交战双方各自的处境，——这双方争斗的目标，便是嫌疑犯要保守秘密，而法官则要刨根问底。所以在监狱行话里，管法官叫“好奇的人”真是再恰当不过了——就永远也不要忘记，单独关押的犯人对于形成公众舆论的七、八种舆论说些什么完全无知，对于警察局和法院都知道些什么完全无知，对于报纸就犯罪情况发表的任何东西都完全无知。所以给在押犯人通个消息，就象刚才雅克·柯冷从亚细亚那里得到吕西安被捕的消息那样，无异于给就要淹死的人扔过一根救命绳。正因为如此，诸位会看到，若是没有这种与外界的

联系，一次失败的尝试就会将苦役犯葬送。造成恐怖有三个原因：囚禁、隔绝和悔恨。这些情况一旦摆清楚，最不容易动感情的人对这三种原因所产生的结果也会感到胆战心惊。

卡缪索先生是御书房一个掌门官的女婿，他已经是一个尽人皆知的人物，无需对他的联姻和地位作什么解释。此时他面对着给他的指示，正茫然不知所措，那程度，与卡尔洛·埃雷拉大概相差无几。卡缪索原来是法院管辖区内一法庭庭长，由于受到大名鼎鼎的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的保护，他从那里拔出腿来，应召到巴黎当审判官。这是法官当中最受人艳羡的位置。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的丈夫是王太子侍从，又是王家近卫军某骑兵团上校，备受国王恩宠，公爵夫人也是夫人①面前的大红人。在阿朗松一个银行家控告年轻的德·埃斯格里尼翁伯爵伪造文书那场官司中（见"外省生活场景"：《古物陈列室》），他帮了一个小小不然、而对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却至关重要的忙，于是从一个外省的普通法官一跃而为法院院长，又从法院院长高升为巴黎的预审推事。他在这王国之中最重要的法庭任职十八个月以来，按照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的嘱咐，对另一位同样有权有势的贵妇人——德·埃斯巴侯爵夫人，也已经言听计从。但是他失败了（见《禁治产》）。正如在这一场景开头就说过的那样，德·埃斯巴夫人想叫法院宣告对其丈夫禁治产，吕西安为对她进行报复，在检察长和德·赛里齐伯爵面前澄清了事实。这两位有

① 指国王的儿媳贝里公爵夫人。

权有势的人物一经与德·埃斯巴侯爵的朋友们联合起来，德·埃斯巴夫人最后全亏自己的丈夫宽宏大量才得以免受法庭制裁。前一天，这德·埃斯巴侯爵夫人听到吕西安被捕的消息，就已经派了自己的小叔德·埃斯巴骑士到卡缪索家中来找卡缪索太太。卡缪索太太立即前去拜访这位大名鼎鼎的侯爵夫人。回家以后，吃晚饭时，她把丈夫拉到自己的卧房里。

“你如果能把这个小花花公子吕西安·德·吕邦泼雷送上重罪法庭，并且给他判成死刑，”她咬着丈夫的耳朵说道，“你就能当上王家法庭推事……”

“怎么回事？”

“德·埃斯巴夫人希望这个可怜的年轻人人头落地。我听着一个漂亮女人发泄心中的仇恨，脊背直发凉。”

“你不要插手法院的事，”卡缪索回答妻子道。

“我？你说我插手？”她接过话头说道，“即使有第三者会听到我们说的话，他也不会知道说的是什么。侯爵夫人和我，我们都是假惺惺地，就象你现在对我这样。为你在她那个案子中给她帮忙，她想感谢我，对我说，虽然官司打输了，她还是感激你的。她跟我谈到法律交给你的可怕任务，说‘要把一个年轻人送上绞刑架，太可怕了，可是这个年轻人哪！这才叫伸张正义！……’等等等等。这么美貌的一个小伙子，由她的姑子杜·夏特莱夫人带到巴黎来的，现在搞成这个样子，她十分痛心。她说：‘都是那些坏女人，什么柯拉莉呀，爱丝苔呀，把一些年轻人引诱到这个地步的！他们堕落到了与她们分享肮脏收益的地步！’后来还就慈善呀，宗教呀，说了一大堆漂亮

话！杜·夏特莱太太对她说过，吕西安差点要了自己妹妹和母亲的命，他是罪该万死……侯爵夫人说王家法庭现在有空缺，她认识掌玺大臣。'夫人，你的丈夫出人头地的好机会来了！'她最后是这么说的。就是这样。”

“我们每天尽职，每天都在出人头地，”卡缪索说道。

“你走到哪儿都是法官模样，即使和你老婆在一起，也是这个腔调，未免太过分了！”卡缪索太太大叫大嚷道。“嘿，我原来还以为你是傻瓜，今天我算佩服你了……”

法官唇上漾出法官才有的那种微笑，正如舞蹈演员也有她们特有的微笑一样。

“太太，我可以进来吗？”贴身女仆问道。

“找我干什么？”女主人问道。

“太太，您不在家的时候，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的头号使女来了，代表她的女主人请太太放下一切事情立即到卡迪央公馆去一趟。”

“晚饭推迟！”法官的老婆说道，她忽然想起送她回来的街车，那车夫还等她付车钱呢！

她又戴上帽子，上了街车，二十分钟以后就到了卡迪央公馆。有人从小门将卡缪索太太引进紧挨着公爵夫人卧室的小客厅。她一个人在那里呆了十分钟，公爵夫人才露面。这位贵妇打扮得光艳夺目，她接受宫廷的邀请，就要动身到圣克鲁去。

“我的小人儿，咱们俩谈话，两句话就够了。”

“对，公爵夫人。”

“吕西安·德·吕邦泼雷被捕了，你丈夫预审此案。我保

证这个可怜的孩子无罪，叫他二十四小时内恢复自由吧！这还没完。有人打算明天秘密到监狱中去看他，你丈夫同意的话，他可以在场，只要不叫别人看见就行……你知道，对于为我效劳的人，我是很忠实的。国王希望法官们在关键时刻拿出勇气来，不久国王自己也要处于关键时刻之中。我会叫你丈夫晋升，我会把他当作对国王忠心耿耿，哪怕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的人来推荐。咱们的卡缪索首先会当推事，然后会在任何地方当上首席庭长……再见，人家等着我呢，你会原谅我，是不是？总检察长在这个案子上无法表态，不仅他会感谢你们，而且你们也救了一个女人一条命。这个人就是德·赛里齐夫人，她现在已经奄奄一息。所以你们将来是不会缺后台的……好吧，你看我多么信任你，我用不着嘱咐你……你知道的！”

她把一个手指头放在嘴唇上，然后就消失了。

“我都没来得及告诉她，德·埃斯巴侯爵夫人希望看到吕西安上绞架呢！……”法官老婆回到街车跟前时这样想道。

她回到家时是那样忧心忡忡，法官见了她不禁问道：“阿美莉，你怎么啦？……”

“我们处在交叉火力之中了……”

她咬着丈夫的耳朵把她与公爵夫人会面的情形一五一十说了一遍，生怕贴身女用人会在门外偷听。

“这两位夫人当中，哪一位权势更大呢？”讲完时她说道，“在那件要求宣布她丈夫禁治产的愚蠢案件中，侯爵夫人差点叫你受牵累，而我们的一切都是公爵夫人给的。一个对我作

了模糊其辞的许诺，而另一个说：‘你先当推事，后当首席庭长！……’老天不叫我给你出主意，我也永远不会插手法院的事。可是宫廷里人家说的话和人家的准备，我总应该如实地向你报告吧……”

“阿美莉，你不知道警察局长今天上午给我送来了什么，而且你知道是谁送来的？是王国警察总署最重要的一个人——治安科的比比-吕潘。这个人对我说，这个案子关系到国家的秘密利害。吃饭吧，吃完饭上多艺剧院去……晚上从剧场回来再在我书房里安安静静地谈谈这些事，我需要你的智慧，光是法官的智慧可能不够用……”要说在这种情况下老婆对丈夫会发生什么影响，十个法官有九个会矢口否认。尽管这是极重要的一种社会例外，人们还是可以看到，这种影响虽属偶然却是实实在在的。法官与教士一样，尤其是在法官之精华荟萃的巴黎，除非案情已处于审理完毕状态，法官绝少谈起法院的案子。法官的妻子不仅仅装作从来一无所知，而且她们还个个都相当有契合感，能够猜测得出，如果她们得知什么秘密，又叫别人看出来了，那对自己丈夫很是不利。不过，在事关采取什么态度便影响到晋升的重大时机，许多妻子象阿美莉一样是参与法官的裁决的。总而言之，这些均属例外。因其总是不为人所知，就更可以否认。这完全取决于夫妻二人之间两种性格相争以什么方式结束。而卡缪索太太是完全控制自己丈夫的。待家中一切均已进入梦乡，法官和他的妻子坐在书房里，法官已经把此案的各种文件都分门别类整理好放在桌上了。

“这就是警察局长派人给我送来的摘录，当然也是应我的请求，”卡缪索说道。

卡尔洛·埃雷拉神甫

此人肯定就是名叫雅克·柯冷、绰号鬼上当的那个人，上次被捕可追溯到一八一九年。当时有一位伏盖太太在圣热内维埃弗新街经营一家平民公寓，他化名伏脱冷藏身该公寓中，就在那里被捕。

在左边空白上，可以见到警察局长亲手所写下列字样：

已通过旗语向治安科科长比比-吕潘传送了命令，要他立即返回巴黎协助核对。比比-吕潘认识雅克·柯冷本人，一八一九年他在一位名叫米旭诺的小姐协助下将此人逮捕归案。

当初住在伏盖公寓的房客至今仍在，可以传讯他们以确定此人身份。

这个所谓的卡尔洛·埃雷拉是吕西安·德·吕邦泼雷先生的挚友和军师，有三年时间，他供给吕西安·德·吕邦泼雷先生大量金钱，显然这大量金钱皆诈取得来。

如确认这个所谓西班牙人与雅克·柯冷为同一人，凭此二人之勾结即可给吕西安·德·吕邦泼雷老爷定罪。

暗探佩拉德之猝死乃雅克·柯冷、吕邦泼雷及其同党下毒所致。此项暗害之缘由乃因该暗探早已发现此二罪犯之蛛丝马迹。

法官指了指警察局长在页旁空白处亲笔写上的一句话：

以上系我亲知，我确信吕西安·吕邦泼雷无耻地愚弄了德·赛里齐伯爵和总检察长先生。

“你说怎么样，阿美莉？”

"太可怕了！……"法官妻子回答道，"念完吧！"

苦役犯柯冷变成了西班牙教士，系杀人犯罪所获结果，作案方式比柯瓦涅尔通过杀人变成圣赫勒拿伯爵更为巧妙。

吕西安·德·吕邦泼雷

吕西安·沙尔东，父亲为昂古莱姆之药剂师，母亲娘家姓吕邦泼雷，国王颁布诏书恩准其姓吕邦泼雷之权利。此项诏书乃应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及德·赛里齐伯爵先生之请求而颁发。

一八二九年，该青年跟随德·埃斯巴夫人的大姑、西克斯特·杜·夏特莱伯爵夫人——当时是德·巴日东夫人——来到巴黎，一文不名。

他对德·巴日东太太忘恩负义，与竞技剧场的女伶柯拉莉小姐公开同居。柯拉莉抛弃了布尔东奈街的丝绸商人卡缪索先生而就吕西安。

不久，该女伶给他之接济不敷开支，他一贫如洗，借用他令人尊敬的妹夫，昂古莱姆印刷工人大卫·赛夏的名字开了假期票，使他的妹夫受到连累。吕西安在昂古莱姆小住期间，他的妹夫为付不出款项而遭逮捕。

此案使吕邦泼雷下定决心逃走，此后他突然与卡尔洛·埃雷拉一起在巴黎再度露面。

吕西安先生并无为人所知的谋生手段，然而在他第二次在巴黎居住的前三年内，平均每年花费三十万法郎左右。此款项他只能得自所谓卡尔洛·埃雷拉神甫之手。但是来路如何？

此外，他最近将一百多万用于购买吕邦泼雷的田产以满足对他与克洛蒂尔德·德·葛朗利厄小姐缔结婚姻所提出之一项条件。吕西安对葛朗利厄家称此款得自其妹妹、妹夫。该家族特别通过诉讼代理人但维尔向可尊敬的赛夏夫妇了解情况，该夫妇二人不但对此毫无所知，且认为吕西安已债务缠身。因此此项婚事

告吹。

加之，赛夏夫妇所得之继承主要为不动产。据他们声称，现款几乎不到二十万法郎。

吕西安与爱丝苔·高布赛克秘密同居。这位小姐的保护人、德·纽沁根男爵所赠之大量钱款全部交给了吕西安，此确定无疑。

吕西安及其苦役犯同党依靠上述之爱丝苔卖淫收入作为经济来源，比柯瓦涅尔面向上流社会得以支持时间更长。爱丝苔原是已经登记的妓女。

虽然这些摘录在情节叙述中造成重复，但是为了让人看到巴黎警察局的作用，全文复述一遍实为必要。正如从要求提供关于佩拉德的材料摘要中已经可以看到的那样，各家各户，每一个生活可疑、行为应受指摘的个人在警察局里都有档案，这些档案几乎总是很准确的。任何出轨的事，警察局无不知晓。这种全面备忘录，良心总结，就跟法兰西银行对财产的记录一般，井井有条，清清爽爽。银行对付款稍有迟缓都记录在案，对每一笔贷款都加以衡量，对资本家作出估计，注视着他们资金的周转。同样，警察局对公民的正直与否也进行这些工作。在这方面，也和在法院一样，无辜的人丝毫无需担心，这种行动只实施于有过失的人。不论一个家族地位有多高，都不能免受这个社会上苍的保佑。此外，这项权力涉及面有多广，保密就有多严。各警察分局的大量纪要，大量报告，摘要，档案，这些材料的大洋犹如大海，一动不动、深沉而平静地在那里沉睡。一俟意外事件爆发，罪行或命案出现，法院便向警察局呼吁。如果有关于被指控人的档案，法官立即可以读到。在这些档案中，对前科均已作出分析，这些档案只不过

是在法院高墙内死去的材料。法院只能借此搞清问题，加以利用，却不能派任何合法用场，如此而已。这些纸口袋在某种程度上提供的是罪行这条挂毯的反面，其最初的因由，而且总是从未听说过的因由。如果在重罪法庭的口头诉讼中，犯人用这些材料来为自己辩护，肯定任何陪审团都不会相信，全国的人听了都会义愤填膺，拍案而起。总而言之，这是注定永远见不得天日的真理，到处如此，一向如此。在巴黎经过十二年的实践之后，没有一个法官不知道，重罪法庭也好，轻罪法庭也好，都将这些卑鄙下流的事情掩盖了一半，而这些事情就象一张温床，犯罪就在这温床上长时间地酝酿成熟。也没有一个法官不承认，法院所惩处的还不到已犯罪行的一半。记忆力不错的警察局办事员们守口如瓶到什么程度，如果公众能够了解，一定对这些可与谢弗吕①并驾齐驱的优秀人物倍加崇敬。一般人认为警察阴险毒辣，不择手段，其实警察是非常厚道、宽容的。警察只是倾听达到顶点的激情，接受控告并且将一切记载保存起来。仅仅在一个方面警察是可怕的：它为法院干的事，也为政治而干。在政治上，警察也与古时宗教裁判所一样，残酷而不公正。

"别管这些事，"法官一面将这些摘要重新放入档案袋中，一面说道，"这是警察局与法院之间的秘密，法官会看到这些东西有什么价值。不过卡缪索先生和卡缪索太太从来对此毫无所知。"

---

① 冉-路易·勒费弗尔(1768—1836)，谢弗吕红衣主教，波尔多大主教，以慈悲为怀著名。

"还用得着你反复说吗?"卡缪索太太说。

"吕西安是有罪的,"法官又说道,"可是,是什么罪呢?"

"一个叫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德·赛里齐伯爵夫人、克洛蒂尔德·德·葛朗利厄爱上的男人是无罪的,"阿美莉回答道,"可能都是另外一个人干的。"

"可是吕西安是同谋!"卡缪索大叫起来。

"你相信我说的好么?……"阿美莉说道,"把教士还给外交界,他是外交界最漂亮的装饰品,宣判这个小无赖无罪,去找别的罪人吧!……"

"你办事可真行!……"法官微微一笑回答道,"女人们横穿法律直奔目的地而去,就象小鸟在空中什么也挡不住一样。"

"外交官也好,苦役犯也好,"阿美莉接过话说,"卡尔洛神甫肯定会给你指出一个人好自己脱身的。"

"我只不过是睡帽,你是脑袋,"卡缪索对妻子说道。

"那好,议事结束,来搂搂你的美莉吧,都一点了……"

说着卡缪索太太便上床睡觉去了,留下丈夫把文件和思想都整理整理,以便应付第二天对两个犯人的审讯。

"生菜篮子"拉着雅克·柯冷和吕西安朝附属监狱来的时候,预审法官吃过了早饭,按照巴黎法官简朴的生活习惯,徒步穿过巴黎城,朝自己的办公室走去。办公室中,有关案件的所有材料都已到齐。怎么会如此呢?

每一个预审法官都有一个录事兼办事员,相当于宣誓过的司法秘书。这个人种,既没有奖赏,也不受鼓励,竟然不断

繁衍，总能产生出极优秀的人，且天生绝对地守口如瓶。在司法大厦，从最高法院起始直到今天，在初审这部分工作的录事兼办事员泄露秘密的事，还没有过先例。冉蒂出卖了路易丝·德·萨瓦给桑布朗塞的收据①，国防部的一个办事员将对俄作战计划卖给了车尔尼雪夫②，所有这些叛徒都多少有些阔绰。指望着将来在司法大厦谋个职位，如登记处的职位，加上职业良心，这两样就足以使一个预审法官的录事兼办事员成为坟墓的理想对手了。自从化学有了发展以来，坟墓已经变得能泄露秘密了。这个职员，就是法官的笔杆。许多人能理解一个人当机器的主轴，可是不明白一个人怎么能够一直当机器上的螺丝帽。但是这螺丝帽自己感到很幸福，大概它害怕机器？

卡缪索的录事，是一个二十二岁的小伙子，名字叫科卡尔。他一大早来到，将法官的所有文件和记录都取出来，在办公室内将一切都已准备完毕。这时法官还在沿着堤岸漫步，望望店铺里的古董，心中自忖："假定这个人是雅克·柯冷，象他这样一个厉害角色，可怎么对付他呢？治安科长会认出他来，我必须做出履行我这一行职务的模样，哪怕是为警察局干的！不行，不行，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警察局的记录给公爵夫人

① 一五二四年，办事员冉蒂从财政总监桑布朗塞那里偷走了给摄政王后路易丝·德·萨瓦钱款所开收据，并把这个文件交给了摄政王后。王后欲毁掉桑布朗塞，叫人将他吊死。

② 这件事发生在一八一一年。国防部一办公室抄写员米歇尔将一些文件卖给了俄国外交官车尔尼雪夫。米歇尔挥霍无度，引起了警察局对他的怀疑，后来他被捕并上了断头台。

和侯爵夫人看看，开导开导她们，然后我就给父亲报仇雪恨——吕西安从我父亲手里抢走了柯拉莉……发现了这样的恶棍，将会宣布我精明强干，吕西安所有的朋友很快会个个摒弃他。好，由审讯来决定吧！”

一口布勒挂钟吸引了他的注意，他走进那家古董店。

“既不违背我的良心，又为两位贵妇人效劳，这才是精明强干的杰作。”他心中想道，“咦，总检察长先生，您也在这儿！”卡缪索高声说道，“您在寻找纪念章！”

“几乎所有的讼棍都有这个爱好，”德·格朗维尔伯爵笑着回答，“由于卷边的缘故。”①

德·格朗维尔伯爵又在铺子里瞧了一会，似乎在结束他的视察。然后他把卡缪索带到塞纳河边，沿河堤走着。卡缪索只能认为这纯属偶然。

“您今天上午要审讯德·吕邦泼雷先生，”总检察长说道，“可怜的小伙子，我一直很喜欢他……”

“对他不利的材料确实不少，”卡缪索说。

“对，我看了警察局的摘要。不过，这些材料有一部分是从科朗坦那儿来的。这个科朗坦是不属于警察局的一个暗探，他已经叫多少无辜的人掉了脑袋，那数字远比您要叫多少有罪的人上绞刑架要高，而且……不过，咱们够不着这家伙。对于象您这样一位法官，我并不想对您的职业良心施加影响，可我还是忍不住要提醒您：如果您能够证实吕西安对那个妓

① 这句玩笑可能是影射《百部新中篇小说》中一篇的题目《卷边纪念章》，“卷边纪念章”在高卢人的语言中暗指女人臀部。

女的遗嘱一无所知，那么由此就可以得出结论说，她死了对他没有任何好处，因为她原来一直对他慷慨解囊！……"

"我们肯定这个爱丝苔服毒时，他不在巴黎，"卡缪索说道。"他那时正在枫丹白露窥视着德·葛朗利厄小姐和德·勒农库公爵夫人所经之路。"

"噢！"总检察长接过话头说道，"他对于与德·葛朗利厄小姐的婚事抱着那么大的希望（这是德·葛朗利厄公爵夫人亲自对我说的），一个那么聪明的小伙子会用对自己毫无益处的犯罪行为去毁掉一切，这不可设想。"

"是的，"卡缪索说道，"特别是如果这个爱丝苔将自己所赚的钱都给他的话……"

"但维尔和纽沁根说，她死的时候完全不知道早就落在她头上的那笔遗产，"总检察长说道。

"那么您是往哪儿想的呢？"卡缪索问道，"确实是出了事情啊！"

"我往用人犯罪上想，"总检察长说道。

"不过，西班牙教士肯定是在逃苦役犯雅克·柯冷，把卖掉纽沁根送的百分之三利息的债券得来的七十五万法郎拿走，倒确实符合他的习性。"

"一切由您定夺，亲爱的卡缪索，您一定要慎重！卡尔洛·埃雷拉神甫与外交界有联系……当然，即使一个大使犯了罪，他的官职也保不了他。最重要的问题是，到底是不是卡尔洛·埃雷拉神甫干的……"

说到这里，德·格朗维尔先生象一个并不等待回答的人

一样，施礼告别。

“这么说，他也想拯救吕西安？”卡缪索想道。他从眼镜堤岸走过去，而总检察长从阿尔莱庭院走进了司法大厦。

卡缪索走到附属监狱院子里，进入该监狱典狱长办公室，把典狱长拉到院子石板地面中间谁也听不见他们说话的地方。

“亲爱的先生，请您到拉福尔斯监狱去，从您的同事那里打听打听，此刻他手上是否有一八一〇年到一八一五年之间在土伦苦役场关过的苦役犯，也看看您这监狱里是不是有这种人。我们要把拉福尔斯监狱的这种人转到这里几天。然后你告诉我，这些人是否认出了这个所谓西班牙教士就是雅克·柯冷，外号叫鬼上当的那个人。”

“好，卡缪索先生。不过比比-吕潘已经到了……”

“啊?!已经到了？”法官大叫起来。

“召他时他在默伦。人家告诉他事关鬼上当，他高兴得微微一笑，现在他在等待您的吩咐……”

“叫他来见我！”

这时附属监狱典狱长才得以向初审法官提出雅克·柯冷的请求，同时描述了该犯人的可怜情形。

“我本想第一个审讯他的，”法官回答道，“倒并不是由于他的健康状况。今天早晨我收到拉福尔斯监狱典狱长的一份记录。这个家伙自称二十四小时以来已濒临死亡，可是他夜里睡得那么香甜。典狱长派人请来了医生。一行人走进拉福尔斯监狱他的囚室内，他一点没听见动静。医生连脉搏都没

给他摸就走了，说让他睡去。这证明他神志清楚，身体健康。我要证实他有病，只不过为了研究一下这家伙搞的是什么鬼，”卡缪索先生微微一笑说道。

“跟这些犯人、被告在一块，每天都能学到新玩意，”附属监狱典狱长发表感慨道。

巴黎警察局与附属监狱是通着的，法官和典狱长知道有这条地下通道①以后，可以很快就走到警察局去。检察院和重罪法庭庭长需要某些材料，立即就能得到，如此奇迹般的方便，也就可以得到解释了。卡缪索先生走到通往他的办公室的楼梯顶端时，便遇上了从大厅急忙奔来的比比-吕潘。

“真起劲啊！”法官微微一笑对他说道。

“啊！如果当真是他，”治安科科长回答道，“只要稍有几个回头马（行话，意为：原来当过苦役犯人），那放风的院子可就热闹了，你瞧吧！”

“为什么呢？”

“鬼上当侵吞了人家的钱，我知道他们已经发誓要干掉他了。”

他们是指那些十二年来将自己的钱财交给鬼上当的苦役犯。尽人皆知，这些钱财都给吕西安挥霍掉了。

“你能重新找到目击他上一次被捕的人吗？”

“给我两张传讯证人的传票，我今天就给你把人带来。”

“科卡尔，”法官一面摘手套，把手杖和帽子放到角落里，

① 巴黎警察局当时在金银匠堤岸，耶路撒冷街下面有一条地下通道将司法大厦与警察局连接起来。

一面说道,“您为这位警察先生了解情况填两张传票。”

他对着壁炉上的镜子自顾一下。壁炉架上放座钟的地方,有一个脸盆和一个水罐。一侧放着一个装满了水的长颈大肚玻璃瓶,一个杯子,另一头是一盏灯。法官拉铃。几分钟以后,执达吏来到。

“已经有人等我了么?”他向执达吏问道。这执达吏负责接待证人,核实他们的传票并按他们到来的先后排好顺序。

“有了,先生。”

“把来人的名字记下来,给我送一个名单来。”

预审法官对时间很吝惜,有时不得不同时进行几项预审。叫来作证的人在房间里要等候很长时间,原因就在这里。这是执达吏工作的房间,不时响起预审法官的铃声。

“然后,”卡缪索对他的执达吏说,“你去提卡尔洛·埃雷拉神甫。”

“啊,他扮成了西班牙人?人家对我说,扮成了教士。啊呀,卡缪索先生,这是科莱① 的再现!”治安科科长大叫起来。

“没有任何新货色,”卡缪索回答道。于是法官在两张传票上签了字。这种了不得的传票会叫所有的人、甚至最无辜的证人心神不定。法院传这些人到庭,如果不服从,则要判以重刑。

雅克·柯冷结束了深沉的思考已经有半个小时左右,此刻他已胸有成竹。他已经在自己那油污的纸上写下了几行

① 科莱(1785—1840),从狱中逃出之苦役犯。一八三九年发表了他的《回忆录》,一八四〇年死于罗什福尔监狱。

字。要描写老百姓反抗法律的形象，什么也没有这几行字描绘的那样尽善尽美。

这是用亚细亚和他两人约定的暗语写的，是暗语中的暗语，用数字代表概念。第一张纸上的概念是这样：

请你到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或德·赛里齐夫人家去，请她们随便哪一位在吕西安受审之前去看望吕西安，并将所附另纸交他一阅。必须找到欧罗巴和帕卡尔，叫这两个盗贼听我支配，并随时准备好扮演我给他们指定的角色。

急速到拉斯蒂涅家去，以他在歌剧院化装舞会上遇到的那个人的名义，要他前来证明卡尔洛·埃雷拉神甫与在伏盖公寓中被捕的雅克·柯冷毫无相象之处。

要毕安训医生也做同样的事。

叫吕西安的那两个女人①也为此目的去进行活动。

所附另纸上，用流利的法文写着：

吕西安，有关我的事，务必不要招认分毫。对你，我应是卡尔洛·埃雷拉神甫。这不仅能为你辩护，而且你稍加忍耐，即可得到七百万，名誉也将得到保全。

将这两张纸条写字的一面粘在一起，叫人以为这是同一张纸上撕下来的一截。将这个卷成一个脏泥球形状，蜡烛头那么大。只有在牢房中冥思苦想用什么办法能够重获自由的人才有这种独特的技术。节俭的女人针眼断了，就用小蜡烛头把针粘上。

“如果我第一个接受预审，我们就算得救了。若是这孩子

① 指上述之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及赛里齐伯爵夫人。

先受审，那就一切都完了，”他一面等待受审一面心中这样想道。

这真是极为严峻的时刻，连这个那么有办法的人脸上都急出了汗。这个神奇的人在犯罪范畴内还真是料事如神，就象莫里哀在诗剧方面料事如神，居维埃在古生物方面料事如神一般。在任何事情上，天才就是一种直觉。在这个现象之下，杰作的其余部分则应归功于才能。第一流的人与第二流的人之间的区别就在这里。在犯罪方面，也有其天才人物。雅克·柯冷穷途末路，又碰上了雄心勃勃的卡缪索太太和德·赛里齐夫人，——吕西安遭到灭顶之灾，给赛里齐夫人沉重一击，她心中的爱情又苏醒了。这就是人的智慧对付法律的钢铁甲胄所能作出的最高努力。

雅克·柯冷听到房门上的钥匙、门插发出铁器沉重的声响，立刻又戴上垂死的假面具。看守的皮鞋在过道上发出响声，在他心中引起如醉如痴的狂喜，这种感觉也帮了他的忙。他不知道亚细亚会用什么办法与他接上头，但他指望所过之处能见到她，特别是在圣约翰拱廊街他已经得到亚细亚对他发出的诺言。

亚细亚与他成功会见之后，便下坡到沙滩去。一八三〇年之前，“沙滩”这个地名有一个独特的意义，如今已经消失。从阿尔科勒桥一直到路易-菲力浦桥这一整段河堤，除了修成坡面的石板路以外，那时还是天然状态。所以一遇河水暴涨，便可坐船来往于沿河的房屋与成坡状通向河边的各条街道之间。在这段河堤上，几乎所有的房屋底层都要高出几级台阶。

河水拍击房基时，马车就只能走可怕的莫尔泰勒里街①了。为扩大市政厅，如今这条街已完全被推倒。所以假小贩很容易便把她的小推车飞快推到了河堤下面，将小推车藏在那里，直到真小贩来把小车取走。此刻那真正的车主正在莫尔泰勒里街一间龌龊的酒店里，拿整车转售得来的钱买酒吃。借车的人答应把车送到河堤下来还给她。此刻珀勒蒂耶尔堤岸扩大工程正在结束，看守工地入口的是一个残疾人。把小车托付给他，是不冒任何风险的。

亚细亚立刻到市府广场叫了一辆街车，对车夫说："到神庙！快点跑，有油水。"

在神庙这偌大的市场上，巴黎所有衣衫褴褛的穷人云集，上千个流动小贩熙熙攘攘，二百个二道贩子在滔滔不绝地讲话。象亚细亚这身穿着的一个女人可以混进人群而不会引起别人丝毫的好奇心。两个犯人刚刚登记完毕的时候，亚细亚已经在一处中二楼叫人给她换装了。这中二楼狭小、潮湿而又低矮，楼下便是那种其丑无比的店铺。铺子里卖的是缝纫女工或裁缝偷工减料赚来的剩余衣料，店主是一个老小姐，名叫罗梅特，昵称热罗梅特。这个罗梅特之于脂粉商人，正如这些"财神"之于手头拮据的所谓体面女人一般，是个放高利贷的女人，利息百分之百。

"姑娘！"亚细亚说道，"赶快给我来身好衣裳。我至少得象个圣日耳曼区的男爵夫人模样。而且要赶快对付上，行吗？"

---

① 一八三五年起，莫尔泰勒里街改为市府大街，这是巴尔扎克似乎将莫尔泰勒里(Mortellerie)街与刑场(Martroi)街混淆了。

她接着说下去,“我有十万火急的事情在身！什么衣裙我穿着合适，你是知道的。把脂粉盒拿来，给我找点漂亮的花边饰物！把那些最珠光宝气的假首饰给我拿来……叫小女孩去雇一辆街车,叫马车在咱们后门停着!”

“好,太太,”老小姐回答道,那么俯首贴耳,那么殷勤,和女用人伺候自己的女主人一模一样。

这个场面如果有人看见,他一定会轻而易举地看到,以亚细亚名字出现的这个女人是在自己人家里。

“人家要把钻石卖给我!……”罗梅特一面给亚细亚梳头,一面说道。

“是偷来的吗?……”

“我想是……”

“听着,我的孩子,不管能赚多少钱,这事不能干。咱们这一阵要当心暗探。”

说到这里，诸位自会明白亚细亚怎么会出现在司法大厦的休息厅里。她手里拿着一张传票，叫人指引着走过过道和楼梯。那楼梯通往预审法官的办公室。卡缪索先生来到之前一刻钟,她求见法官。

亚细亚已经判若二人。她好象女演员一样将自己那老太婆的脸洗干净,涂上胭脂和口红,把令人赞叹的金色假发套在头上。她的衣着与圣日耳曼区寻找自己丢失的爱犬的一位贵妇一模一样,年龄显得四十岁左右,因为她用华丽的黑色花边面纱遮住了面庞。裹得紧紧的胸衣，对她那厨娘的身材稍有束缚。她戴着华丽的手套,举止有些做作,浑身散发出元帅夫

人的那种脂粉味道。她舞弄着金边的手提包，一面注意着司法大厦的高墙，显然她是第一次在这里徜徉，一面注意着一条漂亮的 kings dog① 的链子。这样一位贵族老妇人立即受到休息大厅里黑袍民众② 的注意。

无所事事的律师用他们的黑袍扫着这间大厅，象贵族大老爷相互之间那样用受洗的名字称呼那些大律师，以便叫人相信他们这些人均属于法律贵族阶级。除了他们之外，人们还常常看到有些耐心的年轻人，为诉讼代理人效劳。他们会为预定最后审理、可能需要辩护的最后一案翘首等待。在这间偌大的大厅里，这些黑袍人三个一伙、四个一群地踱来踱去，正是他们的谈话构成了在大厅中回响的那种无穷无尽的嗡嗡声。这休息大厅真是名副其实③，走来走去不仅使律师精疲力尽，也消耗大量话语。这大厅在描绘巴黎律师的“研究”中肯定有自己的地位④。描绘每一件黑袍之间的区别，大概是很奇特的画面。

亚细亚早就指望上司法大厦的这些闲人了。她听到他们开的某些玩笑，哧哧地笑，终于引起了马索尔的注意。这个马索尔是个青年实习生，对编辑《司法公报》比对他的主顾更为关切。他见这位妇女洒了这么多的香水，衣着如此讲究，便笑

---

① 英文：黑褐色小狗。

② 指律师。

③ 休息大厅在法文中为 salle des pas-perdus，直译为“失步厅”。

④ 按照巴尔扎克一八四五年的《人间喜剧》计划，在“政治生活场景”最后几部中，有一部叫《司法大厦一瞥》。但后来这部作品一行也没有写。

容满面地来为她效劳了。

亚细亚用纤细的假嗓门向这位热情的先生解释，她来听候一位法官的传讯，这位法官叫卡缪索……

"啊，是吕邦泼雷案。"

瞧，案子已经有名字了！

"噢，不是我，是我的贴身女用人。这姑娘外号叫欧罗巴，我雇了她二十四小时。她一见看门人给我送来这张贴了印花的纸，就逃之夭夭了。"

然后，象所有那些在围火闲聊中度过一辈子的老太太一样，在马索尔的催促下，她说了一些离题万里的话，讲述了与第一个丈夫一起生活的不幸。她的第一个丈夫是地产指券库的三个局长之一。她的女婿是德·格罗斯-纳普，使她的女儿遭到不幸。她征询年轻律师的意见，她要不要与她的女婿打官司，法律会不会允许她支配自己的财产。马索尔费了好大的力气也没有猜透这张传票到底传的是女主人还是贴身女用人。开始时，他只是往那张法院文件上瞥了几眼，那格式是尽人皆知的。为了更快送达，这种传票是印好的，预审法官的录事只要在空白处填上证人的姓名、住址、到庭时间等等就可以了。亚细亚叫人给她解释解释这司法大厦是怎么回事，其实对这个问题她比律师本人了解得更清楚。最后，她终于问这位律师，这个卡缪索先生何时来上班。

"一般来说，预审法官十点左右开始审讯。"

"现在十点差一刻，"她朝一块秀气的小表望了一眼说道。这小表乃是真正的首饰杰作，马索尔见了不禁想道："有什么

可摆阔的！……”

此刻，亚细亚已来到面向附属监狱院子的一间阴暗的大厅，执达吏在这里工作。她透过窗子看到边门时，大叫起来：“这些大墙是什么？”

“这是附属监狱。”

“啊！这就是我们那可怜的王后……的附属监狱。噢，我真想看看她的牢房！……”

“不行，男爵夫人，”搀扶着贵族老妇人的律师回答道，“得特别批准才行，可是很难得到批准。”

“人家对我说，”她接着说下去，“路易十八亲自用拉丁文为玛丽-安东奈特牢房题辞呢！”

“对，男爵夫人。”

“我想学拉丁文，好研究研究这题辞上的字！”她辩白道，“您说，卡缪索先生能批准我吗？……”

“这跟他没关系，不过他可以陪你前往……”

“那他不审讯啦？”她说。

“噢！”马索尔回答道，“犯人可以等一会。”

“哟，他们是犯人，真的！”亚细亚天真地回嘴道，“可是我认识你们的总检察长德·格朗维尔先生……”

这句感叹对各位执达吏和这位律师产生了魔术一般的效果。

“啊！您认识总检察长先生，”马索尔说道。对于偶然机会给他带来的这位“主顾”，他已经想请问她的尊姓大名和住址了。

"我在德·赛里齐先生家里常常见到他，他们是朋友。从龙克罗尔家论，德·赛里齐夫人跟我是亲戚①……"

"如果夫人想下去看看附属监狱，"一个执达吏说道，"可以……"

"好吧！"马索尔说道。

于是各位执达吏让律师和男爵夫人下楼去了。他们很快就来到了小小的卫队室，老鼠夹子的楼梯直通这里。亚细亚对这个地方很熟悉。诸位已经看到，这楼梯形成了老鼠夹子和第六审判室之间的一个瞭望所，所有的人都必须从这里经过。

"问问这些先生，卡缪索先生来了没有？"她一面望着警察玩牌，一面说道。

"好吧，夫人，卡缪索先生刚从老鼠夹子上来……"

"老鼠夹子！"她说道，"这是什么……噢！我真蠢，刚才没有直接到德·格朗维尔伯爵那去……先生，带我去跟卡缪索先生说话吧，趁他还没忙起来！"

"噢，夫人，您有充分的时间与卡缪索先生谈话，"马索尔说道，"叫人把您的名片给他送去，他肯定不会叫您和别的证人一起久等……在司法大厦，对您这样的妇女是非常敬重的……您有名片……"

此刻，亚细亚和那位律师正站在卫队室的窗前，警察从这里可以看到附属监狱边门的动静。警察受到尊重为孤儿寡母

① 赛里齐夫人是龙克罗尔侯爵的妹妹。

辩护的人①的思想熏陶，而且也了解身穿衣裙的人②的特权，所以对于一位律师陪伴一位男爵夫人在场，也就容忍了一会。一个年轻的律师对那边门能讲出些什么可怕的事来，亚细亚尽他说去。待说到就在指给她看的铁栅栏后面给死刑犯更衣时，她怎么也不信。但是卫队长向她肯定确实如此。

“我真想看看这种情形！……”她说道。

她停在那里与卫队长和那位律师卖弄风情，直到她看见卡缪索先生的执达吏走在前头，两个警察架着雅克·柯冷走出了边门。

“啊！这是监狱里的指导神甫，大概刚给一个倒霉蛋作了准备……”

“不，不，男爵夫人，”警察回答，“这是一个犯人来受审。”

“控告他犯了什么罪？”

“他卷进了那个投毒案……”

“啊！……我真想看看他……”

“您不能停在这里，”警察说道，“因为他是单独关押的犯人。他就要穿过我们这卫队室。喂，夫人，这扇门通楼梯……”

“谢谢军官先生，”男爵夫人说道，同时朝门边走去，以便奔到楼梯上。到了楼梯上，她大叫一声：“呀，我这是到了什么地方？”

这明亮的音色一直传到雅克·柯冷的耳中。她这么大喊一声，正是为了叫他作好思想准备。警卫队长跑着追上男爵

① 指律师。

② 指妇女。

夫人，拦腰抓住她，象拿一片羽毛一样把她送到排成一字人墙的五名警察中间。在这警卫室内，对一切都严加防范。这很专横，但这是必要的专横。就连律师本人也惊呼了两次："夫人！夫人！"那喊声充满了恐惧，他真担心自己受到牵累。

卡尔洛·埃雷拉神甫，几乎昏迷不醒的样子，一屁股坐到警卫室内一张椅子上。

"可怜人！"男爵夫人说道，"他也是有罪的人吗？"

这句话是附耳对律师讲的，但是所有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因为那时在这可怕的警卫室内笼罩着死一般的寂静。有时候会有几位特权人士得到批准，待要犯从这警卫室或走廊上走过时，来见要犯。所以执达吏和负责护送卡尔洛·埃雷拉神甫的几名警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再说，多亏卫队长尽职尽力，捉住了男爵夫人，以阻止单独关押的犯人与外人进行任何交谈。这两人之间有一段距离，很叫人放心。

"走吧！"雅克·柯冷使足了劲站起来，说道。

就在此时，小纸团从他袖中落下。那小纸团停在什么地方，早已叫男爵夫人看在眼里。她戴着面纱，目光可以自由移动。小纸团潮湿又油腻，掉下来并没有滚出多远。为了事情圆满成功，雅克·柯冷对这些表面上无关紧要的事情，都一一仔细算计过。待犯人被带到楼梯高处时，亚细亚很自然地松开手中的皮包，然后弯下身轻捷地将皮包拾起，就势捡起那个小纸团。纸团的颜色与地板上的尘土和泥污完全相同，所以谁也没有发觉。

"啊！"她说，"叫我心里好难受……他已经奄奄一息

了……"

"他故意装的，"警卫队长顶撞她道。

"先生，"亚细亚对律师说，"赶快带我去见卡缪索先生吧！我是为这个案子来的……说不定他愿意在审问这个可怜的神甫之前见我……"

律师与男爵夫人离开了墙壁已成煤烟色、到处脏污的警卫室。他们一走到楼梯顶上，亚细亚便大喊一声："哎呀，我的狗呢！……噢！先生，我那可怜的小狗哪儿去了？"

说着，她象疯子一样朝休息室奔去，向每一个人询问是否看见了她的狗。她跑到木廊商场一侧，朝一个楼梯奔过去，说道："狗在这儿！……"

这楼梯正通往阿尔莱大院。亚细亚从这个楼梯一出去，这出戏就演完了。她走到金银匠堤岸，一屁股坐进一辆停在那里的街车里，顿时无影无踪。她手里拿着的那张传票是传欧罗巴的，警察局和法院至今还不知道欧罗巴的真正姓名。

"新圣马可街，"她对车夫吼了一声。

有一个脂粉服饰商人名叫努里松太太，她还有一个名字，叫圣埃斯泰夫太太。她不仅把自己的身分借给亚细亚，也将自己的铺子借给她。纽沁根就是在这间铺子里就交付爱丝苔的问题与亚细亚讨价还价的。亚细亚可以指望这位太太守口如瓶。她在这里与在自己家中一样，因为她在努里松太太的住房中自己占了一间。她付了街车车钱，与努里松太太打了个招呼，就上楼到自己的房间去了。那种打招呼的劲头就是

要努里松太太明白，她没有时间跟她说上第二句话。

一旦避开了一切侦察，亚细亚便把纸团展开。那种小心翼翼的劲，就和学者打开隐迹纸本①差不多。看完这些揭示，她认为必须将给吕西安写的那几行字誊在信纸上。然后她下楼，到努里松太太的铺子里，趁铺子里一个小姑娘到意大利人大街去叫街车的工夫，跟努里松太太聊聊。努里松太太通过自己与贴身女佣的关系，认识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和德·赛里齐太太，亚细亚这样就把两位太太的地址弄到了手。

这些东奔西跑的事和十分细致的活用了两个多小时。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住在圣奥诺雷区上首。亚细亚送上德·圣埃斯泰夫太太的名片，并在上面写上为吕西安事紧急奔走而来字样。贴身女用人叫她从小客厅的门进去，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还是叫她等了一个小时才出来。

亚细亚望望公爵夫人的脸色，第一眼就明白了自己的来访是多么不合时宜。她立即道歉，说是因吕西安处境危险，才打扰了公爵夫人的“休息”。

“您是谁？……”公爵夫人两眼盯着亚细亚，没有任何客套地问道。在法院休息室，马索尔先生可以将亚细亚当成是男爵夫人，可是在卡迪央公馆小客厅的地毯上，她可就象白缎长裙上的一块污迹了。

“我是一个脂粉服饰商人，公爵夫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一般都找那种职业全靠绝对守口如瓶撑着的女人。我从来

① 擦掉旧字写上新字的羊皮纸稿本，用化学方法可使原迹复现。

没有出卖过任何人，上帝知道有多少贵妇人把她们的钻石首饰交给我一个月，要我给她们与那些首饰一模一样的假首饰……”

“您还有别的名字吗?”这个回答在公爵夫人心中唤起了模糊的回忆，她因此微微一笑，说道。

“有，夫人，在重大场合，我是圣埃斯泰夫太太，但是在经商时我叫努里松太太。”

“好，好，……”公爵夫人急促地说，换了口气。

“我可以帮很大的忙，”亚细亚继续说道，“因为我们既掌握着妻子的秘密，也掌握着丈夫的秘密。我与德·玛赛先生作过许多生意，公爵夫人……”

“行了！行了！……”公爵夫人大叫起来，“咱们来说吕西安的事吧！”

“公爵夫人若是想救他，那就得鼓起勇气来，不要在更衣上浪费时间。再说公爵夫人也绝不会比此时更漂亮。您简直太美了，这是老婆子以名誉担保说的话！总而言之，您不要叫套车，夫人，就跟我一起上街车走吧……您如果想要这个薛侣班①免遭比杀身之祸还大的灾难，就赶快到德·赛里齐夫人家去……”

“好吧，我跟您去！”公爵夫人犹豫了半晌，然后说道，“咱们两人去给莱翁蒂娜②打打气……”

---

① 薛侣班，博马舍喜剧《费加罗的婚姻》中一个年少貌美的侍从，此处指吕西安。

② 莱翁蒂娜，赛里齐夫人的闺名。

这个蹲过苦役监狱的道丽娜①确实拼命奔走，但是她与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走进德·赛里齐夫人家门时，也已经下午两点。德·赛里齐夫人住在昂丹大道。不过这一次，多亏了公爵夫人，一分钟也没有浪费。她们两人立即被带到伯爵夫人身旁。奇花异草芳香四溢的花园正中有一小型木板别墅，伯爵夫人躺在别墅内一张长沙发上。

"不错，"亚细亚向四周望望，说道，"别人听不见我们说话。"

"啊，亲爱的！我要死了！咦，狄安娜，你怎么啦？……"伯爵夫人大叫一声，她象孔雀一样跃起，抓住公爵夫人的肩膀，痛哭流涕。

"听着，莱翁蒂娜，有些场合，象我们这样的女人不应该哭，而应该行动，"公爵夫人说道，将伯爵夫人强行按在沙发上坐下，她自己也坐在她身旁。

亚细亚用狡猾、诡诈的老女人的独特眼光打量这位伯爵夫人，象外科手术刀探遍伤口那样，用这种目光飞快地将一个女人的灵魂看了个透。雅克·柯冷的伙伴于是辨认出上流社会女人最少见的一种情感的痕迹——真正的痛苦！……这种痛苦在心上和在面庞上都会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衣着上，伯爵夫人没有一点点卖弄风骚的地方！她当时四十五春，那皱皱巴巴的印花平纹细布的晨衣露出毫无准备的内衣，没有穿胸衣！……眼睛上一道黑圈，双颊上一道道斑纹，证明流过苦涩的泪水。晨衣的腰带也没有系。衬裙和衬衣上的绣花图

① 道丽娜，莫里哀喜剧《答尔丢夫》中玛丽亚娜的女仆，聪明机智，而且"嘴不饶人"。此处指亚细亚。

案也是皱的。头发塞在花边织物睡帽里，已有二十四小时没有仔细梳理，露出一条短短的细辫和一缕一缕稀疏的发卷。莱翁蒂娜忘了戴上假辫子。

"您是生平第一次恋爱……"亚细亚咬文嚼字地对她说。

莱翁蒂娜这时才看见亚细亚，她恐惧地浑身一颤。

"这是谁，亲爱的狄安娜?"她对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说。

"不是对吕西安忠心耿耿、随时准备为我们效劳的人，我还能给你带什么人来呢?"

亚细亚猜到了事实真相。人们都把德·赛里齐夫人当作是上流社会最轻浮的一个女人，她先对德·哀格勒蒙侯爵眷恋十年之久。德·哀格勒蒙侯爵到殖民地去了以后，她又疯狂地爱上了吕西安并使吕西安与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疏远。但她也和整个巴黎城的人一样，对吕西安与爱丝苔的恋情一无所知。在上流社会中，对一个女人的声誉而言，一次人人见到的爱恋比十次秘密的私情危害更大，何况她已是两次爱恋。不过，由于谁对赛里齐夫人都不看重，史家大概也无法在这两个缺口处为她的美德担保了。

她中等身材，金黄头发，象保持了青春的金发女郎那样保养得很好，也就是说，显得还不到三十岁年纪，苗条而不瘦削，皮肤白皙，头发淡黄。手，脚，身材都是贵族般的秀气。她象龙克罗尔家姑娘那样聪慧，因此也对别的女人心怀恶意，对男人温柔善良。她的豪富、丈夫的高位和弟弟德·龙克罗尔侯爵的地位，一直使她免受除她以外的任何女人都可能会遭受

到的那些失望和挫折。她有一个很重要的长处：她在堕落中很直爽，公开承认自己崇拜摄政时代的风习。四十二岁以前，对她来说，男人一直是令人愉快的玩物。奇怪的是，她在爱情中虽只看到为控制男人而承受的牺牲，却也给了这些男人不少爱情。到她四十二岁那年，一见吕西安的外表，她心中顿生爱情。那种爱情，与德·纽沁根男爵对爱丝苔的爱情十分相似。正象亚细亚刚才说的那样，于是她生平第一次恋爱起来。在巴黎女子身上，贵妇人身上，这种青春迟来的现象要比一般人想的更为常见。有几位品德高尚的女子，眼看就要进入四十岁这个避风港，突然堕落，人们认为无法解释，实则由此而引起。这种强烈而完整的激情，从初恋那种孩童式的感觉，直到肉欲的疯狂，种种幸福使莱翁蒂娜如醉如痴，永不满足。她只向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一人倾诉过这种激情。

尽人皆知，真正的爱是无情的。发现有一个爱丝苔之后，接着便一怒之下断绝了关系。女人在这种情况下，有时会气愤得去杀人。随后便是懦怯阶段来临，真挚的爱情那样快乐地让位于懦怯。一个月以来，伯爵夫人为了能与吕西安重逢一个星期，宁愿减去十年寿。就在这极度柔情中，伯爵夫人已经愿意接受爱丝苔的竞争时，传来了心爱的人被捕的消息，有如吹响了最后审判的号角。伯爵夫人几乎死去。丈夫亲自在床边守护着她，又怕听到呓语中泄露出来的真情。二十四小时以来，她好象一把匕首刺在心上那样活着。她在高烧中不停地对丈夫说："把吕西安放了，以后我就专为你活着！"

"正象公爵夫人说的那样，象死羊那样翻白眼一点用也没

有，”凶狠的亚细亚摇晃着伯爵夫人的手臂大叫道。“您如果想救他，就一分钟也不能耽搁。他是无辜的，凭我母亲的遗骨发誓，他是无罪的！”

“噢！对，可不是么……”伯爵夫人善意地望着这个可怕的老婆子，高声说道。

“可是，”亚细亚继续说下去，“如果卡缪索先生审问得不对头，用两句话，就能把吕西安定为罪人。您若有本事叫人为您打开附属监狱大门，跟吕西安谈话，请您立刻动身前往，把这张纸条交给他……明天他就会重获自由，我向您保证……快把他救出来吧，是您把他推进监狱的……”

“是我?!”

“对，是您！……你们这些贵妇人，你们从来没有钱，即使你们富得有几百万，也是一文不名。我弄些孩子来享受享受的时候，我叫他们口袋里全装得满满的！我用他们的快乐来自寻快乐！既是母亲又是情妇真是太好了！你们这些人哪，任凭你们爱的人活活饿死，对他们的事不闻不问。爱丝苔，她不夸夸其谈，她用出卖自己的肉体和灵魂的代价，给了人家向您的吕西安要的那一百万，就因为这个，他才陷入今天的处境之中……”

“可怜的姑娘！她做了这样的事！我喜欢她！……”莱翁蒂娜说道。

“啊，现在才……”亚细亚带着冰冷的讥讽说道。

“她很漂亮，不过，现在，我的天使，您比她漂亮得多……而且吕西安与克洛蒂尔德的婚事已经彻底告吹，再发生什么

事也不会使这桩婚事恢复了，”公爵夫人对莱翁蒂娜低声说道。

这种考虑，这样的算计，对伯爵夫人立即产生功效，她再也不痛苦了。她双手摸摸前额，又变得青春焕发。

“来，小姑娘，行动起来，拿出精神头来！……”亚细亚说道，她看到这一神奇的变化，也猜测到那机关之所在。

“如果必须不顾一切地阻止卡缪索先生审问吕西安，”德·摩弗里纽斯夫人说道，“我们可以给他写一封短笺，让你的男仆送到司法大厦去，莱翁蒂娜。”

“那快回我的屋子去吧！”德·赛里齐夫人说道。

就在保护吕西安的女神按照雅克·柯冷发出的指令行动时，在司法大厦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几名警察把那个气息奄奄的人送进卡缪索先生办公室，叫他坐在窗子对面的一张椅子上。卡缪索先生坐在办公桌前自己的扶手椅里。科卡尔手里拿着鹅毛笔，占了一张小桌，距法官几步远。

预审法官办公室的这种布局并非无关紧要，即使不是有意这么布置，至少也应该承认，偶然总是厚待法律。这些法官与画家一样，他们需要来自北面的均匀而纯正的光线，因为他们所审犯人的面孔便是一张画，需要不停进行研究。所以，几乎所有预审法官都象卡缪索这样安放他们的办公桌，好让自己背着光，而让他们审问的人面孔始终暴露在光线之下。审讯时间很长，干了六个月这一行以后，如果不戴眼镜，个个都会显露出心不在焉，毫不在乎的神气。卡斯坦犯下的罪

行①，就是在与总检察长长时间磋商以后，因为没有证据，法官就要将他释放时，突然向他提了一个问题，用这种办法观察到面部表情急骤发生变化而发现的。这个小小的细节可以向理解力最不强的人指出，刑事预审是多么激烈，多么有趣，多么奇特，多么有戏剧性，又是多么可怕的一场争斗！是没有见证人，却总是加以记录的一场争斗。在这冷冰冰地进行着的最热烈的一幕中，眼神，语气，面部肌肉的抖动．动了感情的脸上增添的最轻淡的一抹色彩，一切都具有危险性，就象相互观测以便发现对方、杀死对方的野人一般。这一幕在纸上能留下什么，那就只有上帝知道了。所以一份笔录只不过是大火过后留下的灰烬而已。

“您的真名叫什么？”卡缪索问雅克·柯冷。

“堂卡尔洛·埃雷拉，托莱多②王家教士会议议事司铎，费迪南七世陛下密使。”

这里必须指出，雅克·柯冷法语讲得非常糟糕，就和一个西班牙奶牛讲法语差不多。他讲话含糊不清，回答问题几乎叫人听不明白，总要人叫他重复多次。德·纽沁根先生的德国腔已经使这一场景诘屈聱牙，不能再加上难以读懂的别的异体字了。而且那样会妨碍情节的迅速开展。

“您有文件可以证明您说的这些身分吗？”法官问道。

“有，先生，有护照，有国王陛下差我执行使命的信件……总而言之，我马上在您面前写一封短笺，您可以立即派人给西

① 见本卷第250页注①。

② 托莱多，西班牙地名。

班牙大使馆送去。他们一定会声明我是他们的人。其次，如果您需要其他证明，我可以给法国宫廷首席神师阁下写信，他立即会派他的私人秘书前来。”

“您还是自称奄奄一息吗?”卡缪索问道，“如果您真的受到您被捕以来自诉的那些痛苦折磨，您早就死掉了，”法官讥讽地接着说道。

“您这是向一个无辜的人的勇气和体质提出诉讼!”犯人温和地回答道。

“科卡尔，按铃！请附属监狱的医生和一个护士过来。我们过一会不得不脱掉您的外衣，核实一下您肩膀上的烙印……”卡缪索说下去。

“先生，我反正落到了您的手里。”

犯人问法官先生，是否愿意给他解释一下，这个烙印是什么，为什么要到他的肩膀上去寻找？法官早已料到这个问题。

“怀疑您是在逃苦役犯雅克·柯冷。这个人胆大包天，无所不为，甚至不怕渎圣!……”法官激动地说，目光紧盯着犯人的眼睛。

雅克·柯冷没有颤动一下，没有脸红。他很平静，而且显出天真好奇的神情注视着卡缪索。

“我？先生，我是苦役犯？……但愿我所属的教会和上帝宽恕您这样认错了人！这是对人权、对教会、对我的主子国王的严重侮辱。请您告诉我，我该做些什么事，才能使您不再坚持这样错误的看法?”

法官不回答他的问题，向犯人解释说，如果他受过法律规

定的给判苦役的犯人打烙印这种罪，那么往他肩膀上一拍，那几个字母立即就会重新出现。

“啊，先生！”雅克·柯冷说道，“我对王家事业的效忠会对我不利，那真是太不幸了！”

“您这是什么意思？请您说说清楚，”法官说道，“叫您到这里来，为的就是这个。”

“好吧，先生。我后背上估计有许多疤痕，因为我曾经被立宪派当作叛国分子从身后朝我开枪枪毙过，而我一直是忠于国王的。立宪派以为我死了，就扔下我走了。”

“你曾经挨过枪毙，竟然活了下来！……”卡缪索说道。

“一些虔诚的人给士兵送了一些钱，我跟这些士兵里通外合。他们把我放在很远的地方，我只挨了几发死弹，士兵瞄准我的后背。这一事实，大使阁下可以向你证实……”

“这个鬼家伙对付什么都有一套！不过，这不是很好吗！”卡缪索心中暗想。他之所以显得如此严厉，只是为了满足法院和警察局的要求。

“您这种身分的人怎么会呆在德·纽沁根男爵情妇的家里呢？再说这是什么情妇？她原来是个妓女！……”

“先生，人家在一个烟花女的家里找到我，原因是这样，”雅克·柯冷回答道，“不过，在告诉您是什么原因把我叫到那里以前，我应该告诉您，就在我走上楼梯的第一个台阶的时候，突然旧病复发，所以我没有来得及与这个妓女谈话。我听人说爱丝苔小姐在转寻死的念头，由于这与年轻人吕西安·德·吕邦泼雷的利害息息相关，我就前去，打算劝劝这个可怜

的女子，要她从绝望的路上转回来。我对吕西安特别疼爱，那动机是神圣的。我想对爱丝苔说，可能吕西安对克洛蒂尔德小姐作的最后一次尝试要失败。而且我要告诉她，她继承了七百万。我希望这样使她再次鼓起生活的勇气。法官先生，我确信，我掌握的秘密，使我成了受害者。从我突然倒地的情形看，我想，就在当天早上，有人给我下了毒。但是我体格强壮，救了我一命。我知道，已有很长时间，有一个政治警察在追踪我，极力想把我卷进哪一桩恶案中去……如果在逮捕我的当时，根据我的请求，你们请来一位医生，那您一定会拿到证据，证明我现在关于我的健康情形所说的话是千真万确的。先生，请您相信，有些地位比我们高的人物，很想把我和一个什么恶棍混同起来，以便有权处置我，这对他们有极大的利害关系。为国王效劳，并不是只会得到好处，他们有他们的小心眼。只有教会是完美无缺的。”

雅克·柯冷故意花上十分钟时间一句一句道出这篇宏论。他那面部表情，非笔墨所能形容。这一大串话象是那样真实，特别是影射科朗坦，法官的心已经动了。

“您对吕西安·德·吕邦泼雷先生如此厚爱，原因何在，可以告诉我么？……”

“这您还猜想不到？先生，我已经六十岁了……我求求你们，不要把这个写上去……这……非得说吗？……”

“和盘托出，与您利害相关，特别与吕西安·德·吕邦泼雷利害相关，”法官回答道。

“那好，他是……噢，我的上帝！……他是我的亲生儿子！”

他喃喃自语地加了一句。说着他便昏厥过去。

“不要把这个写上去，科卡尔，”卡缪索压低嗓门说道。

科卡尔站起来，取来一小瓶四大盗醋①。

“这个人如果真是雅克·柯冷，他也真是个了不起的演员呢！……”卡缪索心想。

科卡尔给老苦役犯闻醋，②审判官则用锐利的目光审视着他。

“应该叫人把他的假发摘掉，”卡缪索等待雅克·柯冷恢复知觉时说道。

老苦役犯听到了这句话，吓得浑身发抖。他知道到那时他的面容会现出怎样的难看相。

“如果您没有力气摘掉自己的假发……好，科卡尔，你给他摘了，”审判官对自己的录事说道。

雅克·柯冷非常顺从地把头朝着录事伸过去。摘掉这个饰物以后，他的脑袋真相毕露，叫人见了真要害怕。见此情景，卡缪索陷于捉摸不定之中。他一面等待着医生和护士来到，一面整理起从吕西安寓所中搜来的各种文件和物品。法院的人对圣乔治街爱丝苔寓所采取行动以后，又到马拉凯河滨道进行了搜查。

---

① 这醋之所以叫“四大盗醋”，据说是因为一八二〇年马赛发生鼠疫时，有四个盗贼喝了这种醋，没有传上疾病，他们将病人财物劫掠一空。这个故事并无什么根据，很可能是哪个卖醋的商人信口开河编成的。

② 法国一直给昏厥的人闻醋，令其恢复知觉。

“你们攫取了德·赛里齐伯爵夫人的信，”卡尔洛·埃雷拉说道，“可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要把吕西安几乎所有的文件都搞到手，”他冷笑一声，加了一句。那冷笑充满了对法官的嘲讽。

卡缪索承受这冷笑时，明白了“几乎”二字的含义。

“怀疑吕西安·德·吕邦泼雷是您的同谋，他已经被捕，”他回答道，想看看这个消息对犯人会产生什么效果。

“你们铸成了大祸，他和我一样是无罪的，”冒牌的西班牙人回答道，没有露出一丝一毫的情感波动。

“再说吧，现在还刚刚在核实您的身分，”卡缪索接过话说道，对犯人那样镇静极为惊异。“如果您真是堂卡尔洛·埃雷拉，这件事本身可能就会立即改变吕西安·沙尔东的处境。”

“是啊，确实是沙尔东太太，德·吕邦泼雷小姐！”卡尔洛喃喃自语地说道，“啊！这是我生平最严重的一个错误！”

他抬眼望天，从嘴唇的动作来看，似乎在狂热地祈祷。

“可是如果你是雅克·柯冷，如果他有意识地与一个在逃的苦役犯为伍，与一个渎圣者为伍，法院怀疑的一切罪行可就变得十分可能了。”

法官这句话说得很巧妙。卡尔洛·埃雷拉如木塑泥雕一般听着这句话，他用很高雅的痛苦的姿势将手一摊，这就是对“有意识地”、“在逃的苦役犯”这些字眼的答复了。

“神甫先生，”法官极为彬彬有礼地接着说道，“如果您是堂卡尔洛·埃雷拉，我们为法律和弄清事实真相所不得不

做的一切事情，您一定都会原谅我们的。”

雅克·柯冷只从法官说“神甫先生”几个字的语调就猜透了这是一个圈套，他的态度依然如故。卡缪索期待着犯人流露出愉快的神情，为成功地蒙蔽了审判自己的法官而兴高采烈，那就是苦役犯品质的第一个迹象了。但是他发现这个苦役监狱的英雄好汉会用最狡猾的掩饰来保护自己。

“我是外交官，而且我属于希望苦修的教会，”雅克·柯冷怀着使徒的和善回答道，“我什么都能理解。而且我已经惯于受苦。如果你们在我的寓所里发现了我藏匿文件的地方，可能我此刻已经获得自由了。我看出来，你们只拿到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文件……”

这对卡缪索是致命的一击。雅克·柯冷用他的镇静自若以及朴素无华，已经抵消了卡缪索看见他的光头时所产生的一切怀疑。

“那些文件在哪里？……”

“如果您愿意由西班牙大使馆一位外交使团秘书陪同你们的代表前往，我会向你们指出在什么地方。由秘书来接收这些文件，你们向他担保就行了，因为这关系到我的身分、外交文件以及一些会牵连到已故国王路易十八的秘密。啊，先生！最好是……算了，您是法官！……再说，我为这一切向大使求助，他会赞赏这种态度。”

就在这时，执达吏报告医生和护士来到，二人走了进来。

“勒布伦先生，您好，”卡缪索对医生说道，“我请您来证实一下这个犯人的健康状况。他说有人向他投了毒，自称从前

天以来就生命垂危。您看看给他脱掉衣裳核实一下烙印是否有什么危险……”

勒布伦医生握住雅克·柯冷手腕，摸了摸脉搏。又叫他伸出舌头，非常仔细地观察。这项检查进行了十分钟左右。

“犯人受过不少苦，”医生回答说，“不过他此刻身体很强壮……”

“这种强壮假象，是我这种莫名其妙的处境使我神经高度兴奋所致，先生，”雅克·柯冷怀着一位主教的那种高度尊严回答道。

“这可能，”勒布伦先生说。

法官作了一个手势，人们把犯人的衣裳剥了下来。裤子留着，但上衣脱光，甚至连衬衣也扒下来。于是，人们得以欣赏那独眼巨人般强健的毛茸茸的上身。这是那不勒斯法尔奈斯宫中不加以巨大夸张的赫丘利。

“造物主造出这么结实的汉子，准备干什么用呢？……”医生对卡缪索说道。

执达吏回来，手中拿着乌木棒一样的东西。自远古以来，这棍棒就是他们职能的标志，人称节杖。他用这节杖往行刑人烙那几个致命的字母的地方敲了几击①。这时出现了十七个洞，全都无规律地分布着。人们仔细地审视后背，但是没有看到任何字母形状。只有执达吏指出，有两个洞之间的距离与“T”字母那一横两头之间的距离相等，还有一个洞标志着这

---

① 见本卷第108页注①。

个字母那一竖的最下端。

“不过这相当模糊，”卡缪索见附属监狱医生脸上现出怀疑的神情，这样说道。

卡尔洛要求在另一肩膀和后背当中也进行同样的操作。按照西班牙人的请求做了，医生观察到又出现了十五、六块疤痕。医生宣称这后背上曾经那样伤痕斑斑，即使行刑人打上了烙印，其痕迹也不会重新出现。

这时，警察局一个办公室仆役走了进来，将一封信交给卡缪索先生，并要求开回条。法官看完信，走过去与科卡尔说话，声音特别低，谁也听不见一点点。只是从卡缪索的一个眼神上，雅克·柯冷猜测到，警察局刚才又转来了关于他的材料。

“佩拉德的那个朋友总是跟在我的脚后，”雅克·柯冷想道，“我若是认识他，非象干掉孔唐松一样把他干掉不可。我还能再见亚细亚一次吗？……”

法官在科卡尔写好的那张纸上签了名，将那张纸装进信封，递给了托付办公室的仆役。

这托付办公室是法院不可或缺的助手。这个办公室由一位ad hoc① 的警察分局局长主持，由治安警察组成。他们在各个警察分局局长帮助下，到被怀疑参与杀人或充当罪犯同谋的人家中执行搜查甚至逮捕任务。于是这些法律当局的受托人为承担预审的法官节约了宝贵的时间。

---

① 拉丁文：最有资格。

法官作了一个手势，于是勒布伦先生和护士又给犯人穿上了衣裳。然后医生、护士以及执达吏便退席。卡缪索坐在办公桌前，开始摸弄他的鹅毛笔。

“您有一个姑妈，”卡缪索突然对雅克·柯冷说道。

“一个姑妈?”堂卡尔洛·埃雷拉惊异地回答，“先生，我根本没有亲属，我是已故德·奥絮纳公爵未予承认的私生子。”

他心中暗想：“他们快找到了!”这句话本来是捉迷藏游戏说的。不过，对法庭与犯罪分子之间的激烈斗争，捉迷藏也确是一个充满稚气的形象。

“算了吧!”卡缪索说道，“您的姑妈雅克琳·柯冷还在。您把她安排到爱丝苔小姐身边，用的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名字亚细亚。”

法官诡诈地仔细打量着雅克·柯冷。他带着好奇的表情聆听法官的话。听到这里，他毫不在乎地耸了耸肩膀，与他那种表情非常和谐。

“当心!”卡缪索接着说下去，“您仔细听我说!”

“我洗耳恭听，先生。”

“您这个姑妈在神庙街当商人，她的生意由一个帕卡尔小姐经营。这个帕卡尔小姐有一个弟弟被判了刑，不过她本人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人，外号叫罗梅特。法院已经找到了您姑妈的踪迹。再过八个小时，我们就会有决定性的证据。这个女人对您很是忠心耿耿……”卡缪索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

“请您继续说下去，法官先生，”雅克·柯冷这时平静地说道，“我洗耳恭听。”

“您的姑妈比您大五岁左右，她曾经当过臭名昭著的马拉的情妇。她拥有的财产，其核心部分便从这沾满鲜血的来源而至……据我收到的材料，她是一个狡猾的窝主，还没有什么对她不利的证据。马拉死后，据我手中掌握的报告，她可能又身属一个化学家。这个化学家于共和历十二年因制造伪币罪被判处死刑。她在诉讼中出庭作证。可能就是在与这个人同居过程中她获得了一些毒物学知识。从共和历十二年到一八一〇年，她当脂粉服饰商人。一八一二年和一八一六年，她因将未成年少女送去卖淫蹲过两年监狱……您那时已经因伪造文书罪而被判刑，已经离开了银号。在那以前，由于您受的教育和您姑妈为一些大人物享乐提供玩物而受到他们的保护，她把你安插进了银号……。犯人，这一切似乎与德·奥纍纳公爵这个高贵的家族不大相象……您还是死不肯承认吗？……”

雅克·柯冷一面听卡缪索先生讲话，一面忆起自己幸福的童年，想起他毕业的奥拉托利会中学。这样的沉思使他面带真正惊愕的表情。卡缪索虽然审讯用辞很巧妙，竟然无法使这平静沉着的面部表情发生任何变化。

“如果你们忠实地记录下了开始时我对你们的解释，你们可以将这个再读一遍，”雅克·柯冷回答道，“我不能一会一变……我没有到那个妓女家去过，我怎么会知道谁是她的厨娘呢？您跟我说的这些人，我与他们素不相识。”

“您不承认，我们马上进行对质。那会叫您不再那么自信。”

“已经被枪毙过一次的人对什么都司空见惯了，”雅克·柯冷温顺地说。

卡缪索又去翻检搜来的各种文件，同时等待着治安科科长回来。这个人办事是极其认真的。审讯于十点半左右开始，此时已经十一点半。执达吏来到，低声向法官禀报比比-吕潘来到。

“叫他进来！”卡缪索先生回答。

比比-吕潘走进来。本来指望他大叫一声：“就是他！……”比比-吕潘却一下子惊呆了。从这个满是麻子的面孔上，他认不出当年老“主顾”的面容来了。这一犹豫使法官大吃一惊。

“确实是他那个头，他那大块，”警察说道，“啊，是你，雅克·柯冷，”他打量了眼睛、额头的棱角和耳朵以后，接着说道，“有些东西，是无法化装的……确实是他，卡缪索先生……雅克左臂上有一处刀伤痕迹，叫他把外衣脱掉，您马上就能看见……”

雅克·柯冷再次被勒令脱掉衣裳，比比-吕潘卷起他的衬衣衣袖，露出所说的疤痕。

“那是一颗子弹打的，”堂卡尔洛·埃雷拉回答道，“还有很多别的疤痕呢！”

“啊，这正是他的嗓门！”比比-吕潘大叫起来。

“您的肯定，”法官说道，“只是一个材料，而不是一个证据。”

“我知道，”比比-吕潘谦恭地回答，“但是我会给您找到证人。伏盖公寓的一位女房客已经在这里了……”他眼睛盯着

柯冷说道。

柯冷那平静沉着的面孔一动不动。

“叫那个人进来!”卡缪索先生断然说道。他表面上无动于衷,语气中已透露出不满。

雅克·柯冷发现了这种情绪,他对预审法官的好感并不抱什么指望。他紧张地思考,寻找其原因,堕入了麻木不仁的状态。执达吏将波阿雷太太带进来。意料不到地看见她,苦役犯稍稍有些发抖。但是法官没有观察到这一震颤,他似乎主意已定。

“您叫什么名字?”法官问道,一面把证人的陈述及审讯开始部分的表格填写完毕。

波阿雷太太是一位皮肤白皙,满脸皱纹的小老太婆,穿一件正蓝丝绸连衫裙。她宣布自己闺名叫克里斯蒂娜-米歇尔·米旭诺,现在是波阿雷先生的配偶,五十一岁,巴黎市出生,现住邮政街拐进去的母鸡街,身分是备有家具的房屋出租人。

“太太,”法官说道,“您在一八一八年、一八一九年间曾在一位姓伏盖的太太开的一家平民公寓中住过。”

“对,先生,我就是在那儿认识波阿雷先生的。他是退休公务员,后来成了我的丈夫。他病倒在床已经一年了……可怜的人!他病得很厉害。所以我不能在外面呆很长时间……”

“当时在这家公寓里有一个叫伏脱冷的……”法官问道。

“噢,先生!那故事长了,他是一个可怕的苦役犯……”

“您曾经协助逮捕他。”

“这不确，先生……”

“您现在是对法官说话，您要注意！……”卡缪索严厉地说。

波阿雷太太沉默不语。

“请您好好回忆一下！”卡缪索接着说下去，“您还清楚记得这个人吧？……见了面，能认出他来吗？”

“我想能的。”

“是不是就这个人？……”法官说道。

波阿雷太太戴上她的平光镜，仔细注视卡尔洛·埃雷拉。

“是他的块，是他的个，可是……不对……对……法官先生，”她接着说，“如果能看见他裸露的前胸，我就能立刻认出他来。”①

法官和录事，虽然职务在身，十分严肃，还是忍不住大笑起来。雅克·柯冷也有些开心，但很有节制。比比-吕潘刚才给犯人脱掉了上衣，还没有穿上。法官作了一个手势，犯人痛痛快快地解开衬衣。

“确实是他的皮，他的毛。可是汗毛已经花白了，伏脱冷先生，”波阿雷太太高声叫道。

“对此您作何回答？”法官问道。

“这是一个疯女人！”雅克·柯冷说道。

“啊呀，我的天哪！如果说他的面孔变样了，我有点把握不大的话，听到这语声就足够消除我的怀疑了！对，威胁我的

---

① 见《高老头》。

就是他！……啊！他就是这样的眼神！”

“法警和这位女子不可能勾结起来对您说同样的话，”法官对雅克·柯冷说道，“因为他们哪一个人进来以前都没有见过您。您怎么解释这一点呢？”

“一个女人根据一个男人胸脯上的汗毛认出他来。根据这种女人的作证和一个警察的怀疑断案，可能会发生错断。当然法院犯过比这严重的错误。”雅克·柯冷回答道，“从我身上找到了声音、眼神、身材与一个要犯有相似之处，这已经非常含糊。至于这位太太的模糊回忆，大概能证明她与一个与我酷似的人有那种关系。她竟然不脸红，您自己刚才不是也觉得可笑么！您为法院着想，希望确认我的身分。为寻求事实真相起见，我比您更强烈希望确认我的身分。先生，请您问问这位伏瓦……太太……”

“波阿雷……”

“波阿雷太太。请原谅，我是西班牙人！请您问问波阿雷太太，她是否想得起来住这个地方的人……你们怎么称呼这个公寓的？……”

“一个平民公寓，”波阿雷太太说道。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雅克·柯冷回答道。

“这是一家公寓，在那儿包伙吃午饭和晚饭。”

“您说得对，”卡缪索高声说道，他点点头，对雅克·柯冷表示赞同。此人怀着善意向他提出搞出结果的办法，这种表面上的善意把他感动了。“请您尽量回顾一下，雅克·柯冷被捕时，在这家公寓包饭的人都有谁？”

"有德·拉斯蒂涅先生,毕安训大夫，高里奥老爹……泰伊番小姐……"

"好,"法官说道，他不停地观察着雅克·柯冷，那个人的面孔毫无表情。"那好,这个高里奥老爹……"

"他已经死了,"波阿雷太太说。

"先生,"雅克·柯冷说道,"我在吕西安寓所中数次遇到一个德·拉斯蒂涅先生。我想,他与德·纽沁根太太很要好。如果这里说的拉斯蒂涅就是他，他可从来没把我当作人们要把我与之混为一谈的那个苦役犯……"

"德·拉斯蒂涅先生和毕安训先生,"法官说道，"两个人现在地位都很高。如果他们的证词对您有利，只这一点就足以使您获释。科卡尔,请您为他们准备传票。"

几分钟之内,波阿雷太太作证的手续已履行完毕,科卡尔把刚才那一幕的笔录给她念了一遍,她签了字。但是犯人拒绝签字,理由是他对法国法律形式完全无知。

"今天就到这儿吧,"卡缪索接着说道,"您可能需要吃些东西了。我马上叫人送您回附属监狱。"

"唉！我太难受了,吃不了东西,"雅克·柯冷说道。

卡缪索本来想让雅克·柯冷返回监狱的时间与那些被告在院子里放风的时间碰在一块。可是他今天早晨吩咐典狱长的事，希望得到典狱长的答复。他拉铃，准备派执达吏前往。执达吏来了，说马拉凯河滨道那所房子的门房有一件关于吕西安·德·吕邦泼雷的重要文件交给他。这个变故太重要了，卡缪索一下子便忘掉了原来的打算。

“叫她进来！”他说。

“对不起，请原谅，先生，”门房说道，一面向法官和卡尔洛神甫施礼。“法院来了两次人，我的丈夫和我，我们都吓坏了，结果把一封寄给吕西安先生的信忘在五屉柜里。这封信是巴黎市内寄来的，可我们还交了十个苏，因为超重。请您把这邮费还给我们，天知道什么时候能再看见我们的房客！”

“这封信是邮差交给你们的吗？”卡缪索仔细审视了信封以后，问道。

“是的，先生。”

“科卡尔，您马上把这一申明写个笔录。好，来吧，老太太，说说你叫什么名字，什么职业……”

卡缪索叫门房宣了誓，然后他口述了笔录内容。

履行这些手续的工夫，卡缪索对邮票进行核实，邮票上有收信、送信的日期和时间。这封信是爱丝苔死后第二天送到吕西安寓所的，那么无疑是发生祸事当天书写、当天投邮的了。

卡缪索读这封信时该多么吃惊，诸位可以想见。写这封信和在信后签名的人，法院一直以为她是被人谋害的呢！

爱丝苔致吕西安函

（我生命的最后一天，上午十时）

我的吕西安：

我再活不上一个小时了。到十一点时，我已经死掉，而且我要

不受任何痛苦地死去。我用五万法郎买了一颗漂亮的小黑豆，内含一种毒素，能转眼间致人死命。这样，我的宝贝，你心里就可以这样想："我的小爱丝苔没受罪……"是的，只有给你写这封信的时候，我才感到难过。

用高价将我买到手的那个魔鬼——纽沁根刚走，心醉神迷，象个灌醉了酒的大熊。我自视从属于他的日子，是不会有第二天的，这一点他也知道。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得以将我从前的妓女生涯与爱情生活加以比较，将在无限之中绽开的温情之花与对义务的厌恶重合在一起。这种厌恶希望自己化为乌有，以便不给亲吻留下位置。非感到这样的厌恶，才会觉得死亡可爱……我洗了一个澡，本来打算将我受洗的修道院中的忏悔师请来，在他面前忏悔，洗清我的灵魂。但是象这样多次卖淫，作临终圣事可能是渎圣行为。再说我觉得自己已经在诚恳的悔罪之水中洗浴过了。上帝想怎样处置我，就怎样处置我吧！

还是不再说这些感伤的话吧！我希望直到最后一刻仍是你那个爱丝苔，不用我的死亡、前途、善良的上帝这些东西来给你增添烦恼。我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尝尽了这么多的痛苦，如果到了另一个世界上，上帝还要来折磨我，那他就不善良了……

弥尔贝尔夫人①为你画的那幅精美的肖像，就放在我的面前。你不在我的身边，这张乳白色的纸给我许多安慰。此刻，我一面向你道出我最后的思念，向你描述我最后几次心脏的搏动，一面如醉如痴地望着这幅画像。我把这幅画像放在这封信里寄给你，因为我不希望别人抢走它或将它卖掉。一想到构成我的快乐的物品要在商人的橱窗里与一些贵妇人、帝政时代的军官或者中国的古怪

① 弥尔贝尔夫人(1796—1849)，著名的微型画家。

古董混在一起，就叫我心碎。宝贝，这张小像，你把它擦掉吧，不要送给任何人……除非这件赠物能把那个会走路、穿着衣裙的木板条——那个克洛蒂尔德·德·葛朗利厄的心还给你。她浑身尖利的骨头，跟你睡觉时会弄得你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对，如果是这样，我同意，我死后还能象我活着时对你有点用。啊，为了叫你高兴，或者仅仅为了博得你一笑，我甚至会嘴里咬着一个土豆，站在烈火前面把土豆给你烤熟！所以我的死对你仍是有益的……否则，我可能会扰乱你的夫妻生活……啊，这个克洛蒂尔德，我真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这样！为了能当你的妻子，姓你的姓，日夜不离开你，属于你，装模作样！真得是圣日耳曼区的人才干得出这种事！可她骨头上还没有十斤肉……

可怜的吕西安，不得志的亲爱的人，我在想着你的前途！去吧，你会不止一次地怀念你这条可怜的忠实的狗、这个好心肠的姑娘。她为你去作盗贼，为保证你的幸福，可以任凭别人将她拖上重罪法庭；她唯一的牵挂就是幻想你的享乐，为你创造享乐机会；她的秀发、双足、脚趾上都充满了对你的爱；她是你的芭蕾演员，每一顾盼都是对你的祝福；她在六年的时光中，心里只想着你一个人；她是属于你的物品，正如太阳放射出光芒一样，我一直只是你的灵魂的流露。但是，归根结底，可叹，我既没有钱，也没有名，我不能作你的妻子……我一直将我所有的一切都送给你，好让你有个前程……接此信后，请你立即前来，将我枕下的东西取走，因为我对家中下人不放心……

你看吧，我死了也要当个漂亮的死鬼。我要上床，在床上躺好，也就是摆出个姿势来！然后我把那颗药丸贴在我的软颚上。这样，无论临死的痉挛还是可笑的姿态都不会毁损我的面容和体态。

我知道德·赛里齐夫人因我之故与你闹翻。不过，你看吧，我

的猫咪，待她知道我已经死了，她一定会原谅你的，你与她好好维系感情；如果葛朗利厄家坚持拒绝你，她会给你结一门好亲事。

我的宝贝，我不希望你得知我的死讯时长吁短叹。首先，我应该告诉你，五月十三日，星期一，上午十一时，这个时间只不过是一场慢性病的结尾。而这场病，在圣日耳曼的平台上，你们再次推我重操旧业的那天就开始了……。灵魂上痛苦与肉体上痛苦是一样的。只是灵魂不能象肉体那样愚蠢地任凭自己受苦，灵魂能够支撑肉体，而肉体支撑不住灵魂。而在使人求助于缝纫女工的一斤煤球①的这种思考中，灵魂有办法医好自己的疾病。前天你对我说，如果克洛蒂尔德仍然拒绝你，你就要我为妻，你又给了我全新的生命。可是如果那样，对我们两人可能都是天大的不幸，可以说我会死得更痛苦，死与死的伤心程度是不同的。上流社会永远不会接受我们。

最近这两个月，我考虑了许多问题。一个可怜的姑娘堕入泥潭，就象我进修道院以前那样。男人们觉得她很美，叫她充当他们的享乐工具，对她毫不尊重，用马车将她接来，玩完了叫她自己走回去。他们之所以没有向她脸上啐一口，那是她因自己的美貌得以免受此辱。但在精神上，他们比这样还要坏。可是，一旦这个烟花女继承了五、六百万的遗产，马上便会有王孙贵族来追求她；当她坐着马车经过时，人们会恭恭敬敬向她致意，她可以在法国和纳瓦尔家族最古老的家徽中去择婿。看到两个风流俊美的人儿幸福结合在一起，这个世界一定会咒骂我们，而这个世界对斯塔尔夫人，尽管她有那些风流韵事，却一直是顶礼膜拜的，因为她有二十万利勿尔的固定收入。这个世界在金钱或名气面前俯首帖耳，而

① 指用煤气窒息而死这种自杀。

不愿在幸福和美德面前屈从。其实，如果我有钱，我也可以干些好事……噢，我可以为别人擦干多少眼泪啊！……可能跟我自己流的眼泪一样多！是的，我本来希望只为你，为慈善事业而活着的。

就是这些思考使我觉得死亡妙不可言。所以，可爱的猫咪，你千万不要唉声叹气！你心里要常常想：有两个好姑娘，两个漂亮的人儿，都为我死去了，而且对我毫无怨恨，对我爱慕之极。在你心中树起纪念柯拉莉、纪念爱丝苔的丰碑，然后去过你的日子吧！你还记得吗，有一天你指给我看革命前一个诗人的情妇？她现在年老珠黄，干瘪黄瘦，戴着西瓜皮绿的有褶、系带的女帽，穿着污渍斑斑的短棉袄，靠着杜伊勒里宫的围墙晒太阳取暖，为一个其丑无比的哈巴狗惴惴不安。你知道，她从前是仆役成群，高车驷马，公馆金碧辉煌的！那时我对你说："最好三十岁就死掉！"那天你发现我若有所思，于是你出尽洋相叫我开心。我们亲吻中间，我又对你说："每天都有标致的女子在戏终场之前走出戏院！"你看，我也不愿意看最后一场戏，如此而已……

你可能觉得我今天非常饶舌，这是我最后一次说"废话"了。我给你写信也象跟你谈话一样，希望快快乐乐地与你谈话。哀叹自己命运的那些缝纫女工，一直叫我讨厌。你知道的，在那次要命的歌剧院舞会上，人家告诉你我从前是妓女，从舞会回来，我已经想办法寻了一次短见！

啊，不，我的心肝，如果你知道，刚才我停笔片刻，怀着怎样的爱恋之情，怎样如醉如痴地凝望着你这张小像，我的眼睛沉浸在你的目光中，你千万不要把这张小像送人……我已尽力将爱镶嵌在这乳白色的纸上。你取到这爱时，会想到你心爱的小鹿的灵魂就在这里。

一个死人请求施舍，这不是很滑稽可笑吗！……算了，应该学

会在坟墓里安安静静地呆着。

昨夜，如果我同意象爱你一样爱纽沁根，他就会送给我两百万。你不知道，如果那些蠢人知道这事，我的死在他们眼中会多么具有英雄气概！待他知道我信守了诺言而因他死去时，他可真是被狠狠敲了一竹杠！我作了各种尝试，以便能继续与你共呼吸。我对这个大盗说："你愿意我照你的要求那样爱你，我甚至可以承诺永远不再与吕西安见面……""那应该怎么办呢？……"他问。"为他给我两百万，行么？……""不行！"你若能见到他那怪相就好了！啊！若不是这于我是极其悲惨的事，我真要哈哈大笑！"你想回避明确拒绝么？"我对他说，"我看得出来，你把两百万看得比我重。一个女人总是轻而易举就能看出自己的价值的，"我又加上了这一句，便向他扭过身去。

这个老色鬼过几个小时就会明白，我并不是开玩笑。

谁会象我那样给你的头发分缝呢？算了，我再不愿想你生活中的任何事了。我只剩下五分钟好活，我把这五分钟献给上帝。亲爱的天使，你不要嫉妒他，我想跟他谈谈你，请求他以我的死和在另一个世界中惩罚我为代价赐给你幸福。我很不愿意下地狱，我真想看看天使是什么样子，好知道他们是不是与你相象……

别了，宝贝，别了！用我的全部不幸为你祝福。直到坟墓中我仍是你的爱丝苔。

爱丝苔

一八三〇年五月十三日

时钟已敲响十一点。我作了最后的祈祷，我马上躺下死去。让我再次向你道一声永别！我希望我手上的温度能把我的灵魂留在这里，正象我在纸上印上最后一个亲吻一样，我愿意再一次叫你一

声我的好猫咪，虽然你是我的死因。

你的爱丝苔

一个自尽的人怀着如此欢快的心情写下的书信——虽然这是一种亢奋的快乐，盲目的柔情使出的最后一点点力气——法官还是第一次读到。他看完这封信，心头涌起艳羡的情绪。

“他有什么特别之处能叫人这样爱他呢！……”他想道，心中重复着这句所有那些没有本事讨女人喜欢的男人说的话。

“如果您不仅能够证明你不是被释放的苦役犯雅克·柯冷，而且能够证明你确实是堂卡尔洛·埃雷拉，托莱多王家教士会议议事司铎，费迪南七世陛下密使，”法官对雅克·柯冷说道，“您就可以获释。司法部要求执法公正，因此我必须告诉您，我刚刚收到爱丝苔·高布赛克小姐一封信，她在信中承认自己蓄意自杀，而且对手下的仆人表示怀疑。看来窃取了那七十五万法郎的，是这几个仆人。”

卡缪索讲话时，一面将信函的笔迹与遗嘱的笔迹进行比较。在他看来，显然信件与遗嘱出自一人之手。

“先生，原来您过于匆忙地认为那是一桩谋杀案。现在，也不要匆忙地认为这是一桩盗窃案吧！”

“啊?!……”卡缪索说道，一面向犯人投过法官的一瞥。

“这笔钱可能会找到。请您不要以为我这样说，就是这事与我有牵连，”雅克·柯冷接着说下去，那意思是暗示法官，他能够理解法官的怀疑。“这个可怜的姑娘很受她下人的爱戴。如果我重获自由，我一定要去把这钱找回来。现在，这笔钱属

于吕西安了，他是我在这世界上最爱的人！……您允许我看看这封信么，很快就会看完……这是证明我那亲爱的孩子无罪的证据……您不用担心我把信毁掉……我也不会对别人说，既然我是单独关押的……”

“单独关押！……”法官高声说道，“不会再单独关押您了……我请您尽快明确您的身份，如果您愿意，向贵国大使求助吧……”

说着他将那封信递给雅克·柯冷。卡缪索感到很高兴，解决了难题，也能使总检察长、德·摩弗里纽斯夫人和德·赛里齐夫人满意。犯人看烟花女的信时，他冷静而好奇地琢磨了这个人的面孔。虽然那面部表情流露出真挚的情感，法官仍情不自禁地想道："这面孔确实是蹲过苦役监牢的模样。"

“人家是这样爱他！……”雅克·柯冷将信送还，说道，卡缪索见他满面泪痕，“可惜你不认识他！”雅克·柯冷接着说，“他的心灵是那样年轻、单纯，他长得那样俊美，他是一个孩子，一个诗人……见了他就抵挡不住，感到需要为他牺牲自己，需要满足他的任何欲望。这个吕西安，温存的时候，那么可爱，叫人着迷……”

“对，”法官说道，他再加一把劲以发现真相，“您不会是雅克·柯冷……”

“不会，先生，”苦役犯回答道。

说着，雅克·柯冷更加装出堂卡尔洛·埃雷拉的模样。他怀着大功告成的欲望，走到法官面前，将法官拉到窗户跟前，摆出教会之长的架势，用道出心腹话的口气说道：

“先生，我太喜欢这个孩子了。你们把我当成罪犯，如果必须承认是这个罪犯才能使我心上的这个偶像免遭烦恼，我甚至可以认罪，”他低声说道。“我会仿效这个为了他好而自杀的可怜的姑娘。所以，先生，我恳求您给我恩典，那就是立即释放吕西安……”

“我的职责不允许这样做，”卡缪索好心肠地说道，“如果与天命达成妥协，法院是会予以照顾的。如果您能向我提供充分的理由……您说吧，这个不会写进去……”

“那好，”雅克·柯冷上了卡缪索的好心肠的当，接着说下去，“这个可怜的孩子此刻该多么痛苦，我全知道。他见自己身陷囹圄，是能够自杀的……”

“噢！说到这个么，”卡缪索不由自主地身子一抖，说道。

“您给我这样的恩典，实际上是给什么人以恩典，您大概不知道，”雅克·柯冷又加了一句，希望打动对方的心。“您把象德·赛里齐伯爵夫人、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这样的人的信件都拿到您的办公室来，她们是决不会饶恕您的。”他指着两捆散发着香味的信件说道，“您给我这样的恩典，实际上是为比这些贵妇人还有权势的一个社会等级效劳……我所属的教会记忆力很好。”

“先生，够了！”卡缪索说道，“找些别的理由吧！我对犯人和公诉负有同等的义务。”

“那好，请您相信我。我了解吕西安，他是女人、诗人，南方人的气质，意志薄弱，”雅克·柯冷接着说道，他以为终于猜测出这法官已经被他征服。“您确信这个小伙子是无辜的，不

要折磨他，千万不要审讯他。把这封信交给他，向他宣布他是爱丝苔的继承人，把他放了吧……如果您不这么做，您定会走投无路。如果您干脆利落将他放了，我（还把我单独关押好了）明天，今天晚上就会把案件中一切您看来神秘莫测的事以及我受到激烈控告的原因向您解释清楚。不过我这样做要冒生命危险，有人想要我的脑袋，已经五年……一旦吕西安重获自由，富有，并且娶了克洛蒂尔德·德·葛朗利厄为妻，我在这人世的任务也就完成，再用不着护我这身皮肉了……迫害我的人是你们前朝国王手下的一个暗探……”

“啊！科朗坦！”

“啊！他叫科朗坦！……谢谢您……好吧，先生，您能向我允诺，答应我的要求吗？”

“一个法官不能、也不应该作任何承诺。科卡尔！叫执达吏和警察来，送犯人回附属监狱……我要吩咐他们，今晚将您安置在皮斯托尔，”他又温和地补充一句，向犯人轻轻点头。

雅克·柯冷刚才向卡缪索提出的请求使法官十分惊异，卡缪索又想起，雅克·柯冷强调自己的病况，坚决要求第一个受审。此时，全部怀疑又回到他的心中。他正在倾听着内心的怀疑无法决断，忽然看见那个所谓垂死的人象赫丘利一样健步走过去，走进办公室时那装得惟妙惟肖的种种怪样，全部消逝得无影无踪了。

“先生？……”

雅克·柯冷回过头来。

“尽管您拒绝在记要上签字，我还是叫录事把审讯记要给

您念一遍。”

犯人此时容光焕发，他坐到录事跟前的那个动作犹如最后一道阳光，照亮了法官的心。

“您的病这么快就好了吗？”卡缪索说道。

“我露馅了，”雅克·柯冷想道。但是他高声回答：“先生，高兴是唯一的万能良药……我本来对无罪毫不怀疑，现在有了这封信作无罪的证据……这是灵丹妙药。”

执达吏和警察来到犯人周围时，法官一直用若有所思的目光盯着他。然后他象一个大梦初醒的人那样动了一下，将爱丝苔的信扔在录事的桌子上。

“科卡尔，把这封信抄下来！……”

人家恳求你做一件事，而这件事违背你的利害或者违背你的职责，甚至这件事常常与你无关时，人总要对这件事加以提防，表示怀疑，这是人的本性。对预审法官来说，这种感觉正是不成文的法律。这个犯人的身分尚未确定，他越是让人感到如果审问吕西安前景凶多吉少，卡缪索就越觉得必须进行这次审问。按照法典和惯例，这道手续倒并非必不可少。但是为解决卡尔洛神甫的身分问题，则要求进行审讯。不论哪一行，都有一种职业意识。即使没有好奇心，卡缪索也会出于法官的荣誉感审问吕西安，就象刚才审问雅克·柯冷那样，使出最正直的法官也允许自己使用的那些小技。现在，在卡缪索心中，为人帮忙啊，自己高升啊，所有这一切都退居次要地位。主导一切的是他希望知道事实真相，希望能够推断出事实真相来，哪怕以后对真相保持缄默。他用手指头在玻璃板

上敲着鼓点，任凭各种假想潮水般涌来，他此时的思想确如汹涌的河水涌向千村万镇一般。法官是真相的情人，他们象妒火中烧的女人一样，任凭自己作出千百种假设，并用怀疑的匕首将种种假设搜寻个遍，就象古代的祭司剖开献祭牲畜的五脏六腑一样。然后他们在非常可能上停下手来，而不是在真相上停下手来，他们最终会依稀望见真相。一个女人盘问自己爱上的男人，也象法官审问罪犯一样。在这种心情下，目光的一闪，一句话，声调的某一变化，稍一犹豫，都足以指出隐瞒的事实，背叛，犯罪。

“他刚才描绘自己对儿子（如果是他的儿子的话）那么尽心尽力那样子，使我想到，他在那个妓女家中可能充当警戒。他没料到死人的枕头盖住了遗嘱，可能是他替儿子预先拿了那七十五万法郎！……因此他许下诺言，要把那笔钱找回来。德·吕邦泼雷先生对他自己、对法院都负有义务，要澄清他父亲的身分……可是他向我许诺说，如果我不审问吕西安，他的那些阶层（他的阶层！）会保护我！……”

他又停在这个想法上了。

正如诸位刚才见到的那样，一个预审法官可以随意进行审问。他要细细地审，还是粗粗地审，都随他的便。一次审问，可以无关紧要，也可以关系整个命运。人情就在这中间，卡缪索拉铃，执达吏已经回来。他下令去带吕西安·德·吕邦泼雷先生，千叮万嘱在途中一定不能叫犯人与任何人讲话。

“这里头有个奥妙，”法官心中暗想，“而且这个奥妙可能很重要。这个既非教士，亦非世俗人，既非苦役犯，亦非西班

牙人的怪物，不愿意从他所保护的人嘴里说出什么紧要的话。他的想法是这样：‘诗人意志薄弱，女人气；他不象我，我是外交界的赫丘利，你们很容易就会从他嘴里逼出我们的秘密来！’对，我们就要从那个无辜的人嘴里得知一切！……”

录事正抄写爱丝苔那封信，卡缪索继续用象牙小刀敲击着桌沿。人们运用自己的才干时，什么怪事没有？卡缪索对罪行作出了各种各样的假想，惟独没有想到那个犯人制造了假遗嘱以有利于吕西安！那些羡慕法官高位的人，请他们想一想这种在持续不断的怀疑中度过的时日，想想这些人强加于他们头脑的种种折磨，民事初审也不比刑事初审曲折少。这样想过之后，他们可能会认为教士和法官的职业都同样繁重，里面都同样充满风险。再说，任何职业都有其苦衷和难处。

两点左右，卡缪索看到吕西安·德·吕邦泼雷走了进来。他脸色苍白，面容憔悴，双眼红肿。总而言之，一副神情沮丧、衰弱无力的样子，使法官得以将自然与伪装、真正垂死的人和戏台上垂死的人加以比较。执达吏在前引路，两旁有警察押送，从附属监狱走到法官办公室，这一路把吕西安的绝望心情推到了顶点。诗人的思想是宁愿受刑也不愿受审。法官看到这个人精神上完全垮了。与刚才另一名犯人强烈表现出的高度精神力量相比，卡缪索先生反倒觉得轻而易举取胜很可怜了。这种鄙夷的心情使他得以一上来就进行决定性的打击，同时也给他在战场上留下可怕的独立思考。这是猎人开枪打玩具娃娃时的那种独立思考。

“德·吕邦泼雷先生，请不要这样激动。在您面前的法

官，迫不及待地要补救法院无意中犯下的无根据羁押的错误。我相信您是无辜的，您马上会获释。您无辜的证据就在这里。这是您不在家时门房为您收下的一封信，她刚刚送来。由于法院的人到您的寓所去以及您在枫丹白露被捕的消息搅得门房心慌意乱，这个女人忘了将爱丝苔·高布赛克小姐的这封来信交给您……您看看吧！”

吕西安取了信，看完，泪流满面，泣不成声。足足有一刻钟的工夫，吕西安浑身无力，四肢瘫软。此后，录事将一份信函抄件交给他，请他与原文加以核对，并在写有诉讼期间原件征用，此抄件与原件相符，妥收无误字样的一张纸上签字。抄写是否准确无误，吕西安自然相信科卡尔的话了。

“不过，先生，”法官满脸善意地说道，“没有办完我们的手续，没有向您提出几个问题之前，还难以将您释放……我几乎是请您以证人的身分来回答问题的。对您这样的人，我想几乎无需指出，宣誓讲出全部真情在这里不仅仅是唤起您的良心，而且也为您的地位所必需，短时间内您的地位尚不明确。讲实话，不管是什么真话，对您不会有任何影响，而说假话则要送您上重罪法庭，我不得不叫人再把您送回附属监狱去。您直截了当回答我的问题，今天晚上您就可以回家睡觉，而且要在报纸上发表一则消息为您恢复名誉：‘德·吕邦泼雷先生昨日在枫丹白露被捕，经过简短审问，已立即获释。’”

这一席话对吕西安产生了强烈的效果。法官看到犯人的心情，又补充一句：“我再重说一遍，本来怀疑您在投毒暗害爱丝苔小姐性命案中充当同谋，现在有证据证明她系自杀身死，

一切明朗。但是有人窃走了属于继承财产的七十五万法郎，而您是继承人。在这个问题上，不幸仍有犯罪行为。这一罪行发生在发现遗嘱之前。所以，法院有理由认为，是一个爱您的人，与这位爱丝苔小姐一样爱您的人，为了您犯下了这桩罪行……请您不要打断我的话，”卡缪索见吕西安要开口说话，作了一个手势，叫他不要开口，自己继续说下去，“我还没有审问您。我希望使您明白，这个问题与您的声誉是多么关系重大。假话是将同谋联系在一起的、站不住脚的荣誉支点，请您放弃假话，讲出全部实情好么？”

诸位大概早已发现，在这场犯人与预审法官的争斗中，双方是多么势不均力不敌。当然，巧妙地否认有自己独特的形式，只要否认就足以保护住犯罪分子。但是，这在某种程度上象一个甲胄，当审讯的尖刀在上面找到了关键部位时，这甲胄就变成累赘了。一旦对某些显而易见的事实，矢口否认已经不够，犯人就完全落入法官的掌握之中。现在请诸位假设一个半是罪犯的人，如吕西安，他第一次品德堕落，遇难得救，可能改邪归正，变成有益于国家的人。但是他肯定还会跌入预审的圈套丧命。法官起草一个干巴巴的记要，写上对问题的忠实分析和回答。但是他那阴险的慈父般关怀的长篇大论，象刚才这样的似是而非的告诫，到了记要里，全都无影无踪。上级法官和陪审员看到了结果，而不了解所使用的手段。所以，一些明智的人认为，象英国那样由陪审团来进行预审恐怕是最好的。法国曾经在一段时间内享受过这种制度。在共和历四年雾月法典中，这一机构叫作控告陪审团以与审判陪审

团相区别。至于最后诉讼，如果仍回到控告陪审团，这案件则应移交给王家法院，而不求助于陪审员。

“现在，”卡缪索停顿了一下说道，“您叫什么名字？科卡尔先生，请注意！……”他对录事说道。

“吕西安·沙尔东·德·吕邦泼雷。”

“出生在……”

“昂古莱姆……”

吕西安报出出生年月日。

“您不曾有过祖传财产吗？”

“一点没有。”

“可是您第一次在巴黎居住期间，与您钱财不多相比，您的开销很大？”

“是的，先生。那时节，我有一位对我十分体贴的女友柯拉莉小姐，不幸她后来死了。正因为她的去世使我无限伤感，我才回到我的故乡。”

“好，先生，”卡缪索说道，“我赞扬您的直爽，这一点会获得好评的。”

诸位已经看到，吕西安走上了全面忏悔的道路。

“您从昂古莱姆重返巴黎以后，开销更大，”卡缪索接着说下去，“您所过的生活，与一个有六万法郎左右固定收入的人相差无几。”

“是的，先生……”

“是谁供给您这笔钱呢？”

“我的保护人、卡尔洛·埃雷拉神甫。”

"您在什么地方认识他的?"

"我在大路上与他相遇，那时我正要自尽以结束我的生命……"

"在那之前，您从来没有在家中，听您的母亲谈起过这个人吗?"

"没有。"

"您的母亲从来没有对您说过，她遇到过一个西班牙人吗?"

"从来没有……"

"您能想起来，您与爱丝苔小姐结成友谊的年代和月份吗?"

"一八二三年年底，在一个林荫大道通俗喜剧小剧场。"

"她开始时要您花钱吗?"

"是的，先生。"

"最近，您怀着娶德·葛朗利厄小姐的愿望，买进了吕邦泼雷城堡的残存部分，又加上了值一百万的土地。您对葛朗利厄家说，您的妹夫刚刚继承了大笔遗产，您这笔钱是他们慷慨解囊而来。……先生，您是对葛朗利厄家说过这话吗?"

"是的，先生。"

"对您的婚事告吹的原因，您一无所知吗?"

"完全一无所知，先生。"

"那好，我来告诉您：葛朗利厄家派了巴黎最受人尊敬的一个诉讼代理人到您妹夫家去调查情况。在昂古莱姆，这位诉讼代理人从您妹妹和妹夫亲口吐露的情形中得知，他们不

仅只借给您很少的钱，而且他们所得遗产乃由不动产组成，价值不小，倒是真的，但是资金的数目勉强够得上二十万法郎……。象葛朗利厄这样的人家，对来源不明的财产，望而却步，您大概不会感到意外……先生，正是谎言把您带到了这步田地……”

吕西安听到透露出的这一消息，浑身冰冷，原来尚保留着的一点点思考能力也丧失殆尽了。

“警察局和法院想了解什么，就能了解到什么，”卡缪索说道，“您千万要记住这一点。现在，”他想到雅克·柯冷赋予他自己的父亲身分，接着问道，“您了解这个所谓的卡尔洛·埃雷拉是谁吗？”

“了解，先生，但是我知道时已经为时过晚……”

“怎么，为时过晚？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不是教士，不是西班牙人，而是……”

“潜逃的苦役犯，”法官急不可待地说道。

“对，”吕西安回答道，“等到这个致命的秘密透露给我的时候，我已经欠下了他的恩情。本来我以为自己是和一个令人尊敬的教士结成了朋友……”

“雅克·柯冷……”法官开始说一句话。

“对，雅克·柯冷，”吕西安再说一遍，“这是他的名字。”

“好。雅克·柯冷刚才已经被一个人认出来了，”卡缪索先生接着说道，“他之所以还在否认自己的身分，我想，他是为您着想。我刚才问您是否知道这个人是谁，目的是揭穿雅克·柯冷的另一个骗局。”

吕西安听到这个可怕的提示，立刻觉得五脏六腑中伸进了烧红的烙铁。

“他自称是您的父亲，以此说明他对您不同寻常的疼爱，您一点不知道吗？”法官继续说下去。

“他！说是我父亲！……啊，先生！……他这么说了么？”

“他给您的钱，从什么地方来，您怀疑了吗？如果相信您手中拿着的这封信，爱丝苔小姐这个可怜的妓女，后来与柯拉莉小姐给您帮的是同样的忙。但是，照您所说，开始时您过了数年非常阔气的生活而没有从她那里得到一文钱。”

“先生，”吕西安叫嚷起来，“苦役犯从什么地方搞来钱，这我倒要请您告诉我了！……一个雅克·柯冷是我的父亲！……噢！我可怜的母亲……”

说着他的泪水扑簌簌落下。

“录事，请您将所谓卡尔洛·埃雷拉审讯记录中他自称是吕西安·德·吕邦泼雷的父亲那一部分念给犯人听听！……”

诗人听人读完这一部分记录，那种沉默和神态，叫人看了实在难过。

“我算完了！”他大叫道。

“走上重视声誉和讲真话的道路，是不会毁掉自己的，”法官说道。

“你们要把雅克·柯冷送上重罪法庭审判？”吕西安问道。

“这是肯定的，”卡缪索回答，他想让吕西安继续讲下去。把您的想法讲完吧！”

但是，不管法官怎样努力，怎样告诫，吕西安都不再回答

任何问题。正象所有作了激情的奴隶的人一样，思考来得为时过晚。这正是诗人和注重行动的人之间的差别：一个完全投入感情之中，为的是用生动的形象使其再现，只是以后才进行判断；而另一个则感受和判断同时进行。吕西安无精打采，面色苍白地坐在那里，他发现自己上了这个一脸和善的预审法官的当，被他推到了深渊之底。他刚才背叛的不是自己的恩人，而是自己的同谋，这个同谋曾以雄狮的勇敢和机智干练捍卫了他们的地位。凡是雅克·柯冷以其大胆果敢拯救了一切的地方，吕西安这位才智之士却用他的不聪明和缺乏思考将这一切葬送。这一卑鄙的使他气愤万分的谎言，给一个更为卑鄙的事实充当了屏风。法官的精明使他不知所措，法官那毫不留情的巧妙手腕使他恐惧。法官以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私生活错误作钩耙去搜索他的良心，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上来就打了他几棍，把他吓住了。吕西安现在坐在那里，活象屠宰场砧板下留下了一条命的牲畜。他走进这间办公室时是自由而无辜的，转眼之间，由于他自己的招认，他成了罪犯。最后，法官认真地打了一个哈哈，镇静而冷淡地向吕西安指出，刚才透露的真情是一场误会的结果。卡缪索想的是雅克·柯冷使用的父亲身份，而吕西安，他惟恐看到自己与潜逃苦役犯结伙的事公之于众，反倒重蹈了杀害伊比科斯的凶手那著名的疏忽大意的覆辙①。

① 据希腊神话传说，伊比科斯为公元前六世纪人，他被盗贼杀害，临死时请求天上飞过的一群仙鹤为他报仇。杀人犯之一某次去看戏，见仙鹤飞过，粗心露出一句话而暴露了自己。

鲁瓦耶-科拉尔① 的功绩之一，就是他宣称自然感情总会战胜强加的情感。他强调誓言的前因，认为诸如保护法应该与取消法庭宣誓条款有关。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在法国法庭上鼓吹这一理论。他勇敢地颂扬阴谋家，他指出，听凭友情支配，而不是按照从社会武器库里取出的在这样或那样情形下的强制性行为准则去行事，是合乎人情的。总而言之，天赋权利有一些法则，这些法则从未颁布过，但是这些法则比社会铸造的法则更有效，更为人所熟知。吕西安刚才就否认了相互关联法则，而对自己不利。照这个法则，他有义务不开口而让雅克·柯冷去为自己辩护。更有甚者，雅克·柯冷早就关照过他：为了他的利益，这个人对他来说，就是卡尔洛·埃雷拉，而且永远都应该是卡尔洛·埃雷拉。

卡缪索为自己的胜利而得意洋洋，他一下子逮住了两个有罪的人：他用法庭之手打倒了一个时髦的宠儿，又找到了无处寻觅的雅克·柯冷。他即将被宣布为最精明强干的一个预审官。他任其犯人平静一会，他研究着这惊呆的沉默。他看到在那变了形的面庞上，汗珠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终于和着两行泪水流淌下来。

“德·吕邦泼雷先生，为什么要哭呢？我已经对您说了，您是爱丝苔小姐的继承人。她没有继承人，既没有旁系亲属，也没有直系亲属。如果能把那丢失的七十五万法郎找回来的话，她留下的遗产差不多有八百万。”

---

① 鲁瓦耶-科拉尔（1763—1845），法国政治家、哲学家。

对于罪人来说，这是最后的一击。正如雅克·柯冷在短笺中说的那样，克制十分钟，吕西安的一切愿望都可以达到了！他与雅克·柯冷了结，与他分手，他自己成了富翁，与德·葛朗利厄小姐结婚。将犯人隔离或分开，使预审法官手中掌握了多么强大的武器！象亚细亚与雅克·柯冷那样通点信息，又具有多么大的价值！没有什么比这一幕更能雄辩地表明这一点了！

"啊，先生，"吕西安怀着辛酸和讥刺回答道，是用自己的不幸给自己铸成塑像底座的人的那种酸楚和讥讽，"在你们的语言里，管这叫'受训'，叫得真有道理啊！……昔日的严刑拷打与今日的精神折磨，若让我选择的话，我一定不会犹豫，我宁愿忍受行刑人加于我的肉体痛苦。您还想把我怎么样呢？"他高傲地问道。

"先生，"法官变得嗓音嘶哑，他用讽刺挖苦来对付诗人的傲慢，"在这里，只有我有权利提问题。"

"我本来有权不回答的，"可怜的吕西安嗫嚅着，现在他又清楚地恢复了神志。

"录事，请把审讯记录给犯人念一下……"

"我又成了犯人！"吕西安心想。

办事员读审讯记录时，吕西安已经下定决心，这使他对卡缪索先生不得不表示顺从。待科卡尔那低沉、单调的声音一停下来，诗人象睡着的人突然惊醒那样全身一震。一个人的各种器官已经对某种声音习以为常，便在这声音之中沉沉睡去，而安静下来时反倒会将他惊醒。

“您要在这审讯记要上签字，”法官说道。

“完了您就释放我么？”吕西安问道，他情不自禁也变得说话讽刺挖苦了。

“还不行，”卡缪索回答，“明天，您与雅克·柯冷对质以后，您肯定会获释。法院现在要弄清楚，在雅克·柯冷一八二〇年逃出监狱后可能犯下的罪行中，您是不是同谋。不过，不再单独关押您了。我马上给典狱长写个条，要他将您安置到皮斯托尔最好的房间中去。”

“那里我能找到写字用品吗？……”

“凡是您要求的物品，都会供给您。我让送您回去的执达吏给他们下这个命令。”

吕西安机械地在笔录上签了字，照科卡尔的指点，以听天由命的受害人那种温顺在涂改处一一画了押。对他的内心状况，有一个细节要比所有细致的描写更说明问题，那就是宣布要与雅克·柯冷对质倒擦干了他脸上的汗珠，他的双目射出让人无法忍受的光芒。总之，他转眼之间变成了雅克·柯冷的样子——木雕铜塑的人。

在性格与吕西安相象的人身上——雅克·柯冷对这种性格作过极好的分析——，从完全灰心丧气到几乎金属般的强硬，这样急剧的变化是最明显的理念生活现象，人的力量是可以绷紧的。正象一股泉水隐而又现一样，人的意志又恢复了。这意志灌输到为测试他那尚不被人了解的体质而准备的机械中去。于是，僵死变成了活人，活人则充满力量投入到最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去。

吕西安将爱丝苔的信和她寄还给他的小像揣在怀中。然后他轻蔑地向卡缪索先生施礼，迈着坚定的步伐，在两名警察保护下向走廊走去。

“这是个十足的恶棍！”法官为报复诗人刚才对他表示的那种压得人抬不起头的蔑视，对他的录事说道，“他以为供出他的同谋，自己就得救了！”

“两个人里头，”科卡尔小心翼翼地说道，“还是苦役犯厉害……”

“科卡尔，今天我还你自由了，”法官说道，“够了！叫那些等待的人都回去，通知他们明天再来。啊，对了，你马上到总检察长那边去，看他是否还在办公室里。如果他在，请他见我一下。噢，他会在的，”他朝一个漆成绿色、描着金线的蹩脚木头挂钟望望，看看时间，然后说道，“现在三点一刻。”

这些审讯，虽然记录读起来很快，但是因为不论是问话还是答话都要全部写下来，花的时间很多。预审进行缓慢，羁押时间很长，这也是一个原因。对于小人物来说，这就是完蛋；对于富人来说，这是耻辱。因为立即释放不管怎样还能补救一下遭到逮捕的不幸。所以在刚才我们如实再现的两幕花去的时间里，亚细亚破译出主人的命令，叫公爵夫人走出了小客厅，又叫德·赛里齐夫人鼓起了劲。

此刻，卡缪索想利用一下自己的干练。他取过两份审讯记录，又念了一遍，打算送给总检察长看并征询一下他的意见。他正在考虑，执达吏又来了，告诉他德·赛里齐伯爵夫人的一个男仆非要跟他讲话不可。卡缪索作了一个手势，一个

衣着与主人无异的男仆走了进来，望望执达吏，又望望法官，说道："是卡缪索先生吗？……"

"是，"法官和执达吏异口同声回答。

仆人将一封信递给卡缪索。卡缪索将信打开，只见上面写着：

> 亲爱的卡缪索，请您不要审问德·吕邦泼雷先生，这关系到许多利害问题，日后您会明白。为使他立即获释，我们立即给您送来他纯系无辜的证据。
>
> 狄·德·摩弗里纽斯，莱·德·赛里齐。
>
> 又及：阅后烧毁。

卡缪索明白，他为吕西安设下圈套，是犯了大错。他开始服从两位贵妇人的旨意，点着一支蜡烛，就着烛火将公爵夫人写的那封信烧掉。男仆恭恭敬敬地施礼告辞。

"德·赛里齐夫人马上就来么？"他问道。

"我来时正在套车，"男仆回答道。

这时，科卡尔来了，告诉卡缪索先生说，总检察长正在等他。

法官犯了大错，对法院有利，对实现自己的雄心有害，他心情很沉重。任何一个行使法律与街头妓女较量过的人都有点精明，卡缪索从业七年就更加精明，他希望手中掌握一些武器以对付两位贵妇人的不满。他烧毁信件的那支蜡烛还点着，他利用这蜡烛将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写给吕西安的三十封情书和德·赛里齐夫人与吕西安的大量通信一一封

好。然后他去见总检察长。

司法大厦是一大片凌乱的建筑，鳞次栉比，你欺我压，有的雄浑壮丽，有的庸俗无比，由于没有整体感，这些建筑不是相得益彰，而是相互损害。法院休息室是已知的大厅中最大的厅堂。但是大而无当，叫人生厌，令人失望。这一诉讼大教堂使王宫院落显得十分狭小。最后，木廊商场通向两处垃圾堆。在这条木廊里，可见一处双排扶手栏杆的楼梯，比轻罪法庭的楼梯更大一些，楼梯下面开着两扇门板的大门。这楼梯向上通往重罪法庭，下面的门通往第二个重罪法庭。有的年头，塞纳省的罪案多，要求两处开审。检察总署、律师办公室、他们的图书馆、代理检察长办公室、代理总检察长的办公室等等都在这里。所有这些地点——必须用这个统称——都由小螺旋楼梯、黑暗的过道相互连接起来。这阴暗的过道简直是巴黎市建筑艺术和法兰西建筑艺术的耻辱。其内部，这王国的第一流法院从其丑无比方面来说更超过监狱。一米宽的过道上，拥塞着前来高级重罪法庭作证的人。一位风俗画家如果必须描绘这其丑无比的过道，大概也要退避三舍。至于审判大厅那个借以取暖的火炉，就是放在蒙巴那斯林荫大道的一家咖啡馆里，也要败坏那家咖啡馆的名声！

总检察长办公室设在紧靠木廊商场的一座八角小楼内，与大厦的年龄相比，乃属新建，占了靠近女犯部放风场所的地段。司法大厦的整个这一部分均受到圣夏佩尔教堂那些高大而雄伟壮丽的建筑物的遮挡。所以这里既阴暗又寂静。

德·格朗维尔先生这位原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合格接班

人，吕西安一案未解决以前不想离开司法大厦。他一直等待着卡缪索的消息，现在，法官的信息使他堕入了情不自禁的沉思之中。等待在思想最坚定的人心中常常引起这种沉思。他本来坐在自己办公室的窗旁，现在他站起身来，来回踱着方步。那天早晨他故意停留在卡缪索路过之处，他发现卡缪索不大理解，为此他心中模模糊糊感到有些焦虑不安，难过。为什么呢？他自己所居职位的尊严不许他去干扰下级法官的绝对独立，可是这场官司又关系到自己最要好的朋友、与他关系最火热的一位保护人赛里齐伯爵的名誉和地位。赛里齐伯爵是国务大臣，枢密院成员，行政法院副院长，如果现在担任掌玺大臣的尊贵老者突然去世，他还将担任这个职务。不幸的是德·赛里齐先生无论如何仍锺爱自己的妻子，总是以自己的权势对她加以保护。而总检察长早已预料到，一个人们常常很狡猾地将他的名字与伯爵夫人的名字连在一起的人犯了罪，这在上流社会和宫廷中会闹得怎样沸沸扬扬。

“啊！”他叉起双臂心中暗想，“从前王权还有提审的办法①……我们这平等怪癖已经把那个时代判了死刑……”

这位高贵的法官对于非法同居的后果及不幸深有体会。诸位已经看到，爱丝苔和吕西安住的房子，就是从前德·格朗维尔伯爵和德·贝勒弗依小姐象夫妻那样秘密生活过的房子。后来有一天她被一个恶棍拐走，逃离了那所房子②。

总检察长心想：“卡缪索大概已经给我们干出了蠢事！”就

① 大革命以前，国王有权将一案件从一般法院“提”到王家法院去审理。

② 见“私人生活场景”：《双重家庭》。

在这时，预审法官在他的房门上敲了两下。

“喂，亲爱的卡缪索，我今天早上与您谈到的那桩案子怎样了？”

“很糟糕，伯爵先生。您看看，自己判断吧！”

他把两份审讯笔录递给德·格朗维尔先生。德·格朗维尔先生拿起眼镜，到窗旁去看。很快就看完了。

“您尽了您的责任，”总检察长说道，语气很激动，“一切都很清楚，按法律办嘛……您表现得太干练了，缺了您这样的预审法官可不行……”

德·格朗维尔这句话的意思是告诉卡缪索：“您这一辈子就当预审法官吧！……”这句貌似恭维的话，意义再明显不过。卡缪索听了脊梁骨直发凉。

“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对我施恩匪浅，她请我……”

“啊，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格朗维尔打断法官的话说道，“对，她是德·赛里齐夫人的挚友。我看得很清楚，您没有向任何影响让步。先生，您干得很好。您将来定是一位伟大的法官……”

就在这时，奥克塔夫·德·博旺伯爵没有敲门便推门而入，对德·格朗维尔伯爵说道：“亲爱的老兄，我给您带来一位漂亮女子，她不知所措，就要在咱们这迷宫里走失了……”

奥克塔夫伯爵手里牵着德·赛里齐伯爵夫人，她已经在司法大厦里徘徊一刻钟了。

“夫人，您怎么到此地来了？”总检察长一面将自己的扶手椅向前推，一面叫道，“而且是什么时候！……夫人，这是卡缪

索先生，”他指了指法官，补充了一句。“博旺，”接着他对那位复辟时期内阁的著名演说家说道，“你到首席法官那里等我一下。他还在办公室，我到那里来会你。”

听了这句话，奥克塔夫·德·博旺伯爵明白：不仅仅他自己是多余的人，就连总检察长自己也想找个理由离开办公室。

德·赛里齐夫人没有坐自己那华丽的马车到司法大厦来算对了。平时她的马车披着蓝色带家徽的帷幔，车夫戴着肩章，两个跟班小厮穿着绣花半长裤，白丝袜。临走的时候，亚细亚叫两位贵妇人明白了，必须坐她和公爵夫人来时坐的那辆街车。最后亚细亚还非要吕西安的情妇穿这身衣裳。这身衣裳之于女人，正如过去墙灰色大衣之于男人一般。伯爵夫人身穿一件棕色外套，破旧的黑披肩，丝绒帽子，将帽上的鲜花扯掉，而代之以很厚的黑色花边织物面纱。

“您收到我们的信了……”她对卡缪索说道。卡缪索目瞪口呆，她还以为这是赞叹和尊敬的表示。

“唉，伯爵夫人，已经来不及了，”法官回答道。只有在自己的办公室，对付犯人，他才有手腕，他才机灵。

“怎么？来不及了？……”

她望望德·格朗维尔先生，看到了他满脸灰心丧气的神色。

“不可能、也不应该来不及，”她用专横的语调加了一句。

女人，象德·赛里齐夫人那样装腔作势的漂亮女人，是法兰西文明的宠儿。在巴黎，一位时髦、富有而又有贵族头衔的女子是什么样子，如果别的国度的女子知道了，她们一定每个

人都想到这里来享受这美妙无比的权势。这些女人只顾她们自己的规矩、她们自己的小法令大全——在《人间喜剧》中，已经常常称这个小法令大全为“女性法典”，她们对于男人制定的各种法令嗤之以鼻。她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她们不在任何过失、蠢事之前却步。因为她们非常清楚，在生活中除了她们女性的声誉和自己的孩子，她们不负有任何责任。她们哈哈大笑着说出最荒谬可笑的话。标致的博旺夫人刚刚结婚的时候，到司法大厦来接自己的丈夫，总是对他说：“快审，审完了回家！”这些女子不论何事，也重复博旺夫人的这句话。

“夫人，”总检察长说道，“吕西安·德·吕邦泼雷先生既不犯有盗窃罪，也未犯有投毒罪。但是卡缪索先生叫他供出了一件比这些都大的罪行！……”

“什么？”她问道。

“他承认自己是一个潜逃苦役犯的朋友和弟子。”总检察长附耳对她说，“卡尔洛·埃雷拉神甫，那个与他一起住了将近七年的西班牙人，可能就是大名鼎鼎的雅克·柯冷……”

法官说的每一句话，对赛里齐夫人都等于猛击一铁棍。但是说出这个尽人皆知的姓名，则是致命的一击。

“那么这就意味着……”她说，那声音就是一声叹息。

“苦役犯将被提到重罪法庭受审，”德·格朗维尔先生接着伯爵夫人那句话往下说，讲话声音很低，“如果吕西安出庭时不在他身旁作为有意利用此人罪行者出现，他也要作为大受牵连的证人出庭……”

“啊，这，绝对不行！……”她大喊大叫起来，其坚决令人

难以置信。"上流社会视为我的挚友的人，在法庭上被宣布为一个苦役犯的同伙，与其让我看到这种前景，我呀，我宁愿死去！……国王很喜欢我丈夫。"

"夫人，"总检察长微微一笑，高声说道，"不论对于自己王国里最小的预审法官，还是对于重罪法庭的辩论，国王都不能实施任何权力。这正是我们新体制的伟大之处。我本人，刚才也向卡缪索先生的精明强干表示了祝贺……"

"向他的笨拙表示祝贺，"伯爵夫人激动地说。吕西安与一个强盗串通还不如他与爱丝苔的私情那么叫她心神不安。

"如果您看看卡缪索先生对两个犯人的审讯笔录，您就会明白，一切都取决于他……"

总检察长只能说这么一句。说完他又用女性精细的目光望了一眼，你也可以说这是法官的目光，然后他便向办公室的房门走去。到了门口，他转过身来加了一句："请您原谅，夫人！我要跟博旺说两句话……"

这句话，在交际场所的语言里，等于对伯爵夫人说："您和卡缪索之间的事，我不能在场。"

"这审讯是怎么回事？"这时莱翁蒂娜温和地对卡缪索说道。面对着一位国家要人的妻子，卡缪索呆在那里十分尴尬。

"夫人，"卡缪索回答道，"审讯就是法官提问，犯人回答，录事将这些写下来，录事、法官和犯人在笔录上签字。这些笔录是法律程序的组成部分，决定是否对犯人进行起诉以及是否将被告送交重罪法庭。"

"那么，"她接过话头说，"若是把这审讯笔录销毁了

呢？……”

“啊，夫人，那可是任何法官也不能犯的罪行，是滔天大罪！”

“写出这样的审讯笔录，这是对我犯下了更大的罪行！不过，到现在为止，这是唯一对吕西安不利的证据。来，您给我念念他的审讯笔录，看看咱们是否还有什么办法把咱们大家都救出来。天哪，这不仅仅关系到我自己，我可以很冷静地自杀。这也关系到德·赛里齐先生的幸福。”

“夫人，”卡缪索说道，“请您不要以为我忘记了您对我的恩情。比方说，负责这预审的若是包比诺先生，可能您比碰上我还要倒霉。他才不会来征询总检察长的意见。别人什么也不会知道。您看，夫人，吕西安先生寓所中一切都搜来了，甚至您的信……”

“噢！我的信！”

“在这儿，都封着，”法官说道。

伯爵夫人慌乱之中拉了铃，似乎她在自己家中。总检察长办公室仆役走了进来。

“点灯！”她说道。

仆役点着一支蜡烛，放到壁炉上。这工夫，伯爵夫人在一一辨认她的信，清点，揉搓，将信扔到壁炉里。她立即将最后一封信卷成一个火把样，借蜡烛的光，把这一堆纸都点着了。卡缪索手里拿着他那两份笔录，痴呆呆地望着那些信燃烧。伯爵夫人，看上去似乎只忙着销毁她温情的证据，实际上一直用眼角瞟着法官。她不慌不忙，算计着自己的动作，突然她象猫

那样轻捷地一把抓住两份笔录，投进火中。卡缪索从火里将笔录抢出来，伯爵夫人扑到法官身上，再次抓住已经燃烧起来的几张纸。两人打斗起来，卡缪索大叫着：“夫人！夫人！您这是违……夫人……”

一个男人冲进办公室，伯爵夫人认出那是德·赛里齐伯爵，不禁大叫一声。赛里齐伯爵身后跟随着德·格朗维尔先生和德·博旺先生。尽管如此，莱翁蒂娜不惜一切代价要拯救吕西安，两只手象钳子一般用力握着那可怕的贴了印花的几张纸，火苗可能已在她那细嫩的皮肤上引起炙烤的疼痛，她也顾不得了。最后，卡缪索的手指也被火烧着，他显出很为这种情景感到羞愧的样子，松开了手。只剩下两个打斗的人捏在手里那一部分，火焰未能吞掉。说时迟，那时快，这一幕发生的时间恐怕比读这段叙述花的时间还要短。

“您和德·赛里齐夫人之间发生了什么问题呢？”国务大臣问卡缪索。

法官还未来得及回答，伯爵夫人已经走过去将那几张纸凑到蜡烛跟前点燃，把这些扔到火还没有完全吞噬的她的信件的片断上。

“我要控告伯爵夫人，”卡缪索说道。

“她怎么啦？”总检察长望望伯爵夫人，又望望法官，问道。

“我把审讯笔录给烧了，”时髦女子笑着回答。她对自己的头脑发热是那样洋洋得意，甚至还没有感到烧伤的疼痛。“如果是罪行，那么，先生可以重新开始他那可怕的乱写乱画。”

“这倒是真的，”卡缪索回答，极力恢复自己的尊严。

“那好，那再好也不过了，”总检察长说道，“不过，亲爱的伯爵夫人，与法官可不能常常这样随随便便，法官可以不管你是何许人氏。”

“对一位什么都抵挡不住的妇女，卡缪索先生勇猛无畏地进行了抵挡，法官的声誉得救了！”德·博旺伯爵笑着说道。

“啊！卡缪索先生抵挡来着？……”总检察长笑着说道，“那他身体可真棒，如果是我，我可不敢抵挡伯爵夫人！”

此刻，这一严重践踏法律的行为变成了对标致女人开的玩笑，连卡缪索自己也笑了起来。

这时总检察长发现有一个人没有笑。德·赛里齐伯爵的态度和表情把德·格朗维尔先生吓了一跳，他把伯爵拉到一边。

“朋友，”他附耳对伯爵说道，“你的痛苦使我下定决心这一辈子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违背我的职责。”

法官拉铃，他的办公室仆役来了。

“告诉夏尔热伯夫先生到我这里来谈话。”

德·夏尔热伯夫先生是年轻的实习律师，当时担任总检察长的秘书。

“亲爱的先生，”总检察长把卡缪索拉到窗前说道，“到您的办公室去，与一个录事重新审问卡尔洛·埃雷拉神甫吧！审讯笔录他没有签字，可以重审，没有什么不妥。明天您叫这个西班牙外交官与德·拉斯蒂涅和毕安训先生对质，他们不会认出他就是咱们的雅克·柯冷。这家伙对自己会得到释放有

了把握，就会在审讯笔录上签字了。至于吕西安·德·吕邦泼雷嘛，今天晚上就把他释放了吧！对他的审讯笔录已经销毁，他自己不会说起审讯的事。特别是我要告诉他，他更不会提起。《司法公报》明天会宣布这个年轻人立即被释放的消息。现在，看看法院会不会因为这些措施遭受损失？如果西班牙人就是苦役犯，我们有一千种办法再把他捉拿归案，对他提起诉讼，因为我们要从外交上去搞清他在西班牙的作为。反间谍头头科朗坦会给我们看住他，再说我们也会一直盯着他。所以您要好好待他，再不要单独监禁，今夜就叫人把他安置到皮斯托尔去。难道我们能因为七十五万法郎被盗就把德·赛里齐伯爵和伯爵夫人、吕西安害了么？何况这盗窃还只是假设，而且损害的是吕西安的利益。让他丢了这个钱岂不比让他丢了名声更好？……特别是他自己垮台还要把国务大臣、他的妻子和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都卷进去……这个年轻人是个有斑点的柑桔，别叫他烂了……这是半个小时的事，去吧！我们等着您。现在是三点半。您还能找到几个法官。您若能按照规定判一个免予起诉，就通知我一声……不然的话，吕西安就等到明天早晨。”

卡缪索施礼，然后走了出去。德·赛里齐夫人这时感到烧伤的疼痛。刚才总检察长与法官谈话的时候，德·赛里齐先生突然冲出室外。这时他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小罐原蜡。他一面给妻子包扎手上的伤，一面附耳对她说：“莱翁蒂娜，为什么不通知我一声就到这儿来呢？”

“可怜的朋友，”她咬着他的耳朵回答道，“原谅我吧，我象

个疯子。可是这既关系到我，也关系到你呀！”

“如果这是命中注定，你爱这个小伙子好了。可是不要把你的激情暴露在所有的人面前，”可怜的丈夫回答道。

“好了，亲爱的伯爵夫人，”德·格朗维尔先生与奥克塔夫伯爵谈了一会，然后说道，“我希望今晚您把德·吕邦泼雷先生带到您家去吃晚饭。”

这句话几乎是一项诺言，德·赛里齐夫人听了反应强烈，泪流满面。

“我还以为我再也没有眼泪了呢！”她微微一笑说道，“您不能找个人在这儿等德·吕邦泼雷先生吗？……”她又说道。

“我马上尽力去找几个执达吏，叫他们把他带到我们这里来，免得让警察押送，”德·格朗维尔先生回答道。

“您真跟上帝一样善良！”她回答总检察长，那样充满感情，嗓音变成了仙乐。

“叫人回味无穷、抵挡不住的总是这些女人！……”奥克塔夫心中暗想。

想到自己的妻子，他顿时心中涌起无限感伤①。

德·格朗维尔走出办公室时，被年轻的夏尔热伯夫拦住。格朗维尔与他谈了一会，指示他对《司法公报》的编辑之一马索尔该怎么说。

就在美女、大臣、法官一起策划如何拯救吕西安的时候，吕西安在附属监狱中干什么呢？

---

① 见“私人生活场景”：《奥诺丽纳》。

经过旁门时，诗人告诉录事说，卡缪索先生允许他写信，要求给他送笔墨纸张来。卡缪索的执达吏对典狱长悄悄耳语一阵，立刻有一个看守奉命将这些东西给他送来。就在看守寻找这些东西并将这些物品送到他那里期间，这个可怜的年轻人一想到要与雅克·柯冷对质，简直难以忍受，堕入了沉思。从前他已经有一次自杀未遂，现在，自杀的念头再次狂热地来到他的心中。按照几位著名精神病医生的说法，在某些人身上，自杀是精神分裂的终结。自被捕以来，这已经成了吕西安摆脱不开的念头。爱丝苔的信，他反复读了数遍，使他忆起罗密欧随朱丽叶而去的结局，死的欲望更加强烈。他写了如下几个书面文件：

我的遗嘱

本遗嘱签署人申明，除了请我的遗嘱执行人帮助还清的欠款和以下各项遗赠部分以外，将直至我死亡之日属于我的全部动产及不动产遗赠给我的妹妹、前昂古莱姆印刷所工人大卫·赛夏先生之妻夏娃·沙尔东太太以及她丈夫的子女。

恳请德·赛里齐先生接受委托作我的遗嘱执行人。

请付给：1.卡尔洛·埃雷拉神甫先生三十万法郎；2.德·纽沁根男爵先生一百四十万法郎；如果爱丝苔寓所中被盗之七十五万法郎失而复得，请从上项款数中扣除此数。

作为爱丝苔·高布赛克小姐的继承人，我将七十六万法郎遗赠巴黎各收容所，用以设立一个庇护所，专门收容那些希望离开她们那罪恶和堕落职业的妓女。

此外，我将以购买三万法郎百分之五利息注册公债的款额遗

赠给各收容所。年息每半年使用一次，用以解救因欠债而被羁押的人，其所欠债务最高为两千法郎。由收容所的管理人员从因债务而被关押的人中挑选最受人尊敬者作为受惠人。

请德·赛里齐先生用四万法郎在城东墓地为爱丝苔小姐修一座墓，要求将我葬在她的身旁。这座坟墓应该造得与从前古老的坟墓一样，呈方形，我们两人的白色大理石雕像仰卧在棺盖上，头枕软垫，双手合十朝向天空。这座墓不要碑文。

请德·赛里齐伯爵先生将我寓所中的金梳妆台赠予欧也纳·德·拉斯蒂涅先生作为纪念。

最后，将我的图书赠予我的遗嘱执行人，请他以此身分接受我的赠礼。

吕西安·沙尔东·德·吕邦泼雷

一八三〇年五月十五日于附属监狱

这份遗嘱装在呈送给巴黎王家法院总检察长德·格朗维尔伯爵先生的一封信里。此信行文如下：

伯爵先生：

我将遗嘱交付与您。您打开这封信时，我已不在人世。我怀着重获自由的愿望，对卡缪索先生阴险的审问，作了那样懦怯的回答。虽然我是无辜的，却可能卷入可耻的诉讼之中。从世人的敏感来估计，即使我获得释放，不受惩罚，我也仍然无法生活。

请您将所附另纸切勿开封转交卡尔洛·埃雷拉神甫，并将我信中所附之收回前言声明交至卡缪索先生处。

我想人们不敢私拆给您的信件。怀着这一信念，我向您诀别，最后一次向您表示敬意，并请您相信，给您写信的此刻，我对您

善意满足您死去的奴仆的一切要求，感恩不尽。

吕西安·德·吕

致卡尔洛·埃雷拉神甫

亲爱的神甫：

我从您那里只受过恩惠，我却出卖了您。这种并非有意的忘恩负义行为致我于死命。您读到这几行文字的时候，我已不在人世。您再也不会在我身边救我了。

如果我能从中得到好处，您一定会给我葬送您的充分权利，将您象烟蒂一样踩在脚下。可是我愚蠢地处置了您。为了摆脱困难的处境，受了预审法官巧妙提问的引诱，您收养多年的义子站到了不惜一切代价要杀死您的那些人一边，希望叫人相信您和一个法国恶棍是一个人。我知道这是决不可能的。不需要多讲了。

您曾经希望将我培养成一个伟大的人物，比我能达到的更高。在您这样一位本领高强的人与我之间，在这诀别的时刻，是不会相互说什么傻话的。您希望把我造就得有权有势，荣誉满身，结果却把我抛进了自杀的深渊，如此而已。我早就听到了令人头晕目眩的大鸟张开巨大的翅膀在我头上盘旋的声音。

正如您过去有时说的那样，有该隐的后代，也有亚伯的后代。①该隐，在人类的重大戏剧冲突中，是反对派。从这条线来说，您是亚当的后代，②魔鬼继续附在他身上吹着火苗，第一个

---

① 据《圣经》传说，该隐是亚当和夏娃的长子，亚伯是他的弟弟。该隐种地，亚伯牧羊。因耶和华看中亚伯和他的供物，该隐为此嫉妒，把弟弟亚伯杀死。

② 意指雅克·柯冷是社会的反对派，该隐式的人物，因而也是亚当的后代。

火星便蹿到夏娃身上。这一支系的魔鬼中，不时有非常可怕、体质强健的魔鬼，他们概括了一切人的力量，与沙漠中那些狂暴的动物很相似，其生存必须有他们置身的那种广袤的空间。这种人在社会中很危险，正象狮子如果到了诺曼底会很危险一样：他们需要食物，会把凡人吞噬，会把傻瓜的埃居吃掉。他们的游戏很危险，最后会把他们当成伙伴、偶像的那条老老实实的狗也弄死。上帝高兴时，这些神秘的人可以是摩西，阿提拉，查理曼大帝，穆罕默德或者拿破仑。但是当上帝任凭这些伟大的工具在一代人巨洋深处锈蚀时，那他们就只能是普加乔夫①，罗伯斯比尔，卢韦尔②和卡尔洛·埃雷拉神甫。他们对于那些柔弱的灵魂具有极大的魅力，将那些人吸引过来，碾成齑粉。这样的人在其同类中显得高大英俊。他们是森林中色彩绚丽的引诱孩子的有毒植物。这是恶之诗。象你们这样的人应该住在洞穴中，不应该出来。您使我靠那种宏伟的生活活着，我对生命确也有自己的一本账。所以我得以将自己的脑袋从您那策略的高尔求斯结中抽回来，而套到我的领带结成的活结中去。

为了弥补我的过失，就我的审讯笔录，我向总检察长转交一份收回前言声明，请您费心对此件加以利用。

神甫先生，人们将根据一项合乎法律手续的遗嘱所表达的意愿，还给您一笔钱。这笔钱本属于您那宗教团体，出于您对我的慈父之情，不慎为我动用了这笔钱。

永别了！永别了，您这邪恶与堕落的伟大雕像！永别了，您

---

① 普加乔夫（1741—1775），顿河哥萨克，借自己相貌与沙皇彼得三世相象，自称彼得三世，发动哥萨克反对叶卡捷琳娜二世，后被斩首。

② 卢韦尔（1783—1820），为路易十八制造鞍具的工人，后因暗杀德·贝里公爵被斩首。

如果走上正道，您会胜过希门尼斯①、黎塞留。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您叫我饱览了一场美梦的种种奇观妙景以后，我又成了夏朗德河滨的我。不幸的是，这已经再也不是我准备投身进去洗清我青年时代小小过失的那条故乡之河，而是塞纳河了。而我的葬身之地，则是附属监狱中一间阴暗的牢房。

别怀念我：我对您的蔑视和对您的钦佩程度相等。

吕西安

声　明

今日卡缪索先生对我进行了审讯，本人声明完全收回审讯笔录之内容。

卡尔洛·埃雷拉神甫一般自称在宗教信仰上为我的父亲，法官错误地解释了这个词的含义，将其用到另一个意义上，我自然产生了理解错误。

我知道，外交界不露姓名的侦探出于政治目的，并为了毁掉有关西班牙政府和杜伊勒里政府的某些机密，极力叫人认为卡尔洛·埃雷拉神甫是一个名叫雅克·柯冷的苦役犯。卡尔洛·埃雷拉神甫除了对我说过他在努力寻找这个雅克·柯冷死亡或在世的证据以外，对此从未对我谈过其他机密。

吕西安·德·吕邦泼雷

一八三〇年五月十五日于附属监狱

自杀那种不平静的心情使吕西安思路清晰，下笔如有神，

① 希门尼斯（1436—1517），伊丽莎白王后的忏悔神甫。女王死后，主持卡斯蒂利亚宗教事务，一五〇七至一五一六年为宗教裁判所大法官。

处于创作冲动中的作者对此深有体会。他是那样激动，所以四个书面文件半个小时便已写就。他把这些东西装在一个信封里，用粘信的面包封好，用极度兴奋给人的力量盖上了正在手头的带有他家徽的印章。他将信件放在非常显眼的地面中间的方砖上。那么多卑劣的行为已经使吕西安陷于尴尬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很难表现出更多的尊严：花花公子竭尽才智，以尽可能消除诗人轻信的后果，为的是将自己的名声从一切耻辱中拯救出来，并补救对自己的同伙造成的祸害。

如果将吕西安安置在单独关押的一间牢房里，他就会遇到极大的困难，无法实现自己的意图了。那些大块石头修成的牢房中，除了一张行军床模样的床和一个供紧急方便的小木桶以外，就没有别的器物。一个钉子，一把椅子也没有，甚至连个小板凳也没有。行军床固定得非常结实，要挪动，非使很大的力气不可，很容易被看守发觉，因为窥视的小铁窗总是开着。一个犯人令人担心时，便有一个警探时刻看守着他。而在皮斯托尔的房间中，在法官想对一个属于巴黎上层社会的年轻人表示照顾而为吕西安安排的房间里，床是可以挪动的，桌子和椅子也都有助于自杀的实施。当然也不很容易。吕西安系着一条蓝色丝绸长领带。预审回来的时候，他已经想到皮什格吕① 那种在某种程度上是自愿的死法。要上吊，必须找到一个支点，而且身体与地面之间要有一块相当大的空间，好让双脚碰不到任何支撑物。可是他那间牢房的窗子朝向放风的

① 皮什格吕(1761—1804)，法国将军，曾与卡杜达尔和莫罗一起密谋反对波拿巴，后用领带勒死在狱中。

院落，根本没有长插销，而铁栏杆固定在外面，与吕西安有一墙之隔，也不能从那儿找到支点。

他的创造才能使他很快想出了自杀的办法：既然钉在窗洞上的通风罩使吕西安看不到放风的院子，那么这块地方同样也会遮住看守的视线，使他看不到牢房内发生的事情。窗子下部的玻璃已经换上了两块结结实实的木板，两扇窗子的上部倒还都保留着一块一块的小块玻璃，中间有横档作为边框。吕西安登上桌子，可以够得着窗子上部装玻璃那部分，他可以取下或者打碎两块玻璃，以便在第一道横档的角上找到一个结实的支点。他打算把领带从那上面绕过去，这头将领带系牢，在脖子上绕一圈，然后一脚把桌子踢得远远的，领带就会勒紧脖子。

于是他把桌子移近窗户，没有弄出响动。他脱下外衣和背心，毫不犹豫地登上桌子，准备将第一道横梁上下的两块玻璃打碎。他站在桌上时，得以向放风的院子望上一望。啊，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窥见这样神奇的景象！诸位已经知道，附属监狱典狱长因为得到卡缪索先生的命令，要给予吕西安最大的照顾，所以他吩咐带吕西安从附属监狱的内部通道走，以免将一位阔少暴露在正在放风院子里散步的那些被告人面前。这内部通道的入口就在银钱塔楼对面阴暗的地下室内。诸位立即可以想象得到，这放风院子的景象是否会紧紧抓住诗人的心灵。

附属监狱放风院子靠近河堤一面的边界是银钱塔楼和邦贝克塔楼。两座塔之间从外面看的距离正是放风院落的宽

度。———一条长廊，人称圣路易长廊，从木廊商场通到最高法院和邦贝克塔楼，据说圣路易的书房还在这塔楼内。这条长廊可以使好奇的人对放风院落的长度有个概念，这长廊与放风院落长短相同。单人牢房和皮斯托尔就在木廊商场下面。当年玛丽-安东奈特王后的牢房在如今单人牢房的下面。革命法庭是在最高法院那庄严的大厅开庭。现在支撑着木廊商场的墙上，那时就在墙的厚度内辟有一个很大的楼梯，如今已经砌死了。玛丽-安东奈特就是经过这道楼梯被带到革命法庭去受审的。放风院落的一面，即二层上为圣路易长廊所占据的那一面，可见一排哥特式廊柱。廊柱之间，不知什么年代的建筑师们修了两层牢房以尽量多关押被告。他们用石灰、铁栏和固定材料把这条壮丽长廊的柱头、尖形拱肋和柱身都糊上了。在所谓的圣路易书房下面，邦贝克塔楼内，有一螺旋式楼梯通往这些牢房。法兰西最伟大的纪念性建筑物遭到这样的糟蹋，其丑无比。

吕西安从他所在的高度上，向斜侧方向望去。这条长廊以及将银钱塔楼与邦贝克塔楼连接在一起的犯人住房尽收眼底，他看见了两个塔的尖顶。他惊讶得目瞪口呆，观赏推迟了自杀的时间。如今医学已经完全接受了幻觉现象，对我们感觉上的这种海市蜃楼现象，精神上的这种特异功能，再也没有争议了。人的某种情感由于特别强烈而达到偏狂程度时，在这种情感压迫下，常常处于与吸食了鸦片、大麻叶和一氧化二氮的情形相同的状况之中。于是出现了魔鬼，幽灵，于是幻梦成了形，已经逝去的事物又恢复了原来的状态。本来在头脑

里只是一个念头的东西，这时变成了活生生的人或者活生生的物。今日的科学已达到这样的程度，就是认为在达到顶点的激情作用下，大脑会充血。这种充血便产生了白日作梦的可怕效果，人们是不愿意将思想看成是活泼的生成力量的。吕西安看到了大厦最初时期整个壮丽的景象。那廊柱秀丽、清新，充满青春活力。圣路易的住所重现出原来的模样，他赞美着那巴比伦式的雄伟和东方式的新颖独特。他把这壮丽的景色当作是文明人富有诗意的诀别。就在这采取措施决心死去的时刻，他还在自忖：这美好的建筑怎能在巴黎存在竟然不为人知。他成了两个吕西安：一个吕西安，是诗人，在圣路易的拱廊下和塔楼下，在中世纪漫游；另一个吕西安准备自杀。

就在德·格朗维尔先生对自己年轻的秘书交待完毕的时候，附属监狱典狱长来到。他的面部表情那样特别，总检察长见了不禁预感到发生了什么祸事。

“您遇到卡缪索先生了吗？”他对典狱长说道。

“没有，先生，”典狱长回答道，“他的录事科卡尔告诉我，解除对卡尔洛神甫的单独关押并且释放德·吕邦泼雷先生，可是为时已晚……”

“天哪！出了什么事情？”

“先生，这是给您的一包信，会把祸事给您解释明白。放风院子的看守听到皮斯托尔这边有打碎玻璃的声音，吕西安先生邻室的人发出刺耳的尖叫，因为他听到这个可怜的小伙子生命垂危。看守回来一看，眼前的景象吓得他面色苍白，犯人用自己的领带吊死在窗棂上了……”

尽管典狱长压低了嗓门讲话，可是德·赛里齐夫人已经发出可怕的叫喊。这证明在紧要关头，我们的器官具有算计不到的强大力量。伯爵夫人听到了或者说是猜到了。德·格朗维尔先生还未来得及转过身来，德·赛里齐夫人已经如离弦之箭一般跑出了房门，来到木廊商场，一直跑到向木桶街斜坡而下的楼梯上。

很久以来，木廊商场店铺拥塞。这里卖鞋，出租连衫裙、无边女帽。一个律师正在一家店铺门口寄存自己的长袍。伯爵夫人向人询问去附属监狱怎么走。

“下坡向左拐，入口在时钟堤岸，第一个拱门。”

“这个女人疯了……”女商贩说道，“得跟着她。”

大概谁也追不上莱翁蒂娜，她简直在飞。这些上流社会的女子，力量没处使，在生命的危急时刻，她们怎么会找到如此充沛的精力，大概一位医生可以作出解释。伯爵夫人从拱廊向旁门奔去，速度那么快，值勤的警察竟然没有看见她进去。她象狂风席卷的一片羽毛一般扑到铁栅栏上，疯狂地摇晃着栅栏上的铁条，竟然将手中握住的那根铁条拔了下来。她把两段铁条朝自己的胸口扎进去，顿时鲜血飞溅，她倒在地上叫着：“开门！开门！”那声音叫看守听了直打冷战。

掌钥匙的人奔了过来。

“开门！我是总检察长派来救死人的！……”

就在伯爵夫人从木桶街和时钟堤岸绕大圈时，德·格朗维尔先生和德·赛里齐先生猜透了伯爵夫人的意图，从司法大厦内部下到了附属监狱。尽管他们尽快赶去，他们到时伯爵

夫人已在第一道栅栏那里昏厥倒地。从看守室下来的警察已把她扶起。一见典狱长的面，人们立即开了旁门，将伯爵夫人抬进书记室。她又站起来，双手合十跪在地上。

"见见他！……见见他！……啊，先生们，我不会做坏事！如果你们不想眼看我死在这里……就让我看看吕西安，死了也好，活着也好……啊！我的朋友，您在这里，您挑一样吧，或者我死，或者……"她倒下去了，"您心眼好，"她接着说，"我一定爱您！……"

"把她抬走吧？……"德·博旺先生说道。

"不要，咱们到吕西安的牢房去吧！"德·格朗维尔说道，他从德·赛里齐先生那失神的目光中看出了他的意愿。

说着他拉住伯爵夫人，把她搀扶起来，用一只手臂架着她。德·博旺先生从另一边架着她。

"先生！"德·赛里齐先生对典狱长说道，"对这一切要绝对保密！"

"您放心吧！"典狱长回答道，"你这个主意不错。这位贵妇人……"

"这是我妻子……"

"啊，对不起，先生。她看到那个年轻人时，一定会晕倒，那时就可以把她放进马车里拉走。"

"我也是这么想的，"伯爵说道，"派您手下一个人到阿尔莱大院通知我的下人，叫他们到旁门来，那里只有我的马车……"

"我们能救活他，"伯爵夫人一面走，一边反复说着这句

话。她的勇气和力量使守护她的人惊讶不已。"有起死回生的办法……"她拖着两位法官，对看守嚷道："去，快点！一秒钟就值三个人的命！"

待牢房的门打开，伯爵夫人远远望见吕西安吊在那里，好象他的衣裳挂在衣架上一般。她首先往他跟前一跃，想拥抱他，抓住他。可是她脸朝牢房的地面倒下去，发出呼喊，嘶哑的喘气声似乎又把那呼喊扼住了。过了五分钟，她躺在一个靠垫上，她的丈夫跪在她面前，伯爵的马车已经拉着她返回公馆。德·博旺伯爵已经去找医生来初步抢救伯爵夫人。

附属监狱的典狱长端详着旁门的外栅栏，对他的书记说道："真是什么都不放过！这铁条是铸成的，都试过，花了很多钱。是不是这根铁条里头有毛病？……"

总检察长回到自己办公室，不得不对自己的秘书下达另外的指示。幸好马索尔还没来。

德·格朗维尔先生急忙到德·赛里齐先生家去。他走了以后不久，马索尔到总检察长办公室来找他的同行夏尔热伯夫。

"亲爱的老兄，"年轻的秘书对他说道，"您愿意成全我的话，就请您在明天那期《公报》上登法庭新闻的地方，登上我口述的这段文字。您再去给文章加个头。来吧，您写！"接着他口述了以下文字：

已确认爱丝苔小姐系自杀身死。

已完全证实吕西安·德·吕邦泼雷先生不在现场及无罪，此事更使吕西安·德·吕邦泼雷先生为自己被捕而感到遗憾。就在

预审法官下令予以释放时，此年轻人突然死亡。

“请您帮这个小忙，务必请您对此守口如瓶，亲爱的老兄，”年轻的实习生对马索尔说，“这一点我用不着对您多加嘱咐了。”

“既然您对我如此器重，如此信任我，”马索尔回答道，“那我也就斗胆向您发表一点感想：这个说明肯定会引起对法院辱骂性的评论……”

“法院身体相当结实，受得了，”总检察长办公室年轻随员怀着德·格朗维尔扶植起来的未来法官那种傲慢回敬了一句。

“亲爱的大师，请恕我直言，用两句话就可以避免这种灾难。”

于是律师写出以下的文字：

法律手续与此不幸事件完全无关。事件发生后立即进行了尸体解剖，表明此项死亡乃由晚期动脉瘤破裂所致。如果吕西安·德·吕邦泼雷先生系因被捕而精神痛苦，其死亡定发生在此前很久。因此我们认为可以肯定，这位令人惋惜的年轻人非但不曾为自己被捕而忧伤，相反，他对此一直满不在乎，并一再对押送他从枫丹白露回到巴黎的人说，一旦到了法官面前，立即会承认他无罪。

“这不是什么都挽救了么？”律师——记者问道。

“言之有理，亲爱的大师。”

“总检察长明天会感激您的，”马索尔狡黠地回敬一句。

就这样，正如诸位所看到的，生活中最重大的事件通过真

实程度不等的巴黎小小纪事表现出来。许多比这更重大得多的事情，也是如此。

现在，对大多数读者也好，对杰出人物也好，可能爱丝苔和吕西安的死亡并没有完全结束我们这一研究。雅克·柯冷、亚细亚、欧罗巴和帕卡尔这些人，虽然一生中也干过不光彩的事情，但对那些想知道他们结局如何的读者而言，说不定还相当令人感兴趣。此外，这出戏的最后一幕可以将本研究包括的风俗画面进一步补充完整，并为悬而未决的各种利害关系提出解决办法。吕西安的生活将苦役监狱中几个人的丑恶嘴脸与最高层人物的面目混在一处，将各种利害关系奇异地纠缠在一起。

一八四六年三月，巴黎

第四部 伏脱冷最后显形

“出什么事了，玛德莱娜？”卡缪索太太见自己的贴身女用人慌慌张张走进来，便这样问道。下人们在紧要关头都会摆出这种架势。

“太太，”玛德莱娜回答道，“先生刚从大厦回来。可是，心神不定，那么反常，太太最好马上到书房去看看他。”

“他说什么了吗？”卡缪索太太问道。

“没有，太太。可是我们从来没见过先生脸色这么难看，简直象要病倒了。面色焦黄，人象散了架，而且……”

卡缪索太太没等这句话说完就冲出自己卧室，跑到丈夫书房去。她见初审法官坐在一张扶手椅里，双腿前伸，头枕椅背，双手下垂，面色苍白，目光呆滞，真象马上要昏倒的样子。

“你怎么啦？”少妇惊慌失措，问道。

“啊！可怜的阿美莉，发生了后果最不堪设想的大事……我到现在还浑身发颤。你想想看，总检察长……不，德·赛里齐夫人……哎呀，我真不知道从哪里说起……”

“从尾说起！……”卡缪索太太说道。

“好吧！在第一审合议厅，包比诺先生已经在不予起诉的判决书上最后签了字，那是根据我要释放吕西安·德·吕邦

泼雷的报告作出的判决，……总而言之，一切都已完毕！录事将笔墨拿走，我就要了结这个案子……就在这时候，法庭庭长走了进来，看了看判决，说：

"'您释放的是个死人，'他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地对我说，'用德·波纳尔①先生的话说，这个年轻人已经到他的自然法官面前去了。他突然中风死了……'

"'如果我没理解错，庭长先生，'包比诺先生说，'这大概是皮什格吕那种中风吧②！……'

"'诸位先生，'庭长表情严肃地接着说道，'你们一定要记住，对任何人来说，年轻人吕西安·德·吕邦泼雷都是死于动脉瘤破裂。'

"我们这些人面面相觑。

"'一些大人物卷进了这桩令人痛心的案子，'庭长说道，'卡缪索先生，虽然您只是尽了您的职责，可是德·赛里齐夫人受到这个打击，要是不一直疯下去，那真是上帝保佑您了！把她带走时，她已经半死不活。我刚才遇见咱们的总检察长，他那垂头丧气的样子叫我看了心里好生难受。卡缪索先生，这回您可把事弄左了！'他咬着耳朵补充了一句。

"亲爱的，从那儿出来，我几乎走不了路。两条腿抖得厉害，我不敢上街，只好回我的办公室休息一会。科卡尔正在整理这次倒霉审讯的卷宗，他告诉我有一个美貌的贵妇人向附属监狱发起冲击，她想挽救吕西安的性命。她爱吕西安爱得

① 德·波纳尔（1754—1840），法国作家及政治家。

② 见本卷第492页注①。

发狂，见吕西安用领带吊死在皮斯托尔的窗棂上，就昏了过去。咱们私下里说，这个倒霉的年轻人完全是有罪的。可能我审问他的方式方法不对头，引起他自杀。自我离开大厦，这个念头一直在我心中萦绕，我总觉得要晕倒。”

“哎呀！一个犯人，你就要释放他，可他在牢房里上吊了，你总不至于因此就认为自己是杀人犯吧?……”卡缪索太太大叫大嚷说道。“一位将军坐骑被打死，一个预审法官这情形就和这位将军一样！……如此而已。”

“亲爱的，这种比方最多能开个玩笑，可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在这个案子里，‘人一死，死者的财产立即归属继承人’①。吕西安把咱们高升的希望带到棺材里去了。”

“真的?!……”卡缪索太太说道，那神情带着尖刻的讽刺挖苦意味。

“真的，我的前程算完了。我这一辈子也就是塞纳省法院普普通通的法官了。发生这件要命的事情以前，德·格朗维尔先生已经对初审的进展非常不满。他对我们庭长说的话已经向我证明，只要德·格朗维尔先生当总检察长，我就永远不会晋级！”

晋级！这是要命的一个词，这个概念就意味着如今法官已成为公务人员。

从前，当上法官，立即意味着取得了自己应有的职权。三、四顶庭长的法帽对于每省法院里那些雄心勃勃的人已经

① 这是法律术语，卡缪索借用这个术语，意思是：吕西安一死，就该他自己倒霉了。

足够。一个推事的职位，不论在第戎还是在巴黎，就容得下布罗斯①或莫莱②这样的人物了。取得这个职位需要一笔财产，保持这个职位，更需要有大量财产。在巴黎，法院之外，黑袍人只能觊觎三个高级职位：总督察、掌玺大臣或大法官。省法院以下，下层之中，初等法院一个司法官已经是相当了不起的人物，一辈子能留任该职他就够乐不可支的了。到了一八二九年，巴黎王家法院的一名推事，其全部财产就是他的薪俸。拿他与一七二九年省法院的一个推事相比，差别可谓大矣！如今，人们将金钱作为社会地位的万能保障，反倒不要求法官象过去那样拥有大量财产。所以可以看到这些人还去当议会议员，贵族院议员，法官上加法官，既担任法官又当立法者，借别的职位提高自己的身价，而不是靠他们所任之职声名显赫。

总而言之，法官想的是怎样表现突出以步步高升，就象在军队里或机关里步步高升一样。

这种思想虽然不会影响法官的独立自主精神，可是这已经成了尽人皆知，理所当然的事，人们也看到了这种思想产生的千百种后果，法官在公众舆论中的威望不能不降低。

国家给教士和法官薪俸，使他们成了公务员。逐级提升发展了野心，野心产生了对当权者的逢迎。其次现代平等又把归法院管辖的人和法官列在社会的同一等级上。因此，在人们自认为各方面都在进步的十九世纪，宗教与司法，整

---

① 查理·德·布罗斯(1709—1777)，作家。勃艮第法院首席院长。

② 莫莱(1584—1656)，一六一四年任总检察长；一六四一年任首席院长，一六五一至一六五六年任掌玺大臣。

个社会秩序的这两大支柱反而缩小了。

“那为什么你就不能晋升了呢?”阿美莉·卡缪索说道。

她嘲弄地望着丈夫。这个男人背负着她的雄心，她拨弄他就象拨弄一件乐器一样，她感到有必要给这个人打打气。

“为什么要灰心失望呢?”她又说道，做了一个手势，充分表现出她对犯人之死毫不在乎。“吕西安自杀了，会使他的两个仇敌——德·埃斯巴夫人和这位夫人的姑子夏特莱伯爵夫人兴高采烈。德·埃斯巴夫人与掌玺大臣关系极好。你可以通过她要求这位大人接见你一次，将这个案子的奥秘讲给他听。如果司法部长站在你一边，你又何需惧怕法庭庭长和总检察长呢?……”

“那德·赛里齐夫妇呢!……”可怜的法官叫嚷起来，“我再对你说一遍，德·赛里齐夫人已经疯了!而且人家说，是我的过错，她才疯的!”

“嗨!如果她真疯了，你这个没长脑袋的审判官，”卡缪索太太哈哈大笑，高声说道，“她就不能加害于你了!来来，把这一天所有的情形都讲给我听听!”

“天哪!”卡缪索回答道，“我已经叫这个倒霉小伙子招认了，他也申明了那个所谓西班牙教士确实是雅克·柯冷。就在这时，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和德·赛里齐夫人叫一个男仆给我送来一封便笺，请我不要审问吕西安。可是事情已经办完了……”

“看你真是昏了头!”阿美莉说道，“你对你那个办事员兼录事那么放心，完全可以把吕西安叫回来，巧妙地安抚他一

下，然后把审讯笔录改了不就行了么！”

“和德·赛里齐夫人一样，你也是拿法院打哈哈！”卡缪索说道，他怎么也不能拿自己的职业开玩笑，“德·赛里齐夫人抢走了我的审讯笔录，扔到火里烧了！”

“这才叫女中豪杰！太棒了！”卡缪索太太高叫道。

“德·赛里齐夫人对我说，这个年轻人曾经博得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和她本人的青睐，与其让他由一个苦役犯陪着坐在重罪法庭的被告席上，她宁愿把司法大厦炸毁！……”

“喂，卡缪索，”阿美莉忍不住因自己高明而微微一笑，说道，“你的前程似锦呢！……”

“什么！你说前程似锦?!”

“你尽了职责……”

“可是不幸得很，我没有听从德·格朗维尔先生那深于世故的意见，他在马拉凯河滨道遇到我……”

“是今天早晨吗？”

“是今天早晨！”

“几点钟？”

“九点。”

“噢，卡缪索！”阿美莉搓着手说道，“我总是反复对你说，要你对一切都要留心嘛！……天哪！我拉着的，不是一个男人，简直是一辆装满砾石的车！……卡缪索，你那位检察长在路过之处等着你，肯定给你什么嘱咐了。”

“是啊！……”

“可是你没听明白他的意思！你如果充耳不闻，可就要当

一辈子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预审法官了。① 来，集中精神听我说！”见丈夫想回答，她叫他闭嘴，自己说道，“你认为这案子完结了么？”阿美莉说道。

卡缪索望着老婆，那神情就象个乡下农民站在游方郎中面前。

“既然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和德·赛里齐夫人已经牵连进去，你就应该把这两个人都当成你的保护人，”阿美莉接着说下去，“你看，德·埃斯巴夫人为你安排一次掌玺大臣接见。他见你时，你把这案件的奥妙告诉他。他会以此去逗国王开心。所有的君主都喜欢了解幕后的情形，喜欢知道公众为之瞠目结舌的事件其真正原由是什么。到那时，无论是总检察长还是德·赛里齐先生，都无需惧怕了！……”

“你这样的女人，真是无价之宝！”法官重新鼓起了勇气，高声叫道，“不管怎样，我挖出了雅克·柯冷，我要把他送到重罪法庭交账去，我要将他的罪行揭示出去。这样的官司，在初审法官仕途上是一次胜利……”

吕西安·吕邦泼雷的自杀把丈夫搞得身心交瘁，阿美莉见他恢复过来了，好不高兴！她接着说道：“卡缪索，庭长刚才说你把事情弄左了，可是现在，你又过分朝右了……你还是在犯糊涂，我的朋友！”

初审法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目瞪口呆地望着妻子。

“国王、掌玺大臣获悉这一案件的秘密，可能非常高兴，

---

① 这里是一个文字游戏：预审法官——juge d'instruction；教育——instruction。

而当他们看到自由派的律师通过他们的辩护将诸如赛里齐家族，摩弗里纽斯家族及葛朗利厄家族这样的大人物以及所有直接或间接卷进这个案子的人都拖到公众和重罪法庭的面前，也可能非常恼火……”

“对，他们全都卷进去了！……我把他们都捏在手心里了！”卡缪索大叫道。

法官站起身来，在书房中踱来踱去，就象斯卡纳赖尔设法摆脱僵局时在舞台上踱来踱去一样。

“阿美莉，你听我说！”他在妻子面前停住，接着说道，“我又想起来一个情况。表面上看这是小事一桩，可是在我目前的处境中，这件事却至关重要。亲爱的朋友，你想想看，这个雅克·柯冷可是个阴险狡诈、弄虚作假、诡计多端的大王……城府极深的一个家伙！……噢，他是……他是什么？……是狱中的克伦威尔！……我从来没遇见过这样的恶棍，他差点把我骗了！……可是，在刑事初审中，露出一根小线头能叫你找到一个大线团。你拿着这个线团，在最神秘莫测的心灵迷宫或事实迷宫里转吧！雅克·柯冷看见我翻看从吕西安·德·吕邦泼雷寓所中搜来的信件时，这个家伙往那上面溜了一眼，那样子是想看看是不是里面还有另外一扎信。然后他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心满意足的心情。那种盗贼估量财宝的目光，那犯人自言自语‘我手中有武器’的姿态，使我明白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只有你们女人，我们和犯人，才能这样通过交换一个眼风，作出整场的戏来，流露出象保险锁那么复杂的骗人伎俩。你看，一秒种之内互相道出的怀疑，写出来可以有几

大卷！这真吓人，一瞥之中见死活。‘这家伙手里肯定还有别的信件！’我当时心里就这么想过。后来，这案子有一百样琐碎事占据了我的心思，我把这件小事忽略了。我当时觉得急不可待要办的事是叫我的几个犯人对质，这点情况以后自会搞清。雅克·柯冷按照这些恶棍的习惯，将这个得到那么多……青睐的小伙子最连累人的信件放在了一个安全地点，这是确定无疑的！……”

“可你还打哆嗦呢，卡缪索！你就要当上王家法院庭长了，比我预料的早得多！……”卡缪索太太大叫起来，满面生辉。“喂！你办事一定要叫所有的人满意，因为这案情变得这么重要，可能人家又要从我们手里把它抢走了！……德·埃斯巴太太跟她丈夫打那场禁治产的官司时，人家不就从包比诺手里将案子拿过来交给你去办了么？”她见卡缪索作出一个表示惊讶的动作，便这样答复他。“总检察长对德·赛里齐夫妇的声誉那么关切，他就不会把这案子提到王家法院去审，指定一个效忠于他的推事重新预审？……”

“啊，亲爱的，你在哪里学的刑法？”卡缪索大叫起来，“你什么都懂，你是我的导师……”

“雅克·柯冷会找到一个自由派律师，你不觉得明天早晨德·格朗维尔先生就会叫律师的辩护吓个要死吗？雅克·柯冷定会找到这样的律师，因为谁给他辩护，他给谁钱！……这些贵妇人即使不比你更了解她们处境危险，至少也跟你一样了解这种危险。她们会告知总检察长。这个苦役犯与吕西安·德·吕邦泼雷亲密，而这个吕西安又是德·葛朗利厄小

姐的未婚夫、爱丝苔的情人、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的旧情人、德·赛里齐夫人的宠儿，从这几重关系，总检察长已经看到这些家族被拖到被告席跟前了。你应该驾驭事态以得到总检察长的钟爱和德·赛里齐先生、德·埃斯巴侯爵夫人、夏特莱伯爵夫人的感激，通过德·葛朗利厄家族的保护去加强德·摩弗里纽斯夫人的保护，叫你那位庭长也要对你满口称颂。我来负责德·埃斯巴夫人、德·摩弗里纽斯夫人和葛朗利厄夫人的事。你，明天上午你就应该去找总检察长。德·格朗维尔先生是个不跟自己妻子一起生活的人。有十多年的时光，有一个叫德·贝勒弗依小姐的人给他作情妇，给他生了好几个非婚生子女，是不是？所以，这个法官不是圣人，而是与别的男人一样的男人。可以引诱他，看看什么地方他会叫人抓住把柄，必须发现他的嗜好，讨好奉承他。让他给出出主意，让他看到这案子的危险性。总而言之，尽量让你们一块牵连进去，那你就会……”

“不，我应该亲吻你的脚印，”卡缪索打断妻子的话说道，搂住她的腰肢，拥她入怀，“阿美莉！你救了我！”

“从阿朗松到芒特，从芒特到塞纳省法院，一直是我指引你！”阿美莉回答道，“好啦！放心吧！……我希望从现在起五年之内人家会称呼我庭长夫人。可是，我的小猫咪，一定要三思而后行。法官这一行与消防队那一行不一样，你的文件永远起不了火，你有时间思考。何况，处在你们那种地位，干了蠢事是不可原谅的……”

“我的地位强有力，完全在冒牌西班牙教士与雅克·柯冷

实为一人上，”法官沉默了很久，又开口说道，“一旦证实了这一身分，法院无论如何得审理此案。而这一点已成事实，任何法官、审判官、推事都无法摆脱。我要模仿那些把废铜烂铁拴在猫尾巴上的孩子，不管在什么地方预审此案，总叫它发出雅克·柯冷那铁铸的响声。”

“太棒了！”阿美莉说道。

“到那时，总检察长就会更希望与我融洽相处，而胜过跟任何别人。只有我可以拿掉悬在圣日耳曼区心上的这把达摩克利斯剑！……可是，你不知道，要得到这样辉煌的战果多么难！……总检察长和我，刚才在他办公室里已经达成协议，把雅克·柯冷自称什么全盘接受下来，承认他是托莱多教士会议的司铎，承认他是卡尔洛·埃雷拉。我们已达成协议接受他的外交特使身分，任凭西班牙大使馆来将他领回。正是根据这个计划我才写了要求释放吕西安·吕邦泼雷的报告，我才开始重新审讯我的犯人，把他们洗刷得白雪一般清白。明天，德·拉斯蒂涅先生、毕安训先生，还有我不知道的什么人应该来与那个所谓的托莱多王家教士会议司铎对质，他们不认他是雅克·柯冷。十年以前，在一家平民公寓他们与他相识，那时他化名伏脱冷。后来此人被捕，他们也在场。”

这时出现了一阵沉默，卡缪索太太在思考。

“你肯定这个犯人就是雅克·柯冷吗？”她问道。

“肯定！”法官回答道，“总检察长也肯定他是。”

“那好！你设法在司法大厦制造个令众人大哗的事件，只是不要露出你的黑手！如果这个人还在单独关押，你立即去

找附属监狱典狱长，叫这个苦役犯在大庭广众之下被人认出来。在专制政体的国家，保安部大臣们假造反对君主的阴谋，以达到挫败阴谋立功、提高自己身价的目的。你不用模仿孩子，你模仿这些国家的保安部大臣好了！叫这三家人家身处险境，以得到你拯救他们的殊荣！”

“啊！太好了！”卡缪索大叫起来，“我真是昏了头，竟把这个情况忘个一干二净！把雅克·柯冷安置到皮斯托尔的命令，是科卡尔送给附属监狱典狱长戈尔先生的。不过，由于雅克·柯冷的宿敌比比-吕潘的安排，已经将认识雅克·柯冷的三名罪犯从拉福尔斯监狱转移到附属监狱来了。如果他明天上午下楼到放风院子里去，预料会有可怕的争斗……”

“那为什么？”

“亲爱的，雅克·柯冷是苦役犯钱财的受托人，数目很大。可是据说，为了维持已死的那个吕西安过花天酒地的生活，他把钱都给花了。人家要跟他算账。比比-吕潘对我说，这将是一场恶战，看守非前来干预不可。这样也就发现了秘密。事关雅克·柯冷的性命。我明天一清早到大厦去，就可以起草查明身分的笔录了。”

“啊！若是他那些主顾把他除了呢？那人家可要将你视为很干练的人了！那你不要到德·格朗维尔先生家去了，你就拿着这个了不起的武器到他办公室去等他吧！这是一门炮弹上膛的炮，瞄准的是宫廷和贵族院的三大家族。大胆些，向德·格朗维尔先生提议，要他帮你摆脱雅克·柯冷，将那个犯人转到拉福尔斯监狱去，那里的苦役犯知道怎么摆脱背叛他

们的家伙。我呢，我到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家去，她会带我去葛朗利厄家。说不定我也能见到德·赛里齐先生。到处去报警这件事交给我了，你就放心吧！你一定要按照约好的暗语给我写一封便笺，好叫我知道西班牙教士在法院是不是被人认出就是雅克·柯冷了。你安排好，下午两点离开大厦，我先给你谋求掌玺大臣的个别接见：说不定他会在德·埃斯巴侯爵夫人家里。”

卡缪索笔直站在那里，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模样，叫心细的阿美莉笑了起来。

“来，来吃晚饭，快快乐乐的吧！”她结束了这场谈话，“你看，咱们在巴黎才两年，今年年底以前你就能当上推事……然后，我的小猫咪，从推事到法院庭长，也就是碰到一个什么政治案件帮个忙那么一段距离而已。”

这次秘密商议表明，本篇最后一个人物雅克·柯冷叫他那已经死去的被保护人走进这几个家族之中，而现在雅克·柯冷的每一行动、小小不然的一句话都怎样关系到这几个家族的声誉。

吕西安之死和德·赛里齐伯爵夫人闯进附属监狱，这两件刚刚发生的事在这部每日如此这般运转的机器齿轮中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以致典狱长早把对所谓西班牙教士解除单独监禁的事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虽然在司法年鉴上，犯人在案件预审过程中死亡的先例不只一个，但这毕竟是相当罕见的事件，足以使看守、书记和典狱长走出他们在其中运转的那种平静无波。不过，对他们

来说，大事还不是这个美男子那么快就成了一具死尸，而是上流社会一位女子的纤纤素手竟然将旁门第一道栅栏那铸铁的铁条弄断了。总检察长、奥克塔夫·德·博旺伯爵刚刚坐了德·赛里齐伯爵的马车，把已经不省人事的赛里齐夫人送走，这边典狱长、书记官和各位看守送走监狱医生勒布伦先生时，就聚集在旁门那里。勒布伦医生应召前来，为的是要他证实吕西安的死亡，并且要他与死者居住的那个区的"死人大夫"就此进行协商。

在巴黎，每一个区的区公所，都有一位医生负责验证死亡和分析死因，人们称他们为"死人大夫"。

德·格朗维尔先生以其特有的敏锐目光，一眼就看出，为了保全受牵累的这几家人家的声誉，必须叫马拉凯河滨道所属区公所出具吕西安的死亡证明，并且把他从原来的寓所送到圣日耳曼草场教堂，在那里举办丧葬仪式。德·格朗维尔先生把他的秘书德·夏尔热伯夫先生叫来，就此向他下达了指示。转移吕西安的尸体应该夜间进行。年轻的秘书受命立即与区公所、教区和殡仪馆达成了协议。这样，对外界来说，吕西安就是获释后死的，而且是死在家中的了。他的柩车要从他的寓所出发，他的朋友已经被召到他的寓所中参加临终圣事。

卡缪索心情平静下来和他那雄心勃勃的内助共进晚餐时，附属监狱的典狱长戈尔先生和监狱医生勒布伦先生正在边门外面感叹：铁条怎么会那样不结实，钟情的女人力量怎么会那样大！

“激情燃烧起来时人的神经有多么坚强，谁也不知道，”医生即将向戈尔先生告别，对他说道，“力学和数学中，没有什么符号和算式可以标出这种力量。咦，就在昨天，我亲眼看见一项实验，叫我浑身发抖。那个实验恰恰表明，刚才这个娇小的贵妇人发挥出来的那种可怕的力气，确实存在。”

“给我讲讲，”戈尔先生说道，“我对动物磁气说① 特别感兴趣。我并不相信，可是这玩意儿叫我着迷。”

“有一位动物磁气大夫，咱们当中有些人相信这个，”勒布伦医生接着说下去，“他建议我在自己身上对一种现象作个实验。他给我描述了一番，可是我表示怀疑。这是用神经作用来证明动物磁气存在，我迫不及待地要亲眼看看这种奇异的神经作用，就同意了！这是千真万确的，叫你不能不信。如果把医学科学院的那些院士都叫来，一个一个地接受这项实验，我真想知道他们会怎么说！我的老朋友……

“这位医生，”勒布伦医生说着说着就离题了，“是一位老者，自梅斯麦以来，因自己的见解而受到医学院的迫害。他七十岁，也许七十二岁了，名叫布瓦尔。如今他也是动物磁气说的坛主。这位善良的老人是我的再生父亲，我今天的地位完全归功于他。年迈而令人尊敬的布瓦尔建议我亲自证明一下，磁气医生发动起来的神经力量并不是无限的，因为人受到一些特定规律的制约；但是这种力量象自然力一样发挥作用。自然力的绝对成分我们也是计算不出来的。

① 动物磁气说，十八世纪德籍医生梅斯麦(1734—1815)提出的一种学说，用以解释他所施行的一种类似催眠术的医疗方法。

“他对我说，‘有一个被催眠的女人，你任她握住你的手腕。她清醒时，捏住你的力量不超过可以估计的某种程度；可是她处于人们很不高明地称之为的梦游状态时，你就会发现，她手指的作用力就象钳工操作铁钳一般！’

“好，先生，我把自己的手腕递到那个女人手腕之中。她并没有‘入睡’，布瓦尔讨厌这个字眼，他用的是‘与世隔绝’，这个字眼。布瓦尔老人令这个女人无限度地、全力地握紧我的手腕。过了一会，我的手指尖上就要溅出血来了，这时我马上叫她停下。您看看我这个手镯，我要戴三个多月呢！看见了吗？”

“见鬼！”戈尔先生一面注视着那环状淤斑，一面说道。那淤斑与烧伤造成的情形十分相似。

“亲爱的戈尔先生，”医生接着说下去，“就是把我的皮肉夹在一个铁环里，钳工用螺母拧紧，也不会比这个女人的手指掐的这个金属圈那么厉害。她的手腕简直是硬钢做的，我坚信一直叫她掐下去，她能把我的骨头捏碎，叫手和手腕分家。那种掐劲，首先是不知不觉开始的，然后持续下去，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到最后，这只手就变成了刑具，一架绞车也不会比这更厉害。激情便是意志集中在某一点上，并且达到动物力量那种无法计算的量，正象各种电能也无法计算一样。一个人在激情控制下，不论是攻击，还是抵抗，可以将其全部生命力集中在某一器官上……在我看来，上面的实验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位娇小的妇人，在绝望心情的驱使下，将其全部生命力都送到手腕上去了。”

“得多大的生命力才能折断一个铸铁的铁条啊……”看守长摇摇头说道。

“肯定那根铁条有毛病！……”戈尔先生指出。

“我呀，”医生接着说下去，“我现在再也不敢给神经力量划个界限了。再说，母亲为了救自己的子女，能镇住狮子，下火海，下到猫都站不稳的陡峭山路上去，忍受某些难产的痛苦，也是这样的。囚犯和苦役犯为了重获自由作的各种尝试，其奥秘也在这里……生命力的范围到底有多大，人们还不了解。这力量来自大自然的强大力量本身，我们从尚不了解的储存库中汲取了我们的生命力！”

“先生，”典狱长将勒布伦医生送到附属监狱外栅栏时，一名看守走来附耳对典狱长低声说道，“二号单独关押犯人说他病了，要找大夫。他自己说要死了，”看守又加了一句。

“真的么？”典狱长说道。

“他倒真是上气不接下气。”看守回了一句。

“现在五点，”医生回答道，“我还没吃午饭……不过，不管怎么样，我这全身打扮现成的。好，咱们去吧……”

“二号单独关押犯人正好就是那个西班牙教士，人家怀疑他是雅克·柯冷，”戈尔先生对医生说，“他也是为那个可怜的年轻人被牵连进去的案子被关押的……”

“今天上午我看见他了，”医生回答道，“卡缪索先生把我召来证实一下这个家伙的健康状况。咱们俩说说，别告诉别人，那家伙身体棒极了。他若是到马戏班子去表演大力士的角色，大概还能发大财呢！”

“可能他也想自杀，”戈尔先生说，“咱们两人一起到单独关押那地方走一趟吧！我反正得去，哪怕仅仅为了把他转到皮斯托尔去，也得去。对这个莫名其妙隐姓埋名的家伙，卡缪索先生已经解除单独关押了……”

雅克·柯冷在苦役犯中绰号鬼上当，现在除了他的真名再不应该叫他别的了。自从按照卡缪索先生的命令，再次将他送进单独关押牢房以来，他一直心神不定。他这一辈子，犯下那么多罪行，三次从苦役监狱中逃跑，两次被重罪法庭判刑，还从来没尝过这样心神不定的滋味。生命，力量，机智，苦役犯的各种激情集于他一身，他是这一切的最高表现。他对自己视为朋友的人，表现出狗一般的眷恋。从这一点来说，这个人难道不具有恶魔之美么？从许多方面来说，他该受谴责，卑鄙无耻，可憎可恶。但是这种对自己偶像的绝对忠诚，使他变得确实饶有兴味。这部分篇幅已经很长，可是如果只写到吕西安·德·吕邦泼雷生命的结束，而不写这个罪恶生命的结局，这部书似乎就显得不完整、草草收场了。长毛垂耳的西班牙猎犬死了，人们心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那身手不凡的伙伴，那雄狮是否会活下去？在现实生活中，在社会中，这些事和那些事命中注定彼此关联，无此即无彼。江水形成一种液体平面。浪涛不管怎样汹涌，不论卷起多高的水柱，那强大的水柱没有不消失在水中的。江水迅猛流淌，其力量远远大于与它一同向前的漩涡所卷起的浪涛。人们凝望着江水流去，只看到模糊的形象。同样，诸位可能希望衡量一下，社会权势的压力如何作用于名叫伏脱冷的这一漩涡之上吧？希望

看到这汹涌的波涛究竟走出多远又被江水吞没，希望看到这个确实魔鬼一般、又通过爱与人类紧密相连的人怎样结束他的命运？在最腐化堕落的心灵中，爱这个崇高的原则也难以泯灭！

这个无耻的苦役犯，将多少诗人，莫尔①、拜伦爵士、麦图林②、卡那利（一个恶魔，可是有一个天使被吸引到他的地狱之中来，用从天堂盗来的仙露滋润他）所吟咏的诗意具体化了。如果人们看透了雅克·柯冷的铁石心肠，就会明白，七年来，他早已完全不顾自己了。他那高强的本领，完全贯注在吕西安身上，只为吕西安而发挥这些本领：他享受着吕西安的步步发迹，爱情，雄心。对他来说，吕西安便是他有形的灵魂。

鬼上当间接地在葛朗利厄家进餐，溜进贵妇人的小客厅，爱着爱丝苔。总而言之，他在吕西安身上看到的是英俊、年少、高贵、升到大使职位的雅克·柯冷。

鬼上当通过精神父爱这种现象早已体验到所谓"连通"这一德国迷信。有些女人，生活中真正爱过，感受到她们的心灵过渡到自己所爱男子的心灵之中，靠这男子的生活活着，不论这生活是高尚的还是卑下的，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的，是默默无闻的还是颇有名气的；尽管与自己爱的人距离遥远，他腿部受伤时，她们也感到腿部疼痛；他与人决斗，她们也有感觉；一言以蔽之，她们不需要别人告知，便知道那个人有不忠实的行

---

① 托马斯·莫尔（1779—1852），爱尔兰诗人，这里尤指他的《天使之爱》。

② 麦图林（1782—1824），爱尔兰小说家，戏剧家。此处尤指其《梅莫特》。

为。这些女人对这"连通"现象是很容易理解的。

雅克·柯冷被送回牢房中以后，心想："他们在审讯那孩子！"

这个杀起人来就和工人喝酒一样是家常便饭的家伙，想到这里，浑身战栗。

"他是不是见到了他的情妇呢？"他自忖，"我的姑妈是否找到了这些母夜叉？这些公爵夫人、伯爵夫人是不是行动起来了，是不是拦阻住了审讯？……吕西安是否收到了我的指示？……如果命里注定要审问他，他会怎样顶住呢？可怜的孩子，是我带他走到了这个地步！这一团混乱，都是帕卡尔这个强盗和欧罗巴这个狡猾的女人偷了纽沁根送给爱丝苔的七十五万法郎注册公债引起的。这两个坏家伙叫我们走到最后一步时跌了交。这样的恶作剧，他们一定要受到惩罚！否则再过一天，吕西安就成了富翁了！就娶克洛蒂尔德·德·葛朗利厄为妻了！到那时，我再也没有爱丝苔这个羁绊，吕西安太爱这个姑娘，他永远不会喜欢克洛蒂尔德这块木板——最后的靠山……啊！那样，这个孩子就全是我的了！可是现在，我们的命运完全取决于吕西安在这个卡缪索面前的一个眼神，一阵脸红！这个卡缪索是不乏审判官那种精细的。他给我看那些信的时候，我们彼此看过一眼。通过那目光，我们相互打量了一下，他猜测到我是可以要挟吕西安的情妇们的！……"

这一内心独白进行了三个小时。他是那样焦虑不安，以致他那钢铁一般的肌体都承受不住了。疯狂似乎将雅克·柯

冷的头脑点燃，他感到口干舌燥，不知不觉将小木桶里盛的水全部喝光。两个小木桶加一张木床，便是这单独关押的牢房中的全部什物了。

“如果他昏头昏脑，可怎么办呢？这个亲爱的孩子可没有泰奥多尔那么坚强！……”他躺到行军床上时自问道。这床与看守队的床一模一样。

雅克·柯冷在这样的紧要关头想起了泰奥多尔。这个泰奥多尔何许人也？

泰奥多尔·卡尔维是个科西嘉小伙子，十八岁那年，杀死了十一个人，多亏用重金买得某些要人保护，才被判处无期徒刑。从一八一九年到一八二〇年，他是雅克·柯冷的脚镣伙伴。雅克·柯冷最后一次越狱，是干得最漂亮的一着：他自己扮成警察，泰奥多尔扮成苦役犯走在他身边，装成押送苦役犯到特派员那里去的样子。这精彩的越狱发生在罗什福尔港，那里苦役犯一批一批地死去，人们也希望这两个危险的人物在那儿送命。他们两人一起逃出牢狱，后来逃跑途中发生变故，他们不得不分手。泰奥多尔再次被捉，再次被送回苦役监牢。雅克·柯冷逃到了西班牙，改头换面成了卡尔洛·埃雷拉。他本来是去罗什福尔寻找那个科西嘉人的，就在这时他在夏朗德河边遇到了吕西安。鬼上当的意大利语，就是跟那个强盗头子、草莽英雄学会的。有了新的偶像，自然就把强盗头子牺牲了。

吕西安是纯洁无瑕的小伙子，只有一些小小不然的过失可以自责。与吕西安一起生活有如夏日清晨的太阳，美好而

又壮丽。而和泰奥多尔一起，雅克·柯冷觉得一定会犯下一系列的罪行，除了上绞刑架看不到别的结局。

单独关押可能会使吕西安失去理智，他的懦怯会引起大灾大难。这个想法在雅克·柯冷心中越来越膨胀。想到有可能发生这种灾祸，这个不幸的人便感到自己热泪上涌，这种现象自他童年以来还一次都没有发生过。

“我大概发高烧了，”他心中暗想，“把医生叫来，提议给他一大笔钱，说不定他能叫我和吕西安联系上。”

这时，看守给犯人送来了晚饭。

“这没有用，孩子，我吃不了饭。请您跟这个监狱的典狱长先生说一下，给我派个医生来，我感到很不舒服，大概最后的时刻来到了。”

看守听到这个苦役犯一面说话，一面发出嘶哑的气喘声，点点头，走出去了。雅克·柯冷死命抓住这一线希望。可是，他看到医生在典狱长陪伴下走进他的牢房，便知自己的意图无法实现了。他冷静地等待着诊视的结果，将手伸过去请医生摸脉搏。

“这位先生发烧了，”医生对戈尔先生说，“不过，这种热度，我们在每一个犯人身上都能见到，”他凑到那个冒牌西班牙人的耳边说道，“在我看来，这一向证明确有某种犯罪行为。”

总检察长已经把吕西安写给雅克·柯冷的信交给了典狱长，要他转交给雅克·柯冷。典狱长想起这件事，取信去了，留下看守监视医生和犯人。

“先生，”雅克·柯冷见看守留在门外，典狱长也不知为什

么走了，便对医生说道，“如果您能给吕西安·德·吕邦泼雷送去五行字，我出三万法郎在所不惜。”

“我不想敲您一笔钱，”勒布伦大夫说道，“世界上再也没有人能够与他通信息了……”

“再也没有人？”雅克·柯冷大吃一惊，问道，“为什么？”

“他上吊了……”

印度丛林中的猛虎见自己的幼仔被人抢走，发出骇人的吼声，也从来没有雅克·柯冷那一声叫喊那样凄厉，那样叫人毛骨悚然！他象老虎前爪离地那样耸立起来，向医生射出霹雳打下来发出闪电那般烈火熊熊的目光。然后他颓唐地跌坐在行军床上，叫了一声：“啊！我的儿子！……”

“可怜的人！”人性的巨大力量震动了医生的心，他长叹一声。

的确，紧接着这爆发而来的，是完全无气无力。那一声“啊！我的儿子！”犹如窃窃私语。

“这一位也要在我们手里爆了么？”看守问道。

“不会，绝不会！”雅克·柯冷挺起身来，用既无光也无热的眼神望着这一幕的两个见证人说道，“你们弄错了，那不是他！你们没看清楚。在单独关押牢房里，没办法上吊！你们看，我怎么能在这里上吊？整个巴黎城都向我担保这条性命的！上帝欠了我这条命！”

虽然很久以来，医生和看守对任何事都再也不感到惊奇，听到这话，个个也都呆若木鸡。

戈尔先生走进来，手里拿着吕西安的信。痛苦爆发得这

样激烈，颓丧的雅克·柯冷似乎平静下来了。

“这是总检察长先生责成我交给您的一封信，允许您将其拆封，”戈尔先生指出。

“这是吕西安的信……”雅克·柯冷说道。

“对，先生。”

“先生，这个年轻人不是……？”

“他是死了，”典狱长说道，“不管怎么样，医生当时如果在这儿就好了。遗憾的是，他总是到得太晚……这个年轻人死了，就在这儿……在一个皮斯托尔房间里……”

“我可以亲眼看看他吗？”雅克·柯冷小心翼翼地问道，“你们会容许一个父亲自由自在地去哭他的儿子吗？”

“您愿意的话，可以住他那个房间，因为我已经接到命令，要将您转移到一个皮斯托尔房间去。先生，对您解除单独关押了。”

犯人那无光无神的双眼缓慢地从典狱长向医生扫过去。雅克·柯冷在询问他们，他以为这是什么圈套，他下不了决心走出这间牢房。

“想看看遗体的话，”医生对他说，“您要抓紧时间，今天夜里就要运走了……”

“各位先生，如果你们有子女，”雅克·柯冷说道，“你们就会理解我做这样的傻事，我还没明白过来……这个打击对我来说，比死还惨重，你们不会明白我的意思……如果你们是父亲，你们也只是以一种方式作父亲……可我也是母亲！……我……我疯了……我感觉到……，”

穿过一些过道，可以很快从单独关押牢房走到皮斯托尔，可是这些过道那坚实的铁门只在典狱长面前才打开。原来这两排住房中间隔着一条地下走廊。走廊由两面大墙组成，大墙顶上是穹顶，穹顶上面一层便是人称木廊商场的司法大厦长廊。雅克·柯冷，由看守架着胳膊，前有典狱长开道，后有医生跟随，几分钟之内便到了吕西安长眠的牢房。已经将吕西安的尸体放在床上了。

一见此情景，雅克·柯冷一下子扑到尸体上去，使出全身的力气紧紧抱住吕西安，那疯狂的力量和动作叫在场的三位看客不寒而栗。

“我与您谈的那种力量，”医生对典狱长说道，“这就是一个例证。你们看！……这个人就要去揉搓那尸体，可你们不知道一具死尸就跟石头一样……”

“让我呆在这里吧！……”雅克·柯冷有气无力地说道，“我没有多少时间看着他了，就要从我这里把他运走……”

他停下了，说不出“埋葬”两个字来。

“请你们允许我保留一点我这亲爱的孩子的什么东西！……请您发发善心，亲自给我剪下他的几缕头发，”他对勒布伦医生说，“我下不了手……”

“这确实是他儿子！”医生说道。

“您真以为是？”典狱长意味深长地回答，使医生陷入了短暂的沉思。

典狱长吩咐看守让犯人留在牢房里，并叫他在来人将尸体运走之前从那“儿子”头上给这个所谓父亲剪下几缕头发。

时值五月时光。五点半钟，在这附属监狱的牢房里，虽然窗上装了铁栅栏，又装了铁丝网将窗子封死，仍能不费力气地看清信上的字。雅克·柯冷拉着吕西安的手，一字一句读起这封可怕的信来。

没见过哪一个人能把一块冰紧紧攥在手心里十分钟。寒冰飞快地传递到生命之源上去。但是，这种可怕而又象毒药一样起作用的寒冷所产生的效果，与这样拉着、握着一个死人那冰冷而僵硬的手对人的心灵所产生的效果，二者又是无法相比的。这时，死者向生者述说，道出悲惨的使情感幻灭的秘密。在情感上，变化难道不等于死亡么？

让我们与雅克·柯冷一起重读一遍吕西安的这封信。这最后的书面诀别，对这个人来说显然是一杯毒酒。

致卡尔洛·埃雷拉神甫

亲爱的神甫：

我从您那里只受过恩惠，我却出卖了您。这种并非有意的忘恩负义行为致我于死命。您读到这几行文字的时候，我已不在人世。您再也不会在我身边救我了。

如果我能从中得到好处，您一定会给我葬送您的充分权利，将您象烟蒂一样踩在脚下。可是我愚蠢地处置了您。为了摆脱困难的处境，受了预审法官巧妙提问的引诱，您收养多年的义子站到了不惜一切代价要杀死您的那些人一边，希望叫人相信您和一个法国恶棍是一个人。我知道这是决不可能的。不需要多讲了。

您曾经希望将我培养成一个伟大的人物，比我能达到的更高。在您这样一位本领高强的人与我之间，在这诀别的时刻，是不会相

互说什么傻话的。您希望把我造就得有权有势，荣誉满身，结果却把我抛进了自杀的深渊，如此而已。我早就听到了令人头晕目眩的大鸟张开巨大的翅膀在我头上盘旋的声音。

正如您过去有时说的那样，有该隐的后代，也有亚伯的后代。该隐，在人类的重大戏剧冲突中，是反对派。从这条线来说，您是亚当的后代，魔鬼继续附在他身上吹着火苗，第一个火星便蹿到夏娃身上。这一支系的魔鬼中，不时有非常可怕、体质强健的魔鬼，他们概括了一切人的力量，与沙漠中那些狂暴的动物很相似，其生存必须有他们置身的那种广袤的空间。这种人在社会中很危险，正象狮子如果到了诺曼底会很危险一样：他们需要食物，会把凡人吞噬，会把傻瓜的埃居吃掉。他们的游戏很危险，最后会把他们当成伙伴、偶像的那条老老实实的狗也弄死。上帝高兴时，这些神秘的人可以是摩西，阿提拉，查理曼大帝，穆罕默德或者拿破仑。但是当上帝任凭这些伟大的工具在一代人巨洋深处锈蚀时，那他们就只能是普加乔夫，罗伯斯比尔，卢韦尔和卡尔洛·埃雷拉神甫。他们对于那些柔弱的灵魂具有极大的魅力，将那些人吸引过来，碾成齑粉。这样的人在其同类中显得高大英俊。他们是森林中色彩绚丽的引诱孩子的有毒植物。这是恶之诗。象你们这样的人应该住在洞穴中，不应该出来。您使我靠那种宏伟的生活活着，我对生命确也有自己的一本账。所以我得以将自己的脑袋从您那策略的高尔求斯结中抽回来，而套到我的领带结成的活结中去。

为了弥补我的过失，就我的审讯笔录，我向总检察长转交一份收回前言声明，请您费心对此件加以利用。

神甫先生，人们将根据一项合乎法律手续的遗嘱所表达的意愿，还给您一笔钱。这笔钱本属于您那宗教团体，出于您对我的慈父之情，不慎为我动用了这笔钱。

永别了！永别了，您这邪恶与堕落的伟大雕像！永别了，您如果走上正道，您会胜过希门尼斯、黎塞留。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您叫我饱览了一场美梦的种种奇观妙景以后，我又成了夏朗德河滨的我。不幸的是，这已经再也不是我准备投身进去洗清我青年时代小小过失的那条故乡之河，而是塞纳河了。而我的葬身之地，则是附属监狱中一间阴暗的牢房。

别怀念我：我对您的蔑视和对您的钦佩程度相等。

吕西安

凌晨一时以前，来人搬运尸体。人们看见雅克·柯冷跪在床前，这封信扔在地上，大概是象自尽的人将自刎的匕首丢开那样抛开的。但是这个不幸的人一直将吕西安的手握在自己合十的双手中，祈祷上帝。

搬运伕看见这个人，便停下了手，因为他酷似中世纪坟墓前借助于石雕家的天才而永生永世跪在那里的石雕人物。这个假教士，双目熠熠闪光，有如虎眼；纹丝不动，僵直如鬼神，令这些人肃然起敬。他们细声细气地要他起来。

"为什么？"他战战兢兢地问道。

这个胆大包天的鬼上当竟象孩子一样软弱。

典狱长要德·夏尔热伯夫先生前来观看此种情景。德·夏尔热伯夫先生对这样的悲痛顿生敬意，对雅克·柯冷编造的父亲身分信以为真，便向他解释了德·格朗维尔先生对吕西安的圣事和殡葬行列所下的命令，说必须将吕西安的尸体运送到马拉凯河滨道的寓所中去，现已有教士等在那里，下半夜为他守灵。

“我看出这位法官心灵十分高尚，”苦役犯悲切地叫道，“先生，请您告诉他，他可以指望得到我的感激……是的，我能够给他帮大忙……千万别忘了这句话。对他来说，这句话至关重要。啊！先生，一个人为这样的一个孩子悼亡，哭泣了七个小时以后，他的心里发生了一些奇异的变化……那么，我是再也见不着他了！……”

人们从雅克·柯冷的怀中将他儿子的尸体抢走，他用母亲的目光又朝那尸体看了一眼，便颓然倒下。他望着别人将吕西安的尸体运走，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呜咽。搬运工听了，更加快了动作。

总检察长的秘书和典狱长早已走掉，以免看到这种情景。

这个钢铁一般的人，目光飞快一扫便能作出决定的人，思考和行动象闪电一样迸射的人，三次越狱，三次坐牢使他的神经受到锻炼，已达到野蛮人神经那样如金属一般坚固的人，变得怎么样了呢？铁被敲打到某种程度或反复受到压力，就会变酥。那穿不透的分子，被人所净化，变得均匀整齐而解体了。即使不处在熔化状态，这金属也不再具有原来的抗力。铁匠、钳工、刃具铁匠，所有一直做铁活的人，有一个专门词汇来表示这种状况：“铁沤烂了！”他们这样说，是借用一个本来只用在麻上面的词，就是通过“沤”才使麻解体的。人的心灵，或者你高兴的话，也可称之为身、心、神的三重力量，经过某些反复的刺激，也与铁处于相同的状况之中。有些人就与麻和铁一样：他们沤烂了！变酥了！因铁轨断裂而引起的列车事故，

最惨的便是美景区事故①，对这些可怕的事故，科学、司法部门以及公众寻找出千百种原因来，但是没有一个人去询问这方面的真正行家里手——铁匠。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铁条沤烂了！"这种危险是无法预见的。变酥了的金属，与仍有韧性的金属，外表看上去一模一样。

听忏悔的神甫和预审法官常常发现重大罪犯处于这种状态之中。重罪法庭的可怕气氛以及"更衣"，对这些最硬的汉子神经系统的解体几乎总是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最能咬紧牙关的人，这时会情不自禁地招供；最铁石心肠的人，这时心也碎了。怪事！当招供已于事无补，这种极度软弱却摘掉了他无辜的假面。这种假面往往使法官惴惴不安，判了刑的罪犯至死不招供，总是叫人内心惴惴不安的。

在滑铁卢战场上，拿破仑对人的各种力量这样解体应该体会最深刻了！

清晨八时，皮斯托尔的看守走进雅克·柯冷所在的牢房时，见他面色苍白，神色平静，宛如一个人骤然打定了主意，又变得坚强起来了。

"放风时间到了，"掌管钥匙的狱卒说道，"您已经关了三天。想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走动走动的话，可以出去！"

雅克·柯冷正在聚精会神思考，他对自己毫不关心，自视为行尸走肉，既没有怀疑到这是比比-吕潘给他设下的一个圈套，也没有想到他走进放风院子的重要意义。这个倒霉蛋

① 一八四二年五月八日，一列客车在默东的高架铁路上起火，为法国铁路第一次重大事故。

机械地走出牢房，越过走廊，沿这条走廊，便是在法兰西国王宫殿壮丽的穹门门廊中开出的阴暗潮湿的牢房，楼上便是人称之为的圣路易长廊。现在，人们经过这里到最高法院所属各部去。这条走廊与皮斯托尔的走廊相连。值得提出的一个情况是，卢韦尔这个臭名昭著的弑君者当年被关的囚室，就在这两条走廊构成直角的交点上。国王漂亮的书房占据的是邦贝克塔楼。书房下面有一螺旋形楼梯，这条走廊就直通这个楼梯。无论是住皮斯托尔的囚犯，还是住普通牢房的囚犯，放风时来去均经过这个楼梯。

应该到重罪法庭去受审的被告也好，已经受过审的被告也好，不再单独关押的犯人也好，总而言之，附属监狱所有的犯人，白天有几个小时，夏天时则在大清早，都到这个地面上完全铺了石块的狭窄地方来散步。这个放风的院子，是上绞刑架或去苦役监牢的过渡场所，它一头通着这两个地方，另一头又通过警察、初审法官办公室或重罪法庭与社会相联系。所以这里看上去比绞刑架还要令人浑身发冷。绞刑架可以成为上天堂的踏脚凳。但是放风院子，则是集地上所有的卑鄙龌龊于一堂，而且没有出路！

不论是拉福尔斯监狱或普瓦西监狱的放风院子，还是默伦或圣佩拉日监狱的放风院子，到处都是一样。到处都发生同样的事，只有高墙的颜色和高度不同，空间大小不同。所以，如果缺了对这个群魔大殿最准确的描写，“风俗研究”就不切题了。

在最高法院审判厅楼下，高大的穹顶下第四个拱门的地

方，有一块石头。据说，从前圣路易在这里发放施舍之物。如今，人们将这块大石当桌子，向被关押的犯人出售一些食品。所以放风时间一到，所有的囚犯便聚集在这块大石的周围。这里有犯人食品，烈性酒，朗姆酒①等等。

放风院子的这一侧，与壮丽的拜占庭式长廊相对。这条长廊是圣路易豪华宫殿的仅存遗迹。这一侧的第一、第二两个拱门改修成了会客室，律师和被告在这里谈话。犯人经过一扇偌大的边门到会客室来，由粗实铁栏杆划出两条人行道，占据着第三个拱门的地盘。这两条人行道很象剧院上演特别轰动的作品时为控制排队在剧院门口用铁栅临时隔成的通道。这间会客室位于附属监狱现在的旁门大厅尽头，朝放风院子一边通过气窗采光，旁门一侧最近才装了带框的玻璃窗，以便监视与主顾谈话的律师。之所以进行这项革新，是由于标致的女犯人对于为其辩护的律师具有极大的诱惑力。真不知这世风要走向何处？……道德上的防范措施与那些成套的扪心自问十分相象，纯洁的想象即使考虑一些毫无所知的恶行也算是堕落。无论是被告还是在押犯，凡警察允许亲友前来探视的，亲友与犯人也在这里见面。

现在诸位大概明白了，对于附属监狱的二百名囚犯来说，放风院子意味着什么。这是他们的花园，一个没有树木花草和泥土的花园，总之是放风院子！会客室附近以及分发经过批准的食物和烧酒的大石头附近，是唯一有可能与外界沟通

---

① 朗姆酒为蔗糖精经过发酵制成的一种酒。

的地方。

只有在放风院子里度过的时光，囚犯才能见到天日，才有他人陪伴。在别的监狱里，其他囚犯还可在劳动作坊里聚集在一起。但在附属监狱，除了在皮斯托尔以外，不能从事任何活动。何况在这里，重罪法庭那出戏占据了所有人的心思。因为到这里来，要么是接受预审，要么就是接受判决。这个院落呈现一派无法设想的可怕景象，必须亲眼看见或者曾经看见才能有个概念。

首先，在这个长四十米、宽三十米的空间里，一百多名被告或犯人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并不是社会的精华。这些坏人大部分属于社会最底层，衣着破旧，其貌不扬或丑陋不堪。幸亏来自社会上层的罪犯相当希罕。只有盗用公款、伪造文书或欺诈破产这几种罪行才会将较体面的人送到这里来。可是犯这些罪行的人均有住皮斯托尔的特权，于是被告就几乎从不离开他的牢房了。

这个散步场所的四周，一面是黑乎乎的铁壁铜墙，一面是分成囚室的一排廊柱，堤岸一侧是一座碉堡，北侧是皮斯托尔那围着铁丝网的牢房。场地中是一群由看守们严加看管的无耻之徒，他们彼此也都互相提防。这个地方的布局已经令人感到压抑。如果面对这些名誉扫地的人，眼见自己成了所有这些充满仇恨、好奇和绝望的目光注视的中心，这地方更是令人恐惧的了。没有任何欢快的气氛！无论是地方还是人，一切都是阴郁的。无论是高墙还是人心，一切都默默无语。对这些不幸的人来说，一切都充满危险，除了在苦

役监牢中结成的真诚友谊之外，他们谁都不敢信任谁。在他们头上盘旋的警察，对他们来说又毒化了气氛，毁坏了一切，连两个亲密无间的犯人之间握握手也受到毒化。一个罪犯在这里遇到最要好的伙伴，可是完全不知道对方是否已经悔过，是否为保自家性命已经招供。这样缺乏安全感，这样惧怕绵羊，将放风院落如此虚假的自由空气一扫而光。在监狱的行话里，绵羊就是暗探。这种人表面上也象犯了重案，心事重重的样子，他们那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机灵劲就在于能叫人把他们当作朋友。在行话里，朋友一词意味着老练的盗贼，技术高超的盗贼，他早已与社会断绝来往，愿意终生为盗，但他依然忠于高级盗贼的守则。

犯罪与发疯有某些相似之处。在放风的院子里见到附属监狱的犯人，或在疯人院的花园里见到疯子，是一回事。这些人散步时相互回避，相互投过至少是莫名其妙的目光，根据他们当时的思想，也许是凶残的目光，但从来没有快乐或严肃的目光。他们互相认识或者相互惧怕。等待判刑，悔恨，焦虑赋予放风院子里散步的人以疯人那种惴惴不安或呆滞的表情。只有老练的、素有经验的罪犯才显出胸有成竹的样子，与正直人那种平心静气、良心上干干净净的那种诚挚十分相似。

中等阶级的人在这里也是例外。这种人犯了罪，他们感到羞耻，不肯走出自己的牢房。所以放风院落里的常客，其衣着一般是工人的模样。长工作服、短工作服、绒布上装居多数。这些粗劣或肮脏的服装，与他们那普普通通或其丑无比的外表、粗俗的举止——笼罩在囚犯心头的悲哀思绪，已使

他们的粗俗举止有所收敛——，一切，甚至这地方的鸦雀无声融成一体，使难得前来参观的人感到恐惧或厌恶。非有很高的靠山，他们才能享受到难得给予的特权，前来对附属监狱进行研究。

在解剖标本室里，各种下流病症都作成蜡人。把一个年轻人带进去，看了这些会使他行为端正，使他产生圣洁、高贵的爱情。同样，放风的院落里满是注定要进苦役监牢、上绞刑架、判个什么刑的那号人。虽然有上天审判的声音在内心回响，但是，那些可能不惧怕上天审判的人，看了附属监狱和放风院子的景象，他们会惧怕人间的司法。他们从这里走出去，会长时间作正直的人。

雅克·柯冷下到放风院子里时，正在那里散步的人要在鬼上当一生至关重要的一幕中充当演员。所以对这可怕的一群之中几个主要人物进行一番描绘，并不是无关紧要的事。

这里，也和任何许多人聚集一处的地方一样；这里，也和学校一样，体力和精神力量占统治地位；这里，也和苦役监狱一样，犯罪越重，身分越高。要掉脑袋的人比所有其他人身价要高。正如诸位所想的那样，放风的院子是一所刑法学校。在这里宣讲要比在先贤祠广场宣讲效果好得多。这里周期性的玩笑就是重演重罪法庭的那出戏，指定一个庭长、一个陪审团、一位公诉人、一个律师，然后对案件进行审理。这种可怕的闹剧几乎总是在发生著名犯罪案时进行演出。那时节，已列入重罪法庭日程表的一个重大犯罪案，便是克罗塔夫妇被杀案。这对夫妇从前是佃农，有一个儿子当公证人。正如这个不幸

的案件所表明的那样，他们把八十万金法郎放在家中。杀死这一对夫妻的作案人之一，是大名鼎鼎的达讷蓬，诨号拉普哈依。此人是被释放的苦役犯，五年以来，借助于七、八个不同的名字，已避过了警察局最有效的搜捕。这个恶棍化装的技术非常高明，以致他在南特狱中服了两年刑，一直用的是德苏克这个名字。这德苏克乃是他的一个弟子，也是大名鼎鼎的盗贼，但是在作案中，从来不超过轻罪法庭的范围。拉普哈依自出狱以来，已是第三次杀人。这次非判他死刑不可，再加上别人猜测他有大量钱财，就使这个被告成了囚犯们恐惧和佩服的对象。他偷来的那些钱，一个里亚也没有找到。虽然有一八三〇年七月的重大事件，人们至今对这一胆大包天的罪行在巴黎引起的恐惧仍然记忆犹新。从作案数目之大，此案可与图书馆纪念章被盗案相提并论①。当代有一种恶劣倾向，一切都用数字来衡量。这就使得偷的数目越大，杀人犯越引人注意。

拉普哈依，个头矮小，干瘪黄瘦，三角脸，四十五岁，是三大苦役监狱中的名人之一。从十九岁起，这三个监狱他全都一个接一个地蹲过。他与雅克·柯冷很熟。怎样熟起来，原因何在，诸位马上就会知晓。另外两名苦役犯同拉普哈依一起从拉福尔斯监狱被转移到附属监狱，已经二十四小时。他们立即认出了这个该上绞刑架的朋友之王的丑脸，而且也叫放风院子里的其他人认出了他。这些人当中有一个苦役犯名

① 此案发生在一八三一年，后来逮捕了一个重大嫌疑犯，但是所盗物品始终未如数找到。

叫塞莱里埃，外号叫“奥弗涅人”，“拉洛老爹”，“流浪汉”。他在苦役监狱称之为“高级盗贼”的圈子里，外号叫“丝线”。之所以得到这个雅号，是因为他能非常巧妙地躲开这一行的危险。此人是鬼上当从前的一个心腹。

鬼上当非常怀疑丝线搞两面派勾当：一方面在“高级盗贼”圈子里出谋划策，一方面又受警察局豢养，以致他认为自己一八一九年在伏盖公寓被捕也是丝线之所为。塞莱里埃，不，应该叫他丝线，正象达讷蓬叫拉普哈依一样，这丝线已经犯了规，卷进数桩巨大盗窃案之中。虽然一滴血也没有流，但是这几桩案子事发，大概又要将他收入苦役监牢中至少二十年。另一名苦役犯名叫里冈松，跟与他同居的女人，人称邮戳的，构成高级盗贼中最叫人害怕的一对。里冈松自年幼便与法院关系微妙，诨号雄邮戳。这意思是他与邮戳为一雄一雌。对于高级盗贼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神圣的东西。这些蛮人不遵守法律，不尊重宗教，什么都不放在眼里，甚至不尊重博物学。诸位已经看到，对博物学神圣的词汇，他们也加以歪曲模仿。

这里还必须来一段题外话。对于盗贼和苦役犯世界，对于其规则，其风习，尤其是其语言——这种语言可怕的诗意对故事的这一部分必不可少，如果不加一些解释，那么，雅克·柯冷进入放风院落，比比-吕潘和预审推事叫他出现在自己敌人中间的精心安排，以及随之而来的奇怪的场面等等，就都是令人无法接受而又无法理解的了。首先，介绍一下那称之为行话的为赌博作弊的人、骗子、盗贼、杀人凶手所使用的语言。最

近几年，文学作品中对这些行话加以使用，大为走红。这种稀奇古怪的词汇中，不止一个词已经到了少妇的朱唇上，回响在金碧辉煌的房屋中，使公侯王孙们得到享受，不止一位承认自己让人耍了！我们这样说可能使许多人感到惊讶，确实没有比这个底层世界的语言更有力、更色彩鲜明的语言了！这种语言，自从建都帝国发源以来，就在社会的地下室、肮脏潮湿的地方、舞台的台仓里活动，从戏剧艺术中借来了生动而抓住人心的表达方法。世界不就是一个大剧场么？台仓就是歌剧院台下开出的最底层的地窖，是藏放剧院的各种机关布景、置景工、脚灯、幽灵、地狱里喷吐出来的蓝头发魔鬼等等的地方。

这种语言的每一个词汇都是赤裸裸的、巧妙的或可怕的形象。短裤叫往上提，这就用不着解释了？在行话里，不说睡觉，而说眯盹儿。请诸位注意，这个词多么生动有力地表达了受人追捕、疲劳不堪、时刻提防的被人称之为盗贼的那种动物独特的睡眠状态！这种动物，一旦处于安全状态，便一头倒下，滚进酣睡的深洞，同时“提防”那强大的翅膀仍时时在它上空盘旋。这种可怕的睡眠，与野生动物一面睡，一面鼾声大作，可是两只耳朵还在倍加小心地警觉着的状态何其相似！

这种语言里，一切都带有野味。一个词开始和结束的音节总是粗厉刺耳的，发出奇异的音响。女人叫后侧风。麦草叫博斯平原的羽毛，多么富有诗意！半夜这个词是用一个婉转说法来表达的，叫十二个钟点打架！这不叫人浑身打颤么？把一间小屋涮干净的意思是把一间屋子偷光。与换一身皮相比，“上床”这个词算得了什么？多么生动的形象！玩多米诺

骨牌的意思是吃饭，被追逐的人怎么吃饭？可不是与玩多米诺骨牌一样么？

再说，行话一直是变化的，前进的！它随着社会文明前进，追随着社会文明的脚印。每一次新的发明创造，行话都以新的表达方法丰富了自己。路易十六和帕尔芒杰①创造了土豆这个词②并将它公之于世，行话也立即用猪吃的柑桔来向土豆表示敬意。人们发明了纸币，苦役监狱里叫这个是加拉证书③，用上了在纸币上签名的加拉的名字。“Fafiot”！④发这个音的时候，你没听见印钞票的纸发出的声音吗？一千法郎的票子叫“公fafiot”，五百法郎的票子叫“母fafiot”。苦役犯会用什么稀奇古怪的名字给一百或二百五十法郎的票子命名，请诸位猜想一下吧！

一七九〇年，吉约坦⑤出于对人类的关切，找到了最简便的器械，以解决执行极刑所提出的一切问题。立刻，苦役犯，前摇船苦役犯对这个处于前朝君主制与新的司法制度边界上的器械反复琢磨，突然叫它是遗恨山修道院！他们研究了断头钢刀划出的角，为了描绘刀起头落的动作，他们找到了动词割草！据说夏尔·诺迪耶⑥说过，当你想到苦役监狱叫草地的时候，研究语言学的人真要对这些可怕的词汇的创造赞叹

① 帕尔芒杰（1737—1813），军中药剂师，农艺师。

② 这个词直译为“地里的苹果”。

③ 因加拉为法兰西银行第一任行长，故云。

④ “证书”一词的法文。

⑤ 吉约坦（1738—1814），解剖医师，最先设想出断头机的人。

⑥ 夏尔·诺迪耶（1780—1844），法国作家。

不已了！

此外，我们承认行话悠久的历史渊源吧！行话包含着罗曼语词汇的十分之一，拉伯雷的古高卢语言的十分之一。Effondrer（插入，钉入），otolondrer（使之厌倦），cambrioler（一切在房间里干的事），aubert（钱），gironde（美丽的，本是用奥克语说的一条河①的名字），fouinouse（口袋），属于十四、十五世纪的语言。affe用在生命、生活的意思上，是最最古老的语言。搅乱了"affe"形成"affres"，"affreux"这个词由此而来，其定义翻译出来就是搅乱了生活的，等等。

行话中至少有一百个词是属于巴汝奇的语言。这巴汝奇在拉伯雷的作品中，是下层百姓的象征，这个名字本身由两个希腊字组成，意思是什么都干的人。科学用铁路改变了文明的面貌，行话已经叫铁路是活滚。

头的名词，当这个头还长在肩膀上时，叫索邦，说明了这种语言的古代渊源。最古老的小说家，如塞万提斯，意大利的中篇小说作家以及阿雷蒂诺②所使用的均是这种语言。确实，不论在什么时代，作为许许多多古老小说的女主人公的妓女，一直是赌博舞弊者、盗贼、拦路抢劫的强盗、扒手、骗子的保护人、伙伴、知心人。

卖淫和偷盗是人的自然状态向社会状态进行的雄性、雌性两种活生生的抗议。所以哲学家，当今的革新家，人道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傅立叶主义者也尾随他们之后，丝毫料想

① 吉伦特河。

② 阿雷蒂诺（1492—1556），意大利讽刺作家。

不到会对卖淫和偷盗得出上述结论。在一些最标新立异的书籍中，他们说，窃贼并不否定所有权，继承权，社会保障，而是干脆将这些取消。对他来说，盗窃就是重新占有自己的财产。在一些印出来的乌托邦书籍里，盗贼不否认婚姻，不谴责婚姻，不要求双方自愿和无法普遍实行的心灵紧密结合。他就是强制交配，必要性的铁锤将强制的链环不断加紧。现代的革新家写的全是些不痛不痒的、冗长罗唆的、模模糊糊的理论或者是愤世嫉俗的小说。但是盗贼诉之于行动！清清楚楚，象事实摆在那里一样，象一拳头打出去一样逻辑分明。这是多么爽快的风格！……

还有一个感想！妓女、窃贼、杀人犯，苦役监牢和监狱，这个世界囊括了六万到八万男性女性人口。描绘我们的风习，忠实再现我们的社会状况，不能蔑视这个世界。法院、警察局和宪兵队提供了几乎同等数量的人员，这岂不莫名其妙？这两组对立的人互相寻找，互相回避，构成了我们这一"研究"中勾画的充满戏剧性的大决斗。此中有盗窃，有妓女生意，亦有戏子，警察，教士和宪兵。在这六种职业中，每个人均具有不可磨灭的个性。他只能是他自己。担任圣职的人，其烙印不会改变，担任军职的人亦然。其他职业的人亦如此，在社会上这些职业相当对立，形成对立面。这种强烈的、奇怪的、独特的标志，sui generis①，就使得妓女和盗贼，杀人犯和已被释放的囚犯是那样容易辨认，他们之于自己的敌人——暗探和宪

① 拉丁文：独特的。

兵，乃如猎物之于猎人一般，他们有独特的步履、举止、肤色、眼神、面色、气味，总之有一些必然的特性。苦役犯中大名鼎鼎的人物化装的高深学问正是由此而来。

对于这个世界的形成我还要说上一句话：取消烙印、科刑不严以及陪审团愚蠢的宽容，使这个世界极具威胁性。确实，再过二十年，巴黎将处于四万释放出狱者大军的包围之中。塞纳省及其一百五十万居民是这些坏人在法国可以藏身的唯一的一个点。巴黎之于他们，就是原始森林之于猛兽。

高级盗贼对这个世界来说，乃其圣日耳曼区，其贵族。和平的到来使许多人生活无计。高级盗贼一八一六年时早已聚集在一个人称之为*兄弟会*的协会里，最著名的帮派头子和几个胆大包天、当时没有任何生计的人聚集在这里。*兄弟*这个词的意思兼指兄弟，朋友，同伴。所有的盗贼、苦役犯和囚犯都是*兄弟*。*兄弟会*是高级盗贼的精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它是这批百姓的最高法院、学院、贵族院。这个组织的成员每人均有各自的财产，共同资本和独特的生活习惯。他们一人有难，大家支援，相互了解。此外，这些人都比警察的诡计和诱惑高明，他们有自已独特的宪章，接头暗语和辨识暗记。

这些苦役监牢中的公侯王孙早在一八一五至一八一九年间就组成了著名的*万字帮*①。之所以叫万字帮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协议。根据这个协议，一万法郎以下的偷盗买卖，从来不许干。就在此刻的一八二九、一八三〇年间，发表了一些回忆

---

① 见《高老头》。

录①，书中一个著名的法警指出了这个社团的力量状况，成员的名字。从书中可以看到一支由男男女女组成的干练的大军，叫人心惊肉跳。这支大军是那样厉害，那样巧妙，那样常常得手，有些盗贼，如莱维、帕斯图雷尔、柯隆日、希谟之流②，年龄在五十至六十之间，作为从童年时期起便反抗社会的人物而在其中很有名气！……有历史如此悠久的盗贼，对于司法部门来说，不是等于承认自己无能吗！

雅克·柯冷不仅是万字帮，也是兄弟会这些苦役监牢英雄豪杰的银钱总管。据有关当局承认，苦役犯总是有一些资本的。这种怪事可以理解。除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案子以外，被盗财物从未寻回来过。判了刑的人无法将任何东西携进牢中，只好求助于信得过的人，能干的人，将自己的资本托付给这个人，就象在社会上人们将自己的钱财托付给一家银行一样。

最初，十年来担任保安警察头目的比比-吕潘曾是兄弟会的贵族成员。他之所以叛变，乃源于自尊心受到伤害。他总是看到鬼上当的高超智慧和强壮体魄胜过自己。这个大名鼎鼎的保安警察头子与雅克·柯冷不断激烈争斗，原因亦在此。比比-吕潘与其前伙伴之间的某些妥协亦由此而来。法官们已经开始对这些妥协感到担心了。这保安警察头子一直怀着报复的欲望，而预审法官出于确定雅克·柯冷身分这一必要性，又任其自由行动，于是他巧妙地选择了自己的助手，放出

① 指维多克的《回忆录》。

② 这些名字均实有其人，维多克的《回忆录》中均提及。

拉普哈依、丝线和雄郎戳扑向冒牌西班牙人。拉普哈依属于万字帮，丝线也属于万字帮，雄郎戳是兄弟会成员。

雌郎戳，这个雄郎戳令人生畏的后侧风，借助化装成贵族妇女的手段，再次躲过了警察的搜捕，现在狱外。这个女人擅长扮成侯爵夫人，男爵夫人，伯爵夫人，有马车，有下人。她是穿裙的雅克·柯冷，只有她可与雅克·柯冷的左右手亚细亚相提并论。其实，苦役监牢中的每个英雄好汉都配有一个忠心耿耿的女人。司法大厦的法院大事记、秘密纪事会告诉你：任何正派女人的爱情，哪怕是修女对修道院院长的爱情，都不会胜过与重要罪犯分担危难的情妇对这个男子的依恋。

这些人当中，铤而走险、行凶杀人的最初原因，几乎总是情欲。这些好色之徒一味亲近女人，——按医生的说法，是个"体质问题"——女色过度，耗去了这些强有力的人的全部精力和体力。于是他们终日游手好闲，因为纵欲过度要求休息和补养身体的饮食。于是他们厌恶劳动，这就迫使这些人借助于立竿见影的手段去搞钱。必须活命，而且必须活得好，这种要求本来已经很强烈。另一方面，这些慷慨大方的梅多尔①想送给那些女人珠宝首饰、华丽的裙袍。那些女人嘴总是很馋，喜欢珍馔佳肴。那种活命及活得好的需求与由此而产生的挥金如土的欲望相比，简直就是小事一桩了。女人想要一条披巾，情郎就去偷了来，女人还认为这是爱情的表示！就这样，日复一日，走上了盗窃的道路。人们愿意用放大镜仔细观

① 梅多尔为阿里奥斯托的《疯狂的罗兰》中的人物。

着人心的话，便会承认这几乎是男人的本性。偷盗导致杀人，杀人又一步一步将情郎送上绞架。

如果相信医学院之所言，这些人这种不正常的肉体之爱，占犯罪根源的十分之七。解剖处决的犯人时，总是能找到这样的证据，令人震惊，看得见摸得着。所以这些魔鬼般的情郎，社会上的稻草人，对他们情妇的崇拜已经成了本性。而这些女人们也忠实地蹲在监狱门口，千方百计挫败预审的阴谋，她们保守着最紧要的机密，不受腐蚀。正是这种女性的忠诚使许多案件神秘莫测，无法深入。罪犯的力量同时也是罪犯的弱点，正在这里。在妓女的语言里，正直，就是不违背这种忠诚的任何一条规则，就是把自己所有的钱都送给蹲监狱的男人，就是照看他舒适安逸，就是保留着对他的各种信赖，就是为他赴汤蹈火。一个妓女对另一个妓女唾面，对她最无情的辱骂，便是谴责她对狱中情人的不忠。如发生这种情况，人们便将这个妓女视为无情无义的女人！……

诸位即将看到，拉普哈依狂热地爱着一个女人。而丝线是个利己主义哲学家，他偷盗是为了给自己谋一个安稳的生活，他与雅克·柯冷的心腹帕卡尔十分相象。帕卡尔与普吕当斯·赛尔维安两个人拿走了七十五万法郎，发了财，已经和她一起逃走了。丝线无所依恋，瞧不起女人，他只爱自己。至于雄邮戳呢，诸位现在都已知道，他的外号乃由他对那个雌邮戳的依恋而来。但是这三位高级盗贼集团中大名鼎鼎的人物都要向雅克·柯冷讨账。具体什么账，也难以说清。

只有银钱总管一个人知道有多少入伙的人仍然活着，每

个人的财产有多少。鬼上当决定侵吞公款为吕西安所用时，对这些委托人极高的死亡率已经计算过了。雅克·柯冷在九年中间避开了自己同伴和警察局的注意，他对按照兄弟会宪章规定继承委托人的三分之二财产几乎十拿九稳。再说，他不是可以借口这个钱支付给了现在上了断头台的兄弟么？反正对这个兄弟会的头子无法进行任何检查。人们必须绝对相信他，因为苦役犯过的猛兽生活必然包含着在这个野蛮世界的贵族之间要表现出最高尚的品质。从十万埃居的存储里，雅克·柯冷大概擅自动用了十万法郎左右。此刻，正如诸位见到的，雅克·柯冷的一个债主拉普哈依只有九十天好活了。他拥有的钱数无疑比他的头目为他保存的数目要大，再说他大概也比较好商量。

典狱长及其手下的人，警察局的人及其助手，甚至预审法官，他们辨认回头马，即曾经吃过监狱饭的人，有一个万无一失的鉴别方法，那就是他们是否有狱中生活的习惯。惯犯对狱中的规矩了如指掌。他们在这里“宾至如归”，对任何事都不感到奇怪。

雅克·柯冷直到此刻为止，无论在拉福尔斯监狱，还是在附属监狱，都倍加小心，一直精彩地扮演着他那无辜和局外人的角色。但是，痛苦使他精神沮丧，双重的死亡把他压垮了——在那致命的一夜中，他等于死了两次——，他又成了雅克·柯冷。看守感到十分吃惊，因为不用他告诉这个西班牙教士从哪里下楼到放风院子去，这个演技那么完美的演员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角色，竟按附属监狱常客的习惯从邦贝克塔

楼的螺旋形楼梯走了下去。

“比比-吕潘言之有理，”看守心中暗想，“他确是一匹回头马，他确是雅克·柯冷。”

囚犯们已在号称圣路易石桌的石台那里买完了东西，分散到放风院落里。这院落对他们来说总是过于狭窄。就在这时，鬼上当出现在小塔的塔门为他构成的边框中。什么也比不上囚犯的目光那么准确，所有的人都立即发现了这新来的囚徒。所有的囚犯聚集在放风的院子里，宛如蜘蛛置身于蛛网中心。这个比喻具有数学般的准确性，因为肮污的高墙从四面限制了他们的视野。被关押的人如果不凝神细望，就连看守出入的门，会客室的窗户和邦贝克塔楼这几处放风院子仅有的出口也看不清楚。对于这些处在完全与世隔绝之中的被告来说，任何事情都是意外，任何事情都会引起他们的注意。他们的烦闷可与植物园的笼中虎相提并论，使他的注意力更增强十倍。雅克·柯冷的着装是个不强制自己穿正规服装的教士模样，他穿着黑裤黑袜，银搭袢皮鞋，黑背心，深栗色大礼服。不管他到底是干什么的，那礼服的剪裁式样揭示出他的教士身份，特别是头发修剪的特点又把这一切征象补充得更加完整。雅克·柯冷戴着一头百分之百神职人员式的假发，而且十分逼真。指出这些细节都关系重大。

“咦！咦！”拉普哈依对雄邮戳说道：“凶兆！一头野猪！这里怎么会有这号人呢？”

“这是他们的一种鬼把戏，新型厨师（暗探），”丝线回答道，“这是个化装的鞋带商人（从前的警察），来作生意的。”

在行话里，警察有好几个不同的名称：追捕盗贼时，他叫鞋带商人；护送盗贼时，他叫沙滩广场的燕子；送盗贼上绞刑架时，他叫断头台的轻骑兵。

为了完成对放风院落的描绘，大概还必须用寥寥数语描写一下这另外两个兄弟会成员。塞莱里埃，绰号“奥弗涅人”、“拉洛老爹”、“流浪汉”，最后还有“丝线”，他有三十个名字，三十个护照。我们以后只用丝线这个诨号称呼他，这是在“高级盗贼”圈子里人们给他起的唯一雅号。这位深奥莫测的哲学家，以为那个假道士是个警察。他是个身高五尺四寸的汉子，全身每一块肌肉都有棱有角。脑袋硕大无比，两只深陷的眼睛象食肉飞禽的眼睛一样熠熠闪光，灰暗的眼睑无光而沉重。乍看上去，他那宽大的下颌线条有力而又突出，很象一只狼。尽管脸上有一道道的麻子点，但面部轮廓清晰，显得聪慧，狡黠，活泼，同时又对一切毫不在乎，这又冲淡了与狼相象的那部分所包含的残酷甚至凶猛。罪犯的生活包含着忍饥受冻，在河堤、陡坡、桥边或街头露宿，喝得酩酊大醉欢庆得手，这一切都似乎在他的面孔上涂了一层釉。三十岁上，如果丝线以其自然面貌出现，一个警察或宪兵大概会认出他们的猎物。但是他化妆和改装的技艺不亚于雅克·柯冷。此刻，丝线和那些只有在台上才注意自己服饰的大演员一样身着便装。他穿一件猎装模样的上衣，没有扣子，人们从空荡荡的扣眼那里能看见白色的衬里；脚穿破旧的绿色拖鞋；下身是已经发灰的米黄色南京土布裤子；头戴一顶无檐帽，露出到处撕破、多次洗过的马德拉斯布旧头巾的边角。

丝线身边的雄邮戳，与他形成鲜明对照。这个大名鼎鼎的窃贼，个头矮小，五短三粗，灵活敏捷，肤色灰白，黑眼珠，深眼窝，罗圈腿，衣着象个厨师。他那长相，食肉动物特有体质的各种征象占主导地位，叫人见了心惊胆战。

丝线和雄邮戳极力讨好拉普哈依。这拉普哈依是个杀人惯犯，他知道他要受审、被判刑，不出四个月就得被处死，所以不抱任何希望。丝线和雄邮戳是拉普哈依的朋友，他们只叫他修士，即遗恨山修道院修士之意。为什么丝线和雄邮戳对拉普哈依那么温存亲热呢？诸位大概很容易猜想得到。拉普哈依埋藏了二十五万金法郎，用起诉状的文体来说，这是在克罗塔夫妇家作案后分得的那份赃物。尽管这两个前苦役犯几天以后也要再次返回苦役监狱，可这毕竟是留给这两位弟兄的了不起的遗产！雄邮戳和丝线就要因有加重情节的盗窃罪而判处十五年徒刑。而在此之前他们曾被判处十年徒刑，他们轻而易举地中止了服刑。而这次的十五年与那十年可大不相同。这样，他们一个人要服二十二年苦役，另一个要服二十六年苦役。他们两个人都希望能够越狱逃走，去寻找拉普哈依的大堆黄金。但是拉普哈依的秘密掌握在万字帮手里，只要还没有判他死刑，他就觉得没有必要道出这个秘密。他属于苦役监狱中的高等贵族，丝毫没有泄露自己的同谋。他的性格尽人皆知。包比诺先生是这个吓人案件的预审，竟未能从他口中得到任何一点材料。

这了不起的三人联盟停在放风院落的上首，即皮斯托尔下面。丝线正在给一个小伙子提供情况。这小伙子还是第一

遭入狱，他肯定自己要被判处十年苦役，便打听各处草地的情况。

“孩子，”雅克·柯冷出现的时候，丝线正咬文嚼字地对这个小伙子说，“布雷斯特、土伦和罗什福尔之间的区别嘛，是在这里：……”

“请讲，我的长辈，”小伙子怀着小徒弟的那种好奇心说道。

这个被告是个富贵人家子弟，被控伪造文书，他就住在与吕西安的皮斯托尔相邻的那个皮斯托尔房间里。

“我的孩子，”丝线接着说下去，“在布雷斯特，到小木桶去捞的话，保证第三勺能捞着菜豆。在土伦，要到第五勺。在罗什福尔，除非你是老资格，否则永远也捞不着。”

说完这话，这位深不可测的哲学家便又去和拉普哈依、雄邮戳聚在一起。这两个人让野猪搞得心神不定，便向放风院子下首走去。而雅克·柯冷陷在痛苦之中，正向上首走过来。鬼上当满腹愁思，那是被罢黜的国王的思绪。他没有想到自己成了所有目光的中心，大家一致注意的对象。他缓缓地走着，凝视着吕西安·德·吕邦泼雷上吊的那扇致命的窗户。囚犯中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件大事，吕西安邻室那个伪造文书的年轻人，一点风没透。原因何在，诸位马上便会知晓。这三个弟兄排成一排拦住教士的去路。

“这不是一头野猪，”拉普哈依对丝线说道，“而是一匹回头马。你看他那拖着右脚走路的模样！”

不可能所有的读者都异想天开地去参观过一所苦役监

牢，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在苦役监牢里，每个苦役犯都用铁链与另一个人拴在一起，配成一对一对（总是一个年纪大的配一个年轻的）。铁链扣到脚腕上面的一个环上，链子很重，一年以后，苦役犯走路就养成了一个永远改不了的毛病。苦役监狱里管这铁链叫套。服刑人为了拉动这个套，走路时不得不一只腿比另一只腿更使劲。天长日久，就不可克服地养成了走路时这样使劲的习惯。当他以后不带铁链时，他的感觉也和截肢的人仍然会感到腿疼一样，总感到套还在那儿，永远改不了走路的这个习惯动作。用警察的术语来说，就是*他拖着右腿*。这个鉴别特征，苦役犯彼此都知道，警察也知道。即使不能帮助认出同伴来，至少能作一个补充材料。

鬼上当已经越狱八年之久，这个动作早已不大明显。但是，由于他在专心思考，步履缓慢而庄重，这个走路的毛病再不明显，也逃不过拉普哈依那老练的目光。再说，诸位一定很清楚，在苦役监牢里苦役犯们总在一起，没有别人可以观察，就是彼此观察。他们对这些人的外表都充分研究过了，以致对某些习惯他们都了如指掌，而他们的秘密敌人：暗探，警察和警察分局局长可能还不了解。塞纳省宪兵团中校、大名鼎鼎的柯瓦涅尔就是被派去阅兵时，他左颊颌肌肉的某种痉挛被一个苦役犯认出来而被捕的。在那之前，比比-吕潘非常肯定，但是警察局不敢相信蓬蒂·德·圣赫勒拿伯爵与柯瓦涅尔就是一个人。

“这是咱们的*老板*！”雅克·柯冷心不在焉地朝丝线望了一眼之后，丝线说道。一个人沉浸在绝望之中，对周围的一切

都是投以心不在焉的目光的。

“对，没错，他是鬼上当，”雄邮戳搓着两手说道。“噢！那头是他！那块头是他！可是，他怎么了？简直判若两人嘛！”

“噢！我知道了，”丝线说道，“他有个计划！他希望再跟他的姑妈①见一面，大概很快就要处死那个姑妈了。”

对于隐修士、小狱吏、看守们称之为姑妈的这种人物，为了给诸位一个模糊的概念，只要转述一下一处中央监狱典狱长对已故迪伦爵士②说的那句精彩的话就行了。迪伦爵士在法国小住期间，参观了所有的监狱，对法国司法的每一细节都怀着极大兴趣仔细进行观察，甚至要求已故的刽子手桑松支起断头机，断下一头活小牛的头来以体会一下这机器的机制。法国革命已经使这种机器名扬四海了。典狱长带他看了所有的监狱，放风院子，劳动作坊，牢房等等，最后作了一个厌恶的动作，用手指指着一个地方，对他说：

“我就不带大人到那儿去了，那是姑妈的地方……”

“什么？”迪伦爵士说，“这是什么意思？”

“是第三性，爵士先生。”

“要给泰奥多尔培土（上断头台）了！”拉普哈依说道，“多和气的小伙子！多么身手不凡！多么有胆量！对社会有多大损失！”

---

① 指同性恋中扮女性角色的人。

② 迪伦爵士（1792—1840），全名约翰·乔治·朗顿，人称迪伦伯爵，曾于一八三四年来法国。

“对，泰奥多尔·卡尔维正在吃最后一口饭，”雄郎戳说道，“啊！他那些后侧风得哭鼻子了！她们很爱他的，这个小流氓！”

“老朋友，你也在这儿？”拉普哈依对雅克·柯冷说道。

拉普哈依跟他的两个同伙手臂挎着手臂，一起挡住这个新来乍到的人的去路。

“啊！老板，你当上野猪了么？”拉普哈依又加了一句。

“人家说你逮去了我们的菲利浦（骗了我们的钱），”雄郎戳气势汹汹接过话。

“你就还给我们吗？”丝线问道。

这三句问话就象连珠炮一样打出来。

“不要跟一个错关进来的可怜的教士开玩笑，”雅克·柯冷机械地回答道，他立刻认出了三位弟兄。

“确实是那个铃的声，虽然不是那张小脸，”拉普哈依把手放在雅克·柯冷的肩膀上说道。

这个动作，三个弟兄的面貌，有力地把“老板”从那沮丧的情绪中拉了出来，又使他恢复了对现实世界的感觉。在那可怕的一夜中，他在情感的各个精神世界里翻滚，寻找一条新的出路。

“不要引起别人对你们老板的怀疑，”雅克·柯冷用行话低声说道，那粗重而具有威胁意味的嗓音酷似一头狮子的低吼。“雷子（警察）就在那边，叫他们上当去！我这是为一个走投无路的哥儿唱这出戏。”

说这话的时候，他摆出一位教士极力要不幸的人皈依宗

教的那种热忱劲，还伴随着某种眼神。雅克·柯冷以那目光扫视了整个放风院落，看到了拱门下的看守，并且嘲弄地将看守指给三位伙伴看。

“这儿不是有厨师吗？睁开眼睛，好好瞧瞧！再也不要露出认识我的样子，咱们多加提防，当我是教士好了！否则我要毁了你们，你们自己，你们的后侧风和家当！”雅克·柯冷又用行话说道。

“你还提防我们？”丝线说道，“你是来救你的姑妈的！”

“玛德莱娜已经打扮好要上沙滩广场了，”拉普哈依说道。

“泰奥多尔！”雅克·柯冷说道，极力压抑自己才没有狂跳起来，没有大叫起来。

对这个已经垮了的巨人，这是最后的一击。

“就要把他送上去了！”拉普哈依重说一遍，“他已经判了两个月了。”

雅克·柯冷只觉一阵眩晕，双膝发软，幸好三个伙伴将他扶住。他很机灵，立即双手合十，作出忏悔的模样。拉普哈依和雄郎戳一边一个搀扶着渎圣的鬼上当，丝线则朝外旁门门口值勤的看守跑去。这旁门通往会客室。

“这位可尊敬的教士想坐一会，给他一把椅子吧！”

比比-吕潘设的巧计就这样失败了。与拿破仑被自己手下的士兵认出来一样，这三个苦役犯又对鬼上当毕恭毕敬乖乖服从了。他说的那半句话就已经足够。那半句话就是：你们的后侧风和家当，即女人和金钱，这两样概括了一个男人所有的真正心爱之物。对这三个苦役犯来说，这一威胁是最高

权力的象征，老板一直将他们的钱财握在手里。从外表看上去他们这老板一直是有权有势的，看来他不象一些假哥儿们说的那样背叛了。此外，他们这个头目机敏干练的大名激起了三个苦役犯的好奇心。在监狱中，好奇心已成了唯一能刺激这些扭曲灵魂的东西。雅克·柯冷的大胆化装，一直到关进附属监狱中仍然保留着，没有被识破，真叫三个罪犯目瞪口呆。

"单独关押了我四天，我不知道泰奥多尔就要进修道院了……"雅克·柯冷说道，"我到这儿来，是为救一个可怜的孩子，可他昨天下午四点上吊死了，就在那儿！现在又面临另一桩祸事！这回我可山穷水尽了！……"

"可怜的老板！"丝线说道。

"啊！面包师傅（魔鬼）不要我了！"雅克·柯冷从两个伙伴的臂膀中挣脱出来，很精神地站起来。"有时候世界比我们这些人厉害！鹈鸟（司法大厦）最后把我们都得逮住。"

附属监狱典狱长听说西班牙教士晕倒，亲自来到放风院子窥视。他叫犯人坐在一张椅子上，有阳光的地方，自己则以骇人的洞察力观察着一切。这种洞察力隐藏在毫不在乎的外表之下，而在履行这类职务的过程中，这种洞察力却与日俱增。

"啊！我的上帝啊！"雅克·柯冷说道，"与这些人，社会的渣滓，罪犯，杀人犯混杂在一起，心里真不是滋味！……不过上帝绝不会遗弃他的奴仆的。亲爱的典狱长先生，我一定要用慈善行为为我在这里暂栖留下纪念，人们一定会怀念这善行

的！我要让这些不幸的人皈依宗教。他们会明白他们也有一颗灵魂，不朽的生命在等待着他们。虽然在人间大地上他们已失去了一切，但还可以征服天堂。只要他们真正诚心悔过，天堂是属于他们的。”

有二、三十个囚犯跑来聚集在那三个苦役犯的身后。那三个苦役犯眼中射出野性的光芒，拒看热闹的人于三尺之外。众多的囚犯听到了这用布道般的热忱发表的演讲。

“戈尔先生，这个人嘛，”了不起的拉普哈依说道，“我们可能会听他的……”

“人家告诉我，”雅克·柯冷接着说下去，戈尔先生就站在他身旁，“在这个监狱中，有一个判了死刑的人。”

“此刻正在向他宣读上诉驳回书呢！”戈尔先生说道。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雅克·柯冷环顾四周天真地问道。

“天哪！他可真傻冒！”刚才就各草地的菜豆问题求教于丝线的那个小伙子说道。

“这意思就是说，今天或明天就要给他割草！”一个囚犯说道。

“割草？”雅克·柯冷问道，那无辜无知的表情真叫他那三个弟兄叫绝。

“在他们的语言里，”典狱长回答，“这就是执行死刑的意思。录事在宣读上诉驳回书，肯定行刑人很快就会得到行刑的命令。这个不幸的人一直拒绝宗教的搭救……”

“啊！典狱长先生，这是一个要拯救的灵魂！……”雅克·

柯冷叫道。

渎圣的家伙带着绝望情人的表情双手合十，聚精会神的典狱长看上去还以为是宗教热忱的表现。

“啊，先生！”鬼上当接着说下去，“请您允许我让这个铁石心肠开放出悔过之花，让我以此向您证明我是什么人，我都能做什么事吧！上帝赋予我一种本事，我说某些话会使人产生很大的变化。我能叫人心碎，我能开启心灵之门……您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叫您手下的警察、看守，随便什么人跟着我去好了！”

“我去看看狱中指导神甫愿意不愿意允许您代替他，”戈尔先生说。

说着典狱长就走了。这个教士布道般的声音，使他那半法文半西班牙文的不清不楚的话语产生了一种魅力。囚犯们和那几个苦役犯用好奇却又无动于衷的神情望着他，这给典狱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您怎么到这里来的，神甫先生？”与丝线讲话的那个年轻人问雅克·柯冷。

“噢！是搞错了，”雅克·柯冷注视着这个富贵人家子弟说道，“一个妓女死后刚刚被盗，人家发现我在她的寓所里。后来承认她是自杀。盗窃案的作案者，很可能是家中仆人，还没有逮捕归案。”

“那个年轻人上吊，就是因为这盗窃案吗？……”

“因无端遭监禁而蒙受耻辱，这个可怜的孩子肯定一想到这就受不了，”鬼上当抬眼望天回答道。

“不错，人家来释放他，他已经吊死了。多巧！”年轻人说。

“只有无辜的人才这样凭空自扰，”雅克·柯冷说道，“你们要知道，那盗窃正是损害他的利益的。”

“有多大数目？”老谋深算、考虑精细的丝线问道。

“七十五万法郎，”雅克·柯冷轻轻回答道。

三名苦役犯你望望我，我望望你，悄悄离开了那个圈子，所有的囚犯还在围绕着那个所谓教士。

“肯定是他涮了那妓女的地窖！”丝线咬着雄邮戳的耳朵说道。“可人家还想叫咱们担心咱们自己那几个铜子呢！”

“将来他肯定一直要当兄弟会的大王，”拉普哈依回答道，“咱们的钱没飞走！”

拉普哈依正在找寻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他真希望雅克·柯冷是个正直的人。尤其是在监狱中，人们最会将希望当真！

“我打赌他能把鹈鸟王（总检察长）要了，把他的姑妈救出去，”丝线说。

“他能干成这件事，”雄邮戳说道，“我可就不完全相信他是上帝了！不过，正如人们所说，他一定能和面包师傅（魔鬼）一块抽烟斗！”

“你听见他喊：面包师傅不要我了么？”丝线指出。

“啊！”拉普哈依大叫道，“他如果愿意救出我的脑袋，有那份钱财和不久前藏起来的搜（偷）来的黄金，我能过上什么样的好日子啊！”

“听他的话好了!”丝线说道。

“别逗了,你!”拉普哈依双眼紧瞪着他的弟兄接着说道。

“你要是傻冒,只好等着掉脑袋。要是助他一臂之力,你可就能站住,能吃,能喝,能搜了!”雄邮戳道。

“就这么说定了,”拉普哈依接着说道,“咱们谁也不要去把他卖了! 谁这么干,我可就把他捎到我要去的地方去……”

“他多半是说到做到的!”丝线大叫起来。

对这个奇异世界最没有同情心的人也可以想象出雅克·柯冷此时的心境。他处在自己偶像的尸首和从前的狱中战友即将死亡之间。对自己的偶像,他夜间凝视了五个小时。从前的狱中战友、科西嘉小伙子泰奥多尔即将死亡,这马上又是一具尸首。哪怕就为了见一见这个不幸的人,他也需要发挥出不同寻常的机智。而要救这人一命,那就更是奇迹! 他已经往这上面动脑筋了。

要知道雅克·柯冷将要发挥出什么智慧来,这里有必要指出:杀人犯,窃贼,所有苦役监牢的居民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么可怕。除了罕见的特殊情况之外,这些人都是懦夫。这大概是他们总是心怀恐惧的原故。他们的本领不断用在盗窃上,干一下子要豁上命,脑子要机灵,身体也要灵巧,全神贯注,耗尽了精神,所以除了这样强烈地行使自己意志的时刻之外,他们就变得很愚蠢。这与一位女歌唱家或是一位舞蹈演员,跳完吃力的舞蹈或者演唱完现代作曲家折磨观众的一曲精彩二重唱之后,便精疲力竭倒地不起的原因相同。干坏事的人确实是那样缺乏理智,那样为恐惧所压抑,结果个个变成了孩童。

他们非常轻信，最简单的花招就能使他们上当。一桩事干得顺手之后，他们是那样精疲力尽，立即投入必然的大肆挥霍之中，喝得酩酊大醉，疯狂地投入他们那些女人的怀抱，耗掉所有的力气以重新得到平静，从忘掉理性中寻求对他们罪行的遗忘。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就听凭警察的摆布了。一旦被捕，他们成了盲人，昏头昏脑，他们是那样需要抱着希望，以致他们什么都相信。所以，没有什么荒诞不经的事他们不相信。要说明关在牢中的罪犯愚蠢到什么程度，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可以了：比比-吕潘最近让一个十九岁的杀人犯招了供，用来说服他的办法，便是说永远不会处决未成年犯。后来把这个小伙子转到附属监狱对他进行审判。驳回他的上诉以后，一个厉害的警察来看他。

“你肯定自己还不到二十岁吗？……”警察问他。

“对，我只有十九岁半，”杀人犯心平气和地回答。

“那好！”比比-吕潘回答道，“你可以放心，你永远到不了二十岁……”

“为什么？”

“嘿嘿！三天以后就把你割了！”保安警察头子回答道。

这个杀人犯甚至在宣判之后还一直以为不会处死未成年犯，听到这里，跟气鼓起来的摊鸡蛋一样，瘫在那里了。

这些人出于要灭口的必要才下毒手，他们杀人仅仅是为了消灭证据（这正是要求取消死刑的人提出的理由之一）。这些机敏、灵巧的巨人，手、眼动作之快、感官之灵敏都象野人一样，只有在他们自己那丰功伟绩的舞台上他们才能成为干坏

事的英雄。犯下罪行之后，心中开始不自在，必须隐藏赃物，搞得他们痴痴呆呆，同时也受到贫穷的压迫。不仅如此，他们还象刚刚分娩的女人一样身体衰弱。他们策划行动的时候，精力充沛，令人生畏；干成了之后，他们则象孩童一样。总而言之，他们具有野兽的天性，吃饱了的时候，很容易将他们打死。在监狱中，从极力隐瞒和守口如瓶来说，这些怪人仍然是人。只有到摧毁了他们的精神，用长时间关押使他们上了当之后，他们才会在最后一分钟吐露真情。

说到这里，那三个苦役犯何以不但没有葬送他们的头目，还愿意为他效劳，就可以理解了。他们怀疑是老板偷了那七十五万法郎，见他身系囹圄仍然平平静静，以为他可以保护他们，因此对他十分钦佩。

戈尔先生离开冒牌西班牙人以后，从会客室那面回到书记室，去找比比-吕潘。雅克·柯冷从牢房下楼以后这二十分钟时间里，比比-吕潘一直躲在朝放风院子的一扇窗户后面，从窥视孔里观察着一切。

“他们没有一个人认出他来，”戈尔先生说道，“而且拿波利塔在那里监视着所有的人，也什么都没听见。可怜的教士夜里悲伤不能自拔，可是没有说出一句话能叫人以为他那教士袍子底下藏着的是雅克·柯冷。”

“这证明他对监狱了如指掌，”保安警察头子回答道。

拿波利塔是比比-吕潘的秘书，此时附属监狱中所有的人都不认识他，他在扮演被控伪造文书的富贵人家子弟的角色。

“最后，他要求为那个判死刑的人忏悔！”典狱长接着

说道。

“这倒是咱们没办法的办法!”比比-吕潘大叫起来,“我倒没想到呢! 这个科西嘉人泰奥多尔·卡尔维是与雅克·柯冷铁链拴在一起的伙伴。人家告诉我,雅克·柯冷在草地给他做了好多漂亮的布团团呢……”

苦役犯自己制作一种布团,塞在链环和自己皮肉中间,以缓和铁链重量对脚腕的重压。这种布团团用废麻和旧布做成,在苦役监牢里,叫patarasses①。

“谁在看守死刑犯?”比比-吕潘问戈尔先生。

“是钢楼心!”

“好,我要换上宪兵的皮,到那里去。我会听到他们说的话,一切由我担保!”

“如果这个人是雅克·柯冷,你不怕叫他认出来,把你掐死吗?”附属监狱典狱长向比比-吕潘问道。

“我扮成宪兵,身上有刺刀,”这个头目回答道,“再说,如果他确是雅克·柯冷,他才不会做任何事叫人给他判个死罪!如果他是一个教士,我也是安全的。”

“要抓紧时间,”戈尔先生这时说道,“现在八点半,索特卢神甫刚宣读完上诉驳回书,桑松先生已在大厅里等待检察院的命令。”

“对,是定的今天,寡妇的轻骑兵(这是断头机的另一个名字,可怕的名字!)已经定好了,”比比-吕潘回答道,“不过我知

① 这个词从普罗旺斯语而来,意为“旧布”。

道总检察长还在犹豫，这个小伙子一直说自己是无辜的。依我看，没有特别令人信服的对他不利的证据。”

“他是个真正的科西嘉人，”戈尔先生接过话头，“他一句话没说，全挺住了。”

附属监狱典狱长对保安警察头头说的最后这句话包含着死刑犯的悲惨命运。一个人，法院将他从活人名单里除去以后，他就属检察院管辖了。检察院是至高无上的。它不取决于任何人的意志，只听从自己的职业道德。监狱属于检察院，检察院是监狱的绝对主子。死囚，这个最适于激发想象力的社会题材，诗歌已经将它据为己有了①！那诗歌是多么美，而散文只有以现实为本。现实的本来面目已经够可怕了，足以与抒情相抗衡。没有招认自己罪行或同犯的死囚，其生活面临着可怕的折磨。这里既不是指把双脚压碎的夹棍②，也不是指往胃里灌凉水，也不是指用可怕的刑具使你四肢肿胀，而是指一种暗暗的可说是消极的折磨。检察院将死囚扔在那里不管，让他生活在寂静和黑暗之中，有一个伙伴（是绵羊），而他得对这个人倍加提防。

孤独这一残酷的刑罚，当代可爱的慈善家们认为他们已经预见到了，其实他们错了。自从取消了拷打以来，检察院自然很希望叫陪审团成员那已经很脆弱的良心平静下来，于是想出了一些可怕的办法。孤独就向司法部门提供了对付后悔的办法。孤独，就是空虚。不论是精神还是肉体，其本性都是

① 指雨果的《一个死囚的末日》。

② 一种逼供刑具。

惧怕孤独的。孤独只对两种人为可寓之所，一种是天才，他用精神世界的产儿——自己的思想将它填满；一种是狂热的宗教信徒，他感到上天之光照亮了孤独，上帝的气息和声音使孤独有声有色。除了这两种那样接近天堂的人以外，孤独之于拷打，犹如精神之于肉体。孤独与拷打之间，全部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精神疾病，一个是外科疾病，而孤独是无数倍的痛苦。躯体通过神经系统触及无限，正如精神通过思想进入肉体一般。所以，巴黎检察院的年鉴上，始终不招认的罪犯是屈指可数的。

这种可怕的情形，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政治上，如果涉及一个朝代或国家，后果就更加惨重。这个问题将来在《人间喜剧》中会有其自己的席位①。但是在这里，只要描写一下复辟时期巴黎检察院看守死囚的那种石牢，就足以让人看到一个死刑犯最后的日子是多么可怕了。

七月革命前，附属监狱就已设有"死囚牢房"，至今依然存在。这间牢房背靠书记室，二者之间是一堵巨石砌成的厚墙。牢房两侧也是七、八尺厚的大墙，头顶上便是法院休息室的一部分。站在旁门那穹顶大厅里，目光可及一条长廊。从这条阴暗长廊的第一个门，可以走进这间牢房。牢房阴森森靠通气孔进光，通气孔装上了结结实实的铁栏杆。走进附属监狱，几乎看不见这间牢房，因为它夹在旁门栅栏边书记室的窗子与附属监狱书记官的寓所之间，只占一块小小的地皮。建

① 据说巴尔扎克曾考虑以此为主题写一篇题为《弑君者》的作品，后来未写，不知何故。

筑师把书记官的寓所象一面穿衣镜一样镶在前院的尽头。这个位置就足以说明，为什么在附属监狱改建时，把这间镶在四堵大墙当中的房间派了这个阴森可怕的用场。关在这里是绝对不能潜逃的。这条走廊通往单独关押的牢房和女犯部，出口在装有火炉的公用房间对面，总有一些宪兵和看守聚在那里。通气孔是唯一通往外界的出口，高出石板地面九尺，向着头一个院子。这院子由宪兵在附属监狱门外轮流值勤看守。任何人间力量都无法对这铜墙铁壁发起攻击。何况立即就给死刑犯穿上了紧身衣。众所周知，穿上这种衣服手是不能动的①。其次，将犯人一只脚用铁链锁在简易床上。最后，给他送饭、看守他的，是一只绵羊。地面是厚厚的石板，光线极暗，几乎什么都看不见。

由于巴黎在执行法院判决方面有了改变，这间牢房现在已有十六年没派过用场。就是现在，走进这间牢房也不能不感到寒彻骨髓。一个罪犯关在这里，沉浸在寂静与黑暗这两大恐怖源泉之中，伴随着他的只有悔恨，请诸位想一想，他是不是要发疯？加之紧身衣又叫他一点动弹不得。要有多么坚强的毅力才能抵挡得住啊！

科西嘉人泰奥多尔·卡尔维当时二十七岁。他在绝对保密的帷幕笼罩下，已经承受住了两个月这死牢的影响以及绵羊那阴险的饶舌！……这个科西嘉人是怎样被判处死刑的呢？这个罪案很奇怪，下面作一尽量简短的分析。

---

① 这种衣服袖口扎死，手在袖内。

雅克·柯冷象一根脊椎，通过他的可怕关联，可以说将《高老头》与《幻灭》、将《幻灭》与本书联系在一起。这一画面已经这样广阔，在这画面的结局之外且与雅克·柯冷无关再去节外生枝，是不可能的。泰奥多尔·卡尔维一案这个神秘的题目，此刻正叫受理此案件的陪审团伤透脑筋。让读者的想象力再去发挥这个神秘的题目吧！最高法院驳回罪犯的上诉已经一个星期，德·格朗维尔先生一周来一直在过问此案，而且日复一日拖延着，没有下达执行死刑的命令。他极力叫各位陪审员放心，宣布犯人死期临近，已经招认了自己的罪行。

瓦勒里昂山、圣日耳曼、萨尔特鲁维尔丘陵以及阿尔让特伊丘陵之间，逶迤伸展着一片肥沃的平原。平原中部楠泰尔有一所房屋。这一区内，这是一所孤零零的房屋，里面住着一个贫穷的寡妇。她分得了一份原来根本没指望的遗产，几天之后财产被盗，人被杀死。这份遗产有三千法郎，十二副餐具，一条金项链，一块金表和一些衣物。给她留下遗产的人是个死去的酒商。那个酒商的公证人本来劝她将这三千法郎存在巴黎，可这老太婆不听，愿意一切由自己保管。首先，她从来没见过自己有这么多的钱；其次，她象大部分下层人和乡下人一样，在任何事情上对任何人都不相信。楠泰尔有一个酒商，是她的亲戚，也是那个去世酒商的亲戚。寡妇与这个人仔细商量了一番，决心把这笔钱变成终身年金，把楠泰尔的房子卖掉，然后到圣日耳曼去过布尔乔亚的生活。

她住的房屋，带一个相当大的花园，四周围着破烂的树

栅。这是巴黎附近小农自建的那种其丑无比的房屋。楠泰尔这块地方盛产石灰和砾石，到处是露天开采的采石场。这所房屋就是将石灰和砾石匆匆堆积起来盖成的，并无任何建筑思想可言。巴黎附近到处都是这样，几乎全是这种刚刚开化的野蛮人居住的茅屋。这所房子有楼下和二层，上面是阁楼。

这个女人的丈夫原是采石场主，这幢住房也是他盖的。他在每一扇窗户上都安上了非常结实的铁条。大门异常结实。那死鬼知道他们在那里是茫茫原野上孤单单一家，何况那原野又极其荒凉！他的主顾都是巴黎的主要砌石师傅。他往巴黎运送石料，回来时便用空车运回盖房子的主要原材料，这房子距离他那采石场只有五百步。他在巴黎市内拆毁的房屋中，挑选了中他意、价格又极便宜的东西。因此，窗、栅栏、门、窗板、细木工制品，一切均来自获准的劫掠，他的主顾送给他的礼物，精心挑选的上好礼物。有两个窗框可以拿，他总是把最好的那个拿走。这房屋，房前有一个相当大的院落，马厩也在这里，朝着大路一面用墙围死。一个结实的铁栅栏当门。此外，还有好几条看家狗住在马厩里，一只小狗在屋子里过夜。屋后有一个菜园，面积有一公顷左右。

这采石场主人的老婆没有孩子，当了寡妇之后，只跟一个使女住在这所房屋里。采石场主人死掉二年后，她将采石场卖掉，所得的钱还了丈夫欠下的债。寡妇唯一的财产就是这所空荡荡的房子。她养鸡，养奶牛，到楠泰尔去出售鸡蛋和牛奶。原来雇的马夫、车夫、采石工人都辞了，那个死鬼是叫这些人什么活都干的。现在她连菜园也不种了，这多石土地自

然长不出多少草和蔬菜来，她也就长多少收多少。

卖房子的钱与继承来的钱加在一起，可有七、八千法郎，这个女人以为从这八千法郎便能有七、八百法郎的终身年金，有这七、八百法郎她眼看就能在圣日耳曼过上非常幸福的生活了。她与圣日耳曼的公证人已经谈过好几次，因为楠泰尔那个酒商曾经向她要这笔终生年金的钱，她没有给。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一天，人们再也看不见皮若寡妇和她的使女露面了。院子的铁栅栏，房屋的正门，护窗板，全都关着。过了三天，法院得知此种情形，前来临检。预审法官包比诺先生在检察官陪同下从巴黎来到，所见情形如下：

无论是院子的栅栏还是房屋的正门都没有盗贼破坏的痕迹。正门门内，钥匙放在锁孔里。没有一根铁条被弯曲。锁，护窗板，所有的门窗都完好无损。院墙没有任何痕迹可以揭示有歹徒经过。烟囱为陶制，不可能在上面开辟出口，所以也不可能有人从这条路进入室内。屋脊两端的装饰完好无损，说明没有使用任何强力。

进入二层各间屋内，法官、宪兵和比比-吕潘发现，皮若寡妇和使女都分别被掐死在各人床上，用的是她们自己夜里包头的头巾。三千法郎被偷走，被褥及首饰亦被拿走。两具尸体已经腐烂，小狗及院子里一只大狗的尸体亦然。

查验了菜园的围栅，没有任何破损的地方。在菜园里，小径看不出任何有人经过的迹象。预审法官认为，如果杀人犯从这里潜入，极有可能他从草上行走，为的是不要留下脚印。但是他又怎么能进入屋内呢？菜园这边的房门上有一个楣窗，

上面装着三根铁条，均完好无损。这边的钥匙也插在锁孔中，和院子那边的房门一样。

比比-吕潘用了一整天工夫到处观察。所有这些不可能，包比诺先生、比比-吕潘、检察官本人和楠泰尔当地派出所所长亦完全证实。这桩杀人案就成了政治和司法部门必须承认自己无能的大问题。

这一戏剧性事件发生在一八二八到一八二九年的冬季，后来发表在《司法公报》上。这桩怪事在巴黎引起了多大的兴趣，天知道！巴黎每天早晨都有新的戏剧性事件要吞咽到肚里，所以什么也记不住。但是，警察局可什么都忘不了。这些毫无成效的搜查之后三个月，有个妓女因为挥金如土引起了比比-吕潘手下警察的注意。这些警察本来一直监视她，是由于她与几个盗贼经常来往。这次，她想托一个女友将十二副餐具、一块金表和一条金项链抵押出去。女友拒绝了。此事传到比比-吕潘的耳朵里，他想起了楠泰尔被盗的十二副餐具、金表和金链。立刻通知了当铺的营业员和巴黎所有的窝主，比比-吕潘派人对金发玛侬严加侦探。

很快就获悉，金发玛侬疯狂爱上了人们难得见面的一个年轻人，人们原来还以为他对金发玛侬的一切爱情表示都无动于衷。谜上加谜。这个年轻人受到暗探注意，很快就看清了他的模样，并且认出他是一个在逃苦役犯，科西嘉族间仇杀的英雄好汉，美男子泰奥多尔·卡尔维，绰号玛德莱娜。

向泰奥多尔放出了一个既为盗贼又为警察局两面效劳的窝主，他答应泰奥多尔购买他的餐具、金表和金链。就在圣纪

尧姆大院的废铁商于晚上十点半钟给化装成女人的泰奥多尔数钱时，警察局下来侦检，逮捕了泰奥多尔，扣押了物品。

立即开始预审。以这么一点点材料，用检察院的说法，不足以判处一个人死刑。卡尔维从未否认这件事实。他从未说过自相矛盾的话。他说，是一个乡下女人在阿尔让特伊将这些东西卖给了他。他买下了这些东西以后，听到了楠泰尔杀人案的传闻，他心里顿时明白，拥有这些餐具、这块表和这些首饰太危险。何况这些东西在巴黎那位酒商、皮若寡妇的叔叔死后，已经列入他的财产清单，后来又成了被盗物品。最后，他说自己为贫穷所迫，不得不将这些物品售出，于是他想利用一个未受牵连的人将这些东西脱手。

从释放出狱的苦役犯嘴里再也挖不出任何别的话来。他的沉默和坚定终于使法院想到犯案人可能是楠泰尔那个酒商，将这些赃物卖到他手里的那个女人就是那个酒商的老婆。于是皮若寡妇的那个倒霉的亲戚和他的老婆也被逮捕。但是，经过一星期的关押和认真的调查，证实出事那天夫妻二人都没有离开他们的店铺。再说，卡尔维也没有认出酒商的老婆就是依他所说在阿尔让特伊卖给他银器和首饰的人。

与卡尔维同居的女人卷进了这场官司，有人证实她从发生案件到卡尔维想将银器和首饰抵押出去时为止，花了一千法郎左右。这样的证据似乎已足以将苦役犯以及与他同居的女人解送上刑事法院。这是泰奥多尔犯下的第十八桩杀人案，他被判处死刑，因为看上去这桩如此巧妙的罪行是他犯下的。他没有认出楠泰尔卖酒的女人，可是那对夫妇倒认出了

他。调查时有许多证人证明泰奥多尔在楠泰尔住过一个月左右。他在那里给泥瓦匠帮工，满脸石灰，衣衫褴褛。楠泰尔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个小伙子十八岁，可能是他在那一个月的时间里筹划了这个杀人案。

检察院认为必有同谋。量了烟囱的宽度与金发玛侬的身体相比较，想看看是不是她能从烟囱潜入室内。可是现代的建筑师用陶制烟囱管道代替了往昔那宽敞的烟囱，一个六岁的孩子也无法从这管道里通过。若不是有这个奇异而又叫人恼火的谜，泰奥多尔一个星期以前就被处决了。诸位已经看到，监狱中的神甫也彻底失败。

当时雅克·柯冷正全神贯注于与孔唐松、科朗坦和佩拉德斗法，可能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个案件和卡尔维的名字。何况鬼上当试图尽量忘记朋友们和一切涉及司法大厦的事。他一想到要与哪个哥儿面对面相遇就心里发抖，他怕人家向老板要账，他还不起。

附属监狱典狱长立即到总检察长办公室去，看见第一代理检察长正与德·格朗维尔先生谈话，手里拿着处决令。德·格朗维尔先生刚刚在赛里齐公馆过了一整夜，因为医生至今还不敢肯定伯爵夫人是否能够保住理智。虽然他疲劳之极、痛苦之极，可是有这件要案，他不得不到检察院来几个小时。德·格朗维尔与典狱长谈了一会以后，从代理检察长手里取回处决令，交给了戈尔先生。

“除非有您认为实属特殊的情况，就处决了吧！”他说，“我相信您是谨慎小心的。可以将竖绞架推迟到十点半，您还有

一个小时。这么一个上午，几个小时抵得上几个世纪，一个世纪内会发生不少大事呢！不要让人以为会缓期执行。必要的话，叫人给他更衣！如果没有什么意外，九点半将命令交给桑松。叫他等着！”

典狱长离开总检察长办公室的时候，在通往长廊的过道穹顶下遇到了卡缪索先生。卡缪索先生正往总检察长那儿去。典狱长于是与法官很快交谈几句。他将附属监狱中有关雅克·柯冷的事告知于卡缪索先生，然后就下楼回监狱，以便叫鬼上当和玛德莱娜进行对质。比比-吕潘扮成宪兵，扮相十分精彩。他代替了原来监视科西嘉小伙子的那只绵羊。到这时典狱长才允许那个所谓教士与死囚接触。

一个看守前来接走了雅克·柯冷，说要把他带到死囚的牢房去。三个苦役犯看见这种情景是多么惊奇，诸位是难以想象的。他们全部一跃而起，扑到雅克·柯冷坐的椅子旁边。

“于利安先生，是今天吗，是不是？”丝线向看守问道。

“是，夏洛已经来了，”看守毫不在乎地回答。

一般老百姓和监狱中的人都用夏洛来称呼巴黎的刽子手。这个诨号自一七八九年革命时就开始有了。一提起这个名字，全场为之一震。囚犯们面面相觑，沉默不语。

“这回算完了！”看守回答说，“执刑命令已经交到戈尔先生手中，刚刚念完判决书。”

“那么，”拉普哈依接过话头说，“美人玛德莱娜所有的临终圣事都作完了吗？……他在喘他最后一口气。”

“可怜的小泰奥多尔……”雄邮戳高声说道，“他对人那么

热情。象他这个年纪就送了命，真可惜……”

看守朝旁门走去，以为雅克·柯冷紧跟在他身后。但是西班牙人走得很慢，待他距离于利安有十步远的时候，他显出身体发软的模样，作了一个手势要拉普哈依来搀扶他一把。

“他是个杀人犯！”拿波利塔指着拉普哈依对教士说，自己主动伸出手臂来搀扶教士。

“不，对我来说，他是个不幸的人！……”鬼上当机灵地怀着康布雷大主教那种热忱回答道。

他甩开了拿波利塔，他第一眼就看出那个人非常可疑。

“他已经走上了遗恨山修道院第一个台阶，我是这个修道院的院长！我要给你们看看，我晓得怎样去耍那只鹈鸟①。我要把这个脑袋从他的利爪下面抢出来……”

“是因为他那往上提吧！”②丝线微微一笑说道。

“我想把这颗灵魂送进天堂！”雅克·柯冷见好几个囚犯已经把自己围住，摆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回答道。

然后他便跟上看守往边门走去。

“他是来救玛德莱娜的，”丝线说道，“我们猜对了。了不起的老板！……”

“可是怎么救？……断头台的轻骑兵已经到了，他甚至见那个人一面也见不着了！”雄郎戳接着说道。

“他有魔鬼保护！”拉普哈依叫道，“他怎么会谋咱们的金币呢！……他太爱朋友了，也太需要我们，不会干这种事！他

---

① 指总检察长。

② 此处暗指雅克·柯冷与泰奥多尔·卡尔维有同性恋关系。

们想叫咱们揭他的老底，咱们可不是傻瓜蛋！要是他把他那个玛德莱娜救出来，我的事就交给他了！”

这最后一句话产生的效果，是三个苦役犯对他们的上帝更加忠诚。此刻，他们的老板成了他们的全部希望之所在。

虽然玛德莱娜处境危险，雅克·柯冷依然精心扮演他的角色。这个家伙对附属监狱了如指掌，正象那三个苦役犯那么自然而然就搞错了一样。他装作不认识路的样子，看守不得不时时刻刻告诉他：“从这儿走！——从这儿走！”一直到书记室为止。到了这里，雅克·柯冷第一眼就看见一个膀大腰圆的人，胳膊肘支在火炉上，他那血红的长脸倒也不乏某种高贵气质。雅克·柯冷认出那个人是桑松①。

“先生定是狱中神甫，”他说道，充满善意地向他走过去。

这个误会太严重了，简直叫在场的人心里打颤。

“不，先生，”桑松回答，“我担负着别的职务。”

桑松是姓这个姓的最后一名刽子手的父亲，因为他的儿子最近被解职。他的父亲处死了路易十六。

桑松家的人担任这个职务已经四百多年，家中一共出了多少个行刑人、拷打者！桑松家的人先是在鲁昂担任过两百年刽子手，后来任命为王国的首席刽子手，从十六世纪起祖祖辈辈地执行法院的判决。一个家族能够先后六百年代代相传

---

① 此处系指亨利·桑松（1767—1840），他的父亲查理-亨利·桑松（1739—1806）最为有名：他共有兄弟姐妹十人，六个弟兄是各外省城市的刽子手，两个姐妹亦嫁给刽子手为妻。路易十六是他处死的。恐怖时期，亨利和两个叔叔给他父亲帮忙，处死过王后玛丽-安东奈特。

担任某种职务或保持贵族头衔，这样的先例还很少。这个人曾经试图放弃那祖传的重负。当他年纪轻轻已经成了骑兵上尉，就要在军队中大展宏图的时候，他的父亲要求他来协助自己处死国王。原来，一七九三年，在王位城门和沙滩广场常设两个绞刑架的时候，父亲就叫这个儿子给他当副手。现在，这个可怕的公职人员六十岁左右，其特点是衣着华丽，举止文雅，对比比-吕潘之流——他那架机器的供给者——极为蔑视。这个人身上唯一能透露出中世纪施刑者血统标志的地方，便是双手又宽又厚，不同寻常。他高大而粗壮，受过相当的教育，重视自己公民和选民的资格，据说酷爱园艺，讲话声音很低，态度文静，沉默寡言，前额很宽，秃头，似乎更象一位英国贵族阶层的成员，而不象个刽子手。所以一个西班牙教士会议事司铎会犯下雅克·柯冷故意犯下的这个错误。

“他不是个苦役犯，”看守队长对典狱长说道。

“我开始这么想了，”戈尔先生心中想道，向他的部下点点头。

雅克·柯冷被带进地窖一样的牢房内，年轻的泰奥多尔穿着紧身衣，坐在室中破床沿上。廊上的光线有一会照亮了鬼上当的眼睛，他立即认出站在那里手按大刀的宪兵是比比-吕潘。

“Io sono Gaba-Morto! Parla nostro italiano,”雅克·柯冷急切地说道，“Vengo ti salvar.”①

---

① 意大利文：我是鬼上当，咱们讲意大利文吧！我是来救你的。

这两个朋友要说的话，那个假宪兵一句也听不懂。可是，既然比比-吕潘扮成执行看守囚犯任务的宪兵，他便无法离开自己的岗位。保安警察头目的气恼，言语无法形容。

泰奥多尔·卡尔维，是个没有血色而又皮肤黝黑的小伙子，金色头发，眼睛深陷，蓝眼珠不大明亮，浑身比例适当。在南方人有时呈现的淋巴质外表下，隐藏着过人的膂力。眉毛弯弯，前额平平赋予他某种阴森可怕的劲头。嘴唇鲜红，显出野性的残酷，四肢动作透出科西嘉人特有的那种易怒本性。这种本性使他们突然与人发生争执时，很快就会动手杀人。如果没有这几条，泰奥多尔·卡尔维的外貌就是最风流俊美的了。

泰奥多尔听到这嗓门发出的声音，不由一怔。他猛然抬起头来，以为产生了什么幻觉。但是，他在这个巨石匣子里住了两个月，已经习惯于这种黑暗。他望了假教士一眼，深深叹了一口气。他没有认出雅克·柯冷来，雅克·柯冷那由于硫酸的作用而出现了长条疤痕的脸，在他看来与他老板的脸毫无相似之处。

"确实是我，你的雅克，我扮成教士，我来救你。不要干认出了我那种傻事，装作忏悔好了。"

这几句话说得很快。

"这年轻人精神非常沮丧，死亡使他感到恐惧，他马上招认一切，"雅克·柯冷对宪兵说道。

"你跟我说点什么，向我证明你确实是那个人，因为只有你的声音是那个人的。"

“你看，这个可怜的家伙，他对我说，他是无辜的，”雅克·柯冷对宪兵说道。

比比-吕潘根本不敢开口说话，怕被认出来。

“Sempremi!”① 雅克·柯冷回到泰奥多尔身边，附耳向他道出这句约定的暗语。

“Sempreti!”② 年轻人对上了暗语的下半句，“确实是我的老板……”

“你顶住了么？”

“顶住了。”

“全告诉我，好叫我想想怎么救你。是时候了，夏洛已经来了。”

科西嘉人立即双膝跪地，显出愿意忏悔的样子。比比-吕潘不知如何是好，因为二人讲话非常快，可能比看描写这段交谈的文字费时更少。泰奥多尔迅速地讲述了他犯罪的情况。这已经众所周知，而雅克·柯冷却一无所知。

“陪审团没有证据便判了我的罪，”他结尾时说道。

“傻孩子，人家就要给你剃头了你才跟人家争论！……”

“可是我确实可以是只把首饰弄出手的人。他们就这么审判，还是在巴黎呢！……”

“那事到底是怎么干的呢？”鬼上当问道。

“啊，是这样：我见不着你以后，认识了一个科西嘉小姑娘，是我刚到巴黎时遇到的。”

---

① 意大利文：“依然是我！”

② 意大利文：“依然是你！”

“那些愚蠢得足以爱上一个女人的男人，”雅克·柯冷大叫道，“都是这么送命的！……女人是野生的老虎，是会打扮、照镜子的老虎……你太不明智了！……”

“可是……”

“再看看，这个该死的后侧风，她给你帮了什么忙呢？”

“这个可爱的女人，象柴捆那么高，象鳗鱼那么苗条，象猴子那么灵巧，她从烟囱顶上进去，给我打开了房门。给狗吃了肉丸子，狗死了。我把两个女的给宰了。钱一拿到手，吉奈塔把门关好，又从烟囱顶上出去了。”

“这么精彩的发明创造值得把命送了，”雅克·柯冷对犯罪方式欣赏倍至，说道，就象一个雕刻工欣赏一件人像小样一般。

“我发挥了这么大的才能，才得到一千埃居，真是干了蠢事！……”

“不能这么说，为一个女人嘛！”雅克·柯冷说下去，“以前我不是总对你说，她们会夺去我们的智慧么！……”

雅克·柯冷向泰奥多尔投过充满蔑视的一瞥。

“可是你不在呀！”科西嘉人回答道，“我被人遗弃了。”

“这个小姑娘，你爱她么？”雅克·柯冷对那句答话里包含的责备十分敏感，问道。

“啊！我之所以希望活着，现在更多的是为你，而不是为她。”

“放心吧！我不是无缘无故才叫鬼上当的！你的事，我担负起来！”

“什么！活命！……”科西嘉小伙子大叫一声，将那捆扎着的双臂举起，伸向死牢潮湿的穹顶。

“我的小玛德莱娜，准备好回终生草地① 去吧！”雅克·柯冷说下去，“你应该预料到这一点，人们总不至于象给肥牛那样戴上玫瑰花环吧！……他们之所以给我们打上烙印，送我们到罗什福尔，就是因为他们想摆脱掉我们！不过，我要叫人把你弄到土伦去，然后你再从那里逃出来，回到巴黎。到巴黎后，我给你安排一个舒舒服服的生活……”

一声感叹，一块石头落地的幸福心情催发出的一声感叹触到石墙上。石墙将这音乐中无与伦比的音符反射回来，传到了比比-吕潘的耳鼓中。这坚实的穹顶下，还很少有这种感叹回响过。比比-吕潘大吃一惊。

“这是我刚才应允赦他的罪，他产生了顿悟的结果，”雅克·柯冷对保安警察头目说道，“这些科西嘉人，宪兵先生，你看见了么，心中是充满信仰的！他象童年耶稣一样无辜，我要尽力救他……”

“上帝与你同在，神甫先生！……”泰奥多尔用法文说道。

鬼上当此时比任何时候更摆出卡尔洛·埃雷拉议事司铎模样，走出死囚牢房，飞快奔到走廊上。他找到戈尔先生，装出恐怖之极的样子。

“典狱长先生，这个年轻人是无辜的，他向我揭露了谁是罪犯！……他本来就要为争口气而死去……这是一个科西嘉

① 终生苦役监牢。

人嘛！请您为我向总检察长先生要求一下，要求他接见我五分钟，”他说道，“一个西班牙教士为法国司法的误判感到痛心，德·格朗维尔先生不至于拒绝立即听听这位教士的话！”

“我就去！”戈尔先生回答道，所有亲眼目睹这不同寻常的一幕的人，都大吃一惊。

“等待这工夫，还是叫人送我到院子里去吧！有一个罪犯，我已经打动了他的心，我要去叫他彻底皈依……这些人的心也是肉长的嘛！”

这段演说在当时所有在场的人当中引起了骚动：宪兵、收监文书、桑松、看守、刽子手的助手，用监狱的话说，他们都在等待着命令，以便去竖起那个器械。所有这些人都有些动情，一种好奇、很容易理解的好奇激动了他们的心。

就在这时，人们听到一辆高级马车的声响，这马车意味深长地停在朝着河堤的附属监狱栅栏边。车门迅速打开，脚凳迅速放下，所有的人都以为来了一个大人物。不久，一位贵妇，手里摇晃着一张蓝色的信纸，出现在旁门的栅栏边，身后跟着一个小厮和一个保镖。她全身着黑，十分豪华，帽上遮着面纱，用一块很大的绣花手帕擦拭眼泪。雅克·柯冷立即认出那是亚细亚。还她以本名的话，她就是雅克琳·柯冷，他的姑妈。这个心狠手辣的老太婆，与她的侄子很相称，她所有的心思都集中在囚犯身上，机智、警觉地卫护着他，那种机智和警觉在程度上至少与法院相当。她有一张特许证，一旦吕西安和卡尔洛·埃雷拉神甫解除了单独关押，就可以与他们谈话。这张特许证是凭德·赛里齐先生的引荐，前一天给予德·

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的贴身女仆的，负责监狱的处长还在上面写了几句话。光从那张纸的颜色来看，就已经包含着极有力的推荐了。这些特许证，也和剧场的优待券一样，形状和外表都是不同的。

掌钥匙官特别看见那个保镖的，头上帽子插着羽毛，身上绿、金两色的制服如俄国将军的制服一般熠熠生辉，说明来人是一位贵族妇女，几乎是王族的家徽。因此掌门官打开了旁门。

“啊，我亲爱的神甫！”假贵妇人望见教士时泪流满面地大叫大嚷道，“怎么能把一个这样的神人关在这里！哪怕一小会也不行啊！”

典狱长接过特许证，看到上面写着：由德·赛里齐伯爵阁下引荐。

“啊！德·桑-埃斯特邦夫人，侯爵夫人，”卡尔洛·埃雷拉说道，“您这是何等的热忱！”

“夫人，不能这样谈话，”好心肠的老戈尔说道。

于是他走过去亲自拦住这一吨黑丝绸和花边。

“怎么，要保持这样大的距离！”雅克·柯冷又开口道，“而且是在你们面前谈话？……”他环视四周，又补了一句。

姑妈身上散发出麝香的味道，她那一身装束大概叫书记、典狱长、看守和宪兵都惊异不止。除了值一千埃居的花边以外，她还围了一条价值六千法郎的开司米大围巾。最后，那位保镖在附属监狱的院子里踱来踱去，神情之狂傲，俨然自知是一位苛求的公主所必不可少的小厮的架势。他没有跟那个跟

班讲话，跟班站在河堤栅栏门旁，这栅栏门白天总是开着的。

“你要干什么？我应该干什么？”德·桑-埃斯特邦夫人用姑侄两人约定的暗语问道。

正如诸位在《狱中惨剧》①中看到的那样，这种暗语是把法语或行话的词加以改变，给这些词加上“ar”“or”“al”或“i”的词尾加以扩展而成。这等于用在语言上的外交密码。

“把所有的信件放在稳妥地方，把叫那些贵妇每个人最受牵连的信拿来，你扮成女贼模样回到休息大厅，在那等待我的吩咐！”

亚细亚或者说雅克琳双膝跪地，似乎接受祝福一般。假神甫以福音书般一本正经的样子为他的姑妈祝福。

“Addio, marchesa!②”他高声说道。然后又用他们那约定的语言加了一句：“要找到欧罗巴和帕卡尔，连同他们掠走的七十五万法郎。我们需要这些钱。”

“帕卡尔就在这儿，”虔诚的侯爵夫人双眼含泪指着保镖说道。

这么迅速地领会了他的意图，不仅使他微微一笑，而且使他一怔。只有他的姑妈能这样叫他大吃一惊。假侯爵夫人以惯于在大庭广众之下出现的模样朝这一场面的见证人转过身去。

“不能参加他的孩子的葬礼，他很伤心，”她用蹩脚的法文说道，“法院这个大误会使这位圣人的私人秘密家喻户晓

① 即苏弗兰版《烟花女荣辱记》第三部。

② 西班牙文：再见，侯爵夫人！

了！……我，我要去参加悼亡弥撒。先生，”她对戈尔先生说道，一面将一个装满金币的钱袋交给他，“这点钱拿去解救解救可怜的犯人吧！……”

“真棒！”她的侄子十分满意，咬着耳朵对她说道。

雅克·柯冷跟随看守走了。看守将他带到放风院子去。

比比-吕潘灰心丧气，终于让一个真宪兵看见了。自从雅克·柯冷走后，他就不断地发出“哼！嗯！”的意味深长的喊声，那个真宪兵最后来到牢房里代替了他。但是这个鬼上当的宿敌来晚了一步，没看见那位贵妇。她已经钻进自己那华丽的马车无影无踪了。她那嗓音尽管加以掩饰，仍会有沙哑的声音传进他的耳畔。

“好家伙，给犯人三百金币……”戈尔先生将钱袋交给自己的书记。比比-吕潘来到时，看守长指着那个钱袋对他说。

“给我看看，雅科梅蒂先生，”比比-吕潘说。

秘密警察头子拿起钱袋，将金币倒在手里，仔细端详。

“真是金子！……”他说，“这钱袋上还有徽章呢！啊！这个无赖，他真厉害！他真是百分之百的无赖！他把我们全给骗了，每时每刻都在骗我们！……真应该象朝一条狗开枪那样朝他开枪！”

“怎么啦？”书记官把钱袋拿回去问道。

“这个女人可能是个偷儿！……”比比-吕潘大叫道，气得在旁门外面地上直跺脚。

桑松先生一直站在这偌大穹顶大厅的中央，背靠着大火炉，等待着命令来到好给罪犯换装，并在沙滩广场竖起绞架。

距离桑松先生不远处，是聚集在一起的看客们。比比-吕潘的这一席话在看客中引起强烈的轰动。

雅克·柯冷回到放风院子里，用草地常客应有的步伐朝朋友们走过去。

“你心上有什么事？”他对拉普哈依说道。

“我那笔生意做成了，”雅克·柯冷把他领到一个角落里，那杀人犯接过话说，“我现在需要一个可靠的朋友。”

“为什么？”

拉普哈依把自己所有的犯罪行为向自己的头目讲了一遍，当然是用行话。最后又详细叙述了在克罗塔夫妇家杀人、偷盗的事。

“我佩服你，”雅克·柯冷对他说，“干得真漂亮！可是，在我看来，你犯了一桩错误……”

“什么错误？”

“事一成，你应该弄一张俄国护照，化装成俄国亲王，买一辆带家徽的漂亮马车，大胆地去把钱存在一个银行家手里，要一张去汉堡的信用券，由一个贴身男仆、一个贴身女仆和化装成公主的你的情妇陪同，坐上邮车开溜。然后，一到汉堡，就坐船上墨西哥。有二十八万金法郎，一个机灵人应该为所欲为，想上哪儿就上哪儿！啊！”

“啊！你有这么些主意，所以你是老板！……你永远不会掉脑袋，你！可是我……”

“总而言之，处在你的地位，谁给你出个好主意，就等于给昏死过去的人喝一碗粥汤，”雅克·柯冷又开言道，朝他的哥

儿们射出迷惑人的目光。

“这是真的！”拉普哈依带着怀疑的神情说道，“你那碗粥汤，还是给我吧！止不了我的饿，总还可以洗脚……”

“你现在已经被鹈鸟捉住，有五次加重情节盗窃罪，三次杀人，其中新近的一次作案事关两个富裕的资产者。陪审团不喜欢人家杀死资产者……你一定要判死刑，一点希望也没有！……”

“他们全都对我这么说，”拉普哈依可怜巴巴地回答。

“我刚才在书记室与我的姑妈雅克琳谈了一会。你知道的，她是兄弟会的老板娘。她对我说鹈鸟打算卸掉你这个包袱，他们害怕你。”

“可我现在是富人了，他们还怕什么呢？”拉普哈依说道，那种天真劲证明：在盗贼头脑中偷盗是天赋权利这种想法多么根深蒂固。

“咱们没有时间搞哲学，”雅克·柯冷说道，“再回过头来谈你的处境吧！……”

“您想把我怎么办？”拉普哈依打断老板的话问道。

“一会你就明白了！一条死狗也有点用。”

“那是对别人！……”拉普哈依说道。

“我把你纳入我的筹划！”雅克·柯冷针锋相对答道。

“这已经不错了！……”杀人犯说道。“然后呢？”

“你的钱在什么地方我不问，不过你打算派什么用场？”

拉普哈依窥视着老板那捉摸不透的眼神。雅克·柯冷冷静地继续说道：

"你有没有爱着什么后侧风，有没有要加以保护的孩子或哥儿们？我过一个小时就要出去了，对那些你希望给他们办点好事的人，我什么事都可以办到。"

拉普哈依还在犹豫，他还保持着犹疑不定的持枪姿势。雅克·柯冷于是提出最后一个论点。

"在我们的储存里你那一份是三万法郎，你是留给兄弟会呢，还是送给什么人？你那一份安安稳稳，今天晚上我可以交到你想遗赠给他的那个人手里。"

杀人犯情不自禁流露出欣喜之情。

"我已经把他捏在手心里了！"雅克·柯冷心想，"别转悠了，你好好考虑考虑吧？……"他咬着拉普哈依的耳朵对他说，"老兄，咱们连十分钟的工夫也没有……总检察长就要来叫我，我马上要去与他谈话。这个人，我已经把他捏在手心里了，我可以扭断鹈鸟的脖子！我肯定能救出玛德莱娜。"

"如果你救玛德莱娜，我的好心的老板，对我你也可以……"

"别浪费唾沫星子了，"雅克·柯冷口气生硬地说道，"立你的遗嘱吧！"

"那好！我希望能把钱送给高诺尔，"拉普哈依可怜巴巴地说道。

"咦！……原来你跟摩伊兹的寡妇在一块过啊？那个摩伊兹是个犹太人，曾是南方抢劫货车货物的盗贼帮头子，是不是？"雅克·柯冷问道。

鬼上当象大将一样，对各帮各伙的人员了如指掌。

"正是她,"拉普哈依极为得意地说。

"好标致的女人!"雅克·柯冷说道,他对操纵这些可怕的机器极为精通。"她很机灵!见多识广,又非常正直!是个地地道道的偷儿……啊!你又进了高诺尔的怀抱!手里有这么个女人,叫人给埋了,真愚蠢!傻瓜!本应该做个体面的小生意,混碗饭吃!……她现在怎么混呢?"

"她在圣髯街安下了家,管一家妓院……"

"那么,你指定她为你的继承人了?……唉,老兄,我们干出了爱她们的蠢事,这些妓女就把我们弄到这步田地……"

"对,不过,等我完蛋了以后再交给她!"

"这是神圣的誓言,"雅克·柯冷用庄重的口气说道,"什么也不给兄弟会的哥儿们么?"

"一点也不给,是他们叫人把我给逮住的,"拉普哈依满怀仇恨地回答道。

"谁出卖了你?你愿意我给你报仇吗?"雅克·柯冷急切地问道,极力唤醒能在生命最后一刻使这些心灵震颤的最后情感,"谁知道,我的老哥们,也许我给你报了仇,同时又能和鹈鸟达成和解呢?……"

听到这句话,杀人犯以幸福之极的痴呆神情望了他的老板一眼。

"可是我此刻只是为泰奥多尔在演这出戏。等这出通俗笑剧演成功了,我的老兄,为我的一个朋友,因为你是我的朋友之一,我能做不少事情……"

"我只要看见你使这个可怜的小泰奥多尔仪式延期的话,

你要我干什么，我都干……”

“这事已经办好了，我肯定可以把他的脑袋从鹈鸟的利爪下救出来。你看，拉普哈依，为了免除掉脑袋，必须大家手携手……单枪匹马什么事也干不成……”

“这是真话！”杀人犯高声说道。

拉普哈依已经那样信任老板，岂止是信任，简直成了狂热的信仰！于是他再不犹豫了。

拉普哈依于是讲出了自己同谋的秘密，直到此刻，这个秘密保守得很好。雅克·柯冷要知道的，正是这个。

“事情就是这样！这个案子里，比比-吕潘手下的警察吕法尔、我和高岱三一三十一。”

“拔毛？……”雅克·柯冷大叫一声，用吕法尔的“艺”名称呼他。

“对，这些臭无赖出卖了我，因为我知道他们窝赃的地方，而他们不知道我藏在什么地方。”

“你可给我的靴子上了油了①，亲爱的，”雅克·柯冷说道。

“你说什么?!”

“你听着，”老板回答道，“全心全意信赖我能得到什么，你看见了吗？……现在，为你报仇，是我正打的这一局的一个点！……我不要求你告诉我你窝脏的地方，你到最后一分钟再告诉我好了。凡是与吕法尔和高岱有关的事，你都给我说说！”

“你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我们的老板，我对你不保密，”

① 这是黑话，意为：你告诉我的这些情况有助于我出狱。

拉普哈依道，“我的金子藏在高诺尔房屋的地窖里。”

“对你那个后侧风，你一点不担心么？”

“啊，这个！我搞的鬼，她一点不知道！”拉普哈依接着说道，“虽说高诺尔是个刀架在脖子上也什么都不会说出来的女人，我还是把她灌醉了。那么多金子呢！”

“是啊，最纯洁的心地也跟奶一样，见了这个会变味！……”雅克·柯冷辩白道。

“所以，没人看见我，我自己干了起来！鸡鸭都在鸡舍、鸭舍里睡觉呢！我把金子埋在酒瓶子后头地下三尺的地方，上头放了一层砾石和灰浆。”

“好嘛！”雅克·柯冷说道，“那别人藏在什么地方？……”

“吕法尔藏在高诺尔家，在那个可怜女人的卧房里。这样吕法尔就把她捏在手心里了，因为事情发了，她就成了窝赃同谋，得在圣拉扎尔监狱了此残生。”

“啊，这个坏蛋！警察把你们都造就成了窃贼！……”雅克·柯冷说道。

“高岱那一份藏在他姐姐家。她是洗小件日用棉布制品的女工，是个正直的姑娘。她可能会坐五年牢，而自己做梦也没想到。高岱把铺地的方砖撬起来，然后放回原处，溜上灰缝。”

“我希望你干什么，你知道吗？”这时雅克·柯冷用灼人的目光扫了拉普哈依一眼，说道。

“干什么？”

“把玛德莱娜的事情担在你身上……”

拉普哈依不由自主地全身一抖，但是在老板那直勾勾的目光下，很快就恢复了乖乖服从的神态。

“好！你已经打响鼻①了！你还想参预我的事？喂，四桩还是三桩谋杀案，难道不是一回事吗？”

“可能！”

“从上帝那儿论，你的脉管里是没有血的。可我还想救你！……”

“怎么救我？”

“蠢货！如果答应把金子还给那家人家，你这个案子就能了结，你落得个终生进‘草地’。他们拿着了钱，我就不会把你的脑袋送出去。此刻，你值七十万法郎呢，蠢货！……”

“老板！老板！”拉普哈依欣喜若狂地大叫起来。

“这还不算，咱们要把杀人的罪都推到吕法尔头上去……”雅克·柯冷接着说下去，“这一下子比比-吕潘就得丢官……我把他捏在手心里了！”

拉普哈依听到这个主意，惊得呆若木鸡，眼睛瞪得大大的，好似泥塑木雕。他被捕已经三个月，就要上重罪法庭受审。拉福尔斯监狱的朋友们也给他出过主意，但是他没有向他们吐露自己的同谋。仔细揣摩过自己的罪行以后，他已经完全不抱希望了。而这个计划，所有那些被判了刑的聪明人竟然没有想到！所以这个类乎希望的东西来到面前，竟叫他变得痴痴呆呆了。

“吕法尔和高岱已经花天酒地了么？已经叫他们的一些

① 意为不满。

黄兄弟① 呼吸新鲜空气了么?"雅克·柯冷问道。

"他们不敢,"拉普哈依回答道,"这些坏蛋等着我掉脑袋以后再……,这是雌郎戳来看雄郎戳时我那个后侧风叫雌郎戳告诉我的。"

"那好!二十四小时以后我们就能把他们的财宝搞到手!……"雅克·柯冷大叫道,"这些家伙将无法象你一样退赃,你会落个干干净净,他们则要面红耳赤!经过我的照拂,你会成为让他们拉下水的好小伙子。我把你那份钱财拿在手里,好为你的其他官司活动。你一进草地——你要回到那里去——,就设法逃出来……这种生活很苦,不过这总还叫生活!"

拉普哈依的双眼表现出内心的狂喜。

"老朋友!用七十万法郎,可以大有成就呢!"雅克·柯冷说道,叫他的哥儿们沉醉在希望之中。

"老板!老板!"

"我要叫司法部长晕头转向……啊!吕法尔的事一出来,会叫他们尝个厉害,要把警察搞个落花流水!比比-吕潘算完蛋了!"

"那好,就这么说定了!"拉普哈依狂喜大叫,"你下命令吧,我服从!"

说着他将雅克·柯冷拥在怀中,眼中闪烁着欢乐的泪水,他觉得完全可能保住自己的脑袋了。

"这还没完,"雅克·柯冷说道,"鹈鸟消化不良,特别是在

① 指金路易、金埃居。

发热加倍方面(揭示出承担责任的新事实)。现在，要白送一个女人上去(假揭发一个女人)。”

“那怎么送？何必呢？”杀人犯问道。

“帮我的忙吧！你很快就会明白！……”鬼上当回答道。

雅克·柯冷简短地向拉普哈依透露了楠泰尔犯罪的秘密，叫他看到必须有一个女人同意扮演吉奈塔所担负的角色。然后他与兴高采烈的拉普哈依一起向雄邮戳走去。

“你多么爱雌邮戳，我知道……”雅克·柯冷对雄邮戳说道。

雄邮戳望了他一眼，那是一首可怕的诗。

“你将来进草地期间，她干什么呢？”

雄邮戳那凶猛的双眼热泪盈眶。

“你听着！如果我把她给你塞进拉福尔斯女牢，玛德洛奈特或圣拉扎尔监狱一年，正是你宣判、动身、抵达和逃出的时间，怎么样？”

“你创造不了这个奇迹，她没叫人抓住把柄，”雌邮戳的情夫说道。

“啊！我的雄邮戳，”拉普哈依说道，“咱们的老板本事比上帝大！……”

“你和她接头的暗语是什么？”雅克·柯冷问道，象不会遭到拒绝的头目那样胸有成竹。

“Sorgue à Pantin(巴黎之夜)。说这句话，她就知道人是从我这儿去的。如果你希望她听你的，拿一个五法郎的硬币给她看，同时说这个字：Fonbif!(“雄邮戳”这个字的各个字

母重新排列组合拼成的字)”

“她将在拉普哈依的判决书中被判罪，‘蹲’了一年以后，因为作了交代而得到赦免！”雅克·柯冷注视着拉普哈依言简意赅地说道。

拉普哈依明白了老板的计划，向他使了个眼色，那意思是答应他要让雌邮戳下定决心协助这个计划实施，叫雌邮戳同意在他要承担的罪行中充当假同谋。

“再见了，孩子们。你们很快就会获悉我从夏洛的手里救出了我的孩子，”鬼上当说道。“对，夏洛已经带着自己贴身丫头呆在书记室里等着给玛德莱娜梳妆打扮呢！你们看，”他说，“鹈鸟头子(总检察长)已经派人来找我了。”

果然，从旁门走出一个看守，向这个神通广大的人招手。他很善于用这种残忍的本事与社会作斗争。科西嘉小伙子身处险境，他又使出这种本事来了。

就在人家从他手里夺走了吕西安的遗体时，雅克·柯冷下了一个最大的决心，注意观察这一点，绝不是毫无兴味的。他决心尝试作最后一次显形。不再是通过某个人，而是通过一件事。他终于打定了决定命运的主意。拿破仑坐在将他送上贝莱罗丰号的小艇上，打的也是这样一个主意①。说巧也

---

① 一八一五年滑铁卢会战失败后，七月十四日拿破仑给自己的世敌英国国王写了一封求援书：“国王陛下，作为分裂我国的那些党派和欧洲列强敌视的目标，我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我象地米斯托克利那样，来投奔英国人民的家庭。”七月十五日，拿破仑登上英舰贝莱罗丰号。英国人根据同盟国的决定，把拿破仑当作俘虏，把他从贝莱罗丰号转移到诺森伯仑号上，于十月十六日将拿破仑囚禁在大西洋中的圣赫勒拿岛。

巧，天时地利在这桩大事上都帮了这个恶魔的忙。

这个作恶多端的家伙出人意料的结局，可能要使这个人物失去一些光彩。如今，只有通过人们无法接受的、难以置信的事情，才能得到这样的结局。我们和雅克·柯冷一起走进总检察长的办公室之前，有必要跟随卡缪索太太走一遭，看看她在附属监狱发生这些重大事件的工夫，到哪些人家去了。

风俗史家永远不应推卸的一个责任，就是绝不应该用表面上富有戏剧性的安排去损害真实，尤其是当真实已经好不容易变得富有传奇意味的时候。社会这个自然界，特别是在巴黎，包含着许多偶然，许多错综复杂、意料不到的情形，杜撰者的想象力无论如何都跟不上。真实大胆无比，竟会达到禁止艺术去表现的境界，令人难以置信或不大得体，除非作家对这些编排加以删节、删改，使之稍微和缓一些。

卡缪索太太小心着意化了一个差不多够得上趣味高尚的晨妆。对于一个六年来一直住在外省的法官妻子来说，这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她要在早晨八、九点钟去看望德·埃斯巴侯爵夫人和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要叫这两位夫人对她的装束无可挑剔。咱们得赶快加上一句，阿美莉-塞西尔·卡缪索，虽然是蒂里翁家的姑娘，还是颇有成就的。一身打扮，只有两处失误，难道还不算颇有成就吗？……

巴黎的妇女对于各种雄心勃勃的男人多么有用，诸位是想象不到的。无论在上流社会还是在窃贼世界，她们都必不

可少。诸位刚才已经看到，在窃贼世界里，女人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现在请诸位设想一下，一个人不得不在某一时间内跟一个大人物谈话，否则就要永远见不着天日。这个大人物在复辟时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直至今日仍叫作掌玺大臣。要求谈话的这个人，请诸位挑选一个处境最优越的人，就说一位法官吧，也就是说是法院中的熟人。法官不得不去找一位处长，抑或私人秘书，抑或秘书长，不得不向他们证明要求立即接见实属必要。一位掌玺大臣什么时候能立即见到？白天，他不在议会，便在大臣会议上，要么正在接见。早晨，他在不知什么地方睡觉；晚上，他还有公务或私事。如果每一个法官都可以凭着任何借口要求接见时间，那这位司法头子还不得忙得团团转！于是，特殊的、即刻的接见要求需提交掌握居间大权的一个人批准。这个居间大权如果掌握在你的对头手里，这大权就变成了一个障碍。如果不掌握在你的对头手里，也是一处要打通的门。可是一个女人，则会去找另一个女人！她可能立即走进卧室，唤起女主人或贴身女佣的紧迫感，特别是当女主人与这事有密切利害关系抑或感到有切肤之必要时，就更其如此。请诸位把德·埃斯巴侯爵夫人称作雌性权势吧，一位大臣对她的话是要洗耳恭听的。这个女人写一封散发着龙涎香味的便笺，她的随身男仆将便笺送到大臣的随身男仆手中。大臣早晨一醒过来就看到这封情书，立即阅读。

即使大臣有公务在身，一想到要去拜访巴黎的一位女王，圣日耳曼区的一位强权人物，公主、王太子夫人或国王的一位

宠儿，也要兴高采烈。卡西米·佩里埃①这位七月革命时期唯一真正的内阁首相，就常常扔下一切到国王查理十世议会的一位前首席贵族那里去。

德·埃斯巴侯爵夫人的贴身女佣说夫人大概醒了，进去通报道："夫人，卡缪索太太有十分紧急的事求见，说夫人知道！"这句话有多大的魅力，上面的理论，自可说明。

侯爵夫人高声命令立即带阿美莉进来。审判官的妻子开口便说：

"侯爵夫人，我们给您报了仇雪了恨，我们自己却完蛋了……"

侯爵夫人仔细听着她的话。

"怎么回事，我的小美人？……"侯爵夫人回答道，一面注视着卡缪索夫人，她站在半开的房门前，半明半暗之中。"您今天早晨，戴着这顶小帽子，简直天仙一般！您在哪里找到的这种式样？……"

"夫人，您的心肠真好……可是您知道，卡缪索审问吕西安·德·吕邦泼雷的方式，使那个年轻人感到绝望，结果在狱中吊死了……"

"德·赛里齐夫人会怎么样呢？"侯爵夫人假作全然不知，高声叫道，为的是叫别人再从头至尾讲述一遍。

"唉！人家说她疯了……"阿美莉回答道，"啊！如果您能

① 卡西米·佩里埃（1777—1832），银行家，一八一七年九月至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时为反对派议员。一八三〇年七月二十九日被指定为"市政委员会"委员。自一八三一年三月起任议长和内政部长。

得到大臣阁下恩准，请他立即派个传令兵到法院去召我的丈夫，大臣先生就会获悉不少稀奇古怪的神秘事，他一定会告知王上……到那时，卡缪索的敌手就会哑口无言了。”

“谁是卡缪索的敌手?”侯爵夫人问道。

“总检察长呀！现在又加上了德·赛里齐先生……”

“好，乖乖，”德·埃斯巴夫人回答道，她打那场恶官司，要宣布她丈夫禁治产，就是因为德·格朗维尔先生和德·赛里齐先生作梗才打输了的。“我来保护你们。我既忘不了我的朋友，也忘不了我的敌人。”

她拉铃，叫人拉开窗帘。明亮的阳光泻入室内。她要写字小桌，贴身女用人赶快送过来。侯爵夫人飞快写成一封短笺。

“叫高达尔骑上马，把这封信送到掌玺大臣公署去。不等回音，”她吩咐自己的贴身女用人。

贴身女用人急速走出房间。虽然有这道命令，她还是站在门后偷听了几分钟。

“这么说来，有好大的秘密了?”德·埃斯巴夫人问道。“亲爱的，全讲给我听听。克洛蒂尔德·德·葛朗利厄没搅进这件事吧?”

“侯爵夫人将会从大臣阁下那边得悉一切。我丈夫什么都没有对我讲，他只是提醒我他身处险境。对于我们来说，德·赛里齐夫人疯下去真还不如死了好。”

“可怜的女人!”侯爵夫人说道，“嗨，她不早就是个疯子了吗?”

上流社会的女人，可以用一百种不同的方式说同一句话，用以向细心观察的人表明音乐调式范围之无限。说话时，一个人的心灵完全进入声调之中，亦表现在眼神上。心灵将光线、空气点染上色彩，这空气和光线正是眼睛和喉头所作用的成分。透过“可怜的女人！”这句话的抑扬顿挫，侯爵夫人流露出报了仇雪了恨的快意，胜利的喜悦。啊！她不是希望吕西安的保护人越多遭灾祸越好吗！憎恨的对象死了，还要报复，这报复心永远也满足不了，真叫人暗暗恐惧。卡缪索太太虽说天生心肠硬，爱记恨，爱找麻烦，听了这话也大吃一惊。她一时无言以答，只好沉默不语。

“狄安娜确实告诉过我，说莱翁蒂娜到监狱去了，”德·埃斯巴夫人又开口说道，“这位亲爱的公爵夫人对这么大事张扬感到很伤心，因为她很偏爱德·赛里齐夫人。不过这很可以理解，她们俩几乎同时爱慕过吕西安那个笨蛋。没有什么比在同一祭坛上祈祷更能把两个女人联系在一起，抑或使两个女人离心离德了。所以这位亲爱的朋友昨天在莱翁蒂娜的卧房里呆了两个小时。据说那个可怜的伯爵夫人胡言乱语！人家告诉我说，特别恶心！……一个出身高贵的女人不应该这么过分！……呸！这纯粹是肉体情爱……公爵夫人来看我时，面色苍白，象个女吊，她还真有点勇气！这案子里头有蹊跷……”

“我的丈夫会把一切都告诉掌玺大臣以表白自己，因为有人想救吕西安，而他呢，侯爵夫人，他是尽自己的职责。一个预审法官总得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审问单独关押的犯人哪！……必须得问这个小倒霉蛋一些事，可他没明白审问他无

非是走走形式，立刻全部招认了……”

“那是个蠢货、狂人！”德·埃斯巴夫人干巴巴地说道。

审判官妻子听到这样的宣判，一言不发。

“我们之所以在德·埃斯巴先生禁治产一案中败诉，那不是卡缪索的过错，这个我总也忘不了！”冷场了一会以后，侯爵夫人又提起话头说，“是吕西安、德·赛里齐先生、博旺先生和德·格朗维尔先生把我们搞输了。随着时间的流逝，上帝会站到我一边！这些人全要倒霉！放心吧，我马上派德·埃斯巴骑士到掌玺大臣家去，叫他赶快把您丈夫叫来，如果这有用的话……”

“啊！夫人……”

“您听着！”侯爵夫人说道，“我答应你们明天立即授勋，授予你们荣誉勋位勋章！这将清清楚楚地证明，对你们在这个案件中的表现十分满意。对，这对吕西安将又多一份谴责，说明他就是有罪！难得有寻开心去上吊的！……好啦，再见，亲爱的美人！”

十分钟以后，卡缪索太太走进美貌的狄安娜·德·摩弗里纽斯的卧室。这位太太凌晨一时上床，到九点钟尚未入睡。

这些公爵夫人们就是再无动于衷，女人的心毕竟是灰泥做的，看到自己的一个女友饱受疯狂折磨，这种景象不能不在她们心中留下深深的印象。

再说，狄安娜与吕西安的私情虽说已断了一年有半，但在公爵夫人心中仍留下不少回忆，这个孩子的暴死也足以给她带来可怕的打击。这个美男子是那样风流倜傥，富有诗意，那

样擅长谈情说爱，狄安娜整夜都看见他吊在那里，就象莱翁蒂娜疯病发作时打着狂热的手势比比划划描述的那样。她还保留着吕西安写给她的优美、醉人的信件。这些信件可与米拉波① 写给莎菲的信相媲美，但是更富有文学意味，更为高雅，因为这些信是在最强烈的激情——虚荣心指使下写成的！占有最可爱迷人的公爵夫人，眼看她为自己发疯，当然是背着别人发狂，这种幸福使吕西安昏了头。情夫的骄傲心情给了诗人许多灵感。公爵夫人一直保留着这些动人心弦的信件，如某些老头保存着色情版画一般，是由于信中对她身上最没有公爵夫人味道的部分② 有着极为夸张的赞颂之辞。

“可他却死在肮脏潮湿的监狱里了！”她心中暗想，心怀恐惧地将那些信件紧紧搂在胸前。就在这时，她听到自己的贴身女用人轻轻敲门的声音。

“卡缪索太太求见，为一件关系到公爵夫人的最至关重要的事情，”贴身女用人说道。

狄安娜惊恐万状急忙起身。

“噢！”她注视着阿美莉说道，阿美莉随机应变又作出一番表情，“我全估计到了！是我的信件的事……！啊！我的信件！……”

说着她跌坐在椭圆形双人沙发上。这时她想起，在热恋之中，自己也曾以同样的语气给吕西安复过信，也曾象男人歌颂女人的荣光一样赞颂过男人的诗意，而且用的是怎样狂热

① 米拉波（1749—1791），第三等级议会代表，演说家，作家。

② 指肉体。

的抒情诗形式！

“唉！是啊，夫人，我来救您，比救命还重要！事关您的声誉……快转过神来，穿上衣服，咱们到德·葛朗利厄公爵夫人家去，幸亏您还不是唯一受到牵累的人……”

“可是有人告诉我，昨天莱翁蒂娜在法院已经把在可怜的吕西安的寓所里查抄到的信件全部烧毁了？”

“可是，夫人，吕西安还有一个双料，那就是雅克·柯冷！”审判官的妻子大叫大嚷道，“您总是忘记了他这个凶残的同伴，毫无疑问，他是造成那个风流俊美、令人怀念的小伙子死亡的唯一原因！可是这个苦役监牢里的马基雅弗利，他可从来不昏头昏脑！卡缪索先生确信这个魔鬼把他的……”

“他的朋友，”公爵夫人急忙说道。

“把他朋友的情妇最坏事的信件藏在十分保险的地点了……”

“您说得对，我的小美人，必须到葛朗利厄家去商议个对策。在这个案子里我们都是当事人，幸亏赛里齐会帮我们一把……”

正如诸位在附属监狱的各个场面里见到的那样，极大的危险能使人的心灵产生强烈的反应，就象强试剂在肉体上产生的反应一样。这是一个精神伏特电池。可能不久的将来人们会掌握一种方法，用这种方法，能象将化学物质浓缩一样，将感情变成与电流相似的流体。

苦役犯和公爵夫人都感受到同样的现象。这个垂头丧气、半死不活、一夜未眠的女人，这个出门更衣很难侍候的公

爵夫人，一下子恢复了走投无路的母狮子般的力气和将军在战火纷飞之中的机智。狄安娜亲自挑选了衣裳，即席想出一身打扮，其速度之快，一个业余妓女自己侍候自己也赶不上。一切办得那么妥帖，她的使女一时呆立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了。她见自己女主人身穿衬衣，可能乐意让审判官妻子透过隐隐约约半透明的麻布看到她那洁白的与卡诺伐①所雕之维纳斯像一样完美无缺的身躯，大吃一惊。那就象薄纸包着珠宝一般。狄安娜忽然猜度出她那件简易紧身衣放在何处了。那件紧身衣是前胸钩住的，可以省去性急的女人系带子那又费时又费力的活。待贴身女仆送来衬裙，并递给她长裙时，她已经将衬衣上的花边饰物固定好，将上身的各种华丽玩意儿安排停当，总算完成了这桩大业。使女给阿美莉使了个眼色，那阿美莉便从后面将长裙扣好并给公爵夫人帮忙，这工夫使女去取来苏格兰毛线织成的短袜，丝绒高统靴，一块披肩和一顶帽子。阿美莉和贴身女用人一人给她穿上一只靴子。

“你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女子，”阿美莉机灵地说道，一面狂热地亲吻着狄安娜那细腻光滑的膝部。

“夫人天下无双，”贴身女用人说道。

“好啦，若塞特，闭上你的嘴吧！”公爵夫人抢白道，“您有马车吗？”她向卡缪索太太说道，“好，我的小美人，咱们路上谈吧！”

说着公爵夫人一溜小跑走下卡迪央公馆宽阔的楼梯，一

---

① 卡诺伐(1757—1822)，意大利雕塑家。

面走一面戴手套。这都是从未见过的事。

“到葛朗利厄公馆，快！”她对一个仆人说道，同时作手势要他上车在车后侍候。

小厮犹豫不决，因为这是一辆街车。

“啊！公爵夫人，您原来没有对我说过这个小伙子那里也有您的一些信！否则，卡缪索倒可以不这么下手……”

“莱翁蒂娜的情形占据了我的整个心思，我完全把自己忘掉了，”她说，“这个可怜的女人前天就快疯了，您想想那件要命的事该叫她怎样精神错乱！啊，亲爱的，您知道我们昨天上午是怎么过的就好了……这真要叫人摒弃爱情。昨天，莱翁蒂娜和我，我们两人全叫一个凶狠的老太婆、脂粉商人、烂货给拖到那个臭气冲天、血流满地、人称法院的地方去了。一面坐车去司法大厦，我一面对她说：‘德·纽沁根太太去那不勒斯时，在地中海上遇到狂风巨浪，她跪在地上大喊大叫：“上帝啊，救救我吧，就这一次！”这不也要叫我们象德·纽沁根太太那样双膝跪地大喊大叫么？’自然，这两天这种日子，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我们写信是不是很愚蠢？……可是，是在恋爱呀！你收到好几页信，看了叫你的心直发热，于是什么都燃烧起来！小心谨慎消逝得无影无踪！于是写了回信……”

“可以行动嘛，为什么要写回信呢！”卡缪索太太说。

“晕头转向是多么美妙的事！……”公爵夫人傲慢地接过话说道，“那是心灵的肉欲享受。”

“美人是值得原谅的，”卡缪索太太谦逊地说道，“她们堕落的机会确实比我们这些人多得多！”

公爵夫人微微一笑。

“我们总是过于慷慨，”狄安娜·德·摩弗里纽斯又说道，“以后我要象那个凶狠的德·埃斯巴太太那样办。”

“她是怎么办的呢？”审判官的妻子好奇地问道。

“她写了上千封情书……”

“有这么多！……”卡缪索太太打断公爵夫人的话大叫起来。

“对！可是亲爱的，那里头找不出一句能给她惹事的话……”

“您大概保持不了这样的冷淡，这样的细心，”卡缪索太太回答道，“您是女子，您属于不会抵挡魔鬼的那类天使……”

“我曾经发誓再也不写信了。我这一辈子就是给这个倒霉的吕西安写过信……他给我的信，我要一直保存到我死那一天！亲爱的，那简直是一团火，有时人是需要这种火的……”

“人家若是发现了可怎么办？”卡缪索太太作了一个含羞带臊的手势说道。

“噢，我就说这是刚开始写的一本小说里头的书信。因为亲爱的，我全重抄过了，我把原件都烧了！”

“啊，夫人，为报答我，您叫我看看这些信吧……”

“大概可以，”公爵夫人说道，“那时您会发现，亲爱的，他给莱翁蒂娜可没写过同样的信！”

这最后一句话概括了整个女人，各朝各代、世界各国的女人。

象拉封丹寓言中的那个青蛙①一样，卡缪索太太在美貌的狄安娜·德·摩弗里纽斯陪同下走进葛朗利厄家，兴高采烈，喜形于色。这个上午，她就要拉上对实现自己雄心十分必要的一个关系。她似乎已经听见人称她是院长太太了。她体会到战胜了巨大障碍那种言语无法形容的乐趣。主要的障碍便是她丈夫的无能，虽然这种无能至今还是隐隐约约的，但是她心中十分明白。叫一个凡夫俗子出人头地，谈何容易！这对一个女人来说，对国王也是一样，等于享受那种引诱了多少大演员的快乐，即将一个蹩脚的剧本演上一百遍！这是利己主义的陶醉！总而言之，在某种程度上这是随心所欲。权势只有通过随心所欲，将成功的桂冠授予莫名其妙的人，侮辱天才，才能证实自己的力量。惟有这种力量，极权亦无法达到。卡利居拉坐骑的高升这出宫廷闹剧，过去演出过许多次，将来仍将上演无数次。

几分钟的工夫，狄安娜和阿美莉就从美丽的狄安娜卧室那典雅的杂乱无章过渡到葛朗利厄公爵夫人家中颇有气派而又一本正经、有条不紊的豪华之中。

这位极为虔诚的葡萄牙女人总是八时起床，以便到圣瓦莱尔小教堂去望弥撒。这小教堂附属于圣多马·达干教堂，当时位于荣军院前广场上。此小教堂如今已拆毁，移至勃艮第大街。现正在原址建造一座哥特式大教堂，据说是准备献给圣克洛蒂尔德的②。

① 见拉封丹寓言诗《青蛙想长得和牛一样大》。

② 此教堂一八四六年动工，到第二帝国时期才建成。

狄安娜·德·摩弗里纽斯附耳与葛朗利厄公爵夫人讲起话来。刚刚说完头几句，那虔诚的妇女便到德·葛朗利厄先生那边去，很快将他带到这边来。公爵飞快地向卡缪索太太扫了一眼，大老爷们用这种眼光能分析出你的一生一世，常常连你的内心也能分析出来。阿美莉的衣着打扮大大帮了公爵的忙，他一眼就猜测到了这个从阿朗松到芒特，从芒特到巴黎的市民阶层人物的生活。

啊！如果审判官之妻早就了解公爵们的这种本事，她可能就不会那样仪态万方地经受住那彬彬有礼而又颇带讥刺的一瞥了。她只看出了彬彬有礼的一面。无知与精明各有特长。

“这是卡缪索太太，她的父亲蒂里翁是御前掌门官，”公爵夫人对丈夫说。

公爵极其彬彬有礼地向法官之妻致意，满脸严肃神态稍减。公爵拉铃，他的贴身男仆来到。

“到奥诺雷－骑士街去，坐马车去好了。到那儿以后，上十号小门上按铃。告诉前来给你开门的仆人，说我请他家主人到这里来一趟。如果这位先生在家，你就直接把他带到我这里来。用我的名字，就足以排除任何困难。快点，尽量只用一刻钟就把这件事情全办完。”

公爵的贴身男用人一走，另一个男用人——公爵夫人的男用人，立刻出现。

“以我的名义到绍利厄公爵家去，叫人把这张名片交给他！”

公爵递上他的名片，折成某种式样。这两个挚友因某种紧急而又神秘的事需要马上见面，来不及写信时，就用这种方式来通知对方。

诸位看到了，在社会的任何一个阶层，习惯相似，只是方式方法不同，实则大同小异。上流社会也有自己的行话。但这种行话叫“风格”。

“太太，所谓克洛蒂尔德·德·葛朗利厄小姐给这个年轻人写的信件，您肯定确有其物么？”德·葛朗利厄公爵说道。

说着他瞥了卡缪索太太一眼，象水手扔出探测锤一般。

“我没见过，不过，这实在叫人担心，”她战战兢兢回答道。

“我的女儿不会写任何见不得人的事！”公爵夫人大叫大嚷道。

“可怜的公爵夫人！”狄安娜想道，她瞥了德·葛朗利厄公爵一眼，那眼光叫他浑身颤栗。

“你意下如何，亲爱的小狄安娜？”公爵将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拉到一面窗前，咬着她的耳朵说。

“亲爱的，克洛蒂尔德那么疯狂地爱吕西安，动身以前还和他约会。若是没有勒农库夫人，说不定她跟吕西安逃到枫丹白露森林里去了呢！我知道吕西安经常给克洛蒂尔德写信，那些信叫一个女圣徒看了也要晕头转向！我们这三个夏娃的女儿叫书信这条毒蛇给缠住了……”

公爵和狄安娜从窗前回到公爵夫人和卡缪索太太身边。这两位太太正在低声讲话。阿美莉在这方面遵照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的主意办了，摆出虔诚教徒的姿态，以博取高傲

的葡萄牙女子的欢心。

“我们倒要听凭一个无耻的在逃苦役犯的摆布了！”公爵耸耸肩膀说道，“家里接待一些不完全靠得住的人，就是这样！接纳一个人以前，应该好好了解他的财产，父母，从前的经历……”

从贵族的角度来说，这句话就是本故事的寓意之所在了。

“这已经是既成事实了，”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说道，“现在想想怎么拯救可怜的德·赛里齐夫人、克洛蒂尔德和我吧！……”

“我们只能等待亨利来，我已经叫人请他去了。不过，一切都取决于冉蒂去找的那个人物。但愿上帝保佑，这个人在巴黎！太太，”他向卡缪索太太说道，“很感谢您想到我们……”

这就是对卡缪索太太辞客了。御前掌门官的女儿还相当机灵，明白了公爵的意思。她站起身来。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以其令人倾倒的妩媚赢得多少心腹话和友情，此时她又发挥出这种本事，拉住阿美莉的手，再次以某种方式请公爵和公爵夫人注意到她。

“她一大早就起身来救我们大家，我以个人的名义，请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位娇小的卡缪索太太。首先，她已经为我帮了使人终生难忘的忙；其次，她对我们完全忠诚，她和她丈夫。我已经应允让她那位卡缪索高升，我也请你们看在对我的爱份上，对他优先加以保护。”

“您不需要这番推荐，”公爵对卡缪索太太说道，“葛朗利

厄家的人，对别人给他们的帮助，总是铭记在心的。为国王效劳的人不久就会有机会出人头地，会要求他们尽忠尽力，您的丈夫会补缺的……”

卡缪索太太告辞出来，得意洋洋，兴高采烈，信心十足。她凯旋而归，佩服自己，对总检察长的敌意嗤之以鼻。她心中暗想："我们把德·格朗维尔先生搞掉该多好！”

卡缪索太太退席退得正是时候。国王的宠臣之一德·绍利厄公爵在台阶上碰上了这个市民。

“亨利，”德·葛朗利厄公爵一听见下人禀报自己的朋友来到，就大叫道，“我请你赶快去王宫跑一趟，设法与国王谈谈。事情是这样，”说着他把公爵带到刚才曾与轻浮而又妩媚的狄安娜交谈的那个窗口。

德·绍利厄公爵不时偷看那位疯狂的公爵夫人一眼。这位疯狂的公爵夫人一面与那位虔诚的公爵夫人谈天，听她的教训，一面与德·绍利厄公爵眉来眼去。

“亲爱的孩子，”德·绍利厄公爵密谈结束，最后说道，“还是乖乖的吧！喂！”他抓住狄安娜的手加上一句，“要循规蹈矩，再不要把自己牵连进去，永远不要写信！亲爱的，信件已经引起了多少私家不幸和公家祸患……象克洛蒂尔德，她是第一次堕入情网的少女，对她来说尚情有可原的事，对……”

“一个见识过战火的老投弹手就是不可原谅的事了！”公爵夫人对公爵小嘴一撅说道。

这个表情和开的玩笑，使两位公爵和虔诚的公爵夫人那哭丧着的脸上又绽出了笑容。

“我已经四年没写过情书了！……难道我们得救了么？”狄安娜问道，她用撒娇来掩饰自己的焦虑。

“还没有！”德·绍利厄公爵说道，“因为你不知道，独断专行的事多么难办。对一个立宪制国王来说，那就象一个已婚妇女不忠一般。那是通奸罪。”

“小小不然的罪过！”德·葛朗利厄说道。

“禁果！”狄安娜微微一笑接过话说道。“噢！我真希望当个内阁首脑，因为对我来说，已经没有禁果，我全吃过了！”

“噢！亲爱的！亲爱的！”虔诚的公爵夫人说道，“你太过分了……”

两位公爵听到一辆马车停在台阶前，疾驰的马匹发出很大的声响。他们向两位妇女告辞，让她们呆在一起，自己则到葛朗利厄公爵的书房中去。有人将奥诺雷-骑士街的居民引至书房。此君并非他人，乃王家反警察组织、政治警察头目、默默无闻而大权在握的科朗坦者是也。

“请进，”德·葛朗利厄公爵说道，“请进，圣德尼先生。”

见公爵记忆力如此之强，科朗坦大吃一惊。他向二位公爵深深鞠了一躬，第一个进了书房。

“还是因为那个人的事，或者说是由那个人而起，亲爱的先生，”德·葛朗利厄公爵说。

“他不是死了么？”科朗坦说道。

“他还有个伙伴，”德·绍利厄公爵指出，“一个难对付的伙伴。”

“苦役犯，雅克·柯冷！”科朗坦对答如流。

“你说说，费迪南！”德·葛朗利厄公爵对前大使说道。

“对这个坏蛋得当心，”德·绍利厄公爵接过话头说道，“他把德·赛里齐夫人和德·摩弗里纽斯夫人写给他的造物吕西安·沙尔东的信握在手里，以便当作索取高价的筹码。据说这个年轻人一贯这么做，拿自己的信作为交换，非要别人写些充满狂热的信不可。据说德·葛朗利厄小姐也写过几封。至少是这么担心，我们无法得知任何情况，她出门旅行去了……”

“那个小青年是不会把这些东西都储存起来的！……”科朗坦回答道，“这是卡尔洛·埃雷拉神甫采取的预防措施！”

科朗坦臂肘拄在他坐的那张沙发扶手上，手撑着头思考着。

“是想要钱？……不象！这个人钱比我们多，”他说，“爱丝苔·高布赛克给他当钓饵，从名叫纽沁根的那个金币池塘里钓走了将近两百万……先生们，请你们叫有权人士授予我全权，我给你们把这个人除了！……”

“那……信也除了？”德·葛朗利厄公爵问科朗坦。

“听我说，先生们！”科朗坦站起身来，露出他那已经沸腾起来的狡猾嘴脸。

他把手伸进黑色双面起绒呢长裤裤腰上的小口袋里。这位当代历史剧的大演员只穿了一件背心和一件礼服，他还没脱掉清晨穿的裤子，因为他知道在某些情况下大人物对于动作迅速是多么感激涕零。他不拘礼节地在书房中踱来踱去，高谈阔论，如入无人之境。

“他是个苦役犯！可以不经过诉讼将他扔进比塞特监狱单独关押，叫他无法与外界通消息，在那里死掉……不过他可能预见到这种情况，已经给他的同党下了指令！”

“意想不到地在那个妓女寓所中将他捕获之后，立即就把他单独关押起来了呀！”德·葛朗利厄公爵说道。

“对于这个家伙，还讲什么单独关押不单独关押！”科朗坦回答说，“他跟……跟我一样厉害！”

“那怎么办？”两位公爵面面相觑，眼光里道出这句话。

“我们可以把这家伙立即重新收入……罗什福尔苦役监牢，过六个月他就会死在那里！……噢！不用说什么罪行！”他见德·葛朗利厄公爵作了一个手势，便这样回答。“有什么办法？一个苦役犯，强迫他真正在夏朗德河的疫气中干活，一个炎热的夏天，他挺不过六个月。可是只有在那家伙对这些信没有采取预防措施的情况下，这么办才有用。如果这个家伙对他的对手早就起了疑心，而且这很可能，那就必须发现他采取了什么预防措施。如果掌握信的人很贫穷，还可以收买……所以，关键是要叫雅克·柯冷开口说出来！这可是殊死的决斗！我去非得被打个落花流水不可。最好是……最好是用别的东西把这些信赎出来！……特赦证，然后把这个人收在我的铺子里。可怜的孔唐松和亲爱的佩拉德都已死掉，雅克·柯冷是唯一有足够能力可以接我的班的人。雅克·柯冷杀死了我手下这两个无与伦比的暗探，好象给自己腾地方似的。你们看见了，先生们，必须授予我全权。雅克·柯冷现在附属监狱。我马上到检察院去见德·格朗维尔先生。请你们

派个心腹人到那儿去与我会合。因为我必须拿出一封信来给德·格朗维尔先生看看。格朗维尔先生对我毫无了解，我可以将此信还给议长。或者给我写一封很有权威的介绍信……。你们可以用半个小时办好这些事，因为我需要半小时左右更衣，就是说，在总检察长眼中我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我就得变成那个样子。"

"先生，"德·绍利厄公爵说道，"我了解您很干练，我只要求您回答我一个'成'还是'不成'。您保证成功么？……"

"给予我全权，你们也保证永远不就此盘问我，准成！我的计划已定。"

这个玩世不恭的回答真叫两位大老爷有些浑身颤栗。

"好吧，先生！"德·绍利厄公爵说道，"您要把这件事归入您平时担负的事务一类。"

科朗坦向两位贵族大老爷施礼告别。

费迪南·德·葛朗利厄叫人给亨利·德·勒农库备车，立刻动身去见国王。由于所任职务而享有的特权，此人随时可以面见国王。

这样，社会上下各种利害关系连结在一起，以三个人作为代表：德·格朗维尔代表司法，科朗坦代表豪门贵族；他们两人面对一个厉害的对手——雅克·柯冷，他象征着蛮横有力的社会恶势力。他们三个人在必要性的驱使下，就要到总检察长的办公室来相会了。

司法与王权结合在一起为一方，苦役犯及其诡计为一方，双方的决斗该是多么惊心动魄！苦役犯是果敢的象征，排除

计较和思考，不择手段，没有王权那种虚伪，代表着饿肚皮的人的利益，象征着饥饿血淋淋的、立竿见影的抗议！这难道不是攻与守的关系么？这难道不体现了偷盗与财产所有的关系么？这难道不是社会状态的国家与自然状态的国家的关系这个狭路相逢的可怕问题么？总而言之，过于软弱无力的政权代表者与野蛮的煽动闹事者之间达成的那些反社会的妥协，可在这里找到一幅可怕的、生动的图画。

有人向总检察长通报卡缪索先生到，总检察长作个手势，让他进来。德·格朗维尔先生早就预感到这次来访，打算借此机会就如何了结吕西安一案与审判官达成协议。前一天，可怜的诗人死亡之前他与卡缪索共同找到的那个解决办法，显然已经行不通了。

“请坐，卡缪索先生，”德·格朗维尔先生一面坐进自己的沙发里一面说道。

法官与审判官单独相对，让人看出他疲惫不堪。卡缪索注视着德·格朗维尔先生，看到那一向如此坚定的面庞几乎面无血色，疲劳之极，一副沮丧消沉表情，表明他所经受的痛苦，可能更甚于书记官向死刑犯宣布他的上诉已被最高法院驳回时死刑犯的痛苦。而在法院的规矩里，宣读这个通知就等于说：“作好准备吧，你的最后时刻已经来临！”

“伯爵先生，”卡缪索说道，“虽然事情紧急，我还是改期再来吧……”

“别走，”总检察长很有尊严地回答道，“真正的法官，先生，应该正视自己的焦虑并且善于掩饰。如果您发现我心情

烦乱，那就是我的不是了……”

卡缪索作了一个手势。

“卡缪索先生，我们生活中这些迫不得已的事，上帝保佑，您最好不要尝到这种滋味！即使比这更小的事，人也要送命！我刚在我的一个最要好的朋友身边过了一夜。我只有两个朋友，一个是奥克塔夫·德·博旺，一个是德·赛里齐伯爵。德·赛里齐先生、奥克塔夫伯爵和我，我们三个人从昨晚六点钟一直到今晨六点钟一直在一起，轮流从客厅到德·赛里齐太太床边去照看，每次都怕看见她死了或者永远疯了！德普兰、毕安训、西纳尔，还有两名看护，没有离开房间一步。伯爵热爱自己的妻子。一边是一个因爱情而发疯的女人，一边是因绝望而发疯的朋友，您想想我这一夜是怎么过的！一位国家要人不会象一个蠢物那样伤心绝望！赛里齐象开国务会议时坐在自己席位上那样平静，他坐在沙发里使劲绞着自己的手，为的是在我们面前露出平静的面容。工作繁重使他抬不起头来，昨夜他的额头上则全是汗水。我实在困得不行，从早晨五点睡到七点半。可是我八点半得到这里来下令执刑。卡缪索先生，请您相信我的话：一个法官整夜都在痛苦的深渊里打滚，感到上帝的手沉重地压在人间的事情上而且重重地击在高贵的心灵上。在这之后，他很难坐在办公桌前，冷冰冰地说：‘下午四时砍掉一个脑袋！把一个充满生命活力、非常健康的一个上帝造物消灭！’可这是我的职责！……我自己沉浸在痛苦之中，可我应该下命令竖起绞架……。死刑犯不知道法官也和他经受着同等煎熬。此刻，我代表着报仇雪恨的社

会，他代表着要补赎的罪行，一张纸将我们联系在一起，我们是同一个义务的两面，是法律的钢刀一时拼凑在一起的两个生命。

“法官如此深沉的痛苦，有谁可怜，有谁安慰？……我们的光荣在于将这些痛苦埋葬在内心深处！教士的生命献给了上帝，士兵将他打死的成百上千的人献给了国家，我觉得他们比法官更幸福，法官只有怀疑，担心，可怕的责任。

“您知道应该处决谁吗？”总检察长继续说下去，“一个年轻人，二十七岁，象我们昨天死去的那个一样风流俊美，象那个一样满头金发。处死他并不是我们的愿望，因为从他那里查获的只有窝赃的证据。这个小伙子被判死刑后也没有招认！七十天来，他经受了一切考验，一直说自己是无辜的。两个月来，我肩膀上长着两个头！啊！只要他招供，我损寿一年也心甘情愿，因为必须叫陪审员放心！……如果有一天人们发现这小伙子因之就要被处死的那件罪行，是另一个人犯下的，您想想看，那对司法是什么样的打击！在巴黎，什么事都严重得不得了，最小的审判事故也会变成政治性的。

“陪审团，革命时期的立法者们认为这是个多么强有力的机构，实际上只是社会废墟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陪审团不尽职，对社会保护得不够。陪审团玩忽职守。陪审员分成两个阵营，其中一个阵营再也不希望判死刑，结果必然导致彻底推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原则。弥天大罪，如杀害父母罪，在某一省内得以宣判无罪（在苦役监狱中有二十三个杀害父母的罪犯享有“减轻罪行的情节”的照顾），而在另一个省份，一

件可以说是普普通通的罪，就以死刑来惩罚！如果在巴黎，在我们这个法院辖区内，将一个无辜的人处死了，那会造成什么后果呢？”

“这个人是个在逃的苦役犯嘛！”卡缪索战战兢兢地指出。

“可是在反对派和报界手里，他会成为复活节的羔羊！”德·格朗维尔先生大叫起来，“而且反对派要大肆渲染给他洗刷，因为他是对当地的那些观念极为狂热的科西嘉人，他的杀人罪是‘族间仇杀’的结果！……在那个岛上，把仇敌杀死，照样自认为是很正直的人，别人也这么认为……

“啊！真正的法官确实很不幸！您看！他们得与整个社会隔绝而生活，就象昔日的天主教高级神职人员一样。他们在固定时间走出自己的修室，人们只在此时才能看见他们。他们个个表情严肃，老迈年高，令人尊敬，象古代社会那些集法权与神权于一身的大祭司一样判案！人们只会看见坐在法官席上的我们……可今天人们看见我们也和别人一样有喜怒哀乐！……看见我们呆在客厅里，和家人团聚，是普通公民，也有激情。我们并不那么可怕，我们也会显得滑稽而可笑……”

这惨痛的呼喊，加上抑扬顿挫和手势，感人之深，难以用笔墨形容，真叫卡缪索浑身颤栗。

“先生，”卡缪索说道，“我们这种职业的痛苦我昨天也初步领略了！……我差点因那个年轻人的死而死去，他没有理解我是在偏袒他，这个倒霉蛋自己作茧自缚了……”

“根本不应该审问他，”德·格朗维尔先生叫道，“不

说不做就帮了忙，岂非轻而易举！……”

“可是有规定呀！”卡缪索回答道，“他已经被捕两天了！……”

“祸事已经发生，”总检察长接过话头说道，“我已经尽力补救了。当然，这是无法补救的。我的马车和下人都去加入给这个可怜的意志薄弱的诗人送殡的行列。赛里齐和我一样，而且更有甚之，他接受了这个倒霉的年轻人对他的委托，将成为吕西安的遗嘱执行人。他这样应允时，他的妻子向他投过一瞥，那目光中闪烁着理智。还有，奥克塔夫伯爵亲自参加吕西安的葬礼。”

“好！伯爵先生，”卡缪索说道，“来把咱们这件事办完吧！还剩下一个非常危险的在押犯人。您和我一样清楚，这个人就是雅克·柯冷。这个无赖将要被人认出他的真面目……”

“那我们算完了！”德·格朗维尔先生大喊大叫道。

“他此刻在您那位死刑犯身边。那个人从前在苦役监狱中之于他，相当于吕西安在巴黎之于他……是受他保护的人！比比-吕潘化装成宪兵以便他们会面时在场。”

“这关法警什么事呢？”总检察长说道，“法警只能照我的命令行动！……”

“整个附属监狱都会知道我们抓住了雅克·柯冷……对！我来告诉您，这个胆大包天的重大罪犯可能掌握着德·赛里齐夫人、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和克洛蒂尔德·德·葛朗利厄小姐信札中最危险的信件。”

“您肯定吗？……”德·格朗维尔先生问道，面露痛苦的

惊异神色。

“伯爵先生，您来想想看，我担心这桩祸事是否有道理。当我打开从那个倒霉的年轻人寓所中查抄来的那捆信件时，雅克·柯冷往那上面使劲扫了一眼，情不自禁地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一个预审法官对这微笑的含义，不会搞错。这样的武器，象雅克·柯冷这样老谋深算的坏蛋是不会轻易撒手的。这个家伙如果在政府和贵族的敌人当中挑选几个辩护人，在这样的辩护人手里，您说这些文件会起什么作用呢？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对我妻子多方善待，我妻子已经去通知她了。此刻她们大概在葛朗利厄家中商议对策……”

“简直无法对这个人提起诉讼了！”总检察长站起身来，在办公室内大步走来走去，高声说道，“他肯定把这些东西放在可靠的地方了……”

“我知道在哪儿，”卡缪索说道。

卡缪索这一句话，顿时将总检察长原来对他的一切成见一扫而光。

“是吗?!……”德·格朗维尔先生一面坐下，一面说道。

“从我家往大厦来的路上，我仔细地思考了这件令人遗憾的事。雅克·柯冷有一个姑妈，是真姑妈，不是假姑妈。对这个女人，政治警察已经在巴黎警察局立下了档案卡。这个女人叫雅克琳·柯冷，与雅克·柯冷的父亲是姐妹，雅克·柯冷既是她的徒弟，也是她的上帝。这个怪物开着一家女服脂粉商店，借助于在生意中建立的各种关系，她参与许多家庭秘密。雅克·柯冷要把这些救命的文件委托给什么人看管的

话，肯定是她！咱们逮捕她！……”

总检察长向卡缪索投以精明的一瞥，那意思是说：“此人并不象我昨天以为的那么蠢。只是他还年轻，还不会使用法院的缰绳。”

“要办成这件事，”卡缪索继续说下去，“我们昨天采取的措施必须全部改变，我来就是要请您出出主意，请您发号施令……”

总检察长拿起他的裁纸刀，轻轻地敲打着桌沿。所有的思想家完全沉浸在思考中时，常常作出这样的一个动作。

“三个大家族遇险！”他大叫一声，“绝不要莽撞从事！……您说得对，首先让我们遵循富歇的至理名言：‘逮捕！’必须立即将雅克·柯冷重新单独关押起来！”

“可是这样我们就等于承认他是苦役犯了！这又忽视了吕西安……”

“多么可怕的案子！”德·格朗维尔先生说道，“怎么办都危险！”

这时，附属监狱典狱长走了进来。他倒不是没敲门。象总检察长办公室这样严加看守的办公室，是只有检察院的熟人才能来敲门的。

“伯爵先生，”戈尔先生说道，“那个叫卡尔洛·埃雷拉的在押犯要求与您谈话。”

“他和什么人谈过话了吗？”总检察长问道。

“和关押的犯人们。他在放风院子里呆了差不多七个半小时了。他见了那个死囚，那个人好象和他聊了几句。”

卡缪索先生的一句话突然在德·格朗维尔先生的脑海中闪过，他想可以利用雅克·柯冷承认他和泰奥多尔·卡尔维关系密切来叫他交出那些信。

总检察长找到了一个推迟执行死刑的理由，心里很高兴。他作了一个手势，招呼戈尔先生到他跟前去。

"我的意图是将处死推迟到明天，"他对戈尔先生说道，"但是不要叫人在附属监狱对这一推迟有所怀疑。绝对保密。叫刽子手作出去检查准备工作的姿态。严加看守，把那个西班牙教士送到这儿来，西班牙大使馆问我们要这个人。叫宪兵从你们来往的那个楼梯把卡尔洛先生带过来，好叫他不会看见任何人。通知这些宪兵，两个人架着他，一人架一支胳膊，一直到我办公室门口再松开。戈尔先生，这个危险的外国人只和囚犯们交谈过，你肯定吗？"

"啊！他从死囚牢房里出来时，有一位太太来看他……"

听到这句话，两位法官面面相觑。那是什么样的眼光啊！

"什么太太？"卡缪索说道。

"一个跟他悔罪的女教徒……一位侯爵夫人，"戈尔先生回答道。

"越来越糟了！"德·格朗维尔先生望着卡缪索大叫起来。

"她叫宪兵和看守们十分头痛，"戈尔先生十分狼狈，又说道。

"你们的职责，哪一样也不能疏忽，"总检察长声色俱厉地说，"附属监狱这样高墙深院，不是无缘无故的。这位太太怎么进来的？"

“有一张符合规定的特许证，先生，”典狱长辩白道，“这位太太衣着很华丽，还有一个保镖和一个小厮陪同，坐着高级马车。她来看望自己的忏悔神甫，然后去参加您下令移走的那个倒霉年轻人的葬礼……”

“把巴黎警察局的那张特许证给我送来！”德·格朗维尔先生说道。

“那张特许证是凭德·赛里齐伯爵阁下的引荐信颁发的。”

“这个女人什么样子？”总检察长问。

“看上去大概是一个高贵人家的女人。”

“您看见她的面孔了吗？”

“她戴着一条黑面纱。”

“他们说什么了？”

“一个手里捧着经文书的虔诚教徒，她能说什么？……她要求神甫祝福，双膝跪下……”

“他们谈了很长时间吗？”审判官问道。

“不到五分钟。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听得懂他们的话，讲的很可能是西班牙语。”

“先生，请您把全部情形告诉我们，”总检察长又说道，“我再对您重说一遍，对我们来说，最最细微的情节都具有重大意义。您要以此为戒！”

“她哭了，先生。”

“是真哭吗？”

“看不见，她用手帕遮着脸。她给犯人留下三百法郎金

币。”

“她不是什么贵妇!”卡缪索大叫起来。

“比比-吕潘大喊道:‘这是个偷儿。’”戈尔先生说道。

“他懂行,”德·格朗维尔先生说道,“签发逮捕证,”他望着卡缪索又加了一句,“赶快到她家贴封条,到处都贴上!可是,她是怎么把德·赛里齐先生的引荐信搞到手的呢?……把巴黎警察署的特许证给我送来……好啦,戈尔先生!赶快把这位神甫送到我这里来。只要我们看住他,危险大概不会增加。两小时的谈话,在一个人的心灵里能走很长一段路呢!”

“特别是象您这样的总检察长,”卡缪索机灵地说。

“我们两个人对付他,”总检察长彬彬有礼地回答。

说着他堕入了沉思。

“在监狱所有的会客室内,应该设一个看守席。这个席位,要给很高的薪水,给予最精明强干、最忠心耿耿的警察作为退休后的职务,”沉默了好一阵,他说道,“比比-吕潘就应该终老于此。这样,在需要比现在的那种监视更巧妙的监视的地方,我们就能有个耳目了。戈尔先生什么有决定意义的情况也没告诉我们。”

“他太忙了,”卡缪索说道,“不过,在单人囚室与我们之间,有一个漏洞,照理是不应该的。从附属监狱到我们办公室来,经过一些过道,院子,楼梯。我们的警察不是始终精神贯注,而犯人却时时刻刻想着自己的案子。

“人家告诉我,雅克·柯冷走出单独关押的地方来受审时,他路过之处已经来过一位太太。这个女人一直到了老鼠

夹子小楼梯的顶上、宪兵休息室中，这是执达吏告诉我的，为此我训斥了宪兵一顿。”

“啊！大厦需要完全重建，”德·格朗维尔先生说道，“可是这要花两千到三千万！……为叫司法部门象个样，你到议会去要三千万试试！”

这时听到数人的脚步声和武器碰撞的声音。大概是雅克·柯冷来了。总检察长立即戴上一本正经的面具。假面掩盖下，普普通通的人消逝了。卡缪索也效法检察院的头目。

果然，办公室仆役打开门，雅克·柯冷出现，平静，毫不惊异的样子。

“您希望和我谈谈，”法官说道，“您说吧！”

“伯爵先生，我是雅克·柯冷，我投降了！”

卡缪索为之一震，总检察长依然保持平静。

“你们大概以为我这样做一定抱有某些动机，”雅克·柯冷接着说下去，一面用嘲弄的目光逼视着两位法官，“我大概给你们添了很大麻烦。如果我还当西班牙教士，你们要叫宪兵一直把我送到巴约讷边界。到了那里，西班牙刺刀就会帮你们把我解决了！”

两位法官呆在那里，毫无表情，一言不发。

“伯爵先生，”苦役犯接着说道，“使我这样做的原因比这更重要，虽然纯属个人原因。可是我只能告诉您……如果您害怕的话……”

“怕谁？怕什么？”德·格朗维尔伯爵说道。

这位伟大的总检察长此刻的态度，外表，面部神情，手势，

目光都成了法官阶层的生动形象，大概可为公民勇敢提供最优秀的典范。在这短暂的一瞬间，他达到了从前最高法院老法官的水平。内战时期，法院院长面对死亡，巍然不动，宛如为他们树立的塑像。

“怕和一个在逃的苦役犯单独呆在一起呀！”

“卡缪索先生，让我们单独谈谈，”总检察长急切地说。

“我愿意向你们提议，叫人捆住我的双手和双脚，”雅克·柯冷用令人生畏的目光瞟了两位法官一下，冷冰冰地说道。

他停顿一下，然后一本正经地说道：

“伯爵先生，从前我只是敬重您，此刻我佩服您了……”

“你自以为很可怕么？”法官满怀蔑视地问道。

“‘自以为’可怕？”苦役犯说道，“那何必？我是可怕，而且我自己知道。”

雅克·柯冷拿了一张椅子坐下，从容不迫，是一个自知在会谈中与对手平起平坐的人的姿态。他要在会谈中强权对强权地处理问题。

卡缪索先生已经到了门口，就要关上房门，就在这时又返身回到德·格朗维尔先生身边，交给他折叠起来的两张纸……

“您看，”法官指着其中一张纸对总检察长说道。

“再把戈尔先生叫来，”德·格朗维尔伯爵一看到纸上写的是德·摩弗里纽斯夫人贴身女用人的名字，便大喊一声。他是认识这女用人的。

附属监狱典狱长进来了。

“来探望在押犯的那个女人，请您给我们描述一下她的相貌，”总检察长附耳对他说道。

“短粗胖，挺壮实，”戈尔先生回答道。

“这特许证可是批给一个细高条的，”德·格朗维尔先生说道，“现在说说，多大年纪？”

“六十。”

“你们是在谈我吧，先生们？”雅克·柯冷说道，“喂，不用找了，”他和颜悦色地接着说道，“这人是我的姑妈，差不多是真的姑妈，女的，老太太。我可以给你们免去许多麻烦……非得我愿意，你们才能找到她……咱们这样纠缠不清的话，就别想往前走了。”

“神甫先生的法语再没有西班牙味了，”戈尔先生说道，“也不含糊不清了。”

“因为事情已经够乱的了，亲爱的戈尔先生，”雅克·柯冷对典狱长直呼其名，苦笑着回答道。

这时戈尔先生冲到总检察长跟前，附耳说道：

“您要小心，伯爵先生，这个家伙已经狂怒！”

德·格朗维尔缓缓地注视雅克·柯冷一下，发现他很平静。但是他很快便发现，典狱长对他所言极是。在那骗人的态度之下，隐藏着野蛮人冷静而可怕的怒气发作。雅克·柯冷的双眼孕育着火山爆发，他的拳头攥得紧紧的，直抽动。确是猛虎积聚全身之力要向猎物猛扑过去之势。

“让我们单独谈谈，”总检察长严肃地对典狱长和审判官说道。

“您把杀害吕西安的刽子手打发走了，很好！……”雅克·柯冷说道，也不顾卡缪索是否能听到他的话，“我已经忍受不住，就要掐死他了……”

德·格朗维尔先生浑身发颤。他从来没见过一个人的眼睛这样血红，双颊这样铁青，额头上冒出这样多的汗珠，肌肉这样抖动。

“弄死他对您又有何用？”总检察长平静地问罪犯。

“先生，您每天都在为社会复仇，抑或您以为每天都在为社会复仇，您还问我复仇的原因是什么！……这么说，您从未感到复仇的狂涛巨浪在您的血管里汹涌奔腾……。这么说，您也不知道是这个混蛋法官把他给害了。我的吕西安，您也是喜爱他的，他也敬爱您！先生，我对您了如指掌。我那个心爱的孩子每天晚上回来，什么都告诉我。我服侍他睡下，象一个女仆服侍小孩睡下一样，然后我叫他一一讲来……他什么都向我倾吐，直到自己最细微的感受……啊！从来没有哪一位慈爱的母亲象我爱这个天使那样疼爱过自己的独生子。唉！您不知道，善从他心灵中升起就象花儿从草地上长出来一般。他很软弱，这是他唯一的缺点，他就象竖琴的琴弦一样，平时柔弱，可是绷紧了又那么有力……他们这些人有着最美好的天性，其弱点是惟有柔情、赞美和在艺术、爱情及美的阳光下茁壮成长的能力，上帝以千百种形式为人造就了美！……总而言之，吕西安是一个假男子，真女人。啊！对刚出去的那个畜生，我什么没说过！……啊！先生，在站在法官面前的犯人这个范围内，上帝为拯救他的儿子大概能做的事，我都做

了，如果想救自己的儿子，上帝也陪他到彼拉多①面前去了的话！……”

从苦役犯那明亮的长着黄眼珠的双眼中，泪水扑簌簌落下。刚才那双眼睛还象下了六个月大雪之后乌克兰平原上一只饥肠辘辘的狼，双眼有火焰在燃烧呢！他继续说道：“那个傻瓜根本什么都听不进去，结果把这个孩子葬送了！……先生，我用泪水给孩子清洗了遗体，呼唤着那个我不认识的、在我们头上的人！我，我是不信仰上帝的！……（我如果不是唯物主义者，我也就不成其为我了！……）我用这一句话把什么都告诉您了！您不知道，也没有一个人知道什么叫痛苦，只有我一个人领略过。痛苦之火烤干了我的泪水，结果那一夜，我欲哭无泪。我现在流泪痛哭，是因为我感到您理解我……刚才我看见您在这里摆出司法化身的姿态……啊，先生！但愿上帝（我又开始信仰上帝了！）……但愿上帝保护您免遭我的厄运……那个该死的审判官夺走了我的灵魂。先生！先生！此刻，人们正在埋葬的，是我的生命，我的美人，我的品德，我的良心，我全部的力量！请您设想一只狗，化学家将这只狗的血抽走了……这就是我！我就是这只狗……这就是为什么我来对您说：‘我是雅克·柯冷，我投降了！……’的原因。今天早晨人家来从我手里夺走了那具遗体，我象疯子一样，象母亲一样，象圣母在墓地亲吻耶稣一样亲吻那遗体……那时我就决定这样做。我愿意无条件地为司法部门效劳……现在我应

① 彼拉多，罗马帝国驻犹太的总督，耶稣即由他判决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该这么做了，您马上会知道为什么……”

“您是对德·格朗维尔先生讲话还是对检察长讲话？”法官说道。

这两个人，一个代表犯罪，一个代表司法，他们对视了一下。苦役犯的一席话深深打动了法官，法官对这个不幸的人忽然动了高尚的怜悯之心。苦役犯猜测得到法官的生活和情感。总之，法官（法官总归是法官）并不了解雅克·柯冷逃出监狱以来的行为，以为自己可以左右这个罪犯，觉得他无非是犯了伪造文书罪而已。对这个象铜器一样是由不同金属——善和恶组成的造物，他打算使用宽大为怀试一试。其次，德·格朗维尔年已五十三岁而从来未能使别人对他产生爱情，也和所有没有人爱过的男子一样，欣赏温柔的性格。可能这种失望的心情，女人只给予敬重和友情的许多男人的这种命运，是构成德·博旺先生、德·格朗维尔先生和德·赛里齐先生之间知心的秘密纽带。同样的不幸，正如相互给予的幸福一样，会使心灵以同一节拍跳动。

“您还有前途！……”总检察长用审问者的眼光向垂头丧气的恶棍瞥了一眼说道。

那人做了一个手势，表示对自己已经完全无所谓。

“吕西安留下一份遗嘱，遗赠予您三十万法郎……”

“可怜的人！可怜的孩子！可怜的孩子！”雅克·柯冷高声叫道，“他总是正直过分！我是各种卑劣情感的化身；而他是善良，高贵，美，高尚的化身！这么美好的心灵，是无法改变的！先生，他只是从我这里拿走了我的钱而已！……”

将自己的性格深刻、彻底地如此这般表现出来，有力地证明了这个人刚才那些可怕的言语并非脱口而出。德·格朗维尔先生无法使他振奋起来，自己却站到罪犯一边去了。现在只剩下了总检察长。

“如果您对什么都再也没有兴趣，”德·格朗维尔先生问道，“那么您来对我说什么呢？”

“前来自首，这难道不已经够重要了么？你们快要搞出来了，但是你们没有抓住我，是不是？不然的话，我会太叫你们狼狈了！……”

“这个对手可真厉害！”总检察长心想。

“总检察长先生，您就要叫人砍掉一个无辜之人的脑袋，可是我找到了罪犯，”雅克·柯冷擦干泪水，郑重其事地又开口说道，“我到这里来，并不是为了他们，而是为了您。我来免除您的一次悔恨，因为凡是对吕西安表示过任何关切的人，我对他们都怀着热爱；同样，凡是妨碍他生活的男男女女，我都将用仇恨追逐他们……”

“一个苦役犯，这与我又有何干？”他稍稍停顿一下，又开口说道，“一个苦役犯在我眼中，勉强抵得上您眼中的一只蚂蚁。我和意大利那些强盗一样——是高傲的人！只要哪个过往行人给他们的东西折合起来超过开一枪的价值，他们就把他打死！我只是想到您。我让这个小伙子忏悔了。他只会相信我，他是我在狱中拴在一条铁链上的伙伴！泰奥多尔是个心肠善良的人，他担负起把偷来的物品卖掉或抵押出去的责任，以为这是给一个情妇帮忙。但在楠泰尔案中，他的罪责

并不比您更大。他是个科西嘉人，报仇雪恨，象拍死苍蝇那样相互仇杀，是他们的风俗。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人命不值钱。这很简单：我们相信有个灵魂，有个什么东西，一个影象比我们活得还长，永远活着。这套无稽之谈，您去讲给我们那些精神分析医生听听！无神论国家或哲学家叫那些扰乱生命安全的人高价偿还人命，他们也有道理，既然他们现在只相信物质！如果卡尔维告诉你们那些赃物是从哪个女人手里来的，你们找到的并不是真正的罪人，而是一个同谋，因为那真正的罪人在你们手里。可怜的泰奥多尔不愿失去这个同谋，因为这是一个女人……有什么办法呢？每一行都有自己的荣辱观，苦役监牢和扒手也有他们自己的荣辱观！现在，杀死那两个女人的杀人犯是谁，那样大胆、奇妙的案子作案人是谁，我都知道。人家都详详细细对我讲过了。暂缓处决卡尔维，您就会得知一切。不过，您要向我保证给他减刑，把他再次投入苦役监牢……。我现在这么痛苦，是不会找麻烦撒谎的，这一点您知道。我对您说的全是实话……”

“司法部门是不能搞这样的妥协的，因为这会降低司法部门的威信。可是这是和您，雅克·柯冷，我想执行我的职责可以不那么严格，可以稍微放松一下，而且要请有权人士核定。”

“您给我留下这条命吗？”

“可能……”

“先生，我请求您向我作出保证，那就行了。”

德·格朗维尔先生作了一个手势，表示自尊受到了伤害。

“我手里握着三大家族的声誉，而您只握着三个苦役犯的

生命，"雅克·柯冷又开口说道，"我比您更厉害。"

"可以再把您单独关押起来，您怎么办？……"总检察长问道。

"嘿！那咱们就斗一斗吧！"雅克·柯冷说道，"我刚才是轻率直言！我是与德·格朗维尔先生讲话。如果在这里的是总检察长先生，我就收起我的牌了。可是刚才，如果您向我作了保证，我就要把克洛蒂尔德·德·葛朗利厄小姐写给吕西安的信还给您了呢！"

说这话的语气，说这话时那种冷静和目光都告诉德·格朗维尔先生，对付这个对手，小小的失误就很危险。

"您要求的就是这些吗？"总检察长说道。

"我要与您谈谈我自己的事，"雅克·柯冷说道，"用葛朗利厄家族的声誉来换取泰奥多尔的减刑，对我来说，支出多收入少。判处无期徒刑的一个苦役犯，这算什么？他潜逃的话，你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结果了他！这无非是给断头台放一张期票！只是您要向我许诺将他押往土伦，同时要嘱咐好生待他，因为以前曾经怀着恶意把他塞到罗什福尔监狱。好，现在说说我自己，我的要求更多一些。我手中握着德·赛里齐夫人和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的档案，而且是多么见不得人的信！……您听着，伯爵先生，妓女写信的时候故作风雅，故作情感高尚，嘿！贵妇人们一天到晚故作风雅，故作情感高尚，写信的时候可就象妓女一般行事了。这样交叉移位原因何在，哲学家们自会找到，我倒不是非寻找不可。女人是一种低级动物，过于听从自己器官支配。在我看来，只有女人与男人

相象时，她才是美的！所以这些头脑很有男子气概的娇小的公爵夫人就写出了一些杰作……噢，这很美，从头至尾都很美，就象著名的皮隆①之歌一样……”

“真的吗？”

“您想看吗？……”雅克·柯冷微微一笑说道。

法官满面羞涩。

“我可以叫人给您念一点。不过，这可不开玩笑哟？咱们来正大光明的，好么？……您要把信还给我，而且您要禁止对送信来的人进行刺探、跟踪和监视。”

“要花不少时间吗？……”总检察长说道。

“不用，现在九点半……”雅克·柯冷望望挂钟接着说道，“好！四分钟之内，我们就能看到这两位夫人每人写的一封信。看完这两封信以后，您就会撤销断头刑！如果不是这样，您不会看见我这么平静。再说，也通知了这几位夫人……”

德·格朗维尔先生露出一惊的神色。

“此刻她们大概也在大肆活动，她们即将把掌玺大臣发动起来。谁知道，她们会一直找到国王……好，您能向我保证，您不知道来人是谁，一小时之内既不跟踪也不派人跟踪这个人吗？”

“我向您许下这个诺言！”

“好，您大概不想欺骗一个在逃的苦役犯。您是心灵高尚的人，而且您会遵守向盗贼许下的诺言……那好！此刻在法

---

① 皮隆（1689—1773），多题材作家，此处可能指他写的《普里阿普斯之歌》，其语言极为放肆、粗俗。

院休息大厅里，有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是个老太婆，就在大厅中间。她可能正在与一个代写文书的人谈一件什么分界共有墙的官司。您打发您办公室的听差去找她，对她说：'Dabor ti mandana.'①她就会来……不过，请您千万不要翻脸不认人，那样毫无益处！……或者您接受我的条件，或者您不愿与一个苦役犯有牵连……我只不过是个伪造文书的人，您要注意！……那好！不要叫卡尔维为更衣担惊受怕……"

"处死已经撤销了……"德·格朗维尔先生对雅克·柯冷说道，"我不愿意司法对您甘拜下风！"

雅克·柯冷有些惊异地望了总检察长一眼，见他拉响了叫人铃。

"请您不要逃跑好吗？您向我作个保证就行了。您去找那个女人吧……"

办公室仆役来了。

"费利克斯，叫宪兵撤回去！……"德·格朗维尔先生说道。

雅克·柯冷败下阵来。

在这场与法官的决斗中，他希望自己是最伟大，最厉害，最大度的，但是法官压倒了他。不过，从他戏弄司法部门，从他说服法院相信了有罪的人是无辜之人，从他胜利地夺回了一颗头颅来说，苦役犯依然自感高明。但是这种高明应该掩饰起来，保守机密，不能声张出去，而鹈鸟在大庭广众之下仍

---

① 黑话，意为：老板叫你。

然威严地压得他抬不起头来。

就在雅克·柯冷走出德·格朗维尔先生办公室的时候，议长办公室秘书长兼议员德·吕卜克斯伯爵由一位体弱多病的小老头陪同来到。这个小老头还裹着一件棕褐色的棉外套，似乎严冬仍然笼罩大地；头发上扑着粉，面无血色，表情冷冰冰，走起路来是个痛风患者模样，穿一双奥尔良牛皮鞋的大脚东拐西歪，拄一根金包头的拐杖，光着头，帽子拿在手中，扣眼上拴着一个小链条，上有七个十字架。

“有什么事，亲爱的德·吕卜克斯？”总检察长问道。

“亲王①派我前来，”他咬着德·格朗维尔的耳朵说道，“为取回德·赛里齐夫人、德·摩弗里纽斯夫人和克洛蒂尔德·德·葛朗利厄小姐的信，您可以自由行动。您可以与这位先生商议……”

“此人是谁？”总检察长附耳向德·吕卜克斯问道。

“亲爱的总检察长，对您我不保密：此人便是大名鼎鼎的科朗坦。国王陛下叫人告诉您，有关这件事的全部情况和以什么条件办成的，要您亲自和他谈。”

“请您给我帮个忙，”总检察长附耳对德·吕卜克斯回答道，“去告诉亲王，此事已全部结束，我不需要这位先生，”他指着科朗坦又加了一句，“这一案的了结与掌玺大臣还有关系，因为要发两项特赦。就此我要去听取国王陛下的命令。”

“您走在前头了，干得很明智，”德·吕卜克斯说道，与检

① 指首相波利尼亚克亲王。

察长握了握手，“在办一件大事①的前夕，国王不希望看到贵族院和大贵族家庭受到公开指摘，受到玷污……。这案子已经不再是普通的刑事诉讼，而是一件国务……”

“请您告诉亲王，您来的时候，问题已经全部解决！”

“真的吗？”

“我想是这样。”

“现任掌玺大臣日后当了首相之日，您一定会当上掌玺大臣，亲爱的……”

“我没有野心！……”总检察长回答道。

德·吕卜克斯哈哈大笑走了出去。

“请亲王恳请国王，两点半左右接见我十分钟，”德·格朗维尔送走德·吕卜克斯伯爵时又加了一句。

“您不是没有野心吗？”德·吕卜克斯向德·格朗维尔先生投过狡黠的一瞥，说道，“好啦，您有两个子女，您至少希望当个贵族院议员吧！……”

“总检察长先生如果已经把信拿到了手，我介入就没有用处了，”剩下科朗坦与德·格朗维尔先生单独相对时，科朗坦说道。德·格朗维尔先生好奇地注视着他，这种好奇心自然很容易理解。

“在如此微妙的案子里，象您这样一个人永远不会是多余的，”总检察长看出科朗坦已经全部明白或者全部听到了，便这样回答。

① 指一八三〇年七月要颁发的几条“敕令”，这几条敕令的目的是巩固查理十世的统治，结果触发了一八三〇年的革命。

科朗坦微微点头致意，那动作几乎具有屈尊俯就的意味。

“先生，您认识这个关键人物吗？”

“认识，伯爵先生，此人名叫雅克·柯冷，万字帮头目，三个苦役监牢的银行家。他是一个苦役犯，五年来，竟得以用卡尔洛·埃雷拉的道袍掩饰自己的身分。他怎样得到西班牙国王的委任来咱们已故国王身边办事的？我们寻求这件事的真相全都步入了迷宫。我已经给马德里寄去了材料，派去了一个人，现在正在等待马德里的答复。这个苦役犯掌握了两位国王的机密……”

“这个人可是久经考验！我们只能采取两个办法：要么把他拴在我们身上，要么除掉他，”总检察长说道。

“你我所见略同，不胜荣幸之至，”科朗坦对答道。“我不得不给许多人想许多主意，在这些人中，我总得碰到一个机灵人。”

这句话说得那样干巴巴，语气那样冷冰冰，总检察长沉默不语，开始处理几件急案。

雅克·柯冷在休息大厅露面时，雅克琳·柯冷小姐该有多么吃惊，诸位是无法想象的。她泥塑石雕般呆立在那里，双手叉着腰，因为她穿着蔬菜水果商人的服装。她对自己侄子的各种把戏虽然已经那样司空见惯，这一招可比什么都高明。

“喂！你若是一直象看博物馆标本那样瞧着我的话，”雅克·柯冷说道，他挎住姑妈的手臂将她带到休息大厅外面，“人家就要把我们当作两个怪物，说不定会将我们逮住，那我们就失去良机了。”

说着他走下木廊商场通往木桶街的楼梯。

“帕卡尔在哪儿?”

“他在红发女郎家里等我,现在在百花码头闲逛呢!”

“普吕当斯呢?”

“在红发女郎家里,我说她是我的干女儿。”

“咱们去吧……”

“看看是不是有人跟踪……”

红发女郎是个五金制品商人,店铺开在百花码头。她原来的情人是个有名的杀人犯,万字帮成员。一八一九年那个人被处死之后,雅克·柯冷曾经分文不差地代表这个情人将两万多法郎交给这个姑娘。那时她是一个制女帽的女工,只有鬼上当知道这姑娘与他的哥儿们有这种亲密关系。

“我是你那个人的老板,”雅克·柯冷那时是伏盖公寓的房客,他把制帽女工叫到植物园对她这样说道,“他大概与你提起过我,小姑娘。谁出卖我,当年非死不可!谁忠实于我,永远无需害怕我。如果我希望给谁办好事却又让他们受了牵连,我会一声不响去死。我就是这种朋友。你要听我指挥,象把灵魂交给魔鬼那样,一定会得到好处。你那个可怜的奥古斯特希望使你富有,而且因为你掉了脑袋。我已经向他许下诺言要叫你得到幸福。不要哭,你听我说:这世界上除我之外,没有一个人知道你是一个苦役犯,上星期六给埋了的那个杀人犯的情人,我也永远不会透露一个字。你二十二岁,长得挺标致,现在你有两万多法郎了。把奥古斯特忘了,结婚吧!如果可能,当一个规矩女人吧!作为对这种平静生活的回报,我

要求你给我干些事，我，还有我派去找你的人，而且你要毫不犹豫。我永远不会要求你干任何使你、你的子女、你的丈夫（如果你有丈夫）和你的家庭受牵连的事。我干的这一行里，常常需要一个可靠的地点说说话，藏藏身，我需要一个守口如瓶的女人送一封信，传个话什么的。你就给我当个信箱，当个门房，当个密使。不多不少，就是这些。你的头发比金色还深，发红，奥古斯特和我，我们叫你红发女郎，你就保留这个名字吧！我的姑妈在神庙经商，我要叫你和她建立联系；你在世界上就听她命令，把你碰上的事全都告诉她好了。她会给你找个婆家，会成为你十分用得着的人。”

一项魔鬼协定就这样缔结了。他与普吕当斯·赛尔维安之间，很长时间也结成了这样的关系。这个家伙到处缔结这种协定，跟魔鬼一样热衷于招兵买马。

雅克·柯冷于一八二一年左右将红发女郎嫁给一个富有的五金制品批发商的首席帮办。这个首席帮办此时已经盘进了原来老板的商店，正在一天天发起来。他已经有了两个子女，又是本区的副区长。红发女郎成了普雷拉尔太太之后，对雅克·柯冷也好，对雅克·柯冷的姑妈也好，从来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可是，每次要她帮忙，普雷拉尔太太都吓得抖作一团。如今，她看见这两个可怕的人物走进她的店铺，立即面色苍白，没了血色。

“我们要和你谈谈生意，太太，”雅克·柯冷说道。

“我的丈夫在这儿，”她回答道。

“那好！目前我们不太需要你。我从来不无缘无故打扰

人。”

“派人去叫一部街车来，小姑娘，”雅克·柯冷道，“叫我的干女儿下来，我打算把她安排到一位贵妇人家里去当贴身女用人，这家的管家要带她走。”

帕卡尔俨然身着便服的宪兵样子，此时正与普雷拉尔先生谈一笔生意，要为一座桥梁供给大量铅丝。

一个小伙计去叫了一辆街车来，过了几分钟，欧罗巴——为了不再用她侍候爱丝苔时的名字称呼她，我们叫她普吕当斯·赛尔维安好了——帕卡尔、雅克·柯冷和他的姑妈都上了街车，叫红发女郎好不高兴。鬼上当吩咐马车去伊夫里城门。

普吕当斯·赛尔维安和帕卡尔在老板面前战战兢兢，酷似有罪的灵魂面对着上帝。

“那七十五万法郎在哪里？”老板问道，清澈的目光死死盯住他们。这些该下地狱的灵魂，被抓住了错处，觉得自己头上的头发直扎人的时候，这样的目光真叫他们心慌意乱。

“那七十三万法郎已经放在可靠的地方，”雅克琳·柯冷回答侄子说，“今天早晨我已经放在一个封好的封套里交给了罗梅特……”

“你们若是没把这钱交给雅克琳，”鬼上当说道，“你们就要……”他指着沙滩广场说道。此刻街车正走过这里。

普吕当斯·赛尔维安好象看见五雷就要轰顶一样，照她家乡的风俗划了一个十字。

“如果你们再不犯类似的过错，从此对我跟这右手的两个指头一样，”老板说着伸出食指和中指，“我就原谅你们。这大

拇指，当然是这个心地善良的女人！”

说着他拍拍姑妈的肩膀。

“你们听我说。从今后，你，帕卡尔，丝毫不用担心，你可以在巴黎城逍遥自在地走路！我答应把普吕当斯嫁给你。”

帕卡尔抓住雅克·柯冷的手，毕恭毕敬地吻了一下。

“要我干什么？”他问道。

“什么都不用干，你会有固定收入，除了你自己的老婆以外，还有别的女人，因为你极具摄政时期①的优雅风度，我的老朋友！……美男子就该这样！”

帕卡尔受到主子这般稍带戏谑的颂扬，高兴得红了脸。

“你，普吕当斯，”雅克·柯冷接着说道，“你必须找个事干，找个活干，奔个前程，而且要为我效力。好好听我说：圣髯街有一家很不错的店铺，属于那个圣埃斯泰夫太太，我的姑妈有时借用她的名字……这家商店生意不错，主顾盈门，一年能赢利一万五千或两万法郎。圣埃斯泰夫叫……”

“高诺尔在那儿支撑门面，”雅克琳说道。

“她是那个可怜的拉普哈依的后侧风，”帕卡尔说道，“我们的前主人、可怜的冯·高布赛克太太去世那天，我和欧罗巴就溜到她家去了……”

“我在说话，你们还嘁嘁喳喳吗？”雅克·柯冷说道。

顿时街车内鸦雀无声，普吕当斯和帕卡尔再也不敢相对而视。

---

① 指一七一五至一七二三年法国奥尔良公爵摄政时期，风气奢靡腐化。

“高诺尔经管着这商店，”雅克·柯冷重又开口说道，“帕卡尔，你和普吕当斯到那里去藏身，我看你倒挺机灵，足以叫警察‘抓耳挠腮’；不过，也不算太机灵，没叫女老板找不着踪影……”他抚摸了一下姑妈的下巴说道，“她怎么能找到你，我现在算明白了……真还碰得挺巧。你们再回那儿去，高诺尔那儿……。我再重说一遍：就盘进圣髯街那家商店的事，雅克琳马上去和努里松太太商议。你好好干，在那儿能发财，小姑娘！”他注视着普吕当斯说道，“这不等于小小年纪就当上修道院院长么！这对一个法国姑娘再合适不过了！”他又用刺耳的声音加上一句。

普吕当斯搂住鬼上当的脖子使劲亲他。老板一把把她推开，那力气之大，不同寻常。若是没有帕卡尔，那姑娘就要一头撞到街车玻璃窗上，把玻璃打个粉碎了。

“放下爪子！我不喜欢这一套！”老板冷淡地说，“这是对我不尊重。”

“他说得对，亲爱的，”帕卡尔说道，“你看，这就好比老板给了你十万法郎。那铺子值这个价。商店朝着林荫大道，面对竞技剧场。戏一散场，有生意做……”

“我还要更进一步，买下整所房屋，”鬼上当说道。

“那我们六年之内就富上百万了！”帕卡尔大叫起来。

鬼上当对别人总是打断他的话很厌烦，朝着帕卡尔的胫骨踹了一脚。力气之大，足以把他胫骨踢断。可是帕卡尔的神经是橡胶做的，骨头是白铁做的。

“好了，好了，老板！我住嘴！”他回答道。

"你们以为我是在说废话吗?"鬼上当这时发现帕卡尔原来喝多了几杯,他又接着说下去,"你们听着:在那房屋的地下室里,有二十五万金法郎……"

街车里再次鸦雀无声。

"这些金子埋在很坚硬的一大块东西里……要把这笔钱开采出来,你们只有三夜时间就得办完。雅克琳会帮助你们……十万法郎用去付店铺的钱,五万用于买那幢房子,其余的不要动……"

"啊!"帕卡尔说道。

"在地窖里!"普吕当斯又说一遍。

"安静!"雅克琳说道。

"对,不过要运走那么多碎料,得有警察批准才行,"帕卡尔说道。

"会有的!"鬼上当粗暴地说,"你瞎掺和什么?……"

雅克琳注视她侄子一眼,见他面色变得很难看,心中好生奇怪。这个本事很大的人平时是善于用毫无表情的面具掩饰自己的激动的。

"我的女儿,"雅克·柯冷对普吕当斯·赛尔维安说道,"我姑妈马上就把那七十五万法郎再交给你。"

"七十三万,"帕卡尔说。

"好吧,就算七十三万好了!"雅克·柯冷说道,"今天夜里,你一定要找个什么借口回到吕西安太太那所房屋里去。你从天窗到房顶,然后从烟囱下到你那故去的女主人卧房里,把她包的那包钱放到她的床垫底下……"

“为什么不从门进去？”普吕当斯·赛尔维安说道。

“傻瓜，门上有封条！”雅克·柯冷驳斥道，“过几天就要开列财产清单，你们就不犯盗窃罪了……”

“老板万岁！”帕卡尔大叫起来，“啊，你心肠真好！”

“车夫，停车！……”雅克·柯冷扯着大嗓门喊道。

街车此时正好到了植物园街车广场前面。

“快溜，孩子们，”雅克·柯冷说道，“别干蠢事！今天下午五点你们在艺术桥集合，我姑妈会告诉你们命令是否有变。——什么都得事先想到。”他低声对姑妈加了一句。“雅克琳明天会告诉你们，”他接着说道，“具体怎么搞才能毫无危险地将金子从地下起出来，那是很微妙的一件活……”

普吕当斯和帕卡尔跳到马路上，象盗贼得到赦免一样兴高采烈。

“啊！老板真是仗义！”帕卡尔说道。

“他若不是那么蔑视女人，可以当人中之王！”

“啊！他够和蔼可亲的！”帕卡尔大叫道，“他怎么踢我，你看见了么！咱们也活该给打发ad patres①！因为归根结底是咱们叫他处于困境的……”

“但愿他不要把咱们搅到什么犯罪里头，好把我们打发到草地去……”机灵而又精细的普吕当斯说道。

“他呀！他如果有这种想法，会对我们说的，你不了解他！他给你安排的，是多好的结局！这下子我们成了布尔乔亚了！

① 拉丁文：回老家。

真走运！啊！这个人哪，他喜欢你的时候，谁也比不上他那么好心！……”

“乖乖！”雅克·柯冷对姑妈说道，“高诺尔的事归你了，一定要叫她不知不觉。今天算起，五天以后，她就要被捕，人家在她的卧房里会找到十五万法郎金币。这是杀害公证人父母克罗塔老夫妇的另外一份赃物。”

“为这个她得在玛德洛奈特监狱蹲五年，”雅克琳说道。

“差不多，”雅克·柯冷回答道，“这也会是努里松要把她那商店甩出手的一个原因。她不会自己去经管，而且也找不到合适的代理人。所以你可以把这件事处理得很好。以后我们在那儿就有了一个耳目……不过这三件事都附属于我刚才就那些信进行的谈判。赶快把你的裙子拆开，把货物样品给我。那三包东西在哪儿？”

“天哪！在红发女郎家里。”

“车夫！”雅克·柯冷叫道，“回司法大厦，快！……我答应快办快回，现在我已经有半小时不在，时间太长了！你留在红发女郎家里，见到办公室仆役来找德·圣埃斯泰夫太太，你就把封好的那几包东西交给他。你问他奉何人之命前来，他应该对你说：‘太太，我奉总检察长先生之命前来，要办的事，您知道。’你站在红发女郎门前，装作望着花市那边，以免引起普雷拉尔注意。待你一交出那些信，你就可以叫帕卡尔和普吕当斯行动了……”

“我猜着了，”雅克琳说道，“你想取代比比-吕潘。那小伙子的死把你搞得晕头转向了！”

“还有泰奥多尔，本来要给他理发，预备今天下午四点断头的，”雅克·柯冷大叫道。

“这倒也是一个主意！我们最后要到那气候温和的都兰地区去，置一处漂亮的房地产，在那儿过正当人的小康日子！”

“我能干什么呢？吕西安把我的灵魂带走了，把我整个的幸福生活带走了。我看自己还要烦恼三十年，可我没有劲头了。我不想再当苦役监牢的老板，我要当司法界的费加罗①，为吕西安报仇雪恨。只有披上警察的皮，我才能安安稳稳地搞垮科朗坦。要把一个人吃掉，这还可以叫活着。在世上干什么行当，只不过是表面现象而已。真相，是内心想法！”他敲敲脑门，又加上了这一句，“咱们金库里，你现在还有多少？”

“一点都没有了，”姑妈说道，她侄子的语气和举止叫她感到恐惧，“我都交你给你那孩子花了。罗梅特那生意不超过两万法郎。努里松太太的钱我都要来了，她自己大概有六万法郎……啊！咱们这床单有一年没洗了②。那孩子把兄弟会的份子、咱们的金库和努里松太太的全部所有全吞了。”

“一共合多少？”

“五十六万……”

“我们有十五万金币，这是帕卡尔和普吕当斯应该还我们的。我马上告诉你到什么地方去再搞二十万……其余的来自继承爱丝苔的遗产。必须报答努里松。有泰奥多尔，帕卡尔，

① 费加罗，博马舍的戏剧《塞维勒的理发师》和《费加罗的婚姻》中的主人公，一个聪明机智的仆人。

② 行话，意为一年来没有进项。

普吕当斯，努里松和你，我很快就会组成我需要的神圣大军……听着，快到了……”

“这是那三封信，”雅克琳说道，她刚刚往自己的长裙里子里剪了最后一剪刀。

“好，”雅克·柯冷回答，接过那三封亲笔信，是三张尚散发着香味的仿羊皮纸。“楠泰尔的案子是泰奥多尔干的。”

“啊，是他！……”

“住嘴，时间很宝贵！他想喂一只小鸟，是一个科西嘉女人，名叫吉奈塔……。你派努里松去找到她，我叫戈尔转交给你一封信，信中将必要的情况告知于你。再过两小时，你到附属监狱的旁门来。必须把这个小姑娘送到一个洗衣女工那里去，那人是高岱的姐姐，而且要叫这个小姑娘在那儿能当家作主……高岱和吕法尔是拉普哈依在克罗塔寓所中盗窃杀人的同谋。那七十五万法郎原封未动，三分之一在高诺尔的地窖里，是拉普哈依那一份；三分之一在高诺尔的卧房里，是吕法尔的那一份。还有三分之一藏在高岱姐姐家中。我们首先从拉普哈依那一份里拿出十五万法郎，然后从高岱那一份里取出十万，从吕法尔那一份里取出十万。一旦吕法尔和高岱进了监狱，把他们那一份里缺的这个数目拿走另放的责任，就是他们自己的了。我要骗他们，叫高岱相信我们给他把十万法郎收起来了，叫吕法尔和拉普哈依相信是高诺尔为他们救出了那笔钱！……普吕当斯和帕卡尔要到高诺尔那里去干活。我看吉奈塔是个机灵人，你和吉奈塔，你们到高岱姐姐家去活动。我这出滑稽戏一开场，就要叫鹈鸟找回克罗塔盗窃案的

四十万法郎，并找到罪犯。我现在摆出要把楠泰尔杀人案搞个水落石出的架势。我们的家当失而复得，又钻进了警察内部！我们本来是猎物，可现在成了猎人，就是这样。你给车夫三个法郎。”

街车已经到了司法大厦。目瞪口呆的雅克琳付了车钱。鬼上当上楼到总检察长那儿去。

生活完全改变是一种剧烈的变化。雅克·柯冷虽然决心已下，登上一级级楼梯时依然脚步迟缓。这楼梯从木桶街通到木廊商场。在重罪法庭的列柱廊下，检察院阴暗的入口就在木廊商场内。有两重楼梯通往重罪法庭，楼梯底下因某一政治事件聚集着不少人。苦役犯聚精会神地思考，一时竟被人群挡住了去路。在这双重楼梯左面，是大厦的一面扶垛，有如一根巨柱。这里可见一扇小门。过了这小门就是一螺旋形楼梯，那是连接附属监狱的通道。总检察长、附属监狱典狱长、重罪法庭的各位庭长、代理检察长和保安警察头目可以经过这里来来去去。这楼梯有一个分叉，如今已经砌死。当年法国王后玛丽-安东奈特就是经过这里被带到革命法庭受审的。众所周知，当年的革命法庭就在如今最高法院庄严开庭的大厅里。

看到这令人生畏的楼梯，想到玛丽-泰蕾丝的女儿①从这里经过，不免令人心情沉重！想当初，她的下人、冠冕、衣裙可是充塞着凡尔赛宫的主楼梯的！……可能她在补赎自己母亲

① 玛丽-泰蕾丝(1717—1780)，奥地利皇后，玛丽-安东奈特之母。

的罪过，玛丽-泰蕾丝他们无耻地瓜分了波兰。君主犯下此类罪行时，显然没有想到上天为此而索要的代价。

就在雅克·柯冷走进楼梯的穹顶，要到检察长那里去的时候，比比-吕潘从墙上开出的这道暗门里走出来。

保安警察头子从附属监狱来，也到德·格朗维尔先生那里去。比比-吕潘认出在他前面闪动的是卡尔洛·埃雷拉的道袍时，他是多么惊异，诸位自然可以理解。当天早晨他还那么仔细地端详过这件衣裳！他奔跑起来，想抢到雅克·柯冷前面去。雅克·柯冷回过头来。仇敌相见。双方都呆立不动，两双那样不同的眼睛射出同样的目光，象在决斗中同时开火的两把手枪。

“这回我可抓住你了，强盗！”保安警察头子说道。

“哈哈！……”雅克·柯冷冷嘲热讽地回答。

他很快想到，这是德·格朗维尔先生叫人跟踪他。他明白了这位先生并非自己想象的那么伟大，心中竟感到难过！真是怪事！

比比-吕潘勇敢地一跃而上，来掐雅克·柯冷的脖子。雅克·柯冷眼睛看准对手，飞起一脚，将对手踢到三步开外，跌了个四脚朝天。然后鬼上当从容不迫地走到比比-吕潘身旁，伸出手将他搀扶起来，与对自己的力量确有把握，巴不得再来一个回合的一位英国拳击家一样！比比-吕潘身体很结实，没喊没叫。他站起身来，朝过道入口处跑去，招呼一个宪兵过来站在那里。然后他闪电一般又向仇人猛扑过来。雅克·柯冷从容不迫地看他如何动作。

雅克·柯冷早已打定主意："要么总检察长对我失信，要么他没有将比比-吕潘列入自己心腹之中。必须弄清我的处境。"

"你想逮捕我吗？"雅克·柯冷向仇敌问道，"别拐弯抹角，直接告诉我好了！在这鹈鸟窝里，你比我厉害，这我还不知道？我可以用法国式拳击打死你，可我收拾不了宪兵和成排的士兵。咱们别搞得沸沸扬扬。你打算把我带到哪里去？"

"卡缪索先生那里。"

"好吧，去卡缪索先生那里好了！"雅克·柯冷答道，"为什么我们不去总检察长的检察院呢……离这里更近，"他又加了一句。

比比-吕潘知道自己在司法权力上层机构中受到冷遇，人家怀疑他损人利己，借罪犯以及罪犯的受害者肥了自己。想想带着这样的俘虏出现在检察院面前，他倒也不恼。

"那就去检察院吧，"他说，"我随便！不过，既然你投降了，让我给你收拾收拾，我怕你搧我耳光子！"

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拇指铐。雅克·柯冷伸出手，比比-吕潘将他拇指铐上。

"哈哈，这还行！既然你这么乖，"他又说道，"告诉我，你是怎么从附属监狱出去的？"

"从你出来的那个地方，小楼梯呀！"

"那你是又耍了宪兵一家伙了？"

"没有。德·格朗维尔先生凭我一句话让我自由活动。"

"你开什么玩笑？"

"一会儿你就会知道！……说不定马上要给你戴上拇指

铐呢！”

此刻，科朗坦正在对总检察长说：

“您看，先生！咱们那家伙已经走了整整一个小时，您不担心他要弄咱们吗？……说不定他已经上了去西班牙的路，到那儿我们可就再也找不着他了，西班牙可是个什么都难以预测的国家……”

“要么我观察人不在行，要么他会回来。他的一切利害关系都迫使他回来，他要从我这里得到的东西远比他给我的为多……”

就在这时，比比-吕潘出现了。

“伯爵先生，”他说道，“我给您带来一个好消息，雅克·柯冷逃走，已被抓获。”

“原来您就是这样遵守您的诺言！”雅克·柯冷大叫道，“请您问问您这位两面警察，他是在什么地方找到我的？”

“什么地方？”总检察长说道。

“距检察院两步远的地方，在穹顶下，”比比-吕潘回答。

“把镣铐给他解开！”德·格朗维尔先生声严厉色地对比比-吕潘说道，“别忘了，没有给您下令重新逮捕此人以前，您应该让他自由……您出去！……您未免太惯于把您自己当作司法和警察的化身来行事了！”

总检察长朝保安警察头子扭过身去，那家伙又挨了雅克·柯冷的一个白眼，知道自己完蛋了，顿时面无血色。

“我没有迈出我的办公室一步，我在等您。您不应该怀疑，正象您遵守您的诺言一样，我也遵守了我的诺言，”德·格

朗维尔先生对雅克·柯冷说道。

“一开始时，我对您有所怀疑，先生。您处在我的地位，或许也会象我这么想。我经过思考，明白是错怪您了。我给您带来的东西，甚于您给我的东西，您欺骗我，对您并没有好处……”

法官与科朗坦骤然对视一下。鬼上当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德·格朗维尔先生身上，这一目光没有逃过鬼上当的眼睛，倒叫他看见了坐在角落里一张沙发上的这个稀奇古怪的小老头。顿时，揭示敌人就在眼前的那种强烈而迅速的本能提醒了他，雅克·柯冷端详了一下这个人物。他一眼就看出，这个人的眼神没有衣着所显示的年龄那么老，于是他辩认出这是化装。从前在佩拉德的住所里，科朗坦曾用快速观察揭露了雅克·柯冷的化装（见《烟花女荣辱记》）① 这次雅克·柯冷一秒钟之内便向科朗坦报了这个仇。

“原来这里不单是你我二人！……”雅克·柯冷对德·格朗维尔先生说道。

“对，”总检察长生硬地回答。

“我想……这位先生是我的一位老熟人吧？……”苦役犯接着说道。

他向前迈了一步，认出了科朗坦——真正的、自己承认的制造吕西安垮台的人。雅克·柯冷的面孔顿时从砖一样红变成苍白，几乎是惨白，全部血液涌向心脏，他产生了狂热的欲

① 《烟花女荣辱记》最初发表时，不包括《伏脱冷最后显形》这部分，固有此作者注。

望，要扑到这头危险的野兽身上去，把它撕个粉碎！但是他把这种强烈的欲望压下去了，正是因为压抑这一欲望需要极大的力量，才使他变得那么可怕。他拿出和蔼可亲的表情，谄媚的彬彬有礼的语气，向小老头施礼。自从他扮演高级教士这一角色以来，他已经惯用这种表情和语气了。

“科朗坦先生，”他说，“我愉快地与您相遇，是巧合呢，抑或我很荣幸地成了您到检察院来拜访的事由呢？……”

总检察长惊异至极，他情不自禁地打量着面对面的这两个人。雅克·柯冷的动作以及他说这几句话的语气透露出两人关系十分紧张，总检察长迫不及待要猜透那缘由。

科朗坦见别人如此迅速而奇迹般地认出了自己的真面目，不由一惊，犹如一条蛇被人踩着了尾巴。

“对，是我，亲爱的卡尔洛·埃雷拉神甫。”

“您是来为总检察长和我进行居间调停的吗？……”鬼上当说道，“我是不是会很荣幸地成为您施展才能的一场谈判的题目呢？噢，先生，”苦役犯朝总检察长转过身来说道，“不要浪费您宝贵的时间，这就是我的货物样品，请您过目吧……”

说着他从大衣旁侧口袋里掏出那三封信，递给德·格朗维尔先生。

“如果您允许，在您看信的工夫，我与这位先生聊聊……”

“不胜荣幸，”科朗坦答道，情不自禁地全身颤栗起来。

“先生，咱们这案子，您已获全胜，”雅克·柯冷说道，“我一败涂地……”他象输了钱的赌徒那样轻轻加了一句，“不过您在地上也留下了几具尸体……这是代价甚高的胜利……”

"对，"科朗坦答道，接受了这句玩笑，"您丢了王后，我失了两个车……"

"噢，孔唐松只不过是个卒，"雅克·柯冷冷嘲热讽地对答道，"可以替换的。请允许我当面恭维您一句，我发誓，您是一位神通广大的人。"

"哪里，哪里，在您的高超面前，我是甘拜下风啊！"科朗坦对答，那样子很象个说"您愿意开心，咱们就开开心吧！"的职业滑稽演员，"我拥有一切，而您几乎单枪匹马……"

"岂敢，岂敢！"雅克·柯冷说道。

"您也差点获胜了呢！"科朗坦说道，他注意到雅克·柯冷的感叹。"您是我生平遇到的最不同寻常的人，可我是见过许多不同寻常的人的，因为我与之较量的人都是在果敢和大胆思考上十分杰出的。我很倒霉，曾与已故德·奥唐特公爵大人① 过往甚密；路易十八执政时，也为路易十八效过劳；路易十八流亡国外时，我为皇帝、督政府效过劳……。您有卢韦尔的刚毅，他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政治工具；同时您也有外交家亲王② 的灵活。再说您那些助手，又多么了不起！……如果能得着可怜的小爱丝苔那厨娘侍候我，我宁愿掉几个脑袋……有一阵替代犹太女人对付德·纽沁根先生的那个姑娘，象她那么漂亮的人儿，您是从哪里找来的？……我要是需要这样的人，可不知道上哪里去找……"

"先生，先生，"雅克·柯冷说道，"您实在过奖了……您这

① 指富歇。

② 指塔莱朗。

些赞扬真叫人飘飘然……”

“这不过分！您怎么把佩拉德都骗过了，他把您当成是保安警察呢！……若不是要保护那个小傻瓜，您肯定把我们打个落花流水……”

“啊，先生！您忘记了孔唐松扮成黑白混血儿……佩拉德扮成英国人了。演员有演戏的各种本领，可是大天白日，每时每刻，都能那样完美无缺，那真是只有您和您那些人才行……”

“那好！瞧，”科朗坦说道，“咱们对彼此的价值和优点都深信不疑。咱们现在两人又都形只影单。我那老朋友已经不在，您那年轻的被保护人也不在了。目前我最有权势，为什么我们不象《向阳山坡的客栈》① 里那么办呢？我向您伸出手，对您说：‘让我们拥抱一下，让这一切都成为过去吧！’② 当着总检察长的面，我送给您完全彻底特赦证，您今后就成为我手下的一员，仅仅在我之后，说不定可以成为我的继任者。”

“这么说，您是送我以高官喽？……”雅克·柯冷说道，“多么美妙的地位！我从褐发姑娘又到了金发姑娘了③ ……”

“那时，您将处在才能得到充分赞赏和酬报的环境，而且您可以自由自在行动。政治警察和王家警察也有自己的危

① 法国戏剧家邦雅曼·昂捷、圣阿芒与波利昂特所作之三幕情节剧，于一八二三年上演，轰动一时。

② 这个细节其实并不在《向阳山坡的客栈》（又译《阿德莱旅店》）中，而在其续篇《罗贝尔·马凯》（1834）中。

③ 见《高老头》，雅克·柯冷常唱尼柯洛的一段著名浪漫曲，歌词中有“勾搭褐发和金发的姑娘”句。

难。您看我已经两次被关进监狱……可我并没有因此身体更坏。可是，可以游山玩水呀！可以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呀……我们是政治戏剧的置景工，大老爷对我们也要以礼相待……瞧，亲爱的雅克·柯冷，这对不对您的心啊？……”

“您是奉命为此前来的吗？”苦役犯对他说道。

“我有全权……”科朗坦对答如流，对自己能这样灵机一动十分得意。

“您这是开玩笑，您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人家不信任您，您也能接受……。您出卖过不止一个人，用的手法是叫他自己钻到口袋里去，您再扎上袋口……您那些漂亮的战役我知道，蒙托朗案呀，西默兹案呀①……啊，这都是侦探方面的马朗戈战役呢！”

“那好！”科朗坦说道，“那您是对总检察长先生怀有敬意喽？”

“对，”雅克·柯冷说道，一面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我对他的高尚品格，坚决，崇高十分敬佩……我愿意为他的幸福送上性命。我首先要结束德·赛里齐夫人的险状。”

总检察长情不自禁露出喜悦之情。

“既然我没有本领使您挣脱您所处的耻辱地位并使您追随我本人，”科朗坦又说道，“那么，就向他请求吧！”

“这是真的吗？”德·格朗维尔先生望着苦役犯说道。

“当然是真的！如果向您证明一下我的本领，我是否会得

① 前者见《舒昂党人》，后者见《一桩神秘案件》。

到对我过去的赦免和作您的继任的许诺呢？”

“在我们这样的两个人之间，是不会有任何误会的，”科朗坦又说道，“心灵之高尚，任何人见了都会为之感动。”

“这项交易的价钱，大概就是交出那三份来往书信喽？……”雅克·柯冷说道。

“这个嘛，我想无需对您说了……”

“我亲爱的科朗坦先生，”鬼上当说道，讽刺挖苦的语气足以与塔尔玛扮演妮柯梅德一角而名噪一时的那种尖酸刻薄媲美，“谢谢您了。多亏了您，我才知道了我自己的价值以及人们对于要剥夺我的这些武器是多么重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将无时无刻不为您效劳。我不象罗贝尔·马凯那样说：‘让我们拥抱吧！……’，还是由我来拥抱您吧！”

他飞快地拦腰搂住科朗坦，科朗坦简直无法阻挡这一拥抱。他象抱洋娃娃那样把科朗坦抱在怀里，在他两颊上亲了一下，象举一根羽毛一样把他举起，打开办公室的门，把他撂在了门外。这粗暴的拥抱搞得他鼻青脸肿。

“别了，亲爱的，”雅克·柯冷低声附耳对他说道，“咱们之间隔开三具尸体那么远的距离。咱们已经比试过咱们的剑了，淬火一样，大小相同……咱们彼此尊重吧！但是我要与您平起平坐，而不是您的下属……象您那样武装起来，在我看来，对您的中尉来说，您是一位太危险的将军。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好了！您要来到我的地盘上，您可要倒霉！……您的名字叫国家，就跟奴仆的姓随主人一样。我呢，我想叫司法。我们会经常见面的。正因为我们将永远是凶残的恶棍，”他附耳

对科朗坦说道，“我们应该更加以礼相待，更加保持尊严。我拥抱您，已经给您作出了榜样。”

科朗坦生平第一次痴呆呆站在那里，无言以对，任凭那可怕的对手摇摇他的手……

“如果是这样，我认为我们最好是彼此作朋友……”

“这样我们双方都会更强大有力，也更危险，”雅克·柯冷低声补充一句，“所以请您允许我明天为咱们的协议向您索要定金……”

“那么，您是把生意从我这儿拿走，送给总检察长去了。”科朗坦直率地说道，“因为您，他会得到高升。不过我还是忍不住要对您说，您拿了一个好主意……比比－吕潘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已经过时了。如果您取代他，您会官居唯一对您合适的地位之中。看见您居此地位，我很高兴……我保证……”

“再见，不久见，”雅克·柯冷说道。

鬼上当转身回去，见总检察长坐在写字台前，双手托着头。

“怎么，您可以防止德·赛里齐伯爵夫人发疯吗？……”德·格朗维尔先生问道。

“五分钟之内就能做到，”雅克·柯冷对答。

“您能把这些贵妇人的信全部还给我吗？”

“这三封您看了吗？”

“看了，”总检察长急忙说道，“我真为写信的人感到羞耻……”

“那好，咱们这里没别人。把您的门关上，我们来商谈一下！”雅克·柯冷说道。

“请允许……司法部门首先应该干自己那一行，卡缪索先生接到命令要逮捕您的姑母……”

“他永远也找不到她，”雅克·柯冷说道。

“就要到神庙街一位帕卡尔小姐寓所中搜查，她经管您姑妈的商店……”

“在那里只会见到一些旧衣裳，破烂，首饰，制服。不过，卡缪索先生的这种狂热该收收了。”

德·格朗维尔打铃把一个办公室仆役叫来，让他去叫卡缪索先生前来谈话。

“喂，”他对雅克·柯冷说道，“赶快办完事吧！我急于知道您有什么秘方能治好伯爵夫人的病……”

“总检察长先生，”雅克·柯冷十分严肃地说，“正如您知道的那样，我曾因伪造文书罪被判处五年苦役。可是我爱自由！……这种爱，也和各种爱一样，与目的背道而驰了。情人之间过于希望相互爱慕，反倒会吵架。我逃出来，又被抓回去，结果服了七年苦役。所以您只要赦免我在草地——对不起，在苦役监狱中得到的加重治罪就行了。实际上，到我发现我蔑视法律，甚至蔑视科朗坦，卷进那件很糟糕的案件为止，我已经服完我的刑期，应该恢复我的法国公民权。可是，将我逐出巴黎并且受警察局监视，这叫人过的日子么？我能上哪儿去？我能干什么？我的本事您是了解的……您已经看见科朗坦这个满肚子诡计的家伙在我面前吓得面如土色，赞扬我

的才能……这个人夺走了我的一切！是他，就是他，不知道用什么手段，为了什么目的，推翻了吕西安飞黄腾达的大厦……科朗坦和卡缪索无所不为……”

“不要指责，”德·格朗维尔先生说道，“直截了当说吧！”

“好，事情是这样：昨天夜里，我把那死去的年轻人冰冷的手握在我的手里，我决心放弃二十年来对整个社会进行的疯狂反抗。我已经对您谈过我的宗教见解。现在您会相信我不可能进行平庸枯燥的道德说教……好！二十年来，我从反面，从地窖里看世界，我承认，在事物发展中，有一种力量，你们称之为上天，我以前称之为偶然，我的伙伴们称之为运气。恶有恶报，逃避得再快也没有用。在赌徒这一行里，有一副好牌的时候，手里拿着顺子加十四点，加上先出牌。可是，忽然蜡烛倒了，牌烧了，或者赌徒自己突然中风倒地！……这就是吕西安的历史。这个小伙子，这个天使，没有犯一丝一毫的罪，他任人摆布，任凭别人干去！他马上就要娶德·葛朗利厄小姐为妻，被任命为侯爵，他已经官运亨通了。咦！就在这时，一个妓女服毒自杀，她把注册公债换成了钱藏了起来。于是，那样历尽千辛万苦修造起来的光明前途大厦，转眼之间倒塌下来。向我们刺过来第一剑的是谁呢？一个暗中做尽坏事的恶贯满盈的家伙，一个在利润世界里犯下了那样的罪行的恶魔（见《纽沁根银行》），他的财产的每一个埃居都浸透了一个家庭的泪水。这个人就叫纽沁根，在埃居世界里以及从法律上来说，他也曾是雅克·柯冷一样的人。总而言之，对这个人的那些交割，那些罪大恶极行为，您与我一样清楚。可是给我的

每一件行为，甚至最高尚的行为打上印记的，却是镣铐。两个球拍，一个叫苦役监牢，一个叫警察局，当两个球拍打来打去的一个羽毛球，这种生活，成就便是永无休止的劳动，似乎永远不可能得到安宁。此刻，人们正在往吕西安的遗体上洒圣水，就要动身去拉雪兹神甫公墓了。德·格朗维尔先生，雅克·柯冷此时正与吕西安一起下葬。可是我必需有个地方可去，不是去活，而是去死……

"从事物的现状看，你们司法部门，对被释放的苦役犯的家庭状况和社会地位不屑一顾。法律虽然满意了，社会并没有满意，它还保留着提防的心理，而且它还想方设法证明这样确有道理。社会使得被释放的苦役犯无法生存。本来应该将一切权利归还给他，可是社会禁止他在某一区域内生活。社会对这个不幸的人说道：'你唯一可以藏身的地方是巴黎，可是巴黎及其郊区一直到多远多远，不许你住！……'其次，社会将被释放的苦役犯交给警察局去监视。您以为在这样的条件下还能生活吗?！要生活，必须劳动，走出苦役监牢时并没有带着固定收入。你们采取了各种措施叫苦役犯标志明确，容易辨认，单独圈禁。当社会、法律和他们周围的世界对他毫不信任时，你们以为一般公民会信任他么？你们逼得他要么挨饿，要么犯罪。他找不着活干，就命里注定被迫重操旧业，最后把自己送上绞刑架。所以，虽然我愿意放弃与法律搏斗，我也丝毫没有在人世间给自己找到位置。唯一适合于我的位置，就是成为压在我们头上的这一强权的奴仆。这个想法来到我的脑海之中的时候，我刚才与您谈到的那种力量已经清

清楚楚地在我周围表现出来。

“三个大家族任我摆布。请您不要以为我想对他们进行讹诈……讹诈是最卑鄙的一种杀人。杀人犯需要有残忍的勇气。在我看来，讹诈这种罪比杀人还要卑鄙无耻。我明确表示我的看法：这些信使我能安然无恙，使我能这样与您讲话，我代表犯罪，您代表司法，这些信叫我与您平起平坐，而这些信是属于您的……您的办公室听差可以代您去取这些信，会有人将信交给他……我并不要赎金，我并不出售这些信！……唉！总检察长先生，当初我把这些信单独保管起来，并没有想到我自己，而是想到有一天吕西安可能身处险境！……如果您不尊重我的要求，我就更有勇气，对生命更加厌恶，足以把我自己打个脑袋开花，好让您摆脱我！……我可以弄个护照到美国去，在孤独中生活，我有当野蛮人的一切条件……昨夜我想的就是这些。我委托您的秘书告诉您一句话，想必他已经向您重述过了……看到您采取了何等小心谨慎的措施来挽救吕西安的名誉，以免其死后受诽谤时，我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您，这是很微薄的礼物！我自己的生命，我早已置之度外。没有照亮这生命的阳光，没有使它生机勃勃的幸福，没有构成生命意义的思想，没有那个青年诗人的光辉前程来构成生命中的阳光，我无法生活。所以我愿意叫人将这三包信送给您……”

德·格朗维尔先生点点头。

“我下楼到放风的院子里去时，遇到了在楠泰尔犯罪的作案人，也遇到了与我拴在一条锁链上的狱中小伙伴，他因无意

间参与了这个罪案就要送掉脑袋，”雅克·柯冷接着又说道，“我获悉比比－吕潘欺骗法院，杀死克罗塔夫妇的刽子手，就是他手下的一个人。正如您所说，这岂非天意？……于是我依稀望到有可能为善，有可能将我之所长、我获得的可怜知识用来为社会服务，有可能转害为利，所以我大胆地寄希望于您的智慧和善良……”

这个人那善良、纯朴的模样，忏悔的词句，既不尖酸刻薄，也没有那种至今使人听了就感到他可怕的作恶哲学，真让人以为他脱胎换骨了，与从前相比，他已判若两人。

“我是这样相信您，我愿意完全听您调遣，”他象悔罪的教徒那样谦卑地又开口说道，“您看得很清楚，我面前摆着三条路：自杀，上美国，去耶路撒冷街。比比－吕潘已经发了财，他已经没有用处了。他是个两面派哨兵，如果您愿意叫我跟他对着干，我一个星期之内就能让他当场出丑（指当场抓住其非法行为）。如果您把这个恶棍的职位给我，那您就为社会办了一件最大的好事。我什么都不再需要（我将廉洁奉公）。我具有这个职务所要求的一切素质。比起比比－吕潘来，我还多出一样，即受过教育。我一直念到了修辞班①。我不会象他那么愚蠢，想有风度时我也会颇有风度……我没有其他野心，只想不当腐蚀人的力量，而充当秩序和镇压的一分子。我再也不会将任何人拉进作恶大军。先生，战争中捉到敌方一将军时，并不将他枪毙，而是将他的剑归还，给他一座城市当监牢。

① 从前法国中学的最高班。

我呢，我是苦役监牢的将军，我投降……把我打倒的，并不是司法，而是死神……我希望在其中活动和生活的这个领域是唯一适合于我的领域，我一定能在这方面发挥我的威力……请您决断……”

雅克·柯冷保持着顺从而谦恭的态度。

“您已经把这些信交给我支配了吗？……”总检察长问道。

“您可以派人去取，一定会交给您派去的人……”

“怎么能取到呢？”

雅克·柯冷看出了总检察长的意思，继续把戏演下去。

“您已经答应我，将卡尔维的死刑减为二十年苦役……噢，我提醒您这个，并不是为了订一个协定，”他看到总检察长作了一个手势，赶快这样说道，“不过，还有其他理由应该拯救这条性命：这个小伙子是无辜的……”

“我怎么能得到这些信？”总检察长问道，“我有权利也有义务要知道您是不是自己说的那种人。我希望您是无条件的……”

“您派一个信得过的人到百花码头去。那里有一家五金制品店，挂着阿喀琉斯盾牌的招牌，在这家商店的台阶上，他会看到……”

“是盾牌商店吗？……”

“对，”雅克·柯冷苦笑一下说道，“我的盾牌就在那里。您派去的人会在那里看到一个老太婆。象我对您说过的那样，她打扮成有固定收入的海鲜商贩模样，耳朵上戴着耳坠，穿着中央菜市场有钱的卖菜女人的衣裳。派去的人就说要找

德·圣埃斯泰夫太太。千万别忘了这个德字……。他要说：我奉总检察长先生之命前来，要办的事，您知道……立即就能拿到封好的三包东西……”

“信全在里面吗？”德·格朗维尔先生说道。

“嘿，您真厉害！看得出来，您这职位不是窃取来的，”雅克·柯冷微微一笑说道，“看得出来，您以为我会干出试探试探您，然后交给您一堆白纸的勾当……您不了解我！……”他加了一句，“我象儿子信任父亲一样信任您……”

“马上送您回附属监狱，”总检察长说道，“您在那里等待对您的命运作出决定。”

总检察长拉铃，他的办公室听差来到。总检察长对他说：

“加讷里先生如果在的话，请他来一下。”

除了保安警察以外，有四十八位警察分局局长象四十八位天神一样照看着巴黎。每个区有四个警察分局局长①，小偷的行话中称他们为四分之一眼，其缘由便在这里。此外还有两个分局局长既隶属于警察局，又隶属于法院，专为执行棘手的任务，在许多情况下可以代替预审法官。分局局长也是法官。这两位法官的办公室叫作代行办公室，因为他们确实每次都是受委托代行职权，通常是被抓差去执行搜查或逮捕的任务。这些职位要求非常成熟，能力经过考验、品德高尚、能绝对守口如瓶的人担任。上天为了巴黎的利益，使我们能够找到这种人，这也是一个奇迹。如果不提到这些可称之为判

① 当时巴黎分十二个区，每个区下面又分四个居民区，每一个居民区有一个警察分局。

决前的法官，对司法大厦的描写就有欠准确了，他们是司法部门最有力的助手。虽然势所必然，司法部门已失去往日的威风、古老的青春，但也必须承认事实上还是有进步的。特别是在巴黎，整个司法机构大大地完善了。

德·格朗维尔先生的秘书德·夏尔热伯夫先生已被派去参加吕西安的葬礼，必须找一个可靠的人替他去办这件事。加讷里先生正是两个代行分局局长里面的一个。

“总检察长先生，”雅克·柯冷又开口说道，“我已经向您证明过，我是有荣誉观念的人……您让我自由行动，我回来了……现在马上十一点了……吕西安的葬礼弥撒已经作完，他就要到墓地去了……与其送我回附属监狱，不如允许我将这孩子的遗体一直护送到拉雪兹神甫公墓。我一定回来当囚犯……”

“去吧！”德·格朗维尔先生用饱含仁慈的语气说道。

“还有最后一句话，总检察长先生。那个妓女，就是吕西安的情妇的钱，没有叫人偷走……您刚才给我那一小会自由，我得以询问了下人……我对这些人很有把握，正象您对两位代行办公室分局局长有把握一样。所以，启封的时候，定会在爱丝苔·高布赛克小姐的卧房里找到她卖掉注册公债得到的钱。贴身女用人向我指出，死者是人家说的那种藏藏掖掖的人，而且对谁都备加提防，她可能把纸币放在自己床上了。如果仔细翻翻床铺，把床卸开，把床垫、床绷拆开，一定会找到那笔钱……”

“您确有把握吗？”

“对我手下这些无赖相对的正直，我是有把握的，他们从来没有耍弄过我……我对他们操着生杀大权，我审讯，判罪，执行判决，不用你们那些手续。我的权势效果如何，您会看得清清楚楚。从克罗塔夫妇家偷走的那笔钱，我一定给您找回来。我会给您当场捉住比比-吕潘手下的一个人，他的左右手，我会给您揭开楠泰尔犯罪案的秘密……这都是我交的定金！……现在，如果您安排我为法院和警察效劳，一年以后，您会为发现了我而感到庆幸。应该怎样，我一定会怎样，而且所有交给我办的案，我一定会样样都办成……”

“除了我的好意，我不能向您许诺什么。您向我提出的要求，不取决于我一个人。特赦权属于国王，只有国王根据掌玺大臣的报告才有权特赦。您希望得到的地位，则属于警察局局长的任命范围。”

“加纳里先生到，”办公室仆役通报。

总检察长作了一个手势，代行分局长走进来，朝雅克·柯冷投过行家里手的一瞥，听到德·格朗维尔先生对雅克·柯冷说“去吧！”那句话，强压住自己的惊异。

“您能允许我等待加纳里先生给您带来构成我的全部力量的东西，然后再出去吗？那样我好带走您满意的表示。”

那种谦恭、百分之百的善意深深感动了总检察长。

“您去吧！”法官说道，“我信得过您。”

雅克·柯冷怀着下级对上级绝对服从的心情，深深鞠了一躬。十分钟之后，德·格朗维尔拿到了封得完好的三个包里的全部信件。但是这案件的重要和雅克·柯冷的那种忏悔

竟叫他把治疗德·赛里齐夫人的诺言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雅克·柯冷走到外面，感到令人难以置信的舒畅。他感到自己自由了，感到自己为全新的生活而刚刚诞生。他飞快地从司法大厦走到圣日耳曼草场教堂。教堂里，弥撒已经结束，人们正往棺材上洒圣水，他正好赶上向他那样疼爱过的孩子的遗体作天主教式的诀别。然后他登上一辆马车，将遗体一直护送到墓地。

在巴黎，举行葬礼时，除了一些特殊情况或十分罕见的自然死亡的某个著名人物之外，来到教堂的人群，随着向拉雪兹神甫公墓前进便逐渐减少。到教堂来露露面的时间还有。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完了就尽快回去办自己的事。所以，十辆送葬的马车，坐满的不到四辆。送葬队伍到了拉雪兹神甫公墓时，就只剩下十多个人了，其中有拉斯蒂涅。

"忠于他，不错嘛！"雅克·柯冷对他的老相识说道。

拉斯蒂涅一见伏脱冷在这儿，吓了一跳。

"请您镇静下来，"伏盖公寓的老房客对他说道，"站在您面前的，是一个奴仆，惟其如此我才能在这里遇到您。我的靠山不可藐视，现在，或者说将来，我会比任何时候都更厉害。您放开了缆绳①，您挺机灵。不过，有一天您可能会需要我，我会永远为您效劳。"

"你要当什么呢？"

"再不作苦役监牢的房客了，而是给苦役监牢提供房客，"

① 意为：您飞黄腾达了。

雅克·柯冷回答。

拉斯蒂涅做了一个表示厌恶的动作。

“啊！比方说，有人偷了您的东西？……”

拉斯蒂涅加快脚步，好远远离开雅克·柯冷。

“您不知道您会处于什么样的处境中。”

这时，已经到了在爱丝苔的墓穴旁边掘出的墓穴处。

“两个曾经相亲相爱、非常快乐的人儿相聚了，”雅克·柯冷说道，“一起腐烂依然是一种幸福。我要叫人把我也埋在这里。”

把吕西安的遗体下到墓穴中时，雅克·柯冷一头倒地，昏厥过去。这个如此坚强的人，竟经受不住几锹土扔在遗体上的轻轻声响，那是掘墓人为讨酒钱而扔的土。正在这时，两名保安警察来到，认出了雅克·柯冷，抓住他并且把他抱到一辆街车上。

“又怎么了？……”雅克·柯冷醒过来，往街车里瞧瞧，问道。他看到自己身旁一边一个警察，其中一个警察正是吕法尔。他朝吕法尔望了一眼，将杀人犯的灵魂一直到高诺尔的秘密探测了一下。

“总检察长叫你去，”吕法尔回答道，“我们到处寻你不见，到了墓地才找到你。你差点把头扎到那个小伙子的墓穴里去了。”

雅克·柯冷一言不发。

“是比比-吕潘叫你们找我吗？”他向另一个警察发问道。

“不是，是加纳里先生叫我们到处搜寻。”

“他什么也没对你们说吗？”

两名警察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打着哑语互相询问。

“咦！就是他怎么给你们下的命令？”

“他命令我们立即找到你，对我们说你在圣日耳曼草场教堂；如果送葬队伍已经离开了教堂，你可能就在墓地，”吕法尔回答道。

“是不是总检察长找我呢？……”雅克·柯冷自言自语道。

“大概是。”

“那就对了，”雅克·柯冷说，“他需要我！……”

说着他又陷入了沉默，两名警察非常紧张。

约两点半钟，雅克·柯冷走进德·格朗维尔先生办公室，看到一个新的人物。此人名叫奥克塔夫·德·博旺，是德·格朗维尔先生的前任，现任最高法院的一位院长。

“您向我许诺要去救德·赛里齐夫人，她情况危险，您忘了。”

“总检察长先生，”雅克·柯冷招呼那两个警察走进来，“您问问这两位先生，他们找到我时，我是什么情形？”

“总检察长先生，他在人们正在埋葬的那个年轻人的墓穴边上，失去了知觉。”

“如果把德·赛里齐夫人救过来，”德·博旺先生说道，“你要什么会有什么！”

“我一无所求，”雅克·柯冷说道，“我悄悄投降了。总检察长先生大概已经收到了……”

“所有的信！”德·格朗维尔先生说道，“可您答应要救出

德·赛里齐夫人的理智，您能做到吗？不是说大话吧？”

“我希望不是，”雅克·柯冷谦虚地回答。

“那好，跟我来吧！”奥克塔夫伯爵说道。

“不，先生，”雅克·柯冷说道，“我不能与您同坐一辆马车，坐在您身旁……我现在还是一个苦役犯。既然我有为司法部门效劳的愿望，我不能一开始就玷污司法部门……您先到伯爵夫人家里去吧，我随后就来……告诉她吕西安的至友、卡尔洛·埃雷拉神甫就要来了……预感到我要登门拜访，一定会对她发生效力，会缓和神经质发作。请你们原谅我再一次借用西班牙议事司铎那骗人的身分，这是为了做一件大好事。”

“我们四点左右在那儿见吧！”德·格朗维尔先生说道，“我要与掌玺大臣一起去见国王。”

雅克·柯冷又去找到他的姑妈，她正在百花码头等他。

“怎么，你向鹈鸟自首了？”她问道。

“对。”

“真运气！”

“不是，我要救那个可怜的泰奥多尔一命，这回他会得到特赦了。”

“那你呢？”

“我嘛，我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要一直叫这整个世界发抖！可是咱们得开始干了！去告诉帕卡尔，叫他全速投进去，叫欧罗巴执行我的命令。”

“这是小事一桩，我已经知道怎么对付高诺尔了！……”厉

害的雅克琳说道，“我没有在紫罗兰花丛里闲逛浪费时间！”

“明天一定要找到那个科西嘉姑娘吉奈塔！”雅克·柯冷向姑妈微微一笑，然后又说了这句话。

“那得有她的踪影啊？……”

“你从金发玛侬那里会打听到，”雅克回答。

“今晚我们去干！”姑妈回答道，“你比公鸡还着急！有油水吗？”

“我要让我的头几招把比比－吕潘最杰出的功绩压下去！我已经与杀死我的吕西安的那个魔鬼谈过一会，我活着就是为了向他报仇！凭着我们两人的地位，我们将得到同等武装，得到同等保护！我需要好几年才能击中这个恶棍。可是，等着吧，他会当胸挨上这一刀！”

“他大概也想好了要对你进行报复，”姑妈说道，“因为他收养了佩拉德的女儿，你知道的，就是人家卖给努里松太太的那个小姑娘。”

“我们的第一步，是要送给他一个仆人。”

“这很难，他大概很在行，能看透！”雅克琳说道。

“干吧！仇没报，死不了！干吧！”

雅克·柯冷雇了一辆街车，立即到马拉凯河滨道去，回到他住的那间与吕西安的住房并不相连的小小卧房。门房见他回来大吃一惊，想跟他谈谈发生的事。

“我全知道，”神甫对他说，“尽管我的职业很神圣，我也受到了牵连。多亏西班牙大使干预，总算把我释放了。”

说着他飞快上楼来到自己房间，从一本日课经的书皮里

取出一封信。那是德·赛里齐夫人在意大利剧院看见吕西安和爱丝苔在一起以后，给吕西安以冷遇时，吕西安写给她的。

吕西安以为自己永远完了，灰心失望中，没有将此信寄出。雅克·柯冷读了这一杰作。吕西安的一字一句对他来说都十分神圣，这虚荣之爱又表达得那样富有诗意，他便将这封信夹进他的日课经中。德·格朗维尔先生与他谈起德·赛里齐夫人的病况时，这个深谋远虑的人准确地想到了，这位贵妇之所以那样绝望与疯狂，可能因为她想自己何以竟让她与吕西安之间的不和持续了那么久。他了解女人，就象法官了解罪犯一样，他猜测得到她们心中最秘密的活动，他立即想到伯爵夫人将吕西安之死部分归咎于自己的过分冷酷，为此而苦苦自责。显然，一个男人如果心中充满她的爱，是不会舍弃生命的。叫她知道虽然她那么严厉，吕西安仍一直爱着她，就会使她恢复理智。

雅克·柯冷不仅对苦役犯来说是一位大将，还必须承认他也是一位医治心灵疾患的伟大医生。这个人来到赛里齐公馆的住宅中，对这些贵族，既意味着耻辱，又带来了希望。本来有好几个人呆在伯爵夫人卧房前头的小客厅中，有伯爵本人以及各位医生。但德·博旺伯爵为了避免在自己内心的荣誉感上留下任何污点，辞退了所有的人，只留下自己和他的朋友。对于行政法院的副院长、枢密院的一位成员来说，看到这个神色忧郁、阴森可怕的人物走进来，已经是沉重的一击。

雅克·柯冷已经换了装。他穿着长裤、黑呢礼服，走路姿态、目光、动作，一切都百分之百地合乎礼仪。他向两位国家

要人施礼，询问是否可以走进伯爵夫人的卧房。

“她正焦急地等待着您，”德·博旺伯爵说道。

“焦急地？……她得救了，”这个可怕的蛊惑人心的家伙说道。

果然，晤谈半小时之后，雅克·柯冷打开房门，说道：

“伯爵先生，请您过来，您再不用担心会发生任何致命的事情了。”

伯爵夫人将信捧在胸口上，她很平静，看来不再生自己的气了。伯爵看到这种情景，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兴高采烈的心情。

“这些决定我们的命运和老百姓命运的人，就这个模样！”两位朋友走进室内以后，雅克·柯冷耸耸肩膀，心中想道，“一个雌性叹一口气，就会叫他们的头脑象手套一样翻个个！跟他们挤个眉弄个眼，他们就昏了头！一条裙子穿高点或者穿低点，他们就会灰心失望，在巴黎乱跑！一个女人异想天开出个什么主意，就影响到整个国家！啊！一个人象我这样，摆脱了这种孩童般的暴虐，摆脱了这种激情一来，把什么正直廉耻都弃之不顾的状况，摆脱了这种天真的恶意，摆脱了这种野蛮人的计谋，会得到多么大的力量！女人，加上她那刽子手的天才以及折磨人的本事，现在、将来都永远会毁掉男人。总检察长，大臣，为了公爵夫人或小姑娘的几封信，抑或为一个女人失去理智，全都晕头转向，坐卧不安，其实这个女人有理智的时候比她失去理智的时候更是个疯子。”他骄傲地笑了起来。“而且，”他心中暗想，“他们相信了我，他们乖乖地照我揭露的

办，他们会叫我留在我的职位上。这个世界，二十五年来听我的使唤，今后我还会永远统治这个世界……"

雅克·柯冷使用的是他往日对可怜的爱丝苔使用过的那种至高无上的权势。诸位已经数次见到，他拥有那种降服疯人的话语、目光和手势，而且他抬出了吕西安，说吕西安离开人世时心中怀着伯爵夫人的形象。

没有一个女人抵挡得住惟有自己为人所爱这种想法。

"您再也没有情敌了！"这个冷冷打哈哈的人最后一句话便是这样。

他已经被人遗忘，在这间客厅里呆了整整一个小时。德·格朗维尔先生来到，见他神色忧郁，站在那里，沉浸在遐想中，在生活中曾经发动过一次雾月十八日政变的那些人，大概也会有这样的遐想。

总检察长一直走到伯爵夫人卧房的门口，在那里呆了一会。然后他朝雅克·柯冷走来，对他说道：

"您的意图没有改变吗？"

"没有，先生。"

"那好，您将来代替比比-吕潘，死囚卡尔维会得到减刑。"

"他不是去罗什福尔吧？"

"不是，甚至土伦也不用去，您可以起用他为您办事。但是这几项特赦和对您的任命，要看您今后六个月之内担任比比-吕潘的副手表现如何而定。"

不出一星期，比比－吕潘的副手叫人把四十万法郎归还给克罗塔家属，将吕法尔和高岱送交司法机关。

爱丝苔·高布赛克卖掉注册公债的钱款，在这个妓女的床铺中找到。德·赛里齐先生叫人将吕西安·吕邦泼雷遗嘱中遗赠给雅克·柯冷的三十万法郎交给了他。

遵吕西安之命为爱丝苔和他修的坟墓，被人认为是拉雪兹神甫公墓中最漂亮的一座，下面的一块地皮属于雅克·柯冷。

雅克·柯冷履行自己的职责十五年左右，于一八四五年前后退隐。

题 解

《烟花女荣辱记》由四部中篇组成。第一部从一八三五年开始构思，最初的雏形是中篇小说《电鳗》，一八三八年十月曾与《卓越的女人》(即《公务员》)、《纽沁根银行》合集，由威尔代书屋出版。第二部最初以《爱丝苔或老银行家的爱情》为题，于一八四三年五月二十一日至七月一日在《巴黎人》杂志上连载。一八四四年八月，波泰书屋将前两部合并，编为三卷出版，总标题为《烟花女爱丝苔的荣辱》，下分"悔过的妓女"、"斗争的准备"、"漂亮窑姐的钱财"和"百万富翁的相思病"等四个部分。同年年底，此书收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十一卷("巴黎生活场景"第三卷)，标题改为《烟花女荣辱记》，取消了原来的分章，重新划分为两部："幸福的爱丝苔"(后菲讷版修订本又改为"烟花女子动真情")和"老叟情爱价几何"。一八四六年七月七日至二十九日，《时代》杂志发表了本书的第三部，当时的标题是《预审》，同年八月收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十二卷("巴黎生活场景"第四卷)时，标题改为《蹉跎路通向何方》。第四部《伏脱冷最后显形》最初于一八四七年四月十三日至五月十

七日在《新闻报》上连载，一八四七年由克朗多夫斯基书屋出版单行本，直至一八五五年才由乌西欧书屋收入《人间喜剧》第十八卷。

本书从开始构思(1835)到最后完成(1847)，前后跨越十三年，是巴尔扎克的作品中创作过程最长的一部，也是出场人物最多的一部(据统计，约二百七十三人)。《人间喜剧》其他作品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又在此书中再次露面：《幻灭》的主人公吕西安在追求享乐和虚荣的道路上愈滑愈远，终于在监狱中自杀身死；伏脱冷利用吕西安打入上流社会的计划破产后，摇身一变成为警方的暗探。这两个人为攫取财产、权势而进行的殊死搏斗及其不光彩的下场，构成了本书的主要线索，围绕这一线索，展陈了巴黎社会最污浊、最阴暗的一面，作者青年时代在律师事务所当见习生时的见闻和巴黎秘密警察头目维多克的《回忆录》，给这部小说提供了大量素材。尽管小说中某些细节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主要事件和人物形象都有生活作依据。维多克其人便是伏脱冷（即雅克·柯冷）的原型。此人年轻时当过强盗、苦役犯，曾多次越狱，后自愿投靠警厅，充当密探。在作家笔下，这个人物成为反叛社会的草莽英雄，对抗上帝的撒旦。伏脱冷是罪犯中的大王，足智多谋的"老板"。论个人的才干和能量，上层社会几乎无人可与之匹敌。而面对整个国家机器，他却只有充当奴仆才能见容于社会。伏脱冷是一首恶之诗，丑恶中又包含着意志和力量的魅力。与之相映衬的是吕西安那懦怯而虚荣的灵魂。本书中作者怀着真诚同情描写的唯一人物，是那个被人用作诈骗工具的爱丝

苔。她天性善良、正直、高尚，命运把她抛进巴黎的污泥浊水。她的心灵竟能出污泥而不染。正因为此，她才无法忍受屈辱的生活给她造成的精神折磨，她不得不以死来摆脱这不公正的命运，或者说，以死来抗议这非人的生活处境。

艾珉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人间喜剧　　第十二卷
作者＝（法）巴尔扎克（ＢａＩｚａｃ，Ｈ．）著袁树仁译
页数＝６７９
ＳＳ号＝１０３３８８６５
ＤＸ号＝０００００４６０８６０
出版日期＝１９９４年１２月第１版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